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八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12/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八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八一冊目次

經部·禮類

周禮補亡六卷

〔元〕丘葵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四年錢俊民刻本

.....一

周禮集註七卷

〔明〕何喬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褚選刻本

.....一七三

周禮定本四卷

〔明〕舒芬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刻梓溪文鈔本

.....四六七

讀禮疑圖六卷

〔明〕季本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五八六

周禮補亡六卷

〔元〕丘葵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四年錢俊民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補亡

六卷》提要

重刊周禮全書序

周禮之書，乃周公受天建官，致太平，已驗之實跡也。蓋自太極有動靜，而天地玄流，通二氣，班布五行，四時迭運，而萬物生焉。然萬物各得其所，寒暑各以其時，天地陰陽各安其位，得其理，固必有人生於其間，與天地合德者，作之君，以總治之。人君以一身為天地神人之主，自吾身以達於天下，一事有未理，一物有未安，皆其責之未盡也。於是乎分治之任，又必有待乎臣。此公卿大夫之三名，百官師長之衆職，所以不能不起於人。皇相因於伏羲，而具立於黃帝，親親而親之世也。惟夫天下之事，責於君者既甚多，則所以立法以處之者，誠不可以無要。天下之法，立於事者既不一，則所以待人而行之者，亦不可以不周。況乎風化日益開，人文日著，天下之事，日甚月異，而歲又不同。日本於天地

行於四時切於天下後世而不可一日無者則其法之立於我與待乎人又當何如其詳且備也故自夏商之世觀之議古君子類多指而言曰禹湯某官備也堯舜之世未有也秦漢諸君莫及也堯舜某官備也黃帝而止未有也秦漢諸君莫及也雖以堯舜禹湯之盛唐虞建官惟百夏百二十人商雖倍之然而洪荒未遠法制之所以立於我者若有不能盡得其詳而得人以分治者亦多未備也周公相成王知法必待人而後行而其行於人者實皆本諸天也故乃象天建官既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又立地官司徙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與夫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又各以四名官亦皆使帥其屬如左官有定數而以類分使凡天地四時萬物之有切於天下後世而不可一日無者至纖至

不備故有周一代所以累千載千世為有道之長固其君之多賢與用之各盡其人力所致而其有所持後可為長遠者六抵皆此書之力也及周衰諸國不德而此法寢廢秦用商鞅之法又從而焚其籍除秘書之律而此書始出劉向父子考古未深遂使各官雜而不知唐雖亦嘗命臣賈公彥數輩註疏其說實猶襲漢陋而全書莫能顯於天下也矧復望其得聖人之微意而以先王之法為必可行哉迨至有宋真儒輩出新安朱子得臨川俞氏於天下清源並發氏既嘗取程張朱子之所論說參訂粹行而乃拳拳欲以此書得入取士之科為其不滿於當世之意固因可知若以爲公之心必得如此而後可以暴白於天下後世或未也

國朝

神繼而六曹諸司之設其名意雖未必盡
同實多倣之誠吾儒之所宜潛心而有得
焉者也方俊民習舉子業時亦嘗得此書
而觀之且每見君子往往以前代不能盡
行為規今承乏於茲乃一日視學因舉
此書問諸生或知焉或否焉惟殷生雲
雲生曰生也出其家之所藏而曹生乃全
書也因相與言曰前代之事不可盡得其
意者多矣禮古也讀之者祇用傳記而
儀禮或置而不講考周周家之法度亦
從事於詰命誥頌之間而於周官大法
多不能盡立不以法之立於古而不可
行於今耶而周家一代之制實皆取法
於唐虞夏金周乃得其傳耳太和之治
故惟周為最秦不師古漢諸君多乘其
弊而不之復自今言之秦漢而下諸君
果能盡比隆於周否也時或不然則秦漢
君之所以自期待與其臣之所以事君者

從可知矣然論學堯舜者惟在於誦其言
以求其心今幸此書尚存吾輩可不知所
以自勵耶諸生因感而各相傳誦又苦其
書之不廣而不能周也乃托掌教商城皮
君正董謀諸俊民取立氏所刊全書互相
校錄而復壽諸梓使一邑之士皆得受而
讀焉或亦為

國儲材不忘三代吾

君之職分也且因偕言首簡萬一此書傳之一

邑之外薄以識歲月云耳時

弘治辛酉十一月丁丑寓山東兗之壽張

慈谿晚學錢俊民序



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何居葉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
矣然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
大壞此後君臣病於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
善年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
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
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入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泰平也歆
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
也有能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
天下之公也則是書無不可行矣鄭賈諸儒析
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
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
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
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
以明矣今
聖朝新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

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安乃以多官之缺爲不全書耶。夫多官未嘗缺也。雜出於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庭樞始著復古篇。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多官不亡。考索甚當。斯實以來皆當欽。祗退三舍也。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蔡氏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的知多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而恭平六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

本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有觀民風者。轉而

上達。使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同志之士。其亦思所以贊襄哉。恭定甲子冬十一月朔。後學清源釣磯丘葵吉甫書。時年八十一。

周禮姓氏

漢

杜氏有子春

鄭氏有興字少憇河南人

鄭氏有執字師仲為司農

鄭氏有立字康成

唐

賈氏有公彦

崔氏有恩

宋

李氏有觀字泰伯明江人

劉氏有子京父清江人

程氏有子正叔明道河南人

程氏有子見語伊川河南人

張氏有子見語橫渠秦人

劉氏有恕字道原南康人

陸氏有佃字農師說

王氏有安字介甫臨川人

方氏有說字惟夫顯陵人

王氏有昭字光遠臨川人

陳氏有祥字用之長樂人

劉氏有立字中長樂人

楊氏有時字立平人

胡氏有安字廣侯建安人

胡氏有說字仁仲號五案

史氏有講字直翁人

王氏有十朋字龜齡三山人

周氏有必大字子充廬陵人

朱氏有說字元瞻建安人

呂氏有說字伯恭號東萊婺州人

鄭氏有全字剛中三山人

鄭氏有伯熊字景望永嘉人

薛氏有季宣字士隆永嘉人

陳氏有傳良字君舉永嘉人

林氏有之奇字少韻三山人

項氏有安世字平甫括蒼人

易氏	有解義	黃氏	有度字文叔山陰人	葉氏	有通字正則龍泉人	鄭氏	有伯謙字節卿永嘉人	曹氏	有叔遠字器遠永嘉人	楊氏	有恪字謙仲永嘉人	陳氏	有汲字及之永嘉人	林氏	有椅字永嘉人	蘇氏	有衡字平仲金華人	陳氏	有用之天龍人	趙氏	有考工江人	鄭氏	有敬仲	陳氏	有汪字繼之永嘉人	李氏	有叔賢字景齊蒲陽人	孫氏	有之宏字諱天山陰人	魏氏	有了翁字華甫臨邛人	俞氏	有庭字壽翁臨川人	王氏	有少周字與之永嘉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余生苦學得命王仁家之說始知冬官未嘗亡又參以諸家之說訂定天官之屬六十地官之屬五十有古春官之屬六十夏官之屬五十有九秋官之屬五十有七冬官之屬五十有四於是六官始為全書

治官之屬元有六十三

太宰	小宰	宰夫	官正	官伯	膳夫
庖人	內饔	外饔	亨人	甸師	獸人
獻人	鼈人	腊人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酒正	酒人	漿人	淩人
籩人	醢人	醢人	鹽人	冢人	冢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太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	內宰	內小臣	閹人	寺人
內豎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功	典絲	典采	典司	縫人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			

六計其所羨者四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
 官猶在五官也秦火後不無缺殘冬官豈得
 全無五官豈得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
 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
 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
 師川師達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
 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庭椿
 王次點皆以為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
 子叔攷之果未嘗亡也真西山趙廣齋皆以
 為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
 嘗亡諸儒不能辨自漢以來強以考工記補
 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
 列於前以庭椿次點二先生之所刪補者參訂定
 為六官之屬書于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繁然
 在目而冬官未嘗亡信然矣

周禮

天官冢宰第一上

清源約義江表吉
慈谿晚學錢俊民重刊

惟王建國

作洛

辨方正位體國

前朝後市左祖右社

經野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設官分職

六官三百六十職

以為民極

乃立天官冢宰

以佐王均邦國

五官教禮政刑事惟冢宰無所不理故謂之治

治官之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宰

宰謂冢宰卿卿也冢宰官也古者三公無其人以卿無師保

之佐故也

自士以上得王之簡實命之則為王臣

下文府史胥徒有官自辟除非王臣也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有庶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號令之事則置胥徒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
 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
 官府以養萬民
 教治言官府者百官之所繫焉必之於此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詔邦國以刑
 平邦國以正百官以之爲象三
 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
 民
 六官雖分業而太宰實總之事典乃司空之職居四
 以治地利所謂事者非如考工記止言百工之事
 府官所居也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
 會官治
 聯非一官也小宰所謂六聯
 四曰官屬以聽邦治
 官常卿大夫士府史胥徒之常職也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
 官成官府之品式小宰所謂八成
 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用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
 辨邦治

官計小宰所謂六計也官職一官之
 故不言
 以治邦國
 鄰鄰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稱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
 馭其吏
 吏上下通稱
 四曰標位以馭其士
 自卿論秀士而升之司徒自司徒升之卿曰造士而
 後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而升之司徒曰進士
 者未有標位之稱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
 二官然後爵位定然後祿之故標位所以馭士也
 五曰聽言以馭其民
 上欲下爲下欲上爲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禮者因其俗而節之
 七曰刑賞以馭其民
 刑曰役以馭其民
 內諸侯祿也將有進退故八則自上馭之
 以詔王馭群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
 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
 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誅責讓也

下石無功者作後塊

以昭大信

式用財之法度。

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婚葬之式。四曰羞服之式。

羞膳羞服衣服。

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

草曰芻。穀曰秣。

八曰器用之式。

九曰好惡之式。

人主以身事天下之奉有餘好而用之亦必制於家。客不可得而給也。

以加惠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

犧牲包茅之屬。

二曰嬪貢。

絲象之屬。

三曰器貢。

銀鐵石磬丹漆之屬。

四曰幣貢。

玉馬皮帛之屬。

五曰材貢。

柁輪楫之屬。

六曰貨貢。

金玉龜貝之屬。

七曰服貢。

絲紵玄纁織纈之屬。

八曰旗。

羽毛之屬。可注旗旄之用。

九曰物貢。

魚鹽橘柚之屬。先王授民以天而使之賦。授諸侯以

國而使之貢。賦者天子之權。貢者天子之義。

以地得民。二曰長籍以貴民。三曰師以賢得

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

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

有家者謂之。

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義以富得民。

楊有具區。剝有雲。雲有國。國有青。青有望。望有野。野有弦。弦有幽。幽有義。義有楊。楊有并。并有昭。昭有餘。餘有此。此有數。數有大。大有凡。凡有澤。澤有虞。虞有山林。山林有衡。衡有以。以有民。民而獨。獨言數者。

舉其失者言也。民心無常。難合易離。非平時養之。不

忍。去此非一人。各位可得。而留。惟夫牧以地。長以貴。

主以刺。吏以治。教以富。足以養民之身。師以賢。需以

道。足以係民之心。宗以族。使知天屬之親。不可離。友

以任。使知人道之交。不可間。然後相安相養。相親相

睦。雖有變。故之。死靡恤。後世九兩既廢。人心易離。匹

夫正端。不獲所求。而樂國樂郊之思。發於中。而形於

言者。上之人。果何道而服屬其心耶。曾子所謂上失

言者。上之人。果何道而服屬其心耶。曾子所謂上失

言者。上之人。果何道而服屬其心耶。曾子所謂上失

其道民哉久矣者此之謂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

正月建寅月也吉謂朔日

乃縣結治象之法于象觀使萬民觀治象故曰而飲之

象觀也挾日從甲至癸也飲使也

乃施其政于邦國而達其政立其監設其參傳陪

牧州長八命作牧監公侯伯子男各監其國參卿三

人伍大夫五人設調教於輔府史廢人在官者

乃施則于都鄙而達其政立其兩設其佐陳其殷置其

輔

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者兩兩鄉

乃施法于官府而達其政立其監設其政陳其政置其

輔

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或謂小宰小司

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徒小司空也政成佐其事如

宰夫之類也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

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

官成在八法中今特出之八成待萬民之在官府者

以禮待賓客之治

大臣惟明典法則之所由出治則待其來而應之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

誓戒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

前期十日即執事而卜日遂戒

此誓戒之事

及執事祇滌濯及納亨反

納牲以授亨人

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

此具情之事

祀大神示櫛亦如之事先王亦如之贊王几玉爵

此別言天地不用

大朝觀會同贊王幣玉几玉爵

玉幣束帛加璧也玉獻來獻其瑞是也玉几王所依

玉爵禮諸侯之酢爵

大喪贊贈玉含玉

贈玉既受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大事則與王

王祗治朝則贊聽治

治朝在路門外

祗四方之職亦如之

祗朝在庫門外率門內朝于王

凡邦之小治則聚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大事決

於主小事冢宰聽之凡資糧之費養殮幣帛之奉以至

出入往來之期皆小治也

歲終則合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稽

會大計也歲終下戶進次之月

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

聽其所教以告于王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歲終之考覈方廢則行以天子之命三歲之考覈

審則守之以一定之法

或謂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一相之事今太宰不過從

事於文書法令之間亦奚以別於五官哉蓋古之論

道經邦者未嘗離事物而尚法談文書法令莫非道

也故太宰事任之重體貌之尊特加冢宰以別之冢

宰之職掌建邦之官所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官之糾

有王宮有后宮后宮則王之北宮王宮則路寢一小

寢五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政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逆迎受均考參使知政通之所有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政以均財節邦用

冢宰雖制國用小宰實執其法以貳而均節之

以官府之治正群吏一以叙正其位

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士之位

二曰以叙進其治

進卿大夫士治職功狀之書于王

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

錄廣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五曰以叙受其會

歲終受所進會計文書

六曰以叙聽其情

此爭訟之辭不曰聽其訟而曰聽其情聽訟在於得

其情也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之大

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之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

之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

掌邦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

掌邦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

掌邦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六官各六十凡三百六十周天之數今治官六十三

教官七十九禮官七十政官六十九刑官六十六則

事官之職其詳在後五官之中可知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

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養萬民以懷遠人

以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導萬民以懷遠人

以國職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

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以官府之六職合邦治

凡官府之事相關通者聯合之

一曰祭祀之職事二曰賓客之職事三曰喪荒之職事

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由役之聯事
 田簡衆役任衆
 六曰歛施之聯事
 歛民財施民力
 凡小事皆有聯
 以官府之
 上所施為政下所從為從此者任籍也出則有出入則有居
 二曰聽師田以簡稽
 簡謂闕而選之稽謂政而計之
 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二十五家鄉曰閭遠曰里
 四曰聽稱責以傳別
 稱舉借責傳傳等約束於文書別兩其一
 五曰聽祿位以禮命
 禮有數命有等
 六曰聽聽以書契
 貸而生息謂之稱責貸而不生息謂之取子
 七曰聽買賣以券契
 貸以人而驗則以書而驗
 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要會簿書也八成皆是文書比居簡稽版圖禮命券契
 此文書之用於公者也傳別書契質劑此文書之用
 於民者也

以聽官府之
 三曰聽治也
 聽治也
 辨以其能奉法辦事也
 以法掌禁也
 戒具戒官事者所當共
 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稽其財用
 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施舍不給役者也
 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祿賜將之事
 王酌鬱鬯以裸而小宰將之
 凡賓客贊裸心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
 贊裸有諸侯來朝有準酢之禮大行人云再裸而酢
 贊贊王受賓客之幣幣也
 喪荒受其舍極幣玉之事
 喪謂王喪荒謂以年諸侯諸臣有致舍極幣玉之事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
 月計曰要
 替冢宰受歲會
 歲計曰會
 歲終則令群吏致事
 小宰先令致事而大宰聽之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拘以木鐸司不用法

國有常刑

周以十一月為歲首則正歲乃建子月歲終乃建亥月正歲十一月坤官屬觀治象之法至正月建寅乃縣子象魏使萬民觀之挾日而敘

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宮

此小宰所掌憲謂表懸之

今于百官府曰各條乃職政乃待乃事以聽王命

此王宮中之百官府乃猶汝也

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陳君舉曰小宰之職蓋威軍安以掌邦治而宰夫又所以貳小宰也故冢宰掌典典而小宰率其聽冢宰操其板而小宰治其糾禁凡小宰之所聽所弊所刑

雖非冢宰之辨自為而百官之所以聳動警鑄而不

敢不勉者蓋曰嚴冢宰也夫是以君率尊嚴朝廷清

明百工辨職而不放旁紀律蓋本諸此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五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

之位掌其禁令

朝野冠聽外朝以正主及諸臣之位○三朝宰夫掌治朝師氏司燕叙群吏之治以得賓客之令諸臣之役萬民之逆令令戒也上有所令而下有所言謂之樓上無所令而下有言謂之逆此以出言職事今章奏報告是也

掌百官府之微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其

正以糾正為義師以教帥為義司以司察為義旅以

分職為義自要而凡自凡而目自目而數治人者也

五曰府掌官契以治其財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

曰胥掌官叙以治其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府史胥徒長貳參佐之執役者治於人者也

掌治法以政百官府縣都縣鄙之治

大宰出法以治之小宰守法以逆之宰夫循法以政

乘其財用之出入

乘其財用之出入

凡失財用物辟各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

長財善物者賞也

比政司會以詔於冢案僻名訪為書於空作見七

比政司會以詔於冢案僻名訪為書於空作見七

比政司會以詔於冢案僻名訪為書於空作見七

比政司會以詔於冢案僻名訪為書於空作見七

比政司會以詔於冢案僻名訪為書於空作見七

比政司會以詔於冢案僻名訪為書於空作見七

比政司會以詔於冢案僻名訪為書於空作見七

比政司會以詔於冢案僻名訪為書於空作見七

比政司會以詔於冢案僻名訪為書於空作見七

比政司會以詔於冢案僻名訪為書於空作見七

比政司會以詔於冢案僻名訪為書於空作見七

比政司會以詔於冢案僻名訪為書於空作見七

比政司會以詔於冢案僻名訪為書於空作見七

比政司會以詔於冢案僻名訪為書於空作見七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則用凡所共者

幣所用之贈器明器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

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

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

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旅冢事下士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年

使入于太宰

月終則令正月

使入于小宰

旬終則令正日成而

其治

日成宰夫受之

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法警戒群吏令

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凡飲膳之供饗幣次舍之役非有能者莫勝其

任故先書其能者然器質不美則姦邪桑佞之行便

嬖側媚之人或監則其間亦足以蠱惑人主之心故

又必書其良者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戒其怠糾其慢令使之有為禁使之勿為

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文擊

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次諸吏直宿者會其所居守寺也版籍其人之名

戒守者所繫故禍災也令宿宿衛王宮也

禁內外而時禁

王宮有內外自雉門內以至燕寢為內自雉門外以

至外朝為外

繕其功繕糾其德行

繕之防其怠糾之防其邪

幾其出入均其稍食

幾祭之於微也均平頒稍食廩祿也稍則稍與

非若今糧料院使士大夫持券打請也

去其滯食與其苛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五入為伍二伍為什道三德藝六藝

月終則會其稍食

以小宰受其月要

歲終則會其行事

以太宰受其歲會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大事祀與戎也無去守使之皆在次舍不得去却所

守而頒其政令

春秋以木鐸脩火禁

君今皇城四時戒火

凡邦之事蹕諸宮中廟中則執燭
蹕禁詭譎執燭禁昏晦而防不虞

大喪則投廬舍

廬倚廬親貴者居之舍聖舍疏賤者居之

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辨者禁殺亂而別嫌疑也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宮伯掌諸宮之士庶子庶孫版者

去諸吏之適者庶子其支庶也

掌其政令行其禁叙作其徒役之事

秩謂依班秩受祿叙如下士中士之類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次宿衛所在舍休沐之慶八者環八方以衛宸居乃子弟分以授之或居四角或處四中各任徽候之事與宮中次舍不同

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事冠戎之事作起也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

均平頒之宮正掌故主會宮伯舉故主舉

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陳君舉曰凡環衛有二等其一公卿大夫之子弟分置八隅宮伯領之其職云掌王宮之士庶子其其一是官府凡在官廩者徒役錯置於士庶子八次

八舍之閒周列環衛以周王室宮正掌之其職云掌王之衛至於人主切身侍御僕從則令掌於大僕故宮伯宮正所掌是總於冢宰春秋猶存此意如楚潘崇爲之師掌環列之尹至漢則宮伯所掌謂之兵衛屬之衛尉而太僕惟掌天子車馬及扈從至於羽林飲飛之屬乃隸於光祿勳爲天子私人官職分散矣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

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以始事小寢以時燕息

諸侯三寢路一燕一側室一

爲其井園於寢除其不潔去其惡臭

井以停止水備火燭隱猶以受水澆備洒滌蠲潔也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則決區以滌濯之此之謂脩也

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亦如之

王巡守而適四方必有次舍其所掌亦不外是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內宰治婦人之事對大宰治百官故稱內宰大宰不稱外燕統乎內也

宮中之官有宮正宮伯宿衛之官今之環衛是也

人掌王寢酒掃次舍之事今之脩內司是也
內侍省都知是也

內書省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

書所以教宮人如女訓女訓之類版載宮中百職之
名圖畫宮殿內外之虛實

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王內之職惟內小臣奄人為上士其餘皆非命士則
知所謂者皆人民也

以陰禮教六宮

內事謂之陰六宮一宮居四宮四角而正宮居
前

以陰禮教九嬪

九嬪九人猶九卿也

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婦職謂織維組紃練之事九御女御也女御八

一人二嬪之屬九人故謂之九御二事總名是也

正其服禁其邪衰廢其功

后六服夫人榆翟闕翟九嬪則鞠客世婦則展衣女
御則緣衣此所謂正其服者則惟而不常衰則僻而

不正左道之禍常由是生漢武帝後宮為方術所誤
有巫蠱之禍正緣不知禁也展其功則內無驕驕

而作淫巧以蕩上心者不容於其中矣展猶說也

后裸獻則贊瑤璽亦如之

后無祭天之事人祭祀宗廟也后以瑋璫裸瑤璫
后醑尸也

正后之服位而設其禮樂之儀

如祭祀先王則當禋衣祭先公則當榆翟祭群小祀
則當闕翟是正其服也如王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

犧象夫人東酌醴醴是正其位也

贊九嬪之禮

祭祀九嬪贊后薦徹豆饗其禮必有以贊九嬪

凡賓客之裸獻瑤璫皆贊

先王承賓指承神也故大饗之禮嘉如祭祀

致后之賓客之禮

后之賓客公卿大夫之妻外之命婦也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

后使后之所使也內命婦九嬪世婦之類外命婦卿
大夫之妻衰麻之服哭踊之儀從而正之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餼正其陳陳其貨賄出
其度量

始建國君立朝后立市以見天地之造次其官制
叙其地建朝也度丈尺量豆區之屬浮幅廣制匹

長陰禮婦人之登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此郊以為服

郊必有公桑室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既展其功緒歲終則稽之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大小與其寵良而賞罰之
獻功女御等獻絲枲之功縷小則褻縷大則粗
會內宮之財用

計夫人以下所用之財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此宮而糾其

正歲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於一歲之首施一歲之事於是表揭其禁令於北宮又從而糾其所束使無有觀而去其守也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天恭種大之種而歲

先種後熟爲種後種先熟爲種古者使后宮藏種以

其有舊曆七月上春建寅月接正歲之下則正歲爲十一月建子明矣

鄭鍔曰后之尊與王同體賓客之來則有禮賓之事
祭祀之時則有助祭之事建國則立市供祭服則親

或贊之或詔之或正之如是其詳然先王之意不止

此耳中官之責椒房之寵命下大夫爲之事以治宮中之政令則制以天下之公議實所以杜驕奢之風

九
姓

晉嚴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官三夫人九嬪一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率其屬而次時御叙于王所

九嬪受教於內宰謂之陰禮故能知內學之法以時

進御於君曰氣

王盤盛黍稷器薦徹豆邁肴后之事故九嬪贊之
若乃賓客則從后

從后而徠
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有三人女

吏二人奚十有六人

執箕箒以事人謂之婦不言數者不苟於色也有婦

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官而濯摝右變爲盥盛

及祭之具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

內羞房中之羞
掌吊臨于卿大夫之喪

此後致禮物非使徂吊也

宿戒豫告之齊戒是祭日滌陳其具此是將祭祀
較比之也

昭王后之禮事

薦微之節

師六宮之人共盡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歸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擯事於婦人則詔相

大喪有拜謝之禮

凡內事有達於官者世婦掌之

此以春官之世婦取而比之鄭錫曰先王於六宮既有小宰有內宰又立九嬪世婦之官掌之如是其嚴蓋小宰內宰治其政以整齊於內九嬪世掌其禮以詔相於外

女御

昏數所謂御妻也御猶進也侍也

掌御飯于王之燕寢

叙者以九人長少為叙燕寢之內不使九嬪世婦掌之防上之專好蓋女御官卑不敢壞好自專則內無怙女子孫衆矣

以歲時獻功事

錄臬成功之事

凡祭祀贊世婦天喪掌沐浴沐浴用瀡浴用瀡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供給他物耳

天子八妾后同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

從世婦而吊于卿大夫之喪

從之數如使者之介

兩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以其與王同宗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蓬

加於九獻之外

及以樂備則佐傳豆蓬

樂徹豆蓬則后傳之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若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吊臨

此言同族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王諸姑嬪妹之女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豆蓬及以樂備亦如之

王后以樂羞盥則贊

羞進也

凡王后之禮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宗伯攝贊故也

小宗祀掌事

官中之樂祀

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女祝四人美八人

美官女女祝之諱所以敬鬼神

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內祭祀六宮之中憲門戶禱瘼求瘳也祠報福也

掌以時招梗檜檜之事以除疾殃

招招取善祥梗禦惡之未至檜以除灾穰以弭變

女史八人奚十六人

擇嬪御之賢者為之

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官書

內令

祭祀之禮則有薦徹賓客之禮則有獻酬其職女史

掌之貳貳內宰也

凡后之事以禮從

太史以書勅禮執書以詔王此女史從后

內助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宮中裁縫官之長也春禱祈穀夏禱雩民之祀是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榆袪秋鞠衣展衣

天子之服九祭服六禕服三王后之服六祭服三

服三九祭服六禕服三王后之服六祭服三

色皆備曰袪袪禮記作屈言屈於禮翟禕亦秋袪

關袪衣也袪衣黃色如鞠衣象展衣白衣袪衣

色黑而緣以纁素沙裏衣也沙裏也後世紗名出於

此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內命婦服此三等外命婦夫孤服鞠衣夫卿大夫服

展衣夫士服緣衣三夫人之服自禕衣而下

於有時而闕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

九嬪世婦助后祭者

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

王服齊衰九嬪以下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內具生時所用紛帨練練之屬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

四人徒二十人

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

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嬙及內人女功之事齋

婦有貴賤職有輕重機有多寡功有粗良故有婦式

機其機者給與絲枲之物

凡授嬪嬙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讀比其小大而賈

之勳書而揭其列之

賈者估其直之低昂揭者擗其物以見凡目

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庭

王宮之縫線之事以授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

棺飾焉

棺飾帷裳髮柳之類

衣先以衣纁其素髮如髮以柳木為之

事凡內之禮事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夏采夏翟羽也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饗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儀于四郊謂之夏采者其復以冕服備采色馬人之終也體鬼降于地鬼氣無所不之以平時所服之冕服所乘之車綏呼而復之觀其鬼氣之識於物而來招之以附于形體而復生非愛親者能如是乎此非常事特設一官以掌之招鬼復鬼生事盡而死事始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佐

命謂使令服后之六服佐祭祀賓客喪紀之位后之

內小臣與王之大僕同

后出入則前驅

前詞肅衆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攬

為擗贊

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詔告也相佐助也正正其失也

徽后之規

即王之昨俎不言昨后亞王也

后有好反報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

好事則以財問遺於諸侯之親者好令則以言問勞

於卿大夫之親也

王之除室除令

陰事群祀御見之事除令上所使為於此宮者

闔人王宮每門四人困游亦如之

闔人司啓晨以啓開園御苑也游離宮也

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王有五門一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

五曰路門皐門外朝在庫門外群吏衆庶皆在則外

二門臣民皆可入若雉門之內非臣民可得而妄入

故闔人掌之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

潛服若裘甲者賊器無刻識者凡兵物皆有刻識

奇服恠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恠則幾

其出入

內人應役之人公器應用之器賓客公卿大夫之妻

應得入見者無帥無將帥引之者非時而出入必幾

察之防其乘間也

以特啓闔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闔

辟行人使無干也

掌掃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設燎以致其明蹕止行者以致其肅

凡賓客亦如之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寺侍也正內路寢

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禁而糾之

戒飭其怠令趣其行糾察也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女宮刑女之在宮者此言男女沒入縣官以為奴婢致於有司以供其役使之事

在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吊臨殯為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內豎倖寺人之數

豎米冠者之官名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內后女宮外卿大夫使童豎通主內外之命給小事

者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于內人

禁止王內之人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藝器以從遣車

喪遷者將葬朝于廟聚器振飾類米之器先王之時

宮者不過十人內小臣四人寺人五人內豎倖之閭

人每閭四人而已不若後世之多總於內案則屬於太宰上下

相傳統得以進退用令則不賢者自不容於其間後

世不納宮中官則皆奄之既不屬於宰相所以縱橫

而莫制

周禮

天官冢宰第一下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膳夫食官之長自膳夫以下庖人內饗外饗寺人等

官皆以士為之而屬之冢宰以人君一身六軍萬姓

之主宗廟社稷之所關飲食不可輕也

膳太宰王之食膳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庖而滋味者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

徐泰據梁麥不

膳用六牲

馬牛羊豕犬雞

飲用六清

水漿醴涼醫醢

羞用百有二十品

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

珍用八物

八珍見禮記內則篇

醬用百有二十齏

醬醢醢也醢人共醢六十齏醢人共齏百醢物六十

清源鈞磯江表吉甫學
慈谿晚學錢俊民重刊

王日一舉

殺牲盛饌曰舉

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牢鼎九牛下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

八鮮腊九腊鼎三脚二臘二臘三二鼎皆有俎取鼎

之物而載於俎也

以樂備食

膳夫授膳

膳夫授膳品嘗食王乃食

王將食必祭膳夫授之品者每物皆嘗也養至尊當

謹所防者微矣

卒食以樂徹于造

卒終也食終作樂以徹器造謂作食之處

王齊日三舉

日一舉一大牢也朔日加食一簋一大牢也祿日三

舉三大牢也

大饗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禮則不舉

札瘥也

天地有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膳

燕食日祭及夕奉而贊之祭舉則不贊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俎

王當祭祀以祭之胾肉置之於俎曰胾俎與賓客禮

食則飲食之俎亦曰胾俎此俎當親徹之

凡王之飭事設薦脯醢

稍事是小事而飲酒脯醢俱設其所薦者不為入

凡王燕諸侯皆於路寢使膳夫為主人王不為主以

燕禮輕故君不酢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

加薑桂銀治曰脩無薑桂以鹽乾之曰脯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贊見者亦如之

致福諸侯祭祀之胾肉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以制之有冢宰非有司之法

設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凡二人史四人賈八人凡四

人徒四十人

庖人掌供六畜之膳又六獸

六禽

凡禽皆有名其物也故辨之始養曰畜將用曰牲

凡其死生

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辨其各物

凡其死生

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凡其死生

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凡計數之生肉羹乾肉膳常食薦羞者羞出於牲
非常御之物時乎薦羞也

共祭祀之好羞
好羞先人之所好也如屈到嗜芻其子薦芻之類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獸
喪紀庶羞謂虞附也禽獸獻禽於賓客也

凡禽獸必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令獸人也法有常數
凡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其居鱧所留膳膏
膳力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麋膳膏膏脂

羔豚羊豕之小者方春而肥牛脂曰膏香脂乾雉鱧
乾魚夏物易腐用乾犬脂曰膏腥犢麋秋肥雞脂曰

膏腥雞羽飛潛之物冬肥羊脂曰膏理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內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

人
饗割烹煎和之稱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
物辨百品味之物

體名者脊肩臂臑之屬肉物殺載燂炙之物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

饋
進物於尊者曰饋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

則瘠暗

瘠臭也牛夜鳴則反常其肉必瘠

羊冷毛而瘠瘠音

冷毛毛長瘠毛結

犬赤股而瘠瘠音

赤股無毛而肉赤

鳥瘠瘠上而沙瘠音

瘠失色沙瘠也瘠色氣鬱而不達於毛羽沙鳴氣鬱

而不達於聲音

豕盲瘠眊而交眊瘠音

瘠當作墨肉成米以星

馬黑脊而瘠瘠音

瘠猶疾之有瘠前脰曰臂瘠瘠也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烹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

凡掌共羞脩刑膳反大膳胖膳骨鱧以待共膳

羞

羞羞羞脩服膳刑制羹醢大饗胖半體骨體之連骨

者鱧乾魚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

上言掌共別有掌者共之以待內饗共膳此內饗之

食自共之

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

人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烹共其肺脩刑膳陳其鼎俎實之

牲體魚腊凡賓客之殮饗饗食之禮之事亦如之

外饗

外饗

外饗

外饗

外饗

外祭祀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也無言魚肝以
群小祀不用牲也殯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饗
以酒爲主食以飯爲主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耆老以六十以上爲率孤子死王事者之子士庶子
衛王宮者也

師役則掌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
實之

師後出師征伐及巡守田役也小喪紀一介之士死
王事者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主爲肉外饗煮肉者

亨人掌其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齊細

鑊所以亨煮鼎所以調味齊水火適均之節

職外內饗之饗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
客亦如之

大羹肉清鉶羹加鹽菜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王之耕籍在野故以甸名官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蠶盛

蠶時史胥徒也耨耨耨也公田謂之籍以其借民力

治之也王以仲春耕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

九推庶人終于千畝即徒三百人也以時入麥則夏

熟禾黍秋熟十月穫之送之地官神倉在穀曰廩在

器曰盛

祭祀共蕭茅

蕭香蒿茅包茅取以縮酒

共野果旅之薦

果桃李之屬旅謂上瓜瓠之屬

喪事代王受生曰賵賵

國有大變母乃樂盛不獨鬼神弗享鄭夫何使至於

斯新王在夜設請命于神示受神罰有不可得也故

使甸師代行焉非謂使一父生月於己也

王之同姓有罪則死

死與刑爲二等重罪則死輕罪則刑于甸

帥其徒以薪蒸殺肉外饗是也

薪謂之臘則率其徒三百人以薪蒸殺殺役天曰

薪小曰蒸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酒官之長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

掌其政令所以謹酒式法作酒之式法授酒材授酒

人以其材也

凡爲公酒者亦如之

公酒以公事作酒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二曰醑三曰醴四曰盎五曰齊

五曰醴齊五曰沈齊

太古以明水為醴其後多有酒元酒一變而有齊成而泛泛然澤則浮而上於一變而有醴齊而汁出渾厚而紺醴齊一變而有盜齊成而濁然其味得中過此有提齊其色紅赤味已是酒沈齊則清此五者用以祭祀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事酒方有事於糟醴昔者燕而可以清則澄之而可飲

辨四飲之物一曰元酒二曰醫酒三曰漿酒四曰醴酒

清酒醴而為之醫酒漿而為之漿用米以漿之謂之載穀言米汁相持也醴則稀粥之可飲者

堂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齊及后世子之飲

飲與其酒

陳陳具設之后世子之飲與酒共之而已

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共八等大祭三獻中祭再獻小祭壹獻有酌數惟酒不酌皆有器量

五齊三酒八等此除明水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為十六等不言酒等也大祭天地一等三

等為酌酌中祭祭器用爵一尊為酌酌小祭五等用一尊一尊為酌酌大則所酌多祭小則酌

酌少齊酒事以事神不以飲故器量而不酌其賓客之禮酒共后之敬敬于賓客之禮醫醴糟皆使

其士奉之

禮酒致享于賓客之酒后之賓客公卿之妻屬地禮

而不備此王之所不奉也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酒

左傳曰臣侍君酒賁非禮也三爵獻酢醴醕正奉

之審其過也

凡饗士庶子饗有老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以醉為度示恩意之厚

掌酒之頒賜皆有法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頒賜者時有頒賜也有秩酒則月給有定數授以書

使知數契使知取酒也

酒正之出入其酒同入其要小宰聽之

出授酒材及用酒也

歲終則會酒正及后之飲酒不食以酒式誅賞

遠式酒酒者謂之酒式而酒是者賞之

酒人查于男女酒三十人美三百人

酒人掌五齊三酒之辨

世婦掌女宮之酒及祭祀者役為之服役猶給也

共賓客之禮酒也酒樂造醴皆內事世婦

之非酒正也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

亦如之

入于酒府以數入也往往待其令也陳酒設之於

者五

女樂女奴燒藥者

水爲清冷所以和酒涼爲寒粥所以酒不待辨也

惟入于酒府酒正當共奉之也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醑醕糟而奉之

稍禮常日稍用之非必備六飲也清之為醴濁之為醫醴糟漿人得而奉之不使士

凡飲共之

非必饋食也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凌冰室也詩云納于凌陰周公以此屬於酒漿之末

蓋酒所以奉陽水之朋所以禦陽也
身之血氣常

歌周流於天地間陰陽節宣之不至則未有不致房

豈足與天地同流哉。

凌人掌冰正歲七種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十二月建丑之月永堅可軌而取之三其室三倍其

水電以倫消釋也

春始治鋤反

鍾如饒天口以盛外置食牲於中正月脩餼盛水之

二
月
將
無
不
克

戶
文
中
餐
之
照
差
酒
酒
人
必
喪
心

祭祀共冰蠲賓客共冰大張共夷樂冰。

夷之為言尸也。寶水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

寒召

夏頌冰掌事

夏四月掌事主賜水之多少

秋

七月始刷除冰室將納新冰

遼人奄一人女燧十人奚二十人

遼人掌四道之實制事之遼其實變反自資天

豐安泰青足

麥冬葉上生白粉，方開魚鱗，草食之。

腺

饋食之遽其實事具事挑乾糲老樣反中實

乾
橈
也
橈
似
栗
而
小

加勝之實發焚臬肺葉來臬肺重言三者四物

四物八達
凌波芙蓉
雞頭

羞運之實糗餉粉養

糗熱大豆與米粉豆屑合蒸曰飢餅之曰簞九簞之

禮有四寶其一曰信王以圭珪爲誓也一曰也

月之萬里也其二節曰魚月之萬里也其二節曰魚月之萬里也其二節曰魚

以告取毛以吉純王以玉齋醴齊三

一爵獻四獻也其三節曰薦熟朝踐之後解

之若鶩饋食之薄言王以玉爵獻於王

肌打牛百葉。五倍子。直馬。魚。

胎羞共有胎后以世子亦如之

土之產不一有制於地而得者謂之風其水而成者

熬其液而出者有汲於井而為者有積於園而結者

先王於鹽只以為祭祀賓客膳羞之用初不以為

國之寶故周禮一書理財居半鹽獨無賦自第仲以

復漢以為富國之計遂至官與民爭利豈先王之意

哉

署人掌共巾署

祭祀以疏布巾署八等以畫布巾署六等

六等雞彝為彝尊彝黃彝虎彝雉彝此六者皆盛鬱

色巾畫雲氣以覆之

凡王巾皆黼

繪以斧形而白黑半之冕弁飯土壙毀銅羹以天地

宗廟之奉不過陶匏後世宗廟之器未之有改而王

者之奉金玉文繡無所不至黼巾不用而龍鬚大流

進矣

膳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膳人掌乾肉凡四膳之膳膳膳膳之事

凡祭祀共豆

凡膳凡乾肉之事

獸人入膳人由膳人入內外饗

醫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凡邦之有疾病者死

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

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全猶愈也計其所失為之殿最

食醫中士二人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膳百醫八珍之齊

凡食齊膳春時

黍稷稻粱之類宜溫視春取其生也

羹齊膳夏時

雉兔雞犬之類宜熱視夏取其化也

醢齊膳秋時

醢醢醢之類宜涼視秋取其成也

飲齊膳冬時

水漿醴涼之類宜寒視冬取其清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醢調以滑甘

四時各就五味中使一勝馬以養其氣而調之以

凡會膳食之宜半宜稌半宜黍宜稷宜粱宜麥

魚宜芡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會成也言陰陽之氣不可以偏勝

疾醫中士八人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瘡疾。春時有瘡。夏時有瘡。秋時有瘡。冬時有瘡。上氣疾。

瘡酸也。首疾。頭痛。

夏時有瘡。秋時有瘡。冬時有瘡。上氣疾。

逆喘也。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五味。鹽。酸。酒。苦。飴。蜜。甘。姜。桂。辛。鹽。鹹。之類。五穀。麻。麥。

黍。稷。豆。五藥。草木。蟲。石。藥。素。問。曰。形。不。足。溫。之。以。氣。

精。不。足。補。之。以。味。養。精。也。穀。養。形。也。藥。養。病。也。養。

精。為。本。養。形。為。次。藥。病。為。末。

以五氣五聲五色。其死生。

望其氣。聽其聲。觀其色。則死生可見也。

兩之。以九。氣。反。古。之。數。

陽。發。七。陰。發。二。以。其。有。通。塞。之。二。候。故。曰。兩。

參。之。以。九。藏。之。動。

五臟。肺。心。肝。脾。腎。氣。之。所。藏。故。為。正。藏。胃。為。水。穀。之。

府。脾。腸。為。受。盛。之。府。大。腸。為。行。道。之。府。膀。胱。為。津。液。

之。府。三。焦。為。孤。府。故。不。入。察。其。脉。之。動。而。有。浮。中。沉。

之。參。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

于。醫。師。

瘍。醫。下。士。八。人。

血。壅。不。行。為。瘍。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以。藥。劑。殺。之。毒。

祝。以。氣。封。瘍。而。從。之。祝。之。不。勝。用。藥。藥。不。去。必。劑。以。

刀。劑。不。愈。則。必。殺。之。以。藥。

凡。瘍。瘍。以。五。毒。攻。之。

利。法。也。

以。五。氣。養。之。

補。法。也。

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則。內。和。而。平。外。疾。去。而。支。膚。全。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

肉。以。滑。養。竅。以。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控。砂。禮。相。其。事。重。

為。壇。於。國。門。之。外。合。諸。侯。以。殺。禁。為。會。施。政。為。同。控。

恆。行。焉。

設。車。宮。轅。門。

環。車。以。外。何。仰。轅。以。為。門。

為。壇。壇。交。貴。官。棘。門。

壇。壇。築。壇。於。中。壇。土。於。外。以。為。宮。以。棘。為。門。棘。方。戟。

也。

為。帷。宮。設。旌。門。

君。晝。日。息。暫。展。肆。焉。則。張。帳。以。為。宮。設。旌。以。為。門。

宮。則。共。人。門。

無。宮。非。舍。息。之。時。王。之。所。在。雖。暫。駐。亦。必。設。備。故。以。

衛士為門

凡舍事則掌之

王行所舍止也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幕人即綴衣也掌舍幕人掌次三職相須而成事

幕人掌帷幕幄布結綬皆之事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舍曰幄布幄內之張綬條也

四物皆以綬連繫之也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布綬大喪共

帷幕布綬

帷以帷堂幕張於庭布在楹上

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布

唯士無布賜則有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幄事

舍與次一既有掌舍又有掌次蓋舍者久留之辭次

若暫止之義待張事王出則幕人以帷與幕等送至

停於掌次張也

王大旅上帝則張設案設望

旅之為言衆也陳也大旅非常之禮也遷案張遷于

案皇郊設鳳羽于版以為屏風

朝日祀五帝則張次大次小次設重布重案合諸侯亦

如之

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祀於郊王不備

于外故張大次以候止息小次以候行禮

師田則張幕設重布重案

師出師田田獵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幙設案

此謂諸侯相與師田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三公九卿將受命出使于四方張幕於庭所以藉幣

設案為位王立於前而受之命焉

凡喪王則張布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張布極

上承塵

凡祭祀張其幙幙張尸次

族幙張於廟者所居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

射則張幙次

親齊升射者次在洗東

掌凡邦之張事

先王設掌次之官其意若曰帷幕幄布所用非一次

用麗藏之而復用其為費亦小矣後世離宮別館竭

萬家生養之資為一日巡幸之備焉無怪乎生民

息肩之無日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祖廟始祖后稷之廟

凡國之王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器大喪則出而陳之

既事藏之

玉鍾如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夏后氏之璜之類大寶器如崇鼎大貝鼓鈸允之戈和之弓爵之竹矢封父之繁弱之類

凡官府卿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五察群吏之治

治中計治之書如登賢能書民數之類

上春農寶鎮及寶器

寶物有神司殺牲以繫之以後不祥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饗執燭

沃盥以致潔執燭以明祖廟之守藏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徵思

貞問也陳玉以禮神而卜之

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殺數則受而藏之

司民軒轅之角星司祿文昌宮之星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

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府為王治藏官之長若今之司農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藏以受其貨賄之入

九功即九職大府欲貨財據成功而言故曰功

頒其貨于受藏財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內府曰受藏外府曰受用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凡合用財物皆受於大府

凡領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耕稼邦外之賦以待匪陳君舉曰王之膳服僅取具於關市古者關議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其歲入視地賦至薄也至不常獲也

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經費之九一又取其至薄不常獲者如是足矣而司市之禁曰國君至夫

人世子命夫婦過市皆有罰何也關市之征既足以為天子私養而禁防不立後世將有察察於其

冷也自君夫人世子嚴為過市之法則王若后從可知也苟有過用於上則大臣盡規苟有過取於下則

有司守法而後入主常立於無過之地此又先王之深意

凡邦國之重以待吊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凡武賁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玩好非共耳目之玩也宗廟之鎮器天府之守器諸

族之分器皆取于是以其可玩也故曰玩好

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取一歲賦用之具數以爲之本然後歲終則以受藏

受用之府所也所入會之

府中主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六人賈八

人賈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以玉爲主外有義物亦燕掌之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服玉謂服用之玉器佩玉走所帶上有蔥衡下有雙

璚衡牙璚珠以納其間珠玉則冕旒所飾十二玉

王齊則共食玉齊則致一以格神玉乃陽精之純故齊公食玉

太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衾

角枕以枕尸角衾以飯含死布

掌王之燕衣服衽履席牀絮器凡數器皆牙

燕衣服非禮服暑所共不掌於司服社則以寢席則

以坐地簣也雖數器亦必尊貴之物

若合諸侯則共珠璣玉敦

珠璣以盛牛耳玉敦以盛血用以盟也

凡五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獻金玉諸侯所獻者文織即書所謂厭籩織文也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王府掌王之金玉以共迎王宮而燕寢之衣服器玩

有珍異者燕掌焉此幣藏之在官中者而列於太府

之下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司會有廢置諫賞之典

可見王者以天下爲家漢湯沐邑爲私奉不預經費

靈帝作西園萬金書聚爲私藏也若御府禁錢指之

親幸之手省闈之中外人比較不及則傷財害民

小小事哉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內府掌共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器以待邦之

大用

此即太府所頒者當安平無事之時一歲之入可以

支一歲之出無恙也一方有警而不賞之費將何所

給哉此內府之貨賄所以待邦之大用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四方賓客合幣以獻王謂之幣獻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四方幣獻既入內府王之所以遺諸侯者亦取足於

是施報之禮也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王有賜予而冢宰亦共之若體國之好非私好也

漢以少府掌天子私藏大農掌國家經費職掌既分

官守亦異此後世之所以不能復古也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掌邦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

布泉也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唯貝而已至

太公立九府圖法始用錢以代貝此邦布所以掌於

外府泉取其有源布取其散也

共玉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外府所以待邦用者皆依法至及后世子豈可以非

法而用之古人示民以軌則必自其身始非先王之法

服不敢服也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幣諸賜予之財用。

幣者有幣之幣也。幣者通之稱。幣由內府凡通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外府共幣而內府所共者貨賄之賜予外府所共者邦布之賜予也。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大用則取諸府。

歲終則會。歲正及后之服不會。

周官一書事屬理財。國本在農。國計在桑。桑穀果國用。在金玉布帛。則邦布特以權百物之低昂。時出以佐國用。之不及。豈若後世窮山竭海以供鼓鑄也哉。

司會中大夫二人。大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人府四人。史八人。書五人。徒五十人。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逆受而鈎考之。

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

職在會計。雖掌其貳。至於生財之道。悉稟之太宰。故財用皆用太宰之法。九賦惟關市幣餘邦中非田野。自外皆由田野。故曰田野之財用。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鄙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不言邦中而言官府者。以官府之在邦中也。書契所契最凡也。凡書皆掌於司書。司會掌其副。以此所契者。稽彼所錄。多寡虛實昭然矣。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天下之事。合衆數為目。合衆目為凡。合衆凡為要。合衆要為會。以凡攷目。以目攷數。以數攷凡。是之謂參。

凡與數相攷。數與目相攷。是之謂互。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主及冢宰發置。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

九正。即九賦九貢九事。即九式。邦中之版。夫家之數。土地之圖。山林川澤之數。

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叙比次也。受其幣。受財幣之簿書也。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

以天子之用財。司書記錄用財之數。抱其書而往。攷於司會。防其糜費。國計也。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徵令。

太宰於三歲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此所謂大計群吏之治者。以會計之書。而佐太宰也。民財之數。或有或無。器械之數。或備或闕。田野有開墾之數。夫家

有衆寡之數。與畜之數。或有盛衰。山林川澤之數。或有童潤。無所不稽焉。通受而鈎攷之。知其徵令之多寡。進數也。

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太宰以九賦。斂財賄。而閭師旅師之官。無非掌稅斂之事者。事之所在。法之所在也。故凡稅斂掌事者。俱受法於此。則取民者。不敢取於法之外。事畢。使之入要貳之書。其要將以致諸朝。其貳藏之以爲鈎攷之證。

凡邦治攷焉。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

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職內。主會計。邦賦之入。九貢。九職。九賦。總以賦名。此言受於大府。而官府都鄙之財入。職內掌其副貳文書。邦國之所賦所用。必逆知之。

凡受財者。必其貳令而書之。

受財以給公用者。職歲之事。貳令者。職內爲貳。稟於上而順書之。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

及歲終。會計以已入財之數。鈎攷職歲出財之數。與夫官府所出財用之數。並鈎攷也。

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發用。

國有大用。內府之所共。小用。外府之所待。若夫有無。

多寡豐歉。盈虛出於天之所爲。非人力之所及。於豫備於此。緩急相資。謂之後用。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辟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

大府以九式之法。授之職歲。故凡出財。關者于職歲受之。

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

叙受賜者之尊卑也。幣餘之賦。以待賜于職幣。掌幣餘之官。故與職幣授之。

及會。以式法贊進會。

卷之七

此與職內者。同贊於司會也。凡內外府應于財用。皆計於司會。職內職又所以贊於司會也。漢高帝時。獨蕭相國知此。領天下之財。以柱下史張敖爲計相。此

進用之司會。其後諸府各自置官。以爲管計。此官遂廢。蓋緣先王都無毫髮之私。容得這般議論。後世所以不立此官者。只爲人不便已耳。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二十人。

君子不可虛拘。故必實幣帛于箱篋。以將其厚意。故先王特設此一官以掌之。

職幣。掌式法。以敘官府都鄙。凡用邦財者之幣。幣以行禮。敘以聚之。

幣以行禮。敘以聚之。

振掌事者之餘財

振舉也先王於八者之中歛所用之錢以當其賦之

一職則其數自可以共賜予之頒矣

皆辨其物而與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既歛得幣當辨其物知其類之善惡而定其所歸書

其色別各入一府府各為一牒知善惡價數多寡

之揭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武法贊之

人主之逸樂常生於有餘節於多生於不足漢武

因賞索腐故得以放縱生事明皇見大盈庫於

賞賜無極成周賦幣之官所以察餘財辨其物

其錄以書揭之歲終則會正人主以餘財妄用也

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史官公道所係清議所出君相有過直筆而書

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

之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典法則說見太案逆字說見小宰

凡辨法若攷焉不信者刑之

上之制下有法其書藏於太史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以貳六官

之約劑也約盟誓也刺券書也

凡有約者皆約六官以藏於太史

官之貳乃其

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

辟正也太史掌邦法若約劑紛亂則以法正之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明于邦國

賈氏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

正月立春節啓蟄中至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

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

法中氣則為歲朔氣則為年中朔大小不齊不

置閏則中歲入後月故必正之以閏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居門居路寢之門常月有位見月令閏月非常月無

位故也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執事太卜之屬

成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戒謂散齊七日宿致齊三日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太史執禮書以辨群執事之位故曰次位常

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

書禮書也

大師抱天時與大史同車一本車作居字

太史知天道者也抱知天時之器盛師大師大出師

大帥聽命而知吉凶大史執書而知勝負故同吉

大遷國抱法以前

法司空掌國之法

大喪執法以莊勸防違之日讓謀凡喪事致焉小喪賜

賜之

凡射事飾中含釋算執其禮事

中所以盛算也中則釋之以記其中之數禮事射禮之事

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小史掌邦國之志其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志

莫其本繫之所出如魯出於周公之類與世數之遠近又辨其昭穆若有國事則詔告以王朝之忌諱使

無紀焉使人不知也

大祭祀讀禮法以戒史以書叙昭穆之祖算

太史執禮書小史讀禮法以戒百官昭穆有尊卑祖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太史凡國事之用禮法

若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謚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

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

八柄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蓋官公論之所

出權柄一有不公史氏宜筆以之禦子其可畏也

黃氏曰內史掌八柄之法與冢宰同地愈親

執國法度國令之貳以放政事以逆會計

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而使內史受焉其所便者因之其所不便者革之損

益必利於民然後可以治天下後先受納訪然後詔

王聽治龍之於舜仲山甫之於宣王蓋其職也今自

內出者中書受之自外入者通進銀臺司受之職分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典命四命爲大夫加一等出封爲子男故命大夫則

作策命命士則不策命以其爵卑未可以出封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

諸侯有事以書奏白於王內史讀之

王制祿則贊爲之以考出之賞賜亦如之

贊爲之辭方出以方版書而出之制祿之方司祿受

之賞賜之方職歲受之是皆考之八柄之法不可得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外史掌書外令。

上出爲命。下稟之爲令。故內史書內。謂之命。外史書外。謂之令。

外史掌四方之志。

古者諸侯無私史。諸侯之國。史書國中事。以達天子。天子又時巡以察之。故外史掌四方之志。而國之史皆藏之周室。

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

小行人。九歲論書名。蓋外史達之。九歲之久。慮其不一。又使行人往喻之。

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令猶今言制勅書。猶今言制書勅書也。內史猶今言內制翰林也。外史猶今言制舍人也。凡策命之出。皆

黜陟予奪。大小臣工。爵祿之事。其與人主圖之者。冢

宰也。而上意之然否。師言之叶否。非有文墨議論之士。講求參酌。或不當於功罪。雖當功罪。而褒貶損益之文。或作於好惡。往往傷王言之體。此二史之所立也。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其史特多。且居者上者。以字贊書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

治令六典八則。與官成也。冢宰治之。其令則御史受而掌之。所以贊冢宰也。

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贊書有令。則贊而書之。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之在官者。皆從政也。不可不知。登下多寡之計。故有凡有數。御史當糾察之。

教官之屬元有七十九									
○大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老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封人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	○質人	○廩人
○胥師	○賈師	○司齔	○司稽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邇人
○遂師	○遷大夫	○縣正	○鄙師	○邇人	○里宰	○鄉長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升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茶	○掌蜃	○囿人	○場人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祿	○司校	○春人	○鑄人	○橐人	○司稌	○司稌
按俞庭椿復古篇王次點訂義刪出二十二官不當為地官之屬									
今訂定地官之屬五十有七									
○大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老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鄭長	○里宰	○鄭長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人	○司市	○質人	○廩人	○胥師	○賈師	○司齔
○司稽	○胥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閭師	○縣師	○稍人
○土訓	○誦訓	○遺人	○旅師	○委人	○迹人	○廩人	○舍人	○舍人	○司祿
○司稼	○春人	○鑄人	○橐人	○掌炭	○掌茶	○掌蜃	○囿人	○場人	○司稌

周禮

清源釣磯丘葵吉甫學
慈谿晚學錢俊民重刊

地官司徒第二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亦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穆王命君牙為司徒亦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柔聞以司徒治財賦任土地也今司徒之屬如鄉大夫州長黨

正據師閭胥比長與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等官無非教民之良法美意故教民為善莫切於財利相交之際是必有以禁其非而導之於義者故司徒兼焉後人惑於泉府之在司徒遂以司徒為財賦之任又以地官宜掌土地遂取司空之事歸之而以司空為閑卒使司徒之本職不明而所謂掌邦教者殆為虛語矣

教官之屬

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八人
大司徒之職掌施十有二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施十有二教之上者因此五物者民之常一曰觀十有二教之施不繫於五物則知此句為美文而司徒之安擾邦國者亦不在於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其為冬官之錯節在以此無疑擾馴也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四曰以饗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

俗謂土地所生習染而成也偷謂朝不問夕

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偷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十曰以聽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十一曰以賢制爵則民謹德

十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庸功也庸有大功則祿有厚薄
鄭鑄曰舜之時司徒所施者五而周則十二者蓋非

五品則十二教無所施非十二教亦無以訓五品視
 契之所敬數者實相表裏也
 以龍路十有二聚焉一曰散財
 山荒之年凡縣都之委積散以予民
 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
 弛力息徭役也
 五曰舍禁
 舍開其禁也山澤林麓不以封者有虞衡之禁
 六曰去彫幾
 關市之譏去之於市
 七曰審禮
 音與省同謂民方慶之凡事皆去其礼教也
 八曰緩刑
 以有困殍也謂喪祭稱家有無不備也
 九曰蕃樂
 蕃樂當作藩有閑止之義謂閑藏樂器而不用也
 十曰養民
 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所以育人民也謂不備礼而嫁娶者多也
 十有一曰索鬼神
 鬼神能助陰陽以為水旱札瘥者必索而祭之
 十有二曰陰盜賊
 以保息六養民
 保養也息生也救荒之政如攻癰保息之政如調理

曰慈幼二曰養老
 八十九十曰耄耆年曰期月有所給也
 三曰振窮四曰恤孤五曰寬疾六曰知富
 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賴也
 以本俗六養民本俗使里俗知所本也
 一曰嚴賭宮室
 此言野廬及邑后之宮室里正以時脩治必使嚴密
 而不弊
 二曰族墳墓
 族於于一處
 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
 聯合也
 六曰同衣服
 同齊也
 正月之吉始和
 古註以為建子時所謂一之日廣發安得謂之始和
 此將建子月無疑
 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瀆于象觀使萬民觀教
 象於日而飲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
 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
 閭為族使之相保五族為黨使之相教五黨為州使之
 相親五州為鄉使之相實
 五家為比其居甚近可察其奇衰故曰保二十五家

為閭閻門也。平居可以相容，有故可以相托，故曰愛。百家為族，百家之中不幸有死者，其葬事故曰葬。五百家為黨，則大利害大患難可以相救，故曰救。二千五百家為州，則水旱可以相調，故曰調。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其間有賢者能者，然可用，三歲實興之時，彼有賢能，我從而賓之，或有賢能，復又賓我，故曰相賓。此上言施法於邦國都鄙，則不獨王國有之，諸侯之國、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登進而成之也。

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財。

此即天官之九職任萬民者也，其下乃事也。

十曰學藝。

此民材之所由興也。

十有一曰世事。

此民志之所由定也。

十有二曰服事。

為公家服事，如府吏胥徒之屬。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

三物，德、行、藝，德不足則取之以行，行不足則取之以藝。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知，知也，仁，愛也，聖，無不通也，義，宜也，忠，不欺也，和，無所乖戾也。

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善事父母曰孝，善於兄弟曰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族，任，信於友，恤，恤於貧者。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

以鄉八刑糾萬民。

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任之刑，五曰不恤之刑，六曰不睦之刑，七曰造言之刑。

詭言惑眾。

八曰亂民之刑。

亂名敗作，執左道以惑眾也。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以禮。

以五刑防萬民之亂，而教之以刑。

吉，凶，賞，罰，教，誨。

以六樂防萬民之惰，而教之以樂。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有地治者，司空也，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司之。

與司空聽而斷之，其不與於教而麗于刑者，歸之士。

士，司寇士師之類。

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時。

肆解體而陳之於俎也

享先王亦如之犬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今遂師脩道又令遺人委積必曰委多曰積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孔喪車室六鄉主六引

大軍旌大田役以旌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旗畫熊虎者軍旅之所以用衆田簡衆也役仕衆也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致民於王門備不虞也節六

節

大荒天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歲

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致事上其計簿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

正則國有常刑

歲終十月正歲歲首十一月也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

夫家凡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稽政也國中王畿也四郊畿外也都鄙野外也不言

六鄉六遂邦甸者舉上下以見中也夫謂上地中地

下地皆一處家謂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

比夫爲三屋屋三爲井三三比之故曰九比小司徒

專掌此法蓋鄉法也貴治賤者也賤事貴者也老

在所養幼者在所字廢疾則不可任事在所

征稅役徭役也施加也或加或舍必辨其實所以息

幸民之心也

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祭祀謂州祭社黨祭禘族祭醴飲食若行鄉飲族食

之類喪紀族相葬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

乃頒此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

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頒比法者頒校比之度數也登者上其籍也六畜以

備公衆之用車輦以待師田之役辨其可用之物以

歲之四時入其數則其所施之政教以徵索於民莫

不有一定之法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六鄉內也故入其數邦國外也故受其要

凡小祭祀羣牛牯羞其肆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小賓客諸侯之使臣

大軍旌師其衆庶

大司徒以旌致民小司徒帥之

小軍旌巡治其政令

六鄉不與於司馬之征發有王命起則小司徒帥而

致之司馬調發郊軍則以吏帥之小司徒巡察之以

治其政令

喪葬帥邦役治其政教

喪葬正棺引窆復土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

民訟事是非地訟事疆界。

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

治成治事之計。

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

群吏其屬六十也。小司徒致之於大司徒。大司徒致之冢宰。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狗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群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

憲表縣之也。脩灋防虧廢也。糾職防緩散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室及其衆。

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大夫四人士二人共掌三鄉鄉師教官之攷也。聽其治。

治恐鄉官有濫失也。

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先之以戒令。次之以糾禁。終之以聽獄訟。逆於其請。

於衆爭之。前所以爲治鄉之教。

大役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

以攷司空之職。以通其役事。群吏從之。章程。

項氏曰。司空掌役。州里出役。即州里所遣役之本數。

以攷司空治役之章程。則役事可得而鈎攷矣。

凡邦事令作秩叙。

移則制其常賜之多寡。叙則差其治事之先後。作秩叙者。鄉吏也。鄉師令之而已。

大祭祀。羞牛牲。共其粢醴。

羞牛牲。贊大司徒也。茅以縮酒。藉以藉祭器。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蕃殖。至。整其犯命者。

之而已。羣。駕馬。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遵治之。

治謂監督其事。

及葬。執靈。執報。以與匠師御。而治役。一。一。

靈。羽葆幢也。執以指麾。執報之役。極在路。恐有傾覆。

故與匠師。御正其極。而監督役人。

及。執斧。以泣匠師。

定。葬下棺也。執斧示其威。匠師主豐碑之事。天子六。

緯。四碑。前後兩傍各一碑。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

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

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

者。斷其爭禽之訟。

前後屯。車徒兵部也。田獵得禽。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以歲時巡國。

及野。而賜萬民之難。結。期。者。以五命。施惠。

施惠。即遺人鄉里之委積。以恤難。既。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

山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比共

鄉器。或出於公。或出於民。使民耳聞而目見之。所以

知禮樂之意。而成粹美之俗也。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攷教而察其辭。稽器而展其事。故凡書要會之類。皆

辭也。名物皆事也。

鄉者三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一人。

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惟大比。與賢能。載書于王。則

與焉。在朝稱公。在鄉稱老。上與天子坐。而不為。僅下

與百姓相親。而不為。惟道所存。而與王論道。中參

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於鄉

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鄉大夫。非正。非貳。非攷。而獨以職稱者。蓋六鄉之正

六命。貳攷四命。惟鄉大夫六人。皆六命。其爵位實與

六鄉之正同。況其上。又有八命之公在。

正月之吉。受教瀆于司徒。進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

教其所治。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鄉吏。州長以下。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夫以及

六十。野自六夫。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辨其可任者。辨其力強。可任以事者。自郊門以內。通

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舍。復儲除。不任授事也。

以歲時入其書。

入其書。言於大司徒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周家作成人材之法。何其詳且悉耶。五家之比。凡有

長。初未有可書之事。不過防其奇。而巳。五比之間。

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二。四間之

時。則書其孝悌睦姻。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四。五族

之實。書其德行道藝。皆金。然書之。而未能攷之。五黨

之州。又從而攷之。攷之。而未能實與之。五州之鄉。於

是而實與之。以見人材之成也。

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大夫與賢能。而五公與之者。樂御其才也。實敬也。以

鄉飲酒之禮。禮而實敬之。

鄉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致之之
詳如此見官得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以授人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諸君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
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退謂獻賢能之書于王退來鄉內詢謀也問於衆庶
復有賢能否和內志正也容外體重也主皮中也和
容中不驕不中不偏也興舞其節比於樂也古者諸
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大射猶然則鄉射

為可知
此謂使民無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
賢者出於其鄉使長之以任其教也能者入於其鄉
使治之以任其事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群吏致事於
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

上以贊小司徒下以令群吏自政
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

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
國有太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太故災變寇戎之事
以旌節傳令則達之

徵發雖有號令無節不達守法之嚴如此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
整十二教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
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
民而讀灋亦如之

歲時春秋二時春祭社以祈穀秋祭社以報功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序者州之學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射以序進且以別
其賢否也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大祭祀州社稷大喪鄉老鄉大夫之喪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教之掌其戒令與
其賞罰

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行役謂役作稱國者言

有天子之命而州長奉其命也軍旅致之於小司徒
役致之於鄉師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灋如初三年大比
則大攷則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不曰誅賞而曰廢興蓋鄉大夫之教民與賢能廢愚
不肖而已至於誅賞則大司徒與王之事也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又四時之孟月詔曰則屬
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四時孟月寅申巳亥月也正月在州讀灋法三時之
孟月在黨讀邦灋法民知教灋則不違乎理義民知邦
法則不麗乎刑辟

春秋祭義亦如之

祭義祭水旱之神亦為壇位左氏所謂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郊特牲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

神而祭祀乃萬物之神即蜡祭也

而飲酒于序所以休老勞農申之以孝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

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

齒于鄉里者以鄉之老者長者先之再命者天子之

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鄉而齒于父族以家之

老者長者先之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鄉不

齒者貴貴之禮席于尊東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

戶之東房戶之西賓主夾之鄉人為鄉大夫來觀禮

為鄉人之所遵法故謂之饌饌謂席位在酒尊東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

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

於軍因為族師以法治則異乎教矣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政事

帥族師以下致之於州長

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

德行道藝使之終歲脩習至於歲首則一年所脩必

有可書故會民讀教法而書之黨正既書則長得以

政而勸之鄉大夫得以政而興之

以歲時涖校比

校比校而比之族師之事黨正往臨之

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

其孝弟睦姻有學者

月吉四孟之餘月正月讀教法謹始也餘月讀邦法

者人情畏拘檢而樂放逸讀小法者所以驅之而使

從教法也孝弟睦姻人性善之學則進德而行成

也

春秋祭義亦如之

醉為人物災害之神亦如焉然

以邦比之法師四閭之

家衆寡辨其貴賤若

邦比言比法行於

胥比長也登登其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伍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

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

以役國事以相塗埋

先王既以伍法比其居不可無什法以聯其居若伍

而不作則人自為伍家自為伍矣以閭為聯則二百

人相保是見居者則保之相受是新徙者則受之刑

罰相及相共則惡者所同惡而無所比慶賞相及相

禁則善者所同好而無所蔽故聯比其民者所以欲洽其心也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作起也合其卒伍十人為聯則伍合二伍二百人為

聯則卒合二卒掌其治令戒禁刑罰軍法貴肅也

歲終則會政致事

會一歲所行之政而致其事於鄉大夫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

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

祭祀州社黨祭族餼役田役政州射黨飲酒之類

喪紀之數聚衆庭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閭胥卑於民為近讀法無時節說聚而比則讀之有

任恤敬敏者記之

凡事掌其比牒牒起擯罰之事

凡衆聚衆族而校比之牒罰衆擯罰朴也書其行則

不遺卒焉罰其過則不容小惡此周家之民所以能

遷善而遠罪也

比長五家十士一人

比長閭胥之屬只民推擇而為之非官司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舉奇衆則相

又相受則不相擠排相和親則不相乖離有罪奇衆則

相及猶今之連坐也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或自郊徙國中或自國中徙郊進退陞黜之法此言

六鄉之餘民也

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

當鄉之內遷徙直須伍長送付彼吏若徙于他處出

向外鄉則當為旌節乃行之

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繕之

居鄉無授出鄉無節此無柙著之人故以園土納之

司園掌園土之官其曰收教罷民又曰任之以事而

收教則非撤矣

遂入中大夫二人

六鄉有小司徒在六遂則為遂人

遂人掌鄉之野

野謂甸稍縣都六遂之地自遠郊達於畿中其政令

刑禁與鄉民授田簡兵教耕令賦起役之事無非本

於六鄉之成式特其文互見而言其稍畧耳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

為里四里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鄰五里為鄰五里

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言縣鄙舉中以見上下有縣鄙之形斯有井邑溝洫

之體此則親之至鄰則相鄰近也閭則同門里則同

居族則相睦鄰則相贊助而已鄙之名卑於常縣之

名小於州凡遂之制皆倣於鄉也鄉以國中民墾按

以行保伍之濶易遂之民野處四散保伍之法難行
 坊必經田野造縣鄙然後可以定民居制保伍以定
 民居與制井田以起軍賦不同井邑以四起數民居
 以五起數井天下之田用丘甸法比天下之居用保
 伍法故曰地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
 以時歲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
 治野以下劑致睦睦
 劑約劑所謂要書與旺以征伐用下地為率
 以田里安睦
 田則百畝之田里則五畝之宅
 以樂簪擾睦
 擾順也男女入之大欲
 以土宜教旺稼穡以興勸勵利民
 興勸謂興起人民令相佐助
 以時器勸睦
 時器耜以耕鉏以穫之類
 以疆予任睦
 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
 以土均平政
 土均掌均平其稅
 辨其野之上上地中地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畝田
 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畝田百畝萊百
 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畝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
 如之

歷城邑之居萊休不耕者里以歷計田以晦計田有
 污萊里無上下故里皆一屋而田有多寡遂田雖上
 地猶有萊所以統遠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澮十夫有澮澮上有澮澮上有澮
 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自一夫之田至千夫之田為遂遂澮澮所以通
 川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為徑徑澮澮所以通
 道於畿廣深各三尺曰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廣二
 尋深二仞曰澮至於川則集衆流而不可計以丈尺
 可以至於海矣遂上有徑可容牛馬溝上有畛可容
 大車澮上有澮可容乘車一軌澮上有道可容乘車
 二軌川上有路可容乘車三軌通道至此則車與
 無所不達矣凡此五溝五澮之制自禹以來至周始
 備九夫為井夫間有遂方一里十井有溝方十里百
 井為成有澮方百里千井為同有澮方千里百井
 為畿有川溝環澮澮環澮澮環澮澮環澮澮環澮澮
 非人力所能為也書曰濬畝澮距川川蓋山澤自然
 之勢正人曰凡天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此其
 大約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
 疾與其施舍者
 登上其籍也遂人上之於小司徒辨其施舍則病者
 得所養而壯者不得為游手矣

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

起野役若小司徒起徒役毋過一人之類此縣正受逐人之令也

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凡國祭祀共野牲

令野職野牲以六牲出於野者入於牧人野職薪炭疏材木之屬令委人以時歛之

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

令遺人天喪帥六邊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屬六

結籍及定陳後致之致於司徒也練舉棺索逐人帥野役屬六練及

度陳其野役以供使令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逐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三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逐大夫各居其遂以施政教遂師則贊逐人居司徒之職以治六遂之政令猶鄉師贊小司徒居於內以

治六鄉逐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

逐師所掌亦如鄉師亦二人共掌三遂

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馬辨其施舍與其可任

若賦職請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

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可食可耕也財征賦稅之事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水溢旱乾非一遂之民所能勝故移用他民以救之

凡國祭祀審其牲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王府成周之制使民各任其所賦若角人之齒角羽人之

毛羽掌蓄之締結皆當却賦之政令故野賦野賦傳以入於王府也

賓客則巡其道脩之凡其委積道脩行治道路也凡其委積

天喪使帥其屬以恤帝先道野役及定抱磨磨共丘龍

社及廢社車之役以恤帝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廢通歷執

練者之名抱磨持杖巡行而撿錄之丘龍廢後復土也廢車掘路載柳輪地而行君廢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平正其行列部伍比叙校比也

逐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遂大夫各主一遂猶鄉大夫各主一鄉但其官卑命

數皆減一等逐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

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

事

不言遂之吏而言為邑者自謂之邑在
甸則為公邑在家則謂之采邑小都則謂之都
邑凡氏之所聚皆邑也

正歲簡稼器備稼政

稼器耒耜鋤耨之類稼政若封疆徑術之類正歲十

一月農隙之時則簡之脩之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時
小雅云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收止烝我髦士此

與旺之意

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地治縣正以下

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實廢興之

四達謂夫家聚寡也六畜車軍也稼穡耕耨也旗鼓

與革也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

謂政教號令徵發校比之事

以領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贈其稼事而賞罰之

領田里謂一厘百畝之類分職事即九職之事稼事

方輿則起之使及時也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後後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

移執事治遂師所謂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

時而之也

既後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師帥每師上士一人

師帥各掌其師之政令祭祀

此野祭也或社或禋皆得祭所以致敬也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燬惡而誅

賞

周官校登稽比之政皆言衆寡而師帥獨言衆庶蓋

至於五百家則利足以同營害足以同禦斯可以言

庶矣衆至於庶則有燬有惡鄙師以時而數之又從

而察之燬謂成於鄉三物者因民之所好而興之非

有心於賞之也惡謂陷於鄉八刑者因民之所惡而

去之非有心於誅之也其終至於殺之而不忍利之

而不庸民日遷善遠暴而不知為之孰謂遂官果專

於耕而非教耶

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鄭長每鄉中士一人

鄭長各掌其鄉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

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非其民而用之則其旗鼓兵革

帥而至

先王寓兵於農若有師田行役則以旗鼓帥而至所

謂不教而殃民無有也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簡器稼器也而兵器亦與存焉有司遂大夫也簡選

也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

有成令躬往聽之歸而告成一節

鄰長五家則一人

鄰長五家則一人

里宰每主下士一人

里宰每主下士一人

邑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以歲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增其耕耨行其秩叙

耦耕兩人共耕歲時性即初定以合耦秩者原稼之

常叙者遷進之次

周家以農開國誠知夫熱耕凍耘實農人所以

勞激昂振厲不可不極其至故教稼穡則有遂人巡

稼穡則有遂師簡稼穡脩稼穡政則有遂大夫既教之

又巡之稼穡稼穡人無不曲致其意則民不敢不勉

矣猶未也至於合耦之耦與夫趣其耕耨鄭長里宰

復有以盡其職正之官又有以趣其稼穡而誅賞

之以旌其勤而救其不勉者則知先王設官以為農

如此其詳而官與民日周旋乎稼穡未報之中其情

無間所謂儲後南畝田畯至喜七月之風亦可想矣

後世以勸農為職者足不至田畝口不問稼穡常宰

一將要不過具文而已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歛其財賦

財賦之事非里宰所專必待有司之政會見先王取

民之有制也

鄰長五家則一人

相糾有所警而不為惡相受有所勸而必為善

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卒伍之設起於五家之鄰一鄰徙則一伍廢鄰不可

自徙必有故徙而他邑則隨而付之明其入自官而

徙非私遷也

金剛經卷第三

同禮

清源鈞礪丘葵吉甫學
慈谿晚學錢俊民重刊

地官司徒第二下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

師氏掌以嫗詔王

以嫗詔王專以從容和緩君之德不幸有過則有

保氏之官存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

至德者心所得於天之理誠意正心以求其至也道

則天人性命之微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

不用律

天下之方法也

二曰敏德以為行本

敏德強志力行蓄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

可見之跡者也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孝德者心心念念不忘其所由生之本知逆惡則以

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

為也

朱子曰此三德者雖各以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

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可以為成人者是以別

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蓋不知至德

則敏德者散漫而無所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有不

知道之識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德又無以廣其

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僅為匹夫之行而

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德則又無

以立本而有恃德之累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

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如此

教三行

朱子曰不本之以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加修

不實之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

事師長

三行似皆孝德之行而於至德敏德若無與焉蓋王

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

之非教者所得而與惟孝德則其事可措故又推其

類而無為友順之目以教之則學者有所持循而可

以進德矣

虎門路寢也居左者師左而保右也司祭也祭王之

視朝有善道可行則當前以詔王

軍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第

中中禮者失失禮者

虎國之貴游子弟皆宿衛者也以其在王宮而於王為

近且密師氏居虎門左司王朝而以嫗詔王則王之

所聞者善其所知者正道固可以格其非心然退而

祭之者舉則此心易得故必教國子以善使之宿衛
王宮則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無所不居州王誰與為
不善古之為官者納君於善而為君者置其身於無
過者莫急於此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於聽治亦如之使
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之門外且踞
屬上士府史胥徒也四夷之隸乃司隸之所掌者門
外中門之外踞止行人也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若出朝在野外則使之守蕃營之在內者大抵詔王
以燬使王之德足以服人則雖無城郭溝池亦足以
為國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

保氏掌三王之法以辨九門之治以辨九畿之廣以辨九

官以誅惡為職必以陳其刑以保王之身輔之翼之

而歸諸道

而養國子以道辨九畿之六藝一曰五禮

二曰六樂

雲間大尉大詔大夏大謫大謫

三曰五射

白矢剡注諫人參連并儀

四曰五御

鳴和鸞水曲遇君表舞交臂還禽左

五曰六書

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

六曰九數

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輪方錐贏不足勾股
乃數之增損一曰祭祀之容

二曰賓客之容

其儀有迎送燕饗故其容欲嚴恪矜莊

三曰朝廷之容

朝廷則疏跽如也鞠躬如也

四曰喪紀之容

始死則哭皇焉及殯則望望焉既葬慨焉如不及

五曰軍旅之容

禮記曰戎容暨暨果毅兒言容詔廷諸教令嚴肅

六曰車馬之容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禮記云車馬之美匪匪

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

其屬守王闕

闕宮中巷門使其屬守之者所以幾其出入從而諫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勳即今之提學官將以扶植正學而維持公論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不正其行則恐流於奇袤不強之道藝則恐失之鄙
樸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審其德能辨其能而可任於
國事者以教鄉里之始以詔諭正以行赦宥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語曰汝弗能救懲救者以禮防人之過也
司救掌萬民之哀惡過失而誅諫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案與正反惡與善死哀惡在心過失在事
凡民之有哀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吐諸嘉
石從諸司宰

讓者切責之罰者撻擊之士司寇之屬加之明刑則
去其冠飾而書其罪惡著之皆以明示諸人嘉石
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耻辱之坐日
則使司宰役以勞辱之焉

其有過失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園土
過失雖非故為讓之可也至于三讓三罰而不悛則
納之園土園土獄城也
凡歲時有災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
施惠

天患災異也民病札瘥也司救以救民為職故凡歲
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王命施惠所以振救之也
泥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一人

調和合也凡人之情方其有觸則怒怒則爭爭則鼎
鏝在前不顧也及其怨隙已成殺傷被執退省其身
已無生路追念其父母妻子不可復見未始不悔悔
而恨旁人之不救救止也先王灼知人情之隱設調
人以諧和於始使不至於此地患之至也

論人掌司萬民之難難而諧和之而殺傷人者以
民成之

成平也過誤後傷在此無
義合鄉里之民立為證佐以明其非本意以平其怨
怒之心亦省刑罰之一端也
鳥獸亦如之
過誤殺傷人之害者

凡和難父之讐辭逆諸海外兄弟之讐辭諸十里之外
從父兄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恥父師長之讐恥
兄弟主友之讐恥從父兄弟
和之使避不見則不讐也王大夫君也
弗辟則與之端節而以執之

瑞節玉節之刺圭也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
也王以刺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也子弟之心視其
父兄見殺見傷而從未減也則有所不能忍聖人又
恐其情便殺人之父兄者辟之遠方異地以伸夫為
子弟者之情弗辟則論其違令之罪而拘置之于其
地於過誤而弛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過讐之法為
在四海之內在千里之內與之同國而不報焉非臣

子弟者之情弗辟則論其違令之罪而拘置之于其
地於過誤而弛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過讐之法為
在四海之內在千里之內與之同國而不報焉非臣

子思得而報之也。孟子之志獲伸而亦在子思之外。在異國雖不得報亦足以慰其志矣。此謂人之官所以謂之和難也。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友讐之。

反復也。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已為敵而害也。鄭康成云欲除害弱敵其殺人者或逃向鄰國所之之國得則讐之也。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

殺人而義則彼必不讐也。然猶使之不同國先王不忍使人臣子與殺其君父者同處然既義而不同國則不可讐免讐之必死以伸義也。

凡有讐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成平也。讐怒平之則不至於爭不受平者為藉以記使其不可以再犯先動者誅則雖怒者不敢先發以讐于罪此皆息怒息訟之要術也。

媒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人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日月名焉。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判妻者夫妻有反目而相休者入子者已無嗣或入同宗之子以為嗣不記之則他日之婚姻無別入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媒而不令者罰之。

男女之奔不禁無故而不用令者罰其父母兄長。

與主婚嫁者也。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司察也。無夫家者而會之。

凡嫁子娶妻入幣帛無過五兩。

婚姻欲致一故用純色之帛五兩也。富者無過。

貧者亦可以及禮之中制也。

葬者亦可以及禮之中制也。

史氏曰男女生為夫婦死則同穴遷葬謂以死相葬。

婦嫁殯者謂以死者如夫皆不經也。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於

陰訟不可通也。勝國之社國之社而社有也。陰訟

聽于社。社。而社有也。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量謂執五

量以定木布之價度謂建五度以定布帛之制禁謂

壞法亂俗之物不償於市令謂宣教立政之事必憲

於民此八者司市之大經也。

以次叙分地而經市。

以次吏所治之會叙以所居之次為序。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陳列也。辨物物異肆也。

改令禁物靡而均市

物之後靡者易信民將異物而賤用物改必禁之

以商賈阜貨而行市

布謂泉也布所以權百物而通之貨苟不阜則布無

所通

以量度成賈而徵信

債買也價定則可以召買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質以人證劑以書約信立則無爭

以買民禁偽而除詐

買民胥師賈師之屬

以刑罰禁而法以去盜以息府同貨而餘賤

同共也貨之滯者以其價買之所以為飲物揭而書

之以時不時之買此所以賒之也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

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凡市入胥執鞭度守門

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其賈上辨掌旌于市以令市

市師泣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泣于市而聽小

治小訟

鞭度者無及之及繫銷于上則為鞭因其長刻尺寸

則為度爭門者執鞭以威之爭長短者則執度以齊

物一而用二也群吏自胥師以下平四正其分界

展成展者其貨之成否肆定物成乃真價之高下而

揭析羽之旌於思治而令市息次市之候標也其名

曰易使人見利而思義也介次市其各曰介義也
之問當其分定不致妄取也市師聽治於之
大胥師賈師聽其小此所謂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
達者也

凡萬族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地之

叙

期于市謂有買賣要約于市也辟布辟法布泉也謂

改法而用布也量度者米粟布帛之肆刑戮乃刑戮

而尸諸市者叙則所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者也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樂之

得遺物亦便置其貨於貨之肆焉於馬之肆則於

此之旁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以入官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結者使有利者使害者

使亡靡者使微

懲遷有無難資於商賈而作法以低昂實本公上而

習俗所係尤不可以不正

凡通貨賄以重節出入之

重節掌於司關故凡貨賄必用重節出則自市達於

門關入則自門關達於市

國山荒札喪之際民方困阨苟市有任則物貴而民重

困故市無任當是時民困於財若錢石乏則民蘇矣

宜錢作布也

凡市偏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

十有云在工者十有云

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數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此之數二十有四圭璧一金璋二命服三命車四宗廟之器五戎器六用器七兵車八數色九錦文十珠十一玉十二凡此在工者不得作也犧牲一布二帛三衣服四飲五食六五穀七菜實八木九禽十穀十一魚鼈十二凡

此在民者不得畜也商則賣此而通之賈則用此而粥之皆在所禁故分而言之皆有十二

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朴罰其附於刑者歸于

小刑已決罰必表憲其所犯之由中刑則行而徇路使人見報官之狀大刑不決罰於官府待其地朴以示之使其知司市而不可犯也三刑之外有犯五

刑者則歸于士師

命夫過市罰一妻命婦過市罰一帷世子過市罰一先王之法防人欲於未然之前不待其已然而禁夫市者不特抑之所在天下高技淫巧之物聚焉

一或過市則所見異於前奇靡淫侈之物得以蕩其心而所守變矣故以殺市之刑以儆之謂國如精市而論則所謂刑人亦憲徇於三者而已至於夫

人世子命夫命婦之過市故必罰其幕蓋帷玉所以重其無以自諱而見淫侈之物也國君而下尚

凡會同師後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債

市司即司市也所謂市者非特國市而已遠人五十

里有市市有使館則專以待賓客會同師役之事量

之與軍社亦有市矣有市則有賣債之事而當時未

嘗有外市之官特以國市總之惟會同師役之時則

市司帥賈師而從之是以國市之官而分任其事

賈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人掌成市之貨賈人氏牛馬兵器珍異

貨賈賈財物也人氏兵器珍異弓矢戈戟珍異四

時食物

凡賣賈者質劑焉大率以質小率以劑

質謂牙儉劑謂費買交約

掌籍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其簿籍制而攷之犯禁

者舉而罰之

度以齊其長短量以齊其淺深簿以一其布帛之幅

價而不惑

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貴賤各帥其屬而嗣

月更代直月以均其勞逸

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同地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開闢者與其或亂者出入相
陵犯者以屬游飲食于市者

古人有牧羊去敗群之說市者利之所存而為之
淵藪也周人特安善良保赤弱使市不滯於十肆
立司職一人專以察強暴為事憲禁令於市而禁止
之

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司執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犯禁則犯市之禁者不物者不物者之奇器淫巧不適
於用者皆是也搏伺而擒之

掌執布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徇於路且刑之便衆知畏而不敢犯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
之禁令襲其不正者

胥才智之稱市之有胥稱於胥師後世五百之徒耳
執鞭度以巡其前凡坐作出入各有職掌如有游手
行坐出入不正掩其不備而捕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罰之使出布

縣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物名相遠者相遠也
相遠者相遠也而平正之

名相近而實不同者使之相遠實相近而名不同者
使之相近平其價而正其物

飲其總布掌其禁令

飲其總布以輸於廩人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吏八
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古人賦錢於市賦粟於野故里粟布屋粟固所有也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徵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
其賈賈之物揭而書之以博不博而賈者

征布即廩人所掌之布征者正也徵市之不售而滯

者用貨財以飲也飲市之不售所以便商賈使無滯

貨不為其賤而賈之也以持不時而賈所以使民無
乏取不為其賤故賈之也

賈者各從其抵皆都鄙使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
後予之

抵本也即下文主有司也主者公卿大夫常在王朝
其都鄙則遣人治之有司則鄉遂之官宋熙寧間置

市易且謂成周之市法內帑出錢數百萬以為本市
易司遣人於嶺南諸處市貨以壓富商之利原其意

只為利耳豈東府之法哉
此除者祭法無過節日喪紀
民之急莫急於喪祭貧者至於號呼乞貸而無所官

至王所內之送令謂有王命從王國而此則以節與
傳出之送至畿

掌節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呂氏曰按春秋司城蕩意諸來介効節於府人即此
謂府二人也

掌節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
玉節美在中而暢達於外諸侯之象

守都鄙者用角節
角則致力於內而捍禦於外公卿大夫之象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畜金也以爲節

此鑄金爲節各爲虎人龍之象以山國多虎如晉楚
澤國多龍如吳越平土之地則人之如陳鄭之平原

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明其所往之邦焉竹也以爲
爲節其文彩使其華外著內有不變之剛外有

觀之文事王命而重使華也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重節道賂用詐節皆有期以反節

門關則以符合之貨賄則以重驗之道賂則以括表
之有期反節不獨民與商門關道賂之官亦必有期

而反弊則更爲邦國都鄙之使節反必有時守節易
世方反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傳者所以書其事與節相依而行故曰輔

者有象則不遠國土納之也

呂氏曰地王制爲之節達之於天下同其法則居
區都鄙則守之以爲重邇郊野四方則執之以爲信

命令假之而行貨賄待之而通逕朋比德不得以逞
其私美以一物之微所係於人心之操舍國勢之安

者若是其切豈非人主馭天下之機要也哉
問師中上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以其周知閭巷之情故曰問師
問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

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賦即九賦也邦中國屬不可以并論故二十而征一
四郊以下皆以百畝而徵賦民十一近郊於一十

分取一遠郊於一十十分取一分之率甸稍縣都於
一十十分取二蓋公卿大夫之受衆者自食其八以

其二賦於國關市山澤幣餘之賦則口率出泉也問
師之所徵者此也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以樹事貢草木任工
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

馬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
澤事貢其物

大宰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職問師言任民則任之以
其貢惟問師以貢而論則山澤之職無庸數萬此所

以列虞衡而爲二疏材之利盡未而已故不言臣妾
九職以虞衡爲次此以虞衡爲後者山澤之利與武

共之貢非所先亦不定其為何物也

無職者出夫布

無職者指間民夫布出天丁之布口率出泉也

凡歲民不畜者茶無特不耕者茶無盛不耕者無特不

盛黍稷樽周梓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不得衣衰

也罰之所以取之使自勉也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自六卿至邦國縣居中故特置縣師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繕三年大比則以攷群吏

而以詔廢置

此天下軍籍也其序自外及內著為一法也調發多

用外兵止及郊里六鄉之軍司馬不得而徵發之也

六鄉之軍專御王室犬比小司徒已攷四郊之吏縣

師亦攷之者小司徒掌教縣師掌勉其職各行其職

必攷察之而後其事嚴整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廬于司馬以作其衆

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以

帥而至

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於天下必有縣師闡此

先王之微意共皆民也發民為兵而主民之官不應

不矢故以其屬受司馬之職也起其衆而

重輦而後會其車人之卒伍人有入之卒伍車有車

之卒伍會而聯之則有旗以為之指麾有鼓以為之

號令有弓矢及矛戈戟以為之擊刺使之各備其物

然後帥之以至

凡道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大司空以室數此所謂量其地以土宜之灋辨其名

物而制其界域也

以歲時微野之賦貢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立即四邑為丘乘即四丘為甸之所出總名之曰丘

乘軍制之始也世之言軍制者曰五人為伍至萬二

十五百人為軍六鄉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為千乘

幾十倍其數則七十五萬人為萬乘是每乘當用七

十五人今以丘乘推之四丘為甸之為井凡六十

有四其為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以五百七十六夫

而使之共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安卒七十二人其

軍制亦只用七十五人何也曰家出一人為正卒此

徒役之大數甸出革車一乘此出軍調發之數每次

調法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車其

餘未調發者可以應八次調發之數所謂萬二千五

百人為一軍者六鄉也鄉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

故軍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數今諸乘為一軍而亦有

伍兩卒旅師軍者何也曰居鄉則有寓兵之制出師

則有部伍之數古者軍國異容不明言之六遂之間
既以伍兩卒旅師軍為萬二千五百人之聯及其用
亦以萬二千五百人而統之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法
使其戰陣行列無異乎平時統率之義此丘乘之制
其政令於是乎出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流作其同徒
若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同徒同井而稱同里而居也縣師之流於司馬稍人
又受之於縣師以見小大之相維也

大喪帥營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營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帥之以聽於司徒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
以詔地求

此以膳羞奉養為主使膳夫庖人得以別其品也
王巡守則夾王車

使王知四方土地之利害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志如宋志鄭志載一方之事使王有所觀視而知其
始末

掌道方志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此以次舍居處為主使掌次掌舍得以辨其宜也
王巡守則夾王車

遺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
難門關之委積以待孤老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

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山荒凡賓客會
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一廬有
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
有候館候館有積

近有廬遠有宿又遠則有市自國野達于天下山無
飢渴之憂夜有寢處之便則亦何憚於從事哉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巡而比之則所積皆有常物以時頒之則所施皆有

實惠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旅師掌聚野之糶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糶粟合耦于耜而不趨合耦之令罰使出粟屋粟有
而不耦載師所罰之粟閒粟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

之征粟聚此三粟用之以施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

以治地之約契業民數而致之頒其積平其興乃頒

我所積之粟以平粟價之與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調
其急平其興正是旅師之義
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以新此之轉徙不一予而不取必長將情之習故定

飲之之法

凡新此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嫩惡為之等

新此以凶荒補助使無征役久之自不能免嫩不易

之上地惡則再易之下地

委人主飲野賦與遺人在道以供賓客

委人掌飲野之賦飲薪芻

薪以給內外襄豐燕之用易以給牛馬之用委人飲

之甸師

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疏材百草之振實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爵族凡其餘聚以待頒賜

餘聚縣都所聚之物

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

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芻薪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

其野固財用

薪蒸共炊燎木材共張事疏材可助水泉以供馬牛

古者師行三十里必有路室之委此謂野委路室必

有番籬之固此謂野固兵器以助其守衛之用也

凡軍旅之資

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謂之軍旅之賓客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謂之厲禁而守之

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有禽獸之處則為苑囿以林

木為藩羅使其地之民避厲守之

凡田獵者受令焉

受命於迹人則不至罷民力

易氏曰田之義有三大田之時虞人萊所田之野教

民以戰陳之事天子乘輦路建大常見於司馬是也

其次牧畜于園設園游之禁以時取其獸而不廢乎

祭祀賓客之用天子載旂章之旌見於圉人是也若

夫邦田之地政非園人所禁之地亦非大司馬所萊

之野平田之地迹其禽獸之所萃者故謂之迹迹人

若掌其地政則為之厲禁以守之當邦田之時天子

載木路巾車所謂若路以田者也此也

禁苑者與其類天射者

虞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虞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賚食

虞人掌米即九穀之數以知廩米之數匪頒賜賚食

以隨其數而出入也賙賜王之親好所賜禾也稍食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殺用以治年之凶

數猶計也年通豐雖粒米狼戾不後於有餘年適凶

雖饑饉若瑞不苦於不足以有治之之術

萬民之食食者人吧補賦兩上也也。曰。謂中也。人。下也。

六斗四升曰。謂上豐年。中常年。下儉年。言一月食米。

若食不能人二。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牲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糈與其食。

行道曰。糧止居曰。食。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接讀為。接。接以授春人使春之。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舍人掌。平。官。中。之。政。

正宮。宮正。均其稍食。右宮內宰。均其稍食。所以平官。

中之政。舍人也。

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財。守米穀之數也。分分送宮正。內宰。使頒之也。以給。

宿衛之人。

凡。祭。祀。共。其。饗。賓。之。陳。也。

簋以盛稻粱。簠以盛黍稷。

宮。容。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皆米。芻禾。

皆米。設於中庭。車米。設於門外。

祭。紀。共。飯。米。熟。穀。

飯米。飯。合之米。熟。穀。于。梲。旁。

以歲時。縣。種。種。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

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九穀以粟為主。

若穀不足。則止餘。澤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

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大事。喪戎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為文昌第六星。祿之為言穀也。則以掌天下之

穀。數。謂之司祿。文。關。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種之。種。種。知。其。名。與。其。子。

宜。地。以。為。澤。而。縣。于。邑。間。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歛。

周之井田。借民力以耕。非復有所歛。則司稼所謂以

年之上下。出歛。澤者。蓋年之上。則為民歛。而歲之於

年之下。則為民出而賑之。此即倉人所謂有餘則歲

之以待凶。而頒之之義也。

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

人。奄。二。人。女。春。枕。櫛。二。人。奚。五。人。

枕。杼。杼。女。曰。也。

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盛。盛。之。米。

器。實。四。簋。供。之。饌。人。

賓客共其牢禮之米。

以實簋簠供之於掌客。

凡饗食共其食米。

饗禮燕燕與食。

掌凡米事。

饗人奄二人女饗八人奚四人

主炊官。

饗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

凡賓客共其簋簠之食饗食亦如之。

菜餚人奄八人女稿每奄二人奚五人。

稿人掌共內外朝凡食者之食。

凡散也天子有三朝此特言內朝外朝而不及路寢

之朝非冗吏治文書之所也。

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士庶子即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

掌養老之禮。

養犬豕曰豢不於饗人言者其共至尊雖其潘闕

反要諸餘不可棄也。

陳君舉曰內外朝之冗食者之食見於稿人之職而

主之奄人意者如後世所謂賜食或取之內厨者是

也類考叔為穎谷封人有獻於莊公而公賜之食以

此類推之亦所以示其隆禮愛賢之意而稿人共冗

食者之食其猶漢世之所謂主熟食者乎。

掌炭下士三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凡炭物炭物之微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

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荼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

既夕禮茵用荼末入壙之時先鋪於下鋪二於下

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

微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茶茅蒺藜材之類。

掌屨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掌屨掌欸互物屨物以共閭閻之屨

互物龜鱉鱉屨屨物屨

祭祀共屨器之屨

屨可以白器令色白

共白盛之屨

盛猶成也謂飾將使白之屨

陳及之曰先王之時凡民於田稅之外至有趨末作

者一切微其物大意欲仰末重本耳

總論司徒官屬

陳君舉曰周禮六官大宗伯治禮司寇治刑司馬治

政司空治事天官治典最難攷然其職無非切於王

后與綱紀出治之所猶可說也至於地官掌教則又

難曉焉以屬官攷之自鄉長至比長自遂人至鄰長

皆鄉遂之官自司市至泉府皆掌市井自司門至掌

節書掌門閭自閭師至稍人則掌貢賦立乘之官自
 土訓至誦訓則掌王巡狩備顧問之官自遺人至采
 人而至於茶廩之掌則道路委積田獵廩給米穀
 欵 壙之 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 司
 教五六員而已其他則六鄉六遂分 里征款財
 賦紀綱市肆管鑰門閭當時謂之教典何也說者謂
 司徒典教止五六人而其鄉遂關市道路之官其分
 托焉非專於教事是以教官為後世治文墨語言誦
 授者設也殊不知王教既即經籍始八為井五
 五為軍市有真居里有縣比無不事同而心誠生厚
 以道德之意厚之於定而慮不庸事同而心誠生厚
 而德優焉耳而某處以服役上令是日教與師保諫
 救調媒之官則其導婚馬前禮刑判合昏冠者也豈
 徒謂是哉誦詩述風化之由蓋子言王道之本無非
 田園之事誠知者後世政教殊執聽理之問不登
 於廟堂往往大臣 學置博士弟子員則曰是志
 於教 何以納民於善哉

官之屬元有六十九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鬱人	鬯人
雞人	司尊彝	司几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祧	世婦
內宗	外宗	冢人	墓大夫	職喪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矇	眡瞭	典同	磬師
鍾師	笙師	鐃師	鞀師	旄人
籥師	鞀師	典庸器	司干	大卜
卜師	三人	龜人	巫氏	占人
筮人	占夢	巫比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大巫	小巫	馮相氏	保章氏
內史	外史	御史	巾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都宗人	家宗人	

按俞庭樞復古篇王次點訂義刪出十七官添入
 鼓人舞師二官又添入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
 掌客掌訝掌交七官正合六十之數

今訂定禮官之屬六十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鬱人	鬯人
司尊彝	司几筵	典命	典祀	宗祝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矇	眡瞭	典同	磬師
鍾師	笙師	鐃師	鞀師	旄人
籥師	鞀師	典庸器	司干	大卜
卜師	三占	龜人	巫氏	占人
筮人	占夢	巫比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大巫	小巫	馮相氏	保章氏
內史	外史	御史	巾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都宗人	家宗人	

簪師 簪章 司干 鼓人 舞師
 典庸器 馮相氏 保章氏 大卜
 卜師 龜人 筮人 占夢 眡祲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都宗人 家宗人 犬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掌客 掌訝 掌交

春官宗伯第三上

清源鈞疏
 慈谿晚學錢俊民重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
 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命伯夷典三禮曰秩宗周人因名曰宗伯
 禮官之屬

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
 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
 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宗伯之職掌三禮之天祿人鬼地示諱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

建立也立祀祭享之三禮

以吉禮事邦國之神示

祭祀有受福之理故曰吉上以神鬼示言上下也此
 以鬼神示言内外也

以禋祀昊天上帝

精意以享曰禋昊天言其體也上帝言其主宰也冬

至物生之始祭於員丘陶匏黍稷掃地而祭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日月星辰必以氣臭而達之實牲燔氣臭上達

以類燎祀司中司命司閼師雨師
 司中司命文昌第四卷五星月離于箕風必揚沙風

師其也。月離于畢。滂沱矣。兩師畢也。極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于上。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以上祀天神。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地道有幽陰之義。故求之以血。社祭五土之示。稷祭五穀之神。五祀中雷。井。門。戶。竈。五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中嵩也。

以狸沉祭山林山澤

山林之牲。理之。以澤之牲。沉之。

以鬴通祭四方百物

鬴。肆而磔之。牽制而磔之。此蜡祭也。合聚百物而索享之。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

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記云。年不順成。以肆。雖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

輪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宗廟有饋。粢禮既裸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饋。有醢醢而饋。有饋食禮。禘祫四時之祭。皆然。以上

以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葬禮哀凶札。

以禮哀痼疾

謂水火之災

以禮哀禮哀國敗

禮謂合財以補其乏

以恤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覲。猶

勤也。遇。猶遇也。王事也。遇。猶遇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時見無常期也。殷。猶聚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

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乃為壇。合諸侯以命政。其來必

同。故謂之同。

時聘曰問。殷。頻。謂曰視。

此王人所以實於諸侯。時聘施於時見之後。殷。頻。施

於殷見之後。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

坐作進退。以鼓鐸鐃。鐃為之節。而不可亂。

大均之禮。出衆也。

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均之。所以恤之也。

大田之禮。備衆也。

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

大役之禮。任衆也。

城郭道塗之脩。宮室橋整之役。

大封之禮。合衆也。

正封疆。溝塗之固。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

親成男亦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射雖王亦立賓主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學者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諸侯來朝曰賓其曰客

以厭醢膳醢之禮親兄弟之國

祭社稷曰醢祭宗廟曰膳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王昏姻甥舅

以尤儀之命正邦國之儀

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壹命受職

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天子之下士皆一命

再命受服

子男之卿公侯伯之大夫夫子之中士卿大夫服玄

冕士爵弁

三命受儀

公侯伯之卿王之上士位始有列位於朝

四命受器

王之大夫公之孤三命以下祭器不備假而用之至

是始受祭器

五命賜則

子男之君待用治都鄙之八則

六命賜官

王朝之六卿有都得置官屬治其家邑如諸侯故曰

賜爵大夫不得其官有地而得置官者設一官耳

七命賜國

子男未足為成國之稱至侯伯然後可以為國

八命作牧

諸侯之長謂之牧

九命作伯

上公有助德者加命有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等差等也

王執鎮圭

鎮以鎮安天下琢以四鎮之山

公執桓圭

桓圭者若屋之桓桓上公為二伯執之有柱石之

侯執信圭

信圭者若信曲者為躬以伯次於侯而稍屈

子執義圭

義圭者若義曲者為躬以安人為事故琢疏圭制

子以養人為事故琢疏圭制

下方上員取象天地內有孔謂之好好有玉謂之內

肉倍好為璧好倍肉為環

以禽作六幣以等諸臣

鴈雉至也所執以白也

孤執皮帛

孤特立無朋也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

執事
羔小羊群而不羣跪乳而有禮欲其恭也

大夫執鴈
鴈來從順時行列有序大夫以進退欲其知時也

士執雉
雉五色取分而守死欲守節也

庶人執鵷
鵷取其不羣鵷府吏胥徒庶人之在官者欲其相須以行也

工商執鵒
欲其守時鵒古之工商亦有見君之理如工執藝事以諫鄭商人以乘韋先以牛犒師之類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衣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五色土
其象天地色黃琮以方象地東方立

青圭以象東方物之初生南方立夏

赤璋以象南方物之明達西方立秋為

白琥以象西方物之嚴肅北方立冬為黑

璜以象北方物之壞發

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汪氏曰以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此天地生成之道也以中禮防之以和樂防之此聖人成天地之

陰陽非陰不成陰非陽不生成萬物者地也而

星辰風雨霜露皆天者皆天產也天產有散

有凝然者為地產也地產有聚有散

天也而地產不能以自生故必有地產以作之地陰

也山川丘陵原野皆地產也地產以動以

植以成以成非以地產作陽德乎此

天地生成之道也然陰陽天地之氣也氣偏勝則為

我為陰而贊天地化育者則有聖人在天為陽也陽

動也動之過則流行陰或違乎中是陰反為陽所

勝故聖人以中道而防之蓋禮由陰作也禮者有所

止則陰陽得中矣地產陰也陰靜也靜之過則閉固

空塞以愆和是陽反為陰所制故聖人以和樂防

之蓋樂從陽來也樂有所鼓則陰陽得其和矣

聖人成天地之道乎下文又云以禮樂合天地之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

致百物
幽焉而事鬼神則天神地示人鬼可以感格明焉以
諧萬民則自朝廷以至閭巷無不得其序而和微焉
以致百物則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脣張宇雷聞
無一物不得以遂其生矣此感應之深妙者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縣縣濯

二省牲饗奉玉齎詔大饗

宿致齊也准臨也大號所以詔大祝以為祝辭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

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祭則薦豆籩祭畢則徹此王后之事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載承之以往也酌鬱鬯載於璋瓚往而禮賓

朝覲會同則為上禋

出接賓曰擗入詔禮曰相

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償

償進之也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旅非常祭也因變故而合祭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王封諸侯取大社土苞之以白茅而封之故太宗

伯先告焉敬其事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小宗伯之職達掌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右陰也地道尊右故社稷居之左陽也人道尚左故宗廟居之

五帝於四郊

兆為壇之營域四郊蒼帝東赤帝南白帝西黑帝北

黃帝同位於南火生土也

四望西顧亦如之

四望四鎮五岳四瀆凡名山大川之在四方者皆祭

而祭之日月星辰四類也日出於東月生於西其類

宜東西司中司命陽也其類宜於南雨師水也其類

宜於北風師亦宜在於東箕東方之宿也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山川丘陵墳衍能興雲致雨則因其所在之方而祭

之不為兆域也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祭其所不當為令其所當為也用等牲器粢卑之差

辨廟號之昭穆

朱子曰天子之廟七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

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

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

向南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每一易世而一

遷其遷之也新主附于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

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

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三世

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昭穆親則

祧者不遷祧者祧則昭者親父為昭子為穆父親

也親者遷則不可不別祖為昭孫亦為昭祖為穆則

孫亦為穆祖尊也尊者遷則不遷於無別故孫可以為

五父尸子不可為父兄以昭穆不可亂也武王初有

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紂居昭之北廟太王居

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

之主以行故書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祖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者司將事于四望

主將有事則小宗伯以職當與祭於軍中四望之祭

必建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焉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饗饋于郊建頒禽

甸謂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饗饋也以禽饋四方

之神既饋獸于神乃頒之於人而後民也獻神

用其大故曰獸頒人用其小故曰禽

大蕤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執事大祝

王崩大肆以秬鬯與士婦

大肆陳尸而伸之謂浴也以秬鬯浴尸

及執事澼大斂小斂帥異姓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

之外及執事肅獻獻器遂哭之

將葬獻明器之材則戚而哭焉

卜塋兆南宮反南亦如之

兆塋塋域甫始也葬葬地為塋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塋而祭墓為位

位塋位也

凡王之會同軍旅旬時役之禱祠辨反志儀為位

肄習也

國有禍災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職類社稷宗廟則為

位

合聚其神而禱祀之故曰類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辨

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大宗伯者禮之所當用辨師則備陳其物以致用故

曰立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玉取陽精

以事神牲色之純者下只言牲色不必純也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贈作

祭祀所以祈福弭災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展者閱也色純為犧體完為犧職人充人也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

宿元卜祭之夕

既祭濯如之祭之日表盥盛告濯展器陳告

作及果饗饗

饗者草蔬以爲饗

相治小禮辨其儀也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兆塋之域神有兆尤有廟禁其所不得為令其所

當為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進進凡烹飪饗果饗

饗也饗人共之辨師祭饗以和之裸則小宗伯將之

辨師贊也

大朝覲佐饗共設篚豆之禮

飯以賓幣饗以賓醑醑

侯伯執圭與視侯于疆及郊

侯伯執圭與視侯于疆及郊

大長六卿以幣則祭饗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

女之衰不中法者

衰各有升數多必

且授之杖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社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類造類其事以告天封累土為壇其之所有山川

則祭者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皆具

為位

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為師於造軍法者稱其

勢之增培也

嘗之日社卜來歲之麥

嘗當新也此莫之功卜問來歲宜焚不

獮之日社卜來歲之戒

秋田為獮戒不虞也

社之日社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大故水旱凶荒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

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

宗伯之禮

凡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裸器謂彝及舟與瓚

凡祭福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甕而陳之

天地至集不裸祭祀宗廟社稷山川四方也賓客亦

有灌事以待神明之進待賓客之至也

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

玉謂圭瓚璋璚

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

已上言裸人周旋裸禮之次序

大裘之緦其肆器

君設大裘造內水馮水夫設夷繁於水馬士併瓦

繁無水設牀檀醕第有枕此謂肆器

及彝共其裸器遂經之

遣奠之彝與瓚醑之於祖廟增前明奠於此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聲之卒爵而飲之

量人制從獻之膳脯裸祭事之始聲受福之嘏聲之

誤也王酌尸尸嘏王此卒爵也與量人受舉聲之卒

爵而飲之使執事皆得以象禮也

宅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宅人掌其裸器而飭之

相如黑黍一稭二米釀為酒

凡祭祀社壇用大壘

社祭土用瓦壘以大壘出於土

凡用醢醢

風雨水旱疫癘之災則祭於國門。柜也。用醢醢取其質也。

廟用修

修則飾之以彩色。人道尚文。

凡山川四方用屨

屨履白

凡裸事用襪

概漆屨。屨平。

凡臨事用散

無飾。故謂之散。

大喪之大綱設斗共其象也。

鬯酒非如三酒可飲。故用以沃尸。潔尸。使香美。

凡王之齋事共其拒鬯

給泔浴也。

凡王弗臨共介鬯

天子無擊。以鬯為擊。介鬯以介致之而已。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

夏禴。禴用雞彝。鳥彝。皆有舟。

鷄東方之畜。故春祠用之。鳥朱雀鳳也。故夏禴則用。

南方之象。舟備鬯之乏。如樽之有壺。備齊酒之乏。舟。

如今之酒船也。

其朝踐踐用兩獻。結搢。其再獻用兩象尊。

其朝踐踐用兩獻。結搢。其再獻用兩象尊。

既裸出迎牲而入。殺牲而獻血毛。始行朝踐之事。用。

兩獻。尊盛醴齊及薦熟之時。再獻用兩象尊。盛盞齊。

必用兩尊者。王酌其一。后酌其一也。

皆有壺。諸臣之所酢也。昨一昨。

此酌尸之時。王酌尸酌朝踐之尊。醴齊后酌尸酌再。

獻之尊。盞齊諸侯為賓。即酌盞齊外無異尊。故不必。

言。

秋嘗冬烝。裸用鬯。黃桑皆有舟。

康成讀聲為稼。謂秋者禾稼西成之時。故用鬯。黃。

桑畫為黃目。冬者萬物歸根復命之時。蟄坏其封。故。

用黃。黃者土色也。

其朝踐用兩尊者。其饋獻用兩壺。皆有壺。諸臣之所。

酢也。

春耕故用犧尊。夏假大也。故用象尊。秋斂華就實。故。

用觶。觶無足之尊。冬勞乎坎之時。故用酒壺之尊。藏。

以勞之之意。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雖彝皆有舟。

時祭之外。親遠為遷之。廟主追而祭之。謂之追享。親。

近為祖。為考。每月朔朝於廟。謂之朝享。虎為義獸。雖。

為知。取其知義也。

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壺。諸臣之所。

酢也。

大尊。大古之瓦尊。有反於後。始之。山尊。畫為山形。

致養之義。

致養之義。

摹成物體爲畫。

10

不言九命七命五命者。據就封爵外。則為加等之禮。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祭。則下其君之禮。一命
未嘗。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終焉命。以皮帛。繼小國之
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官室車旗衣服
禮儀。各隨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
卿。亦如之。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
各隨其命之數。

上公至尊。得以立孤。孤所以相猶。據時所立。諸侯生
之相。

燕杞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與和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地。掌其政令。

外祀國外之祀。兆謂之壇。其兆之外。皆有墜域。祭令
不嚴。則人或敢褻慢。神不顧享矣。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殺役十司。隸而役之。
修除治其壇域。雜其草萊。微名。殺役十司。隸而役之。
則不至勞民也。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將祭。則致其潔。祭則致其嚴。

守桃奄八人。女桃姦廟二人。奚四人。
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其遺衣。服衣。

桃遷主也。先王先公則桃于后。遷之廟。遷衣服。大
之餘衣。

將祭。祀則各以其服。履凡。

古人祭祀。用尸。蓋有意人之意。氣。而
依名。以此求神。宜其享也。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祕則守桃。黜至之
令其新祭也。

既祭。則藏其尸。肅去。與其服。隋一憲。
隋尸所祭。肺齊。豨。豮之。龜。理之。於西階之東。服則藏
於廟。

職。燕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燕。燕。掌。侯之燕。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燕。以國之
典。禮。燕。其禁令。序其事。

燕。燕。之禮。有。中。而。階。上。者。有。不。及。于。中。而。階。下。
者。有。不。及。于。中。而。階。下。者。有。不。及。于。中。而。階。下。者。

親者。職。喪。之。則。五。服。有。制。殯。歛。虞。祔。含。槨。贈。贈。
有。定。法。不。可。過。亦。不。可。不。及。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以王命往。有事。謂。含。禮。贈。贈。之。屬。詔。贊。主。人。以。命。

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
號。祝。辭。也。

凡公有司之所。快。職。喪。令。之。趣。其。事。
治。喪。已。見。葬。入。則。趣。其。事。而。已。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

大司樂。掌。成。均。之。禮。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人。
大司樂。掌。成。均。之。禮。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人。

成均國之大學所謂養國老於上庠是也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古之教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章舞象登瞽瞍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所以和平其善心湯得其邪志莫急於此此大司樂所以延請有道有德者而使

死則以爲樂極祭於瞽宗

辟雍天子之學四門四庫四門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南學爲成均北學爲上庠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祿庸孝友

禮樂相須而行樂雖主於和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

德教也庸日用常行之謂孝友見於事親從兄之間

皆樂之德也中和出於性情樂之本也其間節奏各

有條不紊之肅然也祿也條暢流通絡繹不斷是

也易子諒之心油然而生使人各知事親從兄是

孝友也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樂語非特詩歌凡見於言語之間有感動人處便謂

之興託物引類有發人處便謂之導從容和緩

意微婉便謂之有聲語語可以傳便謂之

忽有所得心中自悅發之於口便謂之言抑揚高下

相與酬酢便謂之語他時爲公卿大夫奉命周旋出

入專對自然聲氣和平矣

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雲門大卷黃帝樂也言德如雲之民得以有族類

也大咸堯樂也言其德無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

能紹先之道也大夏禹樂也以其治水之功有以安

中夏也大濩湯樂也言其救民也大武武王樂

也言一衣而布天下也

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六樂以教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此作動物

六律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中呂應鍾南呂大呂夾鍾中呂黃鍾子氣十一月

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氣十二月建焉辰在玄枵

大簇寅氣正月建焉辰在娵訾夾鍾卯氣二月建焉

辰在降婁姑洗辰氣三月建焉辰在太梁甲子己氣

四月建焉辰在實沈蕤賓午氣五月建焉辰在鶉首

林鍾未氣六月建焉辰在臨火夷則申氣七月建焉

辰在鶉尾南呂酉氣八月建焉辰在壽星無射戌氣

九月建焉辰在太火應鍾亥氣十月建焉辰在析木

辰與建之錯實慶如表裏然其合也相生則黃鍾

子宮下生林鍾林鍾未宮上生太簇太簇寅宮下生

南呂南呂酉宮上生姑洗姑洗辰宮下生應鍾應鍾

亥宮上生蕤賓蕤賓午宮上生大呂大呂丑宮下生

夷則夷則申宮上生夾鍾夾鍾卯宮下生無射無射

戌宮上生仲呂仲呂巳宮上生黃鍾子丑寅卯辰巳

六為下生午未申酉戌亥六陰為上生此隔八相

之說也五聲八音見後

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

以祀天神

庭奏以陽律為調升歌以陰呂為聲黃鍾律之首大

呂呂之首子與丑合雲門為舞之首故以祀天神

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大簇陽聲之次應鍾雖非陰聲之次然其位在亥寅

與亥合也咸池為六舞之次故以祭地示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姑洗辰律南呂在酉辰與酉合舜始柴望於方岳故

舞大磬以祀四望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函鍾即林鍾蕤賓午律林鍾在未午與未合禹治水

導山川故舞大夏以祭山川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祖

夷則申律小呂即仲呂其位在己己與申合也革命

自湯始故舞大濩以享美姬姜姬履大人跡感神靈

以生后稷此周之先母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無射戌律夾鍾在卯卯與戌合武王造周故舞大武

以享先祖

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

為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羣神及山林之示

三變而致羣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

示五變而致介物及主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此一節謂四方百物之祭也變一成而又更主示

原照及平地之神象物日月星辰之屬致者使之自

至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能必其至哉亦

意其來於而已矣

凡樂圖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商應鍾為羽

蕤賓為商之管雲和之管應鍾為商之管應鍾為商之管

國丘奏之者樂六變則其律皆可得而後矣

薛氏曰五聲商為中而祭與佩玉無商者趙溥曰商

聲金有聲周家木德金能剋木故作樂者去之雷

鼓雷鼓六面之鼓孤竹傳生之竹雲和山名黃鍾曰

樂用國鍾鼓取雷名管取陽聲瑟取雲和舞取雲門

而丘之體又象天之圓祭之日用各至一陽之始生

以樂求類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而不降此其

所以可得而禮也

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商應鍾為羽蕤賓為商之管雲和之管應鍾為商之管應鍾為商之管

幾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麗日至於澤中之

方丘奏之君然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後矣

樂用林鍾終於南呂言地應其物之長而能作成萬

物也故說其德之靈管象其生之靈樂象其有

容成地言其澤無所不備而丘之體又象地之方祭

之日用夏至一陰之始生以新求類地示發得而不

出乎

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
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於宗廟
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人道終乎北虛危有宗廟之象故人鬼用亥子丑之
律黃鍾大呂應鍾是已大簇為人統故兼取東方之
律路四面陰竹生於山北龍門山名九德之歌六府
三事聲舞次於咸池取其繼絕而應善盡美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以聲展之
宿縣祭前之夕列之於筭簋前期之夕扣擊其鼓而
後省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
奏昭夏

鍾師有九夏王始祭入廟祭畢出廟門奏王夏言王
德之大也迎尸送尸奏肆夏肆夏也也裸後牲出
入奏昭夏取其昭明也

師國子而舞

奏夏之時帥之而舞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大饗饗來朝之諸侯不迎牲故不奏昭夏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

夏樂章之大者

及代令奏騶虞

騶虞召南之卒章

諸侯以弓矢舞

射必執弓矢而舞所以為升降之儀

王太食三有皆令奏鍾鼓

太食辨日之食也食飲膳羞所以養氣體宥之以樂
所以和其心充其會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大獻獻捷於祠愷樂也愷樂獻功之樂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也同與哉諸侯薨令去樂

四鎮揚州之會樞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

之霍山僂僂也

大喪大出大戮大臣死凡國之大變令弛縣

弛縣下也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以聲愷樂

淫聲鄭衛之聲過聲失采樂之節也於亡之也

淫聲不恭也

大喪大出大戮金樂器及在藏樂器亦如之

二臨也藏興也臨望師師之屬藏殯埋也

樂師常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凡舞有帔有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旌舞有干舞有人

舞

按全羽羽折白羽皇五彩羽為鳳凰形旌龍牛之尾

干干櫛人舞手舞也社稷以帔宗廟以羽四方以鳳

辟雍以旌兵車以干星辰以人

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舞車亦如之

肆夏采薺皆逸詩行則綏綏必直遂故奏肆夏

環拜以鍾鼓為節

環拜王拜于中群臣環列而拜于外乃祭天地祖宗朝日之時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

騶虞掌田獵之官召南詩

諸侯以狸首為節

狸之為言不來也狸首為不朝之戒其詩曰魚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爾庶士小大莫廢御干君所以燕以處則聞則樂

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

詩見召南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序事以序用樂之事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

小舞小祭祀也詔昭瞭者扶瞽者來入卑緩以舞

及散帥學士而歌散令相

學士卿大夫諸子學舞者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

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樂器明器也帥樂官以陳之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父兄有爵於國者曰國子無曰諸子以衆言也書名于版以待有用則致之

春入學舍

舍即釋菜即釋禮有釋奠有釋菜奠厚於釋菜奠薄於釋菜蓋釋奠有迎牲有酌獻有投舞者器之禮所以致恭於先聖釋菜則不舞不投器不殺牲但以蘋蘩蕒藻之類告虔於先聖而已

秋頒學合聲

周建五學其中曰辟雍春令學士始入學所入者辟雍也總會於此以觀其能至於秋則分而康之宜學禮者康之贊宗宜學書者康之上座宜學干戈者康之東座宜學言語者康之成以春屬木木曰曲直而生乎地故合舞以春以順乎陽秋屬金金曰從革而主乎言故合聲以秋以順乎陰

以六樂之會正舞佖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樂序官中之事

序王宮之中國子之宿衛而學道藝者則掌之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饜其不敬者

饜與饒同饜也

巡拜列而撻其怠慢者

按以荆朴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新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磬

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筭者編鐘八編磬八共十六枚同在一簋名謂之堵堵之半也十六編鐘為一簋十六編磬為一簋名謂之肆肆陳列言其全也官縣四面象宮室軒縣三面其形曲春秋傳曰曲縣繁縵判縣二面特縣一面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瞽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奏歌其樂者瞽矇也所以相瞽而奏歌者眡瞽也

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

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鍾宮之管九寸九之其數八十一三辨宮而去一下生徵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三分角益一而下生變宮益一而上生變角其數五十七三分變角益一則生大呂餘律依此則還相為宮之

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八音直八卦金鍾也屬兌石磬也屬乾土埙也屬

革鼓也屬坎絲琴瑟也屬離木祝敔也屬巽笙簧

也屬艮竹簫管也屬震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此樂之所以成也

教六誥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風二南及十五國屬雅大小雅頌三頌此興所以制作風雅頌之體也其詩三百篇其數比者以候狀此興若松柏之固也合而言之曰六詩理言之故曰六義

以六德為之本

中以六德為之本

以六律為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

下管播鼗鼔小奏鼓吹

歌在土匏竹在下故云下管故播樂器先擊小鼓乃

擊大鼓陳列也奏鼓以導引之也

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射節王歌騶虞之類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吹律知吉凶也管師曠曰吾師曠也

大夷帥瞽而獻作履

死則陳儀物於庭序以與觀者之飲故故曰庭以掌樂知王德之成故帥之以作履

凡國之瞽矇正焉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頌簫管絃歌

鼓如鼓而小持其柄推之旁耳自擊祝如漆笥中有
機如木虎也頃燒土為之大如鴈卵簫長尺二寸管
如篴六孔絃琴瑟之類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
與饋廟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陳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

未

國語曰聲應相保曰和

瞽朦掌播鼗祝歌壎簫管絃歌

播謂發揚其音

詠誦詩世奠繫鼓瑟琴

詠誦其詩而及於世乃定樂章而係之如商頌作於
高宗之世云

掌九德六詩之教以役大師

九德見大司馬六詩見大師役為之役也

賦勝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掌大師之縣

大師當縣則代之

凡樂事相聲大喪獻樂器大旅亦如之

旅非常祭於時乃興造其樂器

賁射皆奏其鐘鼓鼗瑟恒獻亦如之

擊夜戒守之鼓愷獻獻捷鼓樂也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

然與鞀編同鍾磬皆編之十六枚在一簾不言編者
磬從鍾也

教緩樂無樂之鍾磬

緩如緩綿之緩謂雜聲之和者無樂房中之樂所謂
陰聲

凡祭祀奏緩樂

操緩雜弄即今調詞曲言教者教賦勝也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

鍾師掌金奏

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

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

振夏賦夏騶夏

夏樂章之大者有聲而無辭王出入所奏謂之王夏

尸出入所奏謂之肆夏諸侯亦用左氏記晉享禮

金奏肆夏之三先儒謂肆夏之三繁過執鼓采

與肆夏弗過也雖出入所奏謂之昭夏四方賓來奏

納夏臣有功奏章夏章義之也夫人助祭奏齊夏族

人侍燕奏族夏客醉而出奏撤夏戒也公出入奏騶

夏戒其驕傲也或曰夏頌詩也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騶首卿大

夫奏采蘋士奏采芣掌擊鼓緩樂

擊小鼓緩樂雜弄之樂也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

笙師掌教敎竽笙埙簫箛篪箎管簫簴應雅以新
械樂見前

笙三十六管笙十三管竽宮聲在中笙宮聲在左竽
三孔其中則中聲其上下二孔則聲之清濁所由生
也箛七孔管六孔箎笛也笙師皆教以敎之之法
春牘應雅教警矇與聵矇以作械樂於客醉而出之
時牘以竹為之長者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
春於地以竹聲其名曰牘賓醢恐有禮故以牘名
之應亦以竹為之長六尺五寸中有兩孔亦春於地
名曰應賓歸恐不應乎禮故其行與樂聲相應也
狀如漆笛而余長五尺六寸以半韋鞬之有

亦春於地其名曰雅賓出恐其失禮故其雅正三
在庭皆春於地以為聲此則鄉飲酒鄉射之儀也
出而奏陔之類也

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獻其
器及至奉而藏之大旅別陳之

鍾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
十人

鍾師掌金奏之數
鼓考擊以作之之鼓鍾也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射亦如之平大獻則鼓其
愷樂凡軍之夜二鼓皆鼓之
皆使聵矇擊鍾而鼓之

亦如之大喪獻其樂器奉而藏之
鍾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
四十人

四夷之樂東方曰箛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
禁此特設官以掌東夷之樂切疑三方之樂不存於
祭祀大饗之時而東夷猶近正孔子之所欲居用為
箕子之國則其樂有中國之風可知
鍾師掌敎敎樂祭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鍾師亦色之章此舞者所著故因以名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
旄人掌舞者所持以指麾旄舞非中國之樂所以來

四夷也
旄人掌敎舞散樂舞夷樂
散樂野人之樂

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未足以隸於大司樂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樂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樂師掌敎國子舞羽敎箛
成周樂舞之制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箛樂師掌之
武舞干戈司干掌之然文武未嘗無干故舞舞干羽
于兩階武舞未嘗無羽故詩言萬舞有奕執箛秉翟
是知文舞干不勝羽武舞羽不勝干此樂師之職也

祭則鼓羽籥之舞

鼓作之也

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廬其樂器奉而藏之

簡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書二人

十人

管章掌土鼓

土鼓記所謂制梓土鼓

宋是為農而祈有年蜡祭而息於物也

可用而專用也此周王之事也周之先民

豳風至於成王王業大備念其祖先之勤教民

凡四時所行若皆以詩從事故用詩籥而以名

官所講章者籥而用詩之章也

中春擊土鼓獻曲詩以逆暑

民事之始終實開天時之消長故必先之以逆暑

祭逆如逆女之義自外而入于內以我為主

居大夏而主歲功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迎如迎賓之義自內而出於外以彼為客謂除帝居

太多時出而佐陽物生於土反於土則土氣物之

終始也逆暑迎寒所以擊土鼓也

年干田神籥疏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端則

擊土鼓以惠老物

蜡歲十二月合聚萬而索享之黃衣黃冠而祭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

舞人綴兆行列已定則授之以音

既舞則受之

受而藏之

賓饗亦如之大喪廬舞器及墓奉而藏之

鼓入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鼓入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

田役教以鼙鼓而辨其聲用

以雷鼓鼓神祀

雷鼓八面鼓也神天神祀天用

以靈鼓鼓社祭

六面鼓祭地用

以路鼓鼓昆亭

四面鼓享宗廟所用

以鼗鼓鼓軍事

大鼓長八尺

以鼗鼓鼓役事

長丈二尺

以鼗鼓鼓金奏

六尺六寸金奏編鐘也先擊鐘以進之

金鐃清和鼓

鐘鐃于樂作鳴之

以金鑄天角節鼓

鑄鉦也

以金鑄交止鼓

鏡如鈴無舌

以金鑄待洛通鼓

鐸大鈴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其舞於帳

軍動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教日月則設王鼓大喪則

大僕鼓

始崩及室時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舞師掌教其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其舞帥而舞

後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

旱暵之事

四舞見前或曰帳舞以五采繒爲之如帳舞者所執

凡野舞則皆教之

野人學舞

凡小祭祀則不與舞

祭社舞祭祭祭酬則不舞

鞭賭鞭歸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鞀革也鞀復也以鞀爲樂者之旂也

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見舞師

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庸功也鑄器銘其功

典庸器掌成樂器庸器

庸器伐國所獲之樂器若樂之舞祕須臾之鼓

反祭祀帥其屬而設筭筭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

喪厥筭簫

周禮春官卷上

周禮

清源鈞礪丘葵吉甫學
應驗晚學錢俊民重刊

春官宗伯第三下

馮麟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吏四人徒八人

古者天子有觀臺諸侯有觀臺觀天者得以憑高而

馮麟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吏四人徒八人

天有歲星子曰玄扈子曰星紀黃曰析木卯曰大火

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

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壽星地有太歲寅曰攝提

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

協食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掩荒亥曰大淵獻子

曰困敦丑曰赤奮若

平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月二十八之位

土二辰月建一辰以定十二月十日甲乙丙丁戊己

庚辛壬癸二十八宿之位乃赤道旁之星昭昭可認

者也

辨其敘事以會天位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馮相氏於此乎辨之以合歲月

日辰之位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陸佃曰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奎夏

至日在東井而此近極則景尺有五寸冬

至日在東井而此近極則景尺有五寸冬

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則數長而表景丈有三尺春

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中而表景

七尺三寸夫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晷進而長

陽勝故為溫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晷退而短陰

勝則為涼為寒若日失節於南則晷進而長為當寒

失節於北則晷退而短為當燠此四時致日之理也

月之九行在東南西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

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行青道而春分上弦於

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夏至

上弦於角圓於牽牛下弦於婁立秋秋分月循行白

道秋分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立冬冬至

此從黑道冬至上弦於婁圓於東井下弦於角古之

致月不在於二立而常在於二分不在於二分之望

而在於弦者以八月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

平故也然日之與月陰陽算車之辨若君臣然若

居中而逸臣勞行而勞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威

威損與君若君勞與君同月遠日則光遠近日則

換未望則出而既望則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之說深足信也

以辨四時之序

辨其敘事以正閏餘便四時之叙無有差忒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吏四人徒八人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

其吉凶

觀天者以星為主星謂五星有廟縮圍角天文志云
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以伐可以伐人起舍而前出為
歲星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八圍角者五星更王相
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相則內實休則無解不動
抵廢則少火色侵日月所食皆薄蝕暈珥月有盈虧
朕側匿之變盈虧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朕側匿者晦
而月見西方謂之朕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須女虛危玄枵也齊青州分野自濟達河其象為天
津絕雲漢之陽而岱宗為十二諸侯受命之府下流
得婺女為九河未流比于星紀與吳越同占南斗牽

牛星紀也吳越揚州分野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海
間為吳分牽牛去南河遠遠自豫章近會稽南逾嶺
徽為越分蠻貊島夷皆係于狗國尾箕析木津也燕
山州分野當九河碣石之下流濱于渤海皆北紀之
室也箕與南斗相近為遼水之陽蓋朝鮮三韓之北
在吳越東也房心大火也宋豫州分野南斗在房
心氣之所升為心分豐沛南河陽氣之所布為房
分其下流與尾同占西接陳鄭為心分南亢壽星
鄭兗州分野以涉壽星皆洛邑兼山東與亳土相連
次南直穎水之間曰太昊之墟為亢分又南涉淮氣
連鵠尾在咸周之東陽為角分翼軫鵠尾也楚荊州
分野翼與張同象當南河之地軫在天關之外當

之安壽諸州在雲漢上源之東陽宜屬鵠尾而柳
七星張皆當中州不得連負海之地故屬于鵠尾柳
七星張鵠火也周三輔分野柳在與鬼東又按漢源
當南洛之陽接南河上流七星係軒轅得土行正位
中岳也河南之分直南陽漢東與鵠尾同占東
井與鵠尾皆也秦雍州分野東井居兩河之陽自漢中東盡
上流營地結之西北與鬼居兩河之陽自漢中東盡
華陽與鵠火相投營地結之東南鵠首之公雲漢潛
流而東建故狼星在江河土源之西孤矢天熊皆微
外之微也西羌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徼外夷人皆占狼
星皆屬秦雍州分野也秦雍州分野可東及河曲皆東

井之分象代為秦雍當河東盡大夏之墟上黨居下
流與鵠尾皆屬秦雍之分胃昂畢太梁也趙冀州分
野自濁漳之北盡代郡及雲中定襄之地與北方群
狄之國表裏山河以蕃屏中國為畢分指北方河之
表西盡塞垣皆旄頭所地為昂分冀之北土馬牧之
所蕃庶故天苑之象存焉蓋秦陰婁也魯徐州分野
自岱岳泰山之陽東海漢泗水東南抵淮水而東
盡徐夷之北為奎分野之東至于淮泗蓋胃一墟
東北負山蓋中國膏腴之地百穀之所阜也胃得馬
牧之氣與冀之北土同占管室東璧璣皆也魯徐州
分野自開道王良至東璧為河嶺之上流河內及鄭
鄭之南得山鉤之會為離宮又指河嶺而東接

為營室之分

以十有二歲之相

歲星之行十二歲而周天色散其光明潤澤赤而角

則其國昌赤黃而沉其野大穰故必占其色相色相

變異則天下之妖祥皆可得而知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

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歲白為喪赤為兵黑為

降

氣為形為象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邪別之妖祥

天地六合之風風之所由生也長為條風震為明庶

風為清明風為廣風為涼風為闔闔風為

為不周風為廣莫風四維良為丑寅巽為辰巳坤

為未申乾為戌亥其風各二故曰十二風萬物一氣

人與天地之氣相為流通豐荒之視象言降乖別之

妖祥言命此二者皆非人之所能為也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政者國之大事事者有司之常職詔救政於上則人

君知脩省之道訪序事於下則人臣知儆戒之意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士下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

十庸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五兆兆之鑿鑿如玉屬陽瓦兆兆之鑿鑿暴裂如瓦

為陰原兆兆之鑿鑿暴裂如瓦田陰陽雜也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領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

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

六十有四掌三易之法一曰殺喪二曰簡筮三曰

其經運十其別九七

占夢以歲時日月星辰為運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興四曰謀五

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

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貞卜三

卜大對則胎高作龜

作以火灼之

大縣祀則胎高命龜凡小事准卜大縣大師則貞龜凡

水旱兵災之祭曰施

凡喪事命龜

卜師掌三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

曰弓兆

云覆射之意

凡卜事胎高

胎龜骨之高灼之

揚火以作龜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

命龜者而詔相之

凡入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繆屬
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
龜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行而首俯曰天首仰曰地申長前奔曰果後奔曰雷
首左倪曰五計曰南右倪曰北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
與春龜

祭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
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筮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筮氏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比四曰巫祠五曰巫参六曰巫环七曰巫目八曰巫比九曰巫环十曰巫比

凡卜以明火蒸爇爇其燄燄以授卜師遂役之
契之鈔頭為燄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占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比四曰巫祠五曰巫参六曰巫环七曰巫目八曰巫比九曰巫环十曰巫比

占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比四曰巫祠五曰巫参六曰巫环七曰巫目八曰巫比九曰巫环十曰巫比

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凡卜筮
事則繫幣以此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祭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比四曰巫祠五曰巫参六曰巫环七曰巫目八曰巫比九曰巫环十曰巫比

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比四曰巫祠五曰巫参六曰巫环七曰巫目八曰巫比九曰巫环十曰巫比

目五曰巫更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十曰巫比

辨吉凶
巫更作筮更言國事有變更成啟成動人心式新其

法式目更言國事有變更成啟成動人心式新其
不朝則易置地敬相親比祠祭祀卜牲與日參款使

參款小戰也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

相筮選擇其善
凡國事共筮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山川必祭以告行釋奠以告至。

二人徒四十人

喪紀事大喪勸防之事

勸謂執事居柩前以勸帥六人
勸謂執事居柩前以勸帥六人

及辟令啓

辟除其塗令啓棺蓋

及朝御歷乃奠及祖飾棺乃載

朝朝廟祖奠也

及墓御歷出柩乃代及塋說載

代更代說載不棺也除飾去

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弼

往纓之祝號以祭祀禱禱焉

勝國邑所誅討者往纓若毫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飲餼禱焉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甸祝之祝

甸祝掌四時之用表貉之祝號

或以爲禱祭兵祭也

舍奠于祖廟禱亦如之

四時之田必告于祖禱者以人君出入不可不謹重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

師甸謂起大衆以田田畢虞人植旌旗於所表之處

令獲者各致禽其中甸祝會而屬之以類捐從

及郊饋獸舍奠于祖禱乃飲禽

告反也乃飲以入膳人
禱牲禱馬皆掌其祝號

禱禱也飲禽也祭牲宰之神及馬祖之神詩云吉日

維戊統伯既禱者此也

詛詛助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詛掌盟詛類造攻詛禱祭之祝號

盟詛以要於人類造說禱祭以求于鬼神此民之所

不能免也先王與民同患因爲典禮置官以掌之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先王誓告之辭書於質劑傳以爲信

易氏曰載血以詛明神謂之盟渝盟則詔明神以殛

之謂之盟盟詛之時用六析則詛祝掌之也王者以

信待人故天下不期信而自信先施於民者信而

然後以盟詛輔之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國有大

歲則帥巫而造巫恒

造巫恒言造爲所恒行之術以祝禱也

祭祀則共腥脂主及道布及菹醢陳盛主之器也

主在廟則藏於石室謂之宗祫及合祭於廟則以區

盛而至道布新布三尺爲神設巾于中當菹刊茅長

五丈館所承祖若今筐也

凡祭事守瘞

祭而理瘳祭之終也司巫守之禮畢乃去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降下也巫神所降

男巫無數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珪

望祀四望之類望衍四方百物之類衍言其多也授

以祭之名號授之

男巫無數

苟鬼液宗失位無依為厲於人者束茅以招而祭之

冬堂贈無方無筭

冬則贈送不祥與季之贈惡妻之贈同於堂行贈送

之禮無方或東或西或南或北無筭或十里萬里欲

其遠者

春招以除疾病

招福招禍

王吊則與祝前

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女巫掌歲時祓除

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備楔之類禳以香薰浴以

草藥沐浴

早曉則舞雲若王后吊則與祝前凡邦之大歲歌哭而

歌以致神哭以祈哀

歌以致神哭以祈哀

之曰先王之時安有巫訓之事今特設巫祝

項官周公豈姁者正是周公通幽明之理所以安鬼

神之通與堯命重黎相似重黎雖不是巫亦是此意

到漢無此一項官惟祀諡祭無所不至遂有巫蠱之

術者漢如沈滄耕方知周公之意思深長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都宗人掌者祭神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大都小都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也其地域有山

川及因國無主後者為之長者所當祭也況又立其

祖所自出之廟則其祭禮尤嚴太宰八則祭祀以馭

其神又專立一官以掌其禮彼安有過差哉必致福

于國所以導人心之正主而以全其愛君之念也

正都禮與其服

祭服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

以其掌禮故使小祝與之保神壇之在外者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及命于國

祭命上所出既祭必反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家大夫所食采邑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

大夫采地之所祭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

廟

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祀亦如之掌家禮與其

邪官室車旗之禁令
楊雄曰節莫大於禮莫大於祭先王設都宗人

之官杜禮亂之邪別嫌疑之制其制禮之意深矣

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為貴賤之等
神仕者謂明神理而仕者周家五禮以事神鬼為先

所謂藝者下文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之類
掌三辰之禮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各物

猶圖也居猶坐也鬼神示之居幽深皆麗乎陰陽辨其
名所命之名辨其物所求之實也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鬼陽秘
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

地示物鬼陽秘
以禮國之凶菴民之札瘥

禘除禘也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

司儀掌客當屬春官誤屬秋官今正之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辨諸侯

奉一人之命共行季之役者行人也六服群辟謂之
大賓諸侯之孤卿謂之大客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
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

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順以修
國之屬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

以贊諸侯之書致禮以補諸侯之缺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職以同邦國之禮而特

其賓客上公之禮執相圭九寸纁纁九寸冕服九章建
常九旒樊纁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

主之門九十步五當車軼後者五入廟中將幣三享王
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

相如相揖纁纁纁纁為纁以籍玉冕服自山以下蓬
常自日月以下樊纁為纁五采備為一就二車副車

朝位受饗於廟之位車軼車軼之末乘車而至門下
當軼而立損用命數之半將幣上公將送幣以享王

再裸以事神之禮待幣等之至也九獻亦以事神待
之也九舉纁九舉也五積纁從車馬之費

諸侯之禮執信信車七寸纁纁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
旒樊纁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

七十步五當車軼
三牲為一牢執爵之前名曰爵此執車為稍近

其視上公降殺以兩
損者四人朝中將幣三享王禮壹饗而酢饗禮七獻食

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如主其他皆如諸

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纁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
旒樊纁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

五十步五當車軼
其視侯伯降殺以兩衛糾

損者三人中將幣三享王
不執車為稍遠

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號
不酢小國之君不致以賓道自居
諸男執蒲壁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
以繼小國之君

此以君命來聘侯伯以下無此
出入三積不問壹號朝位當前不交揖而中無柯以酒
禮之其他皆如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公其禮各下其等
二等以下及士大夫皆如之

此言以君命來聘者
邦畿方千里其方五百里謂之侯一見其貢其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二見其貢其物又其外方
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其物又其外方五

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其物又其外方五百里
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其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服六歲一見其貢其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
祀者奉祭祀之故包茅之屬則燔神所化治之
絲麻之類器則祭祀之器宗廟博愛之類服則織
織縞之類封則珠象金玉之類貨則物之輕而可

者龜貝之類
唐氏曰夷服鎮服尚在九州之內行人不言若見
夷蕃國同也然蕃國雖以面二百五十里為限
九州之外則無道里之限矣

之於以撫邦國諸侯若屬編三歲
之於以撫邦國諸侯若屬編三歲

之於以撫邦國諸侯若屬編三歲

之於以撫邦國諸侯若屬編三歲

之於以撫邦國諸侯若屬編三歲

之於以撫邦國諸侯若屬編三歲

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廩則十
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魯晉諸侯也通五方之言語協九等之辭命象胥之
職皆史之職也太史小史也達六書之文察五音之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
王事朝王之事也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喪則受其
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

殷在二年五年之中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
朝焉小國聘焉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

子
小行人下大夫四人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

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
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於勞館將幣為承而授

逆勞如勞館將幣皆王遣公卿以承其幣意之厚
小行人但為承而授耳承次授也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
四大夫為之禮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

頭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禮山國用虎節土國
人其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達諸侯用蜃門關

人其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達諸侯用蜃門關

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執事男用蒲璧合六
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珠以錦琥以紵纁以黼此
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圭者禮東方之玉必用馬以合之帝出乎震故有君
德者宜享以圭乾為馬有行地無疆之卦是以配君
德之用也璋者禮南方之玉必用皮以合之故有文
明之德宜享以璋大入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
文蔚也虎於之皮有自然之文足以配乎文德之者
也璧者禮天之玉必用帛以合之故有德而尚質
者斯享以璧帛者純素之物不假績纁足以配乎天
德之純也琮者禮地之玉必用錦以合之故有地德

而可宗者斯享以琮者衆美之具能集衆色足以
配乎地德之大成也琥者禮西方之玉必用紵以合
之故有摯欽之琬者宜享以琥琬者人主之巧能施
五采足以配乎義宜也璜者禮北方之玉必用黼以
合之故有剛毅之才宜享以璜璜為斧形取其能斷
足以配乎智之貞固也馬非常用之以當幣故終

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為門關之符乃成六瑞以通
朝覲之信乃合六幣以致摯享之誠然後禮樂行焉

燕享舉焉諸侯之和好出焉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若國師
征則令搞瑳郭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

禍載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
利害為一書其禮政事殺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
逆暴亂作應猶犯令者作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
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
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鄭經曰職方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其利害其知也以
圖此則載之以書按書所以知其事也禮俗也政事
也教治也刑禁也諸侯之所以行者或有逆順從違
不為一書無以知其叛服之事悖逆也暴亂也作應
也犯令也過惡之以著也為一書無以知罪惡之
迹猶是會犯令矣猶不改而又犯令焉札喪也凶
荒也厄貧也諸侯所遭之故不為一書無以知遠民

憂康樂謂民之樂和親謂鄰國之交歡安平謂其國
之寧靜不為一書無以知侯國之治

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摯相之禮以詔客辭令揖讓之節

水心曰學者徒謂揖讓周旋之義不知周禮經理天
下精神會聚於此參於諸書所紀則應虞三代之為
國家者豈有毫髮不盡於人心者哉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害旁一門

三成即觀禮所謂深四尺者也蓋從下向上為深發
地一尺上有三成則總四尺矣宮旁一門即觀禮所
謂官方三百步四門者也蓋壇土為壇壇外為宮每

旁一門則四門矣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揖。如姓時揖異姓。无揖同姓。

土揖者俯而致恭也。時揖者四時平分得禮之中也。天揖導而不屈也。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既奠王則拜而獻其國之所有以爲幣。

王無則諸侯毛。

朝享畢王燕之以志慈惠。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橫階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不上下相傳。

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三揖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登堂也。拜受受其幣。拜送送其使還也。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

賓至近郊主君出郊而勞於是。有郊擯之禮。上擯傳辭於承擯。未擯未擯與未介承介上介上介傳與賓。

賓受傳與上介承介未介未介傳與承擯上擯。上擯入告謂之交擯。擯已傳辭乃三辭其君之分而。

不受辭不獲已賓乃乘車出門以逆主君拜主君之辱。館以三揖以致其恭三辭以致其謙然後拜受幣。

受幣說乃出車以送主君三還而辭之乃再拜而別。致館亦如之致殯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送。

拜辱車進答拜。

將幣賓事主君也及廟中將幣必交擯主君三辭其幣之禮乃出車而逆之拜其辱賓車進而答拜主君之逆已也。

三揖主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堂上相入相謂主君擯者與賓之介。

賓三揖三讓登拜拜後幣賓拜送幣。

三揖三讓不登拜者將幣於堂下成禮主再拜拜賓至賓始被幣主人受賓乃退而西拜送幣乃降。

每事如初賓幣亦如之。

及出車送三讓三進再拜賓三辭。

及朝享而進主君以車送賓。賓勿行賓登車已以車送主君進至於賓。亦遠矣乃再拜而送之賓見主君一請則一迎車而辭之三辭有所不敢當告辭。

致饗餼進主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熟食爲饗生爲餼。饗進謂賓享主君用主以將意單則還主於賓致贈謂賓去而贈以財也。郊送謂主君送賓至于郊也。其逆送揖讓拜受之儀皆如將幣之儀。

賓之拜禮拜饗餼饗食。

賓將去則謝此三禮其餘還主致贈不必謝也。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繼當作禮如送之時主君親至賓爲主人主人爲賓故擯之之禮與主國同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

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賓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

大夫郊勞旅櫜三辭拜受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

大夫郊勞乃勝禮主君不親勞也旅櫜謂賓至未介

下對上擯傳本君之命也三辭不敢受勞而拜其辱

三讓而升登堂聽使者傳主君之命畢下堂而拜然

後登堂而受主君之命致敬也

賓擯使詒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

勞用束帛擯用束錦使者退客拜送之

致館如初之儀

按聘禮卿致館其旅櫜以至登堂如郊勞之禮

及將幣旅櫜三辭拜送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

君相入

三辭辭主君以大客禮當已也使者奉君命來不敢

當主君拜故遂辟客介不入客臣故也以臣自處嫌

與君敵也

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

賓卒聘事奉束帛請覲所謂私面私獻也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

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饗饋如

勞之禮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

從拜辱于朝

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以盡慇懃也客從君後拜謝君之送已

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禮賜乘禽謂饗餼饗食之外又加恩也出入皆有禮

蓋芻薪米禾之類不可一日缺也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

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去

爵而上下之

禮儀見於容貌辭命見於咨問餼牢者禮之常也賜

獻禮之加也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者視其爵之

尊卑而降殺以兩也

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

以邦之大小而爲幣之隆殺以幣之隆殺而爲禮之

尊卑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名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日出於東爲朝入於西爲夕朝東也夕西也主面南

面也客北面也爲行人者不可向東亦不可向西亦

不可向南亦不可向北常視賓主走前卻隨機旋轉

不常厥處也

行去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蠲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

以旌節雖道有難詘而不時必達

傳遽若今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微福慶也惡喪荒也

無禮無類介而單行也

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焉使則介之

凡有使則為之介紹而或先或後亦其職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掌客掌賓客之牢禮餼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

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

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饗令百官百牲具從

者三公以上公之禮卿大夫之禮大夫膳子男之禮

士膳諸侯之卿禮庶子壹膳其大夫之禮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膳餼宰

客始至致小禮謂之殯殯必有牢

三問皆脩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殯五牢食四十簋十

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

皆陳

女食曰殯三牲為一牢食庶羞簋盛稻粱豆盛菹

醢器銅盛腳臘臠之器壺酒器正鼎九陪鼎三烹牲

之器簋黍稷器牲當作脔謂腥醢

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殯之陳宰四牢米百有二十簋醢

醢百有二十簋皆陳

饗餼既相見致大禮也車街宰

車米膳生宰宰十車車乘有五載及車承膳死牢宰

十車車三純皆新倍亦皆陳

十牢為殯十六斗為餼十載為乘一乘十六斛米四

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饗三饗三食三燕若弗

酌則以幣致之

殷中也賓來去之間更致膳自始以及終饗燕食皆

三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燕食則遣大夫以酌

幣致其饗禮以侑幣致其食禮所以將享燕饗食在

廟其禮嚴故用幣以致燕在寢其禮賤不用幣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殯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

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

大牢食大牢

夫人致禮助君饗賓

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亦所以助君饗賓也

侯伯四積皆膳殯車再問皆脩殯四牢食二十有二

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

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殯之陳宰三牢

米百簋醢醢百饗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

皆陳乘禽日七雙饗膳大牢三饗再食再饗凡介行人

宰史皆有殯饗餼以其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

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

特羊子男三積皆膳車壹問以脩殯三牢食二十有四

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

牲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殯之陳宰二牢亦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殺禮在
野在外殺禮
國新殺禮國也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
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喪用饋奠之物

賓客有喪唯饋之
賓客在主人國自聞其親之喪凡主國饗食之禮皆不
敢受芻豢則給人馬日用之須不可以已之喪而不
受也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雅禮
饗食主人待賓主人有喪自不應受此禮雅當作膳
主人有喪不忍煎烹腥致之也

陳君舉曰邦國之君相為賓客先王設官有行人行
夫掌客掌訝之類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
為之節觀春秋之時一言不拜不中而兩國為
之暴骨先王慮豈不預計

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殺禮在
野在外殺禮
國新殺禮國也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
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喪用饋奠之物

賓客有喪唯饋之
賓客在主人國自聞其親之喪凡主國饗食之禮皆不
敢受芻豢則給人馬日用之須不可以已之喪而不
受也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雅禮
饗食主人待賓主人有喪自不應受此禮雅當作膳
主人有喪不忍煎烹腥致之也

陳君舉曰邦國之君相為賓客先王設官有行人行
夫掌客掌訝之類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
為之節觀春秋之時一言不拜不中而兩國為
之暴骨先王慮豈不預計

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九漢也。九伐也。相親也。相親也。牧以
 養之禁以治之威以懲之而邦國之事備矣夫自百
 畝達于五里皆有封域爲之分守則人有固志封君
 世其守賢能任其事天下無不治之國矣

周禮春官卷下

政官之屬元有六十九
 大司馬 小司馬 軍司馬 典司馬 御僕
 行司馬 司勳 馬質 量人 隸僕
 小子 羊人 司燭 掌固 弁師
 司險 掌疆 候人 環人 司甲
 挈壺氏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司兵
 羅氏 掌畜 司士 諸子 司戈盾
 司右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司弓矢
 方相氏 大僕 小臣 祭僕 繕人
 橐人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校人 趣馬 巫馬 牧師 廋人
 國師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達師
 匠人 擇人 都司馬 冢司馬
 俞庭檟謂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達師之
 屬乃邦土之佐司空屬官也後漢大司空上輿地圖
 此其遺制尚有存者舜命禹爲司空平水土今禹貢
 一書司空職事書也周之職方實所取法則職方氏
 六官不當屬司馬又諸弁師爲是弁以供王之服用
 與司弓矢乃弓人爲弓之事橐人掌獻素獻成亦宜
 以工屬司空隸之司馬傳譌者也王次點謂量人一
 官司空廣地職也與考工記國人營國之文無異亦
 宜刪出

今訂定夏官之屬五十九

大司馬 小司馬 軍司馬 興司馬 行司馬
都司馬 家司馬。諸子。虎賁氏 旅賁氏

司甲 司兵 司戈 繕人 環人

○掌壺氏 ○掌固 ○司險 掌疆 ○司右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馬奴

○校人 ○趣馬 巫馬 牧師 ○廋人

圉師。射人。司士。司勲。懷方。

○合方氏。○訓方氏。○匡人。○擇人。○犬僕。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 服不

射鳥氏 羅氏 掌畜 節服氏 小子

○羊人 ○方相氏 ○司燿 候人

亦豐

五、

清源釣磯丘葵古
慈鄉晚學錢悌

王、建國、辨方正位、監國經野、議官分職、以爲八極、

立夏官司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政官之屬

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二人
大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

有二十人。

李嘉會曰自小司馬以下皆不果

他官兼權故職不見耶抑兵馬爲難不當斬之書

先王不以兵機示天下五官治教事開學無不
兵法不傳陳君舉曰儀禮闕軍禮蓋司馬遷

禮後世司馬攬宜兵法非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燕軍五六軍大國三軍

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賜二千有五百人爲

皆中大大五
百人人爲株
兩兩歸普下
大夫百人寫
立書

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什

有長一軍具二府六吏晉十人樹百八

[illegible]

十二 甲戌 三 戊戌 具謂之

十一
十二
甲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民數中家計之一家六人二家十有二人可任
五人一井八家四十八人可任用二十人司馬
出七十五人蓋於一甸六十四井之中五百一十
二家之內一千二百八十人可任用者擇七十五
人備征伐籍於司馬又曰井十為通通足馬三十
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
人與前數差錯者前言總籍民兵今言調發民兵前
言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今言井十為通從零說整以
什起數耳田制以八家為井起算兵制以十為什起
算各從其宜前四丘為甸為六十四井五百十有二
家其籍司馬者七十五人今通十為成加三十六井
二百八十八家則一成之中百井調發三十八人以中

家計之百井八百家約為丁四千八百人堪使者二
千人籍於司馬者百二十有奇四分當兵之數發其
一分之強故八百家止言三百家蓄休者常五百家
可見周家優民之至

又曰周制每一車七十五人今甸出長轂一乘而止
發三十人無乃車多而人少乎曰古者軍行凡車
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又有重車一乘載衣糧之屬其
卒則有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炊家子十
人凡二十五人與正車百人又備副車為補闕是車
不得不多
愚按五人為伍即五家之比五伍為兩即五比之閭
四兩為卒即四閭之族五族為旅即五族之黨五族

為師即五黨之州五師為軍即五州之鄉伍五人兩
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出車一乘百人為卒三卒
三百人出車四乘五百人為旅二千五百人為師三
師七千五百人出車百乘旅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三
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出車五百乘此大國二軍二萬
五千人出車三百三十三乘此次國也一軍萬有二
千五百人出車一百六十七乘此小國也天子六軍
七萬五千人出車千乘也故天子六鄉六遂二千乘
其餘八千乘見之都鄙稍甸稍人掌之七十五萬人
為萬乘大國三鄉三遂為千乘次國二鄉二遂六百
六十乘小國一鄉一遂三百三十四乘此取之近地
每家賦一人以為國家武備所以強本也若其調發

則依司馬之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憲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
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與功以作邦國建
牧立監以維邦國常軍誥禁以紓邦國施貢分職以任
邦國簡給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
大以和邦國

此所謂邦政也
以九伐之濫正邦國馮破米弱犯寡則罰之勝賢害民
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詰之野荒民散則削之再固不
政則侵之殺其親則正之放其君則殘之犯令陵
政則挫之少內亂則行則城之
青猶瘦也言四面削其地也壇出其君置之空壇

地削削其地侵以兵加其境正執而正其罪也殘殺之也杜杜絕之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也滅謀而去之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瀘于衆魏使萬民觀政衆挾日而歎之

正月建寅月吉謂朔日也衆魏闕也挾日旬日也歎收也政謂九法九伐之類

易氏曰布於邦國都鄙於萬民何與焉聖人惟能合民之情內外遠近通行無間而後可以言政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

九畿以國畿爲本向外每五百里加爲一畿侯者侯也天子何侯非常也甸田也天子治田以出賦貢男者任也任王者之職事也采者采其地以出賦天子衛者爲天子守衛也蠻者蠻也蠻係之以政教也自此以上六服爲中國之九州自此以外是夷狄之諸侯蠻服亦謂之要東以文教也夷夷狄鎮去中國稍遠鎮守在四夷也蕃者蕃屏之義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土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

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上地食者參之二即遂人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食者半即田百畝萊百畝下地食者參之一即田百畝萊二百畝萊休不耕也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直戰如戰之陳辨鼓鐸鑼鈸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黃旗鼓軍將執晉鼓帥帥執提鼓衆帥執鼙鼓卒長執鈸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鐸

提鼓謂馬上鼓可提持也餘見鼓人公同馬伍長也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於民蒐田者春時爲獸字乳搜擇取其不孕者將田之初蒐搜也春時爲獸字乳搜擇取其不孕者將田之初

有司行表貉之祭司馬以軍法審民所謂有司者驛師甸祝也鼓而圖之遂蒐田火幣春田主火火止則獻禽

中夏教養鷹未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聽轉車徒書製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衆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帥六軍之帥也門所居之門公邑閭田謂之鄉小鄉謂之閭大夫謂之家鄉謂之閭野謂之閭交舍之教下寨法專以辨軍之夜事蓋休兵無聞之時有火而寢目固無見御故而虞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爲尚而號名又以外假者所以防

及開謀等事

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苑之法車弊獻禽以爲
夏田若治苗去其不秀實者故曰苗車弊驅獸之車
止也初宗廟之夏祭也

中教教治兵如振旅之陳

凡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辨其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旂
卿遂載物郊野載旂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
他皆如振旅

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通帛爲旌雜帛爲物

龜蛇爲旐鳥隼爲旟

遂以獮田如苑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於

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擯止也初當爲方秋田主祭
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

中教教大閱

以冬時農隙故大簡閱軍實之要務

前期群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有步
則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

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鉦鐸鑼各帥其民而致贊明鑿
旗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

萊教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

百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又加一表五十步從前頭
立表以此頭爲後表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所
民而至贊明正明弊也仆旗於至者誅車徒皆坐

而聽誓士卒此面更南面

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中軍以鞀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
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振鐸群吏弊
旗車徒皆坐

中軍中軍之將鼓之師帥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振

鐸以作衆公司馬鳴鑼於鼓行之後以節之三鼓振

鐸掩上振爲捷所以止行息氣也及表自後表至前

第二表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驟徒趨及表
乃止坐作如初

又表自第二表至前第三表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又表自第三表至前表

鼓戒三闕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

乃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退自南表回身向北也

遂以符田以檢爲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徒以叙和

出左右陳車徒有司馬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
有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先野車徒其
符言守而取無所擇也軍門曰和立兩旌以爲之以
叙和出以次序而出和門也旗車吏所載調其部曲
車徒異群有司巡其前後之屯險野人居前易野車

居前春秋昭八年范子經穀梁傳曰：列陣以為防，置旗以為轅門，以首置旗，以為熱流旁，挫御擊者，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古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是其事也。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

驅驅出禽獸，逆逆要不得令走，此田僕所設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入各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御鼓而進，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繫，鼓皆駢結，車徒皆謀。

及所擊所當止之地，疾雷擊鼓曰：馳。

徒乃擊致禽，體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體獸于郊，聚所獲以祭四方之神。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義伐有罪。

師主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也。

及大師則掌其戒令，泄大卜帥執事，泄聖主及軍器主，及軍器皆神之。

及致建大常，地軍衆謀後至者。

致聚衆也。

及戰巡陳，曉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懼樂獻于社。

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

卷師不功，則厭於涉而奉主車。

厭謂厭冠，喪服也。

王弼勞士，庶子則相。

師敗，主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

大役與應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誅賞。

大役，築城邑也。植，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為棟，要簿書也。

大會，圍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大射，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時有諸侯來朝，大司馬則合之為六耦。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主進魚牲，以授尸祭。

大喪，平士大夫。

王，其服也。

遺祭，祭諸馬牲。

遺奠也。

小司馬之職掌。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

王與之曰：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山，軍實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於大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與司馬皆不備官。

有事斯置其不欲觀者蓋如也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公司馬國司馬也

都司馬掌都之庶士子及其衆虎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校受教於司樂大胥諸子進在王所受教於師保氏入而宿衛有宮伯按其在板者而教之出而守禦有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其間非若後世之教止於庠序而已又且具文

家司馬亦如之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或曰庶子

諸子掌國子之條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

條謂副代父則國子為副代父者也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而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征不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脩德學道國子存游倅謂當游逸未副代之時必使之脩德學道

道

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貴而國子賤而萬民其教之也文德武事無所不備况公卿大夫牧職於外者其子弟宿衛於王宮牧職於內者其子弟守固於邊鄙則諸子掌其教治如以不亦宜乎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虎賁氏掌先王武備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闕

舍王出所止宿闕間提矩

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則從士大夫

從使者

若道路不通有微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不通者兵寇微事奉書微師從也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若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著執戈盾

軍旅則介而趨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兵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又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輪亦如之及其

用兵亦如之
呂東萊曰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不藏甲必取於廟
而後授之兵者國之重事出必告於廟歸必納於廟
見其不敢輕舉之意如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亦此意

祭祀授舞者共
朱于玉戚之屬

大喪獻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受故士戈盾
授旅賁亦如之軍旅會同授旅車戈盾建乘轡車之

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諸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王弓矢之用弓弩矢服櫓戈挾矟矢拾掌詔王射

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
無會計外計

環人中士四人下士六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環人掌致師察軍慮四方之故軍應懷詐詐我軍
師無以環之則

所以折衝而禦侮也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持館令
聚懷有任器則令環之

令令野廬氏也

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巡邦國博謀賊訟敵國揚軍旅
降圍邑

此六者非其徒四十人則不可必先募之而後舉王
東巖以秋官環人合而為一今從之致師則環之
逆賓客亦環之何也蓋有疑則環外國之賓客外吾
國亦有叵測者如楚人衰甲荀息假道非小故也使
不占其吉凶而為之備則失備不虞之道矣故聚
令環皆以警備之也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壺以令舍挈壺以令
軍之所聚不可無井井及水則舉壺以示人乘車

者必執轡止則解馬故舍止則舉壺示人盛糧者必
用布當廩給則舉壺以示人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懷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
守之分以日夜

水以均其晷刻之多火以燭其漏箭之遷易
及冬則以火鑿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掌固掌固圉圉之方之故軍應懷詐詐我軍
師無以環之則

羊斟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

設其飾器分其財用

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財器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其不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

國有司掌固也

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巡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法也凡國都之竟猶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

路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

五溝五塗五塗徑畛余道路

國有司掌固也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易氏曰千里王畿畿之境謂之疆載師所言大都之田任疆地是已而邦國都鄙亦有畿疆之制大司空

所言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已此官雖逸而以司險

推之則掌王國之疆以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審矣

司右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羊斟右之政令

車有五等右三右見下文戎右兼田右齊右兼王路

之右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屬其右

車亦有卒伍春秋宣十二傳云其軍之戒分為二廣

廣有卒卒偏之兩司馬法曰二十五乘為偏百二十

五乘為伍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

戎右與君同車在車之右春秋傳曰戰於穀晉梁弘

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

斬之

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

會同王乘金路以革車從行充備也

盟則以玉致贈辟盟遂役之

辟者盟則先割牛耳以王為誓陳其盟約之辭

使其心開辟乃歆之

贊牛耳挑莉

齊則皆右下大夫二人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也則者王未乘而執策立於馬

前以來則參乘而執策也

有社等則前馬

王見牲則拱而式前馬備養也

道右士二人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

道車象路王所常行大道之車

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

則以蓋前

大駟中大夫二人

大駟掌駟主路以祀必祀駟未王自左駟駟下祀登

受禮犯駟逐驅之

祀行之禮為駟犯者封土為山鬼以塔音易棘柏為

神主祭之以車轡之而去踰無所也王自左駟駟

至下祝祝畢登受禮以車轡其神主遂驅駟者

駟詩云取蕭祭脂取羝以駟祖道祭也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駟祭駟乃飲

乃飲授王轡而行駟兩轡轡即駟未駟駟前也

凡駟路行以肆其起以承齊凡駟路儀以和為

戎僕中大夫二人

戎僕掌駟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倅副也服衆乘戎車者之衣服

犯駟如王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

車之儀

齊僕下大夫二人

齊僕掌駟金路以賓朝親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

各以其等為車送遠之節以賓以待賓客

節謂王乘車送遠賓客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十九

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

道僕下士十有二人

道僕掌駟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禮儀如齊車

朝朝莫夕在正朝往來凡在宮中行事皆稱燕

掌貳車之政令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掌駟田路以田以鄙

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備行路也

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獸比禽凡田

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提舉也晉猶抑也皆山乘也

駟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駟夫掌駟貳車從車使車

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是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是

驅逆之車

分公馬而駕治之

馬贊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賁四人徒八人

馬贊士

馬贊掌贊馬

贊平也主平馬力及毛色與價直之等

馬贊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皆有物贊

此馬以給官府之使

網以縲索網維而得習之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買馬死則旬之內更

更償也償其實也入馬耳償以毛色物皮筋骨也外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以所任載之輕重別識其強弱也

若育馬訟則聽之禁原禁者

天文房為天

則浴其種是禁與馬同急物莫能兩大禁原禁者恐

傷馬也原再也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吏

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用木相交為圖轡以制會數之出入謂之校校人乃

馬官之長

呂氏曰自黃帝堯舜觀象立制服牛乘馬於是馬始

為用考三代之制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立

國制賦之法莫不以馬以本所以乘馬之法在古今

最為精審然大而天子次而諸侯下而大夫乘馬之

多寡不同細攷當時之數所謂牧養之馬有養之

官有藏之於民如丘甸歲取馬一疋之類皆是藏之

此是養之於官者舉此一件論之便可見天子十

二閑先儒說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

之衛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駉牝三千若以制度論

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未及論如

何便及成周全盛乘馬之數所謂十有二閑是養之

於官者衛文公所謂駉牝三千舉通數言之又以當

時春秋戰國論之如鄭西宮之亂於國為盜所殺子

產以率十七乘出討賊子產當時謂之百乘之家若

是徵求馬於郊野之閑盜賊卒至如何便得非所謂

十七乘之馬乃是養之於家者以此數事論之三代

馬政固有在官者亦必有在民者數之多者在民平

時無幾錢之費無之少者在官征伐無不至之虞當

時制度最為詳備到漢家所謂三十苑之馬亦官司

所養之馬若是其他郡國民間養馬雖多亦是養之

於民如衛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有所

謂私馬則其制尚有到後周隋唐之間治兵之制天

子閑廐監牧馬非不盛然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

之以錢使府兵自買馬若是不過象人共出錢買馬

以此知尚有古人遺法後來兵之法漸壞府兵貧不

卷之六

類正者贊而正之六節擇王之六馬優舍其節

行也說止也

特之居治以聽馭夫

居謂牧府儲之處治謂執駒攻特之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買二人徒二十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

乘治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受

財謂共祈馬之費及藥直

馬死則使其賈彌之入其布于校人布泉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

頒授閭人所牧處

孟春焚牧

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也

中春通溫

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度功求入下士閭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度功求其隱藏也

度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駒攻駒及祭

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圍馬

此九者馬之政教也阜盛壯也詩云四牧孔阜佚特

用之不使甚勞也馬三歲曰騄二歲曰駒馬祖兄前

開之先牧先牧造閑者散養也謂以竹括押其

頭無令善驚

正校人負選

選擇可倫負者正之

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騄六尺以上為馬

國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養馬一人騶馬一人

國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舊養馬始教養馬

庭廡也所以成馬也

冬飲馬射則充權貨炭牆則斷閑

權貨以木為之縛彈以代鞭閑苦也騶馬以苦蓋也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國師凡賓客饋餼羣馬而

入陳獻焉亦如之

獻焉進車之馬也

鄭師曰此乃成王時盈守成之器用以駕車路錫諸

侯華國以為文飾幣以為禮而已至宣王中與南征

北伐吉日庚午之諱國馬之盛莫不有所自求其後

馬政隨廢秦并海內六萬騎之國盡得而有之漢興

天子不能具騄騶而將相或乘牛車駭後發易也

謂神馬當從西北來及得烏孫馬名曰天馬而奉使

者爭言之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遠拜李廣為貳師

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至發卒十八萬與天下七科

諸以征之僅得善馬數千匹中馬以下牝牡二千餘

匹更名烏孫馬為西極馬以死馬為天馬以馬之故

天下蕭然耗矣唐興得突厥馬貳千匹又得隋馬三

爵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齊二徒二十人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禮

諸侯來朝求歸玉與之射則皆北面從三公位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專掌其治達

達達於王也

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食亦三侯

侯與王射而合俎大夫以爲六韜

陳君舉曰王大射張三侯乃是養人主不爭之術以萬乘之尊下與諸侯群臣射射有中不則有勝負使主有爭勝負之意則不可故特設三侯於侯道九

十弓之材一倭高一倭其倭又庸其弓又良又有和助之者則易爲中雖以優至尊亦是養其不爭之德諸侯二侯亦此意。

三獲三容

容讓設屏風以蔽待復者

射必有人執旗以告獲每侯用一人其名曰獲射必

祭以騶虞九節五正音征

九節七節五節奏樂以為射節之差張布謂之侯

中為正正中為正正五采也

倭以四射二倭二獲二容樂以狂言七節三正孫

大夫以三舞射一侯一獲一客樂以采蘋五節二

以三親射軒侯五一獲一客禁以采鷩五節一正

着正大繩則以經傳張三條

驛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故今爲舉步

則令去候立手後以矢行告率令取矢

五射射人令人去侯所而立于後

侯則令為仁與大吏數射中

數射者中侯之筭

司馬伯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會

朝覲作大夫介冑有爵者

有爵者命士以上不使賤者

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

作者選便從王見諸侯

大吏及大夫介

此王使三公諸侯就館賜之時戒大史及大夫與

公為介大史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屬不敬者罰

宮正云親者責者居廬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凡以通者以音賕結謂之士始附于版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親益之數辨

其年歲與其貴賤而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

庶子之數以詔王治

大宰詔王廢置此云詔王治謂之於論定之始王

制司馬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

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世定然後祿之

司士司馬之屬也

食精食實者既貴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

賜賜無常

賜多少由王不如祿食有常品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

象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

右南面東上

大僕大夫大僕從者在路之左南面西上

司士攬

位已正則王出視朝司士乃舉王出揖群臣

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

門右在王門左右者王還回而嚮之乃揖也

大僕前

大僕從門左進而前以正視朝之位

王人肉朝皆退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

其擯士告見初為士者於王也膳其饗所執羔鴈之

入於王之膳人易氏曰諸臣之六摯猶諸侯之五瑞五瑞用以享既

受而班之書所謂五瑞不便是也六摯不用享

三帛三生一死則受之而不復三帛三生之帛二生

一死共王之禮以示納用其德也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

賜爵神惠及下也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

士適四方使為介大僕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訪

反

扼車兩旁使人持之

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備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

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仕而進退其爵祿

諸侯貢士司士兼其稽攷進退之權

10 歲

十人

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

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

主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

凡有功者錄書於玉之大常祭於大祭時勲詔

生則書于王族以識其人死則於烝先王而祭之詔

謂告其神以歸咎

大功詩勲藏其貳

貳副也功書藏於天府此則藏其副也

賞賚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臆功凡頒賞地參之一

三分計我三食其一

惟加田無國征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吏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方氏業來遠方之民致為貢致遠物而送迎之達之

節治其委積能合飲食

合方氏中主八人府四人吏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物
路掌達天下之道
通其具利
同其美
若一其度

量除其志弱
其好善

易氏曰道
財通此合方之事也宋及夫政焉

數器而九備之命皆有定守
度量而五則之制

亦有定用此合方之政也未及夫至於除其怨

惡同其好善則謹信脩睦無有異志合方之爲教也

大矣

言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所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

王載歲首十一月五日

月布其刃俾逆之善惡而割之使去

惡乃初善也

不廣博

察其風俗之變也

匡人中士四人胥四人徒八人

臣今掌達法則臣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

吟

劉執中曰如是則諸侯之犯政逆令者暴內陵外者

不陷於九伐矣

南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擲探也

人事訓至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復蘇民和訟而正王風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甸僕

十五十一府二吏四胥一徒二十人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僕侍御於尊者之各大夫僕其長也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
外而掌其政
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
以待諸侯與邊令聞鼓聲則速御僕與御膳子
躬親失職此來擊此鼓急遽強令亦擊此鼓速逆御
僕御膳子二官入告大僕以達于王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王出入
則自左馭而前驅
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教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
達于四方變亦如之
戒鼓鼓以警衆也
縣寢首服之法于宮門
首服之法謂免髮并總廣狹長短之數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
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擲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
卿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掌三公及孤卿之
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
沃盥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逆掌士
大夫之吊勞凡大事佐大僕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

戒具饗於小廟
大喪服於小廟
曰小廟高祖以下始祖曰太廟祭僕復于小廟
夏采復于太廟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
福者展而受之
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盟
而登
登登牲體於俎也
太喪持翬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以達窮民於遠舍
禮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繡僕掌五服之帶除其酒之事祭祀備賓王行洗和石
王所登上車之石
掌蹕宮中之事大喪樓于小寢大寢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養之
服不者服其不服之獸也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樓馴
也教之使馴服則王者之教無不服也
凡祭祀共猛獸
猛獸之中膳羞者熊狼也
賓客之事則抗反
折難也
射則贊張侯以推居之而待復

大射禮者者之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鳥掌射鳥

祭祀以弓矢歐鳥為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并夾鉞箭具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羅氏掌鳥鳥

鳥謂卑音居鵲之屬小弁詩云弁彼鵲所歸飛提鵲則作羅襦

鵲則作羅襦

標細密之羅也

中春羅春鳥音以養國者行羽物

羽物小鳥鵲雀之類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畜掌養鳥而阜著教擾之祭祀共郊鳥

郊鳥鵲鵲之屬

歲時共鳥物共膳獻之鳥

鳥物鵲鵲之屬以四時來膳獻之鳥雉及鵲鵲之屬

鄭鑄曰先王置官欲其簡而不冗自服不氏以下或

猛獸或射飛鳥或羅或蓋二官可以無數職也茲

四官其事雖微然所掌者供鬼神之祭祀者有之供

人君之膳羞者有之供賓客之禽獻者有之設官以

備物物備而禮舉凡以嚴國體而尊天王也孰謂冗

而且溫耶

鄭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鄭云世為王師所依服也

羅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

維若用纁連綴之也此與顧命一人冕執劉一人冕

執綬相

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迎尸

從車

裘冕從尸服也送迎之際則從尸車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官以小子名或誓師者之所稱如曰小子小子之類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音也雁羊穀肉豆

羊肆肆薦也羊穀穀解也肉豆以羊為醢也

而掌珥于社禘祈于五祀

當作珥以珥兵五祀立國之五祀司命中官同

門公屬國行

凡諸事安禮節其牲

沈祭川辜祭牲以代饗侯四時之惡氣而禳之

牲板半牲以文

鄭邦及軍器凡師四斬牲以左右徇陳

牲示犯者必殺

祭禮贊羞受嚴焉

牛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胥二人徒八人

羊之為世嗜死而不饑人之給膳亦缺見危而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師養祭社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禱
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凡泥辜侯獲蒙積與共其
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子司馬使其買牲而共之
誓師之際有司勳以謹戰功之賞人心知勳矣而羊
人共羊小子又斬牲以戒其不用命者羊豕豕豕不
用命者皆狼而不率之也故斬羊以示之

方初氏狂夫四人
陽勝則為狂陰勝則為癡因四方而驅疫亦厭勝之

方初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師百
而時難乃多以索室歐疫

時難四時作方相以難卻凶惡也

大喪先稻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四方良

司燁姑煇下士二人徒六人
司燁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
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東方七宿心為大火出於夏之三月其位在辰伏於

夏之九月其位在戌古人之火或出或內皆視天文

之火星伏見以為節
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燔凡國失火野焚遂則有刑

祭燔謂祭先出火之令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

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候人漢士卒以為之詩曰彼候人焉荷戈與袂外
國語曰候不在竟譏不居其方也

周禮夏官卷終

周禮

清源鈞礪丘葵吉甫學
慈谿晚學錢俊民重刊

秋官司寇第五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
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刑官之屬

大司寇卿一人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起言四
方

典法也詰謹也責也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

用重典

新國新造之國平國已治之國亂國悖亂之國

以五刑糾萬民

刑亦法也糾察也

一曰野刑上功糾二曰軍刑上命糾三曰鄉刑上

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意糾

野刑六遂鄉刑六鄉鄉遂之間官軍所在故軍刑門

於鄉遂之中官刑在官者國刑王畿之內凡十三國

也功言農功所以致功也言將命所以致令

也德言所得於天之理所以致德也言才能

所以致其能也意厚也鄭康成曰異當作意

所以致其愿也

以國土聚教龍民凡害人者盡其之國土而施職事焉
以明刑焉

園土獄城也民之不能自強於為善則請之龍民夜
納之園土而盡則施以職事何以謂之教蓋民有過

失其害人之罪雖匪固為然其罪已著夜責於園土
以因之盡施職事以役之明責其所犯之罪于大方

所加諸罰而取之使之猶有人之心焉則變惡為善

猶不旋踵是乃以不教教之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為三年

中國即鄉里也其能改過則得反乎鄉里與其遷者

之意猶使不得以齒於平民者三年蓋御惡人者不

一而足三年之久則可釋之矣

其不能改而徙國土者

既不能遷善又逃遁而出于國土不為法者矣如斯

人者殺之而已

以兩造之報禁民言入罪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子

兩禁民獄入獄三日乃致其辭然後聽之

造至也訟者兩至於公庭謂今券書也獄者兩齋券

事兩造必有一直使之入矢所以自明其言兩劑必

有一實使之入金所以自明其言東天百矢也鈞金

二十斤銅也小曰鈞大曰鈞不直不實則不金先於

官此亦禁止之一端必三日而後聽於朝者重刑

民為獄也

以兩石平罪

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麗民未入園土年之以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

水在手曰桎在足曰梏

重罪旬有三日坐其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

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三日坐三月役

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肺石赤石也使窮民無告者處於其上冤抑之氣得

凡遠近惻隱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義弗達者立於

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吏不以上聞其立也必及三日之久士師聽其辭以

告于朝而罪其長吏蓋君門萬里不有肺石之達則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瀛子象

親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歛之凡邦之大盟約莊其盟

盟約二事也約為之信書而已盟則歃血焉太史掌

邦之典法則之貳以待逆者也內史掌八枋之法以

詔王治者也六官六卿之長皆使受盟書之貳重其

事故藏之天府與賢能之書民衆之數同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

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解之

邦典有輕中重三典以定其罪邦法八辟之聲邦法

有議親議故議賢之不同所以斷其罪邦成蓋有邦

之六典八憲八成者也

大祭祀奉犬牲

若裡紀五帝則戒之日誨誓百官戒于百族

太宰祀五帝前辨十日而卜日此謂戒之日郊特牲

日卜之日王立於禪官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

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百官者百

執事也百族者土之族姓也族姓之與於祭者重於

官故戒百官於庫門之內而戒百姓於太廟之內正

所以辨親疏之義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

納亨將殺之時太宰贊王牲事司寇以刑禁先焉則

人知畏敬矣

奉其明水火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朝覲會同前王尚其肅也大喪前王尚其哀也

大軍旅位戮于社

社謂社主在尊者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屬士師以下蹕止行人也

小司寇中大夫二人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

此於朝即朝士所掌乃在庫門之外

以對朝士而論

詢咨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

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國危謂有亡之難

國遷謂都邑不寧將去故即新

問民以遷居之利立君謂無家適異於外也是三者

其利害在君不在民其可否在民不在君也之何不

咨詢焉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

三公北面常也鄉之州長與百姓皆北面者王之所

詢者民也群臣卿大夫也在東而西面群吏府吏胥

徒也在西而東面則左右以輔相之

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

擯謂揖之使前

以衆輔志而弊謀

以王志為主而輔之以衆以衆謀為終而弊之於王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誅之至于詢乃弊

之謂書具用法

五刑墨劓官刑殺也知其罪之所屬可附於某刑猶

必用吾之情以訊之以情度情庶得其真至于詢乃

斷之其斷則先讀鞫問之書使囚服而後用法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不躬坐使左右代焉有罪者殺于甸師氏不於市朝

此責貴親親之義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心者形之君辭者心之聲聲發於心不能掩於外其

辭信則色定氣舒耳目不亂其辭信則色氣索耳

目皆惑以此聽之人焉疲哉

以八辟麗邦濫附刑罰

麗附也以其本罪附於邦法而議之然後加以刑罰

之所當施

一曰議親之辟

親王之族

二曰議故之辟

故王之故舊

三曰議賢之辟

賢有德者

四曰議能之辟

能有才者

五日議功之辟。

有大勳勞立功者

六曰議貴之辟。

大夫以上凡有爵之人

七日議勤之辟。

勞於王事者

八曰議賓之辟。

賓不盡臣者

此八者皆教化之所自出不幸而陷於罪矣則法有所不可加者是不容不議

以三刺廷尉斷庶民獄訟之中

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

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而後施上服下服之刑

訊問也三刺之辭不敢自決而訊及於群臣群吏萬

民者此必罪大惡極或輕或重服於風教上服下服

係於人心雖則已麗於刑必待三訊而後斷也民以

為可刺則服上刑無可說者民以為可宥亦非全然

宥之特服下刑比上刑為輕耳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

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人生齒而體備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齒女子生

齒七歲而齒故皇齒以上皆書于版欲周知其

數民數既登之後冢宰又為之貳而制國用焉蓋古

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率以三十年通制國用而大比之制國用實所以為

十年之度慮欲收之儲內史於此貳之以其所掌

會計之書司會於此貳之以其所掌者會計之事二

官卑而列於始氣宰尊而繼於後非以統百官之任

而統其成也

小祭祀率犬豕凡禋祀五帝實饗永納亨亦如之

大賓客節玉而辟

辟除歲人也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小師率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踰孟冬祀司民獻民數

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新韓之角有大民小民之星其神實司民司冠主其

祀故孟冬祀之其日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

用則以民之登拜知歛之豐匱由是而進退之則所

圖者王也

歲終則令群士計獄訟之小大

群士鄉士聚士以下計獄訟其多寡也弊訟斷其

天也合手法讀之中群士入于小司冠小司冠登于

正歲師其屬而觀刑參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

刑今群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八會

乃致事

宣編也宣布于四方以終歲期之至太宰受會之時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所以紀

師下大夫四人

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刑罰一曰官禁

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官王宮官官府國城中野今之田律軍軍中之禁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拘于朝示貴者巷門曰閭縣于門閭示賤者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

禁則欲其畏戰而不為戒則欲其謹防而知避以刑

罰為正而五禁左右之以刑罰為中而五戒先後之

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

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誓者折之以言使斷然必信諸告之以文使知其所以然禁者禁其殘暴糾者糾其姦貪憲者憲其法則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職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

相受以此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六鄉之內其居則州黨族閭比之職其民人則什伍

之職皆合其職以待征斂調發之事此鄉官之職也

而士師又掌之者使之相安相受故耳蓋人之有罪

過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去之則不善者遠而後

善者得以相安上罪莽役以至下罪三月役任於州

里者舍之則不善者反焉而後善者得以相安

相受是與衆同欲與衆同惡也追胥之事以此

追襲寇盜不偕也相聚夜宿以伺寇盜此其出

古守望相助也賞一人而同所勸罰一人而同所威此所以施刑罰慶賞也此士師之掌鄉而弼六鄉之職也以此

官中之政令

言秋官之屬所行政令也

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察獄訟之辭則刑官之屬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

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而致於士師士師因其辭而察

之以詔司寇斷獄弊訟微訟既審合於邦令則又以

其邦令而致之於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上下聯事精

察如此此獄之所以得其中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治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

曰邦誹五曰邦誣六曰邦盜七曰邦詐八

曰為邦誣

灼如斟酌之酌取也陰有包藏欲為嚮背而未決乃

探聽國家機密糾其謀以為姦是謂邦誣如冠

賊之賊陰為不仁不義以毒王民生亂是謂邦誣

謀則反間之人陰為諸侯刺探國事是謂邦謀上有

令而下弗從是為廢格格令之人故曰犯邦令上無

是令輒出已意矯而為之是有無上之心故曰矯邦

令盜民財國貨以自封殖是謂邦盜相與交結如

唐時群小朋黨共為姦邪是謂邦朋是者誣以為非

曲者誣以為直亂亂白黑是謂邦誣凡茲八者亂之

階也八成之法舉以取士意豈淺鮮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漢治之今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荒貶遭飢荒貶刑罰國庫當貶折鄭玄謂辨當仁與
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四者荒貶之法也糾守糾四封
之守以防寇警者也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齊

傳謂地傳以為之保別謂判書以為之合約謂期約
齊計券書四者皆可稽以為決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勝國為客所勝則無主無後如周祭亳杜之類

王魚出入則前驅而磬

自治朝而退居於內謂之燕朝自燕朝而退居於寢
謂之燕寢此則無出入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洗尸方尸之入門以盤盛盥水則士師沃之王有虞
尸之事必就洗以致潔士師亦沃之錢水本小司辰

所冀士師則泊而增之

凡創_始班_而志_則奉犬牲

割耳當作耳災也

諸侯之買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師行而不從令是謂逆軍旌臨陣而

師禁故帥其屬而行戮焉

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師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小司寇於正歲命其屬入會致事此則歲終所正之

至於小司寇憲禁令於四方而此則憲禁令於國及郊野則亦貳與改之辨焉爾

土上土八人中七十有六人旅下土三十有二人府

人吏十有二人胥十有六徒百有二十人

士掌國中

鄉之民王所自治故其獄在國中

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亂辨其獄

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

死刑之罪定要之至十日不讞然後以其職聽于外

朝

司寇聽之斷其獄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成士師受中協日刑終

中者所斷之得中又擇其可殺之日然後開殺期

於無刑也

卷之三

陳尸三日

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期謂卿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之日王欲赦之具

此時用八議

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綱之禁令

屬夾道而踴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

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

六百有二十人

士掌四郊
 四郊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六遂之獄在四郊
 各掌其逐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
 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
 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要之至二旬然後斷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
 各聽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
 其官群之三日若欲免之則三令三公會其期
 逆士職聽之時命三公上議之
 若邦有大事聚衆於則各掌其逐之禁令帥其屬而蹕
 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凡郊有
 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
 人徒百有六十人
 縣士掌野
 掌四等公邑之獄
 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
 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
 去王城又遠故加至三旬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
 各聽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
 之三日若欲免之則五命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
 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
 而蹕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徒
 百有六十人
 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
 月而事獄訟于國
 大都在置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去王城愈遠
 方士又非鄉士遂士縣士得以職聽于朝故上獄訟
 于國而已
 司寇聽其成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聽其法以議獄訟
 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典其聽獄訟者凡都
 家之大事聚衆於則各掌其逐之禁令以時脩其縣法若歲
 終則省之而誅其罪馬
 縣法司寇所縣象貌之法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都士家士所治之獄方主之以上於國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士迎也士官之迎西以賓客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辨其刑于邦國
 論其人所坐之罪與王朝行刑之意乎邦國
 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罰獄則從之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蹕
 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
 訝人掌其訝訝士治其罪
 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

凡得貨賄人

凡貨賄人六畜或至於遺失有得獲者委於聽獄

天子有三朝一曰治朝司士所掌二曰內朝大僕所

左九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三公位焉則長衆庶在其

棘之為物其心赤桃之為物其華黃黃赤黃白黃所

左九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三公位焉則長衆庶在其

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以鞭呼趨則呼朝者使趨成以廟也辟則使人避馬

慢朝謂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而傳反其

凡得貨賄人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

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凡貨賄人六畜或至於遺失有得獲者委於聽獄

訟之朝告於議訟之士而不敢私焉以待其人而反

之至於旬則亦既久矣物不可死亦不可棄於是

之大者入于公小者歸於庶民之私此朝士之法制

以義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主自如今之欠債也

責如今之理欠然必有判書以為證驗則聽

凡民同貨財者今以國法得之犯令者刑罰之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若二人同賄一人犯令則并舉貨財而刑罰惟施於

犯令者屬責謂以己之財屬之於人而使責也責必

有傳保傳保必有地乃為之聽治

凡盜賊軍鄉邑及野人殺之無罪

盜賊結徒黨已成軍伍屯於鄉邑犯及家人則殺之

為無罪

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仇讐之報雖曰私復然已書于士則罪狀明白殺之

不以罪論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都慮刑

刑之喪而以朝中慮之者蓋凶荒札喪寇戎之際

不寬宥則民無不與而盜賊之變趨正朝士所掌

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司馬
其數于王王拜受之書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室
以贊王治

天府主祖廟之藏考

司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十人

司九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

官罪五百剕罪五百殺五百若司寇斷獄則以五

刑之法往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辨其輕重使輕不至於失其罪重不至於無辜一

以書為斷而已用刑書如伯州犂之欲上其手張

湯之欲殺其心胡可得哉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

刺取其罪然後殺之無愧死有寬也赦舍也助也

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諸大夫三刺曰訊諸萬

一則訊群臣訊諸大夫皆曰可殺未可也三則訊諸萬

之卑左右及諸大夫皆曰可殺未可也三則訊諸萬

民萬民皆以為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壹宥曰不職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三宥之法求以寬之一曰豈其人之不職乎二曰豈

其人之過誤乎三曰豈其人之遺失偶忘之乎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愚癡

之所謂赦宥也斯而已豈大知見於春秋大赦

唐方有之

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

刑殺

以此三法求民情盡於內辭乎於外因法以議罪

因罪以施刑上下相承所謂民中者如此刑殺乃先

王不得已之意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

先王之於臣民以為一時之言與典以無邦萬世

之後或無所質謹故為之約而設官以司之劑券書

也

治神之約為上

宗廟有俎山川有社稷有壇壝五祀有時節此事

禮不待神也至於神其祀而祭則書其所以命

之者以為之約若魯郊禘之禮是也

治民之約次之

分鄉以萬軍制邑以授農以謹而辨遷徙以章

逃而為驅戮此容民不待約也至於非其所當有而

分以授之則書其所以分之者以為之約若分衛以

授殷民六族七族是也

治地之約次之

公侯伯子男所封之土各有定制而封疆所至不可

以大而侵小以強而陵弱為其約也

治功之約次之

有功則有賞有賞則有勸有勸則有常若親耕

統制點在王宮殿于盟乃其約也

治器之約火之

禮樂吉凶車服自有常制若非所用而頒之則害其所以頒者以為之約若魯得用四代之服器是也

治繫之約火之

如五玉三白二生一死之費先王以之叙諸侯分貴

感莫不以其爵祿高下而為之約

凡大約制書於宗廟之約制書於丹

大約制書於宗廟之約制書於丹

書今俗語謂鐵券丹書乃其遺言也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歲

若因而有訟者當用舊約制以質證之故為之珥而

辟歲視諸故府也珥當作珥故難取故蒙塗其

所以校其不祥也見故府之文而尚不信則皆墨其

矣

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歲其不信者就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徒四人

司盟掌盟載之法

載盟辭也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

明神既盟則貳之

其正則藏于天府而司盟則藏其貳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盟則詛神以結其信使之知敵詛則意則詛神以

盟則詛神以結其信使之知敵詛則意則詛神以

凡民之有約制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使之盟詛此亦息刑獄之一件

凡盟詛答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

司盟共析酒脯

民有盟詛則鄰里共其牲既盟則出酒脯司盟為之

祈明神神之小若用酒脯以祈之切疑周家之於獄

訟先使之盟詛乃使入金矢既入金矢乃為之受理

而聽之然則刑措之術其本諸此乎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丹丹青書

受其入征者

受其入則取諸地官所自入者受其征則取諸民而

官所稅賦者

辨其物之類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

璽以封之所以謹其藏也

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

升入掌其所產之地此則掌其所入焉

入其要

要凡數也

手受止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金罰即入鈞金貨罰司關所謂舉其貨
於上帝則共其金版

金版蓋皇邱之飾為後版屏風者

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司屬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司屬察凶惡暴戾之人

司屬掌盜賊之任器貨賄

非其有而取之曰盜因盜而害人曰賊任器者所用

以傷害人之器貨賄殺越人而劫剽其所有之財物

也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捕之入於司兵

以充兵器之用

其奴男子入平罪獄女子入于春室

罪惡之重沒其身未足又奴其男女而隸役春室皆

有常養以存其生焉春室人棠棠人也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

男八歲女七歲毀齒曰齔

司國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

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司園掌牧教罷民

拘之園土勞之苦之使其善心自生所以收教之也

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收教之

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

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雖出三年不赦

害人者謂惡人不能從化而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

五刑者弗使冠飾而彼辱明書其罪於背夜收之園

土置任以勞役收而教之能改者重罪之輕重為久

近之期而舍之其有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之雖年

滿而出猶不齒三年甚辱之也

凡園土之刑人也不歸能其罪人也不歸

奪園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

人掌因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

罪桎梏

桎在手梏在足桎梏下身居三木掌囚守之

王之同族尊有爵者桎以待繫罪

掌兩手共一木桎兩手各一木桎以待斷也掌為稍

夏刑殺告刑于王掌而適朝士加明桎以適市而刑殺

告王而又適朝士蓋以朝士掌外朝又得以審詳焉

重人命也適朝士矣以為無可疑則加以明桎於桎

上明書其所犯使見者咸知其罪乃適於市而殺之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尊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蓋以甸師掌耕籍田以事宗廟歲殺之所隱之也

甸師以待刑殺之官來不桎而適市乃所以隱之也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持殛傅之

謀者與賊窺伺乎國家之隙以圖危社稷其罪不可赦也故大者斬之小者殺之且從而搏之謂陳裂其屍以示人也

凡殺其親者殺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焚以火者不存其辜以磔者不全其體

凡殺人者陪死此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

凡殺人者今所謂謀故鬪殺者陪死也肆陳也盜

則不然誅市刑之

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

法官刑罰量也

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

殺刑戮亦如之焉者使守門則者使守關官者使守內

則者使守國苑者使守積好

鄭康成謂公族無官刑惡其類髮其頭而已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

人徒二百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五隸罪變閭夷禁

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

執人之事

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隸帥其屬而役之百官所當任

持之器物此官主之為積聚也國人之事若今宰

城之兵

邦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

之事掌帥

是使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

人厲禁

翟氏狝同王在宮與出在野使之各服其邦之服而

執其邦之兵以為守衛則其人雖賤而所用為甚重

矣

罪隸百有二十人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

若家牛助為牽犂

國謂建諸侯家謂立大夫牛助以牛助轉徙也車轅

肉一牛前亦一牛二隸前者牽前牛後者御當車之

牛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變隸之事

罪隸乃中國之人時罪而沒入在官者與四夷之人

不同不使掌牛馬為獸之事

變隸百有二十人

征南夷所獲者

變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

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為校人所役使以養馬國有大事則守王門舍則守

王閭

閭隸百有二十人

閭南蠻之別

閭隸掌役畜養鳥

後則役以掌畜也

子計為所生聞諫掌其物則養之而使取諫於
已為之無知而飲啄鼓舞惟聞諫之是從

大練百有二十人

征東夷所獲者
夷諫掌役牧人養牛馬
為牧人所役使牧牛馬

與鳥言
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

鳴是生三犛皆用也

其守王宮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路練百有二十人

往東北夷所獲者

蔡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
宮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
而憲邦之刑禁

憲表也謂縣之也大司冠正月之吉布刑于邦國都
鄙又縣刑象以示萬民小司冠於正歲十一月帥

觀刑象及宣布于四方憲刑禁矣布憲復掌之者
大司冠布之者舉其綱也小司冠布之者行於細也

四方萬里或末之知布憲則先通四方而宣布

所至之處又從而表縣之有不明刑禁之與不
可犯也

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爾雅曰九夷八蠻六狄五狄謂之四海詰謹也使四

方謹而行之以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而行
四方達四海按正月而必聞其刑禁者未能遠達必

書其刑禁之宜憲於民以達之州伯州伯達於卒正
卒正達於連帥連帥達於屬長屬長達於諸侯諸侯

則以達於其國之都鄙而要服以達於四海布憲則
執旌節以巡行於四方詰其違於禁令者庶乎其可

及也已

凡邦之大事合衆為刑以刑禁號令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此言非天吏不可以殺人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凡傷而不以告者殺戮

者遇訟者以告而說之
可專伺候也司察其私相斬戮者及傷人見血而里

閭擁遏不以告于有司者將以罪相證於獄而獲奪
其所證之人使不得同至於獄將以辭訟於官而特

勢九以止遏之使不得以上達者皆以告於有司而
誅之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於正者搃誅犯禁者作言語

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逆理害治為亂恃強虐物為暴惟亂惟暴乃以力而正之方有所不敵者不得已而服焉播則稱上之命今誣則誣人以所無之事惟播誣故敢犯士師之五禁造為浮言以相惑動其言不實而能鼓蕩人心凡此者皆禁之使不敢為若敢為者則告於有司而誅之

凡國聚眾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竊竊而此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其犯禁者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三於四畿

此則達人所謂十有九有滄滄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

比國郊及野之道有息并樹

比校其實也自國之郊及郊外之野所通行之路

有宿息并樹夜可以宿晝可以息有井以備飲人

樹以為藩籬野廬氏掌掌之則行者之至如歸不

有相期者誅之

若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攔之

有相期而觀伺者欲習為寇盜之意故誅之所以御

姦也

路之於車轡也互者叙而行之者相值而備也互者交互而本行也抵車於陸行於於水阻阻之地倘相值而有擊互之阻人有爭先而不相遜者因其先後之叙以次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之徘徊得路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

比校民夫

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掃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

者不勝者幾禁也不當行而行不當作而作失早晚之時不物者非所當行而行之非所當掃而掃之皆姦人之欲為寇盜者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三於四畿

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也此言骸死人骨也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之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教罷民凶服服衰經者也除而禁之所以致其潔也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槨焉其日月焉

任器所執任之器有地之官若比長閭胥里宰之屬

掌凡國之執禁

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

疏於勇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隄防止水之官

維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撲泚及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撲禁山之為苑澤之

沈者

隄穿地為墊撲祢鄂堅地不可得深故設祢鄂於中所以取禽獸溝瀆所以通水也君園溝固有苑矣庶為之則僧上沈可即山以為苑乎漁人取魚固省飢矣下毒於水則是竭澤而漁人或食之將有以中其毒矣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

幾祭也萍氏掌水禁而使禁酒酒亦水之害人者也

禁川游者

將將浮而行也水雖有權載之利然犯之則濡溺之則死不時而入捕魚者一切禁之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凡星則為夜星沒則非夜以是詔夜守之也嚴夜禁之法

禦晨行於禁宵行者夜游者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夫遂陽燧鑒鏡也世謂之方諸取日月之水火故曰

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

凡邦國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墳燭於門內曰庭燎所以照衆也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寤寤馬寤一中

屋誅夷三族也夜禁故為明寤於墳埋之地揭其罪於寤上而屬於司烜氏使人知其罪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掌執鞭趨以辟道路之穢惡及車馬人物之壅塞而

不通者

凡掌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禁禁曰故警駟曰車駟警大夫曰敢不關警五百警三百警邦之大史曰

殺警小史曰警

華警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不得不嚴車莫先於僕右故警僕右曰警車充聽命於駟故警駟曰車警謂

車裂也警大夫曰敢不關於君警五百或謂刑不上大夫此乃大夫之屬也師與大夫小史主禮樂之事

謂將祭祀之時而警也師輕於大夫大史掌秉筆以誌君之過其職最重故警曰殺小史官卑故警曰警

司烜氏下士二人胥一人六人徒十有二人

簡氏掌此國中宿互操者與其國新語而此其追胥
者而賞罰之
此謂檢校夜士之守宿者宿宿衛也互謂行馬操行
夜所繫國粥美卒也追追冠也胥謂為備以賞罰待
之則一問之政無不舉矣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越行者與駟駟於國中者
每問谷有防限有徑越以從便者有以兵甲趨行與
夫躍馬馳驅則人相恐動或因以亂故皆禁焉鄉之
問如此則遂可知矣
邦有故則令守其問互唯執節者不幾
真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真氏掌設張
孤張量結羣籍之金所以為爵禽獸
為防獲以攻猛獸以靈鼓鼓反千之
靈鼓祭社之鼓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庶章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庶氏掌除毒蟲以攻說檜之嘉州草攻之
盡能腐壞人之心除之法謂有其神也攻說檜之
攻說新名祚其神求去之也禳除也嘉州未聞
凡駁毒則令之北之
校比其事以知能不
允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允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

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
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也
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是趙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是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持居籍之
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網中鳥來下則持
其足
以時獻其羽翹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今刊陽木而火之冬日
至今剝陰木而水之
水生於山南為陽木生於山北為陰木陰陽相濟則
冲氣以為和此物之所以生陰陽偏勝則事多凶為
疾此物之所以死使民知禁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也
若欲其化也則春穀種其水
若欲用為耕地而與其能生嘉穀則夏用火矣秋則
水之冬用水矣春則火之二變易之則水火相濟而
其土和矣自能化生嘉穀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聖矣之詩云作之屏之其當其顯脩之平之其灌其
初啓之辟之其極其樞據之剔之其標其柢此攻木
之謂也
雍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因款五日亦奮若此十二歲之壯自廣至年二十八

女京雜言中與之妻

地鼓之鼓以鼓石也
 地鼓之鼓以鼓石也
 殺其神則以牡樺牛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
 若為害之蟲鼓之不去意必有神主之樺木為山榆
 也象齒象牙也取山榆之牡者十宰交午貫穿象牙
 以沈乎水中則可殺水蟲之神且使水涸而洲塞化
 為丘陵聖人達萬物之理以為除害之方除蟲物用
 莽草除蟲用炭灰除毒用牡樺除水蟲用牡樺
 天地間物皆有用非明哲孰能知之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右有大庭氏
 庭氏掌射國中之矢鳥若不見其鳥則以箭射之
 與獵射之矢夜射之
 鳥獸為妖者夜中聞聲而不見其物則以日食日所
 造弓月食日所造矢射之以陰陽至盛之氣攻時昧
 不明之妖則息矣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太陰之弓殺月之弓枉矢殺日之矢
 昔歐陽脩作鬼車詩云昔者周公夜時庭氏來黃鸞
 孤逐出九州之外射之三發而不中天達天狗投空
 齒之落其一頭諸血常流以盡藏於陰黑則飛鬼
 大光則驚隨血點汚人家其必由此言之不設
 官以射之為害豈小哉

及之曰古之王者鍾鼓管絃以養其內威儀文物
 以養其外其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出則有虎賁氏夾
 道而趨居則有士庶子之掌守其居止行幸未嘗一
 日忘武備自書生論之以為無他事矣先王猶謂猛
 獸之德伏毒蟲之竊發鯉魚之潛聽水虫之巧伺皆
 足以害人身天鳥之聲盡聽之音亦足以亂人心一
 物不去於治身養心為有缺則是九官之設非得已
 而不已也魯突乘輿與熊當御坐雖當時簡忽所致亦
 王制有不足耳所謂有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
 歲二十八星之號以云天鳥攻祭以攻蟲物廢炭以
 攻鯉魚牡藟以去毒炮土之鼓以去水虫救月之
 矢以射天鳥非明於無物精義入神不能知也
 衙校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衙校氏掌司與五禁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與
 祭祀貴靜而肅大祭祀尤貴嚴焉故令禁與孔子於
 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亦所以戒躁楚談言君婦
 道望以言承祭祀者靜而不謹
 軍旅田獵令御故
 軍旅田獵大衆所聚惡譁而喜靜故令御故大祭祀
 止於令禁無譁者承祭祀者不若軍
 禁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
 人之樂不能不歌人之哀不能不哭
 使無歌哭哉於所居可也行而哭
 國中之道其

感動人心故禁之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伊耆氏有功於蒼者世先王篤養老之禮為其氣體已衰年德彌尊設為賜杖之制以優之自七十者杖於國至八十者杖於朝取伊耆氏老之義以名官且取耆父之義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威

威讀為西威杖之有威節節之有英蕩老臣雖杖於朝至於祭祀之時以敬為主雖老而不散杖伊耆氏共其威以嚴之既事大杖之所以尊德也

軍旅授有爵者杖

有爵者皆有統率軍見王見師宜當執杖今三經

兵常朝而執杖也

兵王之齒杖

國老年齒已高在禮宜杖是之謂齒杖以齒論之雖可以杖必出於王之所賜然後杖伊耆氏之職則共之於王而王用以賜也周家之杖有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在鄉在家在國在朝之異此所共者其在朝在國乎漢之哀帝賜孔光以靈壽杖其有周舊典也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觀北方曰譯今總曰象胥者周德先致南方也

象胥掌蠻夷閭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

和親之

謂蕃國之臣來親聘者

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見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象胥本主夷狄之使亦兼掌國中之使故下有大事諸侯之掌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掌察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察四方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二十有二人

此有闕文言掌察諸侯之不率者

此有闕文言掌所以供交通諸國之幣帛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

都家王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國治主國之治

都家當奉行若冢宰言以則治都鄙

日朝以聽國事以告其君長

日朝者朝大夫日在朝以聽受國事故所作謂之事所遣謂之君謂國君長謂卿大夫

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王國大官治教之當行於都家朝大夫日朝於王以聽國之事故告都家之君長是以國有政令今朝大夫

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

都家之治有當治於王國者必因大夫以上達若夫事之大者則不可因朝大夫以達之也其君長當自至而稟命可也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不及謂有稽殿之誅

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有司都司馬家司馬見軍旅不干朝大夫之事

都則中士二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廩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闕
家士亦如之

周禮秋官終

多官補亡

大司空 小司空

書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土地之圖

人民之數地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不宜為司徒之職記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遠近與事任力則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與夫起徒役令賦之事不宜為小司徒之職今取而復舊則各官不亡矣

封人 牧人 牛人 充人 載師

均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柞人 角人

羽人 掌著 掌樂 掌草 圉人 場人

封人之封國造邑載師之任地定征均人之均力

土均之平地政草人掌土化之法總人掌水利之事是皆度地制邑居民而時其地利者也宜屬之司空

牧人牛人充人與天官之獸人獸人皆不宜屬天官

虞林衡澤虞川衡之掌山澤柞人角人羽人之蓄山澤之材園人之牧獸場人之植果祿掌著掌樂草之時地利稽之於書考之於禮贊之六典六職皆隸之司空則為宜

獸人 獸人 獸醫

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田獵置果羅罔畢翳饒獸之禁毋出九門用是知此四官屬司空無疑况九職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乃司空之職則此四官不為天官之屬明矣

司裘 染人 追師 屨人 掌皮

典絲 典泉 司空掌百工凡此數者工人之官所以供王之服御而掌皮典絲典泉則備工之用况典治絲案飭化八材之類屬之司空曰宜

典瑞 典同 巾車 司常 冢人 墓大夫 司服 典路 車僕 雞人

犬人

典瑞典同巾車司常司服皆治其器物以備用則是工之屬也合隸司空成周建六官限於三百六十其不以工人專一官明矣一工一官如今考工所載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磨搏埴之類皆得命官而佐職

將不勝其繁是聖人設官之意耶後世傳習之久謂司空主百工而百工居六職之一司空之云以考工記補之由漢以來莫之察者未於不思聖人設官之意故也冢人墓大夫亦宜以土事屬之司空列之禮官則儘失巾車既隸各官則車僕不宜它屬設人獻人既隸各官則雞人犬人隸之無疑

弁師 司弓矢 素人

弁師為冕弁以供王之服用不當屬司馬司弓矢乃弓人為弓之事故合九合七皆有其制素人掌獻素獻成宜以工屬司空明甚

職方氏 土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縫師 量人

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北邦土之什司空之職山虞澤虞之屬即其僚耳量人亦司空度地之職與考工記匠人營國文無異

今訂定各官之屬五十有四

- 大司空 ○小司空 ○載師 ○封人 ○量人
- 甸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山虞
- 林衡 ○川衡 ○澤虞 ○柎人 ○角人
- 羽人 ○掌葛 ○掌染革 ○圉人 ○場人
- 牧人 ○牛人 ○充人 ○獸人 ○獸人
- 蠶人 ○雞人 ○犬人 ○獸醫 ○司裘
- 掌皮 ○司服 ○典絲 ○典宗 ○染人
- 弁師 ○追師 ○屨人 ○典瑞 ○典同
- 巾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司弓矢
- 素人 ○冢人 ○墓大夫 ○職方氏 ○土方氏
-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縫師

周禮

清源鈞磯丘葵吉甫學
慈谿晚學錢俊民重刊

冬官司空第六

書載伯禹作司空平水土周官司司空掌邦土居四
民時地利禮記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
洳時四時量地遠近典事任九此見於經傳者燦然
可睹後人以司徒地官為土地之事而以考工記補
冬官謂冬官主百工殊不知百工之事特司空之屬
官以地官司徒為當任土地之事以則天官家案其
亦當任天地之職耶按周官司司空掌邦土則凡土
地之事列在司徒者皆冬官之職也今以五官之

美而補冬官之闕則各官不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官分職以為民極乃
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辨九土之宜以佐王富邦
國

辨九土之宜

大司空卿一人小司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

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亦人又十

有二入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司空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佐

王富邦國

鄭康成曰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司空掌
邦教土地之圖人民之數非其職也此大司空掌邦
土以掌凡邦之役事錯亂在地官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狹輪之數
九州揚州豫州青州梁州雍州冀州并廣輪廓然而從天輪之
中
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土高曰丘小阜曰陵水厓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陸
下濕曰濕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藩封之
畿外之地可建邦國畿內之地可建都鄙其數則正
制所設畿內九十三國畿外一州二百一十國也海
穿地封起土為畧

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
遂以名其社與其土
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祀社以土龍祀稷以
社稷不屋而壇壇外累土為牆田主以所宜木而樹
之若以松樹於壇以為社神則名曰松社之野司空
以水土之官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制
其畿疆而藩封之此其為職分明屬之司徒無可附
麗學者宜熟思而明辨之
以土會之灋辨五土之物生

會聚也
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力
毛而脂狐貉貉之類毛縵者也植物柞栗之屬今俗
以柞為單斗方堅勁貌山林之外柔而所堅也
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

以土會之灋辨五土之物生

鱗物魚龍之屬膏物桐漆之類其民水氣所薰故思而潤澤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穀樹物其民專於反而長

羽物雉之屬核物李梅之屬專園也其民得丘陵之性雖踣而脩直

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及古物其民習於而瘠

介物龜蟹之屬植物薺莢角五棘之屬其民得墳衍之性雖白而瘦黝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羴力果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而而瘠

而清得不能脩長

土會之法正司空度地以居民者也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

此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制其畿疆之節目也與十二教何其非司徒之任矣

以上宜之辨辨十二教何其非司徒之任矣

以辨人氏以審鳥獸以辨草木以任土事

名所以命其土丘陵墳衍原隰之屬物所以色其土青黎赤墳黑墳之屬職方氏所載者九州而土宜之

有辨一土五公之所國是故分野之占則星紀為

辨十有二土之辨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以作民職以

宋析木為燕雖當時未有燕齊秦楚等國而司空之所辨殆亦以分野而言也相視也阜盛也蕃多也毓

生也任情任地所生因民所能也

辨十有二土之辨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以作民職以

以土均之辨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以作民職以

五物死上九等九州之田賦上中下之不同職即太

率之九職貢即太宰之九貢財賦即太宰之九賦然

遠近多寡之不均先後緩急之不齊非政之善也故

必有以均齊之

土宜乃居四民時地利之要土均乃使民興事任力

之事實司空之職也則地征之制民職之作與夫令

貢而敘則司徒掌之則為優官又况土會土宜土均

土圭皆土事非掌邦土者雖宜尸之耶

以土圭之辨則其深淺日景以求地中曰南則景

短多景曰北則景長多景曰東則景父多景曰西則景

日景之分同道也至相通也景狀相通則有可候

之經故教日必以冬夏今測景建國只於夏至不於

冬至以冬至景長三尺過土圭之制未若夏至之日

百之半立八尺之表此凡有五寸正與土圭等則
地中故於此時植之以表測之以圭假如表北得
尺四寸是地於日為近南景短於表南為陽起地常
如暑假如表北得尺六寸是地於日為近北景長於
表北為陰地常如寒正中時表其景已映是地於
日為近東先夕景也東則近海卑下故多陽風正中
時表其景未中是地於日為近西猶朝景也西則近
山幽陰故多積雲多者不得大氣之中而偏勝之計
日南日北蓋假借言也
易氏曰日南日北日東日西特四時測景之法如夏
至日在南陸躔於東赤景長尺有五寸故曰日南則
景短多暑冬至日在北陸躔於牽牛景長丈有三尺

故曰日北則景長多暑秋分日在東陸躔於角其景
常候以久故曰日東則景夕多風春分日在西陸躔
於箕其景常候以朝故曰日西則景朝多陰昔堯以
中星驗日景而獨於仲夏言敬致即致日也致日於
尺有五寸之景此求中之法也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萬物之所會也陰陽之
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於千里而
封樹之
此周公記其作洛邑之制以司空掌天下之土地因
版載建國之法
凡建邦國以土圭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
五百里其食者半

食者按田者之實數半則二百五十里也
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百三十里有奇
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二
一百一十里有奇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五十里有奇
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二
二十五里有奇
陳君舉曰所謂五等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
母過三等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夏商未
之有故大司馬之法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由此觀之雖周亦三等也舉四封而言則侯四百
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又益一男之地為公以待加
地之賞領一男之地為男以待削地之罰蓋所謂有
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削地歸之閒田以傳致之魯
錫陶唐而鄭當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是也終厲
之世若公若男往往設而不封故稱公者一宋是已
自齊魯皆侯也廣公號公則皆繼三公之後耳稱男
者二許猶是也自邾莒皆子職也驪戎男則夷狄之
長耳先儒謂周公斥大九州更置五等安也蓋於
枝之道雖聖人不取廢今天子之畿方千里謂之萬
里而內諸侯頗食采於其中故以方五百里封公可
以方之制曰凡邦國千里封公則四公則百男蓋

假設之言以爲建國之事假設也方百里之
之封公亦過四國小之封男雖至於百男可也是謂
兼建而小其力苟如先儒之言則漢七國唐藩鎮之
權皆於周久矣
地家百一易之地家二印噴再易之地家三百
造都鄙與建邦國不同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知
其廣狹以則其域造都鄙直以所當授之民室數制
其地已內之田有肥硠不齊故立不易一易再易之
漢此王子第公卿大夫采地外有封溝樹之園內有
城郭市朝宗廟之別使之朝夕汙事王朝而退食於
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
里之內以受居之而受采地之封者不過食其福耳
此尹氏崔氏春秋所以譏世卿也東巖王與之曰正
人建國匠人營國載之考工置槩爲規皆以測景正
朝夕其與土圭之法相表裏而土圭之灋乃在司徒
是不惟有虞虞朝之官制與大宰之六典小宰之六
職皆如柄鑿矣司空執度地重地制邑於王制可
以知其職匠人建國營國於考工可以測其舊若以
司徒考之雖欲強附而曲取於經傳誠無以爲據休
也今取大司徒之不應職者歸之司空故曰司空之
爲未嘗亡也
另分地職真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特

力役之任屬在司空則夫地職地守地貢皆吏役之
所當均焉者也取而歸之司空宜也知禹之所以爲
司空之義則地職地守地貢其可屬之司徒焉地職
若三農園圃廣衡數牧之類地守地貢也後職言地守
者亦一定之灋也地貢者以耕事其九穀圃以植事
其草木之類
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
此言外方五百里則以方言之非言面也以方言之
是每面二百五十里兩面相方爲五百里自侯畿至
蕃畿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爲四千五
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
百里之蕃服爾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
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
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於禹而地未嘗增也
此即職方氏之九服王與之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
國之政職方氏之職也知職方氏之宜在司空則此章
不當在司空矣
小司空掌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
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
此即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

為制五州為鄉之法
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追胥以令貢賦
作為也役功力之乘追逐也胥伺也伍五人兩二十
五人率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
百人此制一定有征伐之時起之以為軍旅四時之
間作之使趨田役有盜之隙比之使追胥閒暇之時
令之使貢賦不待遺命而民也將不致有
吏也有事致之防無事歸之田里無招壯之機無
廩給之費此先王之法也而末嘗有兵也司馬法曰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安卒七十二人是則一乘者七
十五人也約而言之兵車一乘則三兩之數四乘則
三卒之數百乘則三師之所合五百乘則三軍之所
合積而至於千乘則六軍聚焉是則六軍之數適足
以容千乘乃天子宿衛之兵其餘六遂鄉鄙之兵悉
天子之畿內則為萬乘矣諸侯大國則有千乘而三
鄉三軍則僅止於五百乘耳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
也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
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受田有九等之法此以七六五為三等蓋因中以寄
明上下之義○此役法也其誤在於大司徒者既取
而歸之于大司空矣則此小司徒因土地之上下而
均其任人之數宜為小司空師之職既曰以攷司
空之辟以逆役事矣司寇又曰役諸司空由是觀之

此章其指之司寇信而有據學者當知所適從每
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地皆作
竭作不按籍起人其家丁男皆行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
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政民大政致辭子
致者使自至也大事田後大故災寇也餘子養卒也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凡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
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
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上地食者參之二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食者半田
百畝萊百畝下地食者參之一田百畝萊二百畝○
賦後一事也役事之屬司空既見於經則令地賦不
可它屬矣
乃經土地而井牧養田野
可耕之地為井可食之地為牧上地百畝中地二百
畝下地三百畝畝三夫受六夫之地二牧當一井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
縣為都
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其水
六十四井為田其三十六井則山川城郭方八十里
旁加十里則方百里為一同積萬井其中六千四百
井為田而二千六百井為山川城郭以四數之言田
之實數司馬法以十數之兼山川城郭而言也丘甸
則用之於鄉遂及公邑縣都則用之於采地鄉遂公

邑井縣縣都也。有縣都之制。而民之受地者。特一夫之田。與夫宅田。田畝四公邑之類。未至於縣都也。采地之所受。亦非無井邑丘甸井邑丘甸。見於縣都之中。唯卿大夫之所受者。或四十里。或八十里。此所以必盡為縣都之制也。惟野外之田。不無熾惡肥磽之土。豈必盡如指掌之平。其耕之費。惟有井有牧。比之楚為掩。所謂書土田度山林。辨九澤。辨京陵。表淳鹵。敷疆。濟。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即成周井牧之遺法也。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當一井。數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當一井。疆。濟。之地。九夫為數。九數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當一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所謂井九百畝者。非必皆平土。皆上地也。因地之所遇而為之。謂之可。以知井田之說矣。信南山之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論語稱禹盡力乎溝洫。臯陶謨曰。畎畝。距川。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以貢助徹。皆天下之什一。非丘甸之法。何以能什一之法哉。故周之法始於唐虞。以至夏商。猶稱井田。而人備於周。以任土事。而令貢賦。免稅。故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地。施其職。而平其政。凡建邦立國。其社稷正其幾。履之。

凡此者。皆邦之土事。故當盡屬司空。今載之小司。徒非也。引而補其闕。雖不得其全。然其大畧亦足以見古先聖王設官之意。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載師也。冬官謂之事官。載師掌任土之事。宜為司空之攷。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有土斯有物。或宜九穀。或宜果。或宜鳥獸之類。凡所謂地事。以此物之有。事斯有。職或職。以耕。或職以牧。養之事。凡所謂地職。以此授之。符政令。待稅賦之政令也。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在市之屋曰廛。在里之屋曰里。以場園任園地。場以登禾黍。園以種果蓏。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宅田即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是也。士田即孟子所謂圭田也。賈田賈人之有事於縣官者也。五十里為近郊。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官田籍田也。牛田牛人之田。賞田賞賜之田也。牧田牧人之田也。百里為遠郊。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公邑謂在官之田未頒與人者郊外田甸

以家邑之田任甸地
謂天子之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

以小都之田任甸地
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

以太都之田任甸地
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甸地之中也

四鄉地居四甸甸居十二同稍居二十同縣居二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共計百同此王畿

所以為千里

凡任地國宅無假國屋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旬稍縣都皆無過十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國中什一使自賦故無征國屋不可以井論故二十而征其一近郊以下皆以百畝而徵賦民十一近郊於一中十分取一遠郊於一中一分取一分之半甸稍縣都於一中十分取二分米地之內有漆林焉則於一中取二分之半所以抑末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布

里布總也以供吉凶二服皆里布也屋粟則見於依師之所掌也夫家之征十一之外出士徒專室以給

縣役此言都鄙郊甸之中有不毛之宅不耕之田職事之民是上忘其職而忽忽於政也故宅不毛者其長有里布之罰田不耕者其長有屋粟之罰職事則又罰其長以夫家之征此即孟子所謂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之意也

以時徵其賦
徵之必以時則上不病國下不病民

封人掌設王之社稷為畿封而樹之
聚土曰封

壇在中外為壇畿封而樹之植其所宜木以嚴其界

限也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社稷之職
乃職事於社稷者也壇設矣令匠人設五方之土以築其壇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諸饗置其綴辨其水菓飾刑治潔清之也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楨狀綉著

牛鼻繩以系牛者水以洗牲案以薦牲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謂君牽牲入時歌舞以言其博碩肥腍毛炮之豚謂實素於豚之腹以炮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牡

量入下土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量猶度也謂以丈尺度地屬之司空宜也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右宮量

市朝道巷門渠

右若也非王右之宮

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合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

軍壘曰壘每軍必有市有朝每州一師二千五百人

五師為軍各有涂道而軍社有常居之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

其從獻脯醢之數量掌祭尊彝之祖賁凡宰祭

與鬱人受單漚而皆飲之

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或攝祭也訖事量人與鬱人

受舉單之餘漚而飲之所以受神之福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犂之力

地政上所以正下地守地職下所以供上山林川澤

丘陵墳衍原隰五地各有所守謂之地守而地職則

九職中自百工以下皆是也力政當作力在人民牛

馬車犂之力在均地守地職之人也

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用三月馬中牛馬公

司用二日馬無年則公用一日馬

鄭錡曰或謂周禮一經於徒役之事以為用民之力

事之至大故屢言之今觀均人視歲上下為用民之

節不過一日二日三日之差奚為其然余嘗論之是

說目前漢始於帝集諸儒經作王制以為用民

之力歲不過三日自是學者不敢違鄭康成覺其不

通遂改司為均曰公事均用三日余嘗笑其鑿古者

龍見而舉務又見而致用水者正而裁日南至而畢

故衛文公楚宮之作仰占定星之中詩人以謂得其

時制則知力役興於農隙之時十月之暇營室之中

也一句而三日則一月而九日計冬之三月則二十

七日矣年豐則食有餘多用其力不為虛也一句兩

日則一月六日計冬之三月則十八日矣中年食少

歉減豐年三分之一也一句一日則一月三日計冬

之三則九日矣無年而力役不作減三分之二也

如以為一歲不過三日奚必諄復作經屢言役事之

為大乎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特言無財賦者國中九職蓋有不受地而出征賦者

如百工商賈閭閻夫布皆是凶札無財賦其見於經

者則市不征是也均人掌均力政凶札舍力役是其

職也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無預於均人其言此

蓋為均地政凶年最先舍力政甚則弛財賦又甚

凶札及地稅至此則不均地政可也

三年大比則大均

此禮不均特權時之變耳三年不大均則紀綱壞矣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甸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室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自農圃至數牧皆謂之地室自耕植至畜養此謂之地事

地事自九穀草木鳥獸至山澤之材此謂之地貢均

之則高下燬惡輕重適其平

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

皆以地燬惡為輕重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

和之如何以地燬惡為輕重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

急刑禁之寬然然之宜否禮俗之治喪紀祭祀

之豐約宜者令之不宜者禁之使之適於和而巳司

空以土會之法總其大綱而斟酌預備其間使萬目

不遺者土均之職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一人徒下有二人

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土化之法令民種草而灰之以和九穀之糞則地可

移瘠而肥是之謂化及物地而相其宜則百穀用成

矣

凡糞種耕剛用牛赤提儲用羊墳積粉壤用麋音渴其

澤用鹿鹹音用新音九動壤用狐墳用力墳音用

新音樂音用黃音云輕輿音用犬

地之色有騂赤而性剛者有赤而變綠緩者有墳起

山溪解之者有積為澤而今則渴者有鹹苦而澇者

者有勃壞則粉解而粘者有墳吐蚘蠹則田則粉

疏而不壤者有強堅則堅強而不和柔者有輕焚而

不厚重者凡此九等物其色知其性或用牛草或用

麋鹿或用狐狐或用豕犬或用麻黃音可以變惡而

美易瘠而肥則地無不可種矣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甸二人史四人胥

十人徒百人

稻人掌稼下地

如如下濕之地

以澆水以防止水以澆水以澆水以澆水以澆水

澆水以澆水以澆水以澆水以澆水以澆水以澆水

由遠而入田之畦

以澆揚其芟作田

開遂舍水於列中因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

田種種作猶治也

凡稼澤夏以水冷而芟夷之

澤者草之所生故以去草為先或夏水熱如湯可以

除草而芟夷之

澤草所生種之

芒種種之有芒者草既芟夷則可種

早種共其零畝

早則共其零畝之所畝

喪紀共其筆畝

筆以聞廣集濕之物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虞虞也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辨爲之屬而爲之守禁

別其地以爲之限然後命其人以守之設其法以禁之夫利之出山林川澤者先王與民共之而周禮皆有禁焉何也蓋利之所存人所競趨官不爲之守禁則分爭乃起何時而山林川澤各置虞衡之官而有以示其禁焉則禁不禁不得逞而其利可以均及於民矣

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陽木在山南陰木在山北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謂也

凡服郭新李材以時入之

服郭服車上之名與郭皆李材以木爲之尚柔韌也

令萬民時新材有期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邦工朝廷之辨正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掄柳非不禁春秋之不可新材自然有禁也

凡竊木者有刑罰若於山林則爲主而捕除之

山虞山神之所依也修治道路場墾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致禽而

珥旗也

萊除其草萊辟田者止也植旗令獲者皆致其禽

而按其耳知獲數也珥當作餌

林衡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小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山虞掌其政令衡將巡察之而已平其守平其所守

林麓之部也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會計其繁耗

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小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

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

執而誅罰之

獺祭魚之後則舍其守犯禁者數畧不入汚池非時

取魚鱉者也

祭祀賓客共川魚

川魚過豆之實魚鱸鰕蛤之屬

澤虞每大澤大數中士四名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小澤中數如中川之衡小澤小數如

小川之衡

有水爲澤無水爲藪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禁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璧于國民因地以致爭今則之以爲朝之儀也
凡利入之厚無不租樸于官而後漁焉此之謂也
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

國澤有皮角珠貝非民所得有者以時入于王府而
頒其餘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葦以闡墻蒲以爲席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積廩旌以屬食
澤虞有旌以其掌澤有鳥羽故得注析羽

計反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十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屬禁以守之若以時取
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物其地視其色以別其所產也利之所在禁其出
既禁之人令之及從而巡之然後計人取之而入於

職金職金受之而入其金錫于兵器之府入其玉石
丹青于受藏之府所以待邦之大用而王府又所以

供王之玩好者也
府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府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
政令

所謂山農澤農蓋平時以射田獵取絛絛及桑蠶爲
業者非此則不從曹氏曰有山農有澤農有平地之

農平地之田使供什一之稅山澤之利亦各物其土

地所產而賦之是謂山澤之農其曰以當邦賦蓋以
山澤所宜有者以輸于公上以當平地之農輸穀粟
什一之租也

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掌以時徵羽翎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
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提十提爲絛絛羽

掌爲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爲掌以時徵絛絛之材于山農凡葛微征草貢之材

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言其物則曰葛言其服治之功則曰絛絛草貢出澤

以權度受之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染草以春秋飲染草之物
藍以染青藉以染赤皂斗以染黑

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染人春暴皦練夏練玄秋染夏之類

染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園人掌園游之獸禁

園游苑園游牧之處獸禁者禁葛莢雉免者之性不
得侵取之也園人之牧百獸以爲死獸生獸之共耳

如冬獻狼夏獻麋皆所以備祭祀賓客之具
牧百獸祭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具

牧百獸祭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具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其茲珍異之物以時款而藏

國之場圃場人掌之民之場圃師之所任也
生開場為圃及物之成祭圃為場果棗李之屬

瓜瓠之屬珍異蒲桃之屬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棗亦知之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牧人掌牧六牲

六牲牛馬羊豕犬雞

而牛畜其物以共祭祀之牲

牲生也特純全也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黼牲毛之
祀分陰陽天陽而地陰日陽而月陰宗廟則昭陽而

穆陰騂赤色之盛黼黑色之盛

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望祀五嶽四瀆方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中黃

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變事用鹿可也

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毀侯禋除

殃社之屬有難也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犧牲毛羽形體完具授之充人當殊養之也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此言共奉非時之祭祀不待繫於充人者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
二百人

牧人所養者成牲之牛牛人所養者未成牲之牛六

畜之中牛為大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

客之角尺則牛者無所不用故特設牛人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周制有公家之牛有私家之牛祭祀以為犧牲者公

牛也車輦出於鄉遂者私牛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以授職人而芻之

享獻也獻神之牛求索也祭之明日則索祭之謂之

釋職人充人之屬易養也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饋膳之牛

牢禮股膳太牢也饋所以給賓客之用至饋之也

熟進之也

養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

享食賓射講禮之時用之也

軍事共其犒牛養事共其餼牛凡會同犒餼供其

車之牛與其牽傍牛以載公僕

牽傍在轅外較牛也人在前曰牽居其傍曰較任用

也公用之器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豆與其饔餼以特事

豆相繼之屬盛所以盛饔餼受肉籠也

凡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凡猶肥也

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席乃曰畢

人下士一人吏一人走四人

物謂毛物陽祀用陰祀用

大祭祀用陽祀用陰祀用

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

告之時凡祭祀而禋饗其鷄牲

而非一方也禋以却災禍饗以除不祥以厭妖作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王行乘車則有祀較之禮用犬伏於車下以車轅之

而去謂之伏祭地必瘞

凡幾珥沈棄用駟可也

凡相犬牽犬者屬馬掌其政治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癘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

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

灌藥以行之行之不止則其病劇當節以止之先動

其氣脈於其發動處從而養之其病可除矣

凡療獸癘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既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田獵置果羅罔罟罾設獸

之樂毋出九門

司養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八人

司養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八人

大祭黑羔裘冬至祭天於圓丘服裘被裘而祭

故書大

中秋獻良裘王也仲秋為獸毛毯王乃以羽

物賜群臣以九月將授衣不可使民之卒歲而無衣

季秋獻功裘以特頒賜

功裘人微禽謂狐青裘裘之屬卿大夫所服也

王大夫則其虎豹熊羆謂獸皮之屬諸侯則其熊

侯豹侯犬夫則其麋鹿皆設其飾

使上中下俱有布一幅夾之以皮飾其兩傍之側而

縹皮於其中以為飾

大裘最縹裘縹皮車

縹者像儀也縹裘皮車為鳴鑼中之最縹也

凡縹之皮事案之歲終則會置五之裘與其皮事不食

軍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八人

軍皮事秋飲皮各缺章各獻之

遂以式灌頤皮掌于百

則合其財
 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十人
 司馬掌王之吉山衣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纁
 大裘見上帝則服大裘而纁
 前員後方前後後以布之玄纁天下纁象地
 名以冕侯以至恭之意
 享先王則充冕
 十二章之衣其來遠矣日以象陽德發生萬物月以象陰德養萬物星辰以象其經緯見四時之運轉龍以象其變山以象其靜重華蟲以象其文虎以象其威蟲以象其義雉以象其義
 冕自龍而下衣五章裳四章王服十二章祭祀從尸之服周之先王追王也其尸服象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鷩冕自華虫而下其衣三章服四章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自宗廟而下其衣三章裳二章
 祭社稷五祀則絺冕
 自粉米而下其衣一章其裳二章
 祭羣小祀則玄冕
 衣無父裳則黻而已

衮冕請袞衣而冕十二旒鷩冕請衣而冕九旒毳冕請衣而冕七旒絺冕請衣而冕五旒玄冕請衣而冕三旒
 凡兵事垂弁服
 弁其制如冕但無旒耳垂弁服者章為弁蓋其亦用赤色之衣
 祫朝則皮弁服
 用白鹿皮為弁服以白布為之
 凡甸冠弁服
 冠弁以雉言曰委安也以色言曰玄士之玄端大夫之玄冠諸侯之冠弁與天子委貌形制相同縹布衣而素裳
 凡山事服弁服
 服弁故冠也
 凡平事垂冠服
 如爵弁而素加環經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錫衰之制如爵弁
 為諸侯親喪為大夫士緇衰
 其首服皆弁經大戴禮大戴素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

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吉齊則玄端凶齊則素端端言其性之正也而公而下與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謂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始知鄭康成之說非也所謂如王之服者則日月之星辰不同特衣以下如之則王服十二章明矣鄭謂天子之尊十二門旗十二旌馬十二閑圭尺二寸冕十二旒禮物十二件豈有執尺二寸之圭齒十二旒之玉而服九章之衣以臨之必不然矣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飲衣服真衣服

麻服所藏於樽中所陳衣服自前先後之序

典絲掌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絲掌絲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

絲如宛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絲枲之類以其賈揭之者將以為獻功授功之程

掌其薦與其出以待與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

外內工九嬪世婦及諸侯夫人大夫妻以物授之若絲帛則授以素絲若文綉則授以絲絲

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其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良功絲之繅帛苦功麻之布繅有司若司服辨師也

上王后夫人也

凡祭祀共黼黻組就之物

以給衣服冕旒之類天子繅旒十有二就曰組就者以組為就也

喪紀共其絲纁組文之物

用絲以為線纁用纁以充衣纁用組文以為物之飾凡飾邦器者受文織文纁纁絲組焉

諸茵蓐屏風之屬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典掌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典掌布總纁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齋

總布之細者纁紵也紵草之為布者言草則苧葛

皆在其中齋計其當用則授麻草便為布總纁紵史氏曰布重而纁輕

及獻功受若皆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頒

以賈揭者亦曰省月試既陳稱事以勸勵百工之意

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其以物會之

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卜練夏練玄秋染夏

凡染事不獨絲帛而已

凡染事不獨絲帛而已

下止二一倚一史一五八人走四

夏則葛屨冬則皮屨

主之外加以瑋壁之外加以瑋此臣子之所執以觀

圭有知以祀天旅上帝

邸本也猶旅邸之邸四面合環為一圭以四時本一

氣五帝本一天也

兩圭有邸以祀地祿四望

四圭有邸於望兩圭有邸於望

有環所以挹磨而得輝陳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以圭邸於望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半圭曰璋射琰而出地半圭之璋邸於琰從下向上

琰出為射

圭蓋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土圭尺有五寸上以度天時下以測地理

珍圭以徵守以恤山萊

珍者貴重之意諸侯守土王欲徵之凶荒之際王欲

恤之遣使以珍圭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圭尺有二寸璋七寸琰為圭之形無象

璧羨以起度

羨不圓之貌本徑九寸傍減一寸以蓋上下故高一

尺橫徑八寸夫璧圓九寸好三寸肉倍之羨而長之

則十寸而傍減為八寸十寸尺也十尺為丈十丈為

引八寸亦尺也八尺曰尋尋尋曰常以九寸而羨之

一縱一橫皆可以為尺度九尺數也可以為節

圭璋璧琬琰之渠肩疏璧琬以欽凡

組當作組兩頭皆有孔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

為肩以組穿聯之疏通也欽尸於大欽加之圭在

璋在者琬在右琰在左足璧在背琬在腰奉莫大於

父故其制以禮天地四方之玉為之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穀喜也天子遣人和諸侯之難及遣人聘於諸侯有

以穀圭行之取其信實而善也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琬而為璋

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

琬圭以易行以除惡

琬有鋒芒諸侯有不善使此執此以責謂之使之改

易殺親之時執此以除邪罔之惡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禮共其玉器而奉之

大旅旅上帝及四望也

大旅共飯玉含玉贈玉

飯玉璧玉以雜米含在口中者贈玉璧也

凡玉琬琬則共奉之

用則出之不用則藏之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同掌六搏六同之和以辨八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

大匠掌六律則可以合陰陽之聲而與四時則可以符
 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者其聲以作樂器其
 其度數齊量之不商故其聲有及於天地四方之
 大師用其聲以施於樂故合十有二聲欲其高下清
 濁之克諧合之也則兩之以陰陽而已
 凡聲高聲磬正聲絃下聲瑟其聲欲建聲
 微聲箏四聲笙修聲篳篥五聲簫聲瑟原聲石
 器莫太於鐘於是古鐘之病鐘小而長則其聲微
 正而高下平則其聲不遠鐘大而短其聲發微偏則
 聲散微則聲不越其形微則聲有餘其形微小則
 聲齟小不成其形微圓則聲有餘其形微小則
 其聲迫作不定矣謂中宮其聲鬱勃不出謂則聲
 得厚則扣之無聲凡聲相搏而感觀其形可知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
 數本起於黃鐘始於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
 其長則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而生故凡為樂器
 以十二律為之數度凡聲生於高聲生於下聲生
 生於濁石聲生於厚高下厚薄之屬所制則有齊
 聲聲生於達衍聲生於四作聲生於修聲生於
 達回後奔之屬所容則有量矣故凡為樂器以
 二聲為齊量
 凡和樂亦如之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

府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
 其出入
 公卿大夫士用謂祀賓之屬惟物太常以下等叙之以
 封同姓異姓之次序掌政令以治其出入凡公車之
 數與其新故成毀無不周知之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鞶樊鉞干纓十有再就建太常
 十有二旂以祀
 玉路以玉為飾玉者陽精之結故天子乘玉路錫
 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鑣錫鞶讀如鞶帶之鞶謂
 今馬大帶纓當背以刺革為之玉路之樊及纓皆以
 五采屬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
 正幅為緣旂則屬焉
 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金路以金為飾鉤詩云鉤膺鏤鉤在膺前其樊及
 纓以五采屬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為交龍者
 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之子弟率以功德出
 封者也
 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象路以象為飾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其樊及纓以
 五采屬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之視
 朝異姓王之甥舅
 四曰革路龍旂纓五就建大白以助戎以封

四衛

革路輓以革而漆之龍驤也以白堊飾韋雜色爲勒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就不言樊脫也大白殷之旗卽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

曰水路前好與樊鵠戶樊鵠戶繒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水路至質無文以淺黑色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繒
不言就實三就也大麾黑色生校爲韋王出田則乘
之蕃國之君以此封之

王后之五路重反音龍翟鋤面朱總

以翟雉羽飾馬面爲鐙總馬勒直兩耳與兩鐙以朱

爲總比從王祀先王先公所乘

厭於涉翟勒面績總

厭次其翟雉之羽勒面如王屯勒以爲面飾續畫文此從王見賓客則兼之

安車彫面驚反烏号總

彫面謂刻革爲馬面之貌驚總青黑色以繒爲之朝

王所乘有安處之說

皆有客蓋。覆車具面。紐總有握。

翟車不重不嚴具以飾勒之當面組總以織爲總有

握有惟希也蓋採桑則乘之

羽蓋

華車不言。飮后居宮中所。乘人輓之。以行。裴以徇風。

塵羽蓋以飾日

王之喪車五乘水車蒲蔽大具具奠歷尾纛䟽餼小服皆

水車以蒲爲箭天子喪服之車大槨以犬皮爲覆
尾繫以犬尾爲戈戟之袂疏飾布也小服刀劍短兵
之服

素車勢蔽大襖素飾小服皆素

素車以白堊車禁讀爲殯殯祔以爲敵其襖服皆以

素繒爲緣此卒哭所乘

藻音車藻音鹿淺音禰音華音飾

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鹿皮以鹿夏

皮爲覆等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

馬車崔九蔽然襁褓求節

駝雜色雀細等蜂界然醫名也縣漆之亦多黑以者

此大祥所乘

漆車藩蔽干五旦複寘雀飾

漆車黑車也。藩漆席爲之。豸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

韋也此禪所乘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反大夫乘墨車士乘

棧才產車庶人乘役車。

服車服事者之車夏茅輶約也畫以五采墨以革鞅

而漆之者綬如綬也亦畫以五采棧車不革輶而漆

之者役車方籍可或仕器庶人賤者特役車而已。棧

不如墨不如綬綬不如第此孤卿大夫士之所由

以辨也

凡良車散瓦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精作為良，應作為器。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出給官用，入用府庫。

凡賜關之。

賜臣下不食。

于職幣。

齋與資同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車。

于職幣。

大喪飾遣車，遂廢之。行之及葬，執蓋從，才用車持旌。

王平生時車有旌，兩則有蓋。今廢車皆無之，惟執而

持之以象生時所有也。

及墓，寢棺關陳車，小喪共覆路與其飾。

關墓門，柩路載柩，飾棺飾也。

歲時更鑄其弊車。

物之弊者，不有以鑄之，則無以繼。而弊車不可盡棄。

擇其可用者而用之，此共之於車人也。

大祭，初鳴鈴以應雞人。

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所以聲旦警衆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車人造車訖，以校巾車飾以金玉衆等，其玉及后所

乘者入于典路掌之。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藉

用謂駕車說謂舍車。

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

車，旅車于四方以路從，財用。

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從。

平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車，僕掌戎路之萃，死內廣，姑曠車之萃，關車之萃，革車

之萃，輕捷取車之萃。

此謂五戎萃也。廣車，橫陳之車。三傳所謂其君之

戎，分為二廣，關車，補關之車。革車，輕車之有屏蔽者。

輕車，馳敵致師之車。

師共革車，各以其萃。

師之所用者，其車皆以革輓之。

會同亦如之。大喪，廢革車，大射共三之。

之一名容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王之大射，必張三

侯，每侯之後必用一之，使持旌告獲者，人用此自敵

犬不能容。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掌九旗之名物，各有屬，特闕事，日月為常，龍

為通帛，黃為旂，赤為旗，白為旟，黑為旞，青為旐，黃

為旂，赤為旗，白為旟，黑為旞，青為旐，黃為旂，赤為旗，

白為旟，黑為旞，青為旐，黃為旂，赤為旗，白為旟，黑

為旞，青為旐，黃為旂，赤為旗，白為旟，黑為旞，青為

旐，黃為旂，赤為旗，白為旟，黑為旞，青為旐，黃為旂，

赤為旗，白為旟，黑為旞，青為旐，黃為旂，赤為旗，白

為旟，黑為旞，青為旐，黃為旂，赤為旗，白為旟，黑

為旞，青為旐，黃為旂，赤為旗，白為旟，黑為旞，青

為旐，黃為旂，赤為旗，白為旟，黑為旞，青為旐，黃

為旂，赤為旗，白為旟，黑為旞，青為旐，黃為旂，赤

為旗，白為旟，黑為旞，青為旐，黃為旂，赤為旗，白

為旟，黑為旞，青為旐，黃為旂，赤為旗，白為旟，黑

侯建旂

之為義取諸斤也

孤卿建旂

孤卿中大夫以上旂之為義取諸置置誠也

大夫士建旂

物不別

師部建旂

師部六卿六遂大夫也謂之師者都氏所聚也旗者

州里建旂

州里之官里遂之官旗之為義取諸也

縣都建旂

縣都采地之官旗之為義取諸始兆者事之所始也

道車載旂

道車象路旂者直遂之義

府車載旂

府車象路也以其有土之義

書當作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旂門

王者營衛之儀

大喪共縣旂建廢車之旂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旂

大喪共縣旂

建廢車之旂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旂

大喪共縣旂

建廢車之旂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旂

以置旗弊之

始焉置之以致民使來終焉弊之以誅後至皆司

常所掌

旬亦如之

旬田獵

凡射共獲旂歲時共更旂

更換易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

徒八十八人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

守則有人歲則有府出則頒之入則受之

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箙及其頌之玉弓孤弓以授射

甲車張弓弩質者夾弓度弓以授射新侯馬獸者度弓

太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

王弓孤弓強獲質植植以為射正夾弓度弓稍弱

新侯侯也夾度度弓也

唐大彤也夾度度弓也

其矢箙者其弓凡弩矢箙守唐大車戰野戰

凡矢箙矢箙結矢利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箙

矢用諸近射田獵贈矢弗矢用諸弋射惜矢庫矢用諸

散射

枉矢取變星繫有結約之義結矢以射

死候矢候問其近者而中贈矢可以

死候矢候問其近者而中贈矢可以

死候矢候問其近者而中贈矢可以

死候矢候問其近者而中贈矢可以

亦結綴之矢可以射射飛鳥恒常也庫下也平等之矢也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計者謂之弊弓

矩主義規主仁於其弓弛而未張則合以取圓合多

而成規者其弓固合少而成規者其弓柔乾剛君道也坤柔臣道也天子不當勢屈故其體強諸侯不得

不屈故其體僂大夫與士其勢轉卑則倍屈而僂宜也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禮質之弓矢

澤宮所以擇材也

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

并夾所以取矢之高者

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與幣各以其物從授兵

甲之儀田弋充龍龍矢共智矢

智矢不臣龍

凡亡矢者常用則更

嘉注老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嘉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五弓六物為三等芳四物

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龍亦如之

強弱中三等也

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祭以向

下其食而誅官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

人皆在素人以待會而致之亡者闕之

只計現在者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

以時種樹在左

圖謂畫其地形冢封土以為丘隴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

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封丘之度與

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凡

量度始窆之虞冢人為凡

及窆以度為丘隧共喪之定器

丘隧度丘與隧道廣袤所至定器下棺所用之物

及葬者轎車象人

轎車遺車象人轎也

及窆執斧以滌遂入藏山器

明器

五墓位踰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凡凡諸侯及諸臣葬

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踰均其禁

授之兆使之自窆均其禁均其地守焉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

人徒二百人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

萬民邦葬地

國民族葬而掌葬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中

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墓大夫分之使各存國地
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者師其屬而巡墓屬居其中之
室以守之

屬望限遮列處墓中有室使自守之劉執中曰聖人
父母斯民生則富其衣食而教以仁義死則為之地
域而子其丘樹則子孫者其有不忠於君而不服其
教者乎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
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人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
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

穀六畜之數辨其利害以辨九州之圖而貴利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

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
此當時版籍通一之計也

其畜宜為獸其穀宜為稻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

其浸潁漢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為獸
其穀宜為稻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
其浸波澨其利漆絲象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為六

其穀宜為稻
六擾半馬永羊犬鷄五種黍稷菽麥稻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
其浸沂澨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為六

其穀宜為稻
河東曰并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
其浸其浸澨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

宜為六
四種黍稷菽麥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
其浸渭澨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為牛馬

其穀宜為黍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縣養其川河
其浸其浸澨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為四

其穀宜為黍
四種黍稷菽麥
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

其浸汾澨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為牛羊其穀
宜為黍

宜黍
近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其川
池澨其利其利其浸澨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為五
五種黍稷菽麥
五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

其穀宜為黍
其穀宜為黍
其穀宜為黍

其穀宜為黍
其穀宜為黍
其穀宜為黍

其穀宜為黍
其穀宜為黍
其穀宜為黍

其穀宜為黍
其穀宜為黍
其穀宜為黍

有二州分爲幽并分爲營至夏則與
貢不同周都雍不可不廣梁山多險阻故合梁雍爲
一州徐地狹隘故青蕪之堯舜都冀地壤最闊今之
虜境各在其內且帝都所寓人民阜繁至周亦然故
冀州分爲幽并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又其
衛服之外聖人制之服而不以其來故武成叙諸

侯之助洛誥稱諸侯之康王之誥陳諸侯之
聽命正言五服而已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
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
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薛氏曰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五百里之國爲百
里者者二十五四个方百里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
是方五百者四公也方四百里則六侯則四百里之
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个方四百一十六爲九十
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
方四方三百里則十一伯以十一一个方百里之國爲
百里者九十九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一方

二百里則二十五子以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四則
二十五个方二百里用千里之方一百男則百里而
已此封國之定制也其餘爲附庸山川也黃氏曰封
國三等故五百里四百里爲大國不五百里四百里
則不能爲三軍次國必三百里不三百里則不能爲
二軍小國必二百里不二百里則不能爲一軍此其
事實而其制參見於司馬也此說未必然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十五國爲連連有率二十國爲
州州有正二百一十國王設八命之牧統帥而牧理
之易氏曰周制九牧即於十有二行之遺制也牧下
有正有率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脩平
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
道率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賈氏曰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爲之
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
五十人

主土而度四方之地

土加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
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土
金

土方氏相宅掌三設控柅

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人
地使小國事六國大國比小國
賈氏曰地官孤和離絕不相侵人不三改正之俗
兩頭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十人
山師掌山林之政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
政其珍異之物
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十人
川師掌川之政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
政其珍異之物
十人

周禮補亡六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元邱葵撰葵字吉甫莆田人閩書作同安人未之
詳也是書本俞庭椿王與之之說謂冬官一職散
見五官又參以諸家之說訂定天官之屬六十地
官之屬五十七春官之屬六十夏官之屬五十九
秋官之屬五十九冬官之屬五十四又云先王不
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而
兼攝相半如掌葛徵絺綌及掌染徵染之類每官
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其說皆自信不疑
周禮一書不過闕冬官耳至南宋淳熙嘉熙之間
俞王二家倡為異說而五官俱亂葵又從而推波
助瀾閩書稱宋末科舉廢葵杜門勵學居海嶼中
因自號釣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
秋通義四書日講周禮補亡今諸書散佚惟此書
為世所詬病轉以見異而存據葵自序書蓋成於
泰定丙子葵年八十一矣虛殫一生之力使至今
談周禮者稱俞庭椿為變亂古經之魁而葵與王
與之為煽助異說之黨不亦慎歟其書世有二本

其一分六卷題曰周禮注其一卽此本不分卷數
而題曰周禮冬官補亡經義考又作周禮全書而
注曰一作周禮補亡按此書別無他長惟補亡是
其本志故今以補亡之名著錄焉

周禮集註七卷

〔明〕何喬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褚選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集註

七卷》提要

周禮集註序

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法也非周公之法乃文武之法也非惟文武之法乃堯舜禹湯之法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距今數千載其致治之大本大法於今可見者書與周禮而已書載其道治天下之本也周禮載其法治天下之具也有志於唐虞三代之盛治者舍二書何以哉秦火之餘書軼其半然諸儒無異論周禮固多錯簡諸儒論說何其紛然也甚者或以爲戰國陰謀之書或以爲漢儒附會之說嗚呼使戰國有是法則爲三代矣使漢儒有是學尚可謂之漢儒哉獨程朱二大儒洞識聖心之精微以爲非聖人不能作然亦論其大旨而已微辭奧義未及論著殘章斷簡未及

周禮集註

序

年表刻

考正君子惜之夫冬官未嘗亡也何必以千金購之胡爲以考工記補之至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見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妄補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註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丘氏各有考註喬新自幼讀是書沉潛有年以爲四家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

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參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訛以從古也黜考工記別爲卷不敢淆聖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註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有天下國家者以書之所載立其本以周禮所載措諸用孰謂唐虞三代之盛治不可復哉世謂周禮不可行者以劉歆王安石用之而

敗也嗚呼是非聖經之過也彼不識聖心而徒泥其文也唐太宗斟酌蘇綽之制以爲建官授田制軍詰禁之法而貞觀之治遠邁兩漢況以聖人之心行聖人之法天下豈有不蒙聖人之澤乎弘治九年丙辰春三月旣望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刑部尙書盱江何喬新序

周禮集註目錄

治官之屬元有六十三

大宰	小宰	宰夫	官正
官伯	膳夫	庖人	內饗
外饗	亨人	甸師	獸人
敝人	鼈人	腊人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邊人	醢人	醢人	鹽人
冢人	官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
內宰	內小臣	閹人	寺人
內豎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功	典絲
典泉	內司服	縫人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	

周禮集註

天官

一

續集

今訂定治官之屬六十一

大宰	小宰	宰夫	大史
小史	內史	外史	御史
馮相氏	保章氏	天府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祿
司勳	司士	官正	官伯
宮人	內宰	九嬪	世婦
女御	內宗	外宗	女祝
女史	內司服	典婦功	縫人
內小臣	閹人	寺人	內豎
膳夫	庖人	內饗	外饗
亨人	甸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邊人	醢人
醢人	鹽人	一舉人	醢人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周禮集註

天官

二

周禮集註目錄

周禮自漢及今有註疏論解講義集說辨疑
意綱目小集習學記太平經國書五官解序官
考句解互註正誤等書五十餘家觀者難於涉
躐今因

司寇何 從古證今參考諸說附以已意作為
集註而嚴創富麗訓義切當讀則不煩考索諸
家之釋而經旨自明矣鈐梓廣傳以俟擇焉
嘉靖七年孟冬上泮都下後學褚選識
治周禮先儒姓氏

周禮集註

天官目錄

三

漢

杜氏

子春有註

鄭氏

與字少蔥河南
人有註

鄭氏

來字仲師為司
農有註

鄭氏

玄字康成有註

唐

賈氏

公彥有疏

崔氏

靈恩有註

宋

李氏

觀字泰伯肝江人
有周禮致太平論

程氏

與字伯淳號明道河
南人有說見語錄

張氏

載字子厚號橫渠
秦人有說見語錄

程氏

與字正叔號伊川河
南人有說見語錄

劉氏

恕字原道南康
人有說

陸氏

佃字農師號
復記解

王氏

安石字介甫臨
川人有解

方氏

懋字惟大嚴陵
人說見禮記

王氏

昭字光遠臨
川人有解

陳氏

祥字道用之長
樂人有禮書

劉氏

彝字執中長樂
人有五官解

楊氏

平字中立號龜山延
平人有辨說見語錄

胡氏

安國字康侯崇
安人有說見文集

胡氏

宏字仁仲號五
峰有說見語錄

史氏

浩字直翁鄞人
有解義

王氏

十明字應鑒
清人有祥說

周氏

必大字子充廬
陵人有解義

朱氏

熹字元晦建安
人有說見文集

呂氏

祖謙字伯恭號東萊
婺州人有說見文集

鄭氏

鏐字剛中三山
人有全解

薛氏

季宣字士隆永
嘉人有解

陳氏

傅氏字君舉永
嘉人有講義集說

林氏

之奇字少穎三
山人有全解

項氏

蒼字平甫括
蒼人有數說

周禮集註

天官目錄

四

易氏

後字彥祥長沙
人有解義

黃氏

度字文叔山陰
人有五官解

葉氏

適字正則龍泉
人有說見習學記

鄭氏

伯謙字節卿永嘉
人有太平經國書

曹氏

叔遠字器遠永
嘉人有講義

楊氏

惺字謙仲永嘉
人有辨說

林氏

椅有綱目

蘇氏

衡字平仲金華
人有序官考

陳氏

用之天台人有
考工解

趙氏

溥字江人有考
工解

鄭氏

敬仲有說

陳氏

注字蘊之永嘉
人有小集

李氏

叔實字景齊蒲
陽人有精意

孫氏

陰字宏字大山
庭椿字壽翁臨

魏氏

了翁字華甫臨
中人字有辨說

俞氏

庭椿字壽翁臨
川人有復古詩

王氏

次點字與之永
嘉人有補遺訂義

丘氏

莫字吉甫清源
人有考註

元

吳氏

澄字伯清號草廬
崇仁人有考註

周禮集註

天官

五

周禮集註目錄 畢

周禮集註

成王幼周公以叔父而攝政制禮作樂以致
太平及歸政之日因典章文物之盛著為六
典實周家一代之禮

刑部尙書軒江何 喬新 集註

天官冢宰第一

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故謂之冢宰
成周以天地四時名六官者取其序以為名
號之別爾如後世甲庫乙庫之類非有意義

周禮集註

天官

一 五十七 張鳳

也先儒以為各有取義然司馬掌兵所以禁
暴乃以長養之時名之司空掌土所以養人
乃以閉塞之時名之其名實乖戾甚矣其說
牽合附會不可從也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
曰司以其各主一官也冢宰兼總六官宗伯
祭祀鬼神非人所主俱不言司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
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
王均邦國

王有天下之號建立也國王者所都也言周王建都於洛也辨方謂考日景以別東西南北之方正位謂審面勢以正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體國者分營其國中以為宮寢門涂如人之有形體經野者畫治其野外以為丘甸溝洫如織之有經緯官如冢宰司徒之類職如掌教之類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先儒訓極為中者非也言王者之立國先盡此數事以為民之標準然後立天官冢宰使統率其屬以輔佐天子而均平天下也

周禮集註 天官 二

治官之屬
大宰
卿一人
小宰
中大夫二人
宰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宰即冢宰也變冢言大者對小宰言之也卿即上大夫旅眾也下士所治事繁故其員倍於中士而謂之旅也府典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之令史胥徒民之給徭役者也胥有才智之稱為徒之什長徒猶今之隸卒在官以趨走者也後凡言旅與府史胥者其義倣此丘氏曰宰調和之義冢宰三公之任而命以卿蓋卿爵也冢宰官也古者三公無其人以卿兼師保之位又曰自王以上得王之簡策命之則為王臣下文府史胥徒官長自辟除非王臣也有職則置府史胥則置史有號令之事則置胥徒

周禮集註 天官 三

愚按周禮舊文皆序官於前列職於後不知自何人始每官附以其職如春秋左傳附經之例而清源丘氏石門梁氏皆因之非聖筆之舊也臨川吳氏則又盡刪其官而惟存其職尤為不可吳氏之校儀禮謂中霤掃于太

廟王居明堂其經亡矣片言隻字見於註家者猶收拾而不敢遺豈有聖經全文而輒刪之乎愚固疑攷註未必出於吳氏也故今據鄭康成註本而正之仍參考俞氏壽翁王氏次點吳氏澄之說六官之中其職繫他官所掌者黜而歸之於彼他官所掌有繫此官者取而麗之於此庶幾不失周公之意云

大史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周禮集註

天官

四

周禮

自大史至御史舊在春官王氏以為當屬天官丘氏曰史官公道所係清議所出君相有過直筆而書由是言之為天官之屬無疑

小史

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內史

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外史

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

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御猶侍也其史特多且居府上者以掌贊書也

周禮集註

天官

五

周禮

馮相氏

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十人

馮乘相視也登靈臺以察天象而視妖祥也馮相保章舊在春官吳氏曰馮相掌歲月日辰之位保章掌日月風雲之變太宰謂之天官則仰求天意固其職也丘氏曰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觀天者得以憑高而相視故曰馮相氏馮平相象丘氏書下士四人

保章氏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丘氏胥徒八人

保守也雲漢天之章而吉凶驗焉二官言氏者世守其官也

天府

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天府舊在春官王氏謂當麗于此府藏物之

周禮集註

天官

六一

明

所也名之天者以其所藏皆寶玉重器故尊其所藏若天物然也

大府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府爲王治藏官之長猶今之內承運庫也有買者府官有市買買則能知物價貴賤也

賈古後倣此

玉府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

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所藏有貨賄等物而以玉名之者以玉爲主也工能攻玉者賈能辨玉者

內府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內府主貨器之在內者

外府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周禮集註

天官

七

二百五十九

外府主泉布之在外者

司祿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人

司祿舊在地官吳氏謂祿以馭富天官之職也故取而麗於此丘氏曰司祿爲文昌第六

星

司勳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胥二人史四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

司勳舊在夏官吳氏謂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乃小宰以敘進其治與宰夫改百官之治而誅賞之意故取而歸之天官

司士

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士舊亦在夏官吳氏謂司士掌羣臣之版詔爵祿詔事定食乃太宰馭貴馭富與小

周禮集註

天官

八

九

宰作事制食之意也故取而歸之天官丘氏曰凡以道藝仕於國者不以貴賤總謂之士始附于版此官掌籍故曰司士

官正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官正主官中官之長也

官伯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

伯長也

官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內宰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內宰掌宮禁之事嬪御闈寺皆在所統以下

周禮集註

天官

九

三

大夫爲之其任亦重矣愚謂成周內宰官正官伯官人皆士大夫爲之而又統於大宰非若後世專用奄豎而大臣不得與聞宮禁之事也漢初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東京以降專用宦者而人君燕遊居養大臣不復知矣有志于格心訓志者宜致思焉

九嬪

世婦

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

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世婦后宮官也卿大夫士皆奄人爲之女府女史宮女有才智者故使之掌府藏典文書奚給使者猶後世之官婢或曰亦奄人也又按天官春官皆有世婦在天官者不言數在春官者則有數而其職掌之文略同奚氏存其在春官者俞氏併爲一而麗于天官以理推之俞氏之說爲優今從之

女御

周禮集註

天官

十

計

御侍也進也昏義所謂御妻也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

內宗

凡內女之有爵者

內女謂王宗室之女言凡者無定數也內外宗舊在春官俞氏曰內宗外宗掌佐王后宗廟之祭祀當屬天官

外宗

凡外女之有爵者

外女謂王姑姊妹之女亦言凡者與內宗同義

女祝

四人奚八人

女祝宮女曉禱祝者奚亦宮女爲之

女史

八人奚十有六人

女史宮女曉文書者

內司服

周禮集註

天官

十一

禮

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內司服官中裁縫之官奄精氣閉藏者先王擇而用之未必皆出於刑餘也

典婦功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典婦功者主宮嬪絲枲功官之長有賈者欲以辨絲枲之美惡貴賤也

縫人

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內小臣

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閹人

王宮每門四人圍游亦如之

閹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圍御苑也游離宮也
寺人

王之正內五人

寺猶侍也正內謂路寢也

周禮集註

天官

圭

一百五十九

內豎

陪寺人之數

豎未冠者之稱

膳夫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膳夫食官之長丘氏曰膳夫以下庖饗亨人

等官皆以士爲之而屬之冢宰以人倍一身

六軍萬姓之主宗廟社稷之所關飲食不可

輕也愚謂王莽之椒酒梁冀之煮餅皆因飲

食以肆大惡使周公之法行寧有是禍乎

庖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庖苞也置賈者欲知市賈之價也

內饗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

徒百人

周禮集註

天官

圭

一百六十

饗割烹煎和之稱王王及后世子之膳羞故

曰內饗

外饗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

徒百人

掌外祭祀及賓客邦享師役獻賜之事故曰

外饗

亨人

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主爲內外饗炙肉者亨普庚反

甸師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郊外曰甸師長也

酒正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正酒官之長也

周禮集註

未官

商

酒人

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女酒官女曉造酒者下稱女漿女邊女醢女

醢女醢女此類奚猶今之官婢下稱奚

而與官女同事者倣此

漿人

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女漿官女曉造漿者

凌人

邊人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凌冰室也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西陸朝覲而出之深山空谷固陰沍寒於是
平取之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或
曰亦焚調之一事也凌去聲

奄一人女邊十人奚二十人

邊竹豆也女邊官女掌實邊者

醢人

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肉醬也有骨爲醬無骨爲醢女醢官女曉

醢者

醢人

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醢也

鹽人

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冾人

周禮集註

天官

圭

二百十九

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以巾覆物曰冪冪密

腊人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腊乾肉帶骨者腊腊昔

醫師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胗脈察色以療疾者醫師衆醫之長也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禮

食醫

中士二人

食有酸苦辛鹹之宜食醫主調和使不乖其

節也

疾醫

中士八人

瘍醫

下士八人

瘍癰疽也瘍羊

司會

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會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者也

司書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十人

書籍冊也司書掌會計之籍冊者也

職內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禮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掌邦賦之入故曰職內

職歲

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

主一歲之財計故曰職歲

職幣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

胥二人徒二十人

幣卽所謂幣餘之賦以供王之用錫予者也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

周禮集註

天官

太

三

書

以生萬民

典常也治教禮政刑事治天下之常法也大曰邦小曰國天子諸侯封域之通稱佐王治邦國不言百官萬民者言邦國則臣民在其中矣下文乃分言之者見治之所施不同也經猶治絲而分其條理也授馴也立教之道在馴習涵養使之自入於善也統合諧亦和也平者除殘去暴使各安其分也詰推問以求其情也糾察也事典卽司空之職富者疆

域有制貢賦有常使之富贍也六典雖六官所分掌大宰則天子之相於治無不所統也丘氏曰治教言官府者百官之所聚萬民之所關也

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百官所居曰府官屬謂六官之寮佐是者所舉其事也官職謂百官之分職是者所司也官聯謂職事之相連是者所會也官常謂百司之常職是者所守也官成謂庶官之齊令是者所守其常也官法謂官府之法度是者所守其官也官刑謂庶官之五刑糾則禁其惡也官計謂庶官之六計弊則斷其誅賞也丘氏曰官聯官常各致其一官之治故不言邦治

周禮集註

天官

尤

集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

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則猶法也都鄙公卿大夫與王子弟所食之采地也以其有邑故曰都以其在國之鄙故曰鄙馭猶馬之在馭節制之義也都鄙之間必有祭祀之當奉馭其神者使典祀無僭也必有法則之當守馭其官者使舊章是從也吏謂已仕者有罪則廢有行則置使在位無

周禮集註

未官

三十一

匪人士謂未仕者養之以祿敘之以位使在下無遺賢田賦土貢各有常制量其出入之數則用不乏矣冠昏喪祭亦有定俗制其禮文之節則俗不野矣為惡者刑為善者賞所以示勸懲之威田以簡衆役以任衆所以示役使之時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

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柄猶器之柄所以秉執也詔告也爵祿予奪生殺廢置皆人君馭臣之大柄冢宰不敢專告王以施之而已爵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也祿仕者之俸也命之以爵所以貴之頒之以祿所以富之賜之以財乃一時之特恩故曰馭其幸置之於位必有善行之可取故曰馭其行生謂有罪可殺以八義而生之也洪範五福以壽為先得生則享其

周禮集註

未官

三十一

福矣奪謂收其田祿也無功而奪其田祿所以貧苦之也廢猶貶黜也有罪則貶黜之誅謂責讓也有過則責讓之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統猶綱也梁氏曰馭羣臣者執其權故曰柄馭萬民者舉其綱故曰統親親敦敘九族也敬故不遺故舊也賢有德者則進而用之能

有才者則任而使之庸有功者則保而安之
貴有爵者則尊而異之勤事之小吏則舉而
達之朝聘之使价則禮而接之王介甫曰馭
以親親則民莫敢遺其親馭以敬故則民莫
敢慢其故馭以進賢則民知德之不可不務
馭以使能則民知能之不可不勉馭以保庸
則民知功實之不可害馭以尊貴則民知爵
命之不可凌馭以達吏則民知壅蔽之不可
為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之當以禮

周禮集註

天官

主一

府林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閭閻毓
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
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
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
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以九者之職業因其力之能勝任使之也三
農山澤平地之農生種也九穀謂黍稷秬稻
麻大豆小豆大麥小麥也樹樊以種果蔬曰
閭閻毓與育同謂順草木之性而養之也虞

衡掌山澤之官數無水之澤牧有畜之地興
事造業謂之工致力攻治謂之飭因形移易
謂之化八材則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珠曰
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
曰剝羽曰析行貨曰商居貨曰賈阜盛也金
玉為貨布帛為賄嬪有夫者婦有姑者化治
化而後治之也絲繭之已繰者桑麻之未緝
者臣男之賤者妾女之賤者疏材者如蕉葛
之可布草根木實之可食者聚而積之所以

周禮集註

天官

主一

府林

代匱也閒民無常業者傭作於人轉徙不定
也愚謂養生者無一物之可闕治生者無一
夫之可怠先王於民隨其所能而任之此國
之所以無游民而天下所以富庶也數更宗
洗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
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
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
九曰幣餘之賦

上取於下曰賦財泉布也九者取於任地與
餘財非取於民者也邦中謂王城內外卽載
師所謂園廛二十而一也四郊謂百里之內
卽載師所謂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一也邦
甸去國三百里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家削去
國三百里大夫之采地在焉邦縣去國四百
里卿之采地在焉邦都去國五百里公之采
地在焉卽載師所謂甸削縣都皆無過十二
也王城有關城內有市關以征貨之出入市

周禮集註

天官

孟

唐林

以征貨之藏積也山澤之賦則虞衡所掌金
玉錫石齒角羽毛也幣餘之賦則用度之餘
財復歸之職幣者也削所教反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
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
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田獵之
式九曰好用之式

式謂用財之成法均者使適中節者無濫費
也祭祀謂玉帛牲牲之豐殺賓客謂燕享餼

牢之等差喪有賵賻含襚之禮荒有賵卹賑
救之費蓋用脯醢蠃醢之屬服則冕裘屨舄
之類工事謂造作什器之料幣帛謂迎勞贈
送之幣草曰芻穀曰秣所以養馬牛也頒賜
羣臣或以旌勞或以獎善也婚媾之好宗室
之親或有曲賜如春秋傳所謂好以大屈也
梁氏曰國家之財用皆出於民苟取之無度
用之無節爲民之害可勝言哉故聖人必爲
一定之式著之於書令後王有所遵守夫祭

周禮集註

天官

孟

唐林

祀賓客喪荒國之常事大宰均節之固宜也
至於王之所用而大宰亦均節之何也蓋大
宰三公之尊與王一體防微杜漸臣道當然
或以小人處其職惟務承迎以固恩寵於是
味窮水陸之珍永極錦繡之麗器用之淫巧
以蕩上心賞賜之妄濫以耗帑藏茂不有矣
大宰職在匡輔而不與知則將焉用彼相矣
蠃鮮匪分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

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
八曰旂貢九曰物貢

下供於上曰貢致者使之自至非窮欲以取
之也用者適於用而已非珍異之物也祀貢
如犧牲之屬嬪貢如絲枲之屬器貢鏐鐵丹
漆可爲器者也幣貢玉馬皮帛可將敬者也
材貢柁榦栝栢是也貨貢金玉龜貝是也服
貢絺紵織纈之類旂貢如羽毛可以爲旌旄
者也物貢九州所產雜物如魚鹽橘柚怪石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海錯

海錯之類也丘氏曰先王授民以田而使之
賦授諸侯以國而使之貢賦者養天子之體
貢者事天子之義嬪嬪旂旂山繆流紫磨金柁
音春木似撐拊音郭栢葉松身楠音宥美果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
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
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
兩猶耦也繫猶綴也所以協耦萬民而聯綴

不散者有此九事九州之牧各有分地而民
服焉都鄙之長食其祿而不得其地故但貴
居民上而民從之師謂庠序學校之師以其
有德而人以爲模範儒謂講道習藝之士以
其明道而人無不歸依宗謂宗子五服之親
莫不宗之主謂大夫采地之利其民懷之
鄉遂之長也治其爭訟而民聽焉友謂門會
志之友也能相保任民不忍棄數財物生
其利富厚虞人掌之人以爲歸也是九者皆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海錯

有得民之實先王所以固結人心之本也丘
氏曰民心無常難合易睽非平時存繼不忍
去必非一人名位可得而留惟夫牧以地長
以貴主以利吏以治數以富足以養民之身
師以賢儒以道足以係民之心宗以族使知
天屬之親不可離友以任使知人道之安不
可間然後相安相養相親相遠雖有變故之
死靡他後世九兩旣廢人心易離匹夫匹婦
不獲所求而樂國樂郊之恩發於中而形於

言者上之人果何道而繫屬其心耶繫計長
上聲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
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

周以建子爲正正月則子月也吉朔日也子
月一陽生於地中氣始溫和歲功將興而王
法可行矣故頒布六典以下之事于天下又
以天官所掌之治法畫之爲象懸于雉門之
兩觀以示其民挾日自甲至癸也旬日乃歛

周禮集註

天官

天

三百七

新

而收之欲使遠近皆聞見也縣玄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
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
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
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

牧州長也監諸侯各監其國者也參謂卿三
人所以參其國政也伍謂大夫五人以德義
傅其牧監者也殷衆也謂衆士也輔謂庶人
在官者若車之有輔也長謂公卿大夫王子

第食邑者兩謂兩卿正謂官之長如冢宰大
司徒之類貳謂卿之佐如小宰小司徒之類
攷成也佐成其事如宰夫卿師之類是也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
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
之治

成經邦治之八成也禮親邦國之八禮也待
者待其成而攷之也丘氏曰大臣惟明典法
則之所由出治則待來而應之

周禮集註

天官

天

三百九十二

汝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
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祗滌濯及納亨贊
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祇亦
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五帝謂大昊少昊炎帝黃帝顓頊上古有德
之君也誓者誓之以言戒者飭之以事具謂
備其犧牲醴齊之品脩謂嚴其掃除汎灑之
事灑祭器而大宰躬祗之者致潔以格神也
納亨牲既殺乃授亨人也玉幣所以禮神爵

所以酌獻大神祇謂天地也享先王如禴祠
烝嘗之類也玉几所以依神玉爵所以薦神
惟享先王用之若祀天帝則不用矣享烹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
玉合玉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玉幣享上玉帛也玉獻貢獻之珍異也玉几
王所依也玉爵所以酢諸侯也大喪天子之
喪贈玉者既窆用之以送先王合玉者始薨
飯合之玉以爲口實也大事祀與戎也祀而

周禮集註

天官

玉

禮

戒百官使之執事而敬戎而戒百官使之臨
事而懼贊王命助王爲教令也

王砥治朝則贊聽治砥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几
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日朝羣臣以聽政者
也贊聽治者助王理斷也四方之聽朝在方
岳之下天子巡狩而朝諸侯以攷制度也大
政事典禮必自於王小事則大宰聽之不
敢以煩王也賓客之小治如致饗獻饌之禮

積薪陳芻之事出入往來之期皆是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
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歲終建亥之月也百官府百司庶府非止治
官之屬也會一歲之大計也政事百官爲治
之功狀也每歲之終大宰先令羣吏脩舉其
職乃受其所上歲計察其所致之事以告於
王無功者或貶其秩是謂廢有功者或遷其
職是謂置至于三歲大計數無功者不徒廢

周禮集註

天官

玉

禮

之更加之罪數有功者不徒置之更加之賞
考覈嚴而誅賞當此人臣所以力於事功也
數朔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
宮之糾禁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戒以逆邦
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戒
以均財節邦用

官刑王宮中之刑言王宮則后宮亦在其中
矣建者建明而布告之也政謂式法之常令

謂告戒之命違其政令則有刑焉糾者察其罪禁者禁其邪貳副也逆迎而受之也典法則大宰既總其操縱之權小宰則掌其貳而攷其功罪之實貢賦式大宰既制其歛散之政小宰則執其貳而謹其出納之籍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敘先後之倫也羣吏謂庶官也官有尊卑以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天官

序正之使班列不紊也治有大小以敘進之先其長而後其屬也事有緩急以敘作之先其急而後其緩也祿有多寡尊者厚而卑者薄也會計之書邦國都鄙官府之會必以敘受之也情謂爭訟之辭羣臣羣吏萬民之訟亦以敘聽之也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

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六官之屬皆曰六十舉大數也事有繁簡官有多寡不必皆六十也專達謂先決之而後達於王也王氏曰官有尊卑則所治有詳略大事不聽其長則且習從而敗事小事不專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官

決則尊者繁而無功先王之馭羣臣各有其道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六職之與六典其文大同小異六典以書百

治之法也六職以官言治之人也吳氏曰治職曰節財用者分辨財用會計是也教職曰懷賓客者賓與賢能是也政職曰聚百物者掌九穀九畜是也事典曰生百物者居四民時地利是也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歛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周禮集註

天官

帝

祭祀之聯如大宰贊玉幣宗伯祗滌濯是也賓客之聯如司儀致饗餼宰夫掌牢禮是也喪則既有贊贈贊合之禮而小宗伯則卜葬兆荒則既有散利薄征之政而小行人又令調委軍旅之事司馬所掌也而將帥卒長之屬皆卿士大夫爲之田獵司馬掌之而饁獸頒禽則宗伯之職也徒役司空掌之而聽其治訟又小宰之任也歛民之財弛民之役如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職金受金玉錫石

之征役均人掌均力政而卿大夫舍其賢能老疾者是也至於小事亦皆有聯皆合力而後治也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八成八事之品式也民有訟者則以此成法

周禮集註

天官

圭

夏小正

聽斷焉政謂軍政役謂徒役政役之爭則比居之人聽之簡閱也稽計也師田之訟則以簡稽之書聽之版謂戶籍簡謂地簡閭里有爭則以版簡聽之稱謂貸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傳別券書也著其約束於簡謂之傳分而各執其一謂之別稱責有爭則以券書聽之禮謂品秩之差命謂九儀之命有爭祿之多寡位之先後者則以禮命聽之官之所取民之所予則以書契聽之書契者載於簡牘

名藏其一以爲驗也大市以質有知見也小
市以劑有契券也此之所賣彼之所買必以
質劑聽之歲計曰會月計曰要官給於民與
民輸於官者皆以計簿聽之也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
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焉弊斷也
廉者有廉隅而不苟取之稱善謂伯良能謂
才識敬者靖恭而不懈正者持正而不傾法

周禮集註

未官

卷一

廉

者守法而不失辨者臨事而不惑六事皆以
廉爲本苟爲不廉雖有六事不足取也以此
六者斷之則吏之賢否可見矣

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其軍旅田役
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
施舍聽其治訟

七事祭祀以至喪荒是也七者各有禮法小
宰掌其戒其則戒飭有司所當共也施謂施
其恩惠舍謂舍其政役財用施舍治訟各有

治之者小宰舉其要以令之而已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凡賓客贊裸
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舍祿幣玉
之事

天地之祭有禮神之玉幣獻神之爵小宰則
從大宰助王故亦謂之贊也宗廟之祭王酌
鬱鬯以裸神小宰則將而送之諸侯來朝有
裸酢之禮小宰則贊王受酢主之爵享王之
幣也喪有諸侯贈送之舍祿荒有諸侯賜遺

周禮集註

未官

卷一

禮

之幣玉小宰受之以達於王故不言贊也裸
灌綏遂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案宰受歲
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
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
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
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其則國有
大刑

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歲終建亥月也正歲建

子月也木鐸所以警衆也官刑小宰所掌也
憲謂表懸之百官府謂王宮之百司也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
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
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朝儀之位王南面鄉三公北面孤東面鄉大
夫西面王族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從者在
路門之左掌其禁令察其不如儀者令謂賓
客有求於朝者也復謂臣反命於上者也逆

周禮集註

天官

秉

三百六十四

卷

謂萬民有言於上者也賓客之令有輕重諸
臣之復有先後萬民之逆有緩急宰夫皆以
敘而待之也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
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
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典以
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司掌官敘以
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徵者上所召令者下所稟也正謂六官之長

要則月計之書也師謂六官之貳凡則旬計

之書也司各司一職者目則日計之書也旅

謂衆士數則事之多寡也府猶今篋庫者官

契謂出納之籍治藏則收藏文書器物也史

猶今之令史官書如檄牘之類資治若今文

書起草也得爲什長者治敘謂應所治之先

後也徒供呼召者徵令卽上所召也正師司

旅皆王官府史胥徒則庶人在官者也藏十

浪反

周禮集註

天官

秉

三百六十四

卷

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
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
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羣都諸采邑也乘猶計也泉穀曰財貨賄曰

用畜獸曰物失謂失其所藏辟名者以空物

作見在也攷羣吏有如是者則以告大宰而

誅責之足用者所用無乏長財者所藏有餘

善物者物無虧損攷羣吏有如是者則以告

大宰而賞之辟辭

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賦
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
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
賜之飧牽與其陳數凡邦之大事掌其戒令與
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
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
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
治之

式謂用財之式法謂治事之法薦醢醢也羞

周禮集註

天官

宰

夏大

趙

庶羞也比者校其美惡也牛羊豕具為一牢
所以禮賓也委積禾米薪芻所以給賓用者
膳謂熟食齊和者獻謂生物始獻者飲謂醢
涼醫醢之屬食謂羔豚蠃羽之屬所以燕享
也賓常禮有司所共者賜加禮王所好賜者
飧夕食牽牲可牽者陳數牢禮所陳之數也
幣贈賻也器明器也大喪王后世子之喪小
喪夫人以下之喪故宰夫自帥執事治之三
公六卿之喪則與職喪帥有司治之大夫之

喪則使宰旅帥有司治之尊卑之禮各稱其
分也委于僞反積自飲印食似飧孫醢蒲醢
海醢里醢移醢鮮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
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
而誅之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
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歲會月要日成皆令所司正之宰夫從而考
其治行之迹違令而愆期者告於冢宰而誅

周禮集註

天官

宰

夏大

其

責之警謂懲之以言戒謂束之以事羣吏王
官之庶官如宮正宮伯之屬是也能謂有才
良謂有善書而告于上者薦于大宰小宰而
擢用之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
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攷焉
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
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辨法
不信者刑之

典法則之書皆藏於大史邦國官府都鄙之吏有爭其舊典是非者必就大史考之其與所藏不合者則治之以刑約盟誓也劑券書也約劑之書其正登於六官其副亦藏於大史約劑紛亂不可質則大史開所藏之貳而參攷之其有不合者亦治以刑也逆迎而受之也辟正也辟闢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周禮集註

天官

聖

三百五十五

其

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之數不齊必正之以閏大史日官也作曆以授時使民以序而作事也王者所居每月各有其室閏非常月故詔王居路寢之門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致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大師抱天時與大史同居大遷國抱法以前大喪執法以泣勸防遺之

日讀誅凡喪事致焉小喪賜謚凡射事節中舍筭執其禮事

執事大卜之屬戒謂散齋七日宿謂致齋三日祭之儀節具載於禮書故讀禮書以合其事也貴賤之位各有常處故執禮書以序其班次諸侯將幣之日執禮書以詔王恐其失儀也大師大出軍旅也下文大師則典樂之官也天時蓋占候之式大師聽聲而知吉凶大史玩占而知勝負故使之同居也抱法以

周禮集註

天官

聖

三百五十六

其

前謂司空營國之法執法以泣謂宗伯祭葬之法勸防引六紼也遺謂將行時祖廟大奠誅者哀死而述其行謚者節惠以易其名中盛筭之器也設筭於中以待射中則釋之記其數之多寡也戰反舍讀為釋中其聲小史掌邦國之志以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法以戒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

讀誅

邦國之志謂列國記其山川風土物產貢賦之書如今之郡國志是也奠定也父子相繼為世世所自出為繫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定其繫世則知祖宗之本原辨其昭穆則知長幼之倫序忌謂死者之日諱謂死者之名詔王之忌諱使人不敢犯也俎以盛牲簋以盛黍昭穆有尊卑故祭器之數有多寡按書以敘之也誅列生時行迹也謚法依此為之

周禮集註

天官

書

卷一

一

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八柄掌於大宰內史又掌其法何也大宰之職重所執者其權貸王以行之也內史之職

親所掌者其法考其當否得以將順匡救焉

法者上之所制令者下之所稟皆著之于書內史則掌其副貳也政事即典法則之政事也會計即職貢賦之會計也人臣陳言于上為納人君咨詢於下為訪受納訪者受其所納之言與所訪之對也策以竹為之方以木為之皆所以書王命也事書諸侯奏事之書祿仕者之俸也贊為之者為頒祿之辭書之方版而出示之也賞賜土田車服之類王命

周禮集註

天官

書

卷一

一

如後世之制誥內史書于策而頒之又書其副而藏之以待其所考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外令謂王命頒于列國者四方之志即邦國之志九丘之類是也三皇五帝之書所謂三墳五典是也達書名于四方謂四方未有其書如堯舜之典禹臯之謨先達其名使之求多聞以廣先王之道也以書使于四方謂奉

王命以宣諭諸侯之國則書其辭令以授之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六典以治邦國八則以治都鄙八成以治萬民皆大宰所掌也御史則掌其治令以贊助之法令御史所掌故為治者皆從而受之有王命則贊內史外史而書之公卿以下皆有常數御史計其登下多寡之數以糾察之也

周禮集註

天官

聖

三百六十五

歲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歲謂歲星所在為歲移一舍自攝提格至赤奮若凡歷十二舍為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斗柄所建每月建一辰自建寅至建丑凡歷十二朔為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辰謂日月所會自玄枵至厭皆為十二辰之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十日之位東方角

亢氏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轸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乃赤道旁之星為二十八宿之位辨其敘事者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臨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其朔易有先後之序也會天位者合歲月日辰星宿以為時事之侯則在天所居之位可知矣致日致月者以土圭立表以度其至不至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故冬夏言至也春分日在雙月一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此長短之中故春秋言分也分至正則四時之序可辨矣程寶資譌訛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驗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稷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周禮集註

天官

聖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天星謂經星緯星也占候以星為主故曰掌
天星志古文作識記也日有薄蝕暈珥月有
虧盈朏側匿之變星有贏縮圓角其變動無
常而災祥禍福之遷運於下者實應之順則
吉逆則凶星土星所主土也角亢氐兗州也
房心豫州也尾箕幽州也斗牛楊州也虛危
青州也室壁井州也奎婁胃徐州也昂畢箕
州也觜參益州也井鬼雍州也柳星張三河

周禮集註

天官

天官

也翼軫荊州也九州之域皆有星主之彗字
客星見於其分則知妖祥所在矣歲謂太歲
歲星在木則火為相在火則土為相在土則
金為相在金則水為相在水則木為相五星
順度則為祥失度則為妖也雲有五色以分
至之日眊之青為虫白為喪赤為兵黑為水
黃為豐降者降其禳象於國使人豫知而為
備也十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之位者也風
者天地之氣風以時至有干嚙之休無害

之變則天地之氣和矣不和則為乖別乖者
異而不同別者離而不合不和之所致也命
其妖祥以示人使知所備焉以此五物者詔
救政於上則人君知脩省之道訪序事於下
則人臣知警戒之意矣分憤相象禳沒朏挑
羸迎嚙頤

周禮集註

天官

天官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
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
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
王察羣吏之治上春饗寶鎮及寶器凡吉卜之
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
嫩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得而獻
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玉鎮如天球弘璧之類可以為國之鎮者也
大寶器如斧戈和弓之屬歷代傳以為寶者
也有事陳之以華國既事藏之示能守也治
中計治之書也受其書而藏之所以詔王察
吏而行黜陟之典穀穀牲以血而塗之也沃

盥所以致潔執燭所以爲明問事之正曰貞
陳玉禮神以卜來歲之豐荒也王者遷都則
奉寶鎮寶器而從之以其爲國之重器也司
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也祭司民而
獻民數祭司祿而獻穀數則受其數籍而藏
之以民爲王者所天而食爲民之天故也守
符藏去聲監督檄美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
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

周禮集註

天官

辛

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
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
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
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
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
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
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
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九功卽九職九貢九賦九職大宰掌之此掌

其貳以其物入故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受

藏之府謂內府也受用之府謂外府也百司
合用財物皆於大府受之而大府授以用財
之式法焉關市之賦不常獲者以待膳服見
先王薄於自奉也邦中之賦有常征者以待
賓客見先王厚於禮賓也四郊去王都爲近
其賦以待芻秣邦甸去王都稍遠其賦以待
工事近者使輸重遠者使之輸輕也家削爲
大夫之采地其賦以待匪頒邦縣爲卿之采

周禮集註

天官

壬

地其賦以待幣帛邦都爲公之采地其賦以
待祭祀卑者共其禮之常尊者共其禮之大
也喪紀非常有之事而山澤所出者至薄故
以待喪紀之需賜予非常得之恩而職幣所
餘者不多故以待賜予之用先王用財皆量
入以爲出也邦國之貢九貢之財也內禮之
弔於此取給焉萬民之貢九職之財也幣藏
之儲於此取充焉玩好者非以共人君耳目
之玩也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皆取于是

以其可玩也故曰玩好賦用者以邦賦之所入而用也取具者取足於大府也歲終則計其出入之數以攷其所收所用之多寡也藏去聲稍哨寐末奸耗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舍玉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第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

周禮集詳

天官

玉

卷九

藏

賜共其貨賄

玉府所掌以玉為主而器玩之珍異兵器制作之精巧與凡貨賄之貴重者亦兼掌之服玉謂瓊弁玉纓之類佩玉謂琚瑀珩璜之類珠玉謂琢玉為珠以貫冕弁者也食玉以爲屑齊則食之以助精明之養也復升屋以招鳧也角枕以枕尸角柶以揅齒珠槃以珠飾槃所以盛牛耳玉敦以玉為敦所以盛血皆盟會所用也王之獻諸侯來朝以獻王者也

王之好賜王所恩好以賜臣下者也丘氏曰燕衣服非禮服旦暮所共不掌於司服衽則以寢席則以坐第牀簀也雖褻器亦必尊貴之物好藏並去聲齊齊衽而甚反第于敦對櫬示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單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周禮集詳

天官

玉

藏

貨賄即大府所頒者良兵器即玉府所藏者幣謂諸侯之貴禮獻謂諸侯之貢物王遣使至諸侯之國必有賜遺之物內府司其奉之冢宰待四方之賓客或有所善亦賜予之蓋體國之好非私好也

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之承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

服不會

布即泉也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實一而已百物布帛絲象之類以共百物者給邦布以致之也邦用有法謂經費有法者則給之無法者不可給也幣謂禮幣齋謂行齋賜予即王及冢宰之賜予也齋咨

司祿闕

先王頒祿之制自戰國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雖以孟子亞聖之才僅聞其略則司

周禮集註

未官

焉

祿之闕久矣有志於師古者取孟子王制之言參以當世之宜斟酌損益而立一王之法庶幾不失先王之意矣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祇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

正

賞地即賞田也在遠郊之內等謂差其功之

大小也王功如周公輔成王業其功最大故謂之勳國功如伊尹保全國家其功次之故謂之功民功如后稷法施於民是也故謂之庸事功如大禹勤勞以立事是也故謂之勞治功曰力如皋陶強力以制治也戰功曰多如韓信多算以勝敵也日月為常書于大常以旌其功冬祭為烝祭于大烝以報其功詔之謂以配享之功告神也藏其貳謂藏其紀

周禮集註

未官

焉

功之副以待攷也賞田之輕重惟祇其功之大小賞田之稅王征其一功臣食其二加田無正者既賞以田又加賜之則免其征稅也

(正)征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

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贊凡祭祀掌士之戒令品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

周禮集註

天官

文

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版謂羣臣之名書于版籍也羣臣有黜有陟則其數有損有益每歲登之下之辨其年則知其齒之老壯其歲則知其任之久近貴謂大夫以上賤謂士以下士謂卿大夫之適子已命者庶子謂卿大夫之庶子未命者司士掌此數者用以告王所當治之事有德者告王而爵之有功者告王而祿之有能者告

王而任以事任職之久者則定其餼廩之多寡不必告王也賜者出於人君之特恩無常數也人君眡朝自公孤卿大夫以至宿衛之士僕從之臣皆有常位正其位使不差辨其等使不亂京上以東爲上北西亦然王族故士謂宗室之親故爲士而宿衛者也司士擯王臨朝孤卿職尊故一一揖之大夫稍卑而有中下之等故於其等而衆揖之士又卑故旁三揖焉在路門左右者皆南面故回旋揖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百

電

之大僕前謂近前而正王眡朝之位也卿大夫士執贊見王司士歸其所執羔鴈雉于膳人以共王膳也賜爵謂祭畢旅酌之爵神惠及下以昭穆爲序也作士從爲選士之有行藝者進之從王也有奉王命以使四方則選士爲之介掌事謂奠斂之事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也國有故謂喪與兵也邦國之士皆命於王三歲則稽其所任功過而進退之也鄉向披方寄切守手又切

宮正掌王宮之戒命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
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
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內外而時禁稽其功
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滯怠與
其奇衰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
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
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
修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
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三百八

電

比校也次直宿之廬舍沐浴之所奇怪而無
常也褻僻而不正也道謂五常藝謂六藝官
府次舍之衆有多寡以時比校慮有離次失
守者也爲之版以待則人之名籍可稽夕擊
柝而比則人之在否可察寇戎喪紀因之大
故則令宿衛其比亦然內外之辨不可不嚴
啓閉之際以時而禁又從而攷其功之見於
緒者糾其德之見於行者察其人之出入均
其人之廩祿或有淫怠奇衰之人則斥而去

之然後會其什伍而教以道藝使之相觀而
善相勉而成焉吏之廩祿月終會之以小宰
受其月要也吏之職業歲終會之以大宰受
其歲會也大事祀與戎也無去守使之皆在
次舍不得去卻所守而頒其政令季春火星
出於辰季秋火星伏於戌官正順出入之時
擊柝以修火禁使人皆聞之而謹備也邦之
事謂祭祀也蹕止行人以禁譴譴求燭爲明
以防不虞也大喪則宗室百官皆服斬衰親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三百六

電

而貴者居倚廬踈而賤者居堊室辨別之使
不混雜也梁氏曰侍御僕從之官朝夕近於
王者苟非常德之士方正之人則阿徇逢迎
沮善長惡何所不至官正所職於內外之辨
功緒之稽德行之糾出入之幾淫邪之去其
防之嚴矣而尤必曰教之道藝何用心之切
哉必使左右近習之人皆親儒生以成德行
然後王心無爲以守至正而朝廷百官四方
萬民無不正矣蓋敎柝託猶去聲奇基衰邪

聖務沮咀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裳掌其誅賞

士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庶子則其支庶也在版謂有名籍也秩謂廩祿之厚薄敘謂才等之先後宸居之外四中四角次舍之列凡有八馬各任徼巡之事是授以職事也月終

周禮集註

天官

李一百七十一卷

則均其廩祿之秩歲終則均其才等之敘夏永冬裘因時而頒也賞功誅罪因人而施也先王所以待環衛之士恩厚而法明矣陸氏釋曰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事謂寇戎之事作起也謂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宮伯戒令之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爲其井陘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六寢者路寢一以治事小寢五以燕休也脩謂掃除也井以停止水而備火燭陘以受水

澆而備洗滌皆所以除其不潔而去惡臭之氣也沐以潔其首浴以潔其身執燭所以爲明勞事謂勞襲之事四方之舍王居守而適諸侯必有所舍之處也陘於建切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膳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之衆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一事

周禮集註

天官

李一百七十一卷

正其服禁其奇袤展其功緒大祭祀后正其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政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州祭之以陰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治蚕于北郊以爲祭服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用正

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于王

版謂錄閭寺女奄之名于版圖謂諸官寢處舍之狀于圖內之政令謂宮中治閭寺之法禁人民即官伯所掌士庶子之類分而居之以均宿衛也陰禮蓋內則壺範之書婦職謂織紵組紃之事教以陰禮使知女德也教以婦職使知女工也使各有屬者女御屬于九

周禮集註

天官

室

嬪九嬪統于一后二事謂絲枲之事正其服者遏絕其靡麗之服禁其奇袤者禁止其蠶媚之習展其功緒者核其勤怠之實也宗廟之祭王既裸獻而後從之王既醑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內宰皆贊其禮也服謂祭服律衣綸翟之類位謂房中戶內及阼所立之處亦內宰詔之也禮樂之儀謂出入之節當與樂相應也九嬪贊后內宰又助九嬪以行禮賓客之裸獻謂王同姓及二王之來

朝者內命婦謂九嬪世婦之屬外命婦謂公卿大夫之妻建立國都王立朝而后立市次者司市所居敘者胥師賈師所游肆者百貨所藏度謂丈尺量謂斗斛淳謂幅之廣制謂匹之長陰禮婦人之祭禮也北郊純陰之方公桑蚕室在焉王后率命婦親蚕以其祭服其禮如祭義所云也會其稍食計飢瘠之厚薄也審其功事攷蚕績之勤怠也此小大蠶良而賞罰以示勸懲也縣禁令于北宮以糾

周禮集註

天官

室

羣吏之怠慢者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稊生其種以獻于王以助親耕之禮也肝江李氏曰普天之下蚕者非一女也皆以為祭服有不足者乎而后且親蚕耕者非一男也將以為樂盛有不足者乎而后且佐王上之耕以祀先舅先姑敢不用力焉不可以為婦道也后之尊而親蚕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桑者乎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饁南畝喜田畯者乎王后之尊而為婦道

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以共祭祀者乎明
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薄華雅同雅陸

種仲靈訓

九嬪掌婦禮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凡祭王
蠶祭后薦徹豆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御帥敘
哭者亦如之

九嬪掌婦禮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凡祭王
蠶祭后薦徹豆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御帥敘
哭者亦如之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婉婦功謂蚕績御以時進御也敘謂其進有
敘也蠶受黍稷之器以玉爲之賓客食后贊
禮事也蠶咨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官而准概爲
蠶盛及祭之日泣陳女官之具凡內羞之物掌
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掌女官之常戒及祭祀比
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女官之人共蠶盛則外
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享食亦如之大喪止外
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詩罰之凡王后

陳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
婦掌之

濯滌也概拭也女官刑女給事於宮中者具
謂祭祀之具內羞謂房中之羞卿大夫之喪
謂王后之姻親也弔臨但遣使致禮非身至
其家也宿戒豫告之齋戒上是祭日泣陳其
具此是將祭祀校比之也王后禮事謂薦徹
之節也操事大喪有拜謝之禮也內事有達
於官如宮中膳服之需疾病療治之劑達於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外而後其也概蓋莫暮操拜

女御掌敘御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
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髮從世婦而
弔於卿大夫之喪

后嬪進御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
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
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目
而福也功事絲枲成功之事祭祀之禮世婦
詔后而女御又助世婦沐浴用潘所以潔首飾

用湯所以潔身翼棺之飾器也天子八翼后同襲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邊豆及以樂徹則佐傳邊豆賓客之享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敘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宗廟之祭九獻既周王后以加邊豆薦尸所致其誠也祭既畢歌雍以徹則后傳之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王后有事

周禮集註

天官

奎

卷一

其

者婦人無外事惟祭祀助王裸獻賓客助王燕享與喪紀之弔臨而已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胾豆邊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宗伯宰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羞進也王后進黍稷而奏樂則外宗贊之也宗廟之祭朝踐朝獻及酌尸后皆亞王爲三

獻王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禮外宗贊之如贊后之禮焉小祭祀如先蚕高禘之祭是也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稷禳之事以除疾殃

內祭祀如門戶竈王后所當祭者也禱祈神佑也祠報神釐也招以召祥梗以禦癘稷以除災害稷以弭變異四者所以除疾殃也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官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周禮集註

天官

奎

通

王后禮職如祭祀之薦徹賓客之致禮是也內治之法掌於內宰女史則書其副以詔后治其內宮之政后宮之事則迎而勾致之王后之令則書而宣布之后有事則以禮籍從焉猶太史之從王也愚謂成周一代后妃多賢是豈獨師傳保姆之助哉蓋其嬪妃祝史亦皆窈窕之淑女掌其教贊其禮詔其媿匡其過相與輔導警戒以成其德子孫世有哲王不亦宜乎漢唐以來或以俘囚之女充后

終人掌王宮之縫綵之事以欲女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及縫棺飾焉衣襲繡之林掌凡內之縫事

役女御者役使女御以共其縫之功也棺飾謂帷襍之類所以飾棺其形如扇以柳木爲之纏以絲綵以爲飾也內之縫事謂夫人嬪婦之衣服及王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與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

周禮集註

天官

掌

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事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命

內小臣王后之小臣也以奄人爲之而序官以爲上士者必其有忠信之心無險詖之行故使之食上士之祿而用之掌后命正服位爲前驅也祭祀賓客與紀則使王后與焉而九嬪內人從之擯者贊禮節也或詔告之或相助之或整齊之因其尊卑而異也

昨之器祭而賜昨則小臣徹之也后之族姻有封於四方爲諸侯者有仕于王朝爲卿大夫者或以恩好之事以物而問遺之或以恩好之令以言而弔慰之則小臣奉后命以往也陰事謂羣妃御見之事陰令謂王詔告北宮之令也

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

周禮集註

未官

掌

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掌婦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王之門有五曰臯曰庫曰雉曰應曰路雉門於內外爲中故謂之中門凶器如塗車芻靈之類潛服如衷甲懷刃之類喪服凶器不使入宮爲其不祥也衷甲兵器不使入宮慮其不軌也虺奇之服狂易之民不使入宮慮其惑衆也內人謂宮中之人公器謂公家之器賓客謂列國之臣來聘覲者三者出入而無

師導之者必謹察之所以防閑之也王宮之門晨而起昏而閉所以防不虞也闢謂闢除行人使之避貴者也婦門庭致其潔也設燎於門以爲明也踣止行者以致肅也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平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周禮集註

天官

主

內人女御也有司卽宮卿內宰之官佐世婦治禮事者世婦所掌之禮寺人佐以治之也內人有宗姻之喪而行平臨之禮則立而詔相之不以賤而廢禮也臨者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踣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踣及葬執奠器以從遣車

內謂后夫人以下外謂卿大夫以下內令之出外言之入皆小事也則使內豎傳之若有

周禮集註

天官

主

大事則非童豎所能傳焉喪而遷者將葬而朝夕也奠器謂顙沐之器遣車載祖奠之具隨柩而行者也永嘉陳氏曰成周盛時內小臣閭人寺人之屬悉統於冢宰蓋閭寺之徒朝夕左右最易襲近人君亦易得而寵任之今既屬之冢宰則人主不得以私意昵內臣不得以非道干此先王治內之嚴也西漢之制猶稍近古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官凡內臣皆屬焉後幸如鄧通一有細過中屠嘉得以仲召斬之威此時相權最重況當時內臣亦參選明經之士咸拜議郎更宿王宮以備顧問如楊雄之位執戟孔安國之掌唾壺是也東漢則不然議郎不在宿直人主無由親近明經之士中常侍蓋是宦者爲之卒至群奉川事孫程始得以專廢立之權董卓終行以成敗國之謀原其所自蓋東漢三公擁虛位無復西漢統領九卿之職而宦者專權非三公所能制也遣去聲

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
蠶麤之物以其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
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
之禽獻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凡
川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牂鴈膳膏臊秋
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麋鹿膳膏醢
王及后之膳禽不食

六畜卽六牲始食曰畜將用曰牲六獸麋鹿
狼麋野豕兔也六禽鴈鶉鴉鳩雉也新肉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禮

曰蠶乾肉曰薨好羞謂生前所嗜者如文王
之昌歜曾皙之羊棗是也於祭共之事死如
事生也禽獻謂獻禽於賓客也以法授之書
其所獻之禽與所當共之數以授人出也
謂出以獻賓入謂受以待用行猶用也羔豚
物生而肥麋物成而充脂鴈之性於夏爲
燥鴈羽之性於冬爲定牛之膏香人之膏臊
雞之膏腥羊之膏膻王者之養必順其節順
和之味各有所宜庖人所以有禽獻之法也

蠶鮮麤稿膳渠鴈瘦麋迷麋均鴈晏

內養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
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
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其君及世
子之膳羞辨腥臊膾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
膚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噉色而沙
鳴鬱豕盲眊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蠅凡宗
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
共羞脩刑臠胖骨鮪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禮

脩則饗人共之

體名謂肩膊膊胙之屬肉物謂饌或燔炙之
物百品味庶羞之類也選物俟饋選擇其中
御者以俟膳夫之饋王也牛夜鳴則反常其
肉必膺膺者臭如朽木也羊毛長而毳結其
肉必羶犬赤股而狂躁其肉必臊鳥毛羽悴
而不澤羣音嘶而悲酸則氣必鬱結豕有目
而不明睫毛相交而生則其肉必腥馬脊黑
色而臂毛有文則其臭如蠅蛄此六者皆不

可食也脩謂鍛脯刑謂鉶羹臠大臠無骨者
胖半體而腥者骨牲體也鱠乾魚也皆所以
待共王之膳也廂山公零龍垂蹠皂鰓漂上

聲狸鬱言仁臠接臠武臠判臠字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用臠陳其鼎
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饗饗饗食之事亦
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
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
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周禮集註

天官

大司馬

天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皆祭祀之在外者
言牲體而兼言魚腊者以辟小祀不用牲也
饗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享以酒爲主
行人所謂享禮九獻是也食以飯爲主行人
所謂食禮九舉是也耆老謂國老庶老孤子
死王事者之孤也士庶子衛王宮者也師謂
征伐四方之師役如斧斤版築之役王者勞
還犒師必有獻賜之禮獻則飲之賜則資之
也小喪紀謂夫人以下之喪有奠祭之禮也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爨
亨爨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
之

鼎所以調和鑊所以亨爨齊水火適均之節
也大羹滂汁不加五味者鉶羹肉汁調沙鹽
者鑊活齊才細切鉶行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其齊
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喪事代王受胙
裁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帥其徒以薪蒸役
外內饗之事

周禮集註

天官

大司馬

天子藉田千畝藉之爲言借也以其借民力
以治之也古者天子躬耕藉田行三推之禮
三公五推諸侯九推甸師帥其胥徒耕耨以
終之麥以夏熟黍稷秋熟甸師以時收穫入
於神倉以待祭祀之用也蕭香蒿所以祭腊
茅苞茅所以繒酒醴生曰吳蔓生曰蒹代王
受胙裁者丘氏曰國有大變母乃棗盛不蠲
鬼神弗享歟夫何使至於斯新王在疚欲請

命神祇受饗不可得也故甸師代行焉非謂使甸師受胙於已也公族有臯重者則死於甸師者則刑于甸不就市以川法優公族也本之大曰薪小曰蒸所以共炊爨之用也

饗資祿贏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加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

周禮集注

天官

全

曰醫三曰漿四曰醢掌其厚薄之齊以其上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酒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酌數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醢糟皆使其上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酒正奉之凡養士庶子饗耆老孤子則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類賜皆有法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嬰小宰

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酒之爲物其釀之有法其用之有禮所謂政令也式法如月令所謂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水泉必香火齊必得之類是也授酒人以酒材使之造酒也公酒作酒以共公川也五齊以祭致其義而已故曰辨其名泛者泮泮而上泛也醴者泮泮相將而一體也二皆景濁盎者滂滂然意白色也緹者成而紅赤色也

周禮集注

天官

全

沈者成而泮泮也三者差清三酒以飲給材以作之故曰辨其物事者方事於糟醢也昔者久釀而熟也清者澄之而可飲也四飲亦曰物者義同三酒清者泮醢而爲之醫者釀而爲之漿猶今之釀漿醢猶今之薄粥祭祀之尊有八故實以五齊三酒也大祭天地宗廟也中祭日月星辰山川畜釐也小祭如風雨之師山林川澤之祇也貳猶副也大祭用一尊以三尊爲副中祭用一尊以二尊爲

副小祭用一尊以一尊爲副尊皆有副以備
乏也祭大則所酌多祭小則所酌少唯齊以
祭不以飲故有器量而無酌數計侯來賓者
王飲酒后飲飲夫婦相成之義也意飲其其
計者度其獻酬多少之數使之日飲也無酌
數者以醉爲度示恩厚之意也有飲者才臣
也老臣月給以酒授以書契者使其所費之
數而飲以取酒也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
寡也以日成月要之書入于小宰使聽之者

周禮集註

天官

全

以其執式之禮得以糾其不如法者也以酒
式誅賞者達禮而酒薄者責之如式而酒美
者賞之也鄭氏曰糟醢醢不滓者謂酒不
滓曰糟后致飲無醢醢不滓者此上之所
用少屈也賜領者時有所與也法者尊卑之
差親體意醢移尊尊滿翁上聲禮座故在
載二音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

酒府凡祭祀其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者酒人掌爲五齊三酒
及祭祀則奉之以共用焉禮酒饗酒也飲酒
燕酒也入于酒府者入于酒正之府酒正爲
酒官之長故凡事之用酒必酒正職焉而後
共之祭祀共酒以往往往待其令而已賓客陳
酒則歸饗餼之酒與餐牽鼎簋皆陳者也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于酒府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

周禮集註

天官

全

醫醢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水者煮醢爲之味薄而澹故謂之水涼以糗
飯糗水也稍禮常日稍用之物也王氏曰夫
人有致飲于賓客之禮猶冢宰之有所賜予
也蓋上下內外小大相成焉禮之所以立也
凌人掌水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
治鑑凡外內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
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漿冰夏
頒冰掌事秋刷

季冬天寒而冰盛故鑿冰以備藏三其凌者三倍藏冰以備消釋也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始治之為將獻羔啓冰也膳羞鑑焉恐氣溫而臭惡也酒醴亦如之恐氣溫而味變也尸之槃曰夷槃實冰槃中置之牀下以寒尸也夏月暑盛上以冰頒賜羣臣則凌人掌其事秋涼冰不用則清除冰室也顛垂

鑷人掌四鑷之實朝事之鑷其實麴黃白黑形

周禮集註

天官

金一

張

鹽臠鮑魚鱠饋食之鑷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加鑷之實菱芡栗脯菱芡栗脯羞鑷之實棗餌粉餐凡祭祀共其鑷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羞鑷羞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鑷事掌之

四鑷謂朝事饋食加鑷羞鑷也王薦膳后亞獻於是薦膳於是薦朝事之鑷王薦膳后亞獻於是薦饋食之鑷王膳尸后於是薦加鑷膳尸后於是薦羞鑷熬麥曰麴臠實曰黃熬稻曰白

熬黍曰黑形鹽築鹽為虎形也臠膳生魚為大饗也鮑以魚於福室中糗乾之也鮑析乾之也乾蓀乾梅也榛似栗而小者菱芡也芡雞頭也重言菱芡栗脯者四物為八鑷也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合黍曰餌餅之曰餐餌言糗餐言粉互言以相足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內羞房中之羞也麴豐黃焚臠古栗字榛老醢印

鑷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非菹醢醢昌

周禮集註

天官

金一

本麴謂善菹鹿麴茆菹麴饋食之豆其實葵菹麻醢脾析麻醢蜃蚶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苴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壘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壘凡事共醢

四豆猶四鑷說見鑷人有骨為醢無骨為醢醢肉汁也昌本昌蒲根也黃受音也茹見於

也羸虺螭也脾析牛百葉也麤蛤也辰大蛤也蜺蜺子也豚拍豕肩也深蒲謂蒲始生者筍箭萌筍竹萌醢食以酒醢為餅也糝食以肉與米合為餌而煎之也五齊之齊當為齏五齏昌本脾析屨豚拍深蒲也七醢醢麤麤蜺魚兔鴈也七菹韭菁茹葵芹筍筍也三醢康鹿糜也賓客之禮謂致饗飪時也菹菹醢穢醢沉茹卵糜均麤皮醢池筍糜食似醢移穢拿虺虎螭俞

周禮集詳

天官

金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五齊七菹醢人掌之矣醢人復共之者蓋齊菹有須醢而成者也醢人雖共齊菹以充豆實然不加以醢則其味不成此二職所以相須歟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

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鹽之所產不一有刮地而得者為苦鹽有炎海而成者為散鹽形鹽則築為虎形者也飴鹽則其甘如飴者也祭祀賓客膳羞之用鹽各有所宜鹽人各因所宜以共之也齊事和調之事也鹽謂鹽之未凍治者鬻則化之以水鍊之以火用以和五味之齊也鬻才細切鬻煮鹽古

周禮集詳

天官

金

冢人掌共巾冢祭祀以疏布巾冢八尊以畫布巾冢六彝凡王巾皆黼

八尊以祭天地覆以疏布巾者尚質也六彝以祀宗廟覆以畫布巾者尚文也王所用巾繪以斧形而白黑半之雖華不至於侈靡也後王之奉金玉文繡無所不至黼巾不用而龍纁火浣進矣六彝註見小宗伯冢密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臘腊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臘腊凡腊物皆客喪紀共其腊腊

凡乾肉之事

田謂四時之田獸人以所得禽獸入于腊人以乾之也腊去骨腊帶骨臘全體腊半體臘當羞祭祀賓客喪紀皆有所當用腊腊腊腊腊人隨所用以共之也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死傷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周禮集註

天官

全一

毒謂五毒藥謂五藥皆所以共醫用也經曰疾重曰病氣壅遏不通所致也頭瘡曰疔身瘡曰瘍血凝滯不流所成也分而治之使疾醫治疾病使瘍醫治死瘍也每歲之終醫師總計衆醫所治之效以制其廩食全愈也計其愈者以為食之多寡也疔比匹婢切瘍羊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眠春時羹齊眠夏時醬齊眠秋時飲齊眠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

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和調也春之氣溫食齊眠春宜溫取其生也夏之氣熱羹齊眠夏宜熱取其化也秋之氣涼醬齊眠秋宜涼取其成也冬之氣寒飲齊眠冬宜寒取其清也春為木而肝屬焉多酸以養肝也夏為火而心屬焉多苦以養心也秋為金而肺屬焉多辛以養肺也冬為水而

周禮集註

天官

全一

腎屬焉多鹹以養腎也脾屬土分王四時故皆調以滑甘調以甘以養脾也調以滑以利竅也食膳之用各有所宜故稌黍稷麥苽之食則薦以牛羊豕犬鴈魚之膳以主於相生或取其相濟蓋陰陽之氣不可以偏勝也君子之食恒放者倣效乎王也君臣之分雖殊而養生之理則一飲食之宜能順五行之理以調陰陽之氣則不惟養其體且有以養其德矣楊氏曰先王於食有醫所以治未病

也凡百君子所以自養者常放王如此至於疾而後用醫則未矣故周官疾醫施於萬民而君子不與焉在氏曰六食以下膳夫所掌食醫主調和而已食似和賀稊杜承孤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癘疥疾秋時有癘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

周禮集註

天官

九十一

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民有疾病不曰療而曰養者治病以調養爲本也人之有生風雨寒暑傷其外悲哀愁樂感其內調養不得其道而疾生焉善醫者精察乎六疾之本而順適乎六氣之運賢於鍼砭燒灼之功遠矣四時之間冬傷於寒春則寒動而搏陽故有酸劑頭痛之疾夏傷於暑秋則暑動而搏陰故有癘寒之疾夏則陽溢於皮膚故有癘疥之疾冬則陽溢於臟腑故

有咳嗽之疾此四疾者皆四時不和之氣所致也五味酸苦甘辛鹹也五穀麻麥黍稷豆也五藥草木虫石穀也養其病者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有餘而補其不足所以養之也五氣者五藏所出之氣心肝脾肺腎也五聲言語所出之聲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所發之色青赤黃白黑也以此眡之察其生尅休王而死生可知矣兩之謂陰陽九竅謂陽竅七陰竅二也參之謂陰陽與冲氣九藏謂

周禮集註

天官

九十二

神藏五形藏四也兩之以觀其陰陽之變參之以察其脈候之動所以重審驗之也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謂治療不愈之疾入于醫師使得以制其食且可以爲後戒也癘消

上上聲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

其藥焉

腫瘍氣聚而不散者潰瘍血溢而將破者金
瘍刃傷而成瘡者折瘍踣跌而骨折者祝以
藥附著之也或曰注讀如字謂以氣封瘍而
徙之也劑去其膿血也殺去其死肌也五毒
藥之有毒者如雄黃石膽之類木之味酸以
酸收其骨使之強也金之味辛以辛散其筋
使不攣也水之味鹹使其脈使之和也火之
味苦以苦堅其氣使之完也土之味甘以甘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緩其肉使不瘰也竅欲通利故以滑物養其
竅使無所凝止焉注剗剗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
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
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
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
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
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
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

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小宰所掌也司會亦掌
之者職在會計故迎受而勾攷之以計其治
也九貢九賦九職取財之常法也九式用財
之常法也均節者因其所出以其所用均
平有節也百物財用皆有書契版圖焉紀載
爲書合驗爲契人民曰版山澤曰圖司會掌
其貳以迎受羣吏之治而後聽其會計也天
下之事合衆數爲目令衆目爲凡以凡攷目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以月攷數是之謂參九與數相攷數與日相
攷是之謂互積日而月又以月要攷月成積
月而歲又以歲會攷歲成詳略並施久近兼
察則四國之吏治其勤怠不可隱矣然後詔
王及冢宰廢置以示懲勸焉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
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
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凡上之川財用必攷于司
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

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歛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司書掌會計之簿書九正卽九賦財之征于下者也九事卽九式財之給於用者也版以載人民之數圖以載邦國之域掌是版圖則百物之出入可以編知矣然後比次掌事者之財以知其餘受幣幣之數使歸于職幣焉關乎國體者皆曰上不專指王也上之用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財必錄其用財之數而往攷於司會防其後用而妄費也三歲則以會計之書佐大宰以計羣吏之治凡民以器械之備乏田野夫家六畜之登耗山林川澤之廢興無不稽焉以迎受而勾攷之則羣吏徵令之多寡當不可知矣稅歛之法藏于司書掌稅歛之事者從而受焉要貳謂受財用財之數也事成入其要貳要將致諸朝貳則藏之以備叅攷也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以

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

職內掌邦賦之入者財賦之入其類不同職內辨其物而執其總則邦賦之大數可知矣以其總數副官府都鄙財入之數則邦國用賦多少可以考其得失也羣吏受財以給公用者職內受其副令而藉之至歲終會計則以官府用財之數與職歲出財之數相參而攷之然後比次其財以知其用度之餘可以移此之有餘以補彼之不足也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職歲掌邦賦之出者官府都鄙之財或出以給用或用以賜予皆書其數以貳之備歲終會計而攷之也每歲羣吏之用財多寡具有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成式其財物雖受于大府其式法則受于職
歲焉幣餘之賦以待賜于職幣所掌也故以
先後之敘與職幣授之歲終會則以九式之
法贊助司會以勾攷羣吏之計也

職幣掌式法以歛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
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
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于歲終則會其出凡邦
之會事以式法贊之

幣給公用之餘也振猶檢舉也官府都鄙軍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旅給用之有餘則以式法收歛之羣吏以王
命有所作為而有餘亦必會計而檢舉之奠
定也別其物色恐其以賤而貿貴定其錄籍
恐其以多而為寡又書其目以表識之然後
度其用之所宜以詔王之小用賜于歲終
則會以謹其用而防之也官府會計之事則
以式法贊司會而勾攷之不以餘財而不謹
也愚謂奢侈常生於有餘節儉常生於不足
漢武因貫朽粟陳而用度無藝唐玄宗因左

藏充溢而賞賜無極成周所以覺察餘財如
是之嚴正恐人君以有餘而妄用也

周禮集註

天官

卷一

周禮集註卷之一終

周禮集註目錄

教官之屬元有七十九

大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老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封人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

周禮目錄 地官

質人 屋人 胥師 賈師

司薺 司稽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鄉長 里宰 鄰長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澤虞 迹人 巾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茶 掌屨 甸人

場人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祿 司稼 舂人 館人

棄人

今訂定教官之屬五十八

大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大夫 鄉老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諸子 訓方氏 匡人

周禮目錄 地官

擇人 調人 媒氏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矇 眡瞭 典同

磬師 鐘師 笙師 鐃師

特師 旄人 箛師 籥章

鞀鞀氏 典庸器 司干 鼓人

舞師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鄉長 里宰

鄰長 閭師 縣師 旅師

倉人 廩人 遺人 稍人 委人

周禮集註目錄

周禮目錄

地官

三一

周禮集註

刑部尚書盱江何喬新集註

地官司徒第二

徒衆也謂萬民也地官掌教以盡民之性成民之德使之克綏厥猷故謂之司徒
愚按周禮得於秦火之餘簡編朽折散亂六官之文互相錯雜而地官所屬半爲冬官之文蓋編書者以司空掌邦土而土卽地也故凡山川土地稼穡之事悉歸諸地官以此致誤而冬官闕焉漢儒承訛踵謬莫覺其非其所訓釋不過隨文生義而已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庭椿始悟冬官不亡而刪地官封人載師以下二十三官歸諸司空又取掌土之職見於他官者以補之作復古編朱子深取其說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禮補遺多祖俞氏之說而司徒司空之職掌稍正矣至元臨川吳幼清又刪鄉師以下凡非教事者盡歸之司空以爲司空未嘗亡而司徒之文

周禮集註

地官

三一

京

亡其存者僅數章耳愚嘗合三家之說而紬繹之司徒爲掌教之官固然先王未必以一事設一官司馬掌兵而兼論材任官之事司寇掌刑而兼除妖鳥驅猛獸之事六官之兼理者多矣司徒之職實兼教養穆王命伯冏爲大司徒其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言教民之道也又曰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言養民之道也況鄉大夫頒教法于鄉吏自遠人以至鄰長皆鄉遂之官所掌政令禁戒得無有教法在其間乎自旅師以至委人后掌匪頒調賜委積之事非事職所謂富邦國養萬民之道乎顧去聖既遠無所就質姑取伯氏王氏之說依賈鄭之本還遂人以下附于司徒之後以俟後之君子云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安撫邦國

安撫爲教之道也尊與庸禮使各順其常則

之安仁漸義磨使自得其性謂之擾安則無矯拂扞格之憂擾則有優柔浸漬之益安且擾之而民自將和順於道德矣丘氏曰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亦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潘一道德以同民俗穆王命君牙爲司徒亦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未聞以司徒治財賦任土地也今司徒之屬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與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等官無非教民之良法美意故教民爲善莫切于財利相交之際是必有以禁其非而導之於義者故司徒兼焉後人惑於泉府之在司徒遂以司徒爲財賦之任又以地官宜掌土地遂取司空之事歸之而以司空爲闕卒使司徒之本職不明而所謂掌學校者殆爲虛語矣

教官之屬

大司徒

卿一人

小司徒

中大夫二人

鄉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

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周禮集註

地官

四

鄉

師長也司徒掌六鄉之政教鄉師分而治

之二人共三鄉之事故下大夫四人以相

左右而敷其政教也

鄉老

二鄉司公一人

鄉大夫

每鄉卿一人

州

每州中大夫一人

黨正

每黨下大夫一人

族師

每族上士一人

閭胥

每閭中士一人

比長

五家下士一人

五家爲比比有長以帥之五比爲閭則二

周禮集註

地官

五

鄉

十五家也閭有胥以帥之四閭爲族則百

家也族有師以帥之五族爲黨則五百家

也黨有正以帥之五黨爲州則二千五百

家也州有長以帥之五州爲鄉則萬二千

五百家也鄉有大夫以帥之自鄉而比自

大夫而下士以尊臨卑以下未上平居則

相親有暱則相及王化之所以成其以是

哉

師氏

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師教人以道者也

保氏

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保安也賈誼所謂保其身體者也

司諫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周禮集註

地官

六

司諫

電

諫正也以道藝正人之行也

司救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救禁也以禮禁人之過也

諸子

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諸子舊在夏官吳氏以為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非夏官職也故取而屬之

氏曰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或曰庶子訓方氏

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教也教導四方之民也自訓方至揮人舊皆在夏官吳氏以為考其文意皆訓迪教化之意非司馬掌兵之職此無疑

匡人

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周禮集註

地官

七

羽

匡正也以法則而正諸侯也

揮人

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揮猶探也探上德意以告天下也揮譚

調八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調和合也人有仇讐者以禮與法而諧和之也丘氏曰凡人之情方其有觸則怒怒則爭爭則鼎鑊在前不顧也及其怨隙已

成殺傷被執退省其身已無生路追念其父母妻子不可復見未始不悔悟而恨効人之不我救止也先王灼知人情之隱設調人以諧和於始使不至於此地忠厚之至也

媒氏

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之爲言謀也男女異姓謀而合之使爲伉儷也

周禮集註

地官

八

一

卷

大司樂

中大夫二人

樂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自大司樂而下至於司下皆皆在春官吳氏曰司徒掌教莫大於禮樂故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至於三物教民而禮樂亦居六藝之

首是知司徒兼禮樂以設教也屬之春官誤矣按禮記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然則樂之爲教孰謂非司徒之事乎由此觀之大司樂以下皆教化之官當麗於地官司徒無疑也

大胥

中士四人

小胥

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周禮集註

地官

九

大司

下大夫二人

小師

上士四人

瞽矇

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

眡瞭

三百人府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

人

樂官謂之師者以其賢智而知音可以教其屬也無日曰聾有目無見曰矇先王作樂必用聾者以其聽之審也聾有上中下因其藝而等之也矇之明者聾矇無所見矣故設矇瞭三百人以扶工因使掌樂焉

典同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周禮書

地官

十一

六律爲陽聲六同爲陰聲典同則律可知矣

磬師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磬石音也

鐘師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鐘金奏也

笙師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笙以匏爲之而列管于匏中也

鐃師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鐃大鐘也鐃博

周禮書

地官

土

鞀師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鞀妹

鞀以皮爲服東夷之樂也

旄人

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旄牛尾舞者所執以指麾者也

箛師

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箛如笛而三孔舞者所吹也

箛章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箛章吹箛以爲詩章也

鞀鞀氏

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

周禮集註

地官

三

人

鞀鞀四夷樂人所履之革屨也故因以名

官劉氏曰王者設官掌四夷之樂示四夷

之樂王化也故於祭祀賓客服其服奏其

樂聲其歌以明王之廣大也鞀丁兮反

鞀九具反

典庸器

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庸功也征伐所得之兵鑄器以銘其功也

司干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干盾也舞者所持者

鼓人

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教金鼓者

舞師

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周禮集註

地官

主

電

舞師掌教舞蹈者舞徒蓋執役而能舞者

爲之

遂人

中大夫二人

遂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

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三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大夫

每遂中大夫一人

縣正

每縣下大夫一人

鄧師

每鄧上士一人

鄧長

每鄧中士一人

里宰

每里下士一人

周禮集註

地官

古

鄰長

五家則一人

遂之地在王國百里外縣鄙鄧里鄧皆遂之屬也郊內有比閭族黨州鄉郊外有鄰里鄧比縣遂內外異名者遠近之等也愚謂先王立鄉遂之官無非教民之良法故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則鄉遂皆在其中矣今吳氏以鄉大夫之屬麗司徒而以遂人以下麗司

空何也故今仍用俞氏王氏之說歸遂人之屬于司徒云鄧纂

問師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閭師二十五家之長以其周知閭巷之情

故曰問師

縣師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周禮集註

地官

圭

二百六十七

四百里曰縣自六鄉至邦國縣居中焉故

特置縣師

旅師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旅師主歛縣師徵野之賦穀者也

倉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倉人掌粟之官

廩人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廩人掌米以待匪頒賜祿廩也

遺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周禮集註

地官

夫

百六十二

遺饋也堂委積以恤艱阨者也丘氏書府

二人

稍人

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王城之外三百里曰稍

委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委人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也委

烏外反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撥邦國訓萬民一曰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

此五十字吳氏取書與孟子之文衍之以補司徒之闕也蓋司徒之職莫大於敷教而敷教之道莫大於人倫有十二教而無五教是舍其本而事其末也吳氏取經典之文而補之宜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必慈子必孝則

周禮集註

地官

七

有親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則有義矣男子居室不可以混淆也制其婚姻之禮以成其室家之願則有別矣兄弟長幼是為天倫其行有疾徐其飲食有先後則有序矣同門合志是為朋友與之言必實為之謀必忠則有信矣以此五者而訓其民則教之大本立矣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下

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禮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貳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五物卽所謂五典民所固有之常道也司徒既以五教端其本又從而施十有二教以兼

周禮集註

地官

大

西

舉其末焉祀禮謂祭祀之禮也祀禮以敬爲本教民以祀禮則民追遠致孝而不苟且陽禮鄉飲之禮也鄉飲以讓爲先教民以陽禮則民敬老尚齒而不爭鬪陰禮婚姻之禮合二姓之好至親所在使民知親則無有怨曠者樂禮之宴作樂之禮也合宮室之歡至和所在使民知和則無乖離者立衣服之制隆殺有等以儀辨等則民定而不偷遠慕焉飲食之宜習俗有常以俗教安民

自厚而不偷薄制刑以輔教使民協於中也以刑教中則民無越亂誓師以齊衆使災危相恤也以誓教恤則民不怠惰宮室車服之度上下有等以度教節則民無侈心而自知足上農工商之業子孫相傳以世事教能則世傳厥習而不失職以賢制爵而不及於惡德則民勉而謹於德行以庸制祿而不加於無功則民勉而興於事功二者雖不言教然使民慎德興功是亦教之也敬讓親和辨等

周禮集註

地官

大

卷之六

是皆德禮之屬也安中恤節教能爵祿是皆政刑之屬也先王爲教之道備矣此下舊有土宜土均土圭之法與建邦國造都鄙之類俞氏王氏吳氏以爲當麗司空今從之偷偷

龜暴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肯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荒凶年也年荒而救之使無流離之患也散
利貸民以種食也薄征減民之租賦緩刑以
歲凶犯法者多故寬之也弛役以民饑世役
者少故息之也舍禁謂去山澤之禁與民同
利也去幾謂去門關之察不征其貨也青禮
民方匱乏凡事皆省其禮數也殺哀葬祭稱
家有無不求豐也蕃與藩同藩與閭藏樂
器而不用也多昏不備禮而嫁娶者多也索
鬼神修廢祀以祈神庥也除盜賊嚴追捕以

周禮集註

地官

主

卷之六

除民害也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
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謂保安其民使之蕃息也幼者慈愛之
如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是也老者
奉養之如七十者賜以粟八十以上者賜以
帛是也鰥寡孤獨皆天民之窮者必有以振
救之饑寒匱乏貧不能自存者必有以賙給
之有疾者寬其力役使得以保其正命家富

者平其賦役使得以保其常產行此六者則
天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燬宮室二曰族墳墓三
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
服

本俗猶舊俗也使民不忘其舊俗爲治之要
道也燬宮室者非必壯麗也上棟下宇居而
安焉自以爲燬不自知其朴且陋也聚廬以
處而父子兄弟居焉則情有所不忍棄舍祖

周禮集註

地官

主

卷之六

以葬而祖宗考妣寔焉則心有所不忍舍由
是而聯兄弟則以燕以食而手足之愛不能
忘由是而聯師儒則以教以學而道藝之相
資者益深由是而聯朋友則以規以誨而信
義之相與者益固由是而同衣服則貴賤有
常上下有制不敢慕外以致飾亦不敢詭衆
而使陋矣民之所以不安者以見外物而遷
也使先王本俗之政行焉則民不忘其本禍
亂何從而至哉燬美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歛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今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羣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正月之吉政教所由始也故縣教法于兩觀以示其民焉保猶任也五家爲比最相親近者也易相督察故使之相保二十五家爲閭

周禮集註

地官

主

平林

則戶稍衆矣平居可以相容有故可以相托故使之相受百家爲族則戶益衆矣一家有喪則百家相助故使之相羣五百家爲黨則又疎於族矣故有患難則相救二千五百家爲州則又疎於黨矣故有貧乏則相賙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則其戶益衆其情益疎故止於賓接其賢者而已先王篤近舉遠之心於此可見矣

頒職事十有二千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

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歛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頒布民之職事十二條使民進而成之也自一而九與大宰九職相同司徒頒之者正德厚生其事相關也學藝謂講習道藝民材所由興也世事謂世守先業民志所由定也服事謂服勤公家不敢游惰以偷生也

周禮集註

地官

主

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物猶事也三物德行藝也興猶舉也三事告成鄉大夫舉其賢能而以禮賓之知者明於是非之別仁者絕乎天理之公聖則無不通義則有斷制忠則無所欺詐和則無所乖戾

六者本於心故曰六德善事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親其九族爲睦親其外親爲姻信於朋友爲任賑其貧乏爲恤六者見於行故曰六行五禮以節民性六樂以和民心五射以觀德行五御以習馳驅六書以盡物理九數以周世用六者亦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也先王以此三者教其民則本末具舉

周禮集註

地官

五

章句

亂民謂執左道以亂政也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禮者中而已虛詐而不實者不知禮之本也故教以禮所以節止其侈僞使行得其中樂者和而已流蕩而肆情者不知樂之本也故教之以樂所以消融其情欲使心一於和六藝之教禮樂在其中矣此又

重言之者教民莫大於禮樂故也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周禮集註

地官

五

章句

此今教官將以待攷歲會也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

此下有關文吳氏謂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皆小司空之文悉取而歸于彼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吏獻禁令修法糾職以待邦治

憲表縣之也。修法防虧廢也。糾職防緩散也。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令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敘。

六鄉之教司徒布之鄉師分而教之聽其治者審察其屬教法之修廢也戒者戒其怠忽

周禮集註

地官

卷六

三

糾者糾其緩散令所以導之趨善禁所以遏其爲非然後審其是非曲直焉教之要道也役要遣役之本數也辟令役之章程也卽州里遣役之本數以攷司空令役之章程則役事可得而鈞考矣國家有功力之事則令鄉吏制其常賜之多寡差其治事之先後司徒掌教而與役事者使民服勞王事亦無往而非教也。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

役與其輦輦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慝而治役及窆執斧以蒞匠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周禮集註

地官

卷六

三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間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考察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祭祀之牲牢軍旅會同之車徒蒐苗獮狩之旗物卒伍皆六鄉共之故司徒與有職焉所謂掌教者豈若後世教官專於治文墨正句讀而已哉茅所以縮酒菹所以藉祭器輦駕馬者輦人挽者皆所以載任器也纛羽葆幢也執纛以指麾輓柩之役也柩在路恐有傾

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樞而監督人役寔下棺也執斧示其威也蒞匠師以共豐碑之役也前後之屯車徒異部也歲時巡行察民之饑乏者則以王命而賜卹之不敢市恩也田獵得禽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斷其獲而爭訟稽其鄉器考其倘乏良窳也祭器簠簋鼎俎之屬喪器夷槃芻靈之屬射器如弓矢楛中是也賓器如尊壘笙簧是也吉器卽祭器凶器卽喪器禮樂之器卽賓射之器計簿皆辭也

周禮集註

地官

天

名物皆事也攷教而察其辭稽器而展其事則吏之勤怠可知矣故以告王而加誅賞焉句解曰大祭祀謂吉禮羞牛牲大司徒奉之鄉師進之茅以茅爲藉用以藉祭軍旅軍禮會同賓禮犯命犯王命也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前期出田法于州里謂先田之期出田法于州以令六鄉出田法于里以令六遂簡選器物修治卒伍三出田之期鄉師以大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使民視其熊

旗虎旗所在各從其屬猶出政令所以使之從刑禁所以使之避也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謂鄉官屬民及田役之事市以令萬民朝以令百官施惠遺人以鄉里之委積也租（金）庸（金）繇（金）道（金）廛（金）樞（金）窆（金）便（金）廛（金）古（金）艱（金）字（金）廛（金）隘（金）其（金）供餘同豫保窆與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

周禮集註

地官

天

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鄉大夫以六鄉之正分治六鄉之事故以職稱政謂稽器屬徒之政教謂德行道藝之教

禁令如八刑之糾民是也每歲之首司徒頒教法而鄉大夫受之退則頒于所屬而州長黨正族師問胥比長受之各以教其所治之民而考察其所成德行謂六德六行道藝謂六藝藝而曰道者藝亦道之所寓也辨其可任辨其強壯可任以事者也鄉門以內謂之國中郊門以外謂之野國中之民晚征而早舍以地近而役多故也郊外之民早征而晚舍以地遠而役少故也其舍而不征者有六

周禮集註

地官

三

三

有爵祿者在所重也有德行者在所崇也有道藝者在所敬也服公事者在所優也老者有年在所安也疾者無力在所恤也此六者皆復除不任役事也入其書者言於人司徒也三年大比民數之時則攷其德行道藝而舉其賢能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鄉之三公六卿及州長以下與六鄉之民以鄉飲酒之禮而賓接之賓與之明日獻賢能之書于王以待官使王拜受之者重得賢能也

登于天府者蓋崇重與寶玉同也內史書其副以詔王爵祿之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歲終則令六卿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間以待政令以旌節傳令則達之

周禮集註

地官

三

三

物猶事也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歸而合其民于鄉射詢問於衆而求其人以儲養而待舉焉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不失正鵠也和容進退之間雅也典舞節奏比於樂也此謂總上文賓興而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其賢因出之使長民以任其教使民自舉其能因入之使治民以任其事也歲終令鄉吏會政致事察其勤惰也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慮其虧廢也大詢者詢國遷詢立位

之類令民各守其間使民保其所居以防不虞也徵發雖有號令無節則不達防矯僞也先王慮患備亂之意深矣梁氏曰周之興賢能後世科舉之法所由始然上之所謂德行非安行徐言之可見也所謂道藝非誇多鬬美之所爲也近世設科雖本末兼取而主司之意多尚辭華故雖有德行素諳治道而辭華不足則無由獲薦立選士之法唯試以經義策以時務而不尚辭華其庶幾乎

周禮集註

地官

三

三

地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蒞其事若國有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法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州長所掌教治政令之法即所謂三物八刑

周禮集註

地官

三

地

之屬受於鄉大夫者也讀法者讀此而已德行道藝所謂賢能也不孝不睦之類所謂過惡也合其民而讀法因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察其過惡而戒之無非所以教且治之也歲時祭祀謂春祈秋報也序州之學名春秋二時既合其民而讀法又合其民而習射皆所以教之也大祭如社稷之祭大喪如鄉老鄉大夫之喪師謂征伐田謂蒐狩行謂巡行役謂徒作四者有天子之命則帥其民而致之於司徒也廢退也興進也不曰誅賞者鄉大夫之教民興賢能廢愚不肖而已至於誅賞則大司徒與王之事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禘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婚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

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四時孟月謂寅申巳亥之月也邦法卽教法正月之讀法在州三時之讀法在黨因合民讀法而糾察其勤怠警戒其過惡也祭崇如幽崇祭星辰雩崇祭水旱之類合萬物而索饗大蜡之祭也蜡祭既畢則行鄉飲之禮于序正齒序之位以明孝弟之義焉一命齒于

周禮集註

地官

書

地

鄉里則與異姓之賓以長少爲序也再命齒于父族則與同姓之親以長少爲序也三命則其爵隆矣抑於父族之下非所以貴貴躋於父族之上非所以長長故立爲別席之禮位于尊東以爲僎焉是所謂正齒位也以法治其政事以什伍比聯之法治師田行役之政事也人之智愚賢不肖不同教以德行道藝使之終歲服習日就月將至於歲首必有可書者矣故會民讀法而書之則州長得以

攷而勸之鄉大夫得以攷而興之族師校其夫家衆寡所謂校也黨正親往臨之閭胥聚衆庶旣比則讀法所謂比也黨正亦往臨之族閭皆統於黨故也註疏及丘氏曰崇雩祭水旱之神亦爲壇位（崇）（雩）與遵同音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酬亦如之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

周禮集註

地官

書

書

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族師爲百家之長一族之戒令政事出焉合民讀法州長以正月行之黨正以孟月行之族師以餘月之朔又行之民愈近者教愈祥

也酺祭神以却沴氣因合衆而飲酒也每月
讀法既書其有行藝者春秋祭酺又書之下
以示勉勵上以俟賓興也夫家祿寡鄉大夫
既登之族師又登之蓋今歲少壯者來歲或
老疾矣今歲賤微者來歲或通顯矣其可任
可舍者不可不以時校登也聯屬也既以五
法比其居又以什法聯其居八閭之聯爲二
族之衆舊比居者則相保新來徙者則相受
刑罰慶賞則相及職役葬埋則相助所以協
其心也及起民而師田行役則令其卒伍使
有所統簡其兵器使無所缺帥以鼓鐸旗物
而辨之掌其治令戒禁刑罰而齊之亦所以
協其力也至於歲終則會其一歲戒今政事
之行而致之於鄉大夫以待攷校焉酺蒲沴

利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
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
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

周禮集註

地官

卷五

三

比釐捷罰之事

徵令徵召之命令也閭胥所治二十五家之
民耳其衆寡可以數而計之施謂可任者舍
謂當免者祭祀謂州社黨禁族酺也役田役
也政州射黨飲也喪紀謂族相葬埋也四者
皆聚衆庶以共其事也既比之後則讀法以
戒飭之不以民少而忘教也書其敬敏任恤
者不以小善而不錄也比校也釐罰留捷罰
扑釐捷者失禮之比以小過而廢法也釐

周禮集註

地官

卷五

三

公比什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
彘則相及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
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
內之

五家之內相受則不相排擯相和親則不相
乖爭相及猶今法之連坐也民有不便其居
者或自國而徙于郊或自郊而徙于國比長
必遣人護送以授彼土之吏明其非以罪而

放逐也其出居異鄉者必爲之旌節以送之則關門無所詰問也若居鄉無授出鄉無節非盜民則盜賊也故納之園土以詰其所自來焉梁氏曰此長職之至卑者也而一鄉之治必始于此故聖人慎焉其相受相和親也而後善俗可以興有罪奇袤而罪必相察也而後文惠無所容無授無節則必因而治之也而後寇盜反叛之徒無處之可藏無往而不獲善有所勸惡有所懲業可以安生可以

遂非上之人慮之周而處之當是能致是哉

師氏掌以尊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舅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學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置酒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

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熾善道也詔從容以告也國子天子之世子
 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德者理之得於
 心道者理之見於事行者理之體諸身至極
 也敏速也書所謂黎民敏德也有至極之德
 而後能凝道有敏速之德而後能力行有純
 孝之德則知犯上作亂不可爲孝行卽孝德
 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有孝行則能親愛其父
 母亦莫大於友有友行則能尊敬於賢良孝

搜真錄 地官
且友可謂順矣故能事師如事其父母事長
如事其兄虎門路寢之門也王曰視朝於路
寢師氏則居門左察王之言動有善道則以
詔焉中謂事之中禮者失謂事之失禮者以
中失教國之子弟以其將有天下國家之責
也貴游子弟宿衛王官者也使之從師氏以
學焉則知納君於善而不敢導君於惡矣王
行則從欲朝夕納誨也蹕止行人不得近王
宮也內列謂蕃營之在內者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如之使其屬守王闔

保氏保王之身體者也而以諫惡爲職者繩其愆糾其謬使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是乃所以保之也五禮六樂解見上文五射白矢參

周禮集註

地官

卑

連刻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求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經勾股也容卽儀也祭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跄跄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路路車馬之容匪匪翼翼教以六藝藝乃道之所寓也教以六容容乃道之所發是所謂養之以道也王舉則從聽治亦然欲隨事

納諫也聞宮中之巷門也劉淹胸訥蒙雷路額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糾其德者使日進於中和正其行者使不墮於頗僻德成乎朋友勸之朋友欲其合志以輔仁行成乎道藝強之道藝欲其修身而窮

周禮集註

地官

卑

地

理又必巡問觀察有德行道藝者書之以待賓典有材能可任事者辨之以待敘用也巡問觀察之間六鄉之吏治可攷矣萬民之過失可知矣因以詔王從而廢置赦宥所以糾吏而勸民也

司教掌萬民之表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教之凡民之有表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上加明刑耻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園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

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衰惡在心故爲不善者也其辜重過失在事
誤陷於惡者也其辜輕讓責也以禮防禁不
遽加刑也民有衰惡姑切責之責之至三而
不改姑又撻之撻之至三而不改然後加以
明刑去其冠飾而書其辜狀以示諸人又使
之坐于嘉石以耻辱之役諸司空以困苦之
過失輕於衰惡故三讓三罰以啓其遷善改
過之心不加明刑不坐不役惟夜則收之園

周禮集註

地官

里

卷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
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
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
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大
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

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
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
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倅副貳也國子謂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而其
庶子之介於適者則爲副貳也戒令謂任之
征役也教治謂使之修德學道也辨其等者
以父之爵爲之等正其位者敘其齒而爲之
位也大事謂軍旅喪紀之類有大事則帥國
子而致於太子蓋適庶咸在唯太子之所役

周禮集註

地官

里

卷

使也有寇戎之事則授以車甲以備戰伐合
其卒伍以爲部隊置其有司以爲統帥是皆
屬於太子司馬不得而征其賦也非惟司馬
弗征雖鄉遂之甸徒力役亦皆不及也正六
牲之體如薦腥薦熟之類必敘而正之舞位
如六佾八佾之位舞器如左籥右翟之器遊
倅卽所謂貴遊子弟也存之使修德學道以
成其材也修者克治以全其天性之真學者
講習以求其精微之理春則合之於大學秋

則合之於射宮攷其藝而爲之進退焉李氏曰大哉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興於閭里而又取諸世族彼以父祖貴富宜有報上之心況學習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則與千賞蹈利庸徒鬻賣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則今日之游倅未必不爲嗣王之將帥也弗(正)國(正)俱音征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

周禮集註

地官

器

三十八卷和

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道言也四方政事謂列國之治孰爲崇讓孰爲尚功是也上下之志謂列國君臣孰爲好賢孰爲忠諫是也四方傳道謂世所傳說往古之事如堯舜禹湯之爲君臯夔伊傅之爲臣是也一歲之始布爲教言既訓以所道又訓以所誦則四方之民所聞無非正言所見無非正道矣又於新物之出陳而觀之以察其民之好惡則所以移風易俗之道在是矣

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惡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法則八法八則也惡惡之隱於心也匡人推達法則以正列國諸侯而察隱惡使無從匪彛(隱)王度唯王命之是聽也

揮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志者心之所之政事者心之所發揮人巡行天下誦王之志見其存於內者正道國政事

周禮集註

地官

聖

行

見其發於外者醇以是而語諸侯及其民則可以宣德意感人心如此則天下之民莫不和說而面於王矣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爲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眚父師長之讐眚兄弟主友之讐眚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者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

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萬民之難謂相仇讐者過失誤也如今律所謂過失殺傷人者也成平也主同察之長而受知者也瑞節所以爲信也調人之役先儒多疑之愚竊以爲此聖人救時之法也當商之季小民方典相爲敵讐周既克商而其遺風未能盡變聖人之心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悌弟之心許其復讐則啓胥戕胥虐

周禮集註

地官

卷一

章

之暴故立調人之官以排難解紛焉過誤殺傷人者在此雖出於無心在彼不免於萌忿故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所以釋其怨而解其仇也其過誤殺傷人畜產者亦然若父兄師長爲人所故殺此則必報之讐也故使其避去而不相接避諸海外則重於幽洲之流矣避諸千里之外則無異於三危之窟矣避諸異國則不得保其鄉井矣爲人子弟者雖不得刺刃於其仇亦可以少紓其忿而慰其

心矣有調人之令而不肯避是不從王命者也故王以瑞節與調人使執其仇正其罪而驅遣于所當避之地焉若被殺者之子弟既殺其仇矣而仇之子弟復殺其人是往來報復無有已時故使邦國交讐之而不容也殺人而義者如當官而誅大惡執法而戮元姦是皆義也若此者避之他境令其子弟勿仇之若讐之是亦不從王命者也必誅之而不宥焉以其仇奉法之吏也有爭鬪而忿怒者

周禮集註

地官

卷一

三百六十五

亦以和難之法平之平之而不聽者則書其孰是孰非後相報復者則從而誅之焉或曰殺人者死爲邦之大法也彼既殺人父兄矣盍以王法誅之柰何使其子弟讐之耶愚曰法有經權情有故誤殺人之父可誅也如魯軌之殺徐達之則不可誅也殺人之兄可誅也如田橫之殺酈食其則不可誅也原情以定法因法以求情可也必若逞私忿肆姦威以屠戮無辜則所謂不待教而誅者又何詣

和之有哉聖人承衰亂之後矜過誤而弛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避讐之法慮之精而處之當矣

媒氏掌萬民之辨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
月日名焉今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
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
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謂之司男女
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
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殯者凡男女之陰訟聽

周禮集註

地官

果

卷之九

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土

判別也男女之合必行媒者以有別也書其
年月日名嫁娶以爲驗也陽數奇故男三十
而娶陰數偶故女二十而嫁過此則失時也
判妻謂出妻再嫁者入子謂媵妾不聘者中
春之月令男女成婚順陰陽交會之時也
猶及也律文所謂其及卽若是也當中春之
時男女相奔而爲父母者不禁及無有喪禍
而嫁娶者不以時則罰其父母與主婚者無

夫家謂鰥寡者會之使有所歸如書所謂敬

寡屬婦是也嫁娶必授幣以爲禮其幣無過
黑色之帛十端富者不敢過貧者亦可及也
遷葬謂以死而求婦嫁殯謂以死而求夫是
皆瀆禮亂倫故禁之也陰訟謂淫奔之訟也
勝國之社國亡而社存也亡國之社在其上
而伐其下使無所通陰訟乃中冓之言卽衰
之事不可聽之于官府故就亡國之社而聽
其辭猶召伯舍於棘下之棠而聽男女之訟

周禮集註

地官

果

卷之九

也純當作緇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
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
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成均五帝學名謂之成均者成其虧而均其

過不及也以典樂之官掌成均之法者樂有
聲音律呂可以養中和之德救氣質之偏故
聚公卿大夫之子弟於國學而使士之道明
德立者教之死則尊之爲樂祖祭之于特宗
示不忘其所教也西學爲特宗中者心不偏
倚和者情無乖戾祇者肅恭之謂庸者平常
之稱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此之謂樂德
典者託物興詞道者直陳其事諷者微言以
寓意誦者吟咏以達情自言所志曰言因問

周禮集解

地官

卷一

樂

而答曰語此之謂樂語雲門大卷黃帝之樂
言其德如雲之出又能卷聚也大成帝堯之
樂言其德之如天之澤無所不施也人聲舜
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也大夏禹樂也言其德
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言其德能救護其民
也大武武王樂也言其德能戍武功也此之
謂樂舞教之樂德以養其易直子諱之心教
之樂語以慎其溫厚和平之發教之樂舞以
動盪其血脉流通其精神則其德成矣黃鐘

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律謂之律者
以其述天地自然之氣而宣之也大呂夾鍾
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六同謂之同者以其
爲律之偶而同於陽也成均之教律呂聲音
更唱迭和而又徧習六代之樂所謂大合樂
也樂之功用不特可以成人材而已奏之郊
廟而神示祖考格賜之諸侯而邦國和用之
鄉射而萬民諧用之燕饗而賓客安四夷來
朝而奏之則遠人皆悅索饗萬物而奏之則

周禮集解

地官

卷一

樂

動物可作此皆樂之功用也梁氏曰大合樂
者乃成均習樂之事非用之於祭也用之於
祭則曰分樂言祭各有所用樂也文王世子
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則大合樂者乃習之
於學非用之於祭明矣興去聲卷權聲韶德
畫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鍾歌大
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
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乃奏蕤賓歌而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饗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饗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此一節分六代之樂而用之祭祀也而鍾卽林鍾小呂卽仲呂夾鍾一曰圓鍾天神最尊而黃鍾爲律之首大呂爲之合故奏黃鍾歌大呂舞黃帝之雲門以祀天神地示亞於天神而大簇爲律之次應鍾爲之合故奏大簇

周禮集註

地官

卷一

三百五十五

禮

歌應鍾而舞帝堯之咸池以祭地示四望謂嶽瀆也姑洗爲陽聲第三而南呂爲之合故奏姑洗歌南呂而舞帝舜之聲以祀四望山川謂天下名山大川也蕤賓爲陽聲第四而林鍾爲之合故奏蕤賓歌林鍾而舞帝禹之大夏以祭山川姜嫄周之先妣也夷則爲陽聲第五而仲呂爲之合故奏夷則歌仲呂而舞成湯之大濩以饗姜嫄后稷周之先祖也無射爲陽聲第六而夾鍾爲之合故奏無射

歌夾鍾而舞武王之大武以饗先祖庭奏以陽聲爲調故奏言律升歌以陰呂爲聲故歌言呂然六代之樂非惟奏律而歌呂也又必間之以五聲使清濁之相宣播之以八音使疾徐之相應則樂無不和而天神地示人鬼可感格矣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

周禮集註

地官

卷一

三百五十六

禮

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鼗鼓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用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鼗鼓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

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自一變致羽物以下分六代之樂以祭四方百物也自圜鍾爲宮以下用一代之樂以祀天神祭地示饗人鬼也變者樂之一終也羽物翟雉之屬羸物虎豹之屬鱗物魚龍之屬毛物狐貉之屬介物龜鼈之屬象物日月星辰之屬川澤山林丘陵墳衍之示及土示皆在地之神也天神則上帝及五帝也致者聲

周禮集註

地官

五音

卷

樂奏於此神物應於彼本無一變二變之拘樂言感通之妙耳讀書不以辭害意可也雷鼓八面之鼓靈鼓六面之鼓路鼓四面之鼓其馭亦然孤竹特生之竹孫竹根之未生者陰竹生于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六變八變九變先儒之說不同劉原父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簡韶之樂九變而終其說最爲有理丘圓象天而冬至陽生之始一陽初生而奏樂於圓丘則天

神可得而降矣澤方象地而夏至陰生之始一陰初生而奏樂於方澤則地示可得而格矣皆以類求類也九德卽九功之德也九磬卽九成之樂也廟以宅神祫祫禴祠烝嘗之時奏樂於宗廟之中則祖考可得而感通矣然天神之降地示之出人鬼之饗豈能聞其聲見其形哉誠敬之至音樂之和黍稷之馨品齊之潔儀文之縝則對越之際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雷鼓雷鼗雷簫簫二

周禮集註

地官

五音

卷

音律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佩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愛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

喪禮廢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將祭之前夕列樂器于筭簋扣擊其聲而展省之以知和否也及祭之日王出入則奏王夏之章尸出入則奏肆夏之章牲出入則奏昭夏之章三夏皆樂章名或曰有聲而無辭饗賓客亦如祭祀然大饗殺牲於廟門外而不入牲故不奏昭夏至於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肆夏也騶虞召南之詩王人射則歌騶虞為節也大食朔日之食也食所以養其

周禮集註

地官

卷六

春官

體有之以樂所以和其心也大猷師還而獻捷于廟也愷獻功之樂也四鎮楊之會稽山之沂山幽之醫無閼冀之霍山是也五嶽岱為東嶽衡為南嶽華為西嶽恒為北嶽嵩為中嶽是也日月之食山嶽之崩戕異之奇變諸侯之薨逝皆王者所當優恤也故去樂而不奏疫癘之病民早魃之為虐水火之灾股肱之痛皆王者所當哀傷也故弛樂而不縣封建諸侯之國必禁其淫過內慢之聲淫聲

則不正過聲則不中凶聲則不嘉慢聲則不肅禁之恐其蕩人心而敗國俗也廢典也謂作之也藏瘞之也（縣玄騶邪視歸獻散）巨

（縣）鉉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

周禮集註

地官

卷六

六舞之舞為小舞則六樂之舞為大舞也帔舞謂析采繒以為飾羽舞析重翟以為飾皇舞者秉五采之羽以象鳳凰來儀旄舞者持旄牛之尾以象百獸率舞干舞者執干以俯仰人舞者舉袖為威儀翬儀以樂出入之儀也肆夏采齊皆逸詩篇名行於大寢之中則奏肆夏之章為節趨於朝廷之上則歌采齊之詩為節行緩而趨疾故車之疾徐亦以二詩為節也賓客環列而拜則鼓聲以作之鐘

聲以止之大射之禮亦歌詩以爲節騶虞采
蘋采芣皆召南之詩惟貍首之詩不見於經
傳或謂射義引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
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
以射則燕則魯卽貍首之詩也芸閣呂氏曰
原壤之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卽
此詩也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
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
也（賦拂藹慈暉旋宿狀）

周禮集註

地官

大司馬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
令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皐舞及徹帥
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
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
入令奏鐘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
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
令聽其治訟

作樂有先後之序典樂有勸懲之政小事謂
小祭祀也樂成樂之一終也詔告也皇之爲

言號也樂師當奏樂時告瞽者使之來當興
舞時召舞者使之舞也學士國子也歌徹歌
雍以徹也令相使人以扶瞽者也射夫衆耜
也當獻捷而教愷歌則樂師倡之而羣工和
之也樂官謂大胥至舞師政令如奏樂令相
之類治訟謂紛爭而興訟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
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
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

周禮集註

地官

大司馬

三頁六

學士序官中之事

學士謂國子版籍也諸子公卿大夫士之庶
子也書其名於籍有所用則按籍以徵之也
采與菜同蘋蘩蘊藻之屬釋之以禮先師也
春而入學則總會於辟雍秋而頒學則分處
於諸學合舞者等其進退使應舞節也合聲
者亦等其曲折使應歌節也正舞位使左右
前後之有倫序舞者使出入行綴之有序比
校其所掌之官展視其所用之器是皆習樂

之事也祭祀用樂則擊鼓以徵國子使各司其事也王宮之中國子之宿衛者宮正既教之大胥又序之也（舍釋采葉）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釐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

國子於樂各有所習有事則徵之而校其能否慢期不時至者則釐以罰之執事而怠忽

周禮集註

地官

卒一三十九六

者則撻以辱之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簾者也王宮縣四面皆縣如宮有牆也諸侯軒縣則去其南面以避王也卿大夫判縣又去其北面以示其德半於君也士特縣又去其西面以示特立之義也鐘磬各八同在一簾者謂之堵如宮牆之半也鐘十六爲一簾磬十六爲一簾謂之肆四面皆設言其全也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

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厥作匱諡凡國之瞽矇正焉

六律陽聲也六同陰聲也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

周禮集註

地官

卒一三十九六

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正月建焉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辰在鶉首由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辰在鶉尾仲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在降婁益日月所會在天爲十有二舍在地爲十有二辰

而律同生焉以律同之聲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之理也文之以五聲使相襍以成文播之於八器使迭奏以成樂此樂之所以成也然樂之作本於詩風者閭巷男女之詞雅者朝會燕饗之作頌則祭祀歌舞之樂皆以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爲比興則托物興詞又以屬辭命意之殊而別之也然教詩者豈徒誦說而已哉以大德爲之本則其本端矣以律同爲之音則

周禮集註

地官

卷一

禮

其聲和矣拊如鼓形桴小鼓也祭祀之時升歌在上先令奏擊拊而後歌匏竹在下亦先令奏鼓桴而後吹管播樂器也大起師旅則執六律六同以合軍士之聲而察其吉凶如商則戰勝而兵強角則軍擾而失士宮則軍和而士心同徵則將急而軍士勞羽則兵弱而少威詔之使知戒備也大喪則陳其樂器以興觀者之哀敬述其功德以爲誅者之樂歌也瞽矇正焉聽正令於大師也臨川王氏

曰史序事王行見於事故大史讀誅瞽掌樂王德成於樂故大師作謚周府陳周柝周柝周鼗周鼗周咨周淳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周管絃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廡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桴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則旁耳自擊祝如漆簡中有椎柄樂之始作則擊祝以合之故

周禮集註

地官

卷一

禮

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刻樂之將終則樂敔以正之墳燒土爲之有六孔以發聲周編小竹爲之管如籥而小絃琴瑟也歌詠歌也應鼗也與廡從大師以廡也六樂卽六代之樂高不踰宮細不踰羽五聲之節也琴瑟在上匏竹在下八音之節也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凌則樂和矣祝周與廡之與音預

瞽矇掌播鼗祝敔周管絃歌詠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詩民間之歌謠太史所采者也莫定也定帝王公卿之世繫以別其族屬也誦詩則知民風之美刺誦世繫則知前世之興衰當誦之時又鼓琴瑟以合之則足以起君之聽感君之心而有益於君德大矣以役大師聽大師之役使也

職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廡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鐘鼓鼗愷獻亦如之

周禮集註

地官

卷

三百九十 樂

職瞭以扶瞽也亦兼使掌樂頌當作鋪聲與鋪聲相應者曰頌磬與笙聲相應曰笙磬大師設縣則爲之縣樂器瞽矇出入則扶而相之大喪則典造其樂器大旅非常祭亦臨時乃興造之也藝師旅夜戒之鼓愷戰勝獻捷之樂故皆奏鐘鼓也藝戚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欽達聲羸微聲餽回聲衍侈聲柝弁聲

鼗薄聲甄厚聲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典同辨之以制樂器然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鐘形太高則其聲硯然而旋於裏鐘形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鐘形太下則聲出而放肆鐘形偏陂則其聲離散鐘形偏介則聲欽而不越也其形微大則聲有餘其形微小則聲小而不成其形微圓則其聲淫衍而無鴻

周禮集註

地官

卷

三百五十一 禮

殺也中央約則其聲迫窄而去疾中央寬則其聲鬱勃而不出鐘過薄則其聲震掉鐘太厚則如石無聲故制器者以十有二律爲之多寡之數長短之度以十有二聲爲之大小之齊廣狹之量度數取之十有二律則無非天地之中氣齊量取之十有二聲則無非天地之和聲以氣驗聲以聲審形則樂無不善矣俞氏謂典同當屬冬官蓋以其辨聲以制器也其說似爲有理今姑從鄭本之舊云禮

袞彼義切闕作則百切掩甄振齊才

計切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綬樂燕樂之鐘磬凡

祭祀奏綬樂

宮縣有特磬鐃鐘又有編磬編鐘磬師之職

掌教眡瞭擊特磬又教眡瞭擊編鐘也綬樂

櫟磬之樂燕樂房中之樂二樂皆教其鐘磬

也綬莫半切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

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被夏鵠夏凡祭祀饗

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

奏采蘋士奏采芣掌鼗鼓綬樂

金奏擊鐘與鐃以爲奏樂之節也鐘師擊鐘

而兼云鼓者凡作樂先擊鐘次擊鼓欲見鐘

鼓先後之序故兼言之也九夏樂章之名王

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

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

齊夏族人侍燕奏族夏客醉而出奏褻夏公

周禮集註 地官 卷一 三十一 鐘

出入奏燕夏九夏有聲無辭非可求於三百

篇之中也註疏以雅頌諸篇強配之說矣凡

射總言六射賓射燕射也樂師既歌四詩以

節之鐘師又奏鐘鼓以合之掌鼗鼓綬樂謂

作綬樂則鐘師擊鼗以和之鼗小鼓綬樂禘

弄之樂也齊齊禘該鵠放綬滿

笙師掌教絲竹筦簫簫簾管春牘應雅以

教祫樂凡祭祀饗射其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

之大喪庶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周禮集註 地官 卷一 三十一 笙

笙笙塤簫簾簾管各有吹之之法笙三十

六簧官管在中笙十三簧官管在左簫如簾

三孔簾長尺四寸一孔上出簾長二尺四寸

六孔春牘應雅皆祫樂所用春牘以竹爲之

其長七尺其端兩孔春地以作聲應亦以竹

爲之其長六尺五寸中有椎亦春於地雅狀

如漆簡而弁口長五尺二寸以羊革輓之有

兩紐亦春於地牘也應也雅也節行步之器

也賓醉而出爲奏褻夏三器在庭築地以爲

聲明不失禮也鐘笙之樂鐘聲與笙相應者也也飲吹也廼

鍾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鑿皆鼓之守鑿亦如之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鼓考擊以作之也祭祀鼓其金奏所謂笙鏞以間也饗祀爲之所謂金奏肆夏也賓射則擊鏞以歌射節大獻則擊鏞以奏愷歌在師

周禮集註

地官

卷一

唐林

以鼓警衆則一夜三擊之守國以鼓戒嚴則三鼓亦如在師也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韎赤色之韋舞者之服也韎樂東夷之樂也

文王化行東國東夷來歸故中國有其樂祭

祀舞之昭先王之德也大饗亦舞之見四夷

來王也也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

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葛天氏之民操牛尾投足而歌旄人蓋其遺制也散樂者野人之樂夷樂者四夷之樂凡以舞仕者皆屬旄人蓋以所統皆夷人之善舞也燕樂有閒燕之意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飲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成周樂舞之制有文舞有武舞羽籥文舞也故籥師掌之干戈武舞也故司干掌之舞羽

周禮集註

地官

卷一

唐林

飲籥謂耒耜以舞而飲籥爲節也鼓作之也國子舞之而籥師擊鼓以作之也也吹去聲籥章掌土鼓南籥中春晝擊土鼓飲南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飲南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飲南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南籥以韋爲管竅其土爲三孔可吹也南詩豳風七月之篇南雅如楚茨諸篇是也南頌如大田

良耜諸篇是也逆暑以中春之晝陽於是而分也迎寒以中秋之夜陰於是而分也田祖始耕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息老物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則老而勞故祭而息之也祈年於始祭蜡於終所用者土鼓所吹者陶籥所歌者豳詩皆以聲樂之和感天地之和也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

周禮集註

地官

士

四夷之樂東方曰柷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僕王者必備四夷之樂示天下一統之盛也然不過陳之於門而已非與六代之樂並陳於廟也陳氏曰先王之於夷樂雖或用之然夷不可以亂華蛙不可以裸雅蓋亦後之而非先外之而非內也唐之時夷樂皆奏於四門之外豈古之遺制歟鞀鞀氏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筭簠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廡筭簠

樂器如離磬崇鼎之類歷代傳以爲寶者也庸功也庸器征伐所得之金以鑄器而銘功者也筭簠所以懸鐘磬之屬橫曰筭植曰簠祭祀陳庸器示能守也饗食賓射陳之以華國也巨

司下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廡舞器及葬奉而藏之舞器千羽之屬舞人綴兆行列既定則以舞器授之舞訖則受而藏之賓饗皆有舞其授

周禮集註

地官

士

受亦如祭祀也國有大喪則陳設樂器以象生存既葬則奉而藏之所謂遏密八音也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鼗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饗以鼗鼓鼓軍事以鼗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佾舞者凡軍旅夜鼓鼗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教日月則詔王鼓大喪

則詔大僕鼓

六鼓謂雷鼓靈鼓路鼓鼗鼓鼙鼓晉鼓也四金謂金鐸金錡金鐃金鐸也鼓之制有長短而其聲有大小辨其聲用者辨鼓聲所當用如下文所云也神祀謂祭天神社祭謂祭地示鬼享謂享宗廟鼗鼓長八尺軍旅則用之鼙鼓長丈二尺董役則用之晉鼓長六尺六十擊編鐘則用之鐸鐸于也園如碓頭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鐃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

周禮集註

地官

圭

以爲鼓節饒如鈴無舌有乘執而鳴之以止鼓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百物之神謂丘陵墳衍之類兵舞則千戚之舞帳舞以采繒爲之有乘當舞之時則擊鼓以應其節也日月薄蝕則詔王者伐鼓以救之國有大喪則詔大僕擊鼓以警衆也（鼓）奔（擊）高（鐸）淳（帳）弗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帳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

小祭祀則不興舞

兵舞用於山川有扞衛之義帳舞用於社稷有祓除之義羽舞用於四方有翼蔽之義皇舞用於旱暵有陰陽相濟之義野舞謂野人之學舞者教之以備鄉遂州黨祭祀之舞也（後弗）

周禮集註

地官

圭

遂人掌邦之野以上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長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阡以田里安阡以樂昏擾阡以土宜教阡稼穡以興鋤利阡以時器勸阡以疆予任阡以上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大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六遂之地在王城百里之外遂人以上地之

圖經畫其田野而後縣鄙形體之法立焉疆域有高卑大小是之謂形井邑有左右前後是之謂體鄰里鄉鄙縣遂其地有廣狹其域有遠近濬溝以限之植木以固之使各有疆界也政令刑禁謂稽民授田簡兵教耕令賦起役之事也攷其人民之衆寡以爲授田之差簡兵器使禦患有其具教稼穡使養生有所資昨卽民也寓兵於農此亦可見劑要書也興役以下地爲率則家取二人也耕則有

周禮集註

地官

書

田居則有里所以安其民之生擾順也男女嫁娶以時所以順其民之欲辨土之宜以教稼穡使麥稻無廢壤也興起其民以相佐助使協力以偶耕也耕耨之器以時用之所以勸歲功也民之餘力復授之田所以任民力也由是以土均之法平其力役之征則民之勞逸無不均矣廛居也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也萊休其地力而不耕者所謂一易再易之田也餘夫謂父母妻子之外

一家數口者則爲餘夫也辨其土之色性分爲三等以授民田上地受田百畝而萊則五十畝中地不及上地故倍其萊之數下地又不及中地故萊又倍其數餘夫授田其數皆同也（註）萌鋤助政征陽畝

凡治一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千畿以歲時祭其人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犖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

周禮集註

地官

書

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凡國祭禮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陳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自一夫之田至千夫之田爲遂溝洫澮所以通水於川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有徑畛

涂道路所以通道於畿廣深各三尺曰遂倍
遂曰溝倍溝曰洫廣二尋深二仞曰澮至於
川則不可計以丈尺而可以至于海矣遂上
有徑可容牛馬溝上有畛可容大車洫上有
涂可容乘車一軌澮上有道可容乘車二軌
川上有路可容乘車三軌通道至此則可以
達于王畿矣登上其籍也登其夫家衆寡之
數以待徒役也登其六畜車輦之數以待師
田也由是辨其施舍則老幼而疾者得所養
壯而可任者不得苟免矣職事以是而頒貢
賦師田以是而令征役以是而起皆本於所
登也野役謂功作也起六遂之民以其役則
鄉鄙縣遂之長各帥其民而至以熊虎之旗
致之違期而不用命者責之野牲鹿麋熊兔
之屬野職薪炭疏材之屬紿舉棺之索也窆
而陳役以其舂菴復土之役也珍軫二音
紿弗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

周禮集註

地官

圭

卷

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
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
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
救其時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其其野牲入野
職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大
喪使帥其屬以輿幣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其其
丘籠及履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
比敘其事而賞罰
經牧謂經畫其田而井牧其地也可食謂耕
而可食四鬴三鬴二鬴也財征歛其賦也役
事用其力也巡其稼穡當種穫之時巡行郊
野遇水溢旱乾之灾暴風淫雨之沴非一遂
之民所能勝則移用其民以救之也野職野
賦若角人之齒角羽人之毛羽掌葛之絺綌
皆所以當邦賦者故入之于玉府也賓客往
來巡行其道道路使平治而可行庀其其委積
使其饋而不乏以輿幣先爲葬窆之間先張
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磨謂適歷執紼

周禮集註

地官

圭

卷

者之名也丘籠盛土之器屨車載屨之車平野民正其行列部伍也(屯)庇(亦)屨(屨)上聲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阡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周禮集註

地官

夫

五

甫

爲邑者遂之所屬羣吏也謂之邑者民之所聚皆邑也在邦甸則謂之公邑在家甸則謂之家邑在小都則謂之都邑稼器謂耒耜錢鎛之類稼政謂疆畝溝洫之類正歲則簡之修之興阡即鄉大夫所謂興其賢能也大比之歲吏之有功者舉而明揚之職在治地者聚而戒飾之四達謂治民之事其大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

兵革也功以所成而言事以所理而言以四達戒其功事有功者賞而興之不職者責而廢之也(稱)奴豆切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旧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政令謂收教號令徵比謂徵發校比頒田里授以百畝之田一廛之居也分職事即十二

周禮集註

地官

夫

五

甫

職事以登萬民者也趨稼事謂東作方輿則督促之使及時也移執事所謂移用其民也役事既訖則攷其功之成否計其事之勑怠而施勸懲之政也(趨)促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姦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五百家之長有民社焉政令以治其人祭祀以事其神也師旧行役則掌其戒令戒其怠

事而今其赴功也一鄣衆庶有嫩有惡鄣師以時數之又從而察之嫩謂成於鄉之三物者惡謂麗於鄉之八刑者賞其嫩而誅其惡所以示勸懲也丘氏曰因民所好而興之非有心於賞之也因民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誅之也其終至於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遠惡而不知爲之者孰謂遂官果專於耕而非教耶（微）美（德）成（聖）罪

周禮集註

地官

全

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今皆聽之趨其耕耨精其女功喪紀之器服祭祀之品齊鄣蓋有當其者校其夫家衆寡所以治其吉凶之禮也旗以致民鼓以作衆兵則戈戟之屬革則甲冑之屬師田行役而用民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先王寓兵於農非臨時取具也器謂兵農之器有司遂大夫也簡之則器無不精數之則器

無不備歲時戒令出於遂人者也躬往聽之歸而宣之以齊其民也趨其耕耨勸農事也稽其女功勸蠶事也（鄭）纂釋奴豆切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歛其財賦

里宰二十五家之長耳比其衆寡則戶口之登耗可知比其六畜則牲畜之多寡可攷比其兵器則金革之備乏可見有欲用之不待

周禮集註

地官

全

按籍而得矣耦並耕也合耦而耕以相佐助也秩者祿廩之常敘者遷進之次財賦之事非里宰以專故必待有司之政令而後徵歛其財賦焉先王慎於取民如此彼汚吏欲假公以營私者何所售其姦哉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相糾則過惡可以相規相受則患難可以相保里宰有政令則帥五家之民助之貢賦稅

欲相與贊其財師田行役相與贊其力有故
徙于他邑則隨而授之明其自官而徙非避
罪而逃也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
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
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功以飭材事
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
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
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
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梓不蠶
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周禮集註

地官

全

明

國中及四郊謂園廛至遠郊也掌人民六畜
之數則戶口之登耗孳牲之多寡可以周知
矣由是以任師田之力役以待貢賦之政令
以時徵其六鄉之稅賦舉在于是矣任民之
法使之各事其職隨其地產而貢之農以稼
穡爲職則貢其九穀圃以樹藝爲職則貢其
草木百工飭材以制器者也則貢其什器商

賈貿易以市鬻者也則貢其貨財數牧以養
畜爲職則貢其鳥獸嬪婦以蠶績爲職則貢
其布帛山林之衡則貢其山之所產川澤之
虞則貢其澤之所產皆因其所有而不責其
所無也閒民無事於九職者使出一夫之布
所以罰其不事生業者也不自養牧者祭不
得用牲不自耕田者祭不得用盛不自樹藝
者莖不得用梓不自養蠶者寒不得衣帛不
目績麻者喪不得用衰又所以耻其不能勸

地官

全

卷之七

生者也先王教民務本之道至矣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
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
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若將有軍旅會同
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
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
而至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
時徵野之賦貢

地域有廣狹夫家人人民有多寡田萊有荒治

之不同六畜則有消息車輦則有備乏縣師皆掌其數而攷之三年大比則攷羣吏之功過以詔司徒之廢置焉司馬主兵縣師主民將有徵發之事則縣師以其屬受司馬之戒令也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車有車之卒伍人有人之卒伍會而聯之則有旗以爲指麾有鼓以爲號令有戈矛殳戟以爲擊刺使之各備其物然後帥之而至也凡造都邑則量其地之延袤辨其土之物產制其封域之大小

地官

金

焉野謂甸稍縣都也有貢有賦徵之各以其時也義茂謀二音

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其劑致民平頒其典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歛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嫩惡爲之等

勘粟合耦而不至則罰之出粟屋粟有田而不耕亦罰之出粟閒粟閒民無職者使出一夫之征粟此三粟者歛而聚之以待調乏也

若用之則以治地之酌劑案民數而致之頒我所聚之粟以平粟價之典即司稼所謂調其急平其典也春而頒賑之於方急也秋而歛取之於既登也新甿新來徙者也新徙之民貸其種食免其征徭所謂聽之也驗其口數以爲授田之等七口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授以下地與舊民同也訓與閑通而讀爲若

周禮集註

地官

金

又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其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倉所以儲粟也九穀皆藏焉而曰粟入者以粟爲主也物猶名也辨九穀之名物以共邦國之用也止殺也法用法所常用者不足則殺其不急之共億不敢求豐焉有餘則以待凶年之貸予不敢妄費焉國之大事謂戎與喪也戎以出征喪以出葬故其其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焉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穀米曰廩匪頒委人所掌諸委積也賜賜王所賜予也稍食仕者之祿廩也歲之上下卽年之凶豐也因歲之凶豐計邦之用度知其

周禮集註

地官

全

大

足與否也於是告所司用穀之多少所以治年之豐凶豫爲之防也鬴與釜同六十四升也每人一月食米四鬴則年之上也三鬴爲中二鬴爲下不能二鬴則凶年也則令移民之不足就穀之有餘而告王省減國之常用也行道曰糧止居曰食接讀爲接蓋爲糙米以授春人使精鑿以共粢盛也(鬴)分(數)上聲(殺)去聲

還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

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北之以時頒之

少曰委多曰積皆國用之餘以待國之施惠也在鄉里者以賜凶歲之饑民在門關者以養死事之老弱在鄉里者以共賓客之餽廩

周禮集註

地官

全

大

在野鄙者以共游寓之飲食在縣都者以待凶年之賑貸自國郊達于天下十里有憇息之廬則共其飲食三十里有寓宿之室則共其委五十里有候賓之館則共其積日無饑渴之憂夜有寢處之便先王所以廣施恩於天下也委積所在巡而北之則所積者不至於侵欺以時頒之則所出者不至於妄濫王政之周密蓋如此(遺)位又音遂

稍人掌今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

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今以聽於司馬大喪帥輦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今以聽於司徒

四邑爲丘以地言也四丘爲甸出車一乘以賦言也丘之政今出於司徒乘之政今出於司馬稍人各因所事而聽之同徒謂同井而耕同里而居之徒也有會同師旧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帥其徒衆葦輦以聽於司馬蓋縣師受法於司馬而稍人又受之於縣師

周禮集註

地官

卷一

地

也國有大喪則帥遂人之輦車與六遂之役以聽於司徒蓋輦車及役遂人共之而稍人則帥之也兵之號今臨時制變故聽於司馬者曰治民之政今宣布有常故聽於司徒者曰掌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聚以待頒賜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芻

薪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野賦謂園圃山澤之賦下文薪芻木材之類皆是也疏材草木之有實者畜聚之物凡物可畜以給用者稍之所聚以待朝聘之使臣甸之所聚以待羈寓之過客畜聚經用之餘則以待不時之頒賜也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芻可以共炊燎木材可以共張事疏材可助禾粟以飼馬牛野委路室之委野囿在郊

周禮集註

地官

卷九

之囿兵以助其守衛之用財以給其行道之需軍旅之賓客謂諸侯舉兵以勤王或敵國遣使以修好者也

周禮集註卷之二終

周禮集註目錄

禮官之屬元有六十九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鬱人
甸人	雞人	司尊彝	司凡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祧	世婦	內宗
外宗	冢人	墓夫	職喪
大司樂	司樂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鼓鼙	眡瞻
典同	磬師	鐘師	笙師
鐸師	鞀師	旄人	箛師
鞀氏	典庸器	司干	大卜
卜師	卜人	龜人	菑氏
占人	筮人	占夢	眡祲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大史	小史	馮氏	保氏
內史	外史	御史	巾車

周禮目錄

春官

一

典路 車僕 司常 都宗人

家宰

今訂定禮官之屬六十五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典命
典瑞	巾車	典路	車僕
節服氏	司常	鬱人	甸人
司尊彝	司凡筵	典祀	都宗人
家宰	守祧	神仕	職喪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大卜	卜師	卜人
龜人	菑氏	占人	筮人
占夢	眡祲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祭僕	小臣
夏采	掌舍	掌次	幕人
伊氏	司煩氏	司燿	牧人
充人	牛人	犬人	鷄人

周禮目錄

春官

二

羊人 小子 春人 饌人
犒人

周禮集註目錄

廟禮目錄

春官

三

周禮集註

刑部尚書江何 喬新 集註

春官宗伯第三

伯長也宗伯掌郊社宗廟祭享之禮命官以宗伯名者以宗廟為主也有虞謂之秩不言司者神鬼非人所司也丘氏曰舜命伯夷典三禮曰秩宗周人因名曰宗伯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

廟禮目錄

春官

一

王和邦國

邦禮國家之典禮也其經有五其別三十有六以和邦國者禮之用和爲貴也禮達而分定禮行而俗淳九族以之而惇叙萬邦以之而協和皆本於禮也可馬溫公曰禮之爲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勸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

而綱紀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

禮官之屬

大宗伯

卿一人

小宗伯

中大夫二人

肆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

周禮集註

春官

二

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六伯典禮之長小宗伯典禮之副肆陳

也陳祭祀之位辨彝之實也

典命

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命謂諸侯群臣宮室車旗衣服隆殺之等

秩也

典瑞

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瑞節信也後世之符璽郎即其職也

巾車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

五十人

巾車掌在官之車者也謂之巾者以設飾

爲主也

典路

周禮集註

春官

三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路一作輅或曰車謂之路有往來不窮之

道也巾車兼王上下之車典路則專王及

后之五路也

車僕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僕猶御也掌共副車以備乏用也丘氏書

史二人

節服氏

下士八人徒四人

節服掌王之服中節者也

司常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人徒四十人

司常王旌旗者也以常名官者日月為

常王所建也九旗莫尊焉謂之司常王尊

周禮集註

春官

四

者而言也丘氏書史二人

鬱人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鬱金香草宜以和鬯宗廟之祭用鬱鬯以

灌所以達芬芳於神也丘氏書府一人

鬯人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釀秬為酒祿則用之秬黑黍也一桴二

米和氣所生謂之鬯者言芬芳條暢於上

下也

司尊彝

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

上及於天地彝用以裸施于宗廟而已

司几筵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几憑以安者敷席之法筵鋪於下席加於

周禮集註

春官

五

列

上所以為位也

典祀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典祀掌國外之祀如四郊四望之類是也

都宗人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都謂王子弟及公卿所食邑也祭于其都

則有宗人掌其禮故謂之都宗人

家宗人

如都宗人數

家謂大夫所食采邑也祭于其家亦有宗人掌其禮故謂之家宗人

守祧

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祧毀廟之主也周有七廟而奄八人者姜嫄廟亦一人也

周禮集註

春官

六

列

凡以神士者

無數以其藝爲之等

神士謂明神理而仕者國語所謂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由舊典者有即入之不爲常數其藝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之爲下士

職喪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職主也主諸侯卿大夫士之喪禮也

大行人

中大夫二人

小行人

下大夫四人

甸儀

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周禮集註

春官

七

行夫

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

行人掌五等諸侯及其卿大夫士朝覲聘問之官大行人其長也小行人其副也司儀掌賓客擯相之禮行夫掌奉使于四方者也

環人

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環人掌送迎賓客而為之環守者也

象胥

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象謂通四夷之言者胥有才智之稱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曰象胥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掌客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

周禮集註

春官

八

人徒二十人

掌客掌賓客牢餼飲食之禮者也

掌訝

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訝迎也諸侯朝覲及其卿大夫士聘問者則往迎之也

掌交

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二人

掌交謂結諸侯之好宣王者之德意以

親萬國者也自大行人以至掌交舊服可

寇然察其職內則賓禮諸侯外則懷柔夷

狄宜屬宗伯

大卜

下大夫二人

卜師

上士四人

卜人

周禮集註

春官

九

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卜灼龜以祇其吉凶也大卜則卜官之長

卜師其佐也

龜人

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龜所以卜也工取龜攻龜者

蕭氏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華荆木也灼龜用荆故名其官曰華氏華
捶睡二音

占人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占人占著龜之卦兆吉凶也

筮人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揲著曰筮著靈草也史記曰天下和平王

周禮集註

春官

十一

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草蔡萊

占夢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夢宵所感也人之精神通乎天地故夜之

所夢而禍福妖祥成敗得喪微焉此占夢

之官所以設也

眠祲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祲陰陽之氣相殺而成妖祥者也可以占

吉凶可以觀時變故設官以眠之以詔王

而謹天戒焉眠古文視字寢侵

大祝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小祝

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祝謂祝史也祭祀禴禘而欲祈福禳歲必

有祝史以陳其辭而達其意也

周禮集註

春官

十一

喪祝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喪葬之祝官也

甸祝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甸之爲言田也田狩之祝也

詛祝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男巫

無數

女巫

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國語曰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今男女皆謂

之巫者其通稱也

祭僕

中士六人

周禮集註

春官

三

文

祭祀具脩之初王不得以躬祇之則命祭

僕以警戒有司而糾戒具也

小臣

上士四人

小臣大僕之佐主詔相王趨行拱揖之容

者也

夏采

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夏采掌大喪之復者夏五色翟羽也掌復

之官謂之夏采者所以幸其生也

掌舍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舍止也王所行幸則張宮設門以待王之

休息也

掌次

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次次舍也幕人共之掌次張之

幕人

周禮集註

春官

十四

文

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幕人掌帷幕等事自掌舍至幕人三職相

須而成事舊在天官吳氏以為掌王之頌

舍供帳乃禮官之職舍厭于此

伊耆氏

下士一人徒二人

伊耆氏古王者號始為蜡以息老物者此

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之舊德而以

名官歟伊耆氏有功於耆老者也元王薦

養老之禮為其氣體已衰年德彌尊設為賜杖之制以優之自七十者杖於國至八十者杖於朝取伊耆息老之義以名官且取耆艾之義

司烜氏

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

烜火也掌取明火以共祭祀之用也伊耆司烜舊在秋官吳氏以為合巹于此丘氏書徒十有二人烜毀

周禮集註

春官

五

司燿

下士二人徒六人

舉火曰燿司燿之職舊在夏官吳氏以其所掌與司烜同合巹于此燿灋

牧人

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牧人掌牧牲以共祭祀者也

克人

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克肥也克人掌繫祭祀之犧牲養之使肥膾者也

牛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牛人掌養祭祀賓客之牛也自牧人至牛人舊在地官吳氏以為考其所掌皆祭祀牲牷等事合巹于此

犬人

周禮集註

春官

五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犬人掌養祭祀之犬者也舊在秋官吳氏以為合巹于此

鷄人

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鷄人掌養祭祀之鷄牲者也

羊人

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二人

羊人掌羊牲以共祭祀者也

小子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小子主祭祀羞羊肆羊之小事也羊人小

子舊在夏官吳氏以爲當屬于此朱氏書

賈二人

春人

奄二人女春挹二人奚五人

春人掌共粢盛牢禮之米者也挹杼曰也

周禮集註

春官

七

春挹挹由

饌人

奄二人女饌八人奚四十人

饌一作饌主炊官也

犒人

奄八人女犒每奄二人奚五人

犒猶犒師之犒主冗食者也自春人至犒

人舊在地官吳氏以爲當屬于此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

德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禮

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燹燎祀

司中司命飗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鬴辜祭四方百物以肆

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

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蒸冬享先王

建立也立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示之禮也宗

伯掌此三禮以佐王建國頒祀而福民以保

邦國也祭祀之禮曰吉者有受福之義也上

周禮集註

春官

六

以神鬼示言上下也此以鬼神示言內外也

裡祀實柴燹燎所以祀天神也血祭貍沈鬴

辜所以祭地示也肆獻裸饋食祠犒嘗蒸所

以享人鬼也裡精意以享之也自犒犒而言

謂昊天自主宰而言謂之上帝天帝也實

牲於柴而燹之也日月星辰所以照臨也燹

燎者燔柴升煙以達其誠也司中司命文昌

第四第五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血祭者

取牲血以祭貴氣臭也杜五土之神稷五穀

之神五祀門井戶竈中霤也五嶽岱衡華恒
嵩也狸沈者祭山林其牲土埋之祭川澤其
牲水沉之醢辜者披牲胷中曰醢磔曰辜四
方百物若八蜡及祭百種也宗廟之祭始則
裸鬯以求神既裸則獻醴以薦腥既獻則解
牲體以薦熟既肆則薦黍稷以饋食春物初
生未育以享以祠爲主故曰禘夏物未成用
薄物以祭故曰禴秋物漸成以嘗新爲主故
曰嘗冬物畢成可進者衆故曰蒸丘氏曰先

周禮集註

春官

九

齋一司齋二農三郵表啜四猫虎五坊六水
庸七昆虫八記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禴由
觀風臨野裸貫肆剔殯煩磔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
凶札以弔禮哀禍哉以禋禮哀圍敗以恤禮哀
寇亂

哀謂救患分災也始死曰死既葬曰亡喪禮
則歸以賻賻也歲饑曰凶民病曰札荒禮則
饋以財粟也禍哉如淫雨孽火之類弔禮則

遣使以慰問也圖者國圖於敵敗者兵衄於
外禋禮則會其財貨以補其乏也兵作於外
爲寇於內爲亂恤禮則出兵師以援其危也
札剋禋會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
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
曰覲

親謂使之親附也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
宗尊也義在尊王也覲勤也勤於王事也遇

周禮集註

春官

三

侯也欲其不期而俱至也然四時之朝解其
名則若是耳其實則互文以見義也時見者
言無定期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爲壇國外合
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王不巡狩則六服盡
朝王亦爲壇旅見諸侯而命以政焉其來必
同故謂之同問謂天子有事則諸侯遣卿非
時而來聘也視謂一服來朝則不朝者遣卿
以大禮而衆見也見現朝潮類跳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

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同謂齊之以法使和同也大師之禮有師旅卒兩之制有鼓鐸錙銑之節所以用衆征伐而不可亂也大均之禮賦之輕重視地肥磽役之多少視家上下所以優恤其民也大田謂四時之田因以習兵簡閱其衆之勇怯也大役如築城郭修宮室所以任其力也大封謂正其封疆溝涂之固所以合聚其民也

周禮集註

春官

至

捷禡敵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嘉善也因人心所善而爲之禮也親相親睦也不曰親邦國而曰親萬民者民乃上下之通稱猶所謂先民也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肴蒸以合好爵樂以盡歡

所以親其同姓兄弟也婚姻之禮以親男女之情冠笄之禮以成男女之德王之射禮必立賓主故舊朋友謂爲世子時同在學者也舉有體薦所以酬恭儉燕有折俎所以示慈惠賓客諸侯之來朝聘者社稷之昨曰賑宗廟之昨曰膳以賑膳賜兄弟之國欲其共享福昨也德贊其喜曰慶加物曰賀異姓之國謂王之婚姻甥舅也劉氏曰觀大雅小雅正變之所存則周之所以興莫不由於五禮也

周禮集註

春官

至

其所以亡亦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其有大於此者乎是以聖人務德爲之本而竭誠以踐其制莫敢忽也急乎其細者而況其大者乎冠貫聘饋燕饗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亦執

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商執鷄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命王命也九等之命各異其儀所以正其位之尊卑也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而授以所任之職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而授以所

周禮集註

春官

三

命之服三命者王之上士與公侯伯之卿也始有列位而使之臨民四命者王之下大夫及公卿之孤也始有祭器而不待於假五命者王之大夫也始有封加一等始賜以治都鄙之八則六命者王之卿也封爲子男始許建官以治家邑七命者王之卿出封加一命者也始爲諸侯建國立軍八命者諸侯有功德則加命爲州牧九命者上公有功德則加命爲方伯得專征伐也六瑞者天子諸侯所執

之玉有四圭兩璧各差等也王執鎮圭琢以四鎮之山取鎮安四方之義公執桓圭雙植曰桓強直有立取爲國柱石之義侯執信圭信象人形直其身取其尊而不屈伯執躬圭其形稍屈取其卑而不倨子執穀璧以養人爲義男執蒲璧蒲可爲蓆以安人爲義圭制下方上圓取象天地內有孔謂之好好有玉謂之肉肉倍好爲璧好倍肉爲環華執華以相見也貴賤之摯各有等級孤執皮帛束帛

周禮集註

春官

五

而加以皮天子之孤以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也卿執羔取其羣而不黨大夫執鴈取其候時而行士執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庶人執鷩取其不飛遷也工商執鷄取其守時而動也禮天神地示及四方之帝其器有六皆以玉爲之告神之時則薦於神坐璧圓象天蒼則象天之色琮方象地黃則象地之色圭之形銳青則象木之色半圭曰璋赤則象火之色琥爲虎形白

則象金之色半璧曰璜玄則象水之色祭天地四方所用犧牲幣帛皆放其六器之色也

信申 驚未放倣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性出於天故曰天產人生而靜靜則屬陰故天產所以作陰德禮中也性則喜怒哀樂之未發故以中禮而防其性情感於物故曰地

周禮集註

春官

卷一百九十九

產感物而動動則屬陽故地產所以作陽德樂和也情既動則恐其發不中節故以和樂而防其情百物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而禮樂本天地中和之理故皆有以合之由是以事天地祖宗無不感格以諧萬民無不和順以致百物無不得宜汪氏曰以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此天地生成之道也以中禮防之以和樂防之此聖人裁成天地之道也蓋陽非陰不成陰非陽不生成萬物者地也而獨

周禮集註

春官

卷一百九十九

陰不能以自成故必有天產以作之天陽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屬乎天者皆天產也有寒有暑有散有濡然後萬物以生非以天產作陰德乎生萬物者天也而獨陽不能以自生故必有地產以作之地陰也山川丘陵原隰田野屬乎地者皆地產也以動以植以飛以潛然後萬物以成非以地產作陽德乎此天地生成之道也然陰陽天地之氣也氣偏勝則為裁為沴而贊天地化育者則有聖人在天產陽也陽動也動之過則流行發達或違乎中是陰反為陽所勝故聖人以中道而防之蓋禮由陰作也禮者有所止則陰陽得其中矣地產陰也陰靜也靜之過則固窒塞或愆乎和是陽反為陰所制故聖人以和樂防之蓋樂從陽來也樂有所鼓盪則陰陽得其和矣非聖人裁成天地之道乎下文又云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知聖人之制禮樂所以全造化不及之功而中和一

理所以位天地育萬物玉帛云乎哉鐘鼓云乎哉

幽焉而事鬼神則天神地示人鬼可以感格明焉而諧萬民則自朝廷以至閭巷無不得其序而和微焉以致百物則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宇宙間無一物不得以遂其生矣此感應之深妙者也吳氏曰天之產萬物者陽也陽以動為主即樂記所謂著不息者惟其動而不息是以流行發達或至於不

周禮集註

春官

主

中然而至陽之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於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為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體是中以制禮防天下之不中者也地之產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為主即樂記所謂著不動者惟其靜而不動是以深沉厚重或至於不然而至陰之中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無非翕然交暢為造化至和之理聖人體是和以作樂防天下之

不和者也天產作陽德地產作陰德實禮樂之本也愚聞之師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以陽而化生者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以陰而化成者也樂由陽來禮以地制皆本於天地中和之理故能合天地之化自物之產也由是以事鬼神則郊焉格廟焉饗以諧萬民則羣后讓庶尹諧以致百物則百獸舞鳳凰儀聖人制禮作樂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如此

周禮集註

春官

主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耿滌濯蒞玉帛省牲饗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大賓客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饋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執事謂有職於祭者宿耿滌濯祭之前夕宿

眡執事以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鬯灌地之鬯也郊社有玉而無鬯宗廟有鬯而無玉牲饌所以烹牲玉齎以玉飾器以薦粢盛也大號謂神鬼示牲齎幣之號詔之大祝使爲祝辭也大禮謂祀天享鬼祭地之禮豫治其禮以待王祭也郊社宗廟之祭祀王所當親若王有故而不與則宗伯攝之宗廟薦徹王后之事若后有故而不與亦宗伯攝之載者承之以往也酌鬱鬯于珪璋而承之以獻賓

周禮集註

春官

玉

客也出而接賓曰償入而詔禮曰相朝覲會同則爲上相以贊禮策命諸侯則償之使前以受命也國有凶裁則合上帝四望旅祭以祈焉不如常祭之備也封建諸侯則鑿社壝之土苞以白茅而授之先告后土敬其事也頒祀頒其所當祀及其禮也邦國都鄙鄉遂各有當奉之祀頒布祀典使隨其分而祀焉母敢僭瀆也眡祀齎齎果裸與預饌活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

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右陰也地道尊右故社稷之位居焉左陽也人道尚左故宗廟之位居焉兆爲壇之營域也四郊青帝於東郊赤帝黃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赤帝黃帝同位者火生土也四望謂五嶽四瀆與凡名山大川之在

周禮集註

春官

玉

四方者皆望而祭之也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爲之位也山川丘陵墳衍能興雲雨出財用故因其方而祭之禁者禁其不當用今者今其所當用也用等者牲幣尊卑之差也廟祧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親盡則祧而藏之也古之五服謂衾冕鷩鷩毳毼絺冕玄冕是也凶之五服謂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是也有

以辨之則吉服不可下僭上凶服不可重降
輕也車旗官室以九以七以五為節各依品
秩也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上自高
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為親輕服為疎
正室嫡子以其將代當門故謂之門子掌其
政今者治其昭穆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卑代
尊以孽代宗也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
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官之人共奉之辨六

周禮集註

春官

三

辨之名物以待果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
賓客掌衣服車旗官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
敘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
祀省牲貳滌濯祭之日逆齋省鑊告時于王告
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
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饋小
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
齊

六牲牛馬羊犬豕鷄也毛擇其毛色也五官

謂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主牲也
六齋黍稷稻粱麥苽也六官謂嬪御之屬職
當供粢盛也六彝鷄鳥犀黃虎雉之彝所以
盛鬱鬯以待裸將也六尊犧象壺著大山之
尊所以待祭祀賓客也辨其名物者名既不
同所用亦異也衣服車旗官室或以有功而
賞或以私恩而賜宗伯贊王命以施之也四
時祭祀其事有先後之敘其禮有隆殺之別
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卦也詔號如神號幣號

周禮集註

春官

三

之類省牲則必擇其嘉貳滌濯則務致其潔逆
齋則迎其薦神之案盛省鑊則貳其牲體之
烹鬻皆佐大宗伯也告時謂告薦陳之時告
備謂告牲牲之備將送也瓚酌鬯者也祭祀
以時未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祭祀
之小禮則詔相之其大禮則大宗伯所掌小
宗伯佐之而已賜諸侯爵則大宗伯饋之賜
卿大夫士爵則小宗伯饋之尊卑之分也諸
侯朝覲各貢國之所有將幣之齊謂齊來貢

獻之財物也果裸俱音貫雖位又二音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饗獸於郊遂饗禽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相也河及執事泣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位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祇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窆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凡上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

周禮集註

春官

三

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王師之出有功賞于祖故載遷主以行有罪戮於社故奉社主以從此大祝之職也宗伯則帥之而立軍社奉主車耳有事謂將戰也將事四望祭神以祈勝也大甸蒐苗獮狩也饗饋也以獸祭神若饋之也頒禽分其田獵所獲於群臣也大裁如穀淞之圖鄭猶之火也禱祠祈神庥也大肆陳尸而伸之也河浴

也以相也浴尸也小斂衣十九稱大斂衣百

稱斂雖有司之事而小宗伯必臨之送葬大事不敢不慎也同姓方術哀故帥異姓疎者相助衰冠之式謂喪服及喪冠之法也懸之路門之外使不異制也獻器獻明器也葬兆墓之塋域也卜者卜其地之吉凶非如後世風水之說也甫始也亦如之如上明器哭於殯門此亦與在殯所哭有相似故云亦如之窆穿墳也既葬坎已掩也喪祭謂虞祔以安

周禮集註

春官

三

神也成葬丘已封也祭墓為位謂祭后土於墓左以先王體魄託於此也肄儀謂習其禱祠之儀為位謂治其壇墠之位類祭禮之正為之但差略耳饗饋饗亡婢反窆劍甸田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川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祇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齋盛告潔展器陳告備

及裸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蒞筵几築鬻贊裸將大朝覲佐儼共設匪褻之禮饗食授祭與祝候禋于臺及郊大喪大湣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哀不中法者且授之杖

肆陳也佐宗伯陳列祭祀之禮也大祀天地宗廟也玉帛牲牲其禮最隆次祀日月星辰嶽瀆也用牲與幣其禮殺之小祀謂司中司

周禮集註

春官

重一

命與風雨之師山林川澤之示有牲無幣其禮又殺也求福曰祈止災曰珥色之純者為犧牲之全者為牝展省闕也省闕可共祭祀者頒于職人以待用也卜祭日之吉凶則前夕為期重其事也盛六粢於簠簋必表而識之乃告潔淨陳祭器於堂東必展而祇之乃告備具也築鬻取鬱金香築實而煮之將以裸也兆壇之塋域也諸侯來覲其筵几有司既設之而肆師復臨祇之也賓亦有裸者接

大賓如承大祭也共設匪褻之禮者僅以實幣帛褻以實醢醢也饗以酒飲賓以食食賓饗食之時則授以所祭之物也候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妖氣國事之有候禳或遠至五百里之邑或近至百里之郊大喪謂王與后之喪序哭者以服之輕重為哭之先後也衰服之式已懸于路門之外有不如法者則禁之授杖者王之喪杖竹斬衰之杖也后之喪杖桐齊衰之杖也鬯煮候去聲珥當作珥

周禮集註

春官

重一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艾猶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師甸謂軍旅田獵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用牲

以祭社宗則爲壇墀以置其主也依其禮謂之類至其所謂之造封紮土爲壇也兵之所在有山川則祭之不功謂戰敗也助牽主車恐爲敵所得也貉師祭也田獵之時於所立表之處祭始造軍法者也嘗薦新也芟除草也猶秋田也戒戒不虞也嘗新之日則卜來歲宜芟否秋猶之日則卜來歲有警否祭社之日則卜來歲稼事之成何如三者皆卜人卜之而肆師臨之王者於民憂之切而慮之

周禮集註

春官

肆

列

周蓋如此大故謂寇戎水旱之災祭謂禴禘禘禘之類卿大夫之喪職喪掌之肆師則相其主喪者之禮也大事如朝覲會同所謂大事則佐其長也小事如授祭投杖之屬所謂小事則專達也貉禘案累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皆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繼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祗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祗其命之數

周禮集註

春官

天

列

命王命也王者制命于上群臣承命于下諸侯之五儀則公侯伯子男之異其名諸臣之五命則四命三命二命一命不命之異其數上公九命王之三公有德者則加命爲方伯以九爲節者國之域方九里宮方九百步武車九乘建常九旂冠服九章桓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人禮九牢其禮文儀物皆以九爲節也自公而下降殺以兩故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數皆以七以五爲節五七九陽數也

故以命在外之五等諸侯皆君道也四六八陰數也故以命在朝之公卿大夫皆臣道也及其出封則加一等三公為九命之伯卿為七命之侯伯大夫為五命之子男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祇其出封之命數也諸侯適子世繼其業固有定分然必受命天子有誥命之詞致戒勉之意乃為世子故謂之普已誓者攝君而至則王朝待之降其君之禮一等若未誓則未受王命也故以皮帛繼

周禮集註

卷官

卷一

子男而朝會焉公之孤四命其卿大夫士之命數各相降殺焉侯伯之卿大夫士其降殺與公之卿大夫同子男之卿大夫又遞降一等而其士則無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祇其命數為節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

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環圭璋璜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類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瓊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執於人曰瑞禮於神曰器名以命之如桓信躬非穀之類物以色之如圭璧琮璋之類用事者或用之朝日或用之祀天也服飾織絲為繅以藉玉如人之有衣服也五采五色也

周禮集註

卷官

卷一

五就五匝也繅藉以藉圭璧而上下之降殺寓焉色不過五天子之藉備之三采朱白蒼也二采朱綠也環圭璧上起若篆文之形邸本也猶托宿之邸也四圭以璧為邸而其本出於四傍以象天道之全兩圭以琮為邸而其本出於上下以象地道之偶旅祭名裸圭有瓊者圭頭為器名之曰瓊可以挹也璋邸射者半圭為璋而邸以琮射刻以貫之也藏去聲繅讀為藻環篆邸抵頰跳射食亦反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壁瑱以起度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肩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土圭測景之圭尺有五寸春夏致日秋冬致月則知其景之短長封建諸侯則以測景而

周禮集註

卷官

聖

制其域之廣狹珍圭有貴重之義微守土之諸侯恤凶歲而興發則用之牙璋琬為牙齒之形起師旅以出征治兵戎而守國則用之璧圓九寸殺其兩旁而羨其上下橫徑八寸而長一丈以其長而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其徑而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駟當作組兩頭皆有孔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以組穿聯之而斂尸取其通於天地也大斂加圭在左璋在首琬在足璜在右

璧在背琮在腹孝莫大於嚴父故其斂以禮天地四方之玉為之穀圭如穀璧之文和列國之難結昏聘之禮則使者執以為信也琬圭無鋒芒天子褒諸侯之善結聘問之好則遣使執琬圭以往琰圭有鋒芒天子責諸侯使改過戒諸侯使脩慝則遣使執琰圭以往共者共其物奉者奉其事也微守之守去聲中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斂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

周禮集註

卷官

聖

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錫而朱總厭翟勒而纁總安車彤而鷩總皆有容蓋翟車具而組總有握轡車組轡有妾羽蓋

公車在官之車也用謂以祀以賓之類旗物

謂太常大旗之屬等者差其上下敘者次其
後先當用則出而共之已用則入而藏之錫
馬面當盧刻金爲之詩所謂鏤錫也鈎當馬
胸亦以金爲之詩所謂鈎膺也樊馬大帶也
纓馬鞅也旂畫日月爲常畫交龍爲旗大赤
所謂通帛爲旛也大白殷之旗名大麾夏后
氏旗名玉路以玉爲飾其樊與纓皆五采十
有二匝路之最貴者也郊祀上帝則用之金
路以金爲飾其樊與纓皆五采九匝次於玉

周禮集註

春官

巫

路者也會賓客封同姓則用之象路以象齒
爲飾朱飾馬勒其樊與纓皆五采七匝次於
金路者也親朝及封異姓則用之革路輓以
革而漆之雜色爲勒其樊與纓以縹絲飾之
又次於象路兵事及封衛服則用之木路不
輓以革而漆之以淺黑色飾革爲樊以鵠色
飾革爲纓又次於革路田獵及封蕃國則用
之王后之車亦有五等重翟者飾以雉羽馬
面有鏤錫以朱爲總從王祀宗廟則乘之厭

翟者次其雉羽龍勒飾馬面以縹爲總從王
見賓客則乘之安車則坐乘車也刻革爲馬
面之飾以青黑之繪爲總朝見於王則乘之
三車皆有容蓋容者車帷蓋者車蓋也翟車
以雉羽飾車之側者也以貝飾勒之當面而
以織組爲總有帷幄爲蔽焉后出採桑則乘
之輦車人輓之以行者也有翼以禦塵有蓋
以蔽日后居宮中則乘之鈎陽樊讀爲盤旂
留龍麗繼叨前剪

周禮集註

春官

巫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大槓尾索疏飾小服
皆疏素車禁蔽大槓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
鹿淺槓革飾駟車荏蔽然槓髹飾漆車落蔽豸
槓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簰卿乘夏綬大夫乘
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
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
闕之毀折入齋于職幣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
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嚆啓闕陳車小喪
共闕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幣車大祭祀鳴

鈴以應雞人

喪車天子服喪之車小服刀劍短兵之類焚
讀為蘋藻水草蒼色然果然獸名豸胡犬夏
五色如所謂夏翟者也木車羸撲不漆以蒲
草為蔽以犬皮為覆笭以犬尾為戈戟之弋
其蔽與旗皆以疏布為緣始遭喪乘之素車
以白堊車以蘋藻為蔽以犬皮為覆笭其蔽
與旗皆以素繪為緣此卒哭乘之藻車以蒼
土堊車以蒼繪為蔽以鹿皮為覆笭又以其

周禮集註

春官

車

去毛之革緣之此既練所乘也馳車側有漆
飾以細革為蔽以然獸之皮為覆笭而以韋
之赤多黑少者為緣此大祥所乘也漆車飾
以黑漆以藩漆席為蔽以胡犬之皮為覆笭
而以韋之黑多赤少者為緣此禫所乘也服
車臣民服事者之車也夏篆以五采畫轂約
也夏縵畫以五采而無瑑也墨車漆之而不
畫棧車素之而不漆役車則有方箱可載任
器也精制為良羸制為散良車散車不在五

車之等者惟所用之也歲終會之計其完敗
也凡賜闕之既賜臣下則不會也乘官車有
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也王者平時車
建旌兩有蓋持蓋與旌者象生存也關墓門
也匿路載柩車也飾棺飾也更續更受新車
以繼用也其其幣車以其材或可用也雞人
主呼旦者也鳴鈴以和之聲旦警衆也禋宥
薄早（疏）忙（注）九（注）豸（注）岸（注）晏（注）二（注）音（注）縵（注）滿（注）厥（注）歆（注）弋（注）

周禮集註

春官

哭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
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王者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是也后
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是也用謂
駕車說謂舍車大祭出路王當乘玉路出而
共之也大喪出路如書顧命所陳也賓客出
路則出金路也以路從者王乘一路典路以
餘路從行非特衛王亦以華國也說稅從縱

車僕掌戎車之革廣車之革闕車之革革車之
革輕車之革凡師共革車各以其革會同亦如
之大喪獻革車大射共三乏

革猶副也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車即
革路也廣車橫陳之車闕車補闕之車革與
屏同對敵隱蔽之車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
五車皆有副者兵凶戰危以備不虞也在師
所用之車皆以革輓之乏一名容王之大射
必張三侯每侯之後必有一乏使持旌告獲

周禮集註

春官

卷七

二百七十五

者藉以自蔽也革革廣廣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諸
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袞冕二人執戈送
逆尸從車

維維之以縷也朝覲王建太常之旗六人維
之則一畔有三人持之也諸侯建交龍之旗
四人維之則一畔有兩人持之也送尸逆尸
皆執戈而從尸車之後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

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旌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
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旖及國之
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
建檀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
旒道車載旒旒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
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
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
威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
置旌獎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周禮集註

春官

卷七

二百七十五

物名者所畫異物則其旗異名也屬微識也
國家有事則各建其旗以待所用也九旗皆
以絳帛爲之而畫以采色太常畫日月取其
恒照也旂畫交龍取其潛見也旌用通幅絳
帛所謂大赤也物則內幅以絳外飾雜帛也
旗畫熊虎取其猛毅也旟畫鳥隼取其摯速
也旐畫龜蛇取其捍難避害也全羽以五采
繫於旌上取全而遂之之義析羽以五采繫
於旌上取析而旌之之義王建太常象照臨

也諸侯建旂象升降也孤卿建旌取事上賈
誠也大夫士建物取有物有則也師都建旗
與民相期集也州里建旗以義相與也縣鄙
建旄事之所始也道車象路也存車木路也
載旄載旌者千首皆有五采象其文德也官
府象所掌之事而畫之州里象官名而畫之
象邑象位號而畫之旗門以旌表門所以爲
王者營衛之儀也建旄旗以致衆也弊之者
衆旣至則什旗也更旌取舊與新也

周禮集註

春官

咒

二百九十五

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
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
之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大喪之泚共其肆器
及葬共其裸器遂殯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學
之卒爵而飲之

鬱以和鬯宗廟所用故以名官鬯人亦然裸
器謂彝與瓚也裸玉圭瓚璋瓚也濯之以致
潔陳之以待用也儀謂奉玉送裸之儀節謂
典俯進退之節肆器陳尸之器將葬而設遣

奠故有裸器既奠殯之祖廟階前明奠終於
此也罍受福之嚴聲之誤也王酹尸之後尸
嘏王故當嚴時帶人與鬯人同受此卒爵而
飲之明執事者皆得蒙此福也吳氏曰量當
作鬯字當作嘏

鬯人掌其和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壇用大鬯崇
門用秬鬯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
概凡鬻事用散大喪之大泚設斗共其鬯鬯凡
王之濟事共其和鬯凡王事臨共介鬯

周禮集註

春官

手

二百九十六

共秬鬯者直共秬鬯之酒未和鬱也飾之者
以布爲巾幕謂以黼文也社壇社壇之壇大
鼎用瓦有蓋禁門禁祭于門祫齋用匏上蒂
爲尊也脩讀爲鹵謂中尊也蜃以螺鈎飾器
也概者以黑漆爲尊而朱帶絳腹裸將之事
則用之散者尊惟用漆別無他飾鬻辜之祭
則用之斗勺也所以斟水沃尸也蜃塗也尊
者之尸既浴之以鬱又釁之以鬯使之會人
也共介鬯者至尊臨弔使介執鬱鬯進前以

除穢氣如用桃茢然詠概槩散上聲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
實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
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
也秋嘗冬烝裸用罍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
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
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
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
鬯諸臣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
醴齊縮酌盎齊浼酌凡酒脩酌大喪存奠彝大
旅亦如之

周禮集註

春官

三

尊以盛酒用以獻也彝以盛鬯用以裸也位
如在室在尸之位用謂四時祭祀之用實謂
尊彝所盛之實雞彝畫雞之形爲飾鳥彝畫
朱鳥之形爲飾舟所以薦彝如今之承槃也
朝踐卽朝獻也獻尊飾以翡翠再獻卽饋獻
也象尊飾以象骨罍彝畫禾稼於彝黃彝黃
目尊也著尊著地無足壺尊以壺爲尊體所

周禮集註

春官

三

以貳尊也時祭之外親遠者爲遷廟之主追
而享之故曰追享親近者爲祖考之靈月朔
朝之故曰朝享虎彝畫虎之形取其義也雉
彝畫雉之形取其智也大尊太后之瓦尊山
尊畫山雲之狀也必用兩尊者王酌其一后
酌其一也鬱齊獻酌者裸用鬱齊酌以獻之
而已醴齊縮酌者朝踐用醴齊以茅縮之而
後酌也盎齊浼酌者饋獻用盎齊以清酒浼
之而後酌也凡酒脩酌者諸臣所用凡酒
脩治之以致味也存其奠彝不卽徹也旅者
國有大故之祭獻尊之獻作犧昨酢大黍著
酌盎孃沈稅壺經鼎雷雉位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
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
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右雕几昨席莞筵紛純加
縹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

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栢
席用葦繡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
几凶事仍几

設於地上爲筵加於筵上爲席几所憑以安
者也五几玉彫彤漆素也五席莞蒲次繡熊
也几席之設若祭若賓之類其用不同若廟
若朝之間其位亦異不可不辨也依制如屏
風絳帛爲質白黑相雜畫爲斧形故謂之繡
依紛白繡也純緣也王之席三重莞以細蒲

周禮集註

春官

堂

爲席則以白繡爲之緣繡編蒲筵爲席則以
畫雲氣爲之緣次以桃枝竹比列爲席則以
黑白繡爲之緣左右皆設玉几表至尊也酢
席者王獻神神酢王故設受酢之席於室中
也諸侯之席再重蒲席則以采繡爲之緣莞
席亦以白繡爲之緣其祭祀受酢之席與朝
聘禮賓之席亦再重而已祭祀設彤几於右
禮賓設彤几於左者陰事尚右陽事尚左也
甸役謂王田有司表貉之祭席用熊皮示服

猛也几用漆飾正固也栢席迫地之席也葦
似葦而細敦與畫同覆也棺在殯則梓覆吉
事尚文故變几凶事尚質故仍几憑按王之
几左右皆設諸侯之几或左或右尊卑之辨
也王者繡純而諸侯不用者不敢專斷制之
義也一几席之微而名分之嚴如此依虞鄉
向紛紛純唯昨酢霍九敦道

周禮集註

春官

堂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
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微役於司隸而役之及
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外祀國外之祀如四望四類與夫丘陵墳衍
之屬皆是也兆祀神之壇也域兆表之營域
也禁者禁其侵墾令者令其守護每歲舉祀
之時則帥其屬脩其圯壞芟其草萊召衆隸
于司隸之官以其役不至勞民也及祭之時
則守其厲禁使不敢犯蹕止行人使不敢譁
事神之道貴嚴潔也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

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群神之壇國
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都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也一都之間有
山川所當奉者有祖廟所當立者有因國在
其地無主後者故事設宗人之官以掌其祭
祀之禮既祭則歸胙于王不敢專其福也正
其禮者牲醴循其法正其服者冠服守其常
有寇戎之事則保神壇捍侵犯也有荒札之
裁則令禱祠祈神庥也

周禮集註

春官

大司馬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
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
室車旗之禁令

家大夫所食采邑也采地所祭與都同故亦
有宗人之官愚謂禮之大經莫重於祭先王
設都家宗人之官所以杜僭竊之原於嫌疑
之漸也當是時命之祭然後祭既祭又必反
命焉豈有僭竊之失哉至其後世季氏以大
夫旅泰山秦襄公以諸侯作西時王制廢

壞一至於此可勝嘆哉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
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
其祧則有司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天子七廟先公之祧則藏于后稷之廟先王
之祧則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
將祭之時則出其遺衣以授尸使其魂氣有所
依也黝黑堊白也脩除其廟令嚴遠也黝堊其
祧使新潔也隋尸所祭肺齊黍稷之類也隋則

周禮集註

春官

大司馬

埋之西階之東服則各藏於廟也黝幽暗惠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
其名物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
示物彫以禋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三辰日月星也猶圖也居猶位也名謂鬼神
之名號物謂祭祀之品物天人爲陽故陽氣
升而祭神鬼地物爲陰陰氣升而祭示物彫
百物之神也國有凶荒之沴民有札瘥之裁
則脩而禳之也彫媚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諸侯卿大夫士之喪其服制異等其葬祭異儀其殮殯虞祔含禭賵賵賵各有常法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遇有喪焉則職喪臨之禁其不得爲令其所當爲事之當行者以次而舉焉有司以王命弔祭則詔主喪者拜命凡喪

周禮集註

春官

卷

三百二

祭之禮則詔其祝號而治其儀則有司所當共者國有常制令之趣之恐后期也趣促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綸以補諸侯之裁

大賓謂六服之群辟大客謂列國之孤卿禮以本言儀以文言對舉之互文也春見曰朝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曰覲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曰宗則陳其謨之是非冬見曰遇則合其慮之異同時見曰會非朝覲之常期而相見也則徵其師旅以施九伐之法殷見曰同當十二歲王不巡狩而諸侯皆來朝也則考其制度亦如方岳之禮時聘曰問謂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所以結其恩好也

周禮集註

春官

卷

三百九十五

殷類曰視謂一服來朝之歲以政禁令之所除其惡行也問問者天子問歲遣使一問諸侯所以通君臣之志歸服者天子祭祀以胙分賜諸侯所以同上下之福諸侯有喜則賀慶以贊之所以同其樂諸侯有裁則致綸以補之所以同其愛先王懷諸侯之道其詳且盡如此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黼九

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
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
軾損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
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
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旂
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
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損者四人廟中將幣三
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
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周禮集註

春官

大司馬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
旂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
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損者三十廟中將幣
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
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
禮

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
大夫士也凡諸侯來朝之禮曰圭璧執之以
見王者也曰繅藉所以藉王者也曰冕服著

冕所服之衣也曰常所建之旌旗也樊纓所
以飾馬也貳車副車無飾者也介輔已行禮
者也損所使傳命相禮者也朝位者大門外
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將帛者諸侯
送幣以饗王也禮謂饗餼牢謂牲牢饗則以
飲為主食則以食為主積則牢禮米木菽薪
也凡此數者諸侯之禮皆同而有隆殺之等
焉上公九命故其禮以九為節侯伯七命故
其禮以七為節子男五命故其禮以五為節

周禮集註

春官

大司馬

車軾者車輪之穿為道綬也前疾者車後前
朝下並柱地者也衡謂車前橫木轡謂車後
橫木出入自來以至於去也問者問其無恙
也勞者慰其苦倦也食似積自勞勞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
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損廟中無相以酒
禮之其他皆祗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
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
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大國之孤未與於天子

奉君命而朝則以皮幣爲贄次於子男之後
不交擯謂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而親自
對擯也廟中無相謂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
前相禮也以酒禮之謂以齊酒不用鬱鬯也
卿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之卿
以五子男之卿以三大夫又各下卿二等士
又降於大夫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
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

周禮集註

春官

至

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
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
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
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
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
一見各以其所貴實爲貴

諸侯之國其道路有逵近之殊故朝見有疏
數之節至其貢物亦因土地之宜未必其國
則貢其物也大行人舉其大槩言之耳讀者

不以辭害意可也父子相繼謂之世蕃國無
朝見之期父死子繼及嗣王卽位然後一來
見其所貴寶謂其國所產貴重之物則以爲
贄如島夷之卉服西戎之織皮是也并惠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
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
史論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
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歲巡狩之明年以爲始也存者問其安否類

周禮集註

春官

至

者砥其治效省者察其風化皆王遣使於諸
侯之禮所謂問問也通五方之言語協九等
之辭命象胥之職也故七歲則以屬象胥達
六書之文察五音之和瞽史之職也故九歲
則以屬瞽史至于十有一歲則王將巡狩矣
列國之瑞節度量牢禮數器法則有不一者
大行人從而達同成脩以齊等之爲巡狩考
制度張本也十有二歲王巡狩則諸侯各朝
王方岳不巡狩則會諸侯而殷見皆所以推

邦國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諸侯朝王之事辨其賓主之位正其尊卑之等協其饗餼饗食之禮以賓禮而見之國有大喪諸侯入吊臨者齊斬之服擗踊之節必教告而相導之列國被寇戎而來告者受其

周禮集註

春官

大司馬

贊幣而聽其告急之辭以達于王也諸侯之交鄰國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嗣君即位然後親相朝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胝館將幣爲承而擯

禮籍諸侯名位尊卑禮節隆殺之書也春入

貢者六服所貢之物秋獻功者諸侯所成之功也入王入朝于王也諸侯來朝其未至則有迎勞郊勞之使其既至則有致館將幣之儀皆王遣公卿以示誠意之厚小行人但爲承而擯矣承次擯也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類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

周禮集註

春官

大司馬

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成六瑞王用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大客則擯者指而見之王使得自言也小客則受幣而聽辭者受其幣幣入以告王所爲來之事也使適四方天子遣使往適於諸侯也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事君之禮也存

類省聘問五者天子撫臣之禮也虎節人節
龍節以金為之取不可變為義也旌節符節
管節以竹為之竹有自然之節將命者期于
無失節而已成平也六瑞所以為信也合同
也六幣所以享上也以其將誠而來則謂之
好以其有事而來則謂之故劉氏曰九儀既
正乃達六節以為門關之符乃成六瑞以為
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贊享之誠然後禮
樂行焉燕饗舉焉諸侯之和好出焉

周禮集註

春官

奎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
若國師役則令槁禴之若國有禘事則令慶賀
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
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
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
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
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
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天子之於諸侯同其憂樂者也故列國有札

喪凶荒師役禘事禍裁則王朝有賻賙賙委
槁禴慶賀哀吊之禮焉事故謂錫予之厚薄
賙卹之多寡皆稽舊典以行之也猶犯令者
已犯而又犯焉書所謂怙終者也行人之適
四方必采其風俗美惡條錄為書以報上焉
所以廣天子之視聽也諸侯之政孰有利於
民者孰有害於民者錄為一書則興除之宜
在是矣禮俗也政事也教治也刑禁也諸侯
所行有順逆從違錄為一書則慶讓之道在

周禮集註

春官

奎

是矣悖逆也暴亂也作慝也犯令也諸侯罪
惡有若是者錄為一書則征誅之舉在是矣
札喪凶荒厄貧侯國有是者錄為一書則王
朝所當賙者可矣康樂和親安平侯國有
如是者錄為一書則王朝所當褒者可矣矣
凡此五事者每國辨異之以為使歸之獻則
王者不出戶而周知天下矣惡者報以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之禮以詔諸侯之辭令
揖讓之節將令諸侯辨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

詔王儀南卿見諸侯土揖庶姓特揖異姓天揖
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
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
燕則諸侯毛

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諸侯有事而會則
為壇於國外三成則三重也壇外為宮方三
百步每旁一門則四門矣王見諸侯之儀土
揖則下手揖之庶姓無親者也特揖則平手
揖之異姓王之外親也天揖則舉手揖之同

周禮集註

春官

卷一

姓王之宗室也擯諸侯以前王各以爵之尊
卑為隆殺壇有三重擯公於第一重侯伯於
第二重子男於第三重其將幣以享亦分三
等其行裸將之禮亦然朝享畢而燕則以髮
之白黑為坐次也朝尚爵貴貴之義也燕尚
齒老老之義也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
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
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

拜致館亦如之致饗如祭積之禮及將幣交擯
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
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
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
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饗餼還上饗食
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饗餼拜
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
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
儀

周禮集註

春官

卷一

相為賓謂相朝也主國聞賓入境於其止宿
則有五積以其間闕則有三問賓三辭之若
不敢當也拜而受之敬主君之命也九擯陳
之而已無所事於賓也再勞者以道途之
苦故遣使再勞也三揖者謂入門當曲當碑
也拜受受其勞拜送送其使也賓至於郊則
主君出郊而勞於是有交擯之禮賓主各陳
九介使之傳辭也三辭不獲賓乃乘車出令
門而迎之既見則下拜迎謝其屈辱而來也

於是三揖以致恭三辭以致謙然後升堂拜受其勞也主君之去賓又出車以送之主君三還辭之賓乃再拜送之也將幣賓致幣以享主君也車逆拜辱主君乘車出迎而拜謝其來辱也車進答拜賓乘車前進而答拜其迎已也相主之擯賓之介也及廟唯上相入以詔禮也授幣之授當作受主君拜受幣尊其所享也賓拜送幣致敬於所享也朝享而出主君請賓就車每一請則車一進欲遠送

周禮集註

春官

卷九

之也三還三辭謂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三辭不獲則告避也熟食曰饗生物曰餼還主享畢而歸其玉也致贈賓去而贈以財也郊送謂主君送賓至於郊也郊送之時主君親至賓爲主而主爲賓矣故擯之之禮與主國同侯伯子男之相朝各祇其命數而爲禮之隆殺其行禮之節亦與諸公同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

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揖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屏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而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饗餼如勞之禮還主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避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

周禮集註

春官

卷九

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此諸公遣其卿聘於鄰國之禮也賓至境則主國遣使致積賓至郊則主君遣大夫迎勞賓三讓而升堂聽使者傳命畢然後下堂而拜命升堂而受幣也王之勞賓用束帛賓之擯使者用束錦賓既至則遣卿致館其辭讓拜受皆如郊勞之禮三辭者辭主君以客禮待已也主君拜迎而客辟者不敢當主君拜也及廟唯君相入者客乃臣也故其相不敢

入也客登堂主君拜其至客三辟者逡巡而三退也賓既卒聘主君以醴禮之賓奉束帛請覲所謂私面私獻也問君問其君之無恙也再拜而對者敬所尊也問大夫問其大夫無恙也對而不拜者已同列也勞客者勞其行道之勤也再拜稽首者謝主君勞已也君館客者以賓將去故就館省之也辟介受命者賓不敢當主君之命而介則前而受命也遂送者主君拜以送賓也禮賜謂乘禽君之

周禮集註

春官

主

嘉惠也辟避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司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禮儀見於容貌辭命見於問荅餼牢禮之常也賜獻禮之加也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降殺以兩也送逆司禮者來則逆之有問勞之儀去則送之有贈送之禮凡列國往來之

禮以邦之大小而爲幣之隆殺以幣之隆殺而爲禮之厚薄日出於東爲朝日出於西爲夕主面南面也客北面也爲行人而擯相者不可向東亦不可向西不可向南亦不可向北常視賓主之前却隨機旋轉不常厥處也王氏曰邦國之君臣相爲賓客先王設官爲掌其禮問勞贈送物爲之數拜揖辭受事爲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觀春秋之時一言之不酬一揖之不中而兩國爲之暴

周禮集註

春官

主

骨則周官圖民禍患豈爲不豫哉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傳遽如今之乘遞而使也媿福慶也惡凶荒也無禮小使而無燕勞之禮者也必以旌節者道路執之以爲信也道有難謂在途有疾或他故不以時至也雖不時必達之於所往之國不敢廢王命也居於其國則凡行人煩

勞汗辱之事皆掌之焉語助辭行人爲使則爲之介紹而或先或後亦其職也難去聲焉如字舊音夷者非是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櫟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謂旌節館謂侯館櫟則擊櫟以宿衛之也令令野廬氏也有任用之器則環而守之環人持節出入門

周禮集註

春官

主

關不得而幾也疆王畿四方之界賓客來則迎之去則送之不越疆界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頒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士下事庶子

國使諸蕃國之臣來朝聘者以時入賓謂其

君以世一見來朝爲賓者夷狄之人其拜揖

跪起其言語聲音皆異於中國象胥教以中

國之儀而譯其外國之音所以順其情也出

而送入而逆皆爲摯而詔侑其禮不以其陋

而簡之也若其入賓而遇國之大喪則詔其

哀臨之儀正其坐立之位遇有軍旅會同之

事則受其幣而以賓禮接之作事謂作四夷

之事也國之大事莫大於戎有戎事於四夷

周禮集註

春官

主

則命諸侯其非戎事則量其輕重或以卿或以大夫或以士與庶子而已愚謂夷狄雖在荒遠然羞愧之心好惡之情亦與中國不殊接之以禮待之以誠則相率而悅服矣不然則執干戈以犯邊鄙者豈其微哉凡伯不賓而有楚丘之伐駒支有辭而得與于向之會執謂夷狄之可賤簡耶貉墨賓相之賓音摯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其

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祗上公之禮卿視侯伯之禮大夫祗子男之禮士祗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祗其大夫之禮

四方之賓客其名位不同故其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亦異政治王朝之典禮也王合諸侯而行饗食之禮則具十有二牢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故用王禮之數也庶飭百品莫不皆具厚其禮也上公九命作伯者用十

周禮集註

卷官

五十一

二獻者優尊之也王十二年而巡守則列國皆朝所過之國共王之膳以牲犢貴其誠也共王之百官則具百牲以多為貴也王之從臣其三公之禮比於上公其卿之禮比於侯伯其大夫之禮比於子男士之禮比於諸侯之卿庶子之禮比於諸侯之大夫隆殺之等各有所取焉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祗餐牽三閒皆脩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餐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

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罍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苑牢如餐之陳四牢米百有二十宮醢醢百有二十壘車皆陳車米祗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簋車禾祗苑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隻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餐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烹膳

周禮集註

卷官

美

大牢

此以下皆諸侯相朝王國待賓之禮也祗餐牽所共如餐之數牽牲以往不殺也三閒皆脩於其始至以問閒濶則有脩焉脩者脯之加薑桂者也群介行人宰史皆公所從行者也致問之始亦有牢者尊其君以及其臣也簋所以盛稻粱簋所以盛黍稷豆所以盛醢醢醢醢美器壺酒器鼎烹飪之器牲當作腥謂腥謂也饗餼既相見致大禮也苑牢已殺者

也牽則生牢也十斗爲斛十六斗爲簋十簋爲乘一乘十六斛禾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乘禽雉鴈之屬自賓始至以及歸饗燕食皆三君有故不親饗燕食則遣大夫以酬幣致其饗禮以侑幣致其食禮所以將意也上介有禽獻以其在諸侯之臣爲尊故優異之也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卿皆見者見于賓也膳大牢亦所以助君養賓也牲當作腥車皆陳之車字衍文數素口切耗茹

周禮集註

春官

主

侯伯四積皆祗餐牽再問皆脩餐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劔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鬯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處牢如餐之陳牽三牢米百簋醢百雞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股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饗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遵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祗餐牽壹問以

脩餐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劔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鬯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處牢如餐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醢醢八十雞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饗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遵膳祗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周禮集註

春官

主

侯伯之禮殺於上公子男之禮殺於侯伯夫人致禮侯伯與上公同不言食大牢則殺於公也致禮於子男殺於侯伯特言膳祗致饗者夫人致膳於小國之君以致饗之禮不復饗也卿之膳或用大牢或用特牛亦禮之殺也子男獨言親見者大國之卿於小國之君有不造館見者見之乃致膳耳黃氏曰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餐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饗餼之大禮問勞送逆之示其勤辭受拜揖之示其恭其樂無筭

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筭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去諸侯心平而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相朝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爲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爲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爲之饗禮設几而不倚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以訓其儉是其所以致之之道也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

周禮集註

春官

羌

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爲國客謂卿大夫士特來聘問者也待之之禮亦與從君爲介之禮同等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歲饑饉也札喪民癘疫也禍裁被兵寇也在野在外謂師役在行禍亂出避者也凡此數者禮從省約不求豐備也朝聘之賓死則主國爲之具而殯之喪用致饋奠之物

也賓在主國聞親之喪則饗食之禮不敢受而芻稍以給人馬者不可辭也牲當作脰主國有喪不受其熟食而受其生物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櫟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周禮集註

春官

牛

等籍九儀等殺之禮載於典籍者也戒官謂戒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各共其事也櫟行夜所擊也致積以王命而致于賓也賓既就館則次于舍門之外以通其所求也前驅道之以如朝也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賓客欲理國事以告于訝訝爲如朝而理之從

者介以下也人訝之胥徒也道者營護之也
迎賓之禮卑者迎尊故使卿訝諸侯大夫訝
卿也標拆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
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
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
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
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節以爲信幣以爲禮持節與幣巡行諸侯及

周禮集註

春官

全

萬民聚居之處道說王者德之所存意之所
發志之所之慮之所定使臣民皆知王之所
好者德善而行之所惡者邪惡而避之又使
王知諸侯之所好萬民之所悅則上下之情
莫不通矣通事朝覲聘問也諭曉告也九稅
卽九職也九禮卽九儀也九牧九州之牧也
九禁九法之禁也九戎九伐之兵也利相通
也禮相親也牧以養之禁以治之威以懲之
而邦國之事備矣辟避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
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
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一曰
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
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
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
救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

周禮集註

春官

全

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
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兆灼龜而占其象也玉兆者璽罅如玉屬陽
瓦兆者暴裂如瓦屬陰原兆者拆裂如原田
陰陽雜也頌繇辭也常兆之體百有二十每
體十繇故有千二百頌也易揲著以占其卦
也夏之易以艮爲首謂之連山者象山之連
亘不絕也商之易以坤爲首謂之歸藏者言
萬物皆藏於其中也周之易以乾爲首謂之

周易者言如乾道之變易不窮也其經皆八以畫卦言也其別六十四以重卦言也夢者精神所感可占吉凶也致夢者出於思慮有因而至者觴夢者奇怪之夢咸陟者無心所感之夢占夢以歲時日月星辰爲運夢之吉凶每運九變故其別九十其術今亡矣灼龜而命之者有八焉征者卜行師之勝負象者卜天象之休祥與者卜與人共事之成虧謀者卜謀事於人之得失果者卜事成與否至

周禮集註

春官

全

三〇六

者卜人至與否雨者卜時之陰晴瘳者卜疾之進退國家欲卜此事則以此命龜也卜之龜筮之著考之夢則國家之吉凶可以前知矣果凶咎歟則告王者恐懼脩省以救之也大貞大事求正於龜也立君封國之重者也則眡龜骨高處以示涖卜者而以火灼之祭祀亦國之大事也眡龜骨高處以示涖卜者然後命龜以所卜之事也貞龜則正之於卜位而不命陳龜則陳之於祭所而不卜也觴

奇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開龜者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而存其下甲中有橫直之文者以卜也揚猶熾也熾其火而作其龜之兆致其墨食則其兆見而可辨矣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

周禮集註

春官

全

二〇六

陰後弁也陽前弁也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告以言贊相其事也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霽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六龜之屬各有名物以其非一也靈繹果雷

獵若之義不可曉先儒之說恐出穿鑿今姑
闕之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
北龜黑是其色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
龜却西龜左倪北龜右倪是其體也取龜以
秋時欲其疑而堅也攻龜用春時用其熙而
解也龜室者各因其物而藏于其室也繫龜
者殺牲取血以塗龜甲神之也將祭祀則先
卜日奉龜以往待其卜也

華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焚燠遂

周禮集註

春官

金

飲其燠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燠灼龜之木契開龜之鑿所以共卜之用也
明火以陽燧取火于日明之至也燠者契之
銳頭也以此燠契炷於樵火飲之使熾以授
卜師也燠後

占人掌占龜以八簋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
故以眡吉凶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
卜人占坼卜筮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
計其占之中否

龜有頌頌者占兆之辭筮有故故者命筮之
辭以筮占兆之頌以卦占筮之故然後兩眡
其從違而斷其吉凶也體色墨坼皆龜之卜
也而曰凡卜筮者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以卜
為主也體兆之象也眡其吉凶色兆之氣也
眡其善惡墨兆之廣也眡其大小坼兆之疊
也眡其微明尊者眡體象而已卑者以次詳
其餘焉既占則書命卜之辭與禮神之幣而
繫之於龜歲終則計其所占之中否以進退

周禮集註

春官

金

占人也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
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
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
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九巫字皆當作筮字之誤也更謂筮都邑變
更咸謂筮衆心感否式謂筮新其法式目謂
筮事目孰當易謂筮政所改易比謂筮與民

和同祠謂簪牲與日參謂簪御與右環謂簪
攻敵而圍城也大事先簪後卜者龜尤聖人
所重也相簪者揀採其著草可爲簪者以共
占簪之用也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
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
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
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
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歐疫

周禮集註

春官

卷七

歲時得夢之年時也天地之會謂升降往來
之會陰陽之氣謂休咎旺相之氣觀其會辨
其氣而參以日月星辰以占其夢之吉凶也
正夢者安靜而夢噩夢者驚愕而夢思夢者
覺時所想而夢寤夢者覺時所道而夢喜夢
者因喜悅而夢懼夢者因恐懼而夢季冬送
故迎新之時也故聘問王夢其吉者則獻其
兆于王王拜而受之敬天命也其惡者則取
萊之始萌而祭之乃遣惡夢使去也始難所

以迎和氣歐疫所以送戾氣愚謂人之夢兆
禍福形焉固有昭晰而如覩者亦有渺茫而
無徵者占夢之術其亡義矣負天之夢叔孫
信之而肇家禍瓊瑰之夢嬰齊信之而遽亡
身夢登臺者以憂死夢身熱者以反誅升天
折翼之夢啓史臣之疑乘龍授鼎之夢來讒
人之口禍福固不可測也凡夢之吉者當思
敬迓而不驕夢之凶者當思消弭而無忽豈
可決諸庸術之口哉噩愕舍釋難那

周禮集註

春官

卷一

眠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
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闇六曰曹七曰彌八
曰敘九曰濟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興行事
歲終則奠其事

輝日旁之氣也祲謂邪氣浸淫侵犯陽精象
謂陰氣附日凝結成象鑄謂黑氣如鑄橫刺
於日監雲氣臨日如冠珥也闇陰氣蔽日而
晝晦也曹陰氣蔽日而不明也彌如白虹彌
天而貫日也敘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濟

蟬螻上升於日旁也想雜氣有形色可想也
察此十者之吉凶以詔王而脩德救政焉安
宅敘降者下安地之所居上敘天之所降也
行事謂行安宅敘降之事幣斷也計其吉凶
之中否也運運猶災祥慶隨子兮切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
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
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說作六辭以

周禮集註

春官

金一

刑

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
會五曰禱六曰誅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
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辨九
祭一曰命祭二曰行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
曰振祭六曰掃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
祭辨九摯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
振動五曰吉摯六曰凶摯七曰奇摯八曰褒摯
九曰蕭摯以享右祭祀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
執明水火而號祝隋纛逆牲逆戶令鐘鼓右亦

周禮集註

春官

牛一

如之來譬令皋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大喪始崩
以肆鬯淵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祔付練
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禘祠大師
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
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
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建邦國先告后
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於邦國都鄙
告神之辭曰祝順祝謂三才協順年祝謂五
穀豐登吉祝謂斂福錫民化祝謂化被六極
瑞祝謂四靈畢至筴祝謂龜筮協從類者倣
其禮而祭之造者至其所而祭之禴所以禳
凶歲禴所以禱水旱攻如擊鼓以責群陰說
謂自責爲民解說辭者交接之言辭命者王
言之號令誥謂告諭臣民之辭會謂會同誓
衆之辭禱則禱神以祈福誅則哀死而述行
號者尊其名爲美稱也神號如曰皇天上帝
鬼號如曰皇祖烈考示號如曰后土地示牲
號如牛曰大武靈號如黍曰薌合幣號如幣

曰量幣是也皇尸祭食之法其禮有九命祭者尸坐祝命尸取韭菹以祭也衍祭者尸取黍稷切肺以祭也炮祭者尸取所炮之豚以祭也周祭者依穀之序而徧祭也振祭者取魚腊濡鹽而振之也濡祭者取肺肝濡醢而祭也絕祭者刲肺絕本而祭也繇祭者刲肺之大本而終之以祭也共祭者尸所當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也拜之禮亦有九稽首者首至地而稽留頓首者首叩地而卽起空首者首至手而不相接振動者戰慄變動以首叩地也吉拜者拜而後稽顙曰拜者稽顙而後拜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者俯下其首而肅之也享謂朝獻之類右謂侑食之類祭祀謂祭天祀地之類此九拜者各因其宜而施之也明水以鑑取於月者明火以燧取於日者號謂六號祝謂六祝相尸禮詔其坐作延其出入也言猶語也有疾病則大祝爲禱辭語旬人使禱于籍田之神也祔爲祔

廟練謂小祥而練祥謂大祥之祭掌國事者辦護之也王與諸侯會同出則告於廟社所過則祭于山川歸則釋奠以告至焉新創邦國之城則以牲幣祭告于后土邦國都鄙之祀當祀者在所督不當祀者在所禁卽所謂頒祭號也丘氏曰隋尸之祭蠶爲血之事逆牲裸後王出廟門迎牲逆尸向祭之晨王出廟迎尸右勸尸食又曰大師必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故有宜社造祖之祭及軍之所

在必設軍中之社於其地以事類而告上帝國有事於四望則將戰地之四望與軍有功歸而獻捷於社則必先告神祝之秀以莢初革切祠當作辭攝而泉切隨許規切擇古拜字羣豪付當作祔舍釋

小祝掌卜祭祀將事侯禋禘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旱疾大祭祀逆蠶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微贊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灋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齋之奠

分禘五祝大師掌釁祈號祀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内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候以候福之將至禳以卻禍之方來禱以先事而求祠以後事而報此皆祭祀之小者小祝將事則掌其祝號焉禘與弭同恒風恒賜皆咎徵也故祭以寧之大哉寇戎爲民患者也故祭以弭之天降罪罰札瘥其民爲國者所當恐懼也故祭以遠之送逆尸送其往而

周禮集註

春官

空

迎其來也熬穀設於棺旁以惑蚘蟬也銘書死者官爵姓字以識之也分禘五祀告王喪之行也軍行斬牲繫鼓而祈成功故曰釁祈保郊以防患祀社以弭兵也侯讀作候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舍啓及朝御匱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號祝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勸謂執詔倡率前引也防謂執技以防傾側也辟謂除菽塗柳也令啓者令役人聞之也朝謂將葬而朝於廟乃奠者朝廟之奠也祖謂既朝而祖於庭飾棺設帷幃之屬也代者喪祝二人更相代也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王弔公卿大夫之喪則祝與巫以桃茢居王之前勝國邑謂亡國也亡國之社柝其上而焚其下以示戒於後王也斂飾棺斂諸有司所當共者也朝直遙切賈樞說吐活切

周禮集註

春官

空

詔道披開敢才官切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禘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鑑獸舍奠于祖廟乃斂禽禘牲禘馬皆掌其祝號

貉或作馮兵祭也立表以祭故謂之表貉四時之田必在近郊然亦告于祖禘者以人君出入不可不謹也師甸用衆以田也既田則虞人植旗于所禘之地令獲者各致禽于其中甸祝會而祝之以類相從鑑饋也以其所

獲饋于郊薦于四方入又釋奠于祖禰以告至也斂禽斂以入于腊人也禱禱也又以所獲祭牲牢之神求其博碩肥腍也祭馬祖之神求其蕃息肥健也查釋桐朱椅二音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禱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周禮集註

春官

奎

既盟之後而有渝盟以負于神故敘國之信以詛之也質成也劑盟載之約也

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菹館凡祭祀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巫恒巫之有常者也魯論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豎大旱而舞雩以禱雨也大裁而造巫恒求所以祈禳之術也主神所依也匱盛主之器也道布神巾也菹以茅為藉館所以

承菹若今之簋也祭而瘞牲玉司巫守之禮畢乃去人死則魄歸于地魂升于天故喪事則巫掌降其神焉匱丹菹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洱以除疾病王弼則與祝前

望祀者望而祀之望衍者望而延之授號者授以所祭之名號也游魄無依能為淫厲束

茅以招而祭之冬者歲之窮設祭於堂以贈送厲鬼無方者東西南北惟所往無算者醴

周禮集註

春官

奎

齊多寡惟所用春陽既來則亦設祭以招吉祥得禱崇而疾病可除矣

女巫掌歲時祓除潔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巫祝前凡邦之大裁則歌哭而禱

祓除如土也竹祝之類潔浴以香草薰浴去汗穢也興祝言與文祝也歌以致神哭以祈

哀也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群有司而反命以王命

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
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
展而受之

祭祀之時王有故而不與則命祭僕代行祀
事既受王命則凡執事於祭所者皆警戒之
既戒則百官之供具皆糾察之已祭則帥有
司而復命焉與祭有司敬其事者以王命勞
之有不敬者以王命責之也小廟高祖以下
廟也同姓之國有先王之廟者賜之禽使自

周禮集註

春官

卷一

祭也臣有祭祀歸祚于王則錄示其牲醴之

數也與遇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掌三公及
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
驅大祭祀朝覲沃盥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
掌事如大僕之法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
大僕

小命小事之命令也小法儀揖讓周旋之節
也復者有報乎上逆者有言乎上燕服位王

退朝而適寢則正其服與位也燕出入若遊
觀諸苑也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綬復
于四郊

復謂始死招魂復魄也古者人死則使人以
其上服升屋復危北面而號曰臯其服遂以
其衣三招之乃下以復尸冀其復生也于祖
于四郊皆其平生所有事之處也復于祖廟
以所服之冕服復于四郊以所乘之車綬冀

周禮集註

春官

卷一

神魂識之也綬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櫛上象
大常也綬當作綬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櫺柎再重設車宮轅
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其人
門凡舍事則掌之

會同之舍王巡狩則會諸侯於方岳之下王
不巡狩則會諸侯於方明之壇所至不可以
無舍也櫺柎行馬也王宿險阻則列車爲宮
而以轅表門王宿平陸則築壇壝土爲宮而

以戟爲門王之暫息則張帷爲宮而植旌表門王行所止無宮則陳列兵衛立長大人以表門程陞桓戶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禮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禮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禮案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凡喪王則張帝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

周禮集註

卷官

卷一

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次猶舍也舍者久留之辭次者暫止之義法大小丈尺也大旅非常之祭也禮案以爲爲案也皇邸設鳳羽于板以爲屏風也朝日拜日於東門外也祀五帝祀之於四郊也王不宿于外故張大次以候止息小次以候行禮重禮案謂複帝重案謂案上設重席也上師田王出師田獵也下師田諸侯相與田獵也有邦事以王命出使四方也凡喪王與諸侯孤

卿大夫之喪也張帝柩上承塵也旅慕衆助祭者所居也尸次尸所居更依帳也射禮兩入爲一耦張次於洗東以待耦升射也丘氏曰先王設掌次之官其意若曰帷幕帷帝所用非一次用罷微之而復用其爲費亦少矣後世離宮別館竭萬家生養之資爲一日巡幸之備嗚呼無怪乎生民息肩之無日也張帳禮案亦

周禮集註

卷官

百

幕人掌帷幕幄帝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帝綬大喪共其帷幕帝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帝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布爲之四合曰幄生上承塵曰帝皆繒爲之綬絲也帷幕幄帝皆以綬連繫之也大喪則張帷於堂張幕於庭帝在柩上亦以綬繫之也鄭氏曰帷上無帝王有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帝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咸讀爲函老臣雖杖於朝祭祀尚敬與祭則去之而以函藏之既事乃授之軍旅授有爵者杖尊其爵以御衆不必老也齒杖王所以錫老臣之杖也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

夫遂陽遂也鑒方諸也二者皆鏡屬而其體

周禮集解

春官

百

有方園之不同先王於天地宗廟社稷之祭以陽遂取火於日以方諸取水於月蓋欲得陰陽至精之氣以將其誠致其潔也明盥以明水爲盥盛也明燭用明火照饌陳也明水以明水爲玄酒也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墳燭樹於庭中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也中春將出火之時脩火禁備延燎也軍旅萬里所聚脩火禁備焚焚也屋誅謂不殺於市而誅於甸師氏屋舍中者也鄭司農以爲夷三族

其說非是三代以仁得天下未有夷族之刑也竈爲墳以埋其尸也謂之明竈者言其姓名揭於墳上以識之也中仲

司烜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燿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周禮集解

春官

百

行火猶用火也四時變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四時之火各以其時則民疾可救矣建辰之月火星始見因出之以宣其氣建戌之月火星之伏因內之以息其氣祭燿以報始饋燿出火者國中不謹而致失火野外不謹而致焚萊則施刑罰以懲之焉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皆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於其凡

外祭毀事用尢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牲體之完也毛色之純也陽祀郊廟也陰祀地社也望祀岳瀆也騂者赤色之盛騂者黑色之微方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也尢雜色也外祭表貉之屬毀事候禋之類散牲繫于國門不繫者非時之祭也殄全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二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

周禮集註

春官

夏

使養之展牲則告牲碩牲則贊

五帝先王之祀享大祭也其牲繫于牢閑則充人躬親養也司中司命山川之屬散祭也其牲繫于國門則使守門者養之也展祭視也告牲告其牲體之完具也碩牲告其牲體之博碩也鄭氏曰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

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徭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簠以待事

公牛官牛也享牛獻神之牛求牛索祭之牛職所以繫牛也犒牛犒師所用奠牛遺奠所用兵車載什器餼糧也牽徭所以挽牛居前曰牽在旁曰徭任猶用也互所以懸肉盆所以盛血簠所以受肉職讀為特一作棧徭去

周禮集註

春官

高

聲養老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臘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騂可也凡相犬率犬者芻焉掌其政治

犬牲以犬共祭也伏謂較祭之時伏犬而以車轅之也瘞祭地必埋其牲也幾祈珥珥沈以祭川辜以磔門騂雜色相犬相其毛色而擇其可共祭者也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嘽旦以嘽百

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凡祭祀而禋絜其雞牲

辨其物辨其孰為陽祀而其騂孰為陰祀而共黝也呼旦以警百官使之夙興也而非一方也禋以雞牲却裁禍也絜以雞血厭妖怪也噍呼絜叫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禱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凡沈辜候禋絜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

周禮集註

春官

夏

其賈買牲而共之

羔小羊也飾羔飾之以纁以示敬也登升也升首于室以報陽也法羊賓客牢禮之法所用也積謂積柴也禋祀燂燎實柴也布泉也羊人之屬有賈二人能知物賈故使買而共之賈古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禋飾其牲繫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狗陳祭祀贊羞受徹焉

羞進也羊肆體解而薦腥也羊殺燂牲而薦熟也肉豆切肉于豆也珥者珥裁之祭新者

求福之祭邦器鐘鼓叮嚀之屬軍器戈戟鐸鏡之屬斬牲狗陳以示違命者亦如此牲也始祭進饌則贊之祭畢徹器則受之丘氏曰沈祭川辜磔牲以祭候禋候四時之惡氣而禋之飾牲被羊牲以文彩肆剔陳陣

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盛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周禮集註

春官

夏

米非一物故曰米物盛盛之米以實簠簋則共之饌人而炊之牢禮之米以實簠簋則共之掌宰以致之米事謂春榆餼祿之事也饌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六食六穀之飯也祭祀賓客饗食皆有飯春人春其米而積之饌人炊其米而熟之也犒人掌共內外餽食者之食若饗老若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饗祭祀之犬

內朝路門外之朝外朝司寇斷訟之朝冗散也冗食者留治文書之人也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也士者嫡子庶子其支庶也

周禮集註三卷終

周禮集註目錄

政官之屬元有六十九

大司馬 小司馬 軍司馬 典司馬

行司馬 司勳 馬質 量人

小子 羊人 司燿 掌固

司險 掌疆 候人 環人

挈壺氏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 司士 諸子

司右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周禮集註目錄 夏官

方相氏 大僕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 弁師 司甲

司兵 司戈盾 司弓矢 緹人

橐人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校人 趣馬

巫馬 牧師 廋人 圉師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彤方氏 山師 川師

師	匡人	擯人	都司馬
家司馬			
今訂定政官之屬五十七			
大司馬	小司馬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都司馬	家司馬	司門
司關	掌節	掌固	司險
掌疆	候人	環人	大僕
御僕	懷方氏	合方氏	大馭
司右	戎右	齊右	道右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銜枚氏	挈壺氏	方相氏
隸僕	虎賁氏	旅賁氏	司甲
司兵	司戈盾	繕人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
校人	馬質	趣馬	巫馬
牧師	庾人	圉師	圉人
司隸	罪隸	蠻隸	閭隸
夷隸	貉隸	周禮目錄終	

周禮集註

刑部尚書江何 喬新 集註

夏官司馬第四

司馬爲國典兵者也官以馬名者兵之所資莫急於馬也兵之爲用尚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兵不可瀆瀆則有不戢自焚之禍兵不可廢廢則啓內訌外侮之憂先王寓兵於農因井田之法以制兵因田獵之制以講武此所以能禁暴而靖亂保大而定功也

周禮集註

夏官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國之大事何莫非政而獨戎政謂之政者用兵征伐以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平邦國者王者之師非有他求惟欲使強不得以凌弱衆不得以暴寡而人皆得其平所謂天討也

政官之屬

大司馬

卿一人

小司馬

中大夫二人

軍司馬

下大夫四人

與司馬

上士八人

行司馬

周禮卷五

夏官

二

按

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與衆也行列也管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蓋本於此史十有六人胥二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與他鄉異者以犬馬總六軍故獨多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

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成周之制兵籍具於司徒行征則屬之司馬故五人為伍即五家之比五伍為兩即五比之問四兩為卒即四問之族五卒為旅即五旅之黨五旅為師即五黨之州五師為軍即五州之鄉居則為比問族黨州鄉出則為伍

周禮卷五

夏官

三

按

兩卒旅師軍凡擐甲而即戎者皆前日之農也秉麾而馭衆者皆前日之卿大夫也兵無坐食之費將無握兵之權此先王之制所以為善也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出車千乘也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出車五百乘也次國二軍二萬五千人出車三百三十三乘也小國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出車一百六十七乘也李氏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

不改置卽吾吏也有事則殿之於行陳事已
則歸之於田里無招收之煩而數不缺無廩
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
兵壘壁以聚之倉廩以生之群氓類坐而不
使補死填亡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
足兵也

都司馬

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周禮集註

夏官

四

都司馬王都之軍賦者也

家司馬

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正猶聽也公司馬謂國司馬也卿大夫之有
采地者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
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

司門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
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門掌王城之門謹啓閉以防姦竄客造門
則以告也

司關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
四人

關境上之門也貨賄出入則司之賓客往來
則通之

周禮集註

夏官

五

掌節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

節信也行者持之則門關無幾今時之制門
關雖無節然必比號而後得行猶古意也自
司門至掌節舊在司徒丘氏從之吳氏以爲
當屬司空愚皆未以爲然蓋司關以察奇袤
掌節以達往來正與掌固司險之職相類故
取而麗于司馬丘氏書無中士四人有下士

四人

掌固

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固封疆之固國所依阻也設官掌之使築城郭濬池隍以防外侮也

司險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險山川丘陵之阻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

周禮集註

夏官

六

以示形勢之勝警奸雄之心也

掌疆

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疆界也王者立國四境各有界域設官掌之使慎固封守不相侵軼也

候人

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候人掌候迎賓客者先王於四方之賓客來

則委積以迎之去則授節以送之故設候人之官以治其事也

環人

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王氏曰巡察內外若環之相循而不窮故命官曰環人丘氏書中士四人下士同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僕

周禮集註

夏官

七

下大夫二人

御僕

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僕侍從之官大僕其長也

懷方氏

中士八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懷徠也主懷徠四方萬國使之慕德感義也丘氏書史四人

合方氏

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猶協也主協和萬邦使同其好惡也

大馭

中大夫二人

大馭卽玉路之僕馭之最尊者也

司右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

周禮集註

夏官

八

言

右謂有勇士之士充群屬車之右者也

戎右

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戎右與君同車在車之右者也古者選右必

先之以卜非卜吉者不得與也

齊右

下大夫二人

齊右充玉路金路之右者也臨川王氏曰金

路以賓亦謂之齊車齊正所以承祭祀王敬

賓如祭故也齊齋

道右

上士二人

道右充象路之右者也

戎僕

中大夫二人

戎僕馭戎車者也王乘戎車以出則戎僕馭

馬

齊僕

周禮集註

夏官

九

言

下大夫二人

齊僕爲王馭金路者也

道僕

上士十有二人

道僕象路之馭也

田僕

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木路之馭也木路以田故謂之田僕王

氏曰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名官曰馭而戎僕

之馭戎路齊僕之馭金路道僕之馭象路田僕之馭田路皆以馭爲職而名官曰僕不曰馭者所以尊玉路也

馭夫

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馭夫所以馭貳車從車使車者也其車旣衆非多其貢則有所不給故以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爲之也

銜枚氏

周禮集註

夏官

下士二人徒八人

枚狀如箸師旅之行人各橫銜其一爲之繯以結於項所以止喧也

挈壺氏

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壺盛水之器也先王分十二時於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十二時而爲百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夜於是立挈壺氏之職焉

方相氏

狂夫四人

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懼之貌王索室而驅疫者也丘氏曰陽勝則爲狂陰慝則爲疫因四方而驅疫亦厭勝之術方相並去聲

隸僕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隸僕王廟寢之潔除非多其人則不給於用故其徒至四十人也

虎賁氏

周禮集註

夏官

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

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虎賁宿衛王宮者也虓猛如虎疾走爲賁故謂之虎賁虎士八百人天子之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虓驍

旅賁氏

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旅賁主旅力而衛王者虎賁旅賁皆曰氏蓋世典其職者也

司甲

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甲今之鎧司甲即所謂函人也

司兵

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兵受戕戈矛之屬也

司戈盾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戈盾

夏官

主

羽

戈今之戟盾所以為藩衛者也

繕人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繕人掌繕治兵器者也

射人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射人掌賓射大射之儀者也

服不氏

下士一人徒四人

服不謂獸之驚猛不服者能擾而服之也

射鳥氏

下士一人徒四人

鳥謂鳬鴈之類射之以共膳羞也

羅氏

下士一人徒八人

羅氏能以羅網捕鳥者

掌畜

夏官

主

畜

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畜養也鴻鵠鵠雉之屬可以共祭祀備膳羞者歛而養之以備用焉

校人

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用木相交為圈檻以制禽獸之出入謂之校

校人馬官之官主馬者必校視其肥瘠整良

也呂氏曰自黃帝堯舜觀象立制服牛乘馬於是馬始爲用考三代之制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立國制賦之法莫不以馬爲本所以乘馬之法在古今最爲精密然大而天子次而諸侯下而大夫乘馬之數多寡不同細考當時之數所謂牧養之法有養之於官有藏之於民如丘甸歲取馬一匹之類皆是藏之於民不仰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征伐臨時徵召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

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是養之於官者舉此一什論之便可見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說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騶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宗及論如何便及成周全盛乘馬之數所謂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所謂騶牝三千舉通數言之又以當時春秋戰國論之如鄭西宮之亂于國爲盜所殺子產以車十

七乘出討賊子產當時謂之百乘之家若是徵求馬於郊野之間盜賊卒至如何便得集所謂十七乘之馬乃是養之於家者以此數事論之三代馬政固有在官者亦必有在民者數之多者在民平時無芻秣之費數之少者在官征伐無不至之虞當時制度最爲詳備到漢家所謂三十苑之馬亦官司所養之馬若是其他郡國民間養馬雖多亦是養之於民如衛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有所謂私馬則其制尚存到後周隋唐之間治兵之制天子閑廐監牧馬非不盛然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府兵自買馬若是不過衆人共出錢買馬以此知尚有古人遺法後來兵法之漸壞府兵貧不足以買馬然後方以監牧之馬給之乃是制度之壞如此較效

馬質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質平也買馬而平其價直者也賈嫁

趣馬

下士阜一人徒四人

趣馬趣養馬者也周公作立政之書於賤有司宜在所畧而虎賁綴衣趣馬搗僕與三事並列而言之蓋其職雖微且賤而於王最近且密也為人君者非臨朝聽政之為難而深居燕坐之易肆也非前輔後弼之為難而潛消默奪之易入也侍御之臣咸擇忠良之士

周禮集註

夏官

卷六

三百六

七

則所以養成君德豈淺淺哉趣七口反

巫馬

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

十人

巫知馬祟則祭之醫知馬病則療之故連類在此丘氏書徒二十人

牧師

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牧師主芻牧群馬而頒之校人者也

廋人

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廋之言匿也以閑者馬之所隱也

圉師

乘一人徒二人

圉人

良馬匹一人騶馬麗一人

養馬之所曰圉乘四匹也曰圉師者其長也

曰圉人者共芻牧者也麗耦也

周禮集註

夏官

卷七

三百六

七

司隸

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

二十人徒二百人

隸給勞辱之役者司隸五隸之長也司隸與

五隸舊在秋官吳氏以為當麗于此

罪隸

百有二十人

罪隸盜賊之家為奴者

蠻隸

百有二十人

蠻隸征南夷所獲也

閩隸

百有二十人

閩南蠻之別

夷隸

百有二十人

夷隸征東夷所獲也

貉隸

百有二十人

貉隸征東北夷所獲也梁氏曰諸隸皆言百

有二十人以設法之大然而言爾或所得人

數之過多不必使之他屬或所得不乃豈亦

不必以他人補之凡六官所言府史胥徒其

人數多寡大槩倣此或權設或借用或兼職

未必拘也劉氏曰罪隸者中國之罪民籍於

司隸而奴之也蠻閩夷貉者四夷之類名蓋

非一種也其擾於要服則執以爲隸其管服

周禮集註

夏官

大

司馬

五

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官及野舍之

厲禁示德化之廣遠也故用之搏盜賊役煩

辱積任器助牽徬皆其罪之所宜施爲也役

官府掌使令役校人養鳥獸牧牛馬審禽獸

之言皆其俗之所素習也聖人之於萬物莫

不極其宜者用五隸以見之焉貉貍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

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

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

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

國均守平刑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

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胥之賊賢害民

則伐之暴內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

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

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

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歛之

制九服之畿封五等之國則地之小大正矣

設宮室車服之儀辨尊卑貴賤之位則分之
上下等矣有善行者進而擢之有治績者興
而舉之所以作新人才也九州建牧以爲之
長列國立君以爲之監所以維持萬方也制
軍以守其封疆設禁以詰其凌犯所以糾繩
列辟也施貢則各以其所有分職則各以其
所能所以任其財力也簡鄉民之強弱稽鄉
民之衆寡然後衆可用也均其地之守平其
法之則然後邦國安而不危也大國撫小國

周禮集註

夏官

三

以恩小國事大國以禮然後邦國和而不乖
也諸侯襲王度失臣禮則有九等征伐之法
以正之焉以強凌弱謂之馮以衆暴寡謂之
犯背者削其封疆之四隅也賊其賢則傷義
害其民則傷仁伐者聲其罪以討之也內而
暴其國外而凌其鄰則壇之謂置之空壇之
地而更立其次賢也野荒蕪而不治民離散
而不安則削之謂削其封域也恃其國之險
阻而不服上之命令則潛師以侵其境也賊

周禮集註

夏官

三

三十五

殺其親人倫之大惡也故正名定罪而誅之
放弑其君大逆而不道也故夷其黨諸其官
而殺之犯上之命干上之法則杜絕其人而
不通也內外之親交相淫亂如鳥獸之聚麀
則戕滅其類也政象之法謂九法九伐之類
也○又按鄭氏本此下有乃以九畿之籍施
邦國之政職及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二段
俞氏以爲九畿一段是職方之九服也其曰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者美文也令
賦一段與小司徒均土地章同其制數亦小
司空之事也吳氏之說亦然故於此刪之并
去其美文而歸之司徒比音必次也馮平賁
省壇憚行幸糾九鄉向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
辨鼓鐸錫鈇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
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鈇兩司馬
執鐸公司馬執錡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
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

禽以祭社

此因春蒐而教兵也以旗致民謂植旗而期民於其下也鐸鐃鈇皆似鈴而有大小之異提者馬上鼓有曲木可提而擊也公司馬伍長也有司肆師甸祝也蒐搜也春時鳥獸字乳搜取其不孕者於取物之中存愛物之仁也將田之初有司行表貉之祭司馬以軍法誓民遂鼓而圍之火弊者火止也春田王用火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以禽祭

周禮集註

夏官

主

二十六

社以土方施生而有所也中仲陳陣銃梳實

遼貉陌蒐搜

中夏教菱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其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杓

此因夏苗而教兵也菱舍草舍也軍有草舍之法以防寇敵車兵車徒步卒撰數擇之也

讀書契者以簿書校錄軍實也又曰述事爲

書合驗爲契讀則聲於衆也號名謂以旗幟

相別如下文所云也帥謂六軍之師以門名

者旗幟如其門所樹者也縣鄙謂縣師鄙長

也以其名者各以其官名之也家謂鄉大夫

之家以其名者各以其美稱之號名之也鄉謂

六鄉以州名者各以其州名之也野謂六遂

以邑名者各以其邑名之也百官謂以職從

王者也象其事各以所治之事名之也菱舍

周禮集註

夏官

主

二十六

之教乃後世下營之法皆以辨軍之夜事聲

聞相別所以防奸細及間諜也夏田曰苗所

以除禽獸之害苗者車弊謂驅獸之車止也

夏田王用車示所取物少也杓謂薄物以祭

亦宗廟之夏祭也菱援杓約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

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

野載旐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

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

初

此因秋獮以治兵也旗物所以作戰載猶建也九旗之物皆畫號名事之象以相別也兵法夜獸多火鼓畫戰多旌旗是畫之相示者以象夜之相示者以聲故旗物有龍虎鳥蛇之文所以待晝事有號名事之象所以待夜事也獮殺也秋田爲獮順肅殺之候也羅弊網止也秋田王用網初四方報成萬物之祭也句解曰日月爲常交龍爲旂軍吏即軍將

周禮集註

夏官

王官

也熊虎爲旗師都謂孤鄉之泣衆者通吊爲旌鄉遠六鄉六道之大夫雜帛爲物郊野邑之吏也龍爲旂爲鳥爲旂事謂所掌之事號謂所掌之書於旗也其他一如春教之法蒐田一如秋蒐之法網止致禽初謂祭四方以報成百物也旂旂旌旌旌趙旌於獮

旂初方

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

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鐸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以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撓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退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

周禮集註

夏官

王官

三官

備

乃鼓退鳴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此因冬狩而教兵也仲冬農隙故講武之法尤詳於三時萊除草以便馳驅也表立表以正行列也百步立一表三表則二百步又五十步立一表四表則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南爲前表北爲後表建旗後表之中謂第四表之中央群吏各帥其民皆至而致之於大司馬也質明弊旗正明而什其旗也先期戒衆既戒而後期者可誅陳師誓衆

自晉而達命者可斬軍法尚嚴故也中軍中
軍之將擊鼓鞀以令鼓所以作士氣也司馬
兩司馬振鐸以作衆也及表乃止謂自後表
至第二表也三鼓旆鐸者掩其口而振之車
徒皆坐者止行而息氣也又三鼓而車驟徒
趨及表乃止者謂自第二表至第三表也又
三鼓而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者謂自三表至
前表也鼓戒者謂戒攻敵也每鼓一闕則車
一轉徒一刺至三而止象勝敵也鳴鈇且卻

周禮集註

夏官

三

備

卒長鳴鈇以止鼓而退兵及表乃止謂退自
南表至北表而止也據座闕揆鈇二音行平
聲

遂以符田以旌爲左右和之謂之各帥其車
徒以敘和謂左右陳車徒有各帥之於卒間
以分地而後有屯百步有司之其前後隊野人
爲之易野車爲主旆旆乃逆之車有司表
路于陳前中軍以鞀令鼓出人皆三鼓司馬
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板而進大獸公之

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
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冬田曰狩言守而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
立兩旌爲之取師克在和之義也以敘和出
者次第出和門也左右者或出而左或出而
右也有司平之者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
列也旗居卒間以分地者群吏所載之旗各
有分地而調其部曲之疏密也前後有屯百
步者車徒異群相去如是之遠也有司巡其

周禮集註

夏官

三

三百六

定

前後者鄉師又巡行列使不紊也險野山阜
險阻以步卒居前則足以衝突易野原野平
夷以兵車居前則足以營衛車徒旣排成陣
驅車者驅出禽獸使趨獲也逆車者逆要之
使不出圍也大獸輸於公小獸以自界先公
後私也得禽獸者取左耳以計多少而論功
也及所弊至旌什之處也疾至擊鼓曰賊賊
震也譟譟也鼓賊徒譟象勝敵而喜也冬狩
以徒爲主故曰徒乃弊聚所獲之禽獸因以

饁祭四方之神于郊入以獻于先王也冬祭
曰烝愚謂四時講武名雖不同事則無異春
辨金鼓夏辨號名秋辨旗物冬立表戒誓教
戰莫不皆然四時冬舉一事特互言以見義
耳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
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子不復用兵
之意也故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鳥
獸魚鱉皆由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天物
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杓祀祊享烝而行

杭分慎由合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
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鑿王及軍器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砥事
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
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師帥王巡守會同之時也大合軍司馬起師
以從王也救無辜仁之王也伐有罪義之盡
也大師謂王親征也戒令行軍之約束也大
卜古出兵吉凶則臨之既得吉乃遷祖主
及社王載之齊車在軍衆執事者殺牲取血
涖則以塗王及軍器則神之司馬帥而臨視
之致聚衆也比軍衆校其軍數之多寡也巡
陳砥事察其有功無功者而施賞罰也戰而
勝則執律以聽軍聲秉鉞以爲將威先愷樂

王車以歸於廟社也
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
要以待考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
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
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戰而敗績士庶子必與死與傷者王親弔其
死者而問勞其傷者皆司馬相其禮也人役
築城邑也築城本封人之役而司馬爲之度

形勝計高卑與其謀慮也屬主役之官屬其
植欲知人之多寡要計功之簿受其要欲知
功之差等待考而誅賞焉大射王將祭社于
社宮以選賢也時有諸侯來朝大司馬則合
諸侯為六耦以射三侯大祭祀謂六享也羞
牲魚以魚為牲而進之也授其祭授尸賓所
當祭之物也平士大夫一群臣之喪服也王
喪以馬祭者蓋遺奠也奉猶送也送至墓告
而藏也

周禮集註

夏官

三

三百三

小司馬之職掌

此下有闕文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
馬之法

小司馬大司馬之佐也所掌軍旅之制攻戰
之法必詳而札爛文闕不可考矣

軍司馬闕

典司馬闕

行司馬闕

先王制禮導民吉凶賓嘉之禮達于天下而
軍禮獨藏于司馬周禮於庶官職掌纖悉畢
具而小司馬之職僅舉其畧軍司馬典司馬
行司馬徒列其名得非軍法尚密而權謀術
數非所以為教邪今武經七子有司馬法雜
以稷苴之說然其書文古而意深亦載九伐
之法中間亦有格言安知非古司馬之遺文
而兵家者流附以用兵之權畧歟

周禮集註

夏官

三

三百三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

戒令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衆庶都之卒伍也車馬兵甲都之所共也政
謂賦稅也學修德講道也聽者師田之類聽
大司馬之令而奉其節制也丘氏曰古者國
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校
受教於司樂進在土朝受教於師保氏入而
宿衛有官伯按其在板者而教之出而守禦
有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出入進退教未
嘗不行其間非若後世之教止於庠序而已

家司馬亦如之

都家司馬職雖不同然掌其戒令掌其政學

而聽令於大司馬則一而已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牡紫馬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管鑰鍵牡也國門王城之門昏而授鑰以閉門晨而授牡以啓門幾察也不物謂奇言異

周禮集註

夏官

三

三百四十

服也正猶稅也犯禁奇財異物之違禁者舉之沒入之也舉犯禁者之財物以養死政者之老孤也歲時之門受其餘祭門則受其胙也朝聘之賓客至門則告于王而以禮迎之

正征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屢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飲則則爲

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國貨之節通貨賄之璽節也以聯門市謂自外入者通之門與市自內出者通之門與關治者治其闕爭禁者禁其欺詐征者征其出入之貨屢者賦其市地之屢貨不出於關謂出私道以避稅如今律所謂關不由門津不由渡者也舉者沒其貨罰者撻其人貨賄不犯禁當達之者則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數乃聽其出也凶荒疾疫之時雖不收商稅猶必譏察以防姦也敝猶至也傳如今移過所文書節傳出內以節送其往來也傳轉敝叩

爲去聲內納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周禮集註

夏官

三

九十九

蕩經基

邦節謂玉節角節之屬辦其用者或用以守或用以使也玉節以玉爲之君子比德於玉也角節以犀角爲之取其銳而觸姦也山多虎故用虎節平地多人故用人節澤多龍故用龍節三者皆以金爲之而鑄其象也籥竹也以竹爲函加以畫飾而盛其節也符節如漢之詔符璽節如今之印章旌節所謂析羽爲旌也有期以反節立爲期限事畢則納掌節也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節無節則門關道路必幾察以防姦細而不使行也蕩

則因之

國國所依阻者也浚溝之土以爲城鑿池之土以爲郭外有渠以通水而植木其上皆所以爲固也頒謂使士庶子以所守之地董衆庶適以爲守也飾器甲兵之屬設之以聳觀瞻備非常也分財用以給守者也均稍食以養守者也任萬民以共濬築之役用材器以給守禦之需凡守者各致其守不可以有移也然或甲兵有時不足用力役有時不足共財用有時不足給則移其所有餘贊其所不足非此三者則不得妄離部伍也國有司掌固也畫三巡夜亦如之此掌固設法與所守之處也鑿戒守之鼓夜三鑿以號戒謂擊鼓夜行號呼使戒守也若造都邑謂都鄙之采邑則修城郭溝池以爲固而爲守之法若有山川丘陵之險則因之而不必濬築以勞民也鑿威竟境通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

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限國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在國曰固在野曰險九州之圖謂地理阻阨之圖也觀其圖而具知山林川澤之處也知其阻阨於山川則爲之開鑿於川澤則爲之橋梁所以通其道路也五溝謂遂溝洫澮川五涂謂徑畛涂道路樹之林作藩落也有故謂喪與兵也閉絕要害之道以備姦寇也阨

周禮集註

夏官

卷六

百七十二

隘音貴畛音珍軫

掌疆闢

易氏曰千里王畿畿之境謂之疆載師所言大都之田任疆地是已而邦國都鄙亦有畿疆之制大司空所言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已此官雖逸而以司險推之則掌王國之疆以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審矣

候人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於竟

方之道治四方賓客之來則掌其道路之治也禁令備姦宄之法也四方各設其官以候朝聘之賓客蓋選卒徒爲之也方治謂其方來治國事者候人帥其使而造于朝及其事竣而歸又送之出竟也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謀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致師者犯敵以誘其出也軍慝者懷詐潛入我軍也環四方之故謂四方有兵戎之法則

周禮集註

夏官

卷六

仇

環而巡之也巡邦國察陰謀也搏謀賊防反間也訟敵國者敵兵來侵則與之訟曲直也揚軍旅者揚其兵威之盛以懾敵也降圍邑者城邑被圍欲降者則受而降之也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砥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

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王祗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祗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正王服謂王所當服也正王位謂王所立處也出大命則宣之於外入大命則納之於內復有所報白也逆有所陳奏也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非特以為祗朝早晚之節亦如後

周禮集註

夏官

卷一

世之登聞鼓所以待困窮無告之民四方急遽之令也御僕御庶子皆直事鼓所者大僕聞鼓聲則速迎此二官受其事以達於王也王出入乘車則自車之左馭而前行也師田救日月皆王親鼓而大僕贊之戒鼓擊鼓以警衆也傳達于四方聞鼓聲者遍擊鼓以相傳報也首服之法謂免髮笄總長短廣狹之度也辭於公卿告以不祗朝之意也太太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

祀相盟而登大喪持翼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逆復解見上文盟所以潔其手登升其牲體於俎也翼帟之飾器也形如扇以木為表燕令燕居時之令也序更也守路鼓以待達窮民與遽令也翼蔽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遠方之民謂蠻夷鎮蕃也來謂招勢以禮懷

周禮集註

夏官

卷一

三

坤

遠以德使之自至非誘而致之也方貢遠方之所貢遠物遐荒之所產也送其往迎其來為之禮而不鄙夷之也達之以節者以旌節達其人以璽節達其物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好也

令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達其道路者津梁以時修治往來不至阻絕

也通其財利使懋遷有無以相濟也同其數
器使權衡之輕重無異同也壹其度量使丈
尺釜鍾之大小皆齊一也除其怨惡使誼信
修睦不相侵伐也同其好善使敦仁尚義不
爲奇衮也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祀馭王自左馭馭下祝
登受轡犯輶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
兩軹祭軹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
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周禮集註

車官

平

三

王出郊以祀則乘玉路以行輶者封土象山
以菩芻棘栢爲神主既祭以車轡之而去喻
無險難也王自左馭者馭當下車祝神故王
自馭以制馬使不行也祭已馭升車而受轡
遂驅車以犯輶僕卽大馭也軹謂轂末謂
軾前將犯輶之時王以祭餘之酒酌之大馭
左手執轡右手祭轂末及軾前然後飲之堂
上謂之步門外謂之趨行欲其舒故工歌肆
夏之詩以節其行趨欲其疾故工歌采薺

詩以節其趨和鑾皆金鈴也和在軾鑾在衡
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舒疾中節乃馭路
之儀也輶跋軌範

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
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
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群右謂戎右齊右道右也車之卒伍謂車僕
所掌車之倅也比其乘者比其所乘之馬使
之齊力屬其右者屬其爲右之人使之同心

周禮集註

車官

平

三

也車右必選勇力之士故凡有勇力而能用
五兵者屬焉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王氏
曰先王既合萬民之卒伍以時習之皆使知
戰矣又屬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於司右而
使掌其政令則軍旅之事有選鋒以待敵齊
民得免死焉無事之時武夫皆制於官府無
所奮其私闢矣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於陳
中會同充革車盟則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

桃茢

王乘戎車以征伐則戎右驂乘執戈盾以備非常使王使之有所誅斬也兩軍相當王自鼓之而戎右告且助之也軍聲蹶雜懼有不聞則大言以傳王命也會同之際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車從行戎右則克革車之左不敢曠也有盟約之事則以玉敦共飲血辟開也將飲血者先執其器陳載書之辭以開衆心也役之謂持敦血以授當飲者贊牛割牛耳

周禮集註

小夏官

望

三百五十六

以取血也桃茢以桃條爲帚而掃除不祥也

使去聲敦對茢列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前齊車王車將駕則立在馬前備驚奔也王方乘則持馬所以備駭輿之患也既乘而行則乘車爲驂乘王見牲則拱而式前馬却行備馬驚而車駭也齊右之嚴於事王思患預防無須臾之離矣齊乘盛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道車王所常行大道之車謂象路也王之出入乘則持馬行則陪乘皆如齊右之儀也王行則以車從王有命焉則道右宣王命以諭之也王之車儀如升車必正立在車不妄指立視五馮式視馬尾無非車之儀也道右詔之則周旋中禮而端嚴若神矣王下車則以

周禮集註

小夏官

望

三百五十六

蓋從表尊也從縱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較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戎車革車也倅副也服謂乘戎車者之衣服犯較如玉路之儀王以兵出故有犯較之儀也王巡守則戎車從焉兵車之會亦戎車也

飯撥又音背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

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以賓以待賓客也節謂王乘車送迎賓客以其爵命尊卑之等爲相去遠近之數行人所謂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法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朝夕燕出入謂旦則乘象路以眡朝暮則乘象路以還燕寢也法儀如齊車其度數動容

周禮集註

夏官

馬

亦各以其等爲之節也貳車道車之副也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田路卽木路也王乘之以田獵又乘之行縣鄙佐車田車之副貳也驅者驅禽使前趨獲逆者逆還之使不出圍也令獲者植旌使樹旌以告獲也比禽比其所獻之大小多寡也提猶舉也晉猶抑也王使人叩馬而舉之諸

侯使人叩馬而抑之所以止奔也大夫則馳放而不叩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貳車副車也從車屬車也使車使者所乘之車也三者皆公車故分公馬而駕治之駕治者駕而調治之習其步驟而去其驚蹏也蹏弟

銜枚氏掌司鸞國之大祭祀令禁無鸞軍旅田役令銜枚禁詔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

周禮集註

夏官

馬

中之道者

祭祀以交神惡喧而貴肅故禁無鸞師田以集衆惡譁而尚嚴故令銜枚詔呼大聲而呼歎鳴驚嗟而歎道中非歌哭之處故皆禁之恐其惑衆也鸞鸞詔呼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緘以令舍單畜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掠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壺所以盛水穿井及水則舉壺以示衆使知有井也轡所以駕馬軍既舍止則舉轡以示衆使知當舍也春所以盛糧軍當廩給則舉春以示衆使知有糧也軍中遇夜則擊撿以備守有更漏則擊撿者可更迭矣喪未大歛則哭必達旦有更漏則守尸而哭者可相代矣守壺以水驗其晷刻之多少守壺以火視其漏箭之遷易也分以日夜者驗漏箭以辨晝夜也冬則水凍恐漏不下故焚水沸而沃之也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三

三十五

張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匱及暮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蒙熊皮示其猛足以搏厲鬼也黃金四目示其明足以見陰慝也玄衣朱裳執戈揚盾所以示其威也時難以時而雋也索室毆疫入室中索疫鬼而逐之也大喪先匱爲之前導也壙穿地以爲穴也國語曰土之性變魍魎

水之性龍罔象毆之所以安土神也難難方良罔兩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五寢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周天子七廟惟桃無寢乘石王登車之石也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大寢始祖廟之寢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開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王車之行以虎士擁衛前後雖趨而不失行列也王出而舍於外則以虎士守陞桓王入而在於國則以虎士爲周衛國有兵喪之故則以虎士守王門遣車王之蒐獵所依故從之而哭士大夫使於四方則以虎士從之護王命也道路不通有兵寇之故也徵士奉書

以徵兵也賁奔先線後戶豆切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王乘車而出則以下士十六人夾王車之左右車止持輪使王車安固也祭祀會同賓客皆吉事也則吉服而趨喪紀凶事也則衰葛執兵而從軍旅戎事也則甲冑而趨

司甲冑

周禮集註

夏官

卷八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授兵輪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廡五兵軍事遣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五兵戈矛之屬五盾謂貳車之盾乘車之盾旅賁之盾虎士之盾與藩盾也辯其物則其用各有所宜也辨其等則其制有長短大小也師旅卒兩之衆合頒于戈矛戟之屬皆從司馬之法以頒之也兵輪謂師旅還兵用兵

謂出給守衛也授舞者兵朱干玉戚之類也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戈所以克敵盾所以衛身戎備之具也當祭祀之時旅賁夾車者則使執受故士從王者則授之戈盾以爲衛有軍旅會同之事副貳之車則以戈盾授其僕王所乘車則建

周禮集註

夏官

卷八

戈盾於其上旅賁虎士趨而衛王故亦授以戈盾王所止宿則設盾以爲藩衛王行則無所用故斂而收之朱斂並去聲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服繕弋扶恰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王之用弓弩矢服繕弋扶恰考工人所造諸器擇其善者以共王之用也盧盧矢之器也繕弋射之矢也弋即繳也以生絲而繫矢也

挾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拾以
柔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王所乘車充其
籠腹載矢實其中也載其弓弩載之於車也
無會計至尊所用不可以有司之法拘之也

禮記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
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準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
執羔大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
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以射

周禮

夏官

五

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
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
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
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射侯
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若王射則以
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
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
治射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會
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

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
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
廬不敬者苛罰之

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也三公北面以答君
也孤卿大夫東西而以佐佑王也各執摯以
見者致其始見之禮也諸侯北面謂來朝未
歸者從三公之後也國有祭事則告以齊戒
之期相其執事其善治射者則達之於王也
兩人爲耦侯今之射鵞也獲謂執旌以告中

周禮

夏官

五

者也容設屏風以蔽待獲者也三侯者熊虎
豹也二侯者熊豹也一侯者豹也射侯者以
胡犬之皮飾侯也五正畫以五采之雲氣也
三正畫以朱白蒼之雲氣也二正畫以朱綠
之雲氣也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
之差也狸步謂一舉足爲一步也令去侯立
于後令人去侯所向立于其後以矢行之高
下左右告于王也卒令取矢謂射畢則使人
取矢也祭侯則爲位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

侯為位為服不受獻之位也大射曰服不侯
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數射中謂數射者中
侯之算也射牲掃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牲而
射人贊之也作大夫介者謂諸侯來朝公卿
有事則大夫為介謂之作射人請之於大
夫也有爵謂命士以上不使賤者大賓客作
卿大夫從者選使從王見諸侯也遷尸大歛
之後遷於室堂也王喪親與貴者居廬比者
比其服之親疏貴賤也居廬而不敬者則詰

射禮

夏官

聖一

問之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
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猛獸熊羆虎豹之屬教而擾之使馴服而不
搏噬也祭祀共猛獸以充膳羞也賓客來朝
虎豹之皮則舉而藏之射侯張於射人則贊
而張之乏制如屏風即所謂容也射中則舉
旌以唱獲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鳥為凡賓客會

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
取之

射鳥共膳羞也祭祀主潔清毆鳥為慮其汗
穢也賓客會同軍旅主嚴肅毆鳥為慮其喧
呌也王射則主取矢若天着侯高人手不能
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鉞箭之具也

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
以養國老行羽物

鳥謂卑居鵲屬也蜡十二月大祭萬物也襦

射禮

夏官

聖一

與繻同網之細密者春鳥鵲而始出者鳩鴈
所化者鳩與春鳥宜養老以助生氣故獻之
羽物鵲雀之類行謂以頒賜也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
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禽鳥可食者非一種掌畜歛而養之阜蕃使
各遂其生也教擾使咸順其性也卵鳥鷄鶩
之屬其卵可薦者鳥物鷄鴈之屬以時而來
者膳獻之鳥謂雉鵲之屬鄭氏曰先王置官

欲其簡而不冗自服不氏以下或教猛獸或射飛鳥或羅或育蓋一官可以兼數職也茲四官其事雖微然所掌者供鬼神之祭祀者有之供人君之膳羞者有之供賓客之禽獸者有之設官以備物物備而禮舉凡以嚴國體而尊天王也孰謂冗而且濫邪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騶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

周禮集註

夏官

馬

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騶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減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飭幣馬執朴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役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

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政謂差擇養乘之法也種馬良馬可爲種者王路用之一物謂以一類相從也戎馬駕戎路者齊馬駕金路者道馬駕象路者田馬駕田路者騶馬給宮中之役者天子之馬五良而一騶頒良馬頒諸掌馬之官也四匹曰乘養馬曰圉乘馬分爲四圉則圉師一人主之三乘爲阜有馬十二匹則趣馬一人主之三

周禮集註

夏官

馬

阜爲繫有馬三十六匹則馭夫一人主之六繫爲廐有馬二百一十六匹則僕夫一人主之六廐成校有馬千二百九十六匹分爲左右而王馬少備矣騶馬三倍良馬之數八當六字之誤也二匹爲麗是二騶共爲一圉也六麗一師則有馬十二匹六師一趣馬則有七十二匹六趣馬一馭夫則有馬四百三十二匹從而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騶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矣

周禮集註

夏官

馬

天子馬六種謂種戎齊道田騶也諸侯之馬四種視王馬無種戎也卿大夫之馬二種視王馬止有田騶也特牡馬也三牝一牡欲其生之多也馬祖天駟星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祭之以祈福馬步屬能害馬者祭之以禳裁春而執駒以馬性未定不令近牝也夏而攻特以牡馬踴鬻故攻鑿其蹄也秋而減僕簡爲馭者令皆善也冬而獻馬講馭夫獻成馬於王講習僕御之法也毛馬齊

其色也幣馬以馬與幣同贈賜者賓客幣馬則庭實之馬也遣車之馬則塗馬芻馬也王巡狩過山川則殺黃駒以祭告猶郊用犢也軍車物馬齊其力也官中稍食養王馬於內者也種腫

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周禮集註

夏官

馬

質平也平其材力與價直也買馬以給官用者則以三物量之以知其材之所宜戎馬共戎事之馬田馬共田事之馬騶馬共冗事之馬所謂三物也網惡馬謂馬之踴鬻者以縻索網維而馴習之以制其奔踴也國事當用馬而受于有司者必書其齒之數毛之色與其價之直于籍以待其入也更價也鄭氏曰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價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者入馬耳驗其實死也馬及行則以所載之輕重而別其力之強弱也原再也房爲天駟蠶爲龍精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恐傷馬也踴第鬻捏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良馬以駕五路者校人既物而乘之矣趣馬又贊而正之恐其有弗良也齊其飲食欲其力之均也簡擇王之六馬使合其節也駕行

也稅止也居謂牧房廐閑之所治謂執駒攻特之屬說稅廐雅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乘治謂驅步以發其疾知其所病處乃治之相助也藥攻馬疾謂馬之所疾有藥不足以療之者以毒藥攻之也受財于校人以資醫馬之費也粥賣也布泉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

通遙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牧地泉甘草美之處如汧渭之間華山之陽是也厲禁者有廣狹之界不使人得侵耕及縱牛馬以蹂躪也頒之授圉人以所牧處也孟春黃落之餘焚廐使新草暢茂也中春交生之時通遙使馬類蕃息也焚萊掌于山澤之虞牧師贊之護牧地也蹂柔上聲躪問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

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

天子之馬十有二閑政教者自阜馬以至圉馬皆有政教也阜馬者秣飼以時使之壯盛佚特者乘用有節使不甚勞三歲曰駢教駢者始乘習之也二歲曰駒攻駒者治其蹠齒也散馬耳謂以竹括押其耳頭無令善驚也員選謂選擇可備員校人者八尺以上天子以駕五路者故稱龍七尺以上諸侯之上駟

故稱駮六尺以上特常材爾故但稱馬駮兆

押甲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繫廐始牧夏房馬冬獻馬射則充楫質茨牆則剪鬣冬寒藉馬以蓐春則除之馬久群聚瘟疫生馬殺牲繫廐辟去邪氣也房廐也所以庇馬涼也楫質以木為之縛草以代侯者鬪苦也茨牆則剪草以苦蓋也蓐繫繫所去聲和音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廐馬亦如之

芻以飼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圉人受教於圉師故聽其役也賓客則牽馬而陳於館喪紀則牽馬而陳於廟廐馬遺車之馬也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因執人之事邦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

周禮集註

夏官

本

三百九十五

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五隸罪隸與四翟之隸也物謂衣服兵器之屬民謂五隸之民也盜賊之未獲者則帥而搏之國事之煩辱者則帥而役之百官任用之器亦其民為積之也服邦服以其所素安執邦兵以其所素習在內則使之守王宮在外則使守野舍之厲禁皆司隸帥之也丘氏曰凡囚執人之事若牢城之兵鄭氏曰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例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百官與有守者則罪僕為之役雖充其役亦掌使令之小事而已封國若家諸建諸侯立大夫也牛助國以牛助其轉徙也在前曰牽在傍曰傍皆罪隸為之送致也傍傍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周禮集註

夏官

本

三百九十六

校人有徒八十人然王馬三千餘匹不足以給其役故蠻隸兼役其事也國有大事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閑

閭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掌役畜養鳥役於掌畜而為之養鳥也阜蕃教擾養鳥之事也子鳥所生閭隸掌阜蕃其物則養之而使取隸於已也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

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牧人掌牧牛馬者也夷隸則受役於牧人以共芻莖之事而養牛馬焉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後世亦有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官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獸謂熊虎兕象之屬不言阜蕃者猛獸不乳於圈檻也與獸言如介葛盧聞牛鳴而識其所言也

周禮集註

夏官

卷三

一百三十一

周禮集註卷之四終

周禮集註目錄

刑官之屬元有六十六

大司寇 小司寇 士師 鄉士

遂士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 司民 司刑 司刺

司約 司盟 職金 司厲

大司 司圜 掌囚 掌戮

司隸 罪隸 蠻隸 閭隸

夷隸 貉隸 布憲 禁殺戮

周禮集註

秋官

一

禁暴氏 野虞氏 蜡氏 雍氏

萍氏 司羈氏 司烜氏 條狼氏

脩閭氏 冥氏 庶氏 穴氏

翊氏 柞氏 雞氏 耆族氏

翦氏 赤氏 蠅氏 帝漆氏

庭氏 銜校氏 伊養氏 大行人

少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 掌貨賄 朝大夫 都則

都士 家士

今訂定秋官之屬四十七

大司寇 小司寇 士師 鄉士

遂士 縣士 朝士 方士

訝士 司民 司刑 司刺

司約 司盟 司厲 司圜

掌囚 掌戮 布憲 禁殺戮

禁養 職金 野廩氏 蜡氏

司籍氏 條狼氏 脩閭氏 冥氏

庶氏 亢氏 翼氏 蒼氏

翦氏 赤裘氏 蜎氏 壺涿氏

庭氏 掌察 掌貨賄 朝大夫

都則 都士 家士 胥師

司疏 司稽 胥

周禮集註目錄

周禮集註

刑部尚書賁江何 喬新 集註

秋官司寇第五

群行攻劫曰寇人之罪惡可誅者多矣而刑官獨以寇名者寇尤可惡也天下之亂未有不始於群行攻劫者其始也不過攘貨財而肆暴戾其終也遂至劫庫兵而攻城邑古昔致亂之源多出于此故刑以懲寇為急也或謂成周治底太和人人有上君子之行宜

周禮集註

秋官

一

言

無事於刑矣而周公於司寇一官諄諄焉斬殺刑戮至於枯拳之法焚辜之刑無不詳盡若恃刑為治者何哉刑者輔治之法聖王所不廢也殺人者死而人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人猶相傷苟非明法制嚴禁令使之而不敢犯何以導民於善哉故嚴於立法者聖人憂世之大慮恕於用刑者聖人仁民之本心也 稽谷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

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禁所以防姦刑所以懲惡有國家者制爲律令如犯某罪者當加某刑有某過者當致某罰所謂禁也人之有罪既審允矣從而斷之或伏尸于朝市或致辟于甸人所謂刑也禁之於未然所以爲仁刑之於已然所以爲義也王者明刑以弼教司寇則佐助之也

刑官之屬

周禮集註

秋官

二

官

大司寇

卿一人

小司寇

中大夫二人

士師

下大夫四人

鄉士

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

舜命臯陶曰汝作士穆王訓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則古之刑官其名爲士也至成周始改士爲司寇春秋之時陳以避諱之故又改司寇爲司敗其名雖殊其爲掌刑之職一也鄉士掌國中刑獄者也

遂士

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周禮集註

秋官

三

二百九十一陸

遂士掌六遂之刑獄者也每遂二人故總之十有二人也

縣士

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縣士掌四等公邑之獄者也

朝士

中士六人史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天子有三朝一曰治朝司士所掌二曰內朝大僕所掌三曰外朝朝士掌之

方士

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掌四方都家之刑獄者也

訝士

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周禮集註

秋官

四

一百八十七

訝迎也士官之迎賓客而治其爭訟者也

司民

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

人

司民之職吳氏以爲當麗冬官口其言以萬民之數詔司寇者當作司空王氏則以爲秋官主刑聖人用刑本於好生耳二說未詳孰是姑仍鄭本之舊以俟知者云

司刑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詔司寇蔽獄者

司刺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刺殺也訊而罪定者則殺之其情可矜法可疑者則從而宥之赦之也刺次

司約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周禮集註

秋官

五

二百五

約謂諸侯萬民以言語相約束也

司盟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盟謂以約辭告於神刑牲歃血明著其信也陳氏曰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懇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盟誼之末常不弛於天下使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心則盟誼之輔於教也其可忽哉後世儒者或以疑周官

過矣

司厲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司厲主察凶惡暴戾之人者

司圜

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

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圜謂園土也猶後世之獄城也

掌囚

周禮集註

秋官

六

禮

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

掌囚掌拘繫有罪之囚也

掌戮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掌戮掌斬殺戮辱之事者如所謂搏之焚

之辜之刑于市殺于甸師氏斬殺之謂也

守門守關守內守囿守積戮辱之謂也

布憲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布憲者敷布憲法昭示其民使之畏而不
犯也

禁殺戮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也丘氏曰此

言非天吏不可以殺人

禁暴氏

周禮集註

秋官

七

百五十一

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禁暴者禁庶民不得相凌暴也

職金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職金主金罰貨罰之事而金玉錫石丹青

之出入亦總焉

野廬氏

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冥氏掌除猛獸之害人者王氏曰欲攻猛獸必使之冥然而不覺然後可獲所以名官謂之冥氏

庶氏

下士一人徒四人

庶氏驅除蠱毒之害者庶章預切

冗氏

下士一人徒四人

冗氏主搏蟄獸所藏者

周禮集註

秋官

九

一百五

前

翊氏

下士二人徒八人

翊鳥羽也攻猛獸者必擊其是故名官曰

翊氏翊翅

翬族氏

下士一人徒二人

翬族也族巢也摘其巢而去之則妖鳥不

復至矣

翦氏

下士二人徒二人

翦氏主除蟲蠹者謂之翦者斷滅之義也

赤爰氏

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爰猶言扞拔除去之也凡蟲豸藏於牆

屋者則除去之

蜎氏

下士一人徒二人

蜎蛙也月令所謂蜎蜎也蜎國

周禮集註

秋官

十

一百五

前

壺涿氏

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瓦鼓也涿擊也擊瓦鼓以驚水蟲也

庭氏

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主射國中妖鳥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自冥氏至庭氏皆順天時以去民物之害

雖若傷殘乃所以仁愛此天之肅殺之意

故皆屬於秋官陳及之曰古之王者鐘鼓

管絃以養其內威儀文物以養其外其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出則有虎賁氏夾道而趨居則有士庶子之掌守其居止行幸未嘗一日忘武備自儒生論之以爲無他事矣先王猶謂猛獸之隱伏毒蟲之竊發豺蟲之潛聽水蟲之巧伺皆足以害人身妖鳥之聲鼃黽之音亦足以亂人心一物不去於治身養心爲有缺則是數官之設非得已而不已也豕突乘輿熊當御座雖當時簡忽所致亦王制有不足耳所謂方書歲月日星之號以去妖鳥攻崇以攻靈物蜃炭以攻狸蟲牲藪以去鼃黽炮土之鼓以去水蟲救月之矢以射妖鳥非明於庶物精義入神不能知也

掌察

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察主督察邦國之事者言四方者蓋每方中士二人史一人徒四人也

周禮集註

秋官

士

三百五十八

掌貨賄

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掌貨賄主邦國交通貨賄也

朝大夫

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
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此王朝之士也以其主都家之國治其事
重故總名之朝大夫也

都則

中士二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
四人徒八十人

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

都士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家士

亦如之

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者

周禮集註

秋官

士

胥師

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

胥師掌察市之詐僞而憲刑禁者也

司競

十肆則一人

司競禁市肆之爭鬪暴亂者也競暴

司稽

五肆則一人

司稽掌巡市肆察犯禁而刑盜賊者也

周禮集註

秋官

三

胥

二肆則一人

胥掌執鞭度巡市而撻戮有罪者也胥師

以下四官舊在地官司徒吳氏曰考其文

皆戕姦禁暴撻罰誅戮等事當是秋官之

屬今取而麗之於此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

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

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

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典常法也詰究治也新國者新造之國其民

未習於教故用輕典寬其文法洪範所謂柔

克也平國者已治之國其民已服其政故用

中典不剛不柔洪範所謂正直也亂國者悖

亂之國其民頑梗暴戾故用重典嚴其政刑

明其誅罰洪範所謂剛克也糾察也野刑施

於六遂者遂以農功爲上而察其不致力者

周禮集註

秋官

古

則刑之軍刑施於軍旅者兵以用命爲上而

察其不守律者則刑之鄉刑施於六鄉者鄉

以成德爲上而察其不致孝者則刑之官刑

施於官府者官以賢能爲上而察其不脩職

者則刑之國刑施於王國者國以謹愿爲上

而察其強暴者則刑之先儒謂暴當作恭愚

謂作暴於義亦通蓋暴者愿之反也

又按三典以用刑猶三德以爲治也然人君

撫世剛物又不可執一焉新國固宜用輕典

可不審於所用哉

以園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罷民謂民之不自強於爲善者害人謂民有過夫而害於人者聖人不忍棄絕夜則寘諸獄城以囚之晝則施職事以役之明書其罪

而已獄則已成罪也不直不實則沒入其金矢亦禁止獄訟之一端也三日而後致於朝者重致民於獄也罷疲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罷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惻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

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嘉石文石也立之外朝門之左平成也欲使罷民思其文理而成其善也凡萬民之有罪過雖未附於刑法而有害於州里者寘之園土則失之重舍而不問則人胥效之故桎其手梏其足坐諸嘉石使之自省役諸司空使之自贖因其輕重差爲五等役日既滿使州長里宰保任而後釋之焉肺石赤石也窮民

周禮集註

秋官

七

二百六十六

無告者立於其上而後得自通遠近之惴獨老幼所謂窮民也冤抑而不得伸困苦而莫知恤欲告訴于上而長吏不以聞則使立于肺石之上至於三日之久然後士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吏君門萬里不有肺石之達則民之無告者何由知之然必俟三日者欲得其實情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

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鄉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鞅血而質諸明神謂之盟結信而書于簡策謂之約國家有大盟約則司寇臨之既盟則上其書于天府而大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受盟書之貳而藏之以備失亡也邦典邦法邦成丘氏以爲非冢宰之六典八法八成也諸

周禮集註

秋官

六

二百六十七

侯之獄訟則以邦之三典定其罪以其有輕中重之宜用也卿大夫之獄訟則以八辟之麗邦法者斷其罪以其有親故賢能之當議也庶民之獄訟則以士師之八成斷其罪以其有邦汙邦賊邦謀之可誅也

大祭祀奉大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犬金畜也司寇奉犬牲猶司馬奉馬牲司空奉牛牲也百官百執事也百族王之族姓也普戒百官大宰之事必使司寇臨之者致其肅也納亨將殺之時爲王前導而祭之日亦然朝覲會同之時爲王前導而大喪亦如之皆貴嚴肅也違命戮于社司寇之職也國有大事而使其屬蹕止行人則罔敢喧囂焉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

周禮集註

秋官

九

三百四

修

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獎謀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

外朝在庫門之外國有大政心有大疑則臨外朝召集群臣萬民而咨謀焉國危謂兵寇交至詢以輯寧之策也國遷謂都邑不安詢以遷徙之宜也立君謂國無冢嫡詢以孰可

爲宗社之主也當咨謀之時天子南鄉三公州長庶民北面不言三孤者從公而立也群臣卿大夫士也在東而西面群吏府史胥徒也在西而東面擯揖之使前也以王志爲主而輔之以衆謀然後從而斷焉書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是也民有獄訟聽者既得其情而附于法矣又必盡吾心以訊之恐其非心服也至旬日乃斷之不敢輕遽也先讀鞠獄之書使知其所犯然後從而刑之則受刑

周禮集註

秋官

千

三百十

李煥

者無憾矣命夫命婦不躬坐獄使左右代焉所以貴貴也王族有罪殺於甸師不於朝市所以親親也此二者仁之至義之盡也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

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五聲八辟三刺所以聽訟議刑而斷獄也人之情偽有未易察然其心則有不可掩者心果無慝則其辭直其色定其氣舒其視聽不亂心果有愧則其辭誕其色赧其氣喘其耳目皆惑以此聽之情偽可知矣辟亦法也八辟猶今律之八議也人之犯法者有親貴勛賢之屬則議其輕重以爲辟宥焉親王之宗室也故王之故知也賢有德行者能有材識

周禮集註

秋官

主 一百三十二

者功謂勛在社稷貴謂官居卿相勛則盡瘁事國者賓則作賓王家者此數者不幸陷於罪戾必上請而議之或可赦宥也訊猶問也罪狀明白已麗於刑猶必三訊而後斷訊群臣則問之卿大夫士也訊群吏則問之府史胥徒也訊萬民則問之王畿內外之民也衆人皆曰可殺則服刑之上者無可疑也衆人皆曰可宥則服刑之輕者亦非全然宥之也以五聲察其情以八辟求其生以三訊審於

衆然後用刑焉聖人好生之德何其至哉後世雖有八議之律亦文具耳霍光擁昭立宣其功大矣子有反謀而家無唯類崔浩運籌決策其能著矣一觸忌諱而遽赤其族況光受先帝之顧命浩亦祖父之舊臣也八議不聞三訊不舉而夷滅之漢魏刑戮之慘吁可畏哉刺次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

周禮集註

秋官

主

五帝實饌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泣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大比登民數者三年則總計生民之數書之于版而上于天府也孟冬祀司民獻民數者每當祀時則計一歲生民之數書之于版而獻之于王也司民星名軒轅之角有星其神實司生民也以圖國用而進退之者以民之

登耗知斂之豐匱由是而損益之也先儒疑祭祀奉牲禮祀納亨賓喪前王非刑官之事欲黜而削之以愚觀之古今之制不同不可謂刑官不可預吉禮也況秋官之屬言祭祀者多矣又可盡削耶

歲終則命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命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命群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周禮集註

秋官

三

張開

群士鄉士遂士之屬計獄計其多寡也弊訟斷其淹滯也合乎法謂之中上其一歲獄訟之數于天府猶今制奏南北囚數也屬觀刑象使群士知法守也宣布于四方使邦國有所持循也憲刑禁則揭而示之使民知所避也入會則計其刑之多寡而入其書于司寇也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官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禁則欲其畏戢而不犯戒則欲其檢飭而不爲左右輔助也先後相導也官謂王官官謂官府國則王城之內野則郊野之外軍則師旅之中此五禁者徇以木鐸使衆共聞縣於門閭使人共見也毋使罪麗于民言戒之既

周禮集註

秋官

五

詳則民不犯而無麗于刑者也誓者約束以法若湯誓泰誓之類誥者開諭以理若康誥洛誥之類禁者止使勿爲糾者察其有犯憲者表而縣之以此五戒者相導之則無犯法之民矣左佐右佐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今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六鄉之內州黨族閭比所以聯其居也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所以聯其人也夫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師又掌之者使之相安相受而已去其害人者則使之相安使里任焉而舍之則使之相受無事而相安相受則有事可以同其憂患焉如此乃可以比其追逐胥伺盜賊之事矣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此士師掌鄉而彌六鄉之教也官中政令秋官之屬所行政事教令也群

禮集註

秋官

圭

士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致於士師士師察其辭之曲直以告司寇斷之與之焉獄訟既審合於邦令則以法報群士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擄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成謂正亂之成法也汙讀如斟酌之酌擄讀如矯制之矯邦汙謂探聽機密斟酌爲姦者邦賊謂潛謀陰結將爲逆亂者邦謀謂陰爲

反間刺探國事者犯邦令謂故恃傲悍廢格法令者擄邦令謂詐爲王言以布于下者爲邦盜謂竊取國貨以私其家者爲邦朋謂結私黨以亂政者爲邦誣謂造訛言以惑衆者凡茲八者亂之階也八成之法專以馭士聖人之慮深矣

若邦凶荒則以荒辨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周禮集註

秋官

圭

三頁九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鍤水凡刳珥則奉犬牲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冢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荒辨遭歲凶荒則減服膳省刑罰也民使就穀以救困也通財以有餘補不足也糾守防寇警也緩刑宥過誤也凶年行此數者先王之仁政也傳謂地傳以爲之保別謂判書

以爲之合約謂期約劑謂券書以財獄訟者必稽此四者而後斷也勝國亡國也祭亡國之社稷以刑官爲尸者以其滅亡之類也自治朝而退居於宮謂之燕朝自燕朝而退居於寢謂之燕寢此則燕出入也沃尸方尸之入門以盤匱盥水則士師沃之王將獻尸必就洗以致潔士師之沃之鑊水本小司寇所實士師則泊而增之剗珥用牲以釁也毛者曰剗羽者曰珥賓喪之禮皆以刑官蹕之致

周禮集註

秋官

三

三

三

其嚴也師行而不從令是謂逆軍旅臨陣而不用命是謂犯師禁治兵以嚴爲主故帥其屬而行戮焉正要會上計簿也憲禁令使之無敢犯也辨讀作貶剗幾匪移珥而志反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句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聽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

其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六卿之獄皆在國中而鄉士主之鄉之民數亦掌于鄉士而糾察戒飭焉六卿之民有獄訟則鄉士聽之察其辭之虛實辨其情之故誤其有犯死刑者則殊異其文書重大辟也要之猶書所謂要囚如今略節招情是也囚

周禮集註

秋官

三

三

三

已伏罪至十日而無悔異乃以職事聽于外朝司寇從而審之果得其情乃就外朝斷之群士司刑之官皆在以囚所犯附之於律合衆官所附而參議焉不敢以獨見斷獄也合乎法謂之中衆議既定然後士師受其令中之辭擇日而刑殺之陳尸三日王欲赦之則鄉士職聽司寇聽獄之時親至外朝以八議定其取舍亦不敢以已意廢天討之公也祭祀喪紀軍旅賓客六卿皆有共焉故帥屬夾

道而蹕三公與王論道者若以國事至鄉則
爲之前驅而辟大事征伐田獵之事也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
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
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
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
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
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
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
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
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周禮集註

卷官

三

三

六遂之獄在四郊遂士主之去王城漸遠恐
多枉濫故至二旬而後斷也令三公會其期
者遂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之也六鄉在內
故曰國六遂在外故曰郊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
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

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
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
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
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
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郊外曰野自三百至四百里大夫所食也三
旬職聽于朝者去王城益遠故加十日也命
六卿會其期者縣事職聽之時命六卿往議
之也

周禮集註

卷官

三

三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
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
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
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凡得獲貨賄人
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
小者庶民私之

外朝在路門之外王者詢衆庶群士聽獄訟
皆在是焉樹以槐棘者棘取其赤心而外棘

槐取黃中而華實孤卿大夫臣道也故位于左公侯伯子男君道也故位于右三公則論道經邦者也故位于南焉嘉石列于外朝門之左以平罷民之不能自強者肺石列于外朝門之右以達窮民之不能自伸者以鞭呼趨呼朝者使趨也辟則使人避焉慢朝謂處班行而不肅也錯立族談謂違班位而傳語也獲亦得也凡貨賄人民六畜或至於遺失有得獲者委於聽訟之朝告於議訟之士而

周禮集註

秋官

主

三十一

不敢私焉以待其人而反之至於旬則亦久焉於是舉之大者入于公小者歸於庶民此朝士之法制以義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其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

則令邦國都鄙縣鄙慮刑貶

國中一旬鄉士也郊二旬遂士也野三旬縣士也都三月方士也邦國其訝士也期內聽之期外不聽亦息訟之一端也責如今之欠債也判書謂凡借貸者書其數而中分之各執其一以爲證驗有判書則可以驗其實故爲聽之否則不聽也同貨財謂合錢共買者以國法行之謂以節傳出納之也二人同財而一人犯令則刑罰惟施於犯令者不及其

周禮集註

秋官

主

三十一

儕也屬責者轉責其親歸之也貸者死亡親屬代償其多寡之數或相抵冒心以其地相比近之人爲證者乃聽之也軍猶攻也盜賊攻剽鄉邑犯及家人則殺之無罪以其人所共惡也仇讎之復雖出私情然旣言於官則罪狀昭著然後殺之不可以擅殺論也凶荒札喪之裁寇戎剽掠之難民困極矣法不寬減則民滋不安此爲士者所當慮也故令邦國都家縣鄙議其刑之可減者或降等或從

輕也齊柴劉倭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修其縣法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大都在置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去王

周禮集註

秋官

卷三

三百六十三

城愈遠方士又非鄉士遂士縣士得以職聽于朝故上獄訟于國而已司寇聽其成群士司刑附于法又從而叅議之情與法相應然後士師受之書其刑殺之成于案以備稽考又書其治獄之吏姓名以備反覆失實者至於協日刑殺則都家之吏自行之也縣法縣師所掌夫家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時修此法歲終又省之亦鄉士遂士掌民數之意也所上治謂都家獄訟之小事

不附罪者方士主之以上于國也陸氏釋曰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者則下文脩其縣法是也各掌其方之禁令者方士十六人則知四人分掌一方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周禮集註

秋官

卷三

三百六十三

四方諸侯之來朝覲者有行人以掌其禮有訝士以掌其刑禮與法不可偏廢也論罪刑于邦國者使介有犯則論其所坐之罪與王朝行刑之本意于邦國也有治於士謂四方典獄獄疑辨事而來者先詣訝士乃通之士師也亂獄謂在外候邦有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則往而聽其獄正其罪也賓客在途則爲之辟在館則爲之蹕以刑官所在人不

敢犯也人有暴客者則爲戮之客有出入則爲道之客有所治則從而助之先王所以懷諸侯者至矣國有師田之事則爲之讀誓命之辭五禁之法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周禮集註

秋官

三

三百六十四

生齒以上者男八月而生齒女五月而生齒版戶籍也辨其國中都鄙郊野者辨其所居猶黃冊必著其某鄉某里人也登下其生死者歲閱其籍生者上其名死者去之也以贊王治者以民數登耗而黜陟主民之吏也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往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墨者黥其面劓者截其鼻宮者男割勢婦人幽閉則者斷其足殺則死刑也司寇斷獄弊訟之時則奉刑書往告之辨所犯之輕重而施刑罰也剕義刑刮月二音黥擊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職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憊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周禮集註

秋官

三

三百六十五

刺殺宥寬赦舍贊助也罪雖當死然不遽殺之一則詢諸公卿大夫二則詢諸府史之卑三則詢諸國人之衆國人皆以爲可殺而後施刑焉三訊則於我無憾矣然又求以寬之曰豈其人之不識乎豈其人之過誤乎豈其人之遺忘乎有是三者則宥以寬之也又求之於心曰其人年小而微弱也其人年老而昏耄也其人憊愚而無知也有是三者則不止於宥而直舍之也以此刺宥赦之法求民

之情盡於內辭乎於外因法以議罪因罪以施刑上下相承所謂民中者如此然後刑之殺之則彼我俱無憾矣卷五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周禮集註

秋官

卷五

三十九

治理之也神約謂社稷山川所命祀者民約謂賦貢力役所當供者地約謂一夫受田疆界所至也功約謂群臣立勛爵賞所頒也器約謂宮室車服所常用也摯約謂玉帛禽鳥所當執也劑券書也大約劑邦國之要也則書于宗廟之彝器小約劑萬民之約也則書于官府之丹圖有爭約劑而訟者則先殺牲以爨之然後開辟府藏取約書而視之其不如約書者則施以墨刑大亂謂僭亂廢約如

魯用天子禮樂託爲先王之賜吳楚僭號稱王不用先王之封若此類者其罪非小故六官同開藏約之書以視之有不如約者則誅之也

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而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

周禮集註

秋官

卷五

三十九

爲司盟共祈酒脯

盟結信而誓諸神也載爲約而載於書也諸侯不協而會同焉則司盟掌其結盟之載書與合盟之禮儀明神如日月山川是也北面詔之者讀載書以告之也既盟之後上其載書于天府而藏其貳於司盟也萬民之違命者則盟以結之其有不信者則詛以禍之盟詛之儀雖異皆北面以詔明神也民既有約劑矣其後倍約而與訟則使之盟詛之彼知

所敬畏者自將弭訟息爭矣既盟則以酒脯祭司民之神使不信者以受其禍矣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爲奴

竊賄爲盜強劫爲賊任器者上盜所用之器也貨賄者剽竊所得之物也賈而揭之定其價而識之也入于司兵以充兵器之用也凡

周禮集註

秋官

卷九

三頁上

六

坐盜賊而爲奴者男子輸於罪隸女子輸於春人槩人之官以役之也有爵者不爲奴貴也七十者不爲奴老也未齒者不爲奴慈幼也毀齒謂之齒男八歲毀齒女子七歲毀齒賈嫁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園土之刑人也

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收教罷民者拘之園土勞之苦之使省愆思善是所以教之也弗使冠飾示不能以禮自飾其躬也書其罪於背以恥之畫則役諸司空以勞之皆欲其自怨自艾也其能改者以罪之輕重爲久近之期而舍之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則殺之雖年滿得出而猶不齒於倫類者三年所以深辱之也凡刑人必虧體罰人必虧財園土之刑則加明刑而已異於

周禮集註

秋官

卷九

三頁下

七

五刑之傷肌園土之罰則役之以事而已異於五罰之出鍰也此所謂收教者歟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斃罪及刑殺告刑于王拲而適朝上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拲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桎梏拲三者拘囚之械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兩手共一木曰拲王之同族則拲其手有

官爵者則枉其足以待斷罪及當刑殺之時則告于王當刑則曰某之罪在小辟當殺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既告于王又適朝士蓋以朝士掌外朝又得以詳審焉朝士以爲無可疑則加明梏於桎上書其所犯使見者咸知其罪乃適市而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當殺則率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之官不適市而適甸師氏者刑于隱親親貴貴之義也

率拱

周禮集註

秋官

聖

三百九十九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官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

賊謂陰圖不軌者諜謂爲敵間探者其罪不可赦也故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謂磔裂其尸以示衆也殺其親者燒而焚之不存其刑

殺王之親者辜而磔之不全其體殺人者謀殺故殺之類僵尸于市以懲不道陳尸三者然後除之盜之罪未至於死者亦刑于市以辱之其他罪犯法者亦刑之于市也黥者無妨於禁禦故可使守門截鼻者不以貌惡遠之故可使守關官刑則人道絕故使之守內斷足者驅禽獸無急行故使之守固貨財積於隱處故使髡髮者守之鄭康成曰公族無官刑惡翦其類髡其頭而已踣百積自

周禮集註

秋官

聖

三百九十九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詔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布謂宣布憲謂憲法憲邦之刑禁者謂國法之刑禁如司寇之五刑士師之五禁是也正月之吉分遣其屬持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於民以國之刑禁使家喻戶曉而不敢犯自邦國至都鄙以達于四海無不知國法之

當守也國有大事而合人民則以國之刑禁號以召之令以命之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司猶察也吏民私相斬戮者傷人見血而里閭壅遏不以告于有司者攘劫獄囚使不得正其罪者止遏民訟使不得直于官者察此四者以告于有司而誅之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橋誣犯禁者

周禮卷五

秋官

聖

三

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亂謂悖於人倫暴謂虐其鄉里力正謂脅衆從已以邪爲正也橋誣犯禁謂橋詐誣罔冒犯國禁也作言語不信謂造爲浮言鼓蕩人心也犯此三者則告于司寇而誅之大衆所聚有犯禁者則戮之以徇于衆奚女奴隸男奴於其出入必司察而牧養之有犯禁者則

戮之嚴以齊之使畏法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石璫琨之類丹丹砂也青空青也受其入則取諸地官所入者受其征則取諸民而官所

周禮卷五

秋官

聖

三

稅賦者辨其嫩惡以知精粗辨其數量以知多寡揭其名物加以印封所以謹其藏也金錫可以爲兵器故入于橐人玉石丹青非所常用者故入于玉府要所入之總數也金罰卽鈞金貨罰沒官之貨也入于司兵者金以作兵器貨以市物料也金版蓋以金飾版皇邸所用也大故謂大喪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

標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野之橫行者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掃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達國道路至于四畿者謂循行修築使不陷絕而行者得通于畿也比猶校也自國之郊及郊外之野皆有宿息井樹夜可以寢晝可以憩有井以備飲食有樹以爲藩蔽所以待

周禮集註

乘官

聖

三八

張

賓旅也守涂地之人廬傍居民也聚而擊標所以防暴客也相翔謂昌翔觀伺欲爲寇盜者誅之所以禦姦也擊者相值而礙也互者交互而不行也舟車行於水陸偶相值而有擊互之阻因其先後之敘以次而行使無鬪爭也有節者爲之辟尊王命也有爵者爲之辟敬王官也橫行謂妄行而暴禾稼者徑踰謂捷出而越隄渠者國有師田之事則比校除道之民夫也幾察也不時謂行作失早晚

之時不物謂操持非常用之物皆姦人欲爲寇盜者故察而禁之也（擊計）

蜡氏掌除飢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飢禁

飢死人骨也除者屏而埋之不令暴露也蠲潔也祭祀所以致其精誠以交於神明故令

周禮集註

秋官

哭

三百九十七張

州里凡不潔之物則除之受黥劓之刑者荷桔拳之具者服衰經之服者則禁之不使接吾目以亂吾心也大師如之不使見不祥也賓客如之接賓如承祭也有客死于途者旣爲斂而瘞之又削木爲牌書其死之日月植于瘞所使其親舊得以物色有地之官問胥里宰之屬是也縣其衣服任器以待其家屬識取之也飢禁如掩骼埋胔之令也（蜡觀飢自蠲消黥劓刑又羣拱衰茲骼格胔雌）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掌夜時者掌夜漏之早晚也然漏箭之升降亦有時不應者必驗之於星焉故以星之見也爲夜星之沒也爲曉而詔守夜之士以嚴夜禁之法焉星未沒而行者則禦之夜已深而行者則禁之夜而遊遨者恐其惑衆故亦禁之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

周禮集註

秋官

聖

雙子知言主人

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尊者出入或道路之穢惡或車馬之壅塞條狼氏執鞭趨走以辟行人使避尊者也誓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車莫先於僕右故誓僕右曰殺車尤聽命於馭故誓馭曰車轅謂車裂也大夫曰敢不關於君鞭五百師樂師也

師輕於大夫故曰三百大史掌秉筆以誌君過其職最重故亦曰殺小史官卑故誓曰墨蓋軍旅祭祀皆重事不得不嚴誓以警衆也孰謂其法大苛哉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與其國弼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比較其實也宿宿衛也三謂行馬櫟謂木柝

周禮集註

秋官

宋

雙子知言主人

國弼國所養羨卒也胥讀爲脩追胥伺逐寇盜者以賞罰待之欲其知所勸懲也凡行而不由正道者持兵被甲而趨走者躍馬馳驅於道中者皆足以惑人故皆禁焉國有兵喪之故則令守其閭互以備不虞也執節者不幾則無節者不得行也弼育冥氏掌設弧張爲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弧張機弩矧弓之屬阱坑坎也獲機檻也靈

鼓六面鼓也。毆之使驚趨併獲也。須領下之須備謂爪也。攻猛獸非特爲人除害又資其物之利用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禳之嘉艸攻之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毒蠱之害能腐壞人之心腹今閩粵山谷之間有所謂蟲蠱有所謂神蠱豈自古有之歟以攻說禳之者祈其神求去之也以嘉艸攻之者用藥草燠之也凡毆蠱者各隨方土所

周禮集註

卷官

聖

三百六十七

宜病而用之也則比較其技以知優劣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蟄獸熊羆之屬有絕倫之力冬則穴處乃可攻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以誘出之而後可得既得之則獻其珍異皮革如爪牙可備用皮革可製裘也

羆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猛鳥鷹隼之屬取猛鳥者或以鳩鴿誘而致之或以匹類媒而招之鳥來下則掎其足也既獲之則獻其羽翮以共用也王氏曰攻猛獸以除人物之害焉非特利其羽翮而已孟子曰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則正以除害爲主也翼翅

若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周禮集註

卷官

平

三百六十八

天鳥訓狐鬼車之類陰陽邪氣所生也見于國則其國不祥鳴于家則其家有眚故設官以覆其巢蓋欲絕其類也方版也十日自甲至癸也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十二月自姤至茶也十二歲自攝提格至赤奮若也二十八星自角至軫也書此五者於版縣諸其巢之上則衆神臨之正氣所萃也是以妖邪之物不能自存丘氏曰天鳥避此五者理亦有之鵠忌庚燕避戊巳虎豹知衝破鵠作巢避太

歲以此觀之周公不虛言也〔舊〕種族天妖

〔縣〕玄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崇攻之以莽草薰之凡庶蠹之事

翦除滅也蠹物穿食人器物者以崇祝而祈之以藥草而燠之所以除蠹也蠹亦蠹之類閩人所畜金蛇之蠹多藏于屋壁梁柱之間是以既設庶氏掌之又使翦氏兼之

赤爰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酒毒之凡

周禮集註

秋官

主

二百六十六

隙屋除其經蟲

牆屋罅隙之間蟲多藏焉如蝮蠹蜈蚣之類皆能螫人蜃大蛤也擣蜃炭以分之則走沃灰以酒之則死經蟲埋藏之蟲也

蜎氏掌去蠹黽焚牡鞠以灰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蠹黽蝦蟇也宗廟之祭祀賓客之宴饗朝廷之會同凡禮樂未作而以肅靜為敬之時則蜎蜎蠹黽之喧鳴不可不禁也牡鞠菊不華

者風從東來吹煙西向被之水上則凡水蟲皆不鳴物有相制故也〔舊〕蛙黽莫幸切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水蟲蛟鰩狐蜮之類能為人物之害者也毆之以瓦鼓投之以焚石則水蟲驚去毆之不去必有妖神主之者如龍罔象是也牡槀榆木也象齒象牙也以山榆為幹以象齒縱橫

周禮集註

秋官

主

二百六十六

貫之而沈乎水中則可殺水蟲之神使水涸而淵塞化為丘陵矣金華宋景濂謂許遜鑄鐵柱以鎮蛟穴卽沈牡槀象齒之遺意是也〔釋〕枯鱣惡賊或

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鳥獸為妖者夜中聞其聲而不見其形則以日食日所造之弓月食日所造之矢射之以

陰陽至盛之氣攻暗昧不明之妖則息矣神謂妖神馮於鳥獸者太陰之弓卽救月之弓枉矢卽救月之矢也

或曰聖人治天下亦惟本於道化舉其綱執其要使鬼神各受其職民物各安其所而已周公之作周禮自巫祝之屬以至除毒蠱攻蠱物除狸蟲去鼃鼃除水蟲毆妖鳥煩瑣一至於此豈聖人之法耶曰上古之世草木榛榛鹿豕狂狂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與夫民同

周禮集註

秋官

卷一百九十七

吉凶之患凡興妖而害物者皆在所去焉獸蹄鳥跡交於中國不可以不去也蛟蜃魑魅出而侮人不可以不除也虎豹犀象爲民之害不可以不毆也神降於莘墟蛇鬪于鄭門鳥鳴于宋社鬼哭于齊闕在春秋戰國之時猶有之況上古洪荒之世乎故因事設官以禁禱而毆除之凡以爲民也周公之法猶堯禽狝脩而殺之也禹驅龍蛇而放之也益烈山澤而焚之也孰謂非聖人之法乎或曰除

蠹物用莽草除狸蟲用炭灰除鼃鼃用牡蘗

除水蟲用牡棒古未有是法也周公何從而

知之曰聖人達萬物之理以爲除害之方如

作舟車以致遠古未有也伏羲氏始爲之嘗

百草以療疾古未有也神農氏始爲之豈有

所受耶世儒不務窮理不知古今之異宜乃

謂巫祝之官可刪若蒺氏可刪壺涿氏可刪

是以已之不知而果於非聖人也且儺以逐

疫不近於戲乎然周禮載之魯論記之古今

周禮集註

春官

卷一百五十三

行之未有以爲非者而獨致疑于此數官何哉

掌察闕

蓋掌督察邦國之事者諸侯有廢法犯令則

告于王而詰之

掌貨賄闕

諸侯之朝聘有時幣帛之往來有數若非朝

聘之期以貨賄私相交通者王法所禁也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

其君長國有政令則命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日朝者日日在朝以聽受國之事故也所作謂之事所遭謂之故君謂都家之君長謂都家之吏王國之政令當行於都家者朝大夫聽而受之以告其君長而行之都家之治有當治於王國者必因朝大夫以達若事之大

周禮集註

秋官

羣

二百九十一

者則君長當自稟命不可因朝大夫以達也不及謂愆期失事誅猶責也軍旅之事朝大夫無與焉故以責其有司而已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僨惡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胥師市師之長次治事之所也政者下之所正令者衆之所聽平其物價便不得率意高下憲以刑禁使不敢肆其詐欺價賈也惡惡也挾詐以飾行作偽以賣惡者皆詰責而撓辱之治訟之小者則斷之大者則歸于司市

賈育

司職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鬻者與其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周禮集註

秋官

羣

二百七十一

憲市之禁令立市法之禁令也禁以約束之令以開諭之鬪者以力爭鬻者以口競鬻者虐物亂者悖理出入陵犯謂恃強以相陵屬遊飲食謂群飲而敗禮若此者皆禁之有不從禁者則執而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稽猶察也舊說以爲主在市稽留之人者非賈市肆之間奸惡所萃司稽巡行市中察其

賁之犯禁者與異言異服者而執之取非
其有謂之盜因而害人謂之賊執之以徇于
衆然後刑之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
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
罰之

胥有才智之稱市之有胥隸於胥師給繒役
者也鞭度以鞭爲度而量物也坐作出入各
有常度如游手行坐出入不正者必奇袤之

刑書

秋官

至

二頁四冊

人也故掩其不備而捕之市之犯罪者撻撻
而辱之且罰之使出布也

周禮集註卷之五終

周禮集註目錄

事官之屬舊散見于五官至臨川俞氏永嘉
王氏臨川吳氏清源丘氏始撫出以補司空
之闕

大司空 小司空 載師 量人

封人 均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司市 質人 廛人

賈師 肆長 泉府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周禮集註

冬官目錄

一

澤虞 山師 川師 籛師

迹人 升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鼈 掌炭 掌茶

掌蜃 掌皮 典絲 典泉

圉人 場人 舍人 司稼

職民 主方氏 形方氏 雍氏

萍氏 柞氏 雍氏 獸人

獸人 鼈人 獸醫 司裘

司服 弁師 追師 屨人

染人 司弓矢 橐人 冢人
墓矣

周禮集註目錄

周禮集註

冬官目錄

二

周禮集註

刑部尚書江何 喬新 集註

冬官司空第六

司空掌土之官凡所以興地利奠民居制封域別丘甸治溝洫設壇壝築城郭令力役作器物皆其職也遭秦焚書簡編斷爛冬官之屬雜出於他官而雜於司徒者尤多漢興得諸煨燼之餘諸儒考古不深遂謂冬官亡矣河間獻王購以千金不可得乃以考工記補之夫工作什器司空之一事耳豈足以當司空之全職哉梁氏謂司空之大要已列於大宰之篇首而為司空之屬者止稱百工無位序無兼職無聯事無府史胥徒故名其篇曰考工記其說非也司徒宗伯司馬司寇之大要皆見於大宰之篇首何以各序列其屬乎若謂司空之屬止稱百工則小宰以六屬舉邦治曰冬官其屬六十果何謂耶自漢以來以司空為主工匠之官其誤久矣無惟乎五

周禮集註

冬官

一

季欲以司空掌宗廟之掃除也嗚呼禹作司空舜以地平天成之功歸之豈工匠之任邪至俞庭椿始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於五官之中耳其後王次點因之丘吉甫因之而吳文正公又爲之考註愚初讀之甚駭其說徐而參訂乃知冬官果未嘗亡也特四家去取互有異同則以理之優劣斷之而備著其說於冬官之下云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

周禮集註

冬官

二

劉

民極乃立冬官司空使率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

此四十字吳氏做五官之序而補之者也不曰邦上而曰邦事者司空典事造業不止水土也邦國曰富者山林川澤百材之所自生庶物之所自出財用之所取給邦國之所以富也

事官之屬

大司空

卿一人

小司空

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此六十字丘氏做五卿序官而補之者也下大夫之上闕二字不知爲何官吳氏曰爲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化之而猶有不率則大者加之以甲兵小者加之以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之居民終焉

載師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載事也冬官謂之事官載師掌任土之事宜爲司空之屬

周禮集註

冬官

三

劉

量人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量猶度也以丈尺度地屬之司空宜也舊在司馬非是

封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聚封曰封掌設社稷之壇壝與封國造邑者也

周禮集註

冬官

四

均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平也主乎力役之征者

土均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土均掌平地政使高下嫩惡輕重各得其平者也

草人

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草人掌薙草而灰之以糞田者也薙替

稻人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稻人掌水利以種穀者

司市

周禮集註

冬官

五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司市市官之長掌交易之政教禁令者也質人

中下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質平也主平定物價者

廛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十人丘氏書府二人

賈師

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

肆長

每肆則一人

廛市中空地也賈師知物價者肆長給司市之錄役者賈古空控

泉府

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

周禮集註

冬官

六

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泉即錢也王布泉委積之府故曰泉府謂之泉者言其流通如泉也

土訓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土訓王訓說四方土地之宜者也

誦訓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王訓說四方之事者也

山虞

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

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

人徒二十人

虞度也度山之大小與其生殖而為之禁令也

林衡

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

周禮集註

冬官

七

五十六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

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衡平地也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麓

鹿

川衡

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

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

徒二十人

川水之流者魚鼈茭蒲所生可以給用者也

澤虞

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有水為澤無水為藪亦百物所產也自封人至此舊皆雜見於司徒藪叟

山師

周禮集註

冬官

八

百三十三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山師掌邦國之山林者

川師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掌邦國之川澤者

籩師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籩謂地之廣平者如冀之大原徐之東原是也自山師至此舊皆雜見於司馬籩原

迹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迹人掌田獵者謂之迹者謂獸可從迹而獵取也

升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

周禮集註

冬官

九

百三十四

人徒四十人

升金玉蘊於石者也升礦

角人

下士一人府一人徒八人

角人掌徵骨角以當邦賦者也

羽人

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掌百鳥之羽翮以當邦賦者也

掌葛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二十人

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也繩繩希

掌染草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染草草之可染者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
丰以染黑是也

掌炭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周禮集註

冬官

十一

二百七十一

炭煉木所成以供邦國之用者也

掌荼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荼秀茅也

掌蜃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蜃大蛤也煉其殼為灰可以飾墻壁可以
共闢墻自迹人至此舊皆雜見於司徒蜃

瞬闢因墻墻

掌皮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掌獸之皮革毳毛者也

典絲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

二人

絲所以成縑帛制文繡也縑兼

典泉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周禮集註

冬官

十一

泉麻苧可為布者也典絲典泉舊皆雜見
於天官俞氏以為典治絲泉飾化八材屬
之司空為宜

圉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圉人所以牧養百獸以備祭祀賓客之需
也

場人

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場謂場圃也物之方生闢場爲圃物之既
成築圃爲場

舍人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舍人主宮中用穀者

司稼

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周禮集註

冬官

圭

司稼主巡野而觀稼者自圉人至此舊皆
雜見於司徒

職方氏

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
六十人

職主也主四方之疆域人民財用也

土方氏

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

人徒五十人

土方主度四方邦國之土地也

形方氏

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形方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也自職方氏
至此舊皆雜見於夏官俞氏以爲皆邦土
之任宜屬司空

雍氏

周禮集註

冬官

圭

下士二人徒八人

雍猶遏也掌隄防止水者也雍於勇切

萍氏

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主水禁者官以萍名取其浮於水上
不沉溺也

柞氏

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柞氏主除木者詩曰作之屏之其苗其翳

修之平之其灌其例柞氏之職也柞作蓄
緇災二音霽意

雍氏

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雍氏主殺草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
草芟夷蘊崇之是也自雍氏至此舊皆維
見於秋官吳氏曰雍氏禁官稼萍氏掌水
禁柞氏掌攻木雍氏掌殺草非冬官之職
而何故取而歸之于此雍楚山

周禮集註

冬官

西

獸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獸人掌取獸以共喪祭賓客之用者也

鬸人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
十人徒三百人

鬸人掌以時取魚而備用者也鬸魚

鼈人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鼈人掌取魚鼈龜蜃以供祭祀膳羞也

獸醫

下士四人

獸牛羊犬豕之屬獸有疾則使醫療之也
月令曰季春之月命司空曰田獵置罟羅
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且嗟絜浮餒

司裘

周禮集註

冬官

圭

三百六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
十人

司裘掌王之裘服者也自獸人至此舊皆
雜見於天官俞氏曰九職四曰蕝牧養蕃
鳥獸乃司空之職則獸人以下四官不為
天官屬明矣又按司裘與下司服介師追
師屨人所以共王與后之服御司空掌百
工不宜屬他官而染人與掌皮典絲典枲
則備工之用者也取而麗於司空為宜

司服

中士二人府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主王之吉凶冕服者也舊雜見於春

官註疏并丘氏書俱有史一人

弁師

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弁師掌王之弁冕者也舊雜見於夏官

追師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百七十四

追師治玉石之工掌為后嬪之首服者也

屨人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也

染人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染人掌染絲帛者也自追師至此舊皆雜

見於天官

司弓矢

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司弓矢掌治弓弩矢箠者也

豪人

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箭幹曰豪此二官舊皆雜見於夏官

冢人

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國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封土為冢以象山頂之高貴者之葬也

墓大夫

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二十人徒二百人

冢土為墓以藏死者之體凡萬民之葬也

二官舊皆雜見於春官

大司空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

數以佐王富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

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水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土地之圖疆域之廣狹也人民之數戶口之多寡也知土地廣狹而務興其利知人民多寡而務養其生以是佐助天子則野無曠土國無游民而財用可充邦國可富矣九州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也東西為廣南北為輪

周禮集註

冬官

大

九州之縱橫皆可按圖而知之也積石為山叢木為林川水之流者澤水之鍾者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辨其名則知其地之磽腴辨其物則知所產之蠹惡大者為邦國小者為都鄙制其畿疆或溝水以限之或封土以表之社土神稷穀神壇祭社稷之壇也田主田神也樹之田主以接神也所宜木如松柏榆之屬若地宜松則名松社之野地宜枌則名枌

社之野廣古曠反

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

周禮集註

冬官

十九

三百五

會計也計五土所宜動植之物也動物天產也植物地產也毛物狝貉之屬鱗物魚龍之屬羽物翟雉之屬介物龜鼈之屬羸物龜蟻之屬皆天產也阜物柞栗之屬膏物桐漆之類穀物秣梅之類莢物薺莢之類叢物荏葦之類皆地產也山林之民得木之氣多故毛而方毛者木之氣方者曲直之義川澤之民得水之氣多故黑而津黑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義丘陵之民得火之氣多故專而長專圓也火之象也長者炎上之義得金之氣者

為墳衍之民故晡而瘠晡白也金之色也瘠者堅瘦之義得土之氣者為原隰之民故豐肉而瘠豐者土之體瘠者下之義蓋五行運於天而其氣寓於土人物皆稟是以生也阜龜專團莢結瘰疾隰昔羸保瘠婢龜衛蠅引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周禮集註

冬官

土

三

土宜土地所宜也十有二上謂十二分野之土也相視也相其陰陽之向背嘗其水泉之甘苦以奠民居利則使居之害則使避之也居得其所則民生可阜動物可蕃植物可毓任土所生因民所能皆由知其利害而然也壤亦土也九州之土不一有白壤有赤植有塗泥有墳墪別其物之所宜而知其所植之種以教民稼穡樹藝也此正司空居四民時地利之事屬之司徒誤矣

周禮集註

冬官

土

三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均平之也五物五土所生之物九等即禹貢之九賦也地有肥瘠之不同賦有輕重之一五物九等既辨則天下之地征可得而辦矣由是以作民職則三農以至閭閻各任其事也以令地貢則九穀以至山澤之物各出其有也以斂財賦則邦中之賦以至弊餘之賦各取其所宜共也以此而均齊天下之政則遠近多寡先後緩急無不平矣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上圭正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土圭長尺有五寸其法用之下可以測土深上可以正日景當夏至之日晷漏之半立八尺之表以候之景短於上圭則其地在日之南而多暑景長於上圭則其地在日之北而多寒景在表之東是其地於日近東也日中時其景已如夕而多風景在表之西是其地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三百七十三

於日近西也口中時其景尚如朝而多陰夏至日中之時量其景尺有五寸則與土圭合乃地之中也天地於此而合四時於此而交風雨時至而不愆陰陽和調而不戾百物之產于此有生者遂有形者育可以建立邦國焉於是制為王畿千里不惟封之土以為表且樹木以為固也正其地猶言度其地也其食者半謂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而已其餘則貢於天子參之一四之一皆然也大國貢重

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梁氏曰孟子王制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此言諸公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其不同者孟子王制以所食租稅言之如後世所謂實封也此則以封疆言之而凡貢於天子及附庸之國皆在其中矣愚按梁氏之說辯矣然實以書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言終有所不通姑闕之以俟後賢云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三百七十四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法而待政令

造都鄙之法制其地域而封溝以限之以所當受之民室數制其地然其域內之田有疏腴不齊故立不易一易再易之法不易之地歲歲可種是為上田一家受百畝一易之地兩歲一種是為中田一家受二百畝再易之

地三歲一種是爲下田一家受三百畝三農
園圃之類皆地職也耕植山澤之事皆地守
也九穀草木之屬皆地貢也頒職事者分命
使各爲其事也地法者地職地守地貢各有
度數凡此皆以待上之政令也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
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三百六

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

此一章舊雜見於司馬卽職方氏之九服也
王與之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者
義文也知職方氏宜在司空則此章不當在
司馬矣丘氏曰此言外方五百里則以方言
之非言面也以方言之是無而二百五十里
兩面相距爲五百里自侯畿至蕃畿通爲二
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爲四千五百里

并王畿千里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
五百里之蕃服爾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
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
漸西被卽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
雖增於禹而地未嘗增也又曰侯者侯也爲
天子伺候非常也甸田也爲天子治田以出
賦貢男者任也任王者之職事也采者采取
美物以供天子衛者爲天子守衛者蠻者縻
也縻繫之以政教也自此以上六服爲中國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三百

之九州自此以外是夷狄之諸侯蠻服亦謂
之要要求以文教也夷狄狄鎮去中國稍遠
鎮守在四夷也蕃者蕃屏之義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
令野修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
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旌致萬民而治
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
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
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奉猶進也奉牲謂獻腥也肆骨體也羞肆謂獻熟也賓客朝聘而來則令遣人治其道路共其委積也六引謂輓喪車之索帥六鄉之衆輓柩至壙而檢校輓柩之事軍旅田役皆當用衆則以熊虎之旗致其徒衆而治其戒令國有喪兵之故則致民於王門以衛天子有節者乃得行以防姦人爲亂也凶荒疫癘則令移民通財食不足者移之就有餘財有餘者通之濟不足也舍其山澤之禁弛其力

周禮集註

冬官

圭

三百全

役之征薄其稅歛緩其刑罰皆以恤民之病也

也

小司空之職掌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夫家猶言男女也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也

周禮集註

冬官

圭

所上之計簿也比備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會聚也古者寓兵於農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之兵司空掌力役者也故因民之卒伍而行之起猶舉也作猶爲也追逐也胥伺也卒伍之制一定征伐之時起之以爲軍旅四時之間作之使趨

田役寇盜之警比之使任追胥閒暇之時令之使出貢賦皆本於是矣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周禮集註

冬官

天

此因授地之上下以均任役之多少也受上地者其家七口可任力役者三人受中地者其家六口可任力役者二家其五人受下地者其家五口可任力役者二人役法雖有三入五人二人之等然其起役不過每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卒不盡役之也惟田獵與追盜則丁男皆行辭訟在役者之爭訟犯命在役者違其禁令也大事謂師田大故謂裁寇致民則會聚其百姓餘子羨卒也

凡今賦以地與民制之凡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章舊雜見於司馬俞氏以爲賦役一體也役事之屬司空既見於經則今地賦不可他屬矣上地食者參之二田百畝菜五十畝中地食者半田菜各百畝下地食者參之一田百畝菜二百畝此制賦之等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周禮集註

冬官

天

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今貢賦凡稅斂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井牧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田制一夫百畝故百畝爲夫九夫爲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九大爲井者方一里也四井爲邑者方二里也凡三十六夫四邑爲丘則方四里也凡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四丘爲甸則方八里也凡六十四井五百

七十六夫四甸為縣則十六里也凡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夫四縣為都則三十二里也凡一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一十六夫井牧之制既定以是任地事今貢賦稅歛之事可得而理矣分地域者分其大者為邦國小者為都鄙也辨其守則使衡鹿虞候各守其地施其職則使農工藪牧各修其業平其政則共貢賦出車徒各有其常也

周禮集註

冬官

三

積大軍旅師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今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軍旅之行必有徒衆以共繇役巡役者巡視執役之勤怠也喪役者正官引變復上之事也建立邦國必設其社稷之壇遺使各有所奉正其疆域之界限使各有所守也民訟謂

爭是非則以地所與比者正而斷之地訟謂爭疆界則以邦國地圖正而斷之大比謂通校六鄉四郊之民畜器械也夫屋者夫三為屋屋三為井而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貢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

周禮集註

冬官

三

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征其賦
任土者任其土之所宜也物地事者青黎黃壤驗其物色以知種植所宜也授地職者農牧衡虞各授以地使勤其生業也在市之屋為廛在里之屋為里王國之地則以廛里任

之場以登禾黍圖以種果蓏園地則以場圃
任之宅田即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士田即孟
子所謂圭田賈田則賈人有事官府者近郊
之地有此三等焉官田王者之籍田牛田牛
人之田賞田賞功之田牧田牧人之田遠郊
之地有此四等焉郊外曰甸公邑之田則六
遂之餘地也三百里曰稍家邑之田則大夫
所食之采地也四百里曰縣小都之田則鄉
所食之采地也五百里曰甸大都之田則三

周禮集註

冬官

圭

公與王子弟之邑也凡任土制賦之法官所
有宮室皆無征稅園少利廩無穀故二十分
而稅其一近郊十分取其一比園廩為重矣
遠郊二十分取其三比近郊又重矣甸稍縣
都皆十分取其二比遠郊又重矣漆林之利
重故二十分取其五所以抑末作也不毛者
不種桑麻也布帛也宅不樹桑麻者謂之使
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帛布所以勸織也三夫
為屋田不耕者罰之使出三家之稅粟所以

勸耕也民無職事者謂游惰也游惰之民罰
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所以
勸其勤生也數者之賦征之必以其時則上
不匱國下不病民矣豈姜蓀蓀
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
后官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
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
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

周禮集註

冬官

圭

建邦國而營其城郭也后君也書曰樹后王
君公天子之宮既立乃量其地後為市前為
朝道巷以通往來門以出入渠以通水其縱
橫廣狹皆量而為之制也造都邑亦如之謂
造三等采地亦如建國之法也壘軍壁也舍
軍舍也壘舍所在亦設市朝焉每州一師五
師為軍各有涂道出師必載社主以行而軍
社則有常居之里也列國之封域其制有大
小天下之道涂其數有多寡皆書而藏之以

備考察也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膳之數量掌喪祭奠

饗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罍歷而皆飲之
祀神饗賓皆有從獻脯膳其物之所共則有
數其器之所容則有量所謂從獻脯膳者以
所獻牲牢爲正以脯膳爲從也奠遣奠也竈
穿墻也遣竈皆有祭其祭皆有俎實宰祭謂
冢宰之攝祭也受舉學之餘歷而飲之所以
受神之福也此一節非量人之事蓋簡編錯

周禮集註

冬官

音

亂因章內有數量二字遂誤附於量人吳氏
以爲量人之文錯亂在此意或近之從縱脯
甫膳煩竈半鬱欲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
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
之今社稷之職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
其絃共其水橐歌舞生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
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社祭土勾龍爲配稷祭穀后棄爲配有國者

所當嚴奉也建王國則設祭社之壇積土以

爲封植木以爲限不言稷者舉社以見之也
封諸侯之國則設社稷之壇而封其四疆造
都邑之域則設社稷封四疆亦然不以大小
而異制也社稷之祭牲幣器服各有司之者
封人令之使無廢闕也飾牛牲者刷治之使
蠲潔也楅衡設於牛之角以防觸也衡設於牛
之鼻以繫繩也絃牽牲之繩也水以滌牲橐
以籍牲歌舞牲者牽牲入廟時歌舞以言其

周禮集註

冬官

重

三頁六

香肥也毛炮豚者剝去其毛實棗於腹而炮
之以備八珍也喪紀有奠牛賓客有牢禮積
膳之牛軍旅有犒牛大盟有載書之牛皆飾
而潔之敬其事也令凌糴絙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
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
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
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
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地政謂出車徒共縣賦之政也地守謂衡虞之屬守其地者地職謂農圃之屬治其事者力政力役之政也古之役民皆於冬月然視歲之上下以為役之等差豐年則一旬之中用民三日一月而九日三冬則二十七日矣中年則一旬兩日一月而六日三冬則十八日矣無年則一旬一日一月而三日三冬則九日矣若遇歲之凶札則弛其役所以恤民病也蠲其賦所以哀民窮也不收地守地職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三百九

則五地所守九職所貢皆蠲之矣不均地政以民困憊之極無從而均也三年大比而後大均者恐因循而墮法制也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蠲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

土地之政即所謂地守地事地貢也均之則高下蠲惡輕重各適其平也地守解見均人

地事即地職地貢即九職所貢也和者使不乖也蓋以地蠲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政令之緩急刑禁之寬猛施舍之宜否禮俗之沿革喪紀祭祀之豐約宜者今之不宜者禁之使之適於和而已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驛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澗用貍勃壤用狝墳壤用豕疆樂用蕢輕樊用犬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三百九

化猶變也變惡為美變瘠為肥也物地者物其色知其性而視其宜如高地宜麥下地宜稻是也天下之土不同有赤而性剛者有赤而縹緹者有墳起而壤解之者有舊為澤而今則渴者有水已去而渴鹵者有勃壤則粉解而粘者有墳墟則粘疏而不墳者有堅疆而不和柔者有輕脆而不厚重者化之之法或用牛羊或用麋鹿或用貍狝或用豕犬皆焚其骨為灰以清其種蕢則燒麻為灰以清

種今江南之俗猶然而用牛用蕢者尤多蓋古之遺法也緹低墳符粉切渴其列切渴昔

豕九直直槩檻嬰浮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會瀉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其其零斂喪紀其其章事

稼種穀也下地水澤之地也以瀦畜水者積之陂池以備旱也以防止水者增其隄防以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三百五

備夫也爲之溝以引瀦水通于遂爲之遂以均溝水盈于列列者塍其町畦則水可止舍也澮者會通諸溝致之於川也以涉揚其芟者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所芟之腐草則可以治田而種稻也稼澤種穀於澤地也盛夏水熱如湯以水浸草可以殄絕而芟滅之草既芟夷則稻之有芒刺者可種矣旱共零斂者共其零祭之所斂也喪共章事者所以填壙而禦濕也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買而徵償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薙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廼而市百族爲王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三百五

陳於市令謂宣教立政之事必憲於民大市量斗斛也度丈尺也禁謂逆式術俗之物不肆以類而辨之則市之物件平矣物靡易售而無用者也禁之則民不貴異物而市平矣布謂泉也商賈通而貨賄盛則泉布得行矣量度所以齊物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矣質劑所以立信也證以文書則爭者止矣賈民能知物之僞民之詐者也使之貿易則詐僞除矣市肆之間強暴盜竊羣焉懲以刑罰則

暴可禁而盜可去矣泉府所藏與民同之市
不售者官爲歛之民無貨者官爲貸之所以
利民非如後世爲富國之計也日廼日過中
也爲主謂在市之多者也大市交易衆多故
百姓爲王朝日出時也商賈家于市故朝時
在焉夕市日入時也細民之販以日餘力故
夕時在焉商賈之賈音古成賈之賈音嫁廼
側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

周禮集註

冬官

卑

三百五

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蒞焉而聽大治
大訟胥師賈師蒞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
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
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
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市入者百貨所入也鞭度者無刃之皮繫鞮
于上則爲鞭刻其尺寸則爲度爭門者執鞭

以威之爭長短者執度以齊之故胥執此以
守市門也羣吏謂胥師以下平肆者正其肆
之分界展成者省其貨之成否與價者定其
價之高下然後揭析羽之旌于思次以爲衆
望使知三市時也思次市中候樓也市師蒞
事于此而聽治訟之大者介次市亭之屬也
賈師蒞事于此而聽治訟之小者期于市有
要約于市者辟布考法而用泉也量度以粟
布而求齊也刑戮犯令而戮于市也以此三

周禮集註

冬官

卑

事來者各於所分之地也得遺物者亦使各
置其地貨於貨之肆畜於畜之肆則失主求
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則舉而沒官市之
百貨有用物有異物有用之物無者使之有
利者使之盛蓋貴其價以來之示民不賤用
物也無用之物害者使之亡靡者使之微蓋
賤其價以抑之示民不貴異物也貨賄出入
必用璽節恐其濫僞以爲真也有裁害則民
困故蠲其微稅金銅無凶年因物貴故大爲

布泉以饒民也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拘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帑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賞償之事

偽飾之禁如用器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數

周禮集註

冬官

聖

之類若此者凡十有二圭璧一也金璋二也命服三也命車四也宗廟之器五也戎器六也用器七也兵車八也姦色九也錦文十也珠十一也玉十二也凡此十有二者民不得畜商不得資賈不得粥工不得作故皆禁之憲罰書其所犯以示法也拘罰執縛拘路以辱之也扑罰撻其身體以懲之也有犯五刑者則歸于士師以議其罪夫市者貨利所在君子不入焉恐奇靡淫侈之物蕩其心而變

其守也國君諸侯也國君過市則赦市之刑

人以愧之蓋謂國君好利市人何誅焉至於夫人世子命夫命婦之過市必罰其幕帑蓋惟所以責其無以自蔽而見淫侈之物也會同師役大衆所在必有市焉故司市帥賈師往從之治其禁令而掌其貿易之事也扑杖

帑亦積蓄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

周禮集註

冬官

聖

契同其量度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成平其價也貨賄財物也民奴婢也兵器弓矢戈矛之屬珍異珍奇美異之物凡以物賣債者則為立質劑焉質以人證劑以書約大市謂人民牛馬小市謂財物珍異書契交易之券也度以齊其長短量以齊其淺深淳以一其布帛幅之廣制以一其布帛疋之長巡

行於市而考校之其量度不同淳制不一者則舉其貨而罰其人有援證佐持契券而來訟者以期而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好訟省文書也注淮

厘人掌斂市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厘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王府凡珍異之有滯也者斂而入于膳府

紋布胥師所取在次之泉也總布肆長總斂在肆之泉也質布質人所稅質劑者之泉也

周禮集註

冬官

四

罰布司市所舉犯市令者之泉也厘布厘人所稅諸貨邸舍之泉也厘人本斂厘布而兼斂五布者欲使知取其物之稅者不得取其地之稅也五布之斂皆入于泉府將以斂市之滯貨也屠殺六畜者其皮角筋骨可飾器用故斂而入于王府以當地稅珍異之物滯於市而不售者官爲買之入于膳府以其貴者之膳也綴次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

展其成而奠其價然後今市凡天患禁貴儋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儋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次賈師所蒞二十肆之次也肆之百貨有馬牛珍異布帛粟米之類言貨賄以見其餘也治者理其買賣之事也辨其物之美惡省其物之成否定其價之貴賤然後以今市賈使不得輕重焉天患謂凶札也民遭凶札養生送死之具不能以豫備賈人乘時以射厚利

周禮集註

冬官

里

貴儋以困吾民必禁之使有常價而不貳也嗣掌其月更代直月以均勞逸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名相近者如布帛之名同而制之精粗則異所以使之相遠實相近者如馬牛之實異而物之肥脂則同所以使之相近正者正其物之名平者平其價之實總布列肆之稅也戒

者戒其詐欺禁者禁其爭鬪施於一肆者也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
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
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
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
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共有司辨而授之以國
服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
出入而納其餘

市之征布謂屨人所歛諸色之泉也市貨有

周禮集註

冬官

聖

積滯而不售者官以泉而買之所以便商非
爲其賤而買之也每物書其價而揭之以待
不時而買所以便民非爲其貴而賣之也抵
本也民有買者各從其本價都鄙從其主者
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也民有喪祭
之事無所乞貸而賒於官者官給其物以應
之立期取償而無息也民有貸物於官者與
其有司辨其物定其價以授之還本之後使
服役於國中各有日數以爲息所謂以國服

爲息也國之經費取具於此每歲之終會其
泉府所出與屨人所入者若有餘財則歸諸
職幣所謂幣餘之賦是也國服爲息之說先
儒多以爲貸錢取利王介甫因其說遂立青
苗之法天下騷然胡致堂父子以其病民也
遂力詆周禮非周公之書噫以釋經一言之
誤而遺天下之大患廢聖人之全經其爲失
均矣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隱以辨地物而

周禮集註

冬官

聖

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地圖山川形勢之圖事農圃數澤之事也隱
惡也地隱如磽确之地不宜稼穡斥鹵之地
不宜果蓏也辨地物者辨其所生之物如嶺
南之鍾乳湖南之丹砂也原其生者物之所
生各有其地詔地求者欲求其物必於其地
也夾王車者在車左右詔王以四方土地之
利害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隱以詔辟忌

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方志載一方之山川物產王巡守則道之使王有所觀覽而知其始末也方慝謂一方之瘴煙癘氣王巡守則道之使王有所避忌且知土俗之差惡也此所以巡狩之時誦訓亦夾王車也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

周禮集註

冬官

采

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山有虞林有衡此兼言掌山林之政令者林衡亦受法於山虞也物爲之厲者每物有藩界也別其地以限之然後命其人以守之設其法以禁之陽木生山南斬以仲冬者欲其濡也陰木生山北斬以仲夏者欲其堅也服車材耜農器季穧也服與耜用穧材取其柔

初也斬木以時必限以日數恐其過取而盡其山也邦工國之梓人也其入山澤材則不限以日數非冬夏之時則不得入所禁之山斬木也犯禁而竊木者則加以刑罰若祭山林則爲辨護其祭事修治其壇場且蹕止行人也四時大田則於所田之處除其草萊田既止則立虞人之旗令獲者皆致其禽於旗

下珥當作珥取禽耳以計獲之多少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

周禮集註

冬官

采

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平其守者平其藩界之守計林麓者計其守護之功若林麓蕃茂民無盜竊則有賞竹木禿闕盜竊肆行則有罰法謂山虞所掌如萬民斬木以時邦工掄材不禁之類若斬木材而用之則受山虞之法而掌其斬木之政令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其守

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其川奠

流水曰川水鍾曰澤禁今如澤不伐天魚禁
鯢鮪之類是也巡其所守而平之又以時禁
視守者之舍而申戒之有犯其禁令者則執
而責罰之川奠謂籩豆之實魚鱸鱖蛤之屬
是也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
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
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

周禮集註

冬官

手

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國澤如揚之具區荆之雲夢豫之圃田青之
望諸堯之大野雍之弦蒲幽之獫狝冀之陽
紆并之昭餘祁皆國之大澤財川所出有厲
禁而不以封者也入于王府如珠貝齒角以
當邦賦也頒其餘于民不私其利也澤物之
奠亦籩豆之實芹茹菱芡之屬也獫漢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
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山林在諸侯之國者名與物若羽畎之夏翟
嶧陽之珉桐鄧林之材木是也利謂物之可
克民用者害謂物之能爲人害者所產有珍
異之物則使獻于王朝也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
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澤亦在諸侯之國者川之所產有魚鼈之
屬澤之所產有麋鹿之屬珍異之物如泗濱
之浮磬淮夷之蠙珠是也

周禮集註

冬官

手

遼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
物之可以封邑者

地名如冀之大陸徐之東原雍之原隰是也
物之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者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
者受令焉禁麋卵者取其毒矢射者

邦田之地田獵之處猶後世之苑囿也先王
之園囿薶雉兔者往焉然必爲之厲禁者恐
人取之非時用之過度以傷天地之仁也受

今受蕙而彌狩之令也禁靡卵者猶春秋國語所謂獸舍麋麋鳥翼穀卵也禁毒矢射者毒矢射物則物必死聖人之心所不忍也

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石琚琠之類金錫之在礦玉石之在璞所產各有其地利之所在姦人窺竊故必設厲禁以守護之若王朝欲取之以飾器用必視其上毛以別其所產圖而授之使取者知所向

周禮集解

冬官

重

也既設禁令又從而巡之防人之竊取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量度受之以共財用

象之齒犀兕之角獸馬諸獸之骨皆可以制器用凡此數物者不出于山則出于澤故以時徵其齒角骨物于山澤之農蓋平地之農以稼穡為事而共什一之賦山澤之農以射獵為生亦各輸其所有以當什一之租也以量度受之然後知其長短多寡之數以共國

家之用焉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今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縛

翮羽本也山澤之間禽鳥所萃其羽翮可以為旌旄弓箭之用故以時徵之當其租賦焉小束為審十審為搏十羽為縛縛徐轉切縛固本切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微草

周禮集解

冬官

重

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葛生於山可以為絺綌草貢如蒔芋之類草貢出澤可緝績者以權度受之者權以知其輕重度以知其長短也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染草藍蒨紫蒨之類或生於春或成於秋故以時斂之也頒之者頒于染人以共染物之用也蒨蒨列列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灰以給澣練炭以共薰熾皆國用之不可缺者也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既夕禮曰茵著用茶蓋縫淺黑之布以貯茶於中柅下墮之時以茵藉之縮二橫三以其為乾乾之物可禦濕也野疏材謂蒿艾之類

周禮集註

冬官

重

凡粗賤之物可給用者

掌蜃掌歛互物蜃物以共闡墮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互物蜃蛤之屬收其殼煉之為灰色白如堊闡塞也盛成也葬則以蜃灰塗墮以其禦濕也祭則以蜃灰飾器以其潔白也為宮室則以蜃灰飾牆壁取其素潔也今閭人飾牆壁猶以蜃灰代堊堊務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法頒皮

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為毼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

未練治者為皮已練治者為革皮革革久乃可用故春獻之百工謂裘氏帑氏函氏之類毳毛之細縹可為毼者邦事如祭祀喪紀無不用毼也泉布曰財行貨曰齎歲終會之計其所費也毳吹去聲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價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典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

周禮集註

冬官

重

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今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黻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續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絲之所入有出于黼室所獻者有出于野蠶所成者辨其物色評其價值書而揭之藏之于府而頒之于工典功之時謂溫暖宜絲帛清涼宜文綉也外工謂外嬪婦內工謂女御

也以物授之若縑帛則授以素絲文繡則授以采絲上之賜予亦各以其物也良功絲之縑帛苦功麻之布縑藏之以待有司之公用與王及后之賜予也祭祀用絲者莫急於冕服黼黻其服組就其冕也喪紀之需用絲以爲絲纓用纓以克衣禭用組文以爲物之飾也邦器茵蓆屏風之屬文織絲組所以飾之也織志

周禮集註

冬官

裘

典棠掌布總纓紵之麻草之文以待時頒功而授齋及獻功受苦功以其價揭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臬麻也總纓紵皆布名而有精粗之別草葛蒺之屬待時頒功待與功之時頒于女工而授其所以爲功之資也受苦功者待喪紀之用也或用於衰服或用於賜予皆邦用之非常者也歲終則計衣服賜予所用多寡也古

同人掌園遊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園遊苑遊觀之處也獸禁謂取用有節蕃息有時侵盜有罰也百獸謂脂膏羽鱗之屬皆可謂之獸也所以畜養百獸者以備祭祀喪紀賓客之須耳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歛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周禮集註

冬官

黍

果棗李之屬蓏瓜匏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時果蔬成熟之期也收而藏之以共祭祀賓客之須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苽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種種之種以其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王宮之稍食則宮正均之后宮之稍食則內宰均之所以稽其數而平其給則舍人之職

也財守米穀之數也分謂分送宮正內宰使
頒之也簠簠祭器也實之實以稻粱黍稷也
賓客之禮有苕米陳於中庭車米陳於門外
芻禾以其其馬牛也飯米飯舍之米以實死
者之口也熬穀錯干棺傍所以惑蚍蜉也每
歲之春后帥六宮獻種于王舍人豫縣其種
使風氣燥達以其獻也出謂以時頒之入謂
以時斂之辨其物者辨其稻粱黍稷而各藏
之也

周禮集註

冬官

考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
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
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食而調其給而平
其興

巡行視也春而巡野以觀其耕之勤惰秋而
巡野以觀其稼之美惡五穀之種有先種後
熟者有後種先熟者既辨其種又徧知其名
與其所宜種之地以爲稼者之法而縣之于
邑門使衆皆知之也上下謂豐歉也凶年則

賦從其常歉年則斂用其薄均萬民之食猶
廩人所謂四鬴三鬴二鬴之差也調者賑其
艱厄平者均其徵賦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
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
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
州之國使同貫利

圖如今之輿地圖也天下之地內而華夏外
而蠻夷其疆理廣而道路遠孰從而掌之按

周禮集註

冬官

考

三皇王

其圖而掌之也邦國都鄙在九州之內夷蠻
閩貉戎狄在九州之外凡內外之域財用之
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莫不辨其數
要焉數謂別而計之要謂總而計之也利如
金石粟帛之類爲人利者害謂猛獸長蛇之
屬爲人害者貫利者天下之人民好惡之不
同物產有無之不等貫而通之俾同享其利
也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

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鳥獸其穀宜稻

山鎮者名山能興雲雨利民物以鎮安一州者也會稽在今紹興府具區在今蘇州府三江謂婁江東江松江也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也二男五女蓋通以一州人民計之二為男而五為女也八州言男女者義同稻香秔也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數曰雲薺其

周禮集註

冬官

本

言李四

伏

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華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衡山南嶽也雲薺二澤名跨江南北今安陸華容等處皆其地江出岷山漢出嶓冢潁出陽城湛未詳或以為即淮者非也丹朱砂也

薺與夢同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數曰圃田其川焚雒其浸波澨其利漆綵象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華山西嶽也圃田在今中牟縣焚水在今樊陽縣雒即洛也在今洛陽縣爾雅曰水自洛出為波澨未詳所在或以為在漢南者非也六擾馬牛羊犬豕鷄也五種黍稷菽麥稻也

淫詐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數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沂山沂水所出者望諸即禹貢之孟豬在睢陽淮出桐栢泗出魯國沭出東莞青州之域

周禮集註

冬官

李

言李

子

多水故利蒲魚沭述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數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岱山東嶽也大野在今鉅野縣或謂即今之南望湖也河謂大河沛即濟水盧當作雷維當作雍即禹貢所謂雷夏既澤淮會同者也四種黍稷稻麥也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嶽吳嶽也弦蒲在沂陽涇出涇陽汭出沂源渭出鳥鼠洛出熊耳沂隴之西水多美玉石琅玕之類也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獫狁其川河泆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周禮集註

冬官

奎

三頁士

伏

醫無閭在遼東獫狁在萊陽充幽之境相接皆河泆所經之地也菑出萊蕪時出般陽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也獫今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霍山在霍州楊紆未詳所在漳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歸德晉地多山松柏所產柳子晉問所言是也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庫池嘔夷其浸泚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恒山北嶽也昭餘祁在鄔庫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漆出廣昌易出故安五擾馬牛羊犬豕五種黍稷菽麥稻也○丘氏曰冀充青徐揚荊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荊徐此爾雅之九州也揚荊豫青兗雍冀幽并此職方之九州也禹貢九州之名舊

周禮集註

冬官

奎

矣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至夏則復為九州爾雅九州商制也不可考周之九州與禹貢不同周都雍不可不廣梁山多險阻故合梁雍為一州徐地狹隘故青兼之堯舜都冀地壤最闊今之虜境各在其內且帝都所寓人民阜繁至周亦然故冀州分為幽并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丘氏曰衛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武城敘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而已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此不同黃楚望曰孟子所言因殷之制職方所言乃周家之制也計武王之興殷諸侯尚千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邑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為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勲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為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諸侯

惡其害已而去其藉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愚按楚望之言不見所本蓋以意度之耳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小大相維謂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以相

維屬也建牧設監各因其材不強其不能也任土作貢各隨所產不責其所無也王將巡守則先戒令之使各修其職王出巡守則在前導之而察其戒令之從違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

土圭致景解見司空土地猶度地也度地勢而相其可居者以建諸侯之邦國公卿之都鄙土宜謂九穀所宜土化謂糞種所用授任地者授之以地任其耕種也樹王舍謂王之所舍爲之藩籬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制者制其地域廣狹之形體也正者境界分明使不相侵敎也華當作係折而不絕爲係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絕而不續爲離地無係離則封疆正矣小國伯子男也大國公侯也以小事大不得怠慢以大比小不得侵凌此萬國所以咸寧也

雍氏掌溝瀆滄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溝瀆滄田間通水者也陂障水道也害於國稼謂禽獸水潦也春時農事方興故爲阱獲以禦獸害爲溝瀆以通水利也至秋農事已

成故設阱杜獲恐悞陷人畜也爲苑囿於山投毒餌於澤則專利於已肆害於物故皆禁之戒暴殄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川澤之水魚鱉生焉必禁其非時而漁也溪渾之水亦或蛟鯢潛焉必禁其犯難而涉也幾酒察其沈酒者謹酒戒民節飲也川游謂泗水而浮游者禁之防沉溺也掌水禁而并掌酒禁者酒之溺人猶水也龜於泗囚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今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今剥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攻治也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刊剥皆謂斫去其皮也化欲使化而爲土也變其水火者陰木至春又從而火之陽木至秋又從而水之則無萌蘖之生矣政令卽所謂刊剥之期水火之變也

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

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
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庶草延蔓能害嘉穀故設官以芟夷之春始
萌芽則鋤而治之夏漸長茂則以鎌迫地而
刈之含實曰繩秋芟其繩則實不成熟矣冬
則以耜去其根使不復生也以水火變之者
先以火焚燎又從而加之以水也繩孕

獸人掌畧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
獻獸物時田則守畧及弊田今禽注于虞中凡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
皮毛筋骨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畧田獸者張網以取當田之獸也辨名物者
辨百獸之名與其物也狼性溫故冬之麋
性涼故夏獻之春秋獸物非一類亦各因所
宜而獻之也守畧備獸觸畧也弊什也春火
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弊則田止矣置虞
旗於田處之中央而令田衆輪其所獲也謂
之注者如水之注于下也入于腊人將以共

脯腊也入于玉府將以制器用也政令謂田
獵之法也

獸人掌以時獻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鱣鼈
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鱣鼈
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人于玉府

梁水堰也堰其兩傍而空其中以筍承其空
而魚入焉以時設之者欲使魚遂其性也王
鮪魚之大者春獻之以薦寢廟也鱣鼈魴鯪
之類辨之以為鱣鼈所以共王膳羞也生者

周禮集註

冬官

卷一

為鱣乾者為鱣取魚者必受政令於獸人則
數畧不敢設也竭澤不敢為也獮米祭不敢
入澤梁也莘尾頒首在藻依蒲蓋有由然矣
獻征如魚鬚骨之類可飾器用者

鼈人掌取三物以時簪魚鼈龜蜃凡狸物春獻
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處鼈蜃以授醢人掌凡
邦之簪事

五物有介甲之物狸物藏伏泥中之物簪以
又刺泥而取之也春獻鼈蜃秋獻龜魚避其

字乳之時也。麋蛤也。羸蚌屬。蟻子也。授之
醢人使爲醢也。邦之簪事。凡狸藏埋泥中之
物。非網罟可致者。皆簪取之也。簪策七二音。

砥直其切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
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
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
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獸之病爲難知。必灌之以藥。使行焉。又從而

周禮集註

冬官

羊

節止之。以是動其氣。脈觀其發動處而調養
之。則其病可除矣。獸之瘍爲易見。必先灌而
攻之。以刮去其膿血。而發其惡。然後制藥以
療之。節其馳驟。以養之時。其芻莖以飼之。則
其瘍可愈矣。死則計其多少之數。以進退其
食。使爲醫者知所勸懲也。刮食似。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
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王大射。則
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

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廋裘飾皮車。
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
事不會。

大裘。羔裘也。王祀天於園丘。則服之。良裘
裘之美者。玉藻所謂黼裘也。王誓。獮田。則服
之功。裘縫製微粗。狐裘麕裘之屬是也。羽物
鶉雀之類。仲秋。爵羅可設。故以羽物行。賜群
臣。順殺氣也。季秋霜露既降。故獻功裘。以待
頒賜。禦盛寒也。侯以布爲之。以皮飾之。而棲

周禮集註

冬官

羊

皮於其中。以爲鵠。廋者像儀也。廋裘皮車。皆
明器中之車裘也。皮所用非一。皆司裘掌之。
王之裘與皮不會者。富有四海。不當計其瑣
屑也。

司服掌王之吉衣服。辨其名物。與其川事。王
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享先王。則裘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
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
則玄冕。凡兵事。常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

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吊事弁經服

名物謂冕弁裘服之名用事謂祭祀朝甸之事大裘無章元冠無旒祀天與帝用之尚乎質也享先王則衮冕謂衮衣而冕十二旒其服自龍而下衣五章裳四章享先公享射則鷩冕謂鷩衣而冕九旒其服自華虫而下衣三章裳四章祀四望山川則毳冕謂毳衣而冕七旒其服自宗彝而下衣三章裳二章祭社稷五祀則希冕謂絺衣而冕五旒其服自

周禮集註

冬官

圭

粉米而下衣一章裳二章祭群小祀則玄衣而冕三旒其服衣無文裳則黻而已兵事之服以熟皮爲弁其服用白布爲之眡朝之服以鹿皮爲弁其服亦以白布爲之田獵之服則冠委貌其服則緇衣而素裳服弁喪冠也弁經如爵弁而加環經也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

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歛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周禮集註

冬官

圭

錫麻之滑易者疑擬也擬於吉也大札素服哀民病也大荒素服哀民飢也大裁素服敬天變也吉齊則玄端凶齊則素端端言其幅之正也祭祀賓客共其衣服謂奉王之所當服者以待王服之也復升屋而招魂也歛小歛大歛也奠卽今靈座魂衣也廞藏於梓中者也陳序所陳衣服自有先後之序也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紿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紿皆就玉

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王之
弁經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常弁皮
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五冕袞冕至玄冕是也其爲制玄在上朱在
下延版之覆上者組綴於冕傍者以五采爲
纁繩垂於前後以五色玉貫於纁繩而垂之
就成也玉笄以玉爲笄而橫貫朱紘以組爲
紘而下垂諸侯當作諸公纁旂九就如其命
數也璫玉三采朱白蒼也其餘制度皆與王

周禮集註

冬官

圭

同纁旂皆就玉瑱玉笄總言侯伯子男之冕
也侯伯七命則七就子男三命則三就以玉
爲瑱所以塞耳也王之皮弁其縫中飾以玉
采之玉玉璫以玉爲璫象邸以象骨爲抵弁
經王之弔服也各以其等各依其命數也掌
其禁令不得僭踰也璫基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
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
經亦如之

副覆首之飾卽詩所謂副笄六珈也服以從
祭編編列其髮以爲之猶今之假紒也服以
親桑次編第髮長短爲之卽所謂髮髻也服
以見王衡笄皆以玉爲之衡則垂于副之兩
傍笄則卷髮者九嬪命婦之首服衣鞠衣禮
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王后佐王祭祀賓
客則服以執事也笄經笄而加經也追丁回
切紒結又計介二音地種淡展二音

周禮集註

冬官

圭

青句素履爲履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
散履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服履者吉凶之服各有履也重底爲舄單底
爲屨王之吉服吉舄爲上冕服之舄也后之
吉服玄舄爲上褙衣之舄也赤臆黃臆者以
赤黃之絲爲下緣也句當作紒青句以青絲
飾履頭之鼻也素履大祥所服葛屨夏月所
服命夫之履纁屨也命婦之履黃履也功履
冬之皮履散履無紒喪履也以宜服之夏則

用葛冬則用皮也履句繹以力切句劬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染絲者染而後織染帛者織而後染春陽燥烈故暴晒其練夏暑和潤故染纁玄夏五色也秋氣清涼故染五色至冬則以所染獻之于王染事不止絲帛皆掌之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及

周禮集註

冬官

圭

其頌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箠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繫矢利火射川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增矢第矢用諸弋射恒矢庫矢用諸散社

箠盛矢器也六弓王弧夾庾唐大也四弩夾庾唐大也八矢枉矢繫殺鏃增第恒庫也弓弩成於陽氣方和之時故仲春獻之矢箠成於

陰氣將堅之時故仲秋獻之甲革以革為甲

楯質植楯為正王弓弧弓至強故以射甲革楯質也豸侯五十步鳥獸必近而後射夾弓

庾弓稍弱故以射豸侯鳥獸也學射者先用弱而後習強唐大強弱適中之弓故以授學射者與為使及勤勞王事者也矢箠從其弓謂每弓一箠百矢也夾庾之弩利於攻城守

城唐大之弩利於車獸野戰枉矢取流星之名繫矢有結約之義殺矢傳藥而射鏃矢侯

周禮集註

冬官

圭

敵近而射也矰矢謂結繳於矢第矢可以射射飛鳥恒矢安車之矢庫矢平等之矢也箠箠庾庾豸岸鏃侯庫備句勾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楯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箠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天子之弓王弧也其體不甚曲故九弓而成一規諸侯之弓唐大也其體稍曲故合七弓而成一規大夫之弓夾度也其體愈曲故合五弓而成一規士之弓斗力也故合三而成一規句曲也弊惡也句者弊則直者為良矣祭祀射牲示親殺也澤謂澤宮習射選士之射也并夾矢菡也明弓矢明器之弓矢也籠竹箠也更償也亡矢者用而亡之則不償不用而亡之則償也

周禮集註

冬官

夫

橐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橐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

財泉布也受財于職金之官以給其工為市物料之直也弓弩矢箠名物不同必分為強弱中之三等入各有所宜如考工記所云也

素機也弓弩之胎也春獻其胎至秋方獻其成書其工拙之等以制其享食之差乘其事計其事之成功也當大閱時考其弓弩良否善則上其祿甚則賞之不善則下其祿甚則誅之既考其功乃入之于司弓矢以待頒賜入之于繕人以其工用也亡者闕之謂弓弩矢箠亡失者除之不會計也

周禮集註

冬官

夫

三百

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封丘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及窆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轎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泄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踰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尸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公墓之地謂地之屬於公者自天子至諸侯卿大夫士皆葬於此也辨其兆域者貴賤尊

卑各有常制也爲之國者塋域廣狹各畫界限也先王居中而子孫以昭穆夾處與廟制同也諸侯之葬在王墓左右而居前卿大夫士之葬亦列處左右而居後各以其族謂各以親疎附葬也死於兵謂戰敗無勇者故投之塋外以示罰有功謂建立忠勳者故使之居前以示褒也封丘謂封土爲墳諸侯群臣之葬其墳之高卑樹之多少各有降殺也甫始也量度始窆之處也度窆必祭告后土則

周禮集註

冬官

全

三百九

冢人爲尸丘隧墓前道也窆即明器轝車遣車也象人芻靈也執斧者示威也正墓位者正其左右前後之位踴墓域者踴止行人不敢近其塋域守墓禁者禁止樵蘇不敢犯其封樹也諸侯群臣之葬則授兆使之自窆已葬又爲之踴其域守其禁焉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

中之室以守之

邦墓萬民所葬也古者萬民所葬同處墓大夫分之使各有區域也族葬謂各從其親亦以昭穆爲左右也禁令禁其侵爭令其族葬也度數墓之高卑樹之多少寡也墓域謂管限遮列之處墓中有室各自守之

梁氏曰周官設冢人墓大夫之職天子旣以其昭穆而附葬矣而諸侯群臣亦各以其屬附葬焉至於萬民之衆亦令族葬而治以王

周禮集註

冬官

全

官蓋其生也爲君臣爲親屬而卒也葬以類從有以見昭穆之序焉有以嚴尊卑之分焉有以褒崇其功德焉有以不廢其拜掃焉其親疎如戚稽遠如近孝敬以存人心以萃由是也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葬旣各異處而山陵營治侈費不貲至王公以下多惑陰陽拘忌甲可乙否此是彼非庶民之家尤紛紛然貪慕於富貴或久而不葬或葬之遠方或發掘頻數或爭訟不已思所以杜僭踰崇孝敬

厚風俗息爭訟爲人上者安可縱其自爲而不嚴其禁令哉

周禮集註卷之六終

周禮集註目錄

考工記

輪人

輪人

輿人

輈人

築氏

冶氏

桃氏

鳧氏

栗氏

段氏

函人

鮑人

鞞人

韋氏

裘氏

畫績

鍾氏

筐人

幌氏

玉人

柳人

雕人

磬人

矢人

陶人

旄人

梓人

廬人

周禮集註

考工記

一

匠人

車人

車人

弓人

周禮集註目錄

周禮集註附解卷之七

刑部尙書王江何 喬新 集註

考工記上下

工謂百工作什器以利民用者也百工之事皆出於聖人故博識之士錄三十二工之法度以爲此篇作者雖不知其人然必先秦之世故韋氏裴氏等官皆有其名而闕其事也周禮出於漢初而司空之篇亡購以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嗚呼考工記豈周公之

周禮集註

考工記

一

書哉百工之事豈足盡司空之職哉漢儒以此篇補司空之闕誤哉或曰此篇記非聖經黜而絕之可也何爲復註之曰申韓蘇張之書傳之至今況此篇錄聖人之法度而無悖理非聖之言其文古其意深使衆工循之則工不信度者無有也註而系之聖經之末不亦可乎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

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此以下至四代所上皆記者之本序也審曲謂察其文理之曲直面執謂觀其陰陽之向背飭修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辨謂辨其所宜以制器也王公王之三公者百工非王公

周禮集註

考工記

二

士大夫之倫記者推大其事耳與預

粵無鐻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鐻也非無鐻也夫人而能爲鐻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粵無鐻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蓋當時之諺也鐻田器函鎧也廬戈矛之柄記者引當時之諺又從而釋之以爲粵之無鐻者非真

無鐻也人皆能爲是器無專工也燕無函秦之無廬胡之無弓車意皆倣此鐻博廬廬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燦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智者明於庶物故足以窮理而能創巧者心無疑滯故足以循迹而能述父子相傳不失

周禮集註

考記

三

三百八

橋踰淮而北爲枳鷁鷁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

不善則以不得天時地氣故也

其業然後名之曰工百工之制作雖形於度數之粗然皆出於聖人蓋聖人明事物之理有創物之知故也故燦金凝土作爲舟車皆聖人立法以爲天下利也天時有寒溫之殊地利有剛柔之別材有美惡之不一工有巧拙之不齊制器者上得天時下得地氣其材美其工巧然後爲善材美工巧然所作之器

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劒遷

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符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此申言地氣材美天時之說也五方之土各有所偏五方之物各有所宜橘生南國踰淮則化爲枳鷁鷁產齊地踰濟則無之貉產魯地踰汶則死此地道之化使然也鄭出良刀

周禮集註

考記

四

三百八

宋出良斤魯出良削吳粵出利劒遷乎它地則不得爲良此物性之宜使然也燕地寒其角堅實荆多堅木可爲弓幹胡多竹可爲箭箭吳粵多石山產金與錫則物之有用者存乎材也天有時以生殺陰陽之虛吸也草木有時以生死春冬之燠寒也石有時以泐盛暑而解散也水以盛寒而凝結以溫風而解釋此天時地氣材美之不同而工之巧當審焉故不言工巧也妙扶云反勉勸澤釋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是與段挑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篴恍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陶甃

攻治也搏拍也埴黏土也此總言工之多少也段煨鮑薄鞞運慌芒柳責旒倣

有虞氏上陶夏后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上猶尚也有虞之世太朴未散陶土為器故

周禮集註

考記

五

右

上陶夏后之世營制稍興為宮室以居處溝溝洫以灌溉故上匠殷時禮樂漸備以梓人為侯為荀簠為飲器故尚梓至周則經制廣而文物備以輿人為車上下有等故上輿將言車輿之制故先言四代所上發之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進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爰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

等車戟常崇於爰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輪六尺有六寸軹崇三

尺有三寸加軹與轅之七寸為四尺是軹去

地四尺矣此一等也自軹而上其車之等皆

以四尺為差戈秘六尺有六寸則四尺崇於

軹此二等也人長八尺則四尺崇於戈此三

等也爰長尋有四尺則崇於人亦四尺此四

等也車戟常則崇於爰亦四尺此五等也酋

周禮集註

考記

六

之

矛常有四尺則崇於戟又四尺此六等也戈崇於軹人崇於戈爰崇於人戟崇於爰矛崇於戟此之謂車有六等之數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威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庫則於馬終古登阨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

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轆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載於地謂輪也一車之制任重者輪故察車之工拙必自輪始也樸屬猶附著堅固貌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圓甚易轉也戚速謂行疾也輪太高則人不能登若太卑則馬高而輪低雖行平地終年如登坡陀然輪之心爲轂轂中橫截者爲軸軸末謂之軛輿後橫木謂之軫軸上伏兔謂之樸軛與軾軾之長四尺得人長之半故升降以此爲節焉戚促地丈爾反

周禮集註

考工記

七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做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砥其輪欲其慎爾而下迤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園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砥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砥之欲其憊之

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砥其輗欲其蚤之正也察其齒蚤不齟則輪雖做不匡

造車有三材轂輻牙是也斬此三材必順天時陽木以仲冬斬之陰木以仲夏斬之則其材堅緻可用矣三材既備必須巧工和之謂調其鑿柄而合之也轂中虛而容軸故取於利轉輻帶輪而轆轂故取於直指牙則包轂幅而外軛故取於固抱合是三者爲輪雖歷久而體做三材各處其所未嘗動焉故云完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八

慎均致貌眼突出貌憊慢轂之革也輪貴於園砥其輪均致而下斜其著地處微眡非它有所取惟取其園也輻貴於平直砥其輻向轂者纖削尙牙者堅壯洪殺相稱非他有所取惟取其平直也轂貴於急砥其轂外見突出內見其廉隅非它有所取惟取其急也輗鄭氏云輗草也或曰輪外兩邊有一重護牙者謂之輗就牙內而視蚤之布置必正而不斜也輗之入轂處爲齒入牙處爲蚤人之齒

牙參差謂之齟上下入處整然相當則輪雖
弊壞而輻不斜枉也削蕭眼懸魚反轉稠硬
餅留資齟五溝反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積理而堅陰
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
則轂雖敝不蔽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柞是
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三分其牙圍
而漆其二榑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以
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指其數五分其轂之
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
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轆必負幹既摩革色青
白謂之轂之善

矩爲方之器也木性有陰陽矩而識之則所
用不失所宜也陽木文理縝密而堅陰木文
理疎粗而柔蔽撓減也若用陰木必以火炙
之使堅緻陽木相等則轂雖敝而不撓減
也轂小而長則傾仄而不正轂大而短則杌
攄而不堅輪之崇六尺六寸也牙圍一尺一

周禮集註

考詁

九

三

三

寸是六分輪崇而得其一也三分牙圍而漆
其二是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
三分寸之二也蓋不漆者其踐地者也榑舊
註訓度榑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六
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就其中誦而爲
二則各得三尺二寸也以此爲轂長是轂之
長三尺二寸也伸而量則爲長圓而量則爲
圓若圍長三尺則徑一尺也三分之一謂之
防指除也蔽孔也衆輻所入之處有三十孔
以三尺二寸之轂三分除一以爲三十孔也
轂長三尺二寸以其長五分之去一分以爲
賢去三分以爲軹賢內穿也軹外穿也去一
以爲賢是內穿徑四寸一分寸之二也去三
以爲軹是外穿徑二寸五分寸之四也轂以
受輻不可不直篆以約轂不可不正膠之施
不厚則易動筋之束不多則不固轆者以皮
輓之也負幹者如木生皮也既輓之矣因而
摩之其色青白則爲精好也轂耗柞反掌泉

周禮集註

考詁

十

三

三

稍清

叁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幅廣幅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机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竝其幅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三分其幅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濫也叁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亦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繫而固不得則有繫必足見也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十一

三分其轂長者取其伸數言之也二分在外一分在內以置其輻是數孔言之也凡造車者廣深相應則固若幅廣而鑿淺則大小机相雖有良工不能使之堅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堅固有餘而不勝其任也竝量度也弱謂當也度其幅廣以爲之當則雖有重載轂不折也輻乃入牙與轂者三分其長而未殺其一分則雖有深泥亦弗粘帶於輻也股近轂者散近牙者言股以喻其豐言散以喻其細

三分股圍而去其一分以爲散圍即上所謂三分而殺其一也揉輻必齊謂以火熯之必使直齊也平沈必均謂以水試之必須均平也輻之材貴乎直其指於牙若與牙相得則雖無繫亦固若不與牙相得則雖有繫而入牙處必現露也足者近牙處也近轂處爲股近牙處當爲足也鑿造机五骨反兼粘散胡鮑反繫乃結反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十一

六尺有六寸之輪經叁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倅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倅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凝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三分寸之二爲輪之固牙加以綆則愈固也爲輪之法澤多濕故欲杼言牙輪之外踐地處削去少許如劒脊則泥塗不附著如刀割去之也山多石故欲倅言牙輪之外上下皆同而圓滑如手搏石雖久敝之後其孔鑿之

內不動推也爲牙之木用火揉熨外無芒刺之起內無摺折之處旁無擁腫之病乃爲精好而善於用火者矣

是故規之以眡其圓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幅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忖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爲輪貴乎圓規則爲圓之器也既圓矣又取其方萬則爲方之器也輻分四圍縣而眡之

周禮集註

考記

三

上下皆直是上與下輻皆相直也置輪全於水中則知其無輕重之偏也牙殺之數皆以忖量則知其穿孔皆無大小深淺也以兩輪互秤之則知其輕重相侔也國工者一國所推之良工也此總結結輪人一章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之二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

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有二枚鑿端一枚

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程蓋之杠也杠圍六寸足以含達常也部謂蓋斗也廣謂徑也部長二尺謂斗柄達常也杠長四尺者二是長八尺也寸有十分十分其一謂之枚部尊一枚蓋斗上高一寸也弓傘骨也傘骨入鑿處廣四分鑿上有二分鑿下有四分鑿深二寸有半者欲其入深則牢固也下直二枚者

周禮集註

考記

四

鑿孔下正而上低二分也鑿端一枚則孔之內深處亦咸一半故前鑿上二枚而此鑿端一枚也

弓長六尺謂之庇軼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軼三分弓長而揉其一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三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紕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庇覆也輪之廣殺於軹軫之廣殺於輪而弓之隆殺亦以一尺爲差六尺之弓三分而揉其一謂持長揉短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爲宇曲也弓近部平謂之股宇曲之末謂之蚤股欲粗其圍則一寸六分也蚤欲細去股圍三分之一則一寸十五分寸之一也弓長六尺而三分之則近部二尺者爲高矣上高則其勢仰而隆宇卑則其勢俯而下蓋主爲雨設所以吐水速而雷及遠也蓋部并達常二尺

去一以爲式圖參分參分式圖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轡圍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併大倚小則推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車者總軹輻輪蓋而言之也處車中以載物者爲輿挾車傍以行地者爲輪橫車前以駕者爲衡輪之崇輿之廣衡之長俱六尺有六寸三者相稱矣隊深也車橫六尺六寸以其橫三分之去其一則車之深只有四尺四寸也三分其深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人立其中式必近前方可也揉者揉其木使正直也式在較下其高三尺三寸得廣之半較在車箱之前又高於式二尺二寸是得隧之半也六分車之廣而軹圍得一尺一寸是軹之圍得其廣之一也式小於軹較又小於式軹又小於較軹又小於軹故皆三分去一以爲殺也車前有式其兩廂立木置式其上立者爲轡

橫者爲軹制作之法其圓自中於規其方自中於矩立而直者中於繩橫而平者中於水直者如木之生於地繼者如枝之附於幹以人功之爲而類於天性之自然所以爲工之巧也居材謂隨其材之大小而處之得宜也小大各得其所則無并矣材之大者其勢強材之小者其勢弱以大倚小則必有摧折之慮以小倚大則牽引而動必絕斷矣棧車無輦輓則不堅而易折故欲其奔飾車則有結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卷一

束雖修不害也稱去聲較古學切輗對

輗人爲輗輗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輗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輗深四尺駑馬之輗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熾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輗之長以其一爲之圓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圓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輗間以其一爲之軸圓十分其輗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圓參分其兔圓去一以爲頸

圓五分其頸圓去一以爲踵圓

輗車轅也三度謂淺深之數卽下文國馬田馬駑馬之輗是也三理謂選材之道一則欲其美而無惡二則欲其堅而可久三則欲其滑而易轉也輗軌以前其長十尺策半則五尺也以策五尺御者執之適可以及馬而無過與不及也任木以木任物也任正者輿下三面之木也輗長一丈四尺四寸以十分之得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以爲任正之圓也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卷一

衡在兩輗之間衡長六尺有六寸以五分之得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以爲衡任之圓也若小於制度則木不勝矣軸謂車軸之貫轂者也輿廣六尺有六寸卽軫之間五分取一以爲軸圓則其圓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者相應矣當兔卽伏兔謂輿下之貫軸者也輗長丈四尺有四寸十分取一以爲當兔之圓則其圓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矣頸謂輗前之持衡者也三分兔圓

去一以爲頸圍則其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矣鍾謂與後之承軫者也五分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則其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矣

凡揉輶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輶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輶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陲不伏其輶必綖其牛此無故唯輶直且無撓也故登陲者信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

周禮集註

考工記

九

三百六十八

陲也不援其邸必綖其牛後此無故唯輶直且無撓也是故輶欲順典輶深則折淺則負輶注則利準利則久和則安輶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做此唯輶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輶猶能一取焉良輶環澹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澹謂之國輶

孫順也揉木爲輶其揉曲之勢孫順自然若

弧弓而深則太彎矣摯下也大車之輶其勢直而不撓曲下至於馬則難登陲雖馬有力可負而登亦必易覆故於平地之間雖其任高下得節而不可施之登陲蓋平地易準節登陲則難節也軒高也伏其輶者牛伏其輶下爲所遏也綖其牛者輶直而牛不勝如綖縛之也登高而輶直牛之負力倍於平地有力之牛猶可登也及其勢趨下則非援其車之邸必綖絆其牛之後二者皆能覆車援者

周禮集註

考工記

三

三百六十九

執引之意綖者轡絡之類此數者皆其勢不孫曲使然也順典堅忍貌深太彎也太彎則易折淺太直也太直則馬如負然輶注則利準者輶所以駕馬引之而進若水之注然故其行便利而不滯準平而無礙利準則無傾覆之敗所以能久也和則安謂注與注者和則人乘之而安也輶欲如弓之形太深則折輶欲順木之理逆理斯絕進而從馬退而從人車之進退與人馬之意相應也捷猶拘束

也凡乘車尊者居左車既安則尊者亦安不
拘束也馬不契需謂不傷蹄不怯懦於道路
也御者費力則衣枉損微若皆順溜則衣枉
不微矣此皆以輶之和故也勸助也輶和則
馬省力如助之也馬力既竭猶能一進勢順
易行也澗漆也良輶回環皆漆所不漆者自
伏兔至軌中七寸而已則輶無傷齒之微而
其文飾常存非國工之巧不能及也孫去聲
〔繪秋預壘〕與珍契怯澗子消切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圭

卷之七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
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
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
旂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
枉矢以象弧也

地之形方軫之方取象於地天之形圓蓋之
圓取象於天一輪有三十輻以象一月有三
十日也一蓋有二十八弓以象天有二十八
宿也交龍爲旂其旂有九象大火者以九旂

象尾之九星也鳥隼爲旗其旂有七象鶉火
者以七旂象朱鳥之七星也熊虎爲旗其旂
有六象伐者以六旂象伐連參爲六星也龜
蛇爲旂其旂有四象營室者以四旂象室與
壁爲四星也枉矢妖星也凡旌旗皆有弧又
畫枉矢於上以象弧星之有矢飛行也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
臬氏爲量段氏爲鑄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六
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圭

卷之七

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
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太刃之
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
半謂之鑿燧之齊

多錫爲下齊少錫爲上齊以金爲器必濟之
以錫然所用之錫各有多寡之不同鍾以擊
鼎以烹則用錫爲最少故六分其金而錫居
一斧以伐斤以斫則用錫爲差多故五分其
金而錫居一戈戟皆用之以刺防其挫折用

錫宜多於斧斤故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凡此皆上齊者也大刀則戚揚之屬施之斬砍防其易缺故參分其金而錫居一削背刀也殺矢用諸旧獵者也皆欲其堅利不脆其用錫又宜多於大刀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二鑿燧以取水火於日月或用之以照皆貴於明白故用錫爲最多而金錫相半焉此所謂下齊也齊去聲才細切

蔡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

用禮集註 考工記 圭 三百八十三

做盡而無惡

古人用竹簡先以火灼其簡後用刀刻而爲書長一尺而闊一寸刀勢彎曲以六刀相合其圓如規欲新而無窮者其刀常若新發於硯雖磨削至盡亦無瑕惡也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闊寸銚十之重三垓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已也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重三銚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

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銚

殺矢之刃其長一寸圍亦一寸銚箭足入荷者垓量名稱之則重三垓也戈之制其廣二寸內者胡以下接柄者也倍之則其長四寸胡者鋒之曲而旁出者也三之則其長六寸援者刃之直而上達者也四之則其長八寸胡太直可以刺而已以之鉤人則不入也胡太曲可以鉤而已以之斫人則不決也胡以內過長則援短引之則與胡並鉤故折前胡以內過短則援長引之則不能速及故不疾倨言其直者句言其曲者倨與句皆有外廣豐於二寸自然無上四病也銚先儒謂卽呂刑所謂援其重六兩戟狀與戈同而三刀其廣一寸有半其內長四寸半胡四之則六寸援五之則七寸半倨句得所則其勢稍方故曰中矩以兩胡與直刺之刃稱之皆重三銚也垓九句鉤銚旁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

用禮集註 考工記 圭 三百八十三

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
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
銑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銑
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銑謂
之下制下士服之

臘兩刃也兩從謂劒脊兩面殺而趨鐔也莖
謂劒人所握處其圍五寸長一尺也中其
莖設其後者以一尺之莖中分之下半稍
大也下大則於把易制矣首劒把接刃處其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圭 二百九十五

圍得一寸三分寸之二身者去劒柄而言也
莖長一尺上制之劒長五尺重三斤十二兩
中制長四尺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
制長三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上中下
士以其人才之長短言之隨人材之宜而用
長短之劒欲人與器相得也

鳧氏爲鐘兩樂謂之鈇鈇間謂之于于上謂之
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
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簨

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攢謂之隧

樂鐘口兩角也鐘之所先故謂之鈇兩角之
間名之曰于者鐘脣之上祛也于上謂之鼓
者可擊之處聲所自出也鼓上謂之鉦者鐘
脣之上居鐘體之正也鉦上謂之舞者聲之
震動在此其音中於舞節也于鼓鉦舞四者
皆鐘體角衡二者則鐘柄也甬出舞上取盡
而有繼之意衡出甬上取平而不跛之意旋
者鍾柄有孔繫之可旋轉也旋蟲以蟲爲飾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圭 二百九十五

謂之幹者言其強而能屬鐘也鐘有四帶紋
如篆籀故謂之篆篆間有鐘乳夾鼓與舞可
以枚數故謂之枚又謂之景攢受擊處也攢
而靡樊窪而生光有如陽燧故名爲隧縣玄

攢靡

十分其鈇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鈇間去二
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
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
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

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凡鍾之制下侈而上斂故鉦之徑得銑徑十分之八而銑間則與鉦同也鼓間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六也舞脩舞之長也與鼓間等舞廣舞之徑也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四也舞之上下既促則當以橫為脩縱為廣也甬之長如其體之鉦以其長為之圍者若甬長一尺則其徑三寸三分以上也衡小於甬故得其圍三分之二也參分甬之長二分在上一分在下以繫其旋上長而下短者以為固也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卷一

二十六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柝弇則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間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間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圍之鍾之所尚者聲聲之所出者形薄厚侈弇者

形也清濁者聲也鐘聲之清濁乃出於鐘形之薄厚侈弇原其所自有解說之義也是故失之太厚則聲石而不發失之太薄則聲播而多散其形侈者其聲迫箝而出疾其形弇者其聲鬱塞而不發其甬長則聲震而遠間大鐘必十分其鼓間以一分為之厚小鐘必十分其鉦間以一分為之厚蓋鉦間鼓間各居其銑十分之六也鐘大則形長大而失於短故聲躁疾而短間鐘小則形短小而失於長故聲舒遠而緩聞遂即隨也六分其鐘體之厚取其一以為隨之深則不傷於鐘體圍者受擊之處其形必圍也鉦征聞問說如字柝側百切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卷一

二十六

栗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滿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鬴其鬻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樂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

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紫次之然後可鑄也改煎謂重煉也金錫之爲物必煉之使精不復減耗然後可久焉故始而權之以眡其輕重之齊次而準之以眡其高下之平終而量之以眡其多寡之均然後以之爲鬴也鬴之量受六十四升其深一尺其內四方每方各一尺而外則爲圓形也鬴在下其深一寸可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卷一

三

以容一豆也耳在旁其深三寸可以受一升也其重一鈞則權衡之法寓焉其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呂之法寓焉槩平也臬氏鑄此以爲天下法使天下爲鬴者皆於此取平而不用此以收稅也銘刻其詞於鬴也時是允信臻至也言文德之君思可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鬴信造其法度之極矣既成此鬴以觀示四方又開道後王使永守此法則也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闢石和鈞王府則有卽此

意也用金爲器必和之以錫初鑄之時火色黑濁者穢雜尚多也煉去穢雜火色變而黃白亦未爭潔也鎔煉既久變而青白稍淨而未盡也白色盡去火色純青則其煉之至精然後可用以鑄焉

段氏闕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卷一

三

若一以其長爲之圖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凡察車之道眡其鑢空欲其窳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橐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齟也眡其鑢空而窳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朽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齟則變也

屬者甲之札葉相續也一葉爲一札革堅者札長犀甲以牛皮爲之七節相續用之可歷

百年兕甲以虎皮爲之六節相續用之可歷
二百年合甲削去皮裏之肉但取其表合之
爲甲五節相續最爲耐久可歷三百年容者
人身之小大長短也先觀人身然後制革上
族腰以上也下族腰以下也重若一者上下
等也長與圖等者欲其相稱也鍛煉革也摯
至也煉之不熟則不堅煉之太熟則撓曲也
鑽空穿而爲孔也窻孔小貌孔小則堅而難
壞裏者革之內也易治其穢惡也治去淨絮

周禮集註

考工記

三

則更變其材朕縫處也直無斜曲也縫路皆
直則制作之善也卷而藏之易於約束是制
作密緻而周也舉而起之其制豐大是札葉
光明可觀也着之於身無齟齬之病是於人
便利也（鮑注）孔窻宛齟齬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
其柔而滑也卷而搏之欲其無弛也眡其著欲
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茶白而疾澣
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脰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

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
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
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
是以博爲幘也卷而搏之而不弛則厚薄序也
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
羶

周禮集註

考工記

三

鮑當作鞞柔革之工也凡已柔之革遠望而
眡之欲如荼秀之白近前而握之欲柔順而
滑利卷束而搏之欲平正而無斜弛眡其著
欲淺者謂鍛治之善鋪著之雖厚如薄也察
其線欲藏者謂縫革之縷隱而不露也革白
如荼其質雖美必疾澣之不使久居水中則
堅而難壞也革欲柔滑而厚脂以潤之則爽
而不硬也展而伸之欲其直而不撓也伸之
而直則其材正而不偏伸之而枉則其體緩
急不均也緩急不均則其急者必先裂苟有
裂處則革雖博闊乃成淺狹之材故曰以博
爲幘謂以廣爲狹也卷之而無斜弛者正以

革之厚薄得其叙也。砥其著而淺則革仲無縮緩之偏。察其緣而藏則雖微而無磨甃之傷也。雁渥裏軟信中。踐甃各體。僕

韞人爲臯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等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闊加三之一。謂之鼗。鼗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周禮集註

考記

三

臯陶鼓木也。左右端謂兩頭也。兩端廣六寸而中央廣一尺。則其腹穹然高起。等者三之一。謂中央穹隆而起者。居鼓面三分之一也。正直也。三正者。等上一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先儒謂此爲鼗鼓。未詳是。否鼗鼓長八尺。鼓面徑四尺。中闊加於面之圓三分之一。所以鼓軍事者也。臯鼓即鼗鼓。長丈二尺。鼓面亦徑四尺。倨句曲。擊之則中高而兩端下。所以鼓役事者也。蒙鼓必以

啓蟄之日。蓋蟄垂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良鼓其革調急。則文理累累如環之積也。鼓之聲隨其形之大小長短而已。大而短則其勢促。故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其勢展。故聲舒而遠聞。其義與鍾同也。鍾運陶桃開問

韞氏闕

裘氏闕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

周禮集註

考記

三

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績之事。後素功。摸倣物體。謂之畫。分布采色。謂之績。畫績之事。雜施五色以彰顯之。青屬木。位乎東。赤屬火。位乎南。白屬金。位乎西。黑屬水。位乎北。天純陽也。其色玄。地純陰也。其色黃。青與白東

西相比也赤與黑南北相比也玄與黃天地相比也青與赤相雜名之曰文木火相生也赤與白相雜名之曰章火金相剋也白與黑相雜名之為黼金水相生也黑與青相雜名之為黻水木相生也五采皆備則謂之繡土之色黃而其形方火之色赤而其性圓天道無常隨時而變故畫土者黃以象其色方以象其形也畫天者隨四時之色而變也畫火者圓如半壁也山以章先儒謂章猶獐也畫

周禮集解

考工記

畫

家

山必畫獐非也天以星辰為章地以草木為章畫山必畫草木也龍生於水畫水必以龍象其物也龜蛇為旒鳥隼為旗熊虎為旗皆畫之於旗者也雅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者五行播於四時形為五色因其位設其色非巧者不能凡績畫之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以五采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
三入為纁五入為緋七入為緇

羽之為物或用之以飾旗如全羽析羽之類或用以飾車如重翟厭翟之類必染成其色乃可用也朱朱砂也湛漬也丹秫粟也淳沃也熾炊也凡染羽者以朱砂漬丹粟越三月而後熟以炊下湯沃其羽而又浸漬之使其羽與染汁相入而後可染也三染則成赤色而為纁矣五染則成青赤而為緋矣七入則成黑色而為緇矣緋如今之鴉青色也緇

郊

周禮集解

考工記

畫

筐人閔

幌氏凍絲以洗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畫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凍帛以欄為灰渥渥其帛實諸澤器漚之以屨清其灰而盡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盡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盡之畫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治絲帛而熟之謂之幌洗水以灰沸水也漚猶後世漚麻之漚以灰水浸漬之也漚之七

日然後灑起去地一尺而暴之晝暴諸日以
陽氣溫之也夜宿諸井以陰氣寒之也既漬
又暴既暴又漬凡七晝夜乃可用也凍帛之
法以欄水爲灰泔水而凍之渥渥亦沃也既
以灰水沃其帛矣乃置諸滑澤之器又以蛤
灰浸淫之盪猶灑也渥之既久其灰既清然
後灑起揮者灑洗之也既灑洗又再浸漬而
後灑起乃以蛤灰塗其上使經宿焉明日又
沃以水而灑出然後晝暴夜宿經七晝夜如

周禮集註

卷三

圭

禮記

漚絲之法則帛可久用而不裂矣慌忙流稅

漚烏豆切蓋祿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
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
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
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
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
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
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

祀廟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
除慝以易行

鎮圭者取鎮安四方之義天子所守也命圭
者天子所命之圭公侯伯朝覲執焉居則守
之不言子男守蒲穀者闕文也冒圭長四寸
上方正而下稍刻刻其長短廣狹諸侯執玉
來朝天子以刻處冒之有不同者則辨其僞
也天子用全以下言裸器也天子用純全之
玉上公以玉爲龍鼻諸侯以玉飾其中伯以
玉飾其柄繼子男以上疑有闕文執皮帛謂
公之孤也必與緹通謂以紐約其中央防失
墜也四圭四邸之圭也大圭王所指者杼綱
也終葵爲椎於其杼上天子祭祀則用之土
圭測景之圭也冬夏至則以致日景建邦國
則以度地也裸圭酌奠之圭也有瓚如盤其
柄用圭祀宗廟則用之琬圭上下皆圓諸侯
有善王有錫命則使者執之以致命琰圭上
刻而下稍圓諸侯有隱惡者王命使者執此

周禮集註

卷三

圭

禮記

以戒勅之使去惡而改行也

壁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
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
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
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
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琬
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頒聘牙璋中璋七寸射
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駟琮五寸宗后
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

周禮集註

考記

堯

宗后守之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琬琮八寸諸
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桌十有二列諸侯
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
祀山川以致稍餼

羨延也好孔也好三寸肉三寸則璧之圖凡
九寸也今網其旁一寸而延之以盈尺則其
廣八寸而長一尺矣自此積之則爲似爲尋
爲常皆自是生焉是璧之尺寸可以起度也

圭璧之長五寸故祀日月星辰則用之圖者
爲璧方者爲琮侯伯享天子則用之穀圭之
飾如栗文天子聘女則用之天子巡守有事
山川則用璋瓚以灌焉大山川用大璋其文
飾備次山川用中璋其文飾稍網小山川用
邊璋飾其邊而已射圭頭刻出者也三璋之
制以勺承流以射貫勺射之廣四寸而其厚
一寸以黃金爲勺青金飾其外又以朱飾其
中鼻謂龍頭其高一寸衡謂勺徑其廣四寸

周禮集註

考記

甲

有繅以籍之天子以此致禮於山川宗祝以
此而前馬圭璋璧琮四器其長皆八寸璧琬
不琬而圭璋則琬諸侯頒聘則用之衆來曰
頒時來曰聘牙璋刻爲齒牙之象中璋則牙
璋之小者也二璋者出征則以起軍旅守國
則以治兵備也駟與組同以組繫之也天子
宗后皆駟琮以爲權后則五寸天子則七寸
降殺之辨也大琮王后所守猶王之鎮圭故
謂之內鎮也琬琮

飾諸侯來朝以享

天子之夫人案玉案也所以盛棗臬也其長一尺二寸棗臬十有二列則玉案十有二枚諸侯用九大夫用五夫人勞荅諸侯亦用九列也半圭為璋其剡出者射也其身乃邸也素功無琿飾也祀山川則用之賓客在館則以致廩稍與餼食也射石祖

柳人闕

雕人闕

磬人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卷一

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磬之為制上曲者為句下直者為倨句即股也倨即鼓也股在上廣而短鼓在下狹而長其博為一股廣九寸也股為二其長一尺八寸也鼓為三其下當擊之處長二尺七寸也股博九寸三分去一則鼓博六寸矣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則股與鼓同厚二寸矣已上過於厚者也大厚則其聲石故摩其旁

使薄焉已下過於薄者也大薄則其聲播故摩其端使短焉端

矢人為矢鏃矢三分弗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箭厚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鏃十之重三琬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之以砥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砥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箭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疎同疎欲臬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卷一

鏃矢下三分二字衍文也弗矢當作殺殺矢當作弗蓋傳寫之誤也鏃矢殺矢皆三分其矢之長以衡平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以鏃在箭首差重也兵矢鏃矢以五分均之二分在前三分在後其鏃小輕故也弗矢以七分均之三分在前四分在後其鏃又差短小故

也殺其一者筈長二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羽其一者羽者六寸也以筈之厚爲羽之深量其力之所受也陰沉而陽浮試之以水以辨竹之陰陽也此者筈之兩旁也夾其左右而設其比使輕重適均也夾其比而設其羽者置羽於四角也羽有三分刃居一分用之以射則雖疾風之中亦無所驚動也凡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垓即治氏殺矢之制也矢之筈其強弱欲適中矢之羽其豐殺欲適

周禮集註

卷五記

聖

三百六十五

節紆者去不直也越者去太急也前弱則矢行而低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強弱之失中者也羽太多則矢行緩羽太少則矢行疾此豐殺之失節也以指夾其矢而搖之則知羽之豐殺以指撓其幹而曲之則知筈之強弱故相筈之法欲生而搏取其體之圓也竹之圓既同則擇其重者用之竹之重既同則擇其節之疎者用之節之疎既同則擇其纈栗者用之如

此則其材美而其矢善矣弗弗趨躁相息亮反

陶人爲甌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甗實五鬴厚半寸脣寸庋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甌無底甌也鬴六斗四升盆用之以盛者也甗用之以蒸者也有底而七穿所以通火氣也甗門屬用之以烹者也庋用之以量者也上古世質民淳故所用皆瓦器也甗彥又魚

周禮集註

卷五記

聖

三百六十六

輦切甗甗力

旒人爲簋實一鬴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崇尺凡陶旒之事髻壑辟暴不入市器中膊豆中縣膊崇四尺方四寸

簋祭器名豆之實一斗三豆則爲一鬴也髻薄也壑傷也如鋤壑之傷物也辟破裂也暴爆起也此皆器不中用者故不許其入市賣也膊猶今陶者之旋盤也凡爲圓器者搏埴而旋轉之器中膊言其圓也豆中縣言其直

也旋盤之高四尺此園物而謂之方四寸者蓋指其柄而言也旋倣聲刮聲下革切暴剝

牌船

梓人爲筍簾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簾外骨內骨卻行不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虫之屬以爲雕琢

筍簾所以懸樂器者橫者爲筍直者爲簾脂

周禮集註

考記

四五

四

者牛馬之屬膏者犬豕之屬羸者淺毛虎豹之屬羽者飛禽也鱗者魚也宗廟之祭脂者膏者以爲牲致美味也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簾貴野聲也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蚓屬不行蟹屬連行蟻屬紆行蛇屬脰鳴蜚鳴龜之屬注鳴精列之屬旁鳴蜩蟬屬翼鳴蟋蟀屬股鳴螽斯屬胷鳴葵原屬此皆小蟲刻其形於祭器之上所以博庶物也簾巨脰豆厚脣弁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豆若是

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簾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底鳴銑喙尖吻數目顧豆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重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簾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簾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

出目目之突出者大胸燿後前粗而後細也

周禮集註

考記

案

大體短脰身大而項肥也此爲羸獸有力而聲大故以爲鍾簾銑喙者其喙尖吻者其吻利數目者其視急顧脰者其脰長小體騫腹謂身小而腹縮可以騫舉也此爲禽屬無力而聲清故以爲磬簾頭小而長身圜而大此爲魚屬故刻於鍾磬簾之筍上也數促顧

慳

凡攬網援簾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貍必揆爾

而怒荷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
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
委矣苟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
匪色必似不鳴矣

攫者言其爪之決裂網者言其牙之纖利援
者言其有所攀取纂者言其有所齧食皆狀
獸之猛鷙也鱗之面頰之有鬚鬣處也作起
也撥怒貌匪與斐同采色也雕刻此獸以為
筓簾其爪必長而曲其目必露而瞪其頰必

周禮集註

考工記

聖一

聖一

起而直則其眦如怒纔施采色雖鍾磬未擊
其物已似能鳴矣若雕刻不精爪不深目不
出頰不作則其狀殯如委伏雖以鍾磬加之
如將廢墜然縱施以采色亦似不能鳴者此
結上文形容工匠之巧拙網色也界反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
鬲以觚一獻而三鬲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
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
梓人罪之

勺爵皆飲器名觚當作解亦飲器也勺爵各
受酒一升解受酒三升獻以爵則一升矣酬
以觚則三升矣一獻三酬則為一豆矣能食
一豆之肉飲一豆之酒則為中人矣鄉衡而
實不盡謂平爵鄉口而酒不盡是梓人制器
之不善也故梓師治其罪鄉向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
两个與其身三下两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
尋續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

周禮集註

考工記

聖一

聖一

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
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
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
侯百福

侯今之射塼也方猶等也廣與高等謂侯中
也鵠棲侯中以為的者也天子之侯中廣丈
八尺三分其廣而鵠居其一分則六尺矣兩
个謂兩邊也侯之制上廣而下狹自棲鵠而
上以侯為三分身居中两个居兩邊其小大

者同自鵠而下則其身與上身同而兩邊惟得其半蓋下狹也網繫侯於植者也舌兩個之直出者上下皆出舌一尋乃可繫也緇連侯之繩也緇圖一寸定其大小也皮侯以皮飾之而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蓋諸侯於春貢士則張皮侯以射擇其有中的之功者用之采侯以五采畫雲氣爲飾此賓射之侯也遠國服屬而來朝則王張此侯與之射以賓禮待之也獸侯以白爲質畫熊其中此燕射

周禮集註

考記

聖

三

之侯也王於休息燕享之時則張此侯以射也寧侯猶易所謂康侯也不寧侯猶書所謂不靜也若者戒之之意欲其似此而可似彼也苟自作不靜不順王命則舉而射之凡爲寧侯則勉其加進飲加食以自願養詒其國於魯孫世享百福也此因祭寓意以爲諸侯之戒（箇續）云春如字

廬人爲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爰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

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川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峭是故句兵裨刺兵搏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審是故侵之

周禮集註

考記

辛

三

戈戟皆刺兵也爰擊兵也矛句兵也凡兵之長至於三倍人身而止若過此則太長而不可用矣過三其身已不可用若更加長而無已則非惟不可用又有害於人也攻守之兵不同攻者遠行食飲不飽則疲跋涉險阻則勞故宜用短兵若在國守禦飽而有方逆而不勞故宜用長兵短者輕長者重也句兵引之使來故其柄欲無彈言不可圜如彈丸也刺兵中之使深故其柄無綃言不可弱如重體也惟其無彈故句兵裨言其圓而有力也

惟其無峭故刺兵搏言其圓而不撓也擊兵之柄上下皆欲堅勁則手所操者小而滑而用之快疾也擊兵之柄本末皆欲強大則手所操者粗而勁以之刺人傳著而易入可以審密而侵人也侵亦刺也彈巨頭素裡皮校

狡

凡爲受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首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建旣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被把中也受長夫有二尺五分取一以爲把處而圍之晉柄下鐔也得被圍五分之四首受上鐔也又得晉圍五分之四首亦常有四尺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上稍長下稍短也刺圍者刺刃之圍也試廬人之事植而搖

周禮集註

考工記

至

之以審其峭與不峭柱之兩牆之間以審其木末之均與不均橫執而搖之以審其材之勁與不勁也五兵與人旣備建於車而不反側傾覆是其輕重得所非國工何以及此奚救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耿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先王建邦設都必先辨方正位水地以縣者

周禮集註

考工記

至

先於四角立植以繩垂之而取其端然後注水於地而取其平也水地得其平則於其平處立八尺之木以爲表復以繩垂之欲其表之直也然所以立表者將以耿景也日出東方則景在表之西日出西方則景在表之東立表以識其景者取東西之中也又焉觀以度兩交之間而求其南北則四方正矣然尤恐其不審也畫又參諸日中之景以正其朝夜又考諸北極以正其夕則天地之中可得

矣縣玄繫魚列切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而朝後市市朝一夫

城方九里上公之國也或曰天子之中城也城之一面皆為三門四面凡十二門也南北之涂為經東西之涂為緯軌轍跡也經涂之廣可容九車往來不言緯涂者省文也王宮在城之中左為宗廟右為社稷前為朝廷後為市肆朝者官吏所會市者商旅所聚必一

周禮集註

考記

五

唐林

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也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窓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其名不同其實一也世室之制其深十四步其廣十七步有半堂有五室以象五行三四步者言室之

脩也為四步者三是十二步也四三尺者言

室之廣也為三尺者四是十二尺也一堂四面皆有階南面一階東西北各兩階共為九也室之四旁各有戶一戶各有兩夾窓以辟灰墁其壁取其明潔也門堂者門側之堂也於十七步中得三分之二室者門堂之側有兩室也於十七步中得三分之一也重屋之制其堂深五丈六尺其陛高三尺四阿重屋謂四邊皆有筵若今佛殿之制也明堂之制

周禮集註

考記

五

唐林

以九尺之筵而度其地東西九筵則其廣八丈一尺南北七筵則其深六丈三尺堂崇一筵則其高九尺堂有五室亦象五行每室二筵則一丈八尺也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箇闔門容小扃三箇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應門二徹三箇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

度地之法五尺爲九九尺爲筵八尺爲尋六尺爲步七尺爲軌大局長三尺小局長二尺大局七箇共長二丈一尺也廟門之廣可容小局三箇共長六尺也廟門之闊可容五乘車共廣三丈三尺大寢之門不能容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箇則二丈四尺也路門之內有九室九嬪佐后以治內政者居焉路門之外亦有九室九卿佐天子以治外者居焉一圉之內畫爲九分三公六卿各

周禮集註

考記

五

治其一分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制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門阿長十五丈高五丈宮隅長二十一丈高七丈城隅長二十七丈高九丈雉城上之堞也國中曰經涂達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經涂所由者衆故九軌環涂所由者少故七軌

野涂所由者又少故五軌都城之制以門可之制爲之則無過五雉也諸侯之城制以宮隅之制爲之則無過七雉也以王國之環涂爲諸侯之經涂則七軌而已以王國之野涂爲都城之經涂則五軌而已先王封建之制所以示尊卑隆殺之分如此非特強本而弱末也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

周禮集註

考記

又

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耜田器也其廣五寸兩耜相合號爲一耦伐祭也二人執耜而伐其地則有一尺矣一耦之伐廣一尺深一尺則謂之畝畝乃田間通水之小圳也田首之圳又倍於畝則廣有二尺深有二尺而名曰遂矣九夫之田號爲一

井其間有溝以通水其廣深倍於遂也百夫之田號爲一成其間有洫以通水其廣深又倍於溝也千夫之田號爲一同其間有澮以通水其廣深又倍於洫也畎之水達於遂遂之水達於溝溝之水達於洫洫之水達於澮澮之水則專達於川各載其名者別其水之所出也愚按匠人溝洫之制與遂人之法不同蓋考工記雖先秦之書未必皆成周之制各隨本文解之不必強爲之說也

周禮集註

考記

卷七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沓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稍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磨折以參五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三分去一大防外綱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无屋四分囿窳倉城逆牆六分堂余十有二分實其

崇三尺牆三尺崇三之

兩山之間衆水所注則會而爲川焉大川之上可通人行則必有道路焉地防地脉也造溝之法必順脉理若逆地脉則不行矣水之所注若不順理亦不行矣稍溝開溝也水行三十里之遠則其末之廣必倍於首矣積水不流者若欲行之必委蛇紆曲如石磬之形三折五折則其去有漸可以灌漑也欲爲深溝停注此水則於其句曲如矩折之處開放

周禮集註

考記

卷七

深也溝以導水不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易壅防以障水不因地勢之高下則其防易潰善爲溝者水必漱齧之而無壅善爲防者水必淫決之而無潰爲防之法其廣與高等則堅厚而難壞也下濶三分則上殺其一分防之大者以外面觀之下基必厚而上稍薄則水不能潰也欲造溝者必一日先深之以爲準式造防者亦然方里爲井一片之地先爲之準式則百夫千夫之地皆可推矣有定式

則可以附集衆力而爲之也築防若牆者必以繩約其板汲引也以繩約板而大引之則板曲以土築之則不堅故謂之無任葺屋以茅覆者瓦屋以瓦覆者三分四分謂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也脊高而簷低則溜水易瀉也困菲倉皆所以積穀園者方者爲倉穿地爲窖城則在郭內以爲扞蔽者也逆猶卻也四者之牆皆六分其高而上殺其一也堂之階以甃甃之十分之中二分稍高則水瀉其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卷一

兩邊也實宮中水道也必崇三尺者防壅塞也防之厚三尺則其高九尺而止不九尺不足以爲防不三尺不足以爲久也防勒屬注

孫遜積消真停邪審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楬一楬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頭髮皓落曰宣半矩者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如人頭之長也楬斲斤柄一宣有半則其長二尺也柯伐木之斧柄一楬有半則其長三

尺也磬折謂人立則上倨一柯有半則其長四尺五寸也

張玉切

車人爲耒庀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庀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庀柔地欲句庀直庀則利推句庀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耒耕器也庀耒下前曲接耜者也以金爲之其長尺有一寸耒之制上下皆微曲中間則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卷一

三

直其直長三尺三寸也上句人所執處長二尺二寸下句則接耜也自耒下之耜緣其外而上至耒之首自內觀之其勢如弓以繩張之其直如弦其長六尺六寸與人之步大約相當也堅地其性剛故欲直庀柔地其土稟故欲句庀直庀所入者深故利推句庀所起者順故利發倨直處也句曲處也磬折其弦勢處也句直各得其中則宜於地也

次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

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
幅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
三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
轂則安行澤者反轆行山者又轆反轆則易又
轆則完

柯斧柄也造車必以斧因以量物故先論斧
柄長短之度也柯之長三尺而闊三寸其厚
一寸半五分其長以一分爲之首則其首六
寸必斧金也察車以輪爲始察輪以轂輻牙

周禮集註

考工記

李

爲備轂之長半柯則一尺五寸也其圍一柯
有半則四尺五寸也幅之長四尺五寸其闊
三寸其厚一寸渠卽牙也三柯九尺也三其
三柯則三丈七尺也此大車之制也車行澤
間沮洳之地則其轂欲短轂短則無傾側之
患車行山中險阻之地則其轂欲長轂長則
無桎杙之憂至於轆牙亦視其地所宜澤多
泥濘反轆其木使滑者在外則泥不能黏其
行易矣山多砂石又轆其木使表裏相依則

磨不能磷其車完矣轆柔又入九切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轂長一柯
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
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大車崇三柯輻寸牝服二
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柏
車二柯凡爲轆三其輪崇三分其長二在前一
在後以鑿其鈎徹廣六尺高長六尺

周禮集註

考工記

李

亦三尺其牙二柯者三則一丈八尺也輪崇
六尺五分取一則牙圍尺有二寸也三柯九
尺也牙輪之筭其闊一寸牝服車廂也其長
二柯三分柯之二則得八尺也羊車善車也
其長二柯三分柯之一則七尺也柏車之車
廂其長六尺則又短於羊車也大車羊車柏
車之輪其崇各異隨其高下以爲之轆皆三
其崇也鈎者轆之鈎心也三分其長二分在
前一分在後就中而鑿之以鈎車廂也徹城

門之軌也一牛所駕故廣僅六尺也鬲轅端壓牛領上者其長亦止六尺也綆梗鬲隔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六材既具必有巧匠然後能調適而用之也幹之材善則其及必速角之材善則其發必速筋以束之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卷一

則其中必深膠以黏之則合而不解結之以絲則堅固而不壞也飾之以漆則受霜露而不液也凡爲弓者必得此六材乃可以爲良也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櫟次之櫟桑次之櫟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留栗不弛則弓不發凡相角秋綱者厚春綱者薄稱牛之角直而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卷一

澤老牛之角紆而昔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感於剄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撓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剄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紆而搏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剄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救之敝漆欲測絲欲沉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此一節言取六材之法也櫟卽柘也櫟山桑也凡相幹者其色必欲赤黑其聲必欲清赤黑則不近皮聲清則不近根既得美材乃可析之以爲幹用執者取其木之曲也曲則有力故利於射遠直則不撓故利於射深居幹

猶處幹也。舊加功以治也。栗緊密也。以鋸析幹加功以治而且致其緊密行不邪理不絕則弓之發傷無自而起矣。綱殺也。秋時殺牛則其角厚。春時殺牛則其角薄。牛之少者其角紋直而滋澤。牛之老者其角紋絞而襍亂。牛久病則角之中必傷動。牛瘦瘠則其角不滋潤。青白則其色之善也。豐末則其質之厚也。角木欲白。白則執之驗也。角中欲青青則堅之驗也。角末欲豐豐則柔之驗也。角之長

周禮集註

考工記

五

二尺有二寸。本必白。中必青。末必豐。則其所戴之角又有一牛之直也。相膠者欲其色之純赤。又欲其文之交錯深瑕而澤者言表裏有文而其色潤澤也。紆而搏廉者言文理縝密且搏圓而廉利也。魚膠曰餌者其色如餌也。昵鄭氏以爲臚臚亦黏也。臚雖可以黏然不可以久。豈能比方六膠之用也。凡相筋以條直滋潤爲上。筋之小者貴乎成條而長。筋之大者貴乎成束而潤。筋既如此度其爲獸

性必剽疾以之爲弓。又豈異於其獸哉。故之敵嚼之欲其熟也。漆欲測者欲其清也。絲欲沉者如在水中之色也。德於直反。鄒許亮反。舊側冀反。栗反。烈。紆。腆。背。求。各反。剽。腦。休。煦。畏。烏。回。反。脆。翠。昵。女。乙。反。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水析滯。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水析滯則審。環春被紆則一年之事。

周禮集註

考工記

五

材雖美治之必以其時。幹欲堅而正。固故冬析之。則其勢和易也。角欲和而溫。柔故春液之。則其氣浹洽也。筋欲散而靜。緩故夏治之。則其理不煩亂也。膠漆絲三者欲其成就而充實。至秋成而合之。則其質浹洽而不相離也。寒則膠堅納之。槩中以定往來之體。則張之不復有流移也。大寒水堅之時。析其漆滯。雖其乾稍遲而漆愈老。則堅固也。漆其四邊。可以回環而審定也。被弦於春。俟一暮之久。

而後可用矣(定)讀爲洽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斷目必茶斷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憺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作斷擘必中膠之必均斷擘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性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奎一

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利也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技於挺臂中有拊焉故剝恒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橋幹欲熟於火而無羸橋角欲熟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蓄膠欲熟而水火相得然則居卑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

析幹必倫欲其順理也析角無邪欲其適正

也幹之節目斷之不舒徐則其功粗而不精筋雖與幹爲力反爲節目所摩齧而筋受其病矣憺絕也節目剛強而筋柔弱以剛摩柔則筋有憺絕之患作於此矣故治角三以火炙之欲其和也治角再以火揉之欲其堅也帑弓中裨也裨厚則剛故其木堅裨薄則柔故其力軟其角之液必多其幹之帑必節適一弓之中或以絲約之亦有不加約處擘致

周禮集註

考工記

奎一

也致力以修治也約之疏數必隨其宜斷其幹必使得中施其膠必有均節斷治不中施膠不均則及其久也角反受其病內之不治則病自外發也夫膠在角內若有厚薄則角被摩動必至挫折角之傷常始於此也角之長者居隈而其短者居簫恒與繩同竟也竟角而短不及兩端則撓其弓而勢必逆校疾也引其弦則其角縱而不受力舍其弦則其矢去而不疾也竟角而達過於兩簫則引發

之時譬若此弓長在繼中放不去也。楚解弓
隈與弓簫用骨接處也。變異也。引弓則臂用
力放矢則簫用力。用力既異故矢去疾也。挺
直也。直臂中乃弓之把處也。拊者把處兩畔
有側骨則助弓爲力故發矢剽疾也。角長過
於簫則引而放之如終年在弓繼之上爲所
牽制非弓之利也。贏過也。燂爛也。幹雖欲火
之至熟然過熟則脆故欲其無贏角亦欲火
之至熟然過熟則爛故欲其無燂筋以緩治

用律集註

考工記

卷一

之則力無損故引之欲盡而不傷其力。膠以
和濟之則氣相入故炙之欲熟而水火相得
四者之材不失之過剛故在燥亦不動不失
之過柔故在濕亦不動若使賤工爲之必因
角幹之濕以矯揉之則用火不熟故善者雖
在外而內之動也必矣。又安可以爲良哉。
舒○女居反○需軟通○恒角之○恒古御反○我古
卯反下同○燂○音○章○呂反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拊長其畏而薄其敝宛

之無已應下拊之弓末應將與爲拊而發必動
於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
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
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
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
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
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銛絲三邸漆三尅
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用律集註

考工記

卷一

峻謂簫也。拊側骨也。弓之曲處謂之畏人所
握處謂之微簫宜方側骨宜高畏宜長微宜
薄有此四善引之不止常應弦而不罷奕也。
末猶簫也。弓拊卑而簫應弦則拊將動也。綱
接中也。羽讀爲扈。緩也。接中動則緩緩則簫
應弦而角幹將發也。弓有六材以幹爲本幹
之強勁則張之如水之順流也。維體防之納
之樂中以定其體也。引之中參謂弦居一尺
引之又二尺也。角以附幹而支撐其弓欲其
宛頌而無辟戾之患也。惟無此患故引而張

之釋而弛之其體有如環之周運也其材美其工巧其爲之得時謂之三均角幹筋三者皆善不能相過亦謂之三均量三材之力各有三均則爲九和和亦均也角與幹權亦角不勝幹之意也倅等也鉞鏃也郎魁未詳以意推之蓋亦言其輕重之則耳敵與敵同羽戶電擇鋒劣與字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

周禮集註

考範

丰

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弓分爲四等以弓之美惡爲別也上士中士下士之弓分爲三等以

身之長短而言也詳見夏官司弓矢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恭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

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上弓之屬利射華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澹其次筋骨皆有澹而深其次有澹而疎其次角無澹合澹若背手文角環澹牛筋黃澹糜筋片蛟澹和弓擘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周禮集註

考記

丰

人之志慮有緩急血氣有強弱故制弓者必因之也其身肥而短其性寬以舒如是則危弓爲宜危弓者發之剽疾者也其身瘦而長其性剛而急如是則安弓爲宜安弓者發之舒徐者也人與弓矢俱緩則矢行不速其中物亦不深人與弓矢俱急則矢行太過而不能以必中故爲弓者必在損其贏以濟不足而已往者弛放時也來者張開時也弛時直張時甚曲是夾庾之弓也其弓必勁故可射

侯與弋弛時曲張時弦長是王弓之屬也其弓必緩可射革與脣而已張弛之時其曲直之體相似是劉柔得中者也其中必深九和之弓六材俱善故無漆其次筋角皆有漆但深在中央而兩邊無也其次兩邊有漆但疏而不皆有也其次簫頭及背有漆但隈裏無也弓表裏合漆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也角環澣者謂隈裏漆文如環之圓也黃怠實也牛筋之漆如麻子文也蠖屈曲也若用麋筋

麋筋

漆

主

其漆如斥蠖之文也詳察曰覆極善曰至角獨善而筋幹未善謂之句弓弓之弊者也角幹俱善而筋獨未善謂之侯弓可以射侯者也角幹既善而筋亦善謂之深弓言射遠而中深也又按考工記三十二官之中惟弓人為獨詳盖弓之為用甚大古人以射御書數並言之非特兵家所用也故其言之詳如此

秦舒中

去聲

周禮集註附解考工記終

周禮集註七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何喬新撰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謂冬官不亡大約沿俞庭椿王與之邱葵及晏璧偽託吳澄之說臆為竄亂如引邱葵說謂太史直筆而書為天官之屬無疑不知太史之文曰讀禮而協事又曰以事協禮事又曰執其禮事然則太史當入春官經有明文可據唐職官志以太史令屬禮曹是其遺意今并入天官既不通經且不明史矣又如所引偽本吳澄考註謂諸子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當入教官之屬不知諸子之職曰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蓋主以戎事詔國子故隸司馬今徒以修德學道之語并入司徒則夏官都司馬之職曰掌其政學亦未嘗不及於教將并移入司徒歟是皆妄取前人謬戾之論割裂倒置踵其失而加甚故前後義例率多不能自通徒為談周禮者所詬病耳

周禮定本四卷

〔明〕舒芬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刻梓溪文

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定本

四卷》提要

刻周禮定本序

周禮卽周官聖人經世致太平之書也董正訓迪嚴之故曰官裁成品節詳之故曰禮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是書也宜亘古日中天爲帝者師廼周末殘闕秦漢以還焚絮殺胥儀禮二戴記與周禮竝傳末之統壹然竊以爲周禮經也儀禮緯也戴記其縷組之章也挈其經而綱正布其緯而目矐表其章而用斯彬彬故曰禮儀三

周禮定本序

百威儀三千聖作之全雖燬紬繹之緒可尋庶幾哉攷禮攸據亡弁茲旨也子朱子哀群儒定遺經獨云三禮體大未及敘正顧其論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而周禮厯資援證嗚呼滋惑已元儒吳草廬氏祖朱意作三禮考註覈据并詳剔綴該灋厥功楸哉第其職文引附或牴牾而弗諧義例彼此或牽合而弗質秩敘聯次或錯越而弗比簡袞蝕盤或因仍而弗裁蓋猶不敢毅然變朱子之說而畫

指南之議也我

成祖嘉意經宗廣徵雅彥考訂五經纖悉備舉維時鉅儒元老靡不鱗序風響竟取禮記列於學官而屏周禮弗講嗚呼惜哉舒樺溪先生篤志周道剴剖群疑訂為周禮定本十有三卷先之敘辨以參夫官秩列麗之失得次之圖釋以究夫設官寓義之精微次之剔偽以證夫錯簡傳會之繁庶次之正經以會夫一代典彙之全體其斷章也當其綜績也密官

周禮定本序

二

以彙聯而職守明文以制屬而講書貫絲是緯之以儀禮天高地下品式著矣章之以載記萬物散殊幾微充矣故舍周官而言周禮非探本也雜儀禮禮記而言周禮非考衷也然則先生其子朱子之忠臣也豫章濬公先生鄉人也間出是本脉忠將命梓而布之忠因得以證其訛譌覆其指歸於凡先生用心之精鏗移之正而敘辨剔偽所未議者輒加旁釋表暴之而僭為之序嗚呼周禮聖人經

世致太平之書也迺漢逮

國初凡三用而三償其國議者至謂盧俞之遺方弗克應叔季之闕沴其然哉其然哉非天子不議禮有其舉之置博士進

經筵厥於

明盛制作不無小補云

嘗

萬曆甲戌夏六月望日閩甌寧後學趙秉忠謹

序

周禮定本序

三

周禮定本自序

大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周公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郁郁乎其文也其官三百有六十者明職皆天職象天度也此之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也是故以言乎大則經天地叙彙倫以言乎小則器數之末昆蟲草木之繁綜理之周也以言乎近則取諸夫人之心以言乎遠則易贊稽諸大卜筮人之藏書與春秋之脩擇夫內外諸史之記詩樂從司樂太師篇

梓溪

序

章而正禮儀之定得有所考於春官之屬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且天官一典所爲自治者由衣服飲食由出入起居由侍御僕從由變調昭格一戒懼慎獨之功也是作聖之方不徒爲大君宰相之務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哉仲尼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善之也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善其制作

而思見其人也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哉東漢而下是書與儀禮載記並行猶吳魏鼎立漢賊之義晦矣宋興大儒輩作表章遺經于此蓋闕如也至於儀禮經傳通解之作則王室陵遲天王居鄭而狩于河陽矣按其所以則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賈氏之說有以啓之故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此書僅得於淮南子白虎通偽家語諸子以備引証則朱子之大惑也夫賈氏學務詞章無足恃者朱子有道之士也乃亦

梓溪

序

擇言不精何哉然後知道出於天雖聖賢不能私匹夫而志於道也雖王公之勢不能奪也堯舜不能與其子陳恒弑君而仲尼沐浴請討不畏乎三家之强者非以是哉予自弱冠卽好是書迄今班白紛然無得然懼魄氣衰而誦記之不逮也乃隨所窺測作爲五官叙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旣乃錄成正經重加校訂其有逸于他書者取而附之錯于他官者編而正之仍分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

庶幾奉以周還不負道德之初心也若夫進講
經筵請立學官以傳弟子則斯文之興厥有會
也非天下之至德其孰能與於此哉

皆

嘉靖丙戌夏五月朔日進賢舒芬序

梓溪

序

三

梓溪文鈔內集卷之五

明太史氏進賢舒芬國裳甫訂

裔孫舒琛伯獻甫輯

舒琛季琰甫錄

後學

臨川吳撫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校

周禮定本一

五官叙辨

天官冢宰

梓溪內集卷之五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
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

王均邦國

治官之屬

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

人士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內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

人徒百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

人徒百人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

人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

百人

右官吳氏以屬宗伯謂以時言之則耕耨者
春之時也以事言之則耕籍供粢盛者禮官
之事也是果天官之職乎芬謂冢宰掌邦治

則天子耕籍以帥先天下亦治之本也况周

之先公實以農而立國乎觀詩之七月書之

無逸周公惓惓以稼穡為成王告則以甸師

屬冢宰而訓後王亦自有深意豈可以其有

供粢盛之文而耕為三春之事遂屬之春官

宗伯哉且其職亦有以薪蒸役內外饗之文

則類有所聯固不得而苟析也茲仍舊本云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獻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

十人徒三百人

鬯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右三官余氏以復司空之舊謂月令季春之

月命司空曰田獵置罟羅罔畢翳饒獸之藥

毋出九門用是知此官屬司空無疑芬謂月

令泰時之書所記有不可信且不韋肇所見

戰國諸侯之禮亦不得具六官如天子况孟

子之時已云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乎

今獸人有入于腊人之文則腊人固内外養之類也。獸人有其王膳羞之文則亦庖膳之類也。豔人有以授醢人之文猶獸人之所謂入于腊人也是皆共其膳羞其職與膳夫庖人當以類屬未可以爲司空云。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師士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食醫中士二人

梓溪內集卷之五

四

右官吳氏謂食醫之文無一字及醫療事止言調和膳羞徒有其名而無其職則當去其名與職而取其文合于內饗芬謂素問言不治已病治未病此食醫者正治未病之事也。况百病多生于口腹之欲而衛生養生固以五味五穀爲之主哉。且又曰君子之食恒放焉則罔不得以消於內饗而啓王食之僭矣。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

獸醫下士四人

右官俞氏以爲司空之屬并獸人獸人豔人皆引月今爲說前已辨之矣。但此官與醫師以類相從亦無可疑無可辨者。况所謂人無天札物無疵癘尤爲大君宰相之責而非他五官之所能盡者哉。茲惟仍舊本云。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梓溪內集卷之五

五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三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冢人奄一人女冢十人奚二十人

右自籩人而下五官芬謂雖皆以奄女奚爲

之若與酒人漿人類也但酒人漿人統於酒
正以共王及后世子爲重其列於冢宰之屬
者固欲制於冢宰也此五官者以朝事饋食
之禮爲重則祭祀固宗伯之屬矣况冢人掌
中器尊彝則司尊彝又舊爲宗伯之屬乎今
以此五官皆移屬宗伯宜也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太

冢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右三官吳氏以屬宗伯謂其掌王之頓舍供
帳乃禮官之職也芬謂此三官者屬之冢宰
與治典固不相涉屬之宗伯亦不見其爲禮
之節文三官相湏而成事與司空匠人營國
之意相表裏也今以復司空之舊則事典之
職守明矣惟此三官之義不明故后世離宮
行殿竭萬家之產始以爲一日巡幸之備然

則有志于經世而爲生民立命者可以不察
周官之義也哉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三人史二人工八
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士士八人中士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七

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

人

謹按六官之屬莫不有史史卽司書也此官

旣濫而其職文亦無條理豈非鶴之當別耶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

十人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

十人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右官俞氏以并下文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六官皆爲冬官之屬謂司裘染人追師屨人四者工人之官所以供王之服御而典絲典枲則備工之用者芬按俞氏作復古編謂司空不亡蓋據本經大宰六典小宰六職及

梓溪內集 卷之五

書之周官記之王制且以舜命禹爲司空平水土而工則咨垂焉則司空之官實重而百工之事無與深覺漢儒以考工記附益之者爲謬誤此真天啟獨見足以破千古之疑顧于此六官復以工事爲言是漢儒之說浸淫于胸中猶有不能深抵而固拒之者故又時或出入于其間也芬竊謂冢宰掌邦治則所謂治典者蓋不出乎五官所掌政刑禮教事也况其職曰建六典乎然則所謂治典者亦

惟求之王身耳求之王身道德固其本也所以輔養交脩而使之表裏粹然則飲食之節衣服之制左右侍御之選擇皆關乎心術之微而道絕人欲之萌者也故其官屬有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酒正酒人漿人之類要皆以謹其飲食之節也有司服司裘內司服縫人染人弁師追師屨人之類要皆以謹其衣服之制也有宮正宮伯宮人內宰內小臣閹人寺人內豎九嬪世婦女御女史之類要

梓溪內集 卷之五

皆以謹其左右侍御之選擇也夫膳夫庖人之屬明則獸人獻鼈之共膳庖者可以類屬也司服司裘之屬明則典絲典枲之共裘服者可以類屬也其餘若凌以輔燮調之功而致天地之和醫以慮疾病之變而濟民物之壽則調元贊化爲冢宰之職又不必言者惟若大府以下八職皆財賦之官而亦屬于冢宰不已屑乎蓋九貢九賦九式已見于大宰小宰之文王制雖云雜記亦有家宰制國用

之說然則孰謂財賦非冢宰之事乎陳平以
宰相不答文帝錢穀之問蓋禮經絕滅之秋
不知學之過耳周家惟以此官屬於冢宰是
以無無經之費雖以王及后世子之匪頒好
用亦有式亦制之也又若內史以紀言外史
以紀事皆以贊王不及而宜列于治官矣然
則冢宰之自爲者何如哉亦有御史以贊其
不及而糾察之也此古之大臣格君心之非
者必先正己也與此又內史外史御史屬冢

梓溪內集卷之五

宰之微意也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閹人王宮每門四人圍游亦如之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內豎倍寺人之數

凡類

世婦

女御

女祝四人奚八人

右官吳氏謂考其文掌祭祀禱祀之事合麗
禮官又曰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
之事招梗檜饗以除疾殃禮之所當祀者不
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群小祀而已舍此
則淫祀也天下國家祭祀皆天子專之於外
后特共祭祀簋豆于內而止耳豈復于宮中

梓溪內集卷之五

自爲祭祀之禮哉况檜饗之事又非古典正
禮且祕祝之官賢君之所去又烏用之于宮
中哉宮中用此禮必有巫蠱等禍作于不測
矣此職宜刪芬謂此官移屬宗伯是矣先王
敬鬼神以明民雖詛祝亦不廢之况禱除疾
殃而祠以報福若鄭氏所謂門戶竈者可謂
后之宮中無此祀耶故刪之則未可也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

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桌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右官與上文司裘下文追師履人吳氏謂與

春官司服之職相近且皆禮官之事移麗宗

伯芬謂小宗伯雖有辨吉凶五服之文以禁

令言也有掌衣服車旂宮室賞賜之文以贊

梓溪內集卷之五

十二

王言也如制畿封國雖司馬之文而建國度

地則責之司空也司服等官皆當屬冢宰唯

王有賞賜而用于下則禮官得以品節儀則

而辨之此所謂聯事餘已辨于司裘下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履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右官吳氏謂其掌大喪以冕復于太祖乃禮

官之事移屬宗伯是矣

周禮定本

五官叙辨

地官司徒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

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

王安授邦國

教官之屬

梓溪內集卷之五

十三

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

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

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

右鄉師吳氏以屬司空謂考其文曰旣殺則

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顯是司空之屬矣芬謂其職文若稽夫家衆

寡辨老幼貴賤廢疾牛馬之物與夫受州里

之役要云誠有如吳氏所考當屬冬官者

但又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與夫大祭祀羞牛牲歲終考六卿之治國大比則考察辭是又皆若教官也但周公設官之意蓋謂教必發乎邇可以見乎遠故教官于六卿爲詳度地居民而任九職則恐其始于近則或忽于遠也故今考遂人以下之官復于司空則是周公于事官在六遂尤致意焉若鄉師者旣以鄉稱則職文或者有事官之錯簡而官則固司徒之屬而不可易也

梓溪內集

卷之五

十四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右官俞氏謂其封國造邑爲邦土之事以復冬官吳氏謂其所掌與下文牧人充人牛人皆祭祀壇壝牲牷之事合屬禮官芬按左傳

宣十一年楚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今職文有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之說則是司徒之屬明矣又大司徒有奉牛牲之文此官則有飾其牛牲之說是與下職牛人皆當爲司徒之屬無疑也夫牛之爲牲莫大焉者充人牧人之設要亦重此也牛人旣屬司徒則牧人充人亦當以類聯屬矣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十五

右二官俞氏以屬宗伯謂宗伯掌禮而司樂實隸之磬師笙師鐃師之與鼓人無異也棘師籥師之與舞師無異也芬謂古之禮樂合而爲一以用禮樂者言也若夫教人固當以樂而要其成耳二官之在司徒不惟職本相關其名官之意亦以教在有鼓舞之道焉觀之大司徒三物之中則樂固藝之一也春官自大司樂以下二十官孰謂非司徒之屬哉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平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右三官辨在前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三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梓溪內集卷之五

十六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右五官俞氏惟以載師閭師縣師均人補各

官而遺人仍屬司徒芬謂四官爲司空之屬

無疑若遺人掌邦之委積則舊註所謂倉人

廩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

餘其用也今以倉人廩人屬于司空則此官

亦不得不屬也況于禮教政刑皆無所類也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人徒百有二十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梓溪內集卷之五

十七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廩人下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質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藹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

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右胥二肆則一人吳氏謂宜刪去良是但不知爲司市之錯簡也而此六字實衍芬于職文敢粗訂其錯誤而剔其官云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十八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右自司市至此十二官吳氏以司市質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八官移屬司空良以司空居四民而商賈阜通貨賄在九職也又以胥師司聽司稽胥四官移屬司寇謂四官之文皆戢奸禁暴撻罰誅戮之事也芬謂司空居四民與有司治市之義有間矣治

市之官列教職者蓋教以五倫三物固足以

成其德行道藝然不正其所習而先之以義利之辨則耳目濡目染物欲之感化不難矣故習莫離於市而百貨利之所也過市之罰自國君始則謹耳目之習而嚴義利之辨者於教道又何加哉此司市諸職之所以列于教官也若夫司聽門官亦因市而設者且與賈師肆長聯序又烏得而別屬哉茲悉仍舊本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十九

人徒二十人

右官吳氏以補冬官蓋與上文司門司關相聯附也芬謂此官之文與小行人相類當與小行人以類從也今以小行人移屬司馬此官難以別屬矣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右序官與小宰小司徒以下相同而下士之

上有旅字又相同祭之小宗伯小司寇以下亦然竊恐遂人卽小司空而遂師卽匠師也借定下後以待考禮之君子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鄫長每鄫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隣長五家則一人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二十一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芬謂此官蓋衍何以言之今於司徒篇考出大司空之職有曰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歛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又按遂人之職有曰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地下地以頒

田里上地夫一廬田百畹萊五十畹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畹萊百畹餘夫亦如之蓋與土均所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嫩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之說無不脗合豈有因政令之目而重複建官若此哉故曰衍苟土均政令之目而重複建官則土會土宜土圭皆當置一官矣後之好古君子其慎思之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二十一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訓詁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五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卯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冏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五

人徒四十人

舍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職亡

右官吳氏以屬冢宰謂祿以馭富天官之八柄也芬謂吳氏考註周禮議論純粹而精切者什八九然亦不無一二之穿鑿也若以八柄言之則司祿固天官之職不知所謂廢置

生殺予奪爵七者果何官之類而何職足以充之哉此見其穿鑿之過也太司馬之職曰進賢興功以作邦國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則是官也當爲司馬之屬矣况司馬政官也政之目豈有大干爵祿人者哉但司祿之職既亡則闕疑而從舊本

司祿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二十

右白遂人而下至此三十六官除司祿職亡實得三十五官先儒俞壽翁氏以復司空之舊豈但如寶玉大弓之得鄆譙龜陰之歸哉

春人奄二人女春枕二人奚五人

儲人奄二人女儲八人奚四十人

謹詳儲人職文乃內襄世婦舍人之事也官

幾于濫冗而文且無章今剔之

蒙人奄八人女蒙每奄二人奚五人

蒙當作獨

右官春儲蒙三職吳氏以夏官亦有蒙人恐

有譌誤以蒙人并入之僖人與春人則俱移屬宗伯芬按大司寇言萬民之有罪過而未罹于法者役諸司空司厲又言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蒙則女子之春蒙猶罷民之坐役也此二官亦當復于司空之舊况廩人倉人既屬司空則此二官亦其相類而當聯附者哉若僖人則已辨于前矣

周禮定本三

五官叙辨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二十五

春官宗伯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

王和邦國

禮賓之屬

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

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

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

司人下十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司人下十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右官王次點氏以復司空之舊謂與牧人牛
人獸人夫人類也皆取之以屬司空芬謂果
若此則昔以司空爲工正今以司空爲牧正
矣此豈考古之有定見者哉其辨在各官下
者茲不多述但此職有呼旦告時禋粢之禮
則無防于禮典也仍舊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二十七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司九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右官俞氏移屬天官謂其文有凡官府鄉州
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
治乃冢宰之事非宗伯所宜職者芬謂掌祖
廟之守藏固宗官之事也况陳宗器繫寶陳

玉貞歲何者而非禮官之事也其藏治中者
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詔察群吏者既受其
治中則知其能否不敢不告也此古人事君
之義知無不言言無所忌若辭賞見于屠羊
舉觴見于杜蕢皆不拘職守非若後世依阿
固位罔上朋奸雖社稷危在旦夕而假以職
守不肯一言及之然則謂天府爲天官之屬
者蓋亦未之思與今仍舊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二十七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右官俞氏以復司空之舊謂其職爲治其器
物以備用者也治其器物以備用則是工之
屬其肆司空爲宜芬謂此官所掌乃玉瑞玉
器之藏與玉之名物用事之辨也通職之文
皆無追琢之意豈可以爲工事邪况小宗伯
有作六瑞六器之文則典屬爲之屬正綱維
體統之相關者也烏得而屬司空哉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右官王氏以役司空之舊芬以爲當從司裘
內司服之類屬之天官也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
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芬謂男之不可謂女夫之不可謂婦猶日之
不可謂月陽之不可謂陰必然之理不容辨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三十九

也豈以周公而顧昧此官既曰婦而以德行
道藝之夫爲之哉後世有舉朝婦女之言者
正以醜夫容悅邪佞之徒也周公名官肯自
紊其實若此哉竊嘗思之是職也必以卿大
夫士之命婦充之而序官卿大夫士下必有
闕文誤字也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右三職俞氏以世婦與天官世婦合而爲一

并與內宗外宗皆屬之天官芬謂以世婦合
二爲一以其職文相類猶之可也若夫以宗

名官而不列于宗伯豈理也哉且天官世婦
與九嬪女御聯叙則是天子六宮之命婦也
此世婦之職有相內外宗禮事之文則相外
宗者豈可使宮中之人哉今按春秋桓六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
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
之又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三十九

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又襄二年齊侯使諸姜
宗婦來迎葵儀禮特牲主婦洗爵于房酌亞
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簋戶
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主婦洗爵酌致爵于
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宗婦贊豆如
初紀祭統大廟之祭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
梓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
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
盞從夫人荐流水然則此世婦當是宗婦而

一世婦誤一字也若以為宗婦則於相内外宗禮事之文亦合而於禮亦順今質之春秋考之儀禮祭之祭統詳之本經改以為宗婦并内外宗皆仍舊屬之禮官云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右二官俞氏謂宜以土事屬之司空列之禮

梓溪內集卷之五

三十

官濫矣分謂二官之設亦哀死亡之意也豈可以冢墓為土事而遂屬之司空哉且所謂兆域地域昭穆族葬丘封之度固皆有禮儀焉而甫窆祭墓又皆為之尸則其為宗官而屬宗伯厥有旨矣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

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朦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三十人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右官俞氏以為制樂器之工而移復司空之

梓溪內集卷之五

三十

屬依謂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則與大師所謂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小師所謂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者無異也非精于樂者能之乎今與大司樂以下二十官聯附而屬之司徒則官雖多而不散事有統而不紊矣

鼗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

人徒六士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

人徒十人

鐃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鈇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

徒四十人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

胥二人徒二十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三十三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鞀鞀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右自大司樂而下至此二十官吳氏以屬司

徒蓋聖人復起有不能易者何也司徒教官

也道莫大於彝倫藝莫大於禮樂以此爲教

周之所以盛與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

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三十三

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纂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祗祝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右自大卜至此七官并下文馮相氏保章氏

吳氏皆移屬天官謂天錫禹九疇而明用稽

疑居其一是小筮之原出於天堯命羲和考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亦非細事故職卜

筮與職天文者合麗天官芬謂若天官專主
天文并出于天之事則地官主地而四時
之官各主一時之事此論穿鑿并與考官之
志荒矣蓋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
日敬鬼神而以神道設教者也其官爲宗伯
之屬亦以交於神明之故而所以決嫌疑定
猶豫又所謂知鬼神之情狀也復何疑哉但
馮相保章若與禮典無與然大史之職有大
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之文則此二官蓋大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三十四

史之屬也大師旣以掌一切禮書而屬之宗
伯則二官亦當以類附而不得移屬他官矣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
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祖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男坐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
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右大史小史二官俞氏以屬天官芬按二官
所職亦禮典如曰讀禮書協禮事頒朔讀誅
賜謚奠系世讀禮法詔王之忌諱叙昭穆之
祖筮國事之用禮法者掌其事可見矣俞氏
徒見大史職首有建典掌法則逆治之文遂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三十五

以爲冢宰之事而屬之是未知有官聯之與
官常也又况此簡安知其非謬誤重出者邪
茲仍舊云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
八人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
八人

右二官皆職天文吳氏以屬天官芬謂其爲
大史之屬者蓋觀天亦大史之事也按國語

單子謂魯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是知天道乃大史之事月令亦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亦見天文爲大史之事也然則二官相連爲大史之屬明矣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

梓溪內集卷之五

三十

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右三官俞氏以屬天官是已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三十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右四官俞氏謂巾車司常皆治其器物以備用是工人之事屬之冬官也王氏訂義謂巾車旣屬冬官則典路車僕不宜他屬乃以四官俱屬司空焉芬謂四官之相聯則是也但屬之司空非也蓋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

梓溪內集卷之五

三十七

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則非造車者也車僕掌戎路之萃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及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是皆非有造作之度如考工記所叙規矩準繩之技也豈可以爲工事而屬之司空哉蓋周人尚輿而同軌者又天子之諸侯之大政也况田獵征伐之用惟車是賴哉小雅田獵之詩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大雅征伐之詩曰召彼僕夫謂之載矣又曰出車彭彭旐旐央央則是車馬旐旐之職皆

屬之司馬典兵之官庶乎事有統紀不失周公分職之意也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

周禮定本四

五官叙辨

夏官司馬

梓溪內集卷之五

三十九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政官之屬

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
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
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
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
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此簡芬以爲軍司馬之文
今借編次於軍司馬之下

司勲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右官吳氏移屬冢宰謂司勲掌六卿賞地之

梓溪內集卷之五

三十九

法以等其功乃天官小宰以叙進其治與宰
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之治而誅賞之之意
非軍旅之事也芬謂司勲之所等其功者皆
非群吏之治狀也小宰之以叙進其治者謂
秩叙其職之尊卑而進其治之功狀乃視職
以考其治之意雖或治能稱職豈有賞地之
頒哉宰夫考百官府之治而誅賞之者蓋謂
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
制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則是其所賞之治亦與司勲所等之功異矣而所以爲賞者亦豈有土地以頒之哉殊不知大司馬之職有曰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則司勲固興功之事也但其職曰掌六卿賞地之法又曰掌地之政今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則與今所定司空載師之文相表裏也左傳昭四年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路葵季孫不可對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

梓溪內集

卷之五

四十

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勲以此言之則司勲乃司空之屬也亦不得列于司馬矣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右官王氏次黜以之屬司空良是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右二官吳氏謂掌羊牲以共祭祀非春官之職乎乃移屬宗伯分謂二職相因固皆爲羊牲也若可以屬宗伯但其事與牧人相表裏合從牧人歸司徒之屬焉小雅無羊爲考牧之詩也以牛羊並稱味而歸功牧人則牛人既從牧人屬之司徒而羊人小子又可以別屬乎哉

司燿下士二人徒六人

右官吳氏謂與司烜同合麗宗伯分謂司燿

梓溪內集

卷之五

四十一

與凌人類也輔相天地之宜而燮理陰陽之節則凌人司燿固宜爲太宰之屬也况其職有曰變國火以救時疾野焚萊則有刑罰豈非調元贊化之微義哉

掌固上士三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

十人 職十

右官職亡芬按春秋傳云候不在疆則掌疆
二字恐是候人脫簡若曰候人掌疆也其序
職必偽今併其官剔之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
二十人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梓溪內集卷之五 四十二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右官芬謂其似九職之所謂數牧養蕃鳥獸
而復有共貢之責焉合歸之於冬官也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

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右官吳氏謂司士掌群臣之版詔爵詔祿詔

事定食乃天官冢宰馭貴馭富與小宰作事
制食之意也是焉得為夏官今歸之於天官
也孰曰不宜芬謂司馬掌邦政則爵祿夫人
亦政之大者况王制司馬辨論官材亦有可
據耶若夫大宰馭富馭貴之文直以明爵祿
生殺之柄所在以見作福作威之惟辟與以
德詔爵以功詔祿各為一義也小宰以叙作
事與以能詔事以叙制食與以久奠食亦各
為一義也烏可但以形似不究義理而苟附

梓溪內集卷之五 四十三

會之哉六典惟治官之屬極有精意蓋孟子
所謂政不足適人不足間也非有大人格心
之學者可驟語及也耶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

右官吳氏以為教官之屬得之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

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右官吳氏謂掌祭祀朝覲非禮官之屬耶移屬宗伯且欲刪去衮冕裘冕四字以爲錯亂等威也芬謂節服所掌非祭祀朝覲也祭祀朝覲之時維王之大常執戈送逆而已其用衮冕裘冕如此者戒不虞也故官屬典兵之

梓溪內集

卷之五

四十四

官焉茲仍舊

方相氏狂夫四人

右官芬移屬宗伯蓋其職有時難索室歐疫入墮歐方良之事乃梗穰被除之類與祝等也故合爲宗官云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士士四人祭僕中士六

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右五官吳氏以小臣祭僕御僕三官移屬宗伯良是但叙官相聯以大僕爲首不當析而遺之隸僕掌五寢之掃除則近於守桃脩除黜陟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與夏采之職相近也故今以此五官皆屬宗伯焉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右官俞氏以爲工人工人之事屬之司空吳氏以爲掌王之弁冕乃禮官之事屬之宗伯芬謂

梓溪內集

卷之五

四十五

俞氏之說時出入於漢儒固不必深辨若吳氏以弁冕爲禮官之事則凡衣服宮室車旗何者而非禮官之事乎蓋等威儀則雖辨于禮官而其事則固各有所屬也豈可以不詳攷哉今以屬之天官辨于天官司裘屨人之下後之君子或有取焉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

右官及下臺人二職俞氏移屬冬官謂司弓

矢乃考工記弓人為弓之事故合九合七皆

有其制臺人獻素獻成宜以工屬司空愈益

明白芬謂俞氏以千古獨見使司空之職復

著而周禮復為全書後學承惠可勝既乎全

梓溪內集

卷之五

四十六

攷此官猶出入于漢儒之說以考工記為証

何邪誠以作兵器者附屬典兵之官以作樂

器者附屬典樂之官則事有統屬而功可以

責成此則聖人建官之意也後世政權散寓

以防臣下之專固非正大之體然倉卒有變

則彼此牽制而不肯獨任其咎又何惟乎乃

知此官屬之司馬厥有責矣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臺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一人徒二十

人
右官辨在司弓矢下

戊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齊右下大夫二人

道右上士二人

大馭中大夫二人

戊僕中大夫二人

齊僕下大夫二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四十七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趣馬下士皂一人徒四人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

徒二十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庾人下士閹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閹師乘一人徒二人

閹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人

右官及下土方形方氏三官俞氏以復冬官之舊良是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

梓溪內集卷之五

四十八

五人徒五十人

謹詳此官職文蓋土圭之用具見大司空及典瑞而土宜土化之法則草人稻人之所有事也土方氏安所用哉今僭剔之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右官吳氏以并下匡人擇人皆移麗司徒謂其職文皆訓迪教化之意也芬謂觀其文則此三官若可屬之司徒也但司徒之教主在萬民雖國子亦隸之大司樂矣所以訓迪王德者自三公論道之外則師氏保氏司諫司救固司徒之屬也若夫五官之屬有爲格迪王德而設者皆不易可也蓋周之六卿實以三公兼任則教王而論道司徒亦不得而專

梓溪內集卷之五

四十九

也况周公設官雖內小臣奄人亦必擇上士爲之豈以輔成王德而專責之司徒一官哉惟此義不明後世以輔導啓沃專委以館閣侍從之臣六卿雖兼師保輒自諉以有所司守於君德昏明惇然無所動於中也吳氏攻官但取其職文之類不知周公設官立極之精乃如是哉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右官說見職方氏下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遼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右三官俞氏以後司空之舊良是

匡人中士四人胥四人徒八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五十

擇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

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亦如之

周禮定本五

五官叙辨

秋官司寇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

王刑邦國

刑官之屬

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

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

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

按此序當云鄉士上士六人遂士中士十有二人旅云云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五十二

此條當依前辨別之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六人遂士中士十有二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

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

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

人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右官吳氏以屬司空謂考司民所掌無一事及刑罰等事其間特有司寇字爾漢儒不審其是非遂屬秋官夫豈知司寇字之謫也當作司空字蓋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空故也安有以民數而詔司寇乎芬謂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掌民數之文則司民之屬司寇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五十三

未見其有決不然者况秋成物之時也秋官獻民數豈無謂哉今觀其文有曰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是則王之重民數如此彼司寇者見明王重民數如此於決獄也寧不戚焉動其不忍之心與民求生而不得然後置之刑邪後世惟不知重民而司刑者又多凶人暴吏是以決忿懷私怨惡斬伐其民惟恐

不能彼以獄爲市者固不勝誅矣甚或不知自反以致其哀矜忠愛之情而顧厥末世獄訟之繁輒因過誤羅織大獄根連株繁就刑戮者率數十百人嗚呼此豈徒召水旱致盜賊也哉傷天心勦國命亦惟是道而已夫乾坤者天地開闢之初也屯蒙者人物化生之始也歷一卦而卽爲訟焉是義農之世蓋已爲獄訟憂矣周公作六典而於刑典復諄諄焉亦以刑獄關天下之大命也彼以獄訟爲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五十三

末世民偽之滋者亦獨何哉由是言之則知司民爲刑官之屬或者周公之意欲人知民命之重而非漢儒之見所及與

人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刺上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

人徒八十人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六人

右官吳氏移麗宗伯遂併制司寇舉犬牲之文謂此祭祀於刑官無與王氏以歸冬官謂當與獸人獻人相比類也芬謂王氏以歸冬官固不必辨若吳氏以為共祭物者遂屬之春官則造祭器者立廟社者亦當屬之春官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五十四

而小宰所謂祭祀之聯事亦無所用矣且攷官若但比類而不討其所以分隸之意亦豈盡得古人設官之初心哉大抵犬金畜也象在降婁守夜吠盜有詰奸惡之意故古人謂獄為犴狴而獄之文義從犬也今其職特著伏瘞釀珥沈辜之文亦有刑戮之象也然則犬人之隸司寇豈錯簡哉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內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罪隸百有二十人

蠻隸百有二十人

閩隸百有二十人

夷隸百有二十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五十五

貉隸百有二十人

右自司隸至此六職吳氏移屬司馬謂其文皆守禦畜牧等事觀於役服不氏可見矣芬謂罪隸之役百官府蠻隸之役校人閩隸之役牧人貉隸之役服不此皆由司隸掌其政今亦若掌戮之所司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剛者使守圉髡者使守積皆為司寇之屬無疑也况所謂搏盜賊守野舍役凡囚執人之事固司寇詰奸惡之意邪但

罪蠻五隸不合列官蓋皆以罪而坐之役者
當如掌戔之列墨刺髡官剛沒其官而存其
職以統歸於司隸則庶幾古作者之意矣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罪蠻閩夷貉五
隸無數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芬竊謂每正月之吉小司寇帥其屬觀大司

寇所布刑象之法矣此官復何爲邪若然則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五十六

六典皆有縣布之官矣其僞昭然今剔之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右二官吳氏以并下柞氏雍氏皆移屬於冬
官謂雍氏禁害稼者萍氏掌水禁柞氏掌攻

草木雍氏掌殺草非冬官之職而何芬謂司
空居四民時地利若九職任萬民之類是其
職之屬故草人稻人稼人掌畜之官皆可決
其爲司空之舊無疑也此四官者皆詰禁殺
伐之意非有生植阜蕃之功其爲司寇之屬
亦烏見其有不可哉今仍其舊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右接吳氏見大司寇職末有大祭祀奉大牲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五十七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之
文遂謂此條祭祀之事非刑獄之官所宜與
欲刪去此條并以其屬夫人司烜二官歸於
宗伯使禮官專掌禮刑官專掌刑無相侵職
芬謂王之大祭祀禋祀五帝則卿大夫皆其
執事者故大宰職曰祀五帝掌誓戒具修贊
牲事大司徒職曰祀五帝奉牛牲大司馬職
曰大祭祀羞牲魚又曰喪祭詔奉馬牲大司

空亡而大宗伯當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之時不過曰帥執事而卜曰宿眡滌濯蒞玉鬯省牲饗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王之大禮而已則司冠奉犬牲奉明水火亦少致其敬奔走之意耳豈以五官具在而此官獨以司刑不與邪若以刑獄之官不足以昭格則書言典獄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是典獄用刑之極功可以作命配天而顧不可與祭執事何邪况五刑之用實為天討故凡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五十八

王之大事則六官皆與而不可以拘其職若小事則固有官成也亦孰得而紊之哉犬人已辨于前司烜之在此者明水火雖祭祀之用而舜命咎繇作士則曰惟明克允是明乃司刑者之第一義也司烜之列明水火之奉設官者之於司冠蓋有深意矣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條閭氏下士二人胥六人徒十有二人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翼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雉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右二官辨在萍氏下

若族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五十九

蜎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街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右官吳氏移屬司馬謂軍旅田役令街枚非刑官事也詩東山征伐曰勿士行枚釋者謂行陣街枚之事則是用兵之事明矣况太司馬亦有遂鼓行徒街枚而進之文則此官合麗於夏官也芬謂司囂者於朝會之時伺察

誼聲也今禁無驚者於祭祀之時禁止誼聲也今銜枚者於軍旅田役之時人衆則非司禁所能及今人各銜枚自無誼聲也又曰禁豷呼嘆鳴行歌哭者蓋誼聲之變禁之恐惑衆也凡此皆詰禁之意非政典也故列之司寇之屬烏可以其有軍旅田役之文而遂以爲用兵之官哉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右官吳氏以屬宗伯芬以此爲養老優尊之

梓溪內集

卷之五

六十

事所以教民孝也合隸司徒若在秋官則固無所取義矣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

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右官俞氏以并下文掌客歸於春官象胥仍

舊吳氏并象胥亦入春官而掌客缺焉謂此

官皆禮儀之事似矣芬竊攷之宗伯雖名禮

官但其分職多涉於祭祀者此所以爲秩宗

也若大宗伯之職雖有賓禮親邦國之文然究其所事惟有攝而載裸一語蓋覲禮候氏什幣於禩之時也大抵親諸侯乃王政之大今取此六官及下掌交皆列之司馬則不惟設儀辨位比小事大於司馬之政相聯否則負固不服犯令陵政則九伐之法固有不能貸者矣又况掌交所謂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其爲司馬之事至明白哉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梓溪內集

卷之五

六十

右官俞氏以并於夏官環人是已但其文法彼此不類或者此爲掌疆候人之錯簡其有任器則令環之一句無乃衍文與今未有以見其必然且從俞氏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

十人

右官當屬司馬辨在大行人下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右官當屬司馬辨在大行人下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右官俞氏吳氏皆以屬宗伯芬謂司寇之屬有訝士而此官亦以訝名且其職曰與士迎賓客之治今掌訝治之蓋與訝士職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迎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與有治則贊之之文相表裏豈無事則

梓溪內集

卷之五

本二

謂之訝士賓至則謂之掌訝與且周之秩官敵國賓至司寇詰奸則此官屬之司寇不無謂矣茲仍其舊本云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右官當屬司馬辨在大行人下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職七

右官其職亡但云掌察四方恐是斷簡脫文而非官也姑置之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右官掌其職亡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芬曰朝大夫當是治官之屬其職曰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與大宰所謂計群吏之治而誅賞者亦相經緯若都家之獄訟則固方士之職矣而亡官復有稱都士家士者既以士名亦刑官也朝大夫豈有與於刑而列于秋官哉故曰當是治官之屬

梓溪內集

卷之五

本三

芬又按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夏官有都司馬家司馬秋官有都士家士冬官亡教官有間師族師比長要亦統都家之教也惟治官無之孔子嘗爲中都宰仲弓冉有皆嘗爲季氏宰恐即天官之屬原設都宰冢宰與不然卽此朝大夫是也周公慎名器惟天子治官之長謂之宰後世亂官常而僭稱之故孔子脩春秋每書宰必繫於王與天王以表之與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

四人徒八十人

右官職亡鄭氏謂主都家之八則者芬謂如鄭言則此亦當屬人官矣但其職亡姑仍其舊示闕疑也芬又按朝大夫都則二官序府史之下俱有庶子下復有徒不知此何謂也戴記文王世子及燕義篇皆有庶子字今詳味之燕義首章卽經文諸子之簡也而文王世子篇文一段蓋說諸子之義耳亦且編次諸子之下但此庶子殊不可曉姑識此以俟

梓溪內集卷之五

六十四

考訂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亦如之

內集卷之五終

梓溪文鈔內集卷之六

明太史氏進賢舒 芬國裳甫訂

舒 琛伯獻甫輯

舒 琛季琰甫錄

後學 臨川吳撫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校

周禮定本六

六官圖釋

治官之屬六十 今考訂五十九

梓溪內集卷之六

○大宰 小宰 宰夫 朝大夫

右四官建典佐王以統治者也

○宮正 宮伯 宮人 內宰 內小臣

閭人 寺人 內豎

右八官王之左右侍御者統于冢宰則居于王所者必無險佞可以端治本也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史

右四官統于冢宰則必貞淑是速而可以成內治也

膳夫 庖人 內饗 外饗 亨人 獸人

鴈人 鼈人 腊人 酒正 酒人 漿人

右十二官統于冢宰者謹飲

升師 司服 司裘 內司服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掌皮 縫人 染人

追師 履人

右十二官統於冢宰者正王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右五官處疾病之變也知五官統于冢宰之意則知天下之疾確殘疾顛連而無告者皆惟冢宰之是望也

內史 外史

梓溪內集 卷之六

右二官記王之言與事者亦統于冢宰此王常立于無過之地與

御史

右一官冢宰賴以自治者

甸師

右一官列治典者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師民以農乃食之源治之本也

凌人 司燿

右二官統於冢宰者燿理節宣治必求至于是也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職內

職歲 職幣

右八官列治典者蓄積國家之大命為治之急務也一今考訂五十七

教官之屬六十 大司徒 小司徒 鄉師

右三官掌建教典者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右六官所謂以三物教萬民者

師氏 保氏

右二官統于司徒見王者之教本諸身也

梓溪內集 卷之六

諸子

右一官統于司徒見王者之教始于冢也

司諫 司救

右二官為教屬者教莫先于定賞罰以明善惡之歸也

司市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 司歲

司稽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右十二官為教屬者教莫急于禁習禁以嚴義利之辨也

媒氏

右官為教職者男女之欲聖人不敢絕之也亦為之教以平其欲心焉

調人

右官為教職者父兄之怨聖人不敢非之也亦為之教以釋其怨心焉

大司樂 樂司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朦 眡瞭 典同 磬師

鍾師 笙師 鐃師 鼓人 舞師

鼙師 旄人 籥師 籥章 鞀鞀氏

典庸器 司干

右二十二官列於教職者欲學者和順于道德而成于樂之意也

伊耆氏

梓溪內集卷之六

四

右安統于司徒者明王者優待老臣以教民之幸也

封人 牧人 牛人 充人 羊人 小子

右六官皆為牲事以屬教官者明王者之致謹鬼神以教民之敬也

司祿

右官職亡疑不釋

禮官之屬六十

今考訂五十四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都宗人

家宗人

右五官掌建禮典者

鬱人 鬯人 司尊彝 司凡筵 籩人

醢人 醢人 鹽人 冢人

右九官統于宗伯者禮莫先于祭茲皆所以備祭儀者也

大僕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 宗婦

內宗 外宗

右八官統于宗伯者相禮于宗廟朝廷者也

大卜 卜師 龜人 巫氏 占人 筮人

右六官統于宗伯者蓋卜筮者所以信時日敬鬼神宗官之事也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梓溪內集卷之六

五

男巫 女巫 女祝

右九官統於宗伯者蓋巫祝者所以慎祈禱交鬼神宗官之事也

天府

右一官統于宗伯者示禮之有所自雖天子不得專也

守祧

右一官統于宗伯者示禮之有所殺雖天子不得降也

大史 小史

右二官統于宗伯者典章之所由考也

典瑞 典命

右一官統于宗伯者

馬相氏 保章氏 厭枝 占夢

右四官統于宗伯者蓋達于天人之際而
不逮于古國梅各之途非知禮之至行禮
之盡者則或流為
識神術數之學矣

鷄人

右一官統于宗伯
著祭時之有定

典祀

右一官統于宗伯
著祭典之無遺

夏采

梓溪內集 卷之木 木

右一官統于宗伯者君臣
未訣之際禮莫謹焉者也

方相氏

右一官統于宗伯者鬼彫
妖禍之除禮難廢焉者也

職喪 冢人 墓大夫

右三官統于禮典者喪為
凶禮之首矣為喪禮之終
今考六十

政官之屬六十

大司馬 小司馬 軍司馬

右三官掌
建政與者

輿司馬 行司馬 都司馬 家司馬

右四官職上亦名顯不必什竊意與司馬
行司馬同大司馬不當列銜然又疑與
司馬之為卑正也平居則名
中車用兵則名輿司馬與

司士

右一官屬司馬見
用人為政之首務

射人

右一官屬司馬者射固武事然擇
士實以觀德也故次司士之下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右三官屬典兵之官者
衛內莫切于備輦轂也

掌固 司險

梓溪內集 卷之木 七

右二官屬典兵之官者
杆外莫要于慎封守也

巾車 典路 車僕 司右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右十三官統于司
馬者所以備車也

校人 馬質 趣馬 巫馬 牧師 庾人

圉師 圉人

右八官統于司馬
者所以備馬也

司甲 司兵 司戈盾 司弓矢 繕人

橐人

右六官統于司馬者所以備器械也
合上二圖觀之見王政內修之嚴也

環人

右一官在此
示可以戰也

○挈壺氏

右一官在此
示用兵有時也

○司常

右一官在此
示行師有律也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匡人

擇人

梓溪內集

卷之木

八

右五官統于司馬皆所以
服遠人而致懷柔之意也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候人

掌客

象胥

掌節

此官職文皆小行
人所備當併入小

行人而剔此術
則官為不冗

掌交

右九官統于司馬者見
懷諸侯為政之大也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右三官在此者
示軍政之肅也

刑官之屬六十

今考訂五十

大司寇

小司寇

士師

右三官掌
建刑典者

都士

遂士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

都士

家士

按方士職文則都家獄訟禁令
縣法皆主之此都士家士二職

宜剔之而方士末二句亦宜并剔之也

右八職皆以士名要皆明刑者也

司民

司刑

右一官統于司寇狀
刑官知民命之重也

司刺

右一官見刑
必當其罪

梓溪內集

卷之木

九

右一官見罪
必原其情

○司烜氏

右一官統于司寇
者示刑獄貴明也

○司約

司盟

右二官統于司寇
者示刑罰貴信也

○職金

右一官統于司寇者皆以民之
爭心每起于利而不知有刑與

○禁殺戮

禁暴氏

右二官所謂辟以止辟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也

野廬氏 司寤氏 脩閭氏 銜枚氏

掌訝

右五官皆詰奸惡禁于未然之意也

條狼氏

右一官亦詰奸惡戒于不慮之意也

司圜

右一官言于罷民姑牧教之不忍加刑也

司厲 司囚 掌戮

右三官言于賊盜必殺之不敢失刑也

梓溪內集

卷之六

十

○蜡氏 雍氏 萍氏 冥氏 庶氏 穴氏

翬氏 柞氏 雍氏 碧族氏 翦氏

赤友氏 姻氏 壺涿氏 庭氏

右十五官統于司寇者見先王之制刑無往而非與民除害之意也

○大司

右一官備祭祀之牲者統于司寇示用刑之心必可對神明也

司隸 此下舊本附罪隸蠻蠻隸閭隸夷隸路隸

意但取其文附于司隸而設其官

右一官職四翟之大也統于司寇示用刑之效不獨刑邦國也

掌貨賄 都則

右三官職

事官之屬六十

今考訂五十三

分按太宰建六典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書周官曰司空掌邦國以居四民時地利記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力凡使民任老耆之事食壯者之食又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夫事典與周官言相表裏王制雖漢儒所記而量地制邑之說恐亦王制雖漢儒所記而量地制邑之說恐亦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韓奕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注云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蓋以召公世職司空也故申伯封謝亦

梓溪內集

卷之六

十

命召公往營城邑崧高黍苗之詩可考今詩書所言贊之事典焉則不必王制而司

空之屬大畧可見矣

○大司空 小司空 卽遂人也 遂師

右三官建事典者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鄼長 里宰

隣長

右大官所事同體既不可謂之教亦不可謂之禮又不可謂之政刑當爲事官無疑

○土訓 誦訓

右二官屬司空者欲主知所建國居民也

司稼 草人 稻人 場人

右四官富邦國生萬民之本也豈非司空之屬哉

圉人 掌蓄

右二官為事職者亦民生之所資也

載師 閭師 縣師

右三官皆任土作貢之事也

均人 稍人

右二官皆均賦平役之事也

旅師

梓溪內集 卷之六 十一

右一官居新阡者非司空之屬而何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邠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茶 掌蜃

右十三官統于司空者蓋皆九職所謂作山澤之材者

春人

右一官見國家富而祀饗豐潔也

廩人 舍人 倉人

右三官見蓄積多而凶災有備也

造人 委人 橐人 橐字當作稿

右三官為事職者皆國用足有百吏果司空富之效也

職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邊師

右五官屬司空者以所職皆典地建國居民之事也

司勳

右一官在此者蓋書勳頒賞地乃司空之事也

量人

右一官在此者蓋大封營城邑乃司空之職也

掌舍 幕人 掌火

梓溪內集 卷之六 十五

右一官為事典者雖王暫時舍次其營度規制之嚴猶造國都也非司空之屬而何

周禮定本七

周官別偽

天官篇

太宰職文

以經邦國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以安邦國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

以和邦國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以平邦國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以詰邦國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以富邦國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共四十八字

此何以剔曰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此太宰之大凡也今列六典并官府萬民而治之則八法八則將不必施矣故知其偽

置其輔下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

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

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共三十八字

梓溪內集

卷之六

十四

此何以剔曰典法則具見于止此復言之固爲煩冗而官成待萬民之治乃小宰之職禮待賓客之治乃大小行人司儀掌客之職顧以足成此文又非篇中所具之凡也故知其偽

冢宰聽之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九字

此何以剔曰賓客之小治有訝訝治之非冢宰之事也故知其偽

小宰職文

舍棧幣玉之事下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貧冢宰受歲會

此何以剔曰以敘受其會此宰夫之職之凡也小宰顧以敘受凡要不甚繁細乎至若冢宰受會聽事則以詔王廢置非小宰所當與也故知其偽

宰夫職文

掌其禁令下敘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

臣之復萬民之逆

十九字

梓溪內集

卷之六

十五

此何以剔曰宰夫之於賓客職在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殽牢與其陳數不得敘群吏以待今若臣民之復逆則大僕小臣御僕自專職也故知其偽

宮正職文

職首掌王宮之戒今糾禁

八字

此何以剔曰小宰職首一條卽此錯簡今移小宰之文於此則語意尤爲詳盡八字

故知其僞

宮伯職文

行其秩敘下作其徒役之事 六字

此何以剔曰徒役之事國中服公事者宜舍况于王宮之士庶子乎且與下文作宮衆複而不類故知其僞

內宰職文

職首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今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二十三字

梓溪內集 卷之六 十六

而賞罰之下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八字此何以剔曰內宰以禮佐后猶冢宰以道佐王所職非細故也况書版圖均稍食會財用施功事憲禁令糾舍守皆宮正之職有可據乎故知其僞

內小臣職文

王后之命下正其服位 四字

喪紀則擯下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

內人之禮事 一十七字

此何以剔曰內小臣之設雖視外猶宰夫也但其職守不過給使令之役若所謂前驅徹俎四方則使往也正服位詔禮事皆內宰之守也彼豈得干邪故知其僞

寺人職文

致于有司下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 一十二字

此何以剔曰其治禮事義同內小臣掌內

梓溪內集 卷之六 十七

人之禁令則職首已備此為重出而多逸者故知其僞

庖人職文

其出入亦如之下凡用禽獻至膏臠 三十二字

此何以剔曰賓客致禽則膏香膏臠等不得并獻况春行膏豚一條四行字皆當作宜字依內則而并歸于食醫牛宜稌章下乎彼既錯誤故知其僞

山文職文

以詔王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
五曰役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二十五字

此何以別曰大宰八柄實為內史之事其
文視此為加詳焉故以易之非別也

大府職文

以待賜予下凡邦國之貢以待平用凡萬民
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
用三十字

此何以別曰以九貢九賦九式例之故知

梓溪內集

卷之六

十八

其偽

外府職文

待邦之用下凡有法者四字

此何以別曰於上下文皆無所屬且不見

其所凡故知其偽

司會職文

都鄙之治下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

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貢之法令民

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四十字

此何以別曰此蓋錯出大宰之文而致財
用均財用則非司會計而受貳者之事也
故知其偽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
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敘其
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
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
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
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徵令凡稅歛掌事

梓溪內集

卷之六

十九

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此一官并職通剔之說見序辨

地官篇

大司徒職文

而有獄訟者下與有地治者五字

此何以別曰舊以司空之文為司徒故有

此偽

治其政令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

令禁弛力薄征緩刑二十字

此何以剔曰舊以司空之文爲司徒此條宜屬司空矣但司空有荒政十二以聚萬民視此加詳故知此爲司徒之文之僞

小司徒職文

鄉之衆寡下六畜車輦辨其物 七字

五師爲軍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一十六字

差其肆下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九字

及其衆寡下六畜兵器 四字

梓溪內集卷之六 二十

此何以剔曰冬官舊亡今小司空之職守

明故知其僞

鄉師職文

而聽其治下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四十五字

此何以剔曰鄉師教官之攷也而有事事官此必事官之斷簡錯文也故知其僞

大司馬職文

廢疾可任者下及其六畜車輦 天字

此何以剔曰族師亦教官也六畜車輦非所當辨况百家之內車輦亦不得俱備故知其僞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此官自胥各至鞭度十一字剔之其下并入司市說見序辨通錄于此猶司書土均

梓溪內集卷之六 二十一

不沒其實也

大司馬職文

教國子舞下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

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音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園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

梓溪內集

卷之六

二十七

於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此何以剔曰六代之樂皆當有聲有容獨以教舞非也且以上文樂德樂語例之又以下文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同六舞以爲言觀之則舞蓋綴兆疾徐之類也此雲門以下十七字之僞可知夫既曰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又曰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其言自相牴牾况禮莫重於祀天神以司服觀之雖冕服亦因祭大小降殺而樂舞之用乃儕天神於四望山川群祀而

梓溪內集

卷之六

二十八

略無所別何邪且既曰舞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又曰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則是大夏大韶矣又何其言之而不相應邪夫川澤山林丘陵墳衍之示卽土示也土示卽地也宜其感格之同夫何川澤之示一變而致山林之示再變而致丘陵之示三變而致墳衍之示四變而致邪四者既致則土示卽此而在矣又曰五變而致土示何邪既曰五變而

致土示則地示卽此而在矣又曰八變而地示皆出何邪論語曰始作翕如也蓋言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不備不足以言樂今言祀天神祭地示享人鬼律同每用四而缺其八五聲每用四而缺其一八音每用三而缺其五六舞每用一而缺其五何邪夫既曰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又曰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

梓溪內集

卷之六

十四

瑟雲門之舞各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是黃鍾既不得爲宮大呂復置而不用又何其言之不相應邪大抵此章之僞亦有由然按書藝文志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書太宗伯之太司樂章也註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瑟臣導引無所服餌夫旣十

三失明安得有書此可以知其僞也

又按元儒吳澄亦極辨此章不經其言曰旣曰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祭祀合樂之際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並用矣而其下止用黃鍾大呂雲門祀天止用大簇應鍾咸池祭地止用姑洗南呂大磬祭四望止用蕤賓函鍾大夏祭山川止用夷則小呂大濩享先妣止用無射夾鍾大武享先祖如是則六

梓溪內集

卷之六

二十五

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各自爲用不得謂之大合樂矣凡作樂必律呂聲音一時並舉克諧而不相奪倫然後成樂今旣各自爲用何自而成樂乎况周家祭祀已行之迹莫詳於詩頌今考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之文考殷之詩望祀四嶽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考雍之詩禘祖而其末則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是妣與祖亦無各祭之文考周頌

之詩盡是祭祀之詞其言作樂未聞有分樂而序之之說亦未聞用歷代之樂以分祀之禮此甚不足信又曰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麟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園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鼓孤

梓溪內集

卷之六

二十六

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云至人鬼可得而禮矣既曰六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六樂之作五聲八音竝用之矣而其下則禮天神地示人鬼於五聲皆止用其四于八音止用其三使果如此則聲音不備樂何自而作况考之於詩有瞽作樂而合乎祖其間用鞀磬祝圉簫管等樂於祭宗廟之際

固亦兼用竹革木石之音矣孰謂去此而不用乎先儒有釋四聲之說者謂樂無商聲者祭尚柔商堅剛也考之於詩武奏大武而言勝殷遏劉之事句告成大武而言於鑠王師之事非堅剛之意乎况前言祀天神止奏黃鍾歌大呂祭地示止奏大簇歌應鍾祭先祖止奏無射歌夾鍾與此文不同既曰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六樂而言之至於七變八變九變則餘三變又

梓溪內集

卷之六

二十七

不預焉况樂所以象德而六樂之致鬼神示不知何分而象德邪考舜之作樂感格之效自近以及遠先格祖考次格鳳凰百獸等物今乃自遠以及近一變致羽物及川澤之等示神物至九變而後及人鬼舜樂所以感物者又未嘗以某樂感某物以某樂感某神帝王作樂之意大槩相似何獨成周之樂而不然乎余故曰此文不唯不經仍自相背戾不足信也

大胥職文

以鼓徵學士下序宮中之事 五字

此何以剔曰此官與王宮之事無預此必
內宰宮正之錯簡也

封人職文

王之社壝下為畿封而樹之 六字

社稷之壝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
如之 十四字

此何以剔曰封人職在牛牲其設社稷之

梓溪內集 卷之六

二十八

壝有事乎神也若樹畿封封四疆則固大
小司空之事豈封人之力所能及哉但此
教官之篇多是事官之錯簡不能一一編
次姑剔之

饌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
共其簋簠之實饗食亦如之

此一官并職通剔之說見序辨

春官篇

大宗伯職文

掌建邦之下天神人鬼地示之 七字

此何以剔曰此與下文為目也下文列吉
凶軍賓嘉五禮而此惟舉吉禮之凡故知
其偽今去此七字補一五字則與下文脗
合矣

世婦

世字今作宗字

說見序辨

大史職文

梓溪內集 卷之六

二十九

職首掌字下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
一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
法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
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益若
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 七十四字

其次位常下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十字

此何以剔曰大史所掌者禮事與夫君舉
則書之與内外史相表裏也今日建典與
夫掌法則之事則大宰之職也辦法貳約

刑及辦事不信者刑之誅之則秋官司約

司盟之職也故知其僞

夏官篇

大司馬職文

挾口而歛之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

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

梓溪內集卷之六

三十

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一百零六字

此何以別曰此章乃職方氏之錯簡也九

畿字皆宜作服字以入于職方氏其國畿

字亦從職方氏作王畿則於彼無疑誤於

此無僞經矣

司士職文

都家縣鄙下之數二字

此何以別曰二字衍文也以上文年歲貴

賤例之盖可見矣

射人職文

職首掌字下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

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

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在朝則皆北

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

事掌其治達六十一字

此何以別曰此官在周官非常設者有事

于射則特設焉今觀此文盖錯出宰夫小

梓溪內集卷之六

三十一

宗伯而且逸也安知其非僞也邪

秋官篇

大司寇職文

佐王刑邦國下諧四方二字

此何以別曰以上四官文例之則此三字

為衍以理求之四方豈在邦國之外乎故

知其僞

登之于天府下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

其貳而藏之十六字

此何以剔曰邦之大盟約則司盟約有事
職矣司寇統之天府藏之正欲嚴密其事
不欲以爲訓也六官皆受其貳何邪且既
曰六官皆大史春官之屬也內史司會天
官之屬也亦受而藏之何政之多門邪周
公之法必不如是故知其僞

小司寇職文

登于天府下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十二字

梓溪內集卷之六

王士

王拜受之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八字

此何以剔曰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
天府重民數也非謂卽此民數制國用也
王制冢宰於歲之抄制國用蓋歲之豐凶
量入以爲出非是之謂也若以民數圖國
則民皆府史胥徒之類仰給于公上矣然
則此經貳條其僞明矣

士師職文

爲邦誣下若邦凶荒則以荒辨之法治之令

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二十一字

此何以剔曰此荒政十二之四目也蓋事
官之事而非刑典雖朝士慮刑貶之旨與
一此荒辨亦有異焉故知其僞

方士職文

而誅賞焉下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此何以剔曰方士既掌都家以時脩其縣
法安得復有都家之士哉周官設官必不
如是之煩瑣也此職既專乃知都士家士

梓溪內集卷之六

王士

二官亦宜并剔之也

都士職

亡

家士職

亡

此二官雖其職亡亦宜剔之說見序辨

柞氏職文

掌攻下草 一字

此何以剔曰衍字也柞氏攻木雍氏殺草
各專一職况其職未唯曰凡攻木者掌其
政令而不及草乎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誥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

今
此一官通職別之說見序辨各官篇

大司空職文

以天下土地之圖下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梓溪內集卷之六
而二十七字

此何以剔曰地域廣輪之數卽下文邦國都鄙之數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卽下文五地之辨也此既不與下文爲目而自爲一章故知其僞

以阜人民下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十二字

此何以剔曰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利害爲主卽後世地里風水之說源流

也若夫蕃鳥獸毓草木則固下文十有二壤稼穡樹藝之類而任土事亦土均之法之屬也故知其僞

以爲地法而待政今下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欽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六十八字

此何以剔曰與舊本大宰九職相表裏而梓溪內集卷之六
三十五字

彼詞義爲明也今以彼易此而此條剔之若謂頒職事以登萬民其義亦未通也
遂人

此官舊本序在遂師遂大夫之上詳味文勢卽小司空也今以此職補小司空而此官則剔之也

小司空職文

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下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二十字

此何以別曰此章分言經制隣里鄰鄙縣遂規模未及治野之政也况所謂簡兵器者亦非事典之所存邪惟若遂大夫所謂簡稼器修稼政則庶幾周人重農之意也遂大夫職文

夫家之衆寡下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十五字

此何以別曰鄉大夫文一條視此加詳故以易之且以在教典非其職也

梓溪內集卷之六 三十七

均人職文

均人民下牛馬車輦四字

此何以別曰均力政以歲豐凶均其民力也與牛馬車輦夫家之政殊

掌炭職文

以共邦之用下凡炭灰之事五字

此何以別曰衍文也

舍人職文

職首掌下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

出入十五字

此何以別曰此官職在米粟之用雖有共王后獻種之文而宮中之政非其所能也

上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嫩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

此一官并職通僞別之詳見序辨

職方氏職文

梓溪內集卷之六 三十七

掌天下之圖以下掌天下之地五字

此何以別曰天下之地雖冢宰亦不得而專掌也况三代之隆分土建國天子亦惟制千里王畿職方氏顧得掌天下之地哉以理勢度之自見其僞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

此一官并職通別之詳見序辨

梓溪文鈔內集卷之七

明太史氏進賢舒 芬國棠甫訂

裔孫 舒 琛伯猷甫輯

舒 璵季琰甫錄

後學 臨川吳搗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校

周禮定本八

周禮正經

天官篇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
治典以經邦國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三曰禮
典以和邦國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五曰刑典
以詰邦國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八法治官
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
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
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以八則
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

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

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有以八柄至其過六十四字移入內史職文
以八統至禮賓四十字移入大司徒俱說見

別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

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

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

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

以富得民此條舊本在九貢後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

梓溪內集 卷之七

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

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

貢此條舊本在九式後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

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

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

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此條舊本在九

職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

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

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

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此條舊本正月在九貢前

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飲之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

梓溪內集

卷之七

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觀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舍玉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宰之職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

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

貳以均財節邦用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

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

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

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

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

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

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四

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

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飲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得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以聽官府之六計樊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五

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瀆六曰廉辨以瀆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

七事者今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

治訟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

含槨幣玉之事歲終則令群吏致事正歲帥

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瀆狗以木鐸曰不用

瀆者國有常刑

舊本有自乃退至大刑三十九字移入官正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瀆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

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右六敘一條舊本係小宰職文訂移於此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瀆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瀆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掌治瀆以攷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六

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以式瀆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瀆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章與其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

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

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舊本有正歲至于上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

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

治于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

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

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此舊本在秋官之末

宮正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

糾禁刪去王宮之戒令五字入建邦至宮之

梓溪內集卷之七

見剔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

版以待夕擊析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

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

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急與其奇衰之

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春秋以木鐸修火

禁此句在凡邦之大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

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凡邦之事

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

疏貴賤之居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

行事自月終至行事十四字舊本在正歲則

以灋警戒群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

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此二十九字舊本在

此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

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

共則國有大刑此三十九字舊本在小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

其秩敘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

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

梓溪內集卷之七

頌其衣裘掌其誅賞行其秩序下舊本有作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爲其井園除其不蠲去

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

共鑑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此下有

內宰掌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

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

其奇衰展其功緒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

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

嬪之禮事凡嬪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其出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于王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九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徹后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開入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以時啟閉

以時啟閉四字

舊本在幾其出入之後訂定在此喪服凶器不入宮濟服賊

器不入宮奇服惟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掌婦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

燎踰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前而詔相之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十

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凡祭祀贊王盞贊后薦徹豆遷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盥盥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翼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此下有女祝一條移入宗伯女巫後說見敘辨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
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以上十
職舊本
宮人在冢人之後內宰以下在掌皮之後殊
清棟無章訂定如有蓋皆王宮之官宜各以
類敘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
之饋食用大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
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璽王日一
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
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玉齊日三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十一

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
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
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昨俎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厭主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修之頒賜皆掌之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華見者亦如
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
蠶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

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
賓客之禽獸凡令禽獸以灋授之其出入亦
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
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
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
及世子之膳羞此下舊本有辨腥臊至臂臠
四十八字移入食醫膳膏醢
下凡宗廟之祭祀掌割烹之事凡燕飲食亦
如之凡掌共羞修刑膳胖骨鱠以待共膳凡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十二

王之好賜肉修則饗人共之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烹共其脯修刑膳陳其鼎
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
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饗
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厭賜脯肉之
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
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
如之此下有甸師二職
移入御史之後

獸人掌罍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
獻獸物時田則守罍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
腊人皮毛筋骨入於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
令

獸人掌以時獻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鱣
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鱣
鼈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玉府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簠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
梓溪內集卷之七 十三

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麇羸蜺以授醢人掌
凡邦之簠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凡祭祀
共豆脯薦脯臠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
腊凡乾肉之事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澆授酒材凡爲公酒者
亦如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
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
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

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醕掌其厚薄之齊
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
其酒凡祭祀以澆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
祭二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
酒不貳皆有器量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

飲于賓客之禮醫醕糟皆使其士奉之凡王
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
耆老孤子皆奉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
有澆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

梓溪內集卷之七 十四

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
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
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徃賓客之陳酒亦如
之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于酒府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
醴醫醕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此下凌人一職
移入夏官司權

之前又有邊醢醢鹽人五職後屬宗伯說見序解自膳夫至此凡十二官舊本膳夫在宮伯之後而酒正以上復開醫師等五職亦為有謀訂定如右蓋掌王飲食所以保王躬者宜即敘次於王宮之官也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綵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紱諸侯之纁旂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旂皆就玉璫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十五

禁令

此條舊本在大司馬內訂移于此說見序辨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其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裘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眠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

首服皆弁經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玉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

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飲衣服奠衣服廩衣服皆掌其陳序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十六

宗伯內

訂移于此說見序辨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廩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舊本在職幣後丙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

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舊本在典象後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工之事齊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共王后及之用頒之于內府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梓溪內集卷之七十七

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授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黻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纁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舊本在女史後

典泉掌布總纁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齋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春宜羔豚膳膏香夏宜腍膳膏臊秋宜犢膳膏膋腥冬宜蠡羽膳膏醢辨腥臊膋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瘠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

梓溪內集卷之七十九

膝烏鵲色而沙鳴狸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蟈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鵲鴉胖舒鳧翠鷄肝鴈腎鵠與鹿胃凡食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相梨曰攢之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不食雛鼈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春行羔豚至膏醢二十八字舊係庖人職文今

訂於此四行字當作宜字依內則辨腥膻至臂按四十八字舊係內饗職文今訂於此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

瘠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瘡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梓溪內集卷之七二十一

瘍者受其藥焉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內史掌王之八柄之灋以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廢以馭其罪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殺以馭其過六曰

生以馭其福七曰予以馭其幸八曰奪以馭其貧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視內史舊文爲加詳故以易之

太宰八柄實爲內史之事其文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

梓溪內集卷之七

二十一

令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

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右自內史至此

三職舊本在宗伯內訂移于此說見敘辨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齋

盛祭祀共蕭茅共野菓祊之薦喪事代王受

寄哉王之同姓有暴則死刑焉帥其徒以薪

蒸役外內饗之事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今斬冰三其凌春始

治鑑凡外內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燿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此條舊本在大司馬內移入于此說見序辨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

梓澤內集

卷之七

二十二

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

含玉復衣蒙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製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共

梓澤內集

卷之七

二十三

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之治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

廢置

此下有司書一職并職通別說見序辨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今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濫于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濫贊逆會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二十四

職幣掌式濫以欽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莫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濫贊之

周禮定本九

周禮正經

地官篇

大司徒之職舊本此句下有掌建邦之土地至豐肉而瘠二百十五字移入各官而采吳氏說補掌明人之五倫以佐王協和五倫如下云云

邦國一曰父子之倫二曰君臣之倫三曰夫婦之倫四曰長幼之倫五曰朋友之倫因此

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遘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二十五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此下舊本有以土宜至同衣服止凡十一條移入各官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此條舊本係冢宰職文訂定在此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

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訟獄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以上四條舊本在頒執事條後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飲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二十六

相塋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比此條下有頒執事至服事六十八字刪去之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其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

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下舊本有以起軍其戒禁聽其詞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下舊本有乃經土施至平其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二十七

政六十二字已經刪去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此下舊本有建邦至圖正歲終則致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群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致夫屋及其衆寡以待政令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濫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自凡四時至此舊本在及定條後大祭祀羞羊牲共茅菹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舉其輦輦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塋執蠹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蒞匠

梓溪內集卷之七 二十八

師自大祭至此舊本在今作秩敘後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敘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其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此下舊本有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

梓溪內集卷之七 二十九

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群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
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蒞其事若
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
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
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
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
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樂亦
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三十

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於父
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
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
則以其灋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
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以歲時蒞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
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
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

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
任者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
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
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
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
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
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三十

聚衆庶旣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
掌其比繡撻罰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
冢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
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
園土內之

師氏掌以嫗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
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
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

以尊賢良三日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
司上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
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
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
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軌在野外則
守內列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
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
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三十二

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
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
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
其屬守王闈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
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
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
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
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

舞器大喪正群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群子
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
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此

此本屬大司馬司馬氏說訂定在此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在行而強
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
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
詔廢置以行赦宥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三十三

而救之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
士加明刑耻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
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園土凡歲時有天患
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
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
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買而
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
詐以刑罰禁虺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

大市日廼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人則皆執鞭度守門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而廼至罰之二十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太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

梓溪內集

卷之七

王四

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帝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

治其市政掌其賣債之事

此下至司關舊本在媒氏之後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三旬野三甸都三月邦國蕃期內聽期外不聽廛人掌歛市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歛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歛而入于膳府

梓溪內集

卷之七

王五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債愚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夫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司遮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鬪者與其遽亂者

出入相凌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而平正之飲其總布掌其戒禁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飲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

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三十六

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辯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

告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國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攸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

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三十七

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殯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此條舊本在調人後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

之讎不同國君之讎抵父師長之讎抵兄弟
主友之讎抵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
以執之凡役人有友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
役人而義者不同國今勿讎讎之則死凡有
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此條舊本
在司牧後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
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三十八

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
教國子舞凡樂書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
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
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
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
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
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諸侯薨令去樂大札
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

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泄瀦樂器
及笙藏樂器亦如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
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
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
鼓爲節凡射玉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
節太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凡樂掌
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
鍾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臯舞及徹帥學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三十九

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
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
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
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
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
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
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
鼓徵學士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鱗其不敬者巡舞
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
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
半爲堵全爲肆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
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
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
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
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四十

本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
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敔大饗亦如之大射
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
吉凶大喪帥瞽而厥作匱謚凡國之瞽矇正
焉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簫管絃歌大祭祝登歌
擊拊下管擊應鼓敔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
厥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敔掌六樂聲音之節
與其和

皆矇掌播鼗祝敔塤簫管絃歌諷誦詩世奠繁
鼓琴瑟掌九德九詩之歌以役大師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
凡樂事相瞽大喪厥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
皆奏其鍾鼓鼗愷獻亦如之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
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
聲散險聲欽達聲羸微聲箛回聲衍侈聲作
弁聲鬱薄聲甄原聲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四十一

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
亦如之

磬師掌教擊磬磬擊編鍾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凡
祭祀奏縵樂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
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鼗夏凡祭祀
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
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掌鼗鼓縵樂

笙師掌教欽竽笙塤簫簴箏管春牘應雅以

教械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厥其樂器及莖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罇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鼙皆鼓之守鼙亦如之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之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辯其聲用以雷鼓鼓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四十二

神祀以靈鼓鼓杜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錡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鏡止鼓以金鐸通鼓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凡軍旅夜鼓鼙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早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

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此二條舊本在封人之後舞師掌教舞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旌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飲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飲豳詩以逆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四十三

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飲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飲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筭虞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厥筭虞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厥舞器及莖奉而藏

之自天子之司樂至此凡二十二官唯鼓人舞師

入下此說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受有爵

者杖共王之齒杖此官職舊本屬秋官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令

社稷之職凡祭祀饒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

綏共其水棠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

客軍旅大盟則饒其牛牲此條舊本在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

梓溪內集卷之七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

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牲

物凡外祭毀事用龙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

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

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

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

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

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

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簠以待事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

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

門使養之展牲則告拴碩牲則贊以上三職

師之役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饒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饘羊凡沈辜侯

禋鬯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

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梓溪內集卷之七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而掌珥于社稷

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禋飾其牲鬯邦器及軍

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狗陳祭祀贊羞受微

焉此二職舊本屬夏官

司祿

周禮定本卷十

周禮正經

春官篇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五禮以佐王建邦保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粢醢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饋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哉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覲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脰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

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執雞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淝玉鬯省牲饗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儉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

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舊本掌建邦之下有天神

人鬼地示之土字則去

通一五字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四十八

人共奉之辨六彛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祀省牲祗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儋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王車若軍將有事則

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

饗獸于郊遂頒禽大戔及執事禱祠於上下

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泔及執事涖大飲小

飲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

執事祗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窆亦如之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凡王

之會同軍旅旬役之禱祠肆儀為位國有禍

戕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

為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四十九

大宗伯之儀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六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祗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盥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涖筵凡築鬻贊果將大朝觀佐儋共

設匪窶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攘于量及郊
大喪大涓以涓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
外內命男女之哀不中澣者止授之杖凡師
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
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嘗之日涖
下來歲之芟備之日涖下來歲之戒社之日
涖下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
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五十

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
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

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群神之囂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冢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

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

宮室車旗之禁令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

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

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以禴國之凶
荒民之札喪條舊本
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
彝而陳之凡裸王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
將之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大喪之涓共其
肆器及莖共其裸器遂羶之大祭祀與量人
受舉尊之卒爵而飲之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杜壇用大罍祭

門用瓢齋廟用修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五十

用概凡嘏事用散大喪之大涓設斗共其罍

鬯凡王之齊事共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此下

有鷄人一職訂移
下後典祀之前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

實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

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壺諸臣之

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斚彝黃彝皆有舟其

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壺諸

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

虎羹雖羹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
用兩山尊皆有壺諸臣之所昨也凡六羹六
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浣酌凡酒
修酌大喪存與羹大旅亦如之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
人朝覲大享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体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加次席
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
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右彤几昨席莞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五十二

筵紛純加緹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
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革
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荏黼純諸侯則紛純每
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糗簋白黑形
鹽醢鮑魚鱠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榛
實加籩之實棗栗栗棗脯棗栗桃乾榛榛之實
糗餌粉養凡祭祀共其籩薦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
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

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籩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
本庶醢醢豆鹿醢節菹麋醢饋食之豆其實
葵菹醢醢脾析麋醢醢蜆醢豚拍魚醢加豆
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菹菹鴈醢荀菹魚
醢羞豆之實醢食饔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
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
羞王舉則共醢六十壺以五齊七醢七菹三
醢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壺凡事共醢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五十三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
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
物六十壺共後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
共醢五十壺凡事共醢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
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
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
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
巾冪六羹凡王巾皆黼以上五職舊本屬天官訂移于此蓋皆掌

祭儀之官以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
後逆王祇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
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
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底子祭祀賓
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王出
入則白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
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空
亦如之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掌三公孤卿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五十四

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王
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
公及孤卿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掌三公及
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
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盥小祭祀賓客饗食
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掌士大夫之弔勞凡
大事佐大僕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

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群有司而反命以王
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
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
致福者展而受之

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太祭
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翼掌王之燕令以序守
路鼓

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王行
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五十五

宗

以上五職舊本屬夏官
訂移於此說見敘辨

宗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

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齋盛相外內宗
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
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
摻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
宗婦掌之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
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

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胾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實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敘外内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以上三職皆本在守祧之後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五十六

百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

事命龜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比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五十七

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董氏掌共燂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燂遂歛其燂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簪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簪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易九纂之名一曰纂更二曰纂威
三曰纂式四曰纂目五曰纂易六曰纂比七
曰纂祠八曰纂參九曰纂環以辭吉凶凡國
之大事先纂而後卜上春相纂凡國事共纂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
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
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說作
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五十八

曰詒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辯六號一曰神
號二曰鬼虎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盥號
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
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撫祭七曰絕
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摺一曰稽首二
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摺六曰
凶摺七曰奇摺八曰褒摺九曰肅摺以享右
祭祀凡大裡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
祝階轡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

臯舜相尸禮既祭令徹大喪始崩以肆鬯泔
尸相飯贊欽徹奠言旬人讀禱付練祥掌國
事國有大故夫哭弔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
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
及軍歸馭于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
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行舍奠建邦國先
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
國都鄙

梓溪內集

卷之七

五十九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以祈福
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弭災兵遠旱疾大
祭祀逆盥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
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泔設熬置銘及葬設道
壺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
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
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匱乃
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匱出宮乃代
及曠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祀號王

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
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飲飾棺焉
旬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
亦如之師曰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盭獸
舍奠于祖禰乃飲禽禰牲禰馬皆掌其祝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詭儉禁之祝號作盟詛之
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刺信

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匱主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六十一

及道布及菹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
之禮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
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
則與祝前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以上七職舊本在職

後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
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右職舊本屬冢宰訂於此說見敘辨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
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
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
以詔王察群吏之治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
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
貞來歲之燹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
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此條舊本在司

凡筵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六十二

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
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

服此條舊本在典祀後

大史掌掌字下有建邦至刑之七十四字刪去之正歲年以序事頒

之于官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
門終月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

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

常位常下有辨事至之十字刪去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

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

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瀆以前大喪執瀆以泄
勸防道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誄凡
射事飾中含笑執其禮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
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序昭穆之
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
國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
諡讀誄此一修舊本
在女巫之後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
梓溪內集卷之七 六十二

其服飾王晉大圭執鎮圭纁繅五采五就以
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
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
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
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類聘四圭有邸
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
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月
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
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

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
度輶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飲尸
殺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
圭以易行以除惡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
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凡
玉器出則共奉之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
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
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梓溪內集卷之七 六十三

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
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
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
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
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
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

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祇其

命之數此二條舊本在天府之○此下舊本有司服一職移入天官弁師後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

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

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

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

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

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

梓溪內集卷之七 本四

豐荒之禋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

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此二條舊本在小史後

祗禋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禋二

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閭六曰齊七曰彌

八曰敘九曰濟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

行事歲終則絜其事此條舊本在占夢後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

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

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

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

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陵疫此條舊本在雞人後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啼旦以詔百

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

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禴饔共其雞

牲此條舊本在雞人之後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政令若以時

祭祀則帥其屬而條除微役于司隸而役之

梓溪內集卷之七 本十五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

于四郊舊本屬天官訂後在此說見敘辨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

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駘疫大喪先匱及

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駘方良舊本屬夏官在此條後訂後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

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

王命有事焉則詔賁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

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舊本在墓大夫後

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

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

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

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

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及

窆以度為丘隧共喪之之器及葬言鸞車象

梓溪內集

卷之七

六十六

人及之執斧以泄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踞墓

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

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舊本在外宗後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

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

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屬

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內集卷之七 終

梓溪文鈔內集卷之八

明太史氏進賢舒 芬國棠甫訂

裔孫 舒 琛伯獻甫輯

舒 璵季琰甫錄

後學

臨川吳撫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校

周禮定本十一

周禮正經

夏官篇

梓溪內集

卷之八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有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

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

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

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

以和邦國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

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

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

國止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今陵政則杜之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飲之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錡鈜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鈜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鐸以教坐作進退疾徐䟽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普民鼓遂圍禁火燔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

梓溪內集 卷之八

十一

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燔獻禽以享杓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罃致禽以祀枋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

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錡鈜各帥其民而致質明燔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普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捷鐸群吏燔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錡車趨徒趨及表

梓溪內集 卷之八

十二

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鈜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獮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

獲者取左耳及所斃鼓皆駢車徒皆譟徒乃
獎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及師大合
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
其戒令淹大卜帥執事泄禁主及軍器及致
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
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
越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
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
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梓溪內集卷之八

四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
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小司馬之職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
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掌邦比之灋以作軍旅五家爲比五比
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
鄉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
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

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
十二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
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凡制軍至
後以爲軍司馬職文故訂定在此

與司馬下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
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

亦如之舊本在末訂移于此

梓溪內集卷之八

五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
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
鄙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
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正
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
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
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
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櫜孤卿
特揖大夫以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

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掌國中之上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舊本在掌高後

射人掌

掌字下有國之至治達六十七字刪去

以射法治射儀王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七

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豸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禮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

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舊本在摯壺氏後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闕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舊本在司右後

旅賁氏掌

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七

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袞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

帥之以贊其不足者畫三巡之夜亦如之夜
三繫以號戒若造都也則治其固與其守瀦
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
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舊本在可據後

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
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
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
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巾車掌公車之政事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

梓溪內集

卷之八

八

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
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鈎樊
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
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
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
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
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纁總安車彫面鷩總皆
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嬰
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旗尾橐疏

飾小服皆疏素車禁蔽犬旗素飾小服皆素
深車深蔽鹿淺祺華飾驪車桂蔽然祺梨飾
漆車藩蔽紆祺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
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
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齋于職幣
太喪飾遣車遂厥之行及塋執蓋從車持
旌及墓噉啓關陳車小喪共匿路與其飾歲
時更續共其幣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九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
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
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
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
如之大喪厥革車大射共三乏

以上三職舊本屬春官訂

移于此說見故辨

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
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

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

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王敦辟盟遂役之贊

牛耳挑荊

舊本在
棠人後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

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

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

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梓溪內集

卷之八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轂王自左馭馭下祀

登受轡犯轂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

祭兩軹祭軌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

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轂如

王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

戎車之儀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遷饗食皆乘金路

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
掌戎車之政令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
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獸比禽凡田王提馬而
走諸僕晉大夫馳

馭大掌馭戎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

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騶馬一

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

梓溪內集

卷之八

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

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騶馬三良

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

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

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

社城僕各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

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

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塋埋之

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舊未後有宮中之積食五字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

曰駕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

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

共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舊本在司熟後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

梓溪內集卷之八

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舊本在按人後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

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

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

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馳攻

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

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

為騂六尺以上為馬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蓍鬻廐始牧夏房馬

冬獻馬射則充世質茨牆則翦鬣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

牽馬而入陳廐馬亦如之

司甲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

如之此下舊本有及其用兵亦如之七字祭祀授舞者兵大裘

梓溪內集卷之八

獻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戈故

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

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

舍設藩盾行則飲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

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夾

弓庾弓以授射豸倭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

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箠皆從其弓凡弩夾
便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繫矢
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
田獵矰矢箠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
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
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庶合三而成規句者謂
之幣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大澤共射樞質
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
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

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箠矢共矰矢凡亡矢者
費用則更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扶拾掌詔王射
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
既射則欽之無會計

豪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
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
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
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

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豪人以待會而
攷之亡者闕之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

舊本有環四之故五字

巡邦國搏謀

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掌送逆邦國之通

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橐有

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大後又自掌送逆以下三十九字係舊本秋官環人職文采俞氏說移入于此詳見敘辨

畢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盞以

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橐凡喪縣壺以代

梓溪內集

卷之八

十五

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
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

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旌雜帛爲物熊虎爲旗

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爲旄旒折羽爲旟及

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

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

旗縣鄙建旐道車載旌旂車載旌皆畫其象

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

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
門大喪共銘旌建厥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
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旬亦如之凡
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舊本屬春官
在車僕之後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
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
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

梓溪內集卷之八 十六

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匡人掌達濩則匡邦國而觀其愚使無敢反側
以聽王命

禪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
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太客之儀以親諸侯春
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夏宗以陳天年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
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

梓溪內集卷之八 十七

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患間問以
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
諸侯之喜致餼以補諸侯之裁以九儀辨諸
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
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
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
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
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

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

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

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

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

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

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
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
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
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
軹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

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

梓溪內集

卷之八

十八

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實爲摯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凡

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

梓溪內集

卷之八

十九

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覲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成六瑞王用璚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

搞檜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
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
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
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
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
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
及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
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二十一

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
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
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
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凡諸公相爲賓主國
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
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
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
之致殮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
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

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
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
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饗餼還圭饗食
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饗餼
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
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
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
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
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二十一

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
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
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
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
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
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饗
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
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
禮賜遂行如人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

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肯客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燬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二十三

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享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祗上公之禮卿祗侯伯之禮大夫祗子男之禮士祗諸侯之卿禮庶子亦祗其大夫之禮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祗飧牽三問皆修爵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簋十

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殯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壘車皆陳車米祗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簋車禾祗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殯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二十三

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祗飧牽再問皆修殯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脰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殯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壘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殯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

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祗
殮牽一問以修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
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
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殮之
陳牽二牢米八十官醢醢八十壘皆陳米二
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百五十
雙一饗一食一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
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
禮六壺六豆六簋膳祇致饗親見卿皆膳特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二十四

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
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
喪殺禮禍哉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
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
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
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
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
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

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凡作事工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
事士士下事庶子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
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
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
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
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有
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舊本屬地官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二十五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
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
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
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
親凡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右大小行司儀行

夫掌客象胥掌交舊本屬秋官訂移于此說見敘辨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
客之事則杭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
獲

舊本在射人後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鳥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周禮定本十二

周禮正經

秋官篇

太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二十六

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

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

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

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

暴以圖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圖土而

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

不耻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圖土者殺以兩造

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

獄入鈞金二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

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

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

旬有三日坐其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

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下罪

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

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

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

以告於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

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二十七

刑象挾日而飲之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

而登之于天府此下舊本有大史至載之十

之三十四字訂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

移士師職文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

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

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

事使其屬蹕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

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

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
東面小司寇擯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獎
謀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
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
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以五聲
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
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入辟麗邦灋附刑
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
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
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以三
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
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
服之刑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饌水
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
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孟
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及大比登
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歲終則令群士
計獄癸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

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群士
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
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
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
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
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
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
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鄉合

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
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
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癸訟
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
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擣邦令六曰爲邦
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凡諸侯之獄訟
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
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蔽之凡諸侯之獄三
十四字舊本在
大司寇職文凡
以財獄訟者正
之以傳別約

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鑊水凡列刑則奉犬牲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三十一

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

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三十一

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辯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

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凡
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
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士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
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
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
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
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三十二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
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
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凡得
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
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
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春
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

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
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凡
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
書於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
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都士

家士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
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三十三

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
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
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
治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
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
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
罪之輕重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

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放曰幼弱再放曰老旻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審焉舊本司烜氏後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三十四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

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其酒脯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媿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三十五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遇訟者以告而誅之舊本在布憲後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擣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輦五

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野之橫行踰徑者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舊本在
洋氏後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五標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間互

梓溪內集

卷之八

唯執節者不幾

舊本在條
狼氏後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蹻軍旅田役令銜枚禁蹻呼嘆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

國中之道者

舊本在
庭氏後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櫟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

今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

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誓大夫曰敢不開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舊本在司
烜氏後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三十七

司圉掌牧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牧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園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舊本在
大人後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爲奴

舊本在
賦全後

掌因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

牴下罪梏王之同族奉有爵者桎以待斃罪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

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

甸師氏以待刑殺舊本在司圖後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

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

刑盜于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

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

梓溪內集卷之八

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闕

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囹圄者使守積

蜡氏掌除𧈧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

刑者任人及囚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

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

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

待其人掌凡國之𧈧禁舊本在野廬氏後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毋害於國稼者春令為

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山

之為死澤之沈者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搜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舊本在修閭氏後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詭澮之嘉草攻之凡毆蠱

則令之北之

穴氏掌攻蜚蠊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

皮革

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倚之以時獻

梓溪內集卷之八

其羽翮

柞氏掌攻此下舊本有草字刪去木及林麓夏日至今刊

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

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

令

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

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

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若族氏掌獲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

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

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剪氏掌除蠹物以攻榮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

蠱之事

赤友氏掌除牆屋以屨炭攻之以灰酒毒之凡

隙屋除其糝蟲

蜎氏掌去龜鼃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

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

梓溪內集

卷之八

四十一

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樺午貫象齒而沈之

則其神死淵為陵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

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

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

之凡幾耳沈辜用馳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

焉掌其政治

舊本在司厲後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

而博盜賊使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

因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舊本此下

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蠻

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

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屬禁閔隸掌役畜養

鳥而阜蕃牧棧之掌子則取隸焉夷隸掌役

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

禁者如蠻隸之事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

梓溪內集

卷之八

四十二

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

禁者如蠻隸之事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

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

傍其守王宮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舊本

在掌

圖釋云罪蠻閔夷貉五隸不當列而示為民極之意但取其文附於司隸而後其始

掌察

掌貨賄

亡

都則

亡

周禮定本十三

周禮正經

冬官篇

大司空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

梓溪內集卷之八

四十二

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麋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

以今地貢以欽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以土

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

梓溪內集卷之八

四十三

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一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掌建邦之圖以待政令舊本係人可徒職文訂移於此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

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
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嬖婦化
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
職轉移執事以九職至此八十字舊本係以
天官大宰職文訂移於此
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
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以本俗六
安萬民一曰嫗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
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以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

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
青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
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大賔客令野修
一十道委積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
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
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以保息六至不行於
天下舊本係大司徒

職文訂
移於此

小司空之職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
縣鄙形體之灋達人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

其畿疆之封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
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
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
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乃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
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
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
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隴田與追
胥竭作以上俱小
司徒職文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
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
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凡治野以下
劑致阡以田里安阡以樂昏擾阡以土宜教
阡稼穡以興鋤利阡以時器勸阡以疆予任
阡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
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廬田百晦萊五十晦餘
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晦萊百晦餘夫
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
亦如之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經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
治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以
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
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順職作事以令貢
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凡國祭祀共野牲令
野職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
之役血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及
寔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
掌其政治禁令

俱送人職文

梓溪內集

卷之八

四十六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
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
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
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
其民以救其時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
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巡其道修
庀其委積大喪使師其屬以帷帟先道野役
及寔抱磨共丘籠及廢車之役軍旅田獵平
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
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
貴者能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其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
戒禁聽其治訟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
興畔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
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梓溪內集

卷之八

四十七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
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
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
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
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蠹惡而誅賞歲終
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鄰長各掌其鄰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
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

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穡其女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歛其財賦隣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愚以辨地物而梓溪內集卷之八

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愚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歛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驛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

鹿藿蒿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疆藥用黃輕費用犬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早暵共其雩歛喪紀共其葦事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歛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圉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梓溪內集卷之八

其生獸死獸之物自送人至此凡十五職舊屬地官訂移於此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卯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舊本屬夏官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采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

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旬稍縣都皆無
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
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
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問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

人民下舊本有以六畜之數四字

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
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
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
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衛以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五十一

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

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

盛不樹者無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

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

大比則以攷群吏而以詔廢置若將有軍旅

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

及牛馬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

以帥而至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

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

均人民下舊本

有牛馬車輦之力政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土

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

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

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

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

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五十一

大均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

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

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大喪帥輿車與其役

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旅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

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

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歛之凡新阡之治皆聽

之使無征役以地之蠲惡爲之等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邦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五十五

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

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

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凡

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樊田植虞旗以屬禽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

者受令焉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小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

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

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

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

爲縛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

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五十五

之

掌染草掌以春秋歛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

待時而頒之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

之以共邦之用

之用下舊本有凡炭灰之事五字刪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䟽材之物以

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掌蜃掌歛互物蜃物以共闡壙之蜃祭祀共蜃

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分人掌其米物祭祀共其盛盛之米賓客共其
牢禮之米凡饗食共食米掌凡米事

原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
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
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
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
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
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
盛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五十四

舍人掌

掌字下舊本有平宮中至出入十五字剔之

凡祭祀共簠簋

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宮米芻
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種種之種以
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
終則會計其政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
不足則止餘瀝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
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

民之糴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
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
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
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
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
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
以時頒之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䟽材木材凡畜聚
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五十五

聚以待頒賜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
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
委積薪芻凡䟽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
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犒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

士庶子共其食

舊屬地官訂移於此

掌祭祀之犬自載師至此凡二十職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

掌天下之圖以下舊本有掌天下之地五字剔之

以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

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數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數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澨其利林漆絲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五十六

泉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數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數曰大野其川河渚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數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

北山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數曰獬養其川河渚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數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數曰昭餘祁其川庠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

梓溪內集

卷之八

五十七

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

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梓溪內集卷之八

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遼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遼陽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

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

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

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

凡賞無常輕重祇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

加田無國正

華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

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

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

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

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饗之俎實

凡宰祭與鬱人受尊歷而皆飲之自職方氏至此凡七

職舊屬夏官訂移於此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棨極再重設車宮棘

門為壇墮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

梓溪內集卷之八

五十九

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

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

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

遷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

重帝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

帝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

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凡喪

王則張帝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
祭祀張其旅幕張月以射則張耦次掌凡邦
之張事自掌舍至此凡三職
舊屬大官訂於外此

書周禮後

周禮春秋相爲經緯故左氏記事動稱曰禮
也非禮也見書法之或褒或貶孔子無容心
焉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則春秋固禮之所存
然則孔子就加筆削豈無所據而妄作哉是
知周禮者周公致太平於當時者也春秋者
當周禮之阨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孔子
存其道以開太平於來世者也二經實相經
緯豈可以偏廢邪且三易列於太卜筮人之
職墳典列於外史之職詩列於太師瞽矇之
職春秋列於太史之職儀禮又禮官之中節
文也則周禮固具六經之大全矣而程朱二
大儒之訓註顧皆略之何邪旣輯周禮定本
而漫書其後

梓溪先生文鈔跋

舒太守公以理學名賢之裔蒞茲鄭土雖風塵鞅掌案牘絲棼而獨雅尚經術其淵源家學然也歲已未以入

覲旋見學宮傾圯首捐俸撤而新之慨然以薪槱人才爲已任已又抑體

文節公淑世之心檢求帳中出梓溪文集數帙命鐫刻于黌宮以式多士種種嘉惠來學意甚盛刻既成不佞達受而讀之剛大之氣錦

梓溪文鈔

繡之腸宛若求之而可得焉竊念文章一道紹明續述固賴有賢子孫而一種傳世之骨與傳世之神雖復陷海走山而精光不可剗滅非徒以其文字之工已也秦漢以前其作文大旨官如唐宋而來稱一代大手筆必首韓歐當韓之表佛骨策淮蔡面詰王庭湊歐之論朋黨建儲宮彌縫英宗母子文章風節至今凜凜有生氣此神骨之必傳者也我文節公忠諫經術質絕海宇迄今讀所奏廷對

一策諫南巡隆聖孝議大禮諸疏千古議論

亦千古意氣生平著述不肯一語傍人籬落

下則是集靈直並駕韓歐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先是文節公有孫伯獻甫爲郡大夫鏤其

板于閩未幾爲祖龍索去今太守公亦文節

公之孫亦以郡大夫鏤板于鄭光昭祖德者

後先相聖倚歟盛矣是舉也黌宮鼎建文稿

重新潤色揆東里之華傳播貴洛陽之紙四

美且焉而乃今知六經文字不與秦火俱灰

梓溪文鈔

類若有靈物護持之者其神與骨故自不朽

也美則愛愛則傳其以嘉惠來學如五緯麗

霄漢間嗟乎寧直並駕韓歐已哉先輩諸名

家業有敘述不佞達曷敢以管蠡之見窺測

高深聊以識其歲月云耳

肯

萬曆庚申六月汴陽後學蕭上達薰沐頓首拜

書

周禮定本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舒芬撰芬有周易箋已著錄茲編亦其所著梓
溪內集之一大旨祖俞庭椿冬官不亡雜出於五
官之說而參以偽本吳澄考注復以已意進退之
凡爲五官敘辨五篇六官圖說一篇周官剔偽一
篇周禮正經六篇刪舊本考工記移天官太宰地
官大司徒之文以入於冬官大司空移小司徒及
遂人之文入小司空又移天官之掌舍幕人掌次
地官之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鄼長里宰鄰長土
訓誦訓司稼草人稻人場人圉人載師閭師縣師
均人稍人旅師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什人角
人羽人掌葛掌染掌炭掌茶掌蜃春人廩人舍人
倉人遺人委人橐人夏官之掌畜職方氏形方氏
山師川師籙師司勳量人以屬冬官明史芬本傳
稱芬精於周禮嘗謂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
吳魏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
於是經可云篤信乃從俞庭椿之謬說虛耗聰明
徒貽嗤點不亦深可惜歟

讀禮疑圖六卷

〔明〕季本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禮疑圖

六卷》提要

讀禮疑圖序

先王之政所以行不忍人之心也觀會通以行禮節文斯而已矣其道豈難知哉予讀三禮謂其於秦古書具載先王成法然而駁雜支離多相牴牾推尋湊合祇覺難通儀禮雖叅叔世之彌文而猶存古意禮記雖附後儒之臆說而每有格言聖賢精義所在豈敢盡廢哉周禮則檢防太密聚斂無遺類皆功利之心大失寬仁之體而語之繁蕪事之瑣屑未暇論焉浸淫其說將壞人心如理民之道莫切於輕徭薄賦而周禮反之孟子語文王之政必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六官之中何嘗一明此義哉孟子又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者之外別無征焉而亦不敢一時併取此先王之意也周禮之征則不止此賦役重煩民不暇給是其爲法蓋有詳於孟子者而未見其爲易簡也夫孟子鄒魯之儒而聖賢之學也親見孔氏之遺書熟講先王之法又其學以知言爲本深有戒於邪說生心之害必非妄言者故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則曰其詳不可得聞矣豈有舍孟子而復別得其詳哉孔子

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文獻不足徵而能言之而能知之知之又及於百世此豈在形迹名稱之間哉禮者中而已矣隨時處中而能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則固吾心之節文也苟求之心而不合權之政而不宜任情用智察入秋毫雖其書在秦先禮以周目不敢以爲是焉蓋周禮之書成於戰國之士中間多雜邪世之制迂儒之談而非由大本以行達

禮樂序目

二

道者也當漢武時其書始出衆儒共排其非至林孝存則曰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則曰六國陰謀之書庶亦可謂知言矣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朱子獨深信之亦以爲周公遺典又以爲聖人所作必不會差至其論孟子也於貢助徹之制則或以爲可疑或以爲都是物於班爵祿之制則或以爲不然或以爲約度說是信周禮反有踰於孟子也孟子將不得爲知言乎然又謂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又謂周公晚年作此小處或未及改則以周禮爲未定之書也孔子刪述六經以正人心豈其

存未定之禮以惑世乎知周禮之不可通而強以說通之亦近於遁辭矣自知言之學不明雖大儒說禮亦無定論何怪乎後人之滋惑哉予於三禮儀文未能悉舉惟以布縷粟米力役之征皆切於民而禮之大者也往年從政習於功利之見而用意過深晚而思之則皆周禮之餘智也故即平日之所疑者爲圖旁引以辯證之而一以孟子爲主焉夫文武之政具在人心即其易簡宜民者而求之似亦可得而知也予豈以古道爲可及哉亦姑講究先王之意以自懲既往焉爾書凡六卷其前三卷疑圖具在見禮意

禮樂序目

三

焉其後三卷則上敘孟子之言以明本原下評歷代之事以備參考云

嘉靖戊申歲秋八月既望會稽李本序

讀禮疑圖目錄

卷之一

尺圖

今田小於古田圖

六尺步圖

一畝三畝圖

百畝十阡圖

貢法溝洫圖

貢法洫澮圖

九夫為井圖

井田溝洫圖

附 遂溝縱橫辯 匠人遂人二法不同辯

周田廬舍圖

殷田廬舍圖

附 四民皆有常業國內無農論

禮經序目

五畝宅圖

附 布縷之用初本不為軍需論

祿田圖

圭田圖

附 世祿論

上中下農夫并餘夫田圖

附 三十而娶非禮之常論 三等地圖

附 古曷田與今量田法同論

夏貢五十畝圖

殷助七十畝圖

周徹百畝圖

附 孟子并田論并徹不兼貢法辯

附 胡氏與朱子說春秋稅畝不同論

卷之二

天子國中圖

王畿千里郊野圖

附 鄉遂都鄙無二法辯

太宰九賦論 財與漢口賦同本非古法辯及先

王寬商賈論 後連孟子市廛龍斷二段

班固理民之道 下論軍賦是刀役之征各有役

處與口賦不同 春秋用田賦論

王制歲用民力三日論 後連均人力征

鄉大夫復役老與孟子所言年歲不同辯

後連祭義王制言免役

王制九州條下附論萬國及聖王治夷狄之道

大國百里郊野圖

次國七十里郊野圖

小國五十里郊野圖

附 尚書大傳論各國郊遠里數不同辯

兩雅郊外五界圖

附 大司徒封國太廟及不當稅其國辯

武成爵五土三本古制論

孟子班爵祿之制條下有下士受田論有詹道

傳專主助法并不可因出制入論

小司徒大司馬上地中地下地與孟子止中下

農夫同義論

卷之三

鄉圖

遂圖

軍圖

附 大司徒條下有井田起伍論 後連子產廬井

有伍之證 小司徒條下有羨卒太多辯

王畿六鄉六遂圖

大國三鄉三遂圖

次國二鄉二遂圖

小國一鄉一遂圖

附同馬制軍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魯人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公劉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魯人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公劉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魯人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公劉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魯人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公劉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魯人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公劉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魯人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公劉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魯人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公劉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魯人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公劉三鄉三遂條下有鄉士軍伍設官太多論

卷之四

禮圖本原

孟子論布縷粟米力役之征

孟子論王政施爲先後之序

孟子論文王治岐之政

孟子論文王養老之政

孟子論士農工旅悅歸之政

孟子勸滕文公行井田之政

孟子告北宮錡周室班爵祿之制

孟子論天子諸侯受地之定制

孟子告白圭什一中正之法

孟子論關之征貨非古法

孟子論市之征商非古法

孟子告戴盈之速行什一及去關市之征

禮圖參考

漢興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民

高祖初爲算賦

董仲舒言限田

漢罪隸之制

魏武帝田租戶調之制

東晉租庸調增重之制

後魏孝文帝均田戶調之制

附論後魏庸法

北齊租庸調之制

後周租庸調之制

隋租庸調之制

唐租庸調之制

宇文融括田

楊炎行兩稅法

附論唐分天下之賦為上供送使留州之用

宋制歲賦五額并兩稅之三限

附論宋以冗食傷財因及為治當先以漢文景為兼論宋庸法

卒役

漢用秦更卒復為正之法

北齊幹力之制

禮建序目

八

唐太宗高宗及武后玄宗防閑庶僕等役之制

宋隨身元隨僕人之制

職役

漢高祖三老亭長之制

後魏孝文帝立三長之制

附徐幹治平當周民數論

後周立三大戶為耆長之制

唐里正坊正村正之制

宋初衙前里正等役之制

太宗裁定九等定役之制後連淳化令一條

仁宗景祐皇祐募人為衙前之制

神宗熙寧雇役之法

劉摯司馬光各上雇役不便之奏

曾布論雇役事無不便之奏

哲宗元祐初司馬光王巖叟論罷雇役疏

高宗定差役之法

孝宗行保正不得泛差之令

寧宗時張奎乞保正戶長免使重困疏

孝宗時義役之法

附朱子及葉水心義役不便論

禮建序目

九

軍制

漢承秦更卒屯戍力役之法

漢調兵之制

附論材官車騎樓船各因郡國而選

漢更三品

卷之五

漢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附太尉周勃入南北軍

郎中令武帝更名光祿勳又增置期門羽林

附呂東萊論宿衛皆士大夫之職

中尉主北軍

武帝增置八校尉

附易氏章氏備論南北軍本未得失

漢初養兵猶未大費論

杜佑漢重兵悉在京師之說未為非是論

武帝以中壘監五營之制

建武中罷郡國兵及都試

附章氏漢兵總論漢復除之條最多

後魏宿衛更卒之制

附論魏晉以下兵制皆不足言

宇文泰府兵之制 北齊兵制

隋兵制仍周齊府兵之舊

禮樂序目

附隋十六衛沿為唐制 唐高祖關中府兵初制

太宗府兵之制

玄宗時張說罷緣邊冗卒

張說募兵為彊騎 附論府兵之所以衰

李林甫募長征健兒 李泌議復府兵

附論入于無遺兵戍邊之法

李泌請以屯田漸復府兵

附論屯田為供軍之善策 唐方鎮兵

唐南北衙禁軍連下共十條

置左右龍武羽林神武為六軍 又置英武軍

神策軍自陝赴難

神策軍歸禁中勢居北軍右

神策軍赴難至奉天遂為行營屯渭

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總名左右十軍

神策軍寵盛廢神威以其兵騎分隸神策止存八

軍

李茂貞等逼京師神策軍多亡散

朱全忠誅宦官神策軍廢止存龍武神武羽林為

六軍

昭宗遇弒唐亡

附唐書兵志總論唐兵三變

章氏論五代蓋廢屯田而困於養兵

後唐莊宗時李琪上少休農民以養兵之疏

卷之六

後唐明宗侍衛親軍後有殿前都指揮使之號

周世宗大閱諸軍命宋太祖簡選士卒

宋承五代侍衛殿前兩司并三衛四廂之制

附論唐論三衛制子釋樞密都統制統制統領

宋殿前侍衛四廂及禁軍廂軍之名所由起并太

祖階級法

宋十六衛為環衛官

宋太祖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部兵及詔諸州

選兵送都下

附陳止齋論刺員

木挺給散諸州召募

附太祖養兵要目

廂軍總於侍衛司無戍更罕教閱止留本城給役

附陳止齋論南北更戍

宋聚兵為強幹弱枝之用連下共五條

駐泊屯駐就糧之名

軍名漸增舊額

召募設旗給賞

遣戍往還賞賚

附李壽長論禁衛軍等兵名目

兩朝國史諸兵召募應給屯戍揀選之制

釋武技則藝精論

釋林明朱子之言以備論處民兵之道

召募條下備論平人不願募而軍多逃亡之弊

禮疑序目

十三

又宋太祖及韓琦言本朝養兵之利

揀選條下引司馬光洪中予之言以見施為當有序

總論宋兵制亦近代良法

太祖咸化中差就糧禁軍屯駐駐泊

真宗咸平初本城兵差在川陝駐泊

詔定州等處本城軍升充禁軍

祥符中赦江南廣南東西雜犯配軍量移為牢城

及選本城赴關

揀料本城於本處置營升為禁軍

仁宗增置禁兵闕額選本城填補

附招諸軍子弟論

慶曆中招收廂軍訓練

皇祐中教閱忠節廂軍

嘉祐中募就糧軍號威果二十五指揮

英宗治平中增募本城備繕完城壘之役

真宗咸平中升鄉兵為禁軍名保捷

仁宗慶曆中刺保毅為保捷軍

籍河北強勇為義勇州縣以時按閱

英宗治平中韓琦請刺義勇司馬光奏言不便

仁宗慶曆中神世衡請刺募兵為忠勇范仲淹奏

沮言者欲給以禁軍廩給之議

神宗熙寧中私役禁軍之禁

禮疑序目

十三

熙寧併省禁軍之制

熙寧併省廂軍之制

總敘熙寧以後併省之法

附林勳本政書言祖宗軍政之廢

王安石行保甲法

保甲令民自辦錢糧多訴不便

元豐改諸路義勇為保甲

保甲教閱賞犒之費

司馬光乞罷保甲

王巖叟奏保甲人情所甚苦

紹聖罷保甲法

附變法論宋史兵志論兵制壞於蔡京童貫

服將兵之制

元豐司馬光欲廢將官之奉

附宋子論兵員太多之患

高宗建炎中置御營司

紹興中廢神武軍隸殿前司復三衛之制

行營諸軍改稱御前駐劄不隸三衛

李綱請於沿河江淮置師府

附四屯駐大軍

宋史兵志總論宋大相制兵有遺宋兵亦有二變

禮樂序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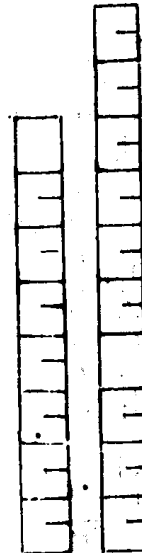
讀禮疑圖卷之一

會稽李本編著

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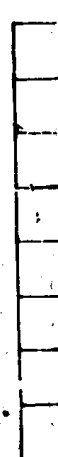
十寸之尺

為一百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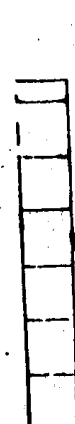


圖

八尺之步十寸之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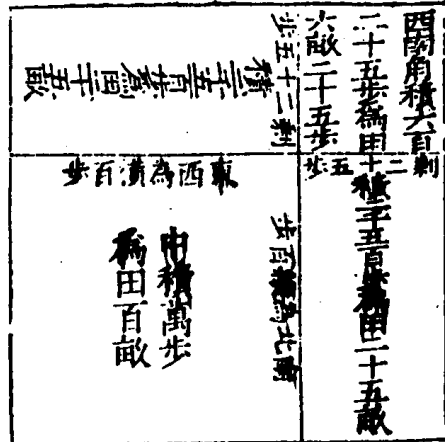
六尺四寸之步八寸之尺



禮樂卷之一

度田計步必起於尺古步蓋用周尺周尺自漢鄭玄時已云未詳至宋濬時舉得於司馬侍郎之所傳當省尺七寸五分者今刻於家禮儀節雖未知其果合於古與否要亦不甚相遠矣以其長不可畫故姑約為此圖以見意云

今田小於古田之圖



古田以八尺
起步今田以
六尺四寸起
步今步比古
步少一尺六
寸云今田者
王制蓋本周
亡後而言

禮記卷之十一

二

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鄭玄註云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孔穎達疏曰王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為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為尺也故云蓋六

禮記卷之十一

三

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為尺八尺為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為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為步小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為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為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為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為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為二千五百步相伊為五千步是總為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為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為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為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總為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為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為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

二十五里經文錯亂不可用也

陳祥道曰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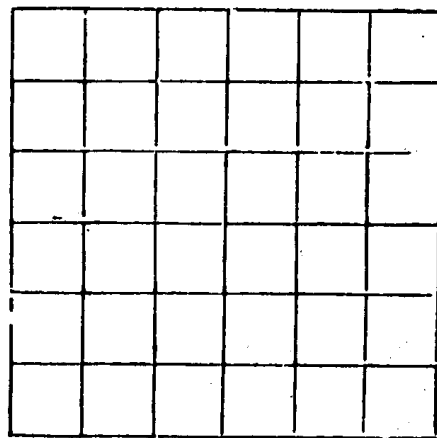
今按蔡元定曰周家十寸八寸皆爲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據此則周尺有時而用十有時而用八也鄭註以爲周尺八寸步更六尺四寸乃六國時所變則周之古步爲八尺矣八尺者八十寸也夫歷代尺之短長載在隋志而蔡氏亦備論之周尺雖未詳聞亦畧可考也然王制乃漢文帝令博士諸生

禮記卷之一

四

所作故語多雜衰世之制其曰今者蓋周亡之後主秦漢在西而言故田曰東田也竊疑古者度田必有一定之步民情所習孰能改之若始以八尺起步而後以六尺四寸則盡天下之田亦難乎其變易矣故王制之說皆附會耳另爲六尺步圖以明古法

六尺步圖



縱橫皆六尺積三十六尺

禮記卷之一

五

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

今按六尺爲步古法也自后稷教民稼穡以來即有一畝三畎畎皆廣尺深尺之說則六尺之爲步不始於周矣半步曰武步者因二武而度其長也此本人身自然之度豈強名哉夫司馬法者齊景公大夫田穰苴所作而齊威王時又追論以成書者也其以六尺爲步必有所受矣故秦漢以下未有改焉若王制之以八尺爲古步則亦今六尺爲步之意也蓋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通計八尺共得六十寸適合今六尺之步但六尺之制穰苴時已有此言不知王制

何緣更起古步八尺之說邪至以六尺四寸為步則
當省尺之四尺八寸耳步狹田增實不合於人身步
武之數矣此必阡陌既開之後欲文富國者之言也
而又文多錯亂安足信乎註疏雖正其誤亦未究六
尺為步之古法也

鄭展曰古者百步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
二百畝則得今五頃

趙氏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
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

今按每步方六尺相乘積三十六尺古田一畝百步

禮樂卷之一

六

得三千六百尺百畝得三十六萬尺自漢而下以二
百四十步為畝以三十六尺乘之得八千六百四十
尺為步法又以八千六百四十尺除古田三十六萬
尺得四十一畝六分不盡五百七十六尺以三十六
尺除之得十六步趙氏謂當今四十一畝舉成數也
○又按桑弘羊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
什而籍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
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先帝蓋指景帝則
二百四十步之為畝自景帝始也

一畝三畝之圖



此以下凡
田百畝者
皆據周制
而言

禮樂卷之一

七

周禮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
深尺謂之畝田百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鄭玄註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耜中曰畝畝
上曰伐伐之言發也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
賈公彥疏曰耒頭金廣五寸二耜為耦者二人各執
一耜兩人耕為耦共一尺一尺深者謂之畝畝上高
土謂之伐兩人併發之者謂共為一畝謂二人並頭
也
今按古者耕必以牛觀再耕司馬耕皆以牛字耕則
可見矣而耜則兩人之所執也故謂之偶耳吳孫權

以八牛為四耦恐亦此制也

班固曰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田畎長終畝一畝三畎而播種於畎中苗生葉以上稍耨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壟畎平則根深而能風旱也仁山金氏曰古所謂畝闊一步長百步即今種豆麥者作田畝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畝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

禮記卷之一

八

百畝十阡之圖

此畎	水所	注之	遂	水	注	溝
一畝一千步	二十畝二千步	三十畝三千步	四十畝四千步	五十畝五千步	六十畝六千步	七十畝七千步
八十畝八千步	九十畝九千步	一百畝十千步				
據禮家	鄉遂田	則遂縱	而溝橫	井田則	遂橫而	溝縱

詩周頌噫嘻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今按私謂一夫百畝之私田也步百為畝百畝之田縱橫各百步共積萬步里法從三百步起縱百步橫三百步積三百步為一里橫九十步積九千步為三十里餘橫九步積九百步為三里尚餘一步積百步為三分里之一共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言三十里舉成數也縱百步橫一步為一畝縱百步橫十步為十畝阡陌之法以百計步者謂之陌則一畝也以千計步者謂之阡則十畝也百畝之田為千步者十則十

禮記卷之一

九

千矣而一耦並耕故曰十千維耦也舊說以三十里為萬夫之田而謂鄉遂之官職以萬夫為界者此求其說不得而臆度之詞也詳見後朱子開阡陌辯下

貢法溝洫之圖

[illegible]

今按遂縱溝橫之說本賈公彥匠人疏見後井田溝洫圖下

禮記卷之一

+

貢法洴澼圖

[illegible]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

鄭玄註曰郊外曰野

賈公彥疏曰遠郊百里之外即遂人所掌之野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遂人雖專掌二百里之中乃兼掌三百里以外也

今按鄉在郊地百里之內遂在甸地百里之中自遂以外三百里皆爲都鄙此禮家之說也然遂人謂之掌野何哉蓋遂爲甸地萬二千五百家之外皆公邑也都鄙三等采地之外亦皆有公邑公邑皆用十夫有溝法惟采地行井田耳以公邑溝遂與遂法同故

禮疑卷之一

十

通言掌野也詳見第二卷王畿千里郊野圖下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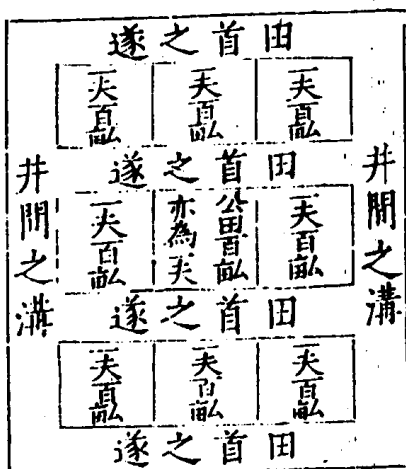
鄭玄註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

馬端臨曰鄭註以為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鄉遂

禮記卷之十一

土

九夫為井之圖



據禮家九夫之田為井井間有溝溝上亦有畛遂橫溝縱

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司馬法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賈公彥小司徒疏曰九夫為井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一井之內地有九夫中一夫入於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地有九夫非謂九家也

孟子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又曰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可以無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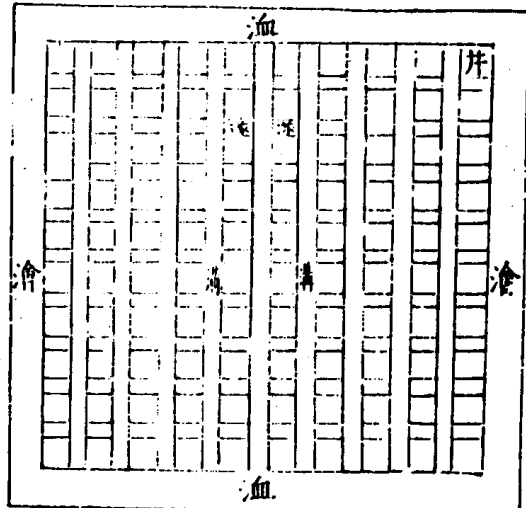
今按農夫家受百畝之田其實每人止可耕田二十五畝既任耕田之人則成丁男而可娶矣但自受田

禮記卷之十一

土

之長而言則曰匹夫而總謂之一夫百畝耳後五畝之宅條下匹婦義同

井田溝洫之圖



據禮家百井之地
方十里謂之成
間亦有血上有
涂百成之地方
里提封萬井謂
之同同間有溝
亦有道今不再
同圖據成可推
後有邦國一同
圖亦足互見
中間水道橫者
為遂縱者皆為
溝水入血血入
澮澮橫而澮縱

禮記卷之一

十四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十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馬端臨曰鄭註以為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賈公彥疏曰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遂人云夫間有遂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縱

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畎遂溝洫皆廣深等

今按一畎三畎所謂畝也畝之兩頭畎水所入則為遂詩稱南東其畝則隨地勢而或南或東以為畝耳豈有井田之遂皆橫而十夫之遂皆縱之理乎

朱子曰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決不可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為一則不可行鄭註分作兩項却是

今按周之徹法諸儒所以兼貢助而言者蓋緣遂入匠人二法不同又孟子有請野九一國中什一之言

禮記卷之一

十五

足以為九十二字之證故雖以朱子之賢亦嘗疑之而終以鄭玄之說為定論殊不知周本只行助法徹即助之別名詩言公劉徹田為糧則此時未嘗更制亦謂之徹可見其為民俗之通稱矣但殷法本以助名周法則改名為徹以示通力之義耳其實非兼貢也至其衰世始廢助為貢而孟子之意亦只主於行助法也永嘉許氏謂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本無內外之異而遂人匠人不宜有二法故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名之其實一制也似

得先王畫野之意矣然細考之則其數一以十起一以九起二說有不可得而強同者故足以惑世不若直斷周禮之失古意斯已矣詳見周徹圖下○又按匠人註曰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則鄉遂與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也夫公邑在甸地者即為遂矣而其三等在都鄙者分封采地之餘皆與遂同蓋惟采地為井而公邑皆不為井也支離掩護徒使人難曉耳蓋周禮之書成於戰國之後而井田則自春秋魯宣公時已廢其法僅存於匠人耳世儒傳聞始廢井田之時猶或兼行貢助之法因列遂人匠人

禮疑卷之一

十一

二職則若當時真有两法者豈不滋後世之惑哉四等公邑詳見第二卷王畿郊野圖引載師語下○又匠人註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故也然畿內采地三等非無助也特所重恐王吏之急公田故言所以用貢之意耳邦國國中什一非無貢也特所重恐諸侯之行暴政故言所以用助之意耳此皆牽強之論也天下豈有既貢而遂能免王吏之促既助而遂能免諸

侯之貪者乎又言周之畿內稅有重輕邦國之稅內外異法此豈什一中正之道哉鄭玄一失井田宗旨而其說益以支矣雖使自解卒亦豈能通乎

朱子開阡陌辯曰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與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其外其

禮疑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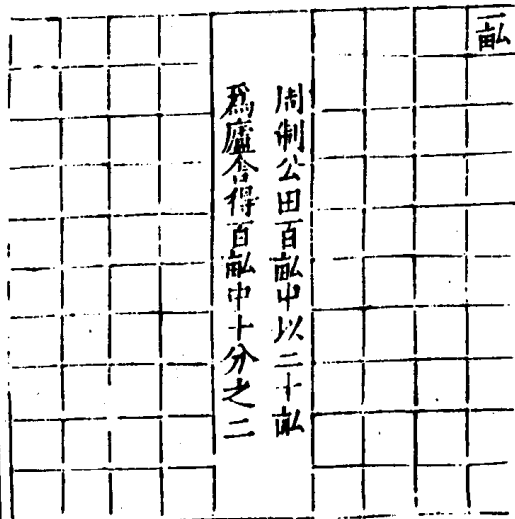
十一

與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舉亦因其橫縱而命之然遂廣一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泄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兼併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又曰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開置

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

今按朱子此說則阡陌但可言於實法而不可言於井田蓋井田以九起數其疆畔無所謂百夫之涂千夫之道也意者以百計步者則以陌名以千計步者則以阡名因一夫之田而別其廣狹耳豈以百夫千夫之故哉

周田廬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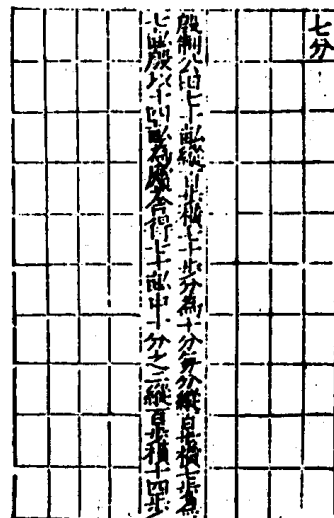


此周制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得百畝中十分之二

禮記卷之二

七

殷田廬舍之圖



此殷制公田七十畝之圖也每格起田七分

禮記卷之二

九

春秋穀梁傳曰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為居井竈蔥韭取焉

班固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在野曰里在邑曰廬春則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

何休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

井田

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

今按公田爲廬舍之說起於穀梁而諸儒遂以在邑在野各分二畝半以合孟子五畝之說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止存八十畝則制祿之時又當割別井之田以足百畝之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亦有不便蓋一夫一婦食力之小人也就

禮疑卷之二

二十

田斯可以治農業而死徙無出鄉又同井者之所安也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住近國中猶以搬運爲煩不欲輕動而況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先王之立此法果何義邪且孟子言五畝之宅未嘗以爲廬舍也廬之名說見後引信南山詩中田有廬下蓋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也然亦取於便農功通饁餉去田豈宜遠哉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合爲一邑置堡設城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丁男之有妻

者爲室統室爲家所主在於同井無出鄉而已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以寓農民哉故農民之宅與國中之廬不同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而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廬市廛也但爲士族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而農人入居焉則徒業無常非所以爲安矣故管子作內政有曰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聖王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化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工之子恒爲工商之

禮疑卷之二

三

子恒爲商農之子恒爲農農則野處而不墮韋昭所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此古法之僅存者也諸儒但見後世四民混而爲一遂謂人皆有兩宅焉此但可以富室踰侈者言耳豈所以語士著之農夫哉○又按四民之中惟士爲貴士者國學之所養也農工賈雖屬凡民亦皆有鄉學以申孝弟之義苟有俊秀則升之太學以士養之士之子苟非俊秀則亦轉而爲農或爲工賈各因其材而成就之不拘其類亦但歸於有專業而已有專業則有定居而謂土著之農夫有時入居於邑可乎後別爲五

畝宅圖以明孟子本旨○又按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玄註謂廛是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其下園廛二十而一賈公彥疏直謂廛是五畝之宅在國中樹以桑麻則廛里在國中而謂之邑也趙氏之說蓋本於此班固謂在野爲里與鄭註不同而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則皆未有以攷班固之舊也據此則世儒承誤固不以邑爲農人野處之邑矣

五畝宅圖

桑樹



五畝之宅
外環以牆
謂之宮牆
賈公彥曰
宮是合院
之內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又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今按匹婦即農夫之妻先王導之使養老者謂養五十非帛不暖之人也故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非男事也男於此時已皆畢出在野于耜舉趾矣而婦興蠶事宜就牆桑若宅分田邑二處則在邑宅桑誰與之採邪故五畝之宅宜爲一處而便於農事者也農桑政之本也以此專責於農家夫婦欲使有常業焉○又按古有布縷之征蓋出於此夫五畝之宅不特樹桑治蠶以出帛而已亦藝麻以緝布焉各

有冬夏二品以適時宜姑以一夫百畝家女工計之大約歲得布帛共二十疋爲率亦什而取一焉輸於官者雖輕亦當有帛一疋布一疋與夫絲絮之微而所存一十八疋與絲絮之餘則帛以衣老者布以衣餘人絲絮以供他用皆自治其私焉夫國都之中桑麻之地必少故工賈之受一廛者不皆五畝之宅則但通工易事以械器貨物易粟帛不聞其自耕自織也后夫人雖皆親蠶以衣其夫顧內外品御之官吉凶裁制之物上之則有朝聘之玄纁下之則有賜予之布帛用亦衆矣而國中桑麻之地懼無以給此布

縷之所以必有征也若夫軍出於農衣皆自備非若後世養兵之有歲給矣惟旌旌旂布縷纓綬幃凡可以壯軍容設車飾者乃爲軍裝之用必資布帛綿麻耳是古者布縷之征不專爲軍需也其軍中乘車之脩駟馬之畜與夫冑盾甲兵戈矛矢之製必兼取於租稅之中蓋粟米布帛之餘皆可以易械器售匠傭也至後魏加調布帛以供調外費而布縷遂目爲軍需之征矣

詩醵風七月篇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官功畫爾于茅實爾索綯亟其乘屋

其始播直穀

鄭玄箋曰場園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

毛氏傳曰入爲上出爲下

今按此詩即是治五畝之宅也上入者自田而上入於宅也田在下濕之地宅在高亢之原出治農功其事在下入治居室其事在上不必言上入於鄰邑也宮者合院之稱

詩小雅信南山篇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鄭玄箋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

畔上種瓜

今按此所謂廬蓋八家各於田中小莒茅舍以爲息
勞守畝之所非占公田二畝半而正當其中也然則
何與於五畝之宅哉後儒緣此遂起公田廬舍之說
誤亦甚矣疆場種瓜將於暑月止渴而菜茹之殖亦則
有指特班固所傳矣真耳詳見後滕文公問爲國條下
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
矣

朱子曰周禮謂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二里二十

雙龍卷之一

主

丑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
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
其廩又今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閒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四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末流之害也

今按朱子引周禮及鄭註以釋此文而輔氏復推廣其義則似先王真有此罰也殊不知周禮此條掎

之政耳已辯見第二卷王畿千里郊野圖下矣夫游
惰之民本無恒產先王若欲處之則勞來勸相使之
務本而已必不忍遂加以罰如果不矜其不能而必
加罰焉則貧游無賴之民不勝其追徵之急將不轉
而爲盜哉大失孟子之意矣蓋孟子於此言廛本指
遠客寄居邑市其室纏綿構結不在一家五畝之限
即所謂願受一廛而爲氓者也後世流移之民亦多
類此先王不謂其游食四方而厭棄也但以文德綏
來使皆樂業如滕文公與許行以處而彼得捆屨織
席以爲食也屨席即百工之事鬻於市者蓋來歸之

禮記卷之十一

王六

戶不爲農則爲商矣王政所謂市廛而不征者豈謂
賦廛哉古者前朝後市市有常處散居廛地者皆官
爲之廛使客至如歸焉但有司以廛法治之勿使有
廛居之爭而已雖市地錢亦古所未有故又曰法而
不廛此先王來百工也而又何有大里之布乎
及受田爲農則有夫有婦而成家矣故里有八家家
有五畝而後有布縷之征焉布縷之征出於五畝之
宅婦所納也粟米之征出於百畝之田人所輸也力
役之征出於同井之家丁所賦也國家常征有此三
者三者之外別無征焉然則布縷及於浮戶是橫征

也蓋戰國時田里之賦日已重繁必謂民不能堪而
以夫家之布分派國中但廛居者盡使出焉雖未受
田成家而布固不能免矣後儒解五畝之宅者有一畝
半在邑之說豈緣此而遂附會與故廛之有布非常
征也廛而無此則皆願爲氓孟子之意本欲安來歸
之戶豈謂其市廛已賦而又重以罰哉云夫里者夫
即一夫之有婦者里則制五畝之宅以爲里非二十
五家之謂也皆主乎布縷之征而言耳廛與五畝之
宅異義孟子蓋各言一處而不以爲通名以其可相
發明故附於此○先王不賦廛以來百工詳見第二

禮記卷之十一

王七

卷王畿千里郊野圖引班固說下

田 祿

制祿公田
全得百畝

田 圭

圭田得五十畝
公田存五十畝

按祿田自下士百畝起中士已上以次倍之詳見第二卷引孟子班祿圖下圭田則公田百畝之半也中分之而已故其法一定而不可亂若公田內除廬舍二十畝則田畝互相湊合而畸零之數必至煩擾矣

禮疑卷之一

圭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趙岐註曰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縹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縹士無縹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
陳祥道曰鄭氏以周禮士田為圭田改士為仕其說無據

今按圭田是卿大夫既死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故無差也若當卿大夫士之身則三畝五畝之制不同不可一槩施之且其祿田亦足以供祭祀何必更

與圭田邪既死而田祿已收則與圭田供祭忠厚之道也然其子孫之受圭田者世數當必有差雖恩禮厚者亦俟親盡祭絕則歸於官無永世僭據之理也
○又按孟子曰有故而去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蓋前此猶望其歸皆古人忠厚待臣之禮也夫田里者職分之田宅田即野外之公田宅即國中之公廨可見當時之待卿大夫士有田祿斯有里居矣然一官去則一官代之有分守者也田里三年不收其所入誰與掌乎蓋君存之以待去國之臣之歸耳及三年不反而後收之則歸望已絕其田里當別受矣

禮疑卷之一

圭

致仕者亦宜有田數宜減少而鄭玄以副公卿大夫祿與相埒此何禮乎後於王畿千里郊野圖引王制語下已辯其非觀大雅桑柔之詩曰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則致仕者固有躬耕食力以同於齊民者矣其卿大夫士既死無望其復食祿者則死之後田里即收以給代者但以世祿及其子孫而及其子孫者亦宜有差文王仕者世祿之政必有區分而今亦無可考焉惟孟子有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其即古人不可過之節與凡此皆所以待賢臣也若不肖之臣亦豈槩及哉以其為先王忠厚之道故推禮意而附於

圭田之後

禮記卷之十

三

正夫餘夫田

上農夫全
耕百畝

中農夫耕
七十畝
餘夫耕
二十五畝

下農夫耕五十畝
餘夫耕餘夫耕
二十五畝

上中下農夫皆受田百畝中農夫受七十畝餘夫受二十五畝授餘夫下農夫受五十畝餘夫受二十五畝或更授二下農夫或分作兩餘夫各二十五畝理皆通餘夫二十五畝者百畝中四分之一也

按上農夫中農夫下農夫詳見第二卷引孟子答北宮錡耕者所獲條下

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

賈公彥載師疏曰餘夫與正夫不同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註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註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

遂人以疆予任吐

禮記卷之十

三

鄭玄註曰吐民也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詳見後三等地圖下

班固曰民受田上田六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

賈公彥載師疏曰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者謂其家人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是五口之

內有丈夫非士工商之身也即曰餘夫矣百里內六鄉無地可居而出耕公邑者也

今按士工商家之餘夫五口當一農則口受田二十畝也此臆度之言耳何所據哉

陳祥道曰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有以餘夫任之此詩所謂侯疆禮所謂以疆予任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與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

禮記卷之

三

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畝二十九以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畝是附會之論也

今按陳祥道之辯可謂悉矣然則所謂餘夫者特以在正農夫之外耳非以爲十六已上未娶者也蓋古者民之俊秀十五而入大學則十六歸農夫矣五十非帛不煖而養老之政及之則五十即爲老者不可以任勞矣蓋十六受田以至五十此農夫力耕之時也周禮鄉大夫謂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

以及六十有五皆夫家之可任者則不知五十以上乃其休息之期矣而又安可任乎然餘夫所以二十五畝者蓋一夫之力止可耕田二十五畝二十五畝者百畝四分之一也一家有四夫則力能全耕百畝止有三夫者則僅可耕七十五畝止有二夫者則僅可耕五十畝其外惟有公田焉而餘田則力有所不逮矣若一家四夫之外餘一夫焉則力能耕而田不足必須別授二十五畝之田故以三夫所耕七十五畝之餘或二夫所耕五十畝餘田之半與之亦有相通之義焉皆徹之所以爲徹也漢晁錯言於文帝曰

禮記卷之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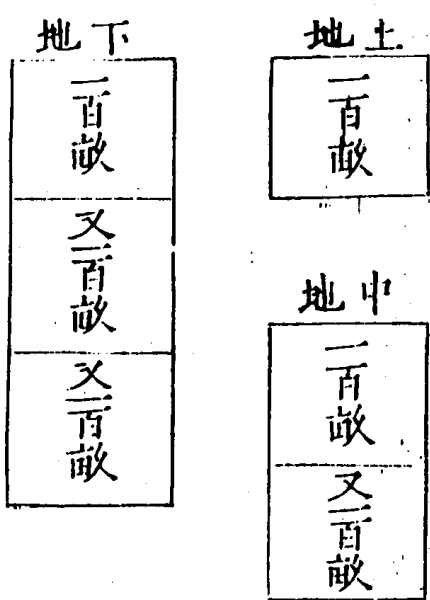
今農夫五口之家服役者不下二人能耕者不過百畝當其時雖而以步百爲畝然一夫百畝當今田四十一畝強豈二人之力所能耕哉錯蓋本下地任二人而言非所以通乎中上也如此則人必無遺力矣力必有餘然後可及熟而栽蔬畜牧樵採之事其實百畝之田四夫耕之乃不過勞耳但自受田之長而言則曰一夫而或八口或五口或以餘夫補數皆統於其中矣故四夫耕百畝三夫耕七十五畝二夫耕五十畝此可任之人也百畝者食九人或八人七十畝者食七人或六人五十畝者食五人此所養之

人也餘夫力能耕田二十五畝則亦能自養其妻子豈可以餘夫為不娶乎賈氏蓋惑於內則三十有室始理男事之言遂以二十九以下為未娶則男子十六精通正可及時生育乃復懲其婚娶之期遲以十五年之久拂逆人情莫此為甚非聖人對時育物之政矣但懼早婚之偷或過不得已之故則鰥曠者容亦有之故至於三十以為必不可過則可以為娶妻之常則不可越勾踐有女年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罪其父母之法漢惠帝有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之誡蓋亦知此意矣

禮記卷之一

五帝

三等地圖



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鄭玄註曰都鄙王子第公卿大夫采地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

賈公彥疏曰此言畿內都鄙三等采地

今按此即古人覈田之法也後世量田宜以此為準蓋因田美惡以制其均則瘠田皆與肥等矣而鄭玄於小司徒註云七人以上受之上地所養者衆也五

禮記卷之一

五

人以下受之下地所養者寡也則地之肥瘠本未通均而但因人多寡以為差也豈不亂疆理而啓弊源哉惟三等之差通率為一而後田皆得實穀祿始平此不但可施於都鄙而已注疏以都鄙為采地蓋一家之偏辭耳詳見第二卷王畿千里郊野圖引戴師語下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亦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鄭玄有註班固有說皆見前餘夫圖引遂人條下
賈公彥疏曰此據六遂之中言

今按遂人言三等之地與大司徒雖詳畧不同而鄉遂都鄙之田不宜有二蓋自其已墾者而言則曰田自其未墾者而言則曰萊萊墾則爲田矣蓋當分田之時或有授萊使其自墾以足田數者但上地田百畝足矣而又加萊五十畝則疑是衍文耳夫一廛者蓋指五畝之宅而名之爲廛也鄭玄以爲在國中之地而非百畝之居亦取二畝半在邑纏綿之義而言耳亦如之者亦如正農夫之數也餘夫本受田二十

夏貢十五畝圖

[illegible]

貢田敵法宜橫
畎水流入於遂
遂溝徑畛並見
周貢助圖圖在
後

殷助十七敵圖

[illegible]

殷本助法田分
九區區各七十
畝與周井田圖
制同周圖在後
推類可知今止
列七十畝圖公
私田皆如是也
井田畝法宜縱
畝水流入於遂

周徹百畝圖

[illegible]

禮家謂周禮貢助已各有圖在前茲止列百畝圖貢助田皆可通矣慶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一自賦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徹法也

素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
徹也助者籍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
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
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
母使民時時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
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詩云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
也

朱子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

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分一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

三九

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籍借也

今按貢助徹本無二田於民所受田中而取其租則謂之貢就其中留出公田一分籍民之力以耕而官收其租則謂之助徹即是助助亦通力而作者也公劉殷之諸侯也而其詩曰徹田爲糧則當時亦已謂助爲徹矣但末世人皆自利不相通融而失助之本意故周特以徹名欲人之知有通義耳然本文止以通解徹不必更加均義通則均在其中矣而田有定分亦非混而無別也不然則一井之中何必畫爲九區通力之際何必公事畢然後治私事邪夫貢官無

常田而歲有常額猶今之計畝收租也助則官有常田而租無常額猶今之就田分稻也由上奪民時不得耕耨而貢法必欲取盈此貢之所以不善而殷政爲助也又以上奪民時不得耕耨則救死不贍民不相通而公田之入薄矣此又不得不變助爲貢以取盈也變助爲貢魯宣公稅畝以後事也蓋于此章專意欲行助法使民相通故以夏后氏之貢起殷之助以見周之微亦用助之意非以微兼貢助而以夏殷起之也引詩而言雖周亦助者非止謂都鄙助法蓋當時盡行貢法而先王之助法無存故言此以見之

禮疑卷之一

四

也什一者通貢助而言九一則專以助法言也自井分九區八家同養公田而言則曰九一自一夫受田十分取一而言則曰什一如周之助法公田不除廬舍每夫私田百畝公田十二畝五分共一百十二畝五分十取其一則爲十一畝二分半內多一畝二分半則私田之所宜得也但以公田限於中區之故私田不可越取以亂田界故併歸公田然數屬畸零不害其爲什一也若去廬舍二十畝則每夫爲田一百一十畝什而取一當爲一十一畝其一畝之多者歸於私田矣一畝與一畝二分半之餘數雖大畧相當

但去廬舍則公田止八十畝而凡制祿之法皆由百畝起又當割別井公田二十畝以足之八分胥湊田制難以貢不亂矣故廬舍之說無所取焉且民取百畝而公取十畝則爲十一分之一非什一矣惟公取十一畝二分半乃合什一之法計所入共九十畝舉成數亦爲百畝足食九人不必割補矣而其畸零一畝二分半就與農人結茅憩息或種菜築場圃如詩所謂中田有廬者而後人因有二畝半在田之說然中田之廬實無與於五畝之宅也林氏曰禹貢之法因游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歛法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禮疑卷之一

四十一

朱子曰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辭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溝洫之類大畧是費人力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今按朱子此條亦可謂善疑矣但專主鄭玄遂人匠人之註而於孟子之言反不深信所以卒未能通耳夫夏之所以貢者亦本上古聖人傳心之美意厚民之良法也故其巡行猶有補助之政何不善之可議哉特其衰世政急民窮不得以養其父母則見貢法取盈之害耳是不若助之善也故龍子之言乃變貢

爲助之端以明助不當復貢之意或謂助法起於黃帝非也助法之善無以加矣豈有古存此法而聖如堯舜乃反變而爲貢邪故夏之盛時而行貢法法制未備故也爲民之公心也周之衰世而變助法財用不足故也利國之私心也在殷時且以貢爲不善而况文武之世反以貢法爲善而兼行之乎故孟子平時舉文王之政但曰耕者九一而論王道也亦云助而不稅耳何嘗及於貢哉且夏之爲貢未嘗兼助殷之爲助未嘗兼貢豈可謂夏無當助之野殷無當貢之鄉乎此可見二法之爲一矣先王受民之田雖有

禮疑卷之十

四三

常數而草萊之地聽其自墾則無禁焉非若後世之筭盡錙銖不遺民利也故夏時地未盡闢則田少殷地漸墾則田增至周益墾則田多以五十畝變爲七十畝以七十畝變爲百畝截長補短隨地制形不過易一經界而已豈必截然正方區分爲九列如井字整如棋局哉故仁政必自經界始孟子之言可謂得其要矣其曰分田制祿可坐而定甚言其易也此豈虛語哉後儒止因拘於周禮溝遂之說取必於方祗見其難行耳乃併以孟子之言爲傳聞則其誤後學甚矣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今按此專以分田制祿論井地可見孟子之意專在助法也野野人所居之地也國中君子所居之地也自井授得九分之一言謂之九一自穀祿取什分之一言謂之什一助則野人出力以助耕公田耕不勞於官也賦則君子就田以自取公稅賦不勞於民也

禮疑卷之十一

四三

皆本井地而別言之實一法耳禮家傳授失真誤以九爲助而十爲貢分爲二制其意蓋謂地近城郭則曰國中遠則爲野故鄉士掌國中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遂人掌野鄭玄云郊外曰野而賈公彥謂百里外置六遂爲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畿皆曰野如此則野得併遂言矣夫同井而曰鄉田則鄉與野本通名耳自舊說一誤而支離直至於人惜哉夾漈鄭氏曰井田之法所以爲良者以田與賦不相離雖暴君不能違田而取賦汙吏不能什一而加多至秦孝公開阡陌之法田賦始相離故所取者不多

乎什一則少乎什一也其弊至於收大半焉

今按鄭氏此說足以發明孟子之意故附於此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今按此於耕者但曰助而不稅可見王政只在井田而徹法之不兼貢矣

春秋宣公十五年稅畝

胡康侯曰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爲助助者籍也周因其法爲徹徹者

禮記卷之一

四

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

今按胡氏之說本穀梁謂其去公田而履畝十取其一則是變助爲貢也正與孟子助而不稅之意相反若杜預註則曰公田十取其一又履畝十收其一朱

子註論語亦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爲十而取二矣蓋本杜氏此與穀梁之說不同竊意變法之初未應驟重但稅畝一行常額遂亂則歛之漸增勢所必至至於哀公十而取二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然亦豈可即言於稅畝之初哉後世變助爲貢自魯宣公始故附於此○自此以上多言田制但未及畝之所收今附論之自漢文帝以前皆以步百爲畝李悝言於魏文侯曰一夫五口治田百畝畝收粟一石五斗爲粟百五十石治田百畝謹畝益三斗損亦如之則百畝之增當爲粟百八十石矣晁錯言於文

禮記卷之一

四

帝則曰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亦謂粟也此皆以下地家五人言而所收有多寡者勤惰異耳是農夫之耕穫不能以皆齊也若約以上農夫八口之家之力爲常則百畝之收歲皆可得粟一百八十石矣如是則俯仰於此乎資凶荒於此乎備庶幾充用農亦安可以不勤哉否則國有賦役之征家有吉凶之費財力困而無以爲生矣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可不念歟帶穀曰粟二斛曰石○又按李悝所謂百畝之增當爲粟百八十石者本戰國以後之量其量以十勺爲

合則一合當容萬二千黍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石皆由此而積然與古法不同矣前漢志云合為合倫起於黃鍾之管中容千二百黍合倫則為黍二千四百此古法也或謂孫子算術以六粟起一圭十圭為抄十抄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合當容六萬粟五十倍於古矣竊謂孫術十圭為抄之十當為二字之誤耳二圭為粟十二積至於合適得萬二千粟之數也意此亦必衰世之變制而後世遂襲用之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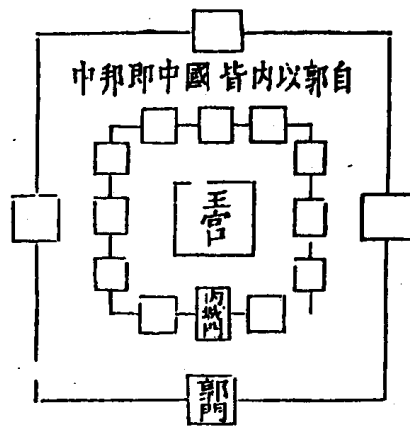
禮樂卷三

一

讀禮疑圖卷之一終

讀禮疑圖卷之二

天子中國之圖



鄭玄曰天子所居國中城內也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郭郭璩註曰邑國都也邢昺疏曰天子諸侯所居國城或謂之邑或謂之都故以國都解邑也

會稽季本編

禮樂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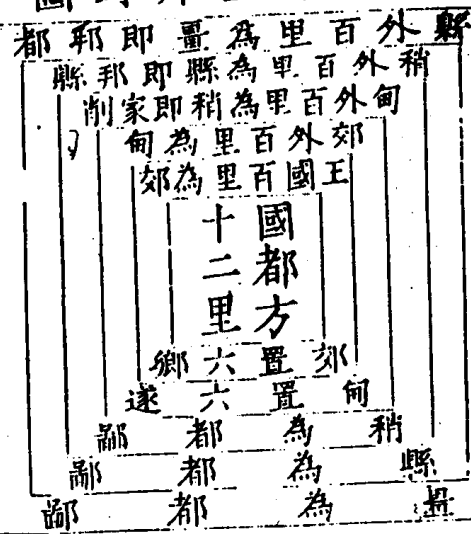
一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賈公彥典命疏曰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也今按王城或以為九里或以為十二里本無所據故鄭玄之解不定而賈公彥則疑其為異代法也然國都之中有王宮官府而士民之衆咸聚居焉九里之城似不能容豈匠人所言乃初立國時規制若今南都之大內歟然則所謂十二里者義或近之而城外之郭亦宜不止此也陳祥道直謂匠人所言乃王之中城王城之郭不特九里此以九里為城十二里為

郭也蓋亦按文生義耳又何以必知王之外城實有十二里邪惟山堂章氏曰王畿千里之廣百官之所止舍四方之所湊會城中之制宜以十有二里然後其廣足以有容焉謂方九里記者之誤此言得之矣

王畿千里郊野圖



禮記卷之二

二

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遠郊杜子春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賈公彥曰天子畿內千里中制國城四面至各五百里百里為一節從近向遠發國中為始也今按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郊外曰甸甸地百里之內置六遂甸外三百里稍縣置之地俱為鄉鄙

按孟子曰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蓋王畿千里三代所同今此圖依周禮分節布算於後王城禮家以為方十二里以十二里乘十二里得一百四十四里併算郊內兩面徑方二百里乘二百里得四萬里內依禮家說除山陵林麓川澤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禮記卷之二

王

又以甸徑方四百里乘四百里得十六萬里內除郊以內地四萬里得十二萬里三分去一得八萬里又以稍徑方六百里乘六百里得三十六萬里內除甸以內地十六萬里得二十萬里三分去一得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又以縣徑方八百里乘八百里得六十四萬里內除稍以內地三十六萬里得二十八萬里三分去一得十八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又以疆徑方千里乘千里得百萬里內除縣以內地六十四萬里得三十六萬里三分去一得二十四萬里甸內每面二百里為鄉遂三分去一共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甸外每面三百里爲都鄙三分去一共五十六萬里
通鄉遂都鄙三分去一共得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
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又按三分去一之說本王制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
三千里爲九州共田八十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
九十億畝山林川澤溝瀆城郭涂巷三分去一其餘
六十億畝而鄭玄於三分去一之外以田有不易一
易再易上中下三等通率二而當一則畿內三分去
一所存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又當折半爲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

禮記卷之五

四

之一是去二存一也每里九夫去二存一止得三夫
實共得三百萬夫之地耳然考之孟子天子之制地
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則畿內千里之地當
計實田田既損除用必不足故王制於此亦言天子
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言田而不言地陳澧以爲地有山林川澤原隰險夷
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祿
不平矣此謂三分去一猶不可而況重以二而當一
乎夫二而當一但可以此而數數外之田定實畝而
不可以通數內之田折半虛也且不易一易再易之

田折而歸一亦大約言之要之不易之田必多豈其
合併三田通得二而當一之數乎故鄭氏此說與王
制已不合尤無取焉

又按鄭玄鄉士註曰其地距王城百里內賈公彥遂
人疏曰遂人主六遂與司徒主六鄉同唯在二百里
內遂士疏亦曰六遂之地在二百里中故遂外至畿
疆凡三百里爲都鄙此禮家鄉遂都鄙之分也然鄭
玄註司徒序官引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
遂而賈疏又曰司徒掌六鄉在遠郊百里內遂人掌
六遂在百里外即其所掌之野郊外曰野遂人雖專

禮記卷之五

五

掌二百里之中乃兼掌三百里以外也此何謂哉蓋
自三百里以至五百里皆都鄙地以井法制公卿大
夫三等采地之外皆爲公邑公邑亦用遂法故遂人
通謂之治野耳而郊之內置六鄉邦甸之內置六遂
則各有專掌也蓋嘗以魯人三郊三遂之說例之則
畿內六鄉六遂不可謂無但所以有此制者不過別
遠近均勞佚如禹貢甸服五百里分五等以納總鉅
結服粟米之意耳若其授田制賦則安可不畫均平
之法哉故近地爲鄉遠地爲遂未爲不可但其立法
必以道里爲差而不以田畝計賦何則由百里從中

達外道里之節次雖均而方積之廣袤異受外寬中窄勢不能齊六遂之賦豈可與六鄉同哉鄉遂同法其爲不均甚矣而況欲以上劑致鄉民下劑致遂民乎夫上劑下劑猶言重役輕役也輕重失宜此何禮邪故六鄉六遂但可爲道里之遠近言耳非所以定賦也若魯以三鄉爲三郊可見六鄉即是六郊畿內之郊不但當有百里而已要之郊有自近國而言者即謂之國中此外鄉地未盡則猶郊野而皆名爲野矣禮家國中野外之別其以此歟則野之爲義外當爲遂而內實有鄉焉如此然後合於三郊三遂之義

禮記卷之六

六

鄉遂之外別無都鄙矣齊桓公內政五家至於五鄉如鄉之法五鄙至於五屬如遂之法亦以鄉遂盡國之境蓋古法猶有存者周禮設官雖以鄉遂分爲二職然其序郊甸稍縣都之地亦未明言孰爲鄉孰爲遂也特註家強分四等公邑之說而穿鑿支離反使人難曉耳夫周禮煩猥不經固足以惑世而鄭玄諸儒其失尤甚寧不爲周禮之罪人哉餘詳見第三卷軍制圖引閔官詩下

周禮載師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

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

鄭玄註曰廩里若今邑里居矣廩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

禮記卷之六

七

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置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形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爾以廩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廩田百畝是廩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賈公彥疏曰廩里後鄭以孟子五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廩解之

陳祥道曰郊之內制六鄉七萬五千家而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在遠郊皆任其餘地邦甸之內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

家削邦縣邦都以封公卿大夫與王之子弟而三等
采地之外其餘亦爲公邑公邑有四而特曰公邑之
田任甸地者言公邑始於此也蓋公邑閒田也故天
子使大夫治之

今按鄉遂都鄙之民皆有宅在廛里故疏併引孟子
遂人二言爲證以明二畝半在邑之廛也但孟子言
市廛專指士民寄寓之處百物懋遷之區耳農夫入
居其間不便孰甚焉大抵此經所載多非先王之制
蓋凡仕者所受不論宅士與賞皆助法之公田而庶
人在官者之祿亦公田之所及也賈人自治末業牛

禮疑卷之三

八

牧自有牧地皆無在鄉受田之理今六鄉餘地有七
等之田得非衰世潰亂之事與惟家邑任稍小都任
縣大都任置皆爲采地則本都鄙井田而言庶幾近
之然亦豈可限其爲大夫任稍卿在縣而公在置邪
又註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見六鄉六遂各
七萬五千家民所受地也鄉之餘地既爲宅士賈官
牛賞牧田遂之餘地與稍縣都采地封國之餘則爲
四等公邑皆有大夫治之掌其賦稅以入於天子蓋
自遂以外公邑皆如遂也故曰自此以外皆然此以
鄉遂都鄙分爲二法公邑又與遂同皆繁瑣難行之

事豈可以爲均平天下之常道哉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麥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玄註曰征稅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也國
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
園少利也

賈公彥疏曰國宅無稅者謂城內官府治處無稅也
園廛二十而一者園即上場園任園地廛即上廛里
任園中之地併言之以其出稅同也近郊十一者即
上宅田士田賈田在近郊者同十一而稅也遠郊二

禮疑卷之三

九

十而三即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
十而稅三也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公邑之
田任甸地至任置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上言
公邑之田任甸地甸地之中兼有六遂其稍縣都言
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爲井地助法則三者之中
皆有公邑故此十二者除三等采地而言以其鄉遂
公邑皆爲貢法故也廛無穀園少利者以廛五畝之
宅在國中樹以桑麻是廛無穀園則百畝田畔家有
二畝半以爲井竈種芻韭及瓜是園少利田畔種瓜
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之淹漬以爲菹是園廛皆

有稅之事也

今按孟子市廛而不征則不但國宅無征也而謂園廛皆二十而一豈先王之制乎况三代貢助不同而實皆什一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而寡則貉者也故公羊亦謂什一而稅為正今以甸稍縣都為十而取二則為大桀小桀矣至於叅林之稅二十而五此文王之政所無也夫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何嘗重叅林之稅乎賈公彥不悟其非強為之解遠郊以上既仍周禮之失而又以采地公邑分為二稅至謂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侯國益見其支離耳

禮疑卷之二

十

何一之可通乎山齋易氏又謂此皆任地之賦非任田之法亦非也蓋市廛既不征矣任田之外惟有五畝之宅出布縷之征耳要之亦當以什一為限舍此別無所征而又可加重邪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賈公彥疏曰草木為地毛民有五畝之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之毛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云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者夫三為屋民有百畝之田不耕墾種作者罰以三家之稅

粟云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此則太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無可賦稅仍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

今按夫三為屋謂一井九夫中之三家也里謂五鄰之里非方里而井之里也先王時無失業之民以其教養備也民雖慢游不事本業則亦戒之用休以作其勤董之用威以警其惰八家自相友助夾持使歸於善必不遂加以罰也至其末世始有罰者則亦責其常職之所當供者足矣而反加重焉何以堪命此酷吏任情之政也民安得不轉而為盜乎禮家之言

禮疑卷之二

二

不足深信明矣詳見第一卷五畝宅圖下

周禮太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鄭玄註曰賦謂口率出泉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謂此賦也邦中邦甸家削邦縣邦都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斤幣皆未作當增賦者

賈公彥疏曰計口出泉無泉者取財賄以當筭泉之賦此口賦非地稅如漢法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筭也邦中在城郭至邦都五百里此即載師遠郊甸地削地縣地疆地之等遠近之差家削邦縣邦都中有公卿大夫采地賦皆入其主家采地外為公邑公邑之民則出泉入王家也已上六處皆是平民先王以農為本故也對關市山澤幣餘不在上六處非農民為末作也關市山澤謂關上以貨出入有稅物市亦有稅物山澤民入山澤取財亦有稅物此人出稅以當邦賦所稅得之物貯之而官未用有人占會取

禮記卷之三

十一

之為官出息幣餘謂給公用之餘凡百官所用官物不盡者歸入職幣職幣得之不入府藏恐久而朽蠹則指斤與人賣之為官出息此皆口率出泉增於農民若後世賈人倍筭也

馬端臨曰關市山澤後鄭雖有末作增賦之說然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強且居關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為地賦或為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

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權鹽權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運之類故取其息息即賦也○又曰漢儀註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筭戶口之賦始於此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

今按漢法人筭一百二十非自漢始亦因九賦而以賦為名耳九者之賦即春秋用田賦之所變也計田而出則曰田賦計口而出則曰口賦但田賦取於有田之人而口賦則盡乎農工商賈之族蓋自田賦之後以漸而增矣九賦多寡之數今不可詳所存者漢

禮記卷之三

十一

筭一百二十耳當漢初用莢錢索隱曰重三銖則今之一錢二分五釐也杜佑曰重銖半則減半矣雖不詳其所直然其名為治軍并車馬之用則漢賦實本九賦故疏曰如漢口賦也詳見第四卷漢初為口賦下夫邦中郊甸家削縣都皆有口賦此猶平民之有農業者舍此則工商矣故關市山澤幣餘之賦所以賦工商也工之取材商之通貨皆國用之所必資官物不用而使人變易亦府藏之所必出然估必兩平未嘗抑奪先王猶以此為已煩也况肯重煩使出口錢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同利但以虞衡主之使斧

斤時入數畧不入而已故文王澤梁無禁而其困易
斃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曷嘗有賦哉若商賈而取其
賦是征商也斤占官物而使之出息是後世鋪家和
賣之事也先王寬厚不煩之政必不爲此曰然則逐
末之民可使盡無賦與曰先王之時本以務農爲重
但田里有限而生育無窮民有閒曠養將不贍苟無
常業必至爲非故欲開其生計聽爲商賈使之懋遷
有無阜通百物而軍賦則取於同井八家之丁不在
商賈也惟用民之力則商賈百工歲亦以三日焉蓋
以古民惟務土著不利刀錐與後世不同謂其離鄉

禮義卷之三

十四

井去親戚引重致遠非人所樂懼其不來而財用不
足也則使市利相安無有強價其居肆者則日省月
試既廩稱事故中庸於百工曰來而文王之政關市
不征焉但譏察非常以有司治之且禁淫巧抑僭踰
勿使靡財蕩俗如是而已征商自賤丈夫始此正衰
世之事也孟子當戰國時論王道未嘗遷就征商之
說故其告戴盈之去關市之征則曰何待來年欲使
天下之商願藏其市天下之旅願出其塗此豈培植
之政能致其然哉然則先王之寬商賈反有甚於農
民矣故太宰之九賦非先王意也臬與錢同以九賦

與上條載師事相關故附於此軍興亦賴商賈懋遷
見第三卷引小司徒井邑丘甸條下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
藏於其市矣

孔穎達曰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
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
城內空地曰肆

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
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
必廛也

禮義卷之三

十五

朱子曰廛賦如今賃鋪面相似
今按法而不廛正解廛而不征之意謂廛是治以廛
法非謂賦廛也蓋先王時市地錢亦所不取以逐末
之多寡而異其制此亦以後世之情億其如此先王
之時教民務本民亦嫌於逐末其爲來百工之政所
以濟其養之不足豈遂加抑乎若果逐末者多農人
或闕則亦招復歸家使承祖業必不令田里之有虛
也此則抑末之意耳

孟子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
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

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朱子曰龍斷謂罔壟之斷而高也

今按征商起於末世然孟子告戴盈之去關市之征何待來年則固未嘗以末世而可遷就也此二條足以證古者商賈之無賦

班固曰理民之道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也賦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

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工商衡虞

禮樂卷之三

十六

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林產也

今按工商衡虞古無取稅之法而車乘戈甲之類其材則購之商其製則委之工皆官自爲之馬則別有牧地官自畜之其歲入皆足以充不資於口賦也故何休曰王者畿內千里和稅足以共費當以至廉無爲率天下亦此意耳夫賦之言武也因武事而征取於民之名遂借用以爲征稅之賦陳祥道謂先王時無筭錢之法而以此爲征賦總名非口率也其說是已但賦之本義專爲出軍故孔子謂仲由可使治賦

而鄭玄於小司徒註亦曰賦謂出車徒給徭役也蓋采地之內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法故註以賦爲軍賦然於口賦之說則未嘗廢焉故於采地外公邑之民猶以口賦爲筭而所謂采地無賦者又特不賦天子耳於受地之公卿大夫固以爲田主而有賦歸之也田是田賦軍賦分爲二義而載師賈疏遂云口率出泉及軍法乃名賦故出力則爲軍賦出泉則爲口賦班固所謂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者皆口賦也口賦者田賦之變也而軍賦則別有調發矣夫賦以出軍古所謂力役之征也受田

禮樂卷之三

十七

百畝之家是謂一夫夫家丁壯多寡不同力役之征由是出焉即軍賦也當其爲農則既因田講武以時而肄人人皆可爲兵者也及賦而爲軍食則自備於家器則取給於國隨所布置以均勞逸專官講肄不限三時庶幾兵械俱精可以爲用故當其宿衛則精選留中當其城守則列營巡徼當其征討則部分起旅當其番下則使之備賓客將迎輿夫出入追胥傳遞之用軍賦之外惟有冬作一事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者也舍此別無力役之征况軍旅之用歲入自充乎人又安得復出口賦之泉以充軍需乎自

魯哀公以軍需不足復賦以田後遂變爲口賦之法於是軍賦口賦分爲兩事而闔境無不筭之民矣賦以出軍詳見第三卷末數條

春秋哀公十二年用田賦

胡康侯曰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

今按十取二者就田以取稅也賦用田者計田以出財也故賦者斂取之名謂斂取民財以充軍用也賦

禮記卷之十一

大

本出軍取於夫家而田因井授則固夫家之所以均力也魯之軍賦歲以冬征未有改也特以軍需不足故復用田以賦是增一賦矣夫天子畿內提封百萬井姑未暇論諸侯之國提封萬井每井公田百畝當有百萬畝每畝約收粟一石八斗當爲百八十萬石一井八家每家姑以匹婦爲率當爲八萬婦每婦約收布絹二疋當爲十六萬疋而絲絮不預焉以守宗廟之典籍如祭祀官室婚姻死喪百官之廩祿燕饗諸侯之幣帛饗飧與夫賞賜賢勞存問長老皆吉凶賓嘉之常禮至於軍需則有車馬甲兵之備旌旄戎

服之脩亦未爲大費也故或取之粟米或取之布縷則租稅所入費已足充况當時又無漕運戍邊之役量入爲出自有餘饒故三年之耕當有一年之蓄而何必加賦邪蓋春秋諸侯盟會禮繁兵戈事廣竭民力以供轉輸奪農時以虛耕釋民卒流亡數因缺乏則又以田加賦重困農民此亦勢所必至也有若嘗因哀公有年饑用不足之患而告之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安有農民困而可望國用充哉故民者邦之本也爲治者不先愛民節用使得盡力於農畝而富藏焉則雖有能爲君倉廩實府庫充以濟國用不過

禮記卷之十一

十九

取之於逃亡轉死之餘亦徒以賦民耳難以言良臣矣○畝收粟數見第一卷末

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陳澧曰用民力如治城郭溝渠宮廟之類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

制

今按年歲雖豐用民力不得過三日此言深得先王之意力役之征有二一則軍旅一即工役也工役之事所用在冬與軍旅不同軍旅雖亦以冬而取其用則不專在冬也工役而不以冬則非時使矣故應此

役者或以親行或以雇募如唐庸法所謂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役之直以爲役之庸一從其便而已此即蘇轍所謂天下之大興築也若夫田間遂溝洫澮則皆私田百畝者所自治無預於力征焉力征則丁壯皆役雖工商不免矣夫當時諸侯各治其國之役王畿有役不過四面五百里之中無漕運戍邊之事而以畿內之力計之則一家可任者大約以四人爲率則每井當爲三十二人天子提封百萬井當爲三千二百萬人每人役三日大約以傭銀日三分計之當爲九分通三千二百萬人當爲銀二百八十八萬

禮疑卷之二

三

兩以公侯之國提封萬井計之亦當有三十二萬人爲銀二萬八千八百兩而浮戶之數尚不與焉況司寇所掌又有役諸司空之罪人司厲所掌又有入於罪隸之男子如殷之胥靡囚奴漢之徒隸以助工役如此則用民歲以三日力已足矣而何後世每以興役爲大患邪大抵役法失先王之意而取民違所出之途民之隱漏者衆而官之經理者疏耳餘意與上條同

周禮均人凡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

鄭玄註曰政讀爲征公事也旬均也

今按公之爲事謂公役也旬之爲均謂均力也陳祥道以旬爲十日謂冬之一時旬用三日則爲二十七日旬用二日則爲十八日旬用一日則爲九日與王制大悖其說非矣凶謂饑荒札謂疾疫當恤其勞故無力征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即此意也

禮疑卷之三

三

周禮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鄭玄註曰國中城郭中也晚賦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謂復除不收役事也

賈公彥疏曰夫家謂男女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錢陳祥道曰筭泉之法出於後世先王之時無有征之者役之也以征爲口率非是

今按孟子言野九一國中什一舊說以國中爲百里

郊內而野則郊外自遂至疆也蓋本鄉士遂人註此國中鄭玄註以為城郭中則所指又與前說不同矣豈以為郊近城郭但言城郭而郊即可兼歟夫國中野外同一民也征分二等理本難通鄭玄以國中復多役少野外復少役多為解祇見其不均耳及考之孟子五十以上皆為老者而導其妻子使之養之矣豈有老不任事之人而責之出賦之理況民之俊秀十五而入太學則其餘十六歸農者有餘夫二十五畝之田而鄉大夫所言與此皆不合也亦烏可信其為古法哉陳祥道謂先王無筭泉之法其說良是但周禮所言多雜衰

禮疑卷之三

三

世之事不可謂鄭玄口賦出泉之說盡為誤解禮意也以九賦註引此文故附論之

禮記祭義曰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

陳澧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君田獵則起其民為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不供此役也

今按甸義見第三卷井邑丘甸圖下

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

方氏曰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力政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必六十然後不與焉從謂行其事也與則與之而已

今按老者之役止於五十其曰六十不與服戎者謂不得已之兵變暫使服戎耳非謂軍賦亦至六十而始免也祭義王制二條足以證鄉大夫六十六十五皆征之失許慎謂五經說皆不同無明文可據而以周征六十及六十五非用民之意庶幾知周禮之不足信矣然祭義王制之言五十即文王時所謂老者茲非可據之明文乎

王制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

禮疑卷之三

三

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

鄭玄註曰縣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許殷頌曰邦畿千里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副之為六也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餘六亦待封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五十四餘九亦待封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雖致仕猶可即而謀焉

陳澧曰此無明證皆鄭氏臆說況周制六卿兼公孤則所餘之田尚多然如周召之支子在國者皆世爵祿則累朝之王子弟未必盡有所封也朱子曰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涂巷溝渠則奉上幾何

今按載師宅田任近郊之地鄭註以為致仕者之家所受田此言畿內之國即家邑小都大都之地也而三等采地又有致仕者之田是自相戾矣且致仕之

禮記卷之二

王

田祿宜減少而與公卿大夫及王子弟相埒恐非先王之法也致仕田祿別見第一卷圭田圖下

孔穎達疏曰祿士包士而言閒田周禮所謂公邑也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親疎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程子曰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特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

今按王制本以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不能五十里為附庸故以天子之三公視公侯而封以百里之國天子之卿視伯而封以七十里之國天子之大夫視子男而封以五十里之國元士則視附庸之封而祿士者以是差焉然并致仕及王之子弟而封之故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共九十三國而祿士之田則在其餘地矣今計百里者九國國積萬里三分去一得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九國共積九萬里三分去一得六萬里以除畧之實地二十四萬里餘十八萬里七十里者二十一國國積四千九百里三

禮記卷之三

王

分去一得三千二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二十一國共積十萬二千九百里三分去一得六萬八千六百里以除縣之實地十八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餘十一萬八千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五里者六十三國國積二千五百里三分去一得一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六十三國共積十五萬七千五百里三分去一得十萬五千里以除稍之實地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餘二萬八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共餘三十二萬六千四百一里則於祿士數已足支但不知閒田所

入尚存幾何其於國家調度之費喪祭賓客之需兵興餉餽之供凶荒不測之備果能盡足否乎故鄭氏以此爲殷承夏末采地之制而謂周爲未聞則若周制無傳矣然小司徒註則曰采地制三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之國也又賈公彥疏曰百里國謂大都五十里國謂小都二十五里國謂家邑載師疏亦曰王母弟與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畧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是謂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也蓋鄭氏以周之畿內大國次國小國無以考

禮記卷之二十一

王制

其的有幾國故曰未聞然大抵如王制所言而差之則百里之國在畧亦九既如前餘地十八萬里矣五十里之國在縣亦二十一則積二千五百里三分去一得一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二十一國共積五萬二千五百里三分去一得三萬五千里以除縣實十八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餘十五萬一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二十五里之國在稍亦六十三則國積六百二十五里三分去一得四百一十六里三分里之二六十三國共積三萬九千三百七十五里三分去一得二萬六千二百五

十里以除稍實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餘十萬七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共餘四十三萬八千七百五十里比於王制所餘三十二萬六千四百一里之數又多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九里矣夫鄭氏解禮本主大司徒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之說而其天子公卿大夫之采地實非視公侯伯子男以爲差也特以王制言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意其後世世祿之子孫彌衆累朝之子第日

禮記卷之二十一

王制

繁畿內之地必有不充故以彼爲殷制而於此自立法以通之蓋方百里而四分之則爲方五十里之國四自方五十里而四分之則爲方二十五里之國四以此爲差蓋臆見耳而不知王制縣內封國之言本皆附會然其所記諸侯封國之等天子之公卿大夫士視以爲差者則固有所受也特視侯者卿而以爲公視伯者大夫而以爲卿視子男者元士而以爲大夫則傳聞之誤耳夫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以有宗廟典籍之事而百官有司之祿賴以出焉不如此則恐其用度不足耳若天子畿內之臣家

食之人不多必無待於一國之用因能授祿足以仁其三族斯已矣何必封以諸侯之國邪至以二十五里爲國則不經尤甚焉故視云者視其所食之祿耳如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卿則視之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大夫則視之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元士則視之此固周室班祿之制也觀於孟子所載得其實矣王制則嘗聞之而剽竊以爲書者也周禮則全然不知孟子之說而騁其私智者也故論周制者當以孟子爲正其說詳載於後云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

禮疑卷之二

王

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孔穎達曰畿內本爲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第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今按王制此節本因上文封三等采地之國而計其實地也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即上文其餘以祿士及爲閒田也但於內尚當除三分去

一之數耳雖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畿內之封未必得實然其意却通鄉遂而言鄭氏註此亦未見其專指都鄙故孔疏亦謂鄉遂準擬公卿王子第采邑及周禮大司徒註乃曰都鄙王子第公卿大夫采地載師註又以大夫采地分屬家邑卿采地分屬小都公采地分屬大都而孔疏於此亦不以爲非遂以二書牽合爲一而公卿大夫采地不得言於鄉遂矣附論於此以備參考焉○又按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則每國當爲四千九百里矣竊意四千九百里當作五千里說見後次國郊

禮疑卷之三

王

野圖下

王制又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孔穎達曰此王制之文殷制也洛誥傳云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者千七百七十三與此數同是周因殷諸侯之數孝經緯文云千八百者舉成數也左氏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

今按萬國之說於經有之易口建萬國親諸侯又曰萬國咸寧是也但極其無思不服而言則以萬爲成

數若曰遠近大小之國不止於千而已必以禹時執
王帛者為唐虞諸侯實有萬國之證則鄭玄之鑿耳
惟其拘於執王帛之文遂有九州之地為夏方七千
里殷方三千里而周公復唐虞之舊亦七千里夫謂
夏方七千里者以虞書之五服牽合於周禮大行人
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也謂殷方三千里者則又狃於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方千里之說也以其有相牴
牾者故又分為夏殷之制夏殷相去不遠而九州之
地廣狹遂有如是之不同豈非過於信古而不求融
會貫通之理故邪書之稱堯則曰協和萬邦稱禹則

禮記卷之十

幸

曰萬邦之君稱湯則曰誕告萬方稱武王則曰撫萬
邦巡侯甸曷嘗以夏商地有小大而異稱哉惟云千
七百七十三國者雖亦臆說然以漢制考之則古田
未盡湮晦分數猶可得而明也今總計漢時天下之
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
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
頃其一萬萬二千五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
居道路山川林麓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
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
十六頃其曰定墾者漢時已墾之實田也其曰可墾

者通計周時并授之田而荒蕪者尚在其中也雖夏
后殷周之盛豈有過於漢時幅員之廣哉然漢以二
百四十步為畝當周步百之畝二畝四分每頃當周
二百四十畝可墾之田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
十七頃當周七千七百四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二
頃八十畝成周時畿內提封百萬井井九頃為田九
百萬頃除外尚餘六千八百四十九萬八千二百七
十二頃八十畝以方百里之國提封萬井為田九萬
頃者約之當得百里之國七百六十一其九萬頃之
田中分之則四萬五千頃而為七十里之國四分之

禮記卷之十

幸

則二萬二千五百頃而為五十里之國不盡八千二
百七十二頃八十畝若止以七十里之國提封田四
萬五千頃約之當得七十里之國一千五百二十二
亦不盡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又止以五十里
之國提封田二萬二千五百頃約之當得五十里之
國三千四百四十四亦不盡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
夫大之則為百里之國七百六十一中之則為七十
里之國一千五百二十二小之則為五十里之國三
千四百四十四而不盡之田不成國者不與焉小大相錯
贏縮相均或合為成國或析為附庸則以為千七百

七十三國雖附庸不與隨其所分固宜有之舉成數而謂之千八百國則自千以上亦可以舉萬國之成數矣而況聖人聲名施及蠻貊極於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又安可以侯封限萬國之數乎夫古之疆理天下者皆地盡四海故言禹則曰外薄四海言湯則曰肇域四海言武王則曰富有四海之內三代以後疆域惟漢最廣蓋東至於玄菟樂浪南至於交趾九真西至於酒泉張掖北至於雲中定襄四海之內凡非不毛而可以度田之地無不有之則所謂可墾之田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者皆成周幅員

禮樂卷之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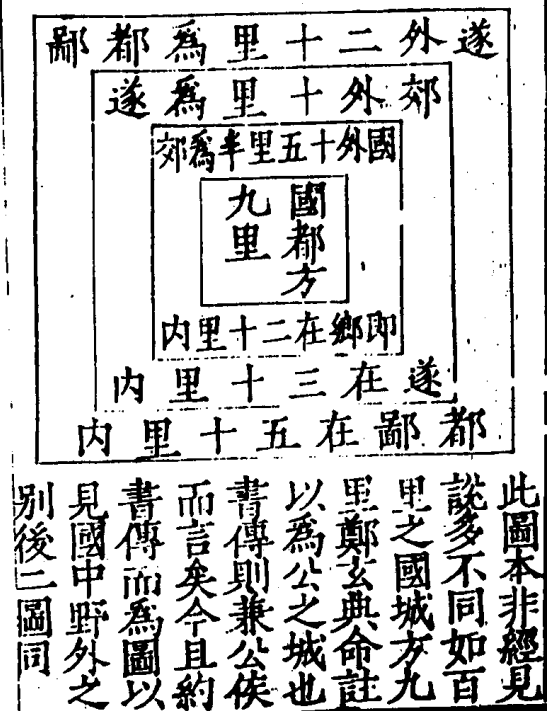
內井授之田也然則天子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皆指可井之實田而言矣烏得云三分去一於其間哉四夷雖大皆曰子以其封域之大而名山大川不在所封之限則實田止五十里耳由是而又有以知聖王治夷狄之道焉當禹之時聲教所及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五服之外又別為區處故稱成五服至於五千而外薄四海則咸建五長而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經畫之雖漢之經制遠不逮周而民之易使一也故蠻夷之國凡歸化而地非不毛者聖王皆以中

國之禮處之封其酋長為子以列於五等之君或遷居中國使之墾田給食以為不侵不叛之臣如春秋時戎子戎蠻子赤狄潞子之類是也是以韓侯敝籍行於追貊召伯疆理及於淮夷不以其夷狄而遂謂中國之法所不治也但其教化之風既有以開其未悟而寬大之政又有以矜其不能此其所以蠻夷率服而四海永清豈徒若後世之屯兵遠戍以術羈縻而已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蓋近者悅而遠者宗當自養民之政始民得所養又安有外侵內叛之慮哉

禮樂卷之三

三

大國百里郊野圖



按百里國之城書傳以為方九里以九里乘九里得八十一里併算郊內兩面徑方四十里以四十里乘四十里得一千六百里三分去一得一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又以遂徑方六十里乘六十里得三千六百里除郊內以內方一千六百里得二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

又以鄙徑方百里乘百里得一萬里除遂以內方三千六百百里得六千四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二

禮記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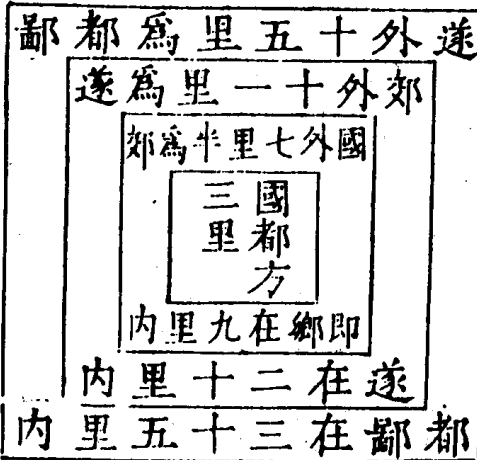
三十四

遂內三十里為鄉遂三分去一得二千四百里

遂外二十里為都鄙三分去一得四千二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通鄉遂都鄙三分去一得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次國十七里郊野圖



此七十里之國鄭玄典命註以為侯伯之城方七里書傳則指伯而言其城為三里

禮記卷之二

三十五

按七十里國之城書傳以為方三里以三里乘三里得九里併算郊內兩面徑方十八里以十八里乘十八里得三百二十四里三分去一得二百一十六里又以遂徑方四十里乘四十里得一千六百四十里除郊內以內方三百二十四里得一千二百七十六里三分去一得八百五十三里三分里之二

又以鄙徑方七十里乘七十里得四千九百五十里除遂以內方一千六百四十里得三千三百一十里三分去一得一千二百百一十三里三分里之二

遂外三十五里爲都鄙三分去一得二千二百里

通鄉遂都鄙共三千二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又按次國方七十里積四千九百里此據王制七十

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而言

後儒多祖其說竊意七十里之國當積五千里開方

之當爲七十里有奇言七十舉成數耳蓋公侯之國

方百里提封萬井爲里者萬則七十里之伯國當積

五千里是半於公侯也子男國方五十里爲方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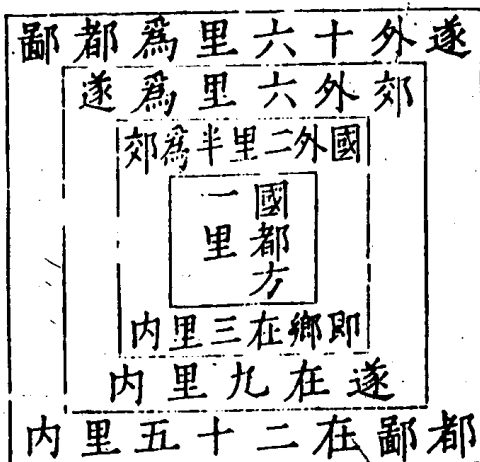
千五百里又半於伯也大國三軍則每井當出三人

禮記卷之二

三十八

次國二軍則每井當出四人小國一軍每井亦當出四人自每井一人而積至於成則爲百人此法畫二而不可亂不然則制伍出軍之法不合於成出百人
之數矣詳見第三卷引小司徒井牧條下

圖野郊里十五國小



此五十里之國
鄭玄典命註以
爲子男之城方
五里書傳則言
一里

禮疑卷之二

三

按五十里國之城書傳以爲方一里併筭郊內兩面
徑方六里以六里乘六里得三十六里三分去一得
二十四里

又以遂徑方十八里乘十八里得三百二十四里除

郊以內三十六里得二百八十八里三分去一得二

頁十二里

又以鄞徑五十里乘五十里得二千五百里除遂以

内地三百二十四里得二千一百七十六里三分去

一得一千四百五十里三分里之二

遂內九里爲鄉遂三分去一共二百一十六里

遂外十六里為都鄙三分去一得一千四百五十里
三分里之二

通鄉遂都鄙共一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

尚書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
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
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
郊一里之城以城為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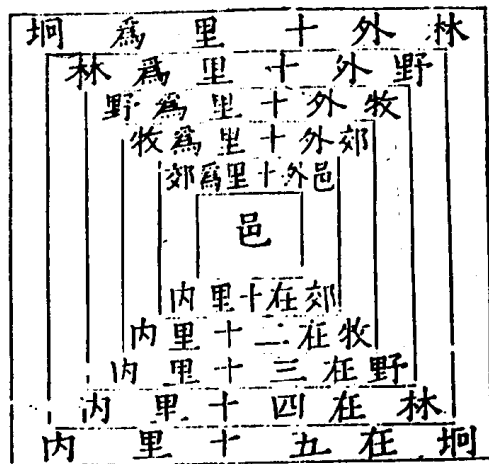
今按孟子言天時不如地利而曰三里之城七里之
郭蓋舉小國之城而言其不易攻也自此而上至於
大國雖亦有差皆不可得而詳矣若一里之城則豈

禮記卷之二

卷八

可言於國乎故書傳之言亦臆說也姑存之以明天
子畿內既有鄉遂都鄙則侯國亦宜準以為例耳若
鄭玄於聘禮註則曰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
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
近郊半之此蓋本大司徒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
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
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而於畿內遠近郊之數約以
為差也不然畿外之郊豈得有五十里之遠哉夫鄭
氏之說本無經見之文而大司徒封國之差亦非先
王之制今其說詳辯於後條下

爾雅外五界之圖



禮記卷之二

卷九

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
之林林外謂之甸

郭璞註曰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
邢昺疏曰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去境五十里每十里
而異其名則甸為邊畔去國最遠假令者據小國言
之郊為遠郊牧野林甸自郊外為差然則郊之遠近
計國境之廣狹以為差也

今按邢昺此疏蓋本鄭玄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
十里子男十里而言也故以百里為小國則認大司
馬諸男百里為定制也郭璞之意未知果如是否而

易之信周禮則不裁於理甚矣詳見下條

大司徒之職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鄭玄註曰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也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

賈公彥疏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一國之稅天子

禮記卷之二

里

食其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亦與侯同子男之地皆四之一謂總得一國之稅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天子所食者皆謂諸侯市取美物以貢天子其公之稅有半侯伯之稅有三之二子男有四之三皆自入充國家畜積禮俗喪紀之用也

今按大司徒封國之里數自百里而上以至五百里此可言於末世兼併小國之事而不可以言先王之制也陳祥道謂五百至百里為兼附庸非三等正數則亦求其說而不得之辭耳且其所食於諸侯者多

者得其半其次參之一雖少亦四之一其重無以加矣殊不知先王之懷諸侯厚往薄來豈有是哉況王畿之內自有租稅不待取於諸侯而後足也故何休曰王者畿內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為率天下此得孔門之意者考於孟子之言乃見先王之制而禮家之妄可以不攻而破矣孟子之言本於周書今備載於後○又按小司徒註言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疏謂畿內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之國皆以田稅一入於王其餘三留自入也此因諸男百里食者四之一之文而

禮記卷之二

里

妄意采地亦當如此耳故陳祥道疑其不知何據至於荀勗言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則稅又重於采地法不畫一矣此皆臆說聖人何嘗有是制哉

周書武成篇曰乃友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孔安國傳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

孔穎達疏曰包咸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

為說耳

陳祥道曰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脩五玉復五器言武王之政由舊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商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從商合伯子男皆稱子豈其然哉

今按武成之言本周制也孟子所論班爵祿實本於此雖唐虞三代之事無可考然以虞書輯五瑞周書政由舊之言觀之要亦相因然與周禮之說則大不侔矣鄭玄謂商因夏爵無子男公羊謂春秋變周從

禮疑卷之二

甲子

商合伯子男皆稱子其妄抑又甚焉此宜易曉而後儒乃不深信孟子何邪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朱子曰儉止而不過之意魯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今按天子地不千里諸侯地不百里則不足用是言必待有此實地授民以出賦稅而後可雖都邑苑囿牧地里居猶不當併計於千里百里之中若兼山林川澤城郭涂巷在內以去三分之一則不足甚矣然謂之儉亦非可過者也魯以侯國而在戰國時有方百里者五已所當損而況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則為方百里者十六矣班固謂封方三百一十六里為諸侯之大者則又別立一說也地皆太廣而非先王之制矣夫豈若孟子之得實哉

禮疑卷之二

甲子

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朱子曰此班爵之制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朱子曰此以下班祿之制也

詹道傳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

者方十五里

今按公侯之地本同一等伯自為一等子男亦同一等大司徒則公侯伯子男分為五等而其里又太廣則上文既辨之矣典命則以上公九命為一等侯伯七命為一等子男五命為一等是侯不與公同等而降從伯列矣此與孟子不合者皆不足信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

今按畿內之臣鄭玄以為采地制三等百里五十里

禮集卷之三

中

二十五里之國既與孟子視侯視伯視子男之說不合而王制以為天子縣內封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則王臣地太廣矣故朱子論下文君十卿祿曰蓋君所自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則公用在祿外然亦其國內所出也畿內之臣公用皆出天子賦內不必取於其私若卿大夫士之祿而亦封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亦過乎故視侯視伯視子男云者視其所食之祿非視其國也已辯見上引王制條下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

禮集卷之三

中

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朱子曰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今按下士一位在班爵內一等而中士之祿倍下士則下士謂已仕之臣有田者也朱子謂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此非指下士也

蓋宿衛公宮之諸公族與夫國學所養之賢樂師所教之瞽其次則有府史胥徒府以治藏如今斗庫史以掌書如今吏書胥以治敘如今承發徒以徵令如今承差其下如門閤之直皆於公署中應役者也其外則有居肆之百工而餼廩焉者皆為在官之庶人也與同祿之與猶許也言庶人在官者之祿使得與下士同也謂之庶人在官則事有繁簡人有衆寡所重在養祿宜有差故云足以代其耕謂不比下士之田定以百畝也

詹道傳曰大國地方百里積萬里為田九十億畝即

禮疑卷之三

聖末

九百萬畝是所謂提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內之大數也萬井之中除山林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外除三百萬畝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整除公田每井百畝計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此是助法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私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七畝私田收五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五十三萬

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君祿賦田三萬二千畝大國三卿每卿各賦三千二百畝計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各賦八百畝計四千畝上士九人各賦田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各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田一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尚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以供國家調度喪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所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次國地方七十里為里者四千九百

禮疑卷之三

聖末

為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一千六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為田計一百四十七萬畝外實有井三千二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為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七畝私田收二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公田收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君祿賦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三大夫祿者大夫之田人

八百畝三大夫祿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
上士田四百畝倍之則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
田人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倍下士則下士
田人百畝倍之則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祿則其田
百畝王制所謂諸侯之下士視農夫祿足以代其耕
者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古註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
九也次國三卿卿二千四百畝三卿計七千二百畝
下大夫五人八人八百畝五人計四千畝上士田人四
百畝上士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賦田

禮疑卷之二

聖

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賦田百畝九
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
百畝尚餘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
二小國地方五十里為里二千五百為田二百二十
五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
一為田七十五萬畝實有井一千六百六十六井井
之三之二為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
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
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
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一百四十六萬

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
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一十
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一
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人賦田八百畝倍之
則為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人賦田四百
畝倍之則為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人賦田二
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倍下士者下士田人賦
一百畝倍之則為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則人賦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二卿下大夫五人上
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小國二卿

禮疑卷之二

聖

每卿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賦田三千二百畝下大
夫五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九
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
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下士九
人賦田百畝九人則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祿以下
總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
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今按詹道傳之論詳矣然皆助法之公田蓋分田制
祿主乎助法而言也其說不以周之徹法兼貢法但
猶仍禮家三分去一與廬舍二十畝之舊則未免於

遷就而次國本二卿乃以爲三卿小國本一卿乃以爲二卿亦不悟其爲附會之說耳諸侯之國即如詹說所餘已若是其多若全計實田則提封萬井當有公田九百萬畝所餘又不止此矣夫助法公田什而取一天下之中正也古人制用量入爲出故大國卿祿四大夫次國三大夫小國二大夫而其君之祿皆十於卿又大國則立三卿次國止二卿小國止一卿而國事繁簡因亦繁焉諸凡輕重之差皆視國小大此量入爲出之道也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國用恒足不待他求而小民常賦既輸

禮疑卷之三

季

晏然無事其政豈不恬熙歟周衰兵革屢起飲食若流歲入不充凶荒無備故民賦日增二猶不足此豈先王立制之過哉良由不能守法節財而因出以制入耳至漢初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其時約法省禁租稅猶輕故未見其弊也後世費出無經而遂以因出制入爲常則民不勝其困矣故量入爲出者經國之要道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今按此因上文祿足代耕而言與王制序同一夫百畝非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夫蓋九夫爲井之夫謂百畝之田爲一夫之地也百畝之田一人之力止可以耕二十五畝則百畝者四人之力所耕也全耕百畝者爲上耕其四分之一則七十五畝爲中四分之一則五十畝爲下以農夫糞之多寡爲差也上食九人八人中食七人六人下食五人者計其所食之口而耕田之所獲適足以供也力不能全耕百畝者所餘之田即餘夫所受矣此以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則人有衆寡而祿宜有差故計農夫所食之數以明

禮疑卷之三

季

所養之節耳其曰百畝以夫田之通數而言豈謂不論人力多寡皆耕百畝聽其爲惰農而漫無勸督均齊之法哉上中下農夫及餘夫田圖並見前

周禮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鄭氏註曰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受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受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

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
賈公彥疏曰凡給地有十等此據中地三等而中地
之上所養者七人七人之中一人爲家長餘六人在
強弱半強而可任使者家三人中地之中所養者家
六人六人之內一人爲家長餘五人在強弱半不可
言可任者二人半故取兩家併言可任者二家五人
中地之下所養者五人五人之內一人爲家長餘四
人在強弱半故云可任者家二人有夫有婦乃成家
從此二人爲一等至十人則爲九等此惟據中地之
三等七六五也

禮疑卷之二

五十一

今按上地中地地下地非如大司徒造鄙遂人辯野之
論田肥瘠也蓋自所養者七人而言則爲上地猶言
上農夫也自所養者六人而言則爲中地猶言中農
夫也自所養者五人而言則爲下地猶言下農夫也
鄭氏但見王制有食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之不
同以爲彼明庶人在官者得祿之差故止言五等遂
妄意其當有九等而唯據中三等以釋此文殊不知
禮文所謂家七人六人五人者亦論農夫之三等而
其數乃別是一家之臆說不可以牽合也何必強爲
之解哉況以所養之衆寡爲受地上中下之差而賈

公彥載師疏遂謂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
養者少與之薄田則似未嘗通折爲一而受之者肥
瘠不均矣此與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法豈不背
歟任如鄉大夫辯夫家可任之任本爲徒役追胥而
發故舉強壯力田之人數以見其可任力役之事耳
可任者家三人二家五人與家二人之差亦是臆說
此因前論上中下農夫三等而併及之此與前引工
制論用民力一條當互看

禮疑卷之二

五十二

周禮大司馬之職布政于邦國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
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
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
人
鄭玄註曰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
惡人之衆寡爲別

今按此與上引小司徒說同但小司徒言畿內任力
之事此則言邦國給軍之賦耳故註以亦字別之其
曰地之美惡者以上地中地地下地論肥瘠也竊意不
然既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通率二而當一則已無
肥瘠之可言矣乃猶以美惡之故所食不同則井地
不可以語均也豈不自相戾哉蓋所謂上地猶曰上

農夫中地猶曰中農夫下地猶曰下農夫其曰可用者謂餘田足供力役之用云耳義與上條小司徒說同蓋其立言本旨在於富國強兵筭民殆盡大失先王之意其言所食人數多寡與孟子不合乃妄意穿鑿奚足論哉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矣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今按天下之財本有常數事無大小用必資焉豈惟

禮樂卷之三

王制

國哉由君言之自奉養外則有國家之經費由民言之自衣食外則有軍賦之更番此皆歲事之不可廢者當其凶荒禮多從殺役可減輕而歲事之不可廢者莫能損少非有素儲其何能給若十年之中或不能無三年之歉此軍民所以皆當量入為出節儉恒持豈可侈用傷財不為遠慮哉

讀禮疑圖卷之二

讀禮疑圖卷之三

會稽季本編

鄉圖

比五

閭五

族四

黨五

州五

鄉五

遂圖

鄰五

里五

鄹四

鄹五

縣五

遂五

軍圖

伍五

兩五

卒四

旅五

師五

軍五

按比鄰皆五家閭皆二十五家族鄹皆百家縣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五百家鄉遂皆萬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則伍五人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

禮樂卷之三

十一

大司徒今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

黨為州五州為鄉

遂人掌邦之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鄹五鄹為

鄹五鄹為縣五縣為遂

鄭玄註曰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異其名

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六鄉

今按論語曰與爾鄰里鄉黨禮記曰得罪鄉黨州閭

則鄉遂比鄰以上之名蓋古有之但周徹通行井田

每井八家而此以五家起數自不相合豈周制本以

五井各相連保在鄉則謂之比而積至於鄉在遂則

謂之鄰而積至於遂出軍則緣此而遂為伍兩卒旅之編數蓋井出一家家出一人即左傳所謂廬井有伍之法通乎天下侯國故比閭族黨之名由此以起而遂得通稱之耳若天子畿內自當以五十井出五人或五井十年一更番而為伍寬於諸侯十倍矣故其鄉遂之名亦不異也若據周禮鄉遂之法而家出一人為軍則井田既廢死徙出鄉而一切賦民之政也不太重乎此與下文小司徒卒伍法當互看

春秋襄公三十年左傳曰子產使廬井有伍

杜預曰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

禮集卷之三

二

今按一井九夫除公田一夫則為八家八家之中若使五家相保則餘三家又當割別井二家以湊合成伍矣豈不紛亂邪故左傳此言正可以證五井各出一家為伍之法也

小司徒之職頒比法於六鄉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賈公彥疏曰下文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則是一比在軍為伍在家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為師亦萬二千五百人

今按此皆六鄉之事也不言遂其事相同故鄭玄曰遂之軍法如六鄉古法以萬人為軍其曰萬二千五百人者本四師萬人也後人多加一師耳鄉亦多加一州遂亦多加一縣其義詳辯於後井邑丘甸圖引小司徒井牧田野文下

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追胥以令貢賦

鄭玄註曰田謂獵也役工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貢謂嬪婦百工之物賦九賦也鄉之田制與遂同

今按役只指田獵之役而言以為工力之事則非矣

禮集卷之三

三

蓋工役不在軍旅之內貢賦與後引小司徒井牧條下註又不同賈疏以下條所言是采地之法故貢但言農衡地事而采地之內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法故以軍賦言之其說亦自互異殊不知周禮之貢賦皆非古法辯並見第二卷太宰九賦條下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今按上中下地猶言上中下農夫也其家之人即所食者也可任之人即其中強力可用者也前引孟子

周室班爵祿下已及此文詳解之矣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賈公彥疏曰其餘為羨者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為
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為羨竭盡作行也非直正卒
一人羨卒盡行以田與追胥之人多故也此謂六鄉
之內上劑致厖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
之內以下劑致厖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
為餘夫饒遠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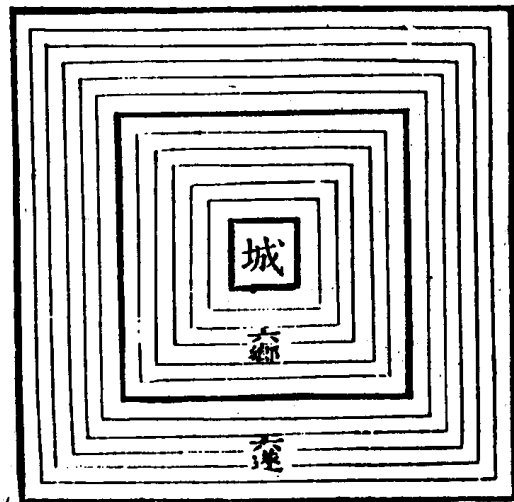
今按上劑猶言重役如家有可用者三人而全役三
人也下劑猶言輕役如家有可任者三人而止役二

禮樂卷之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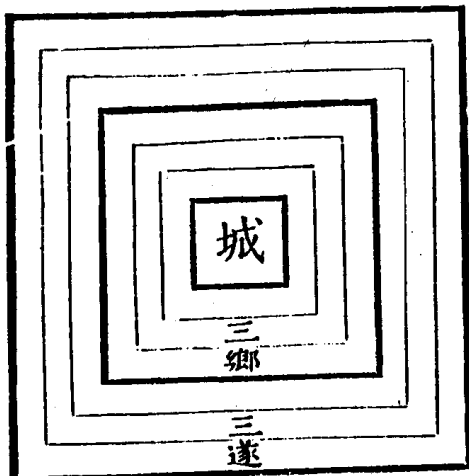
人也此終上文可任之意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賦已
重矣而正卒之外鄉遂皆有羨卒雖以遂遠稍寬餘
夫而凡一家之可任者大抵皆為兵矣民何以得盡
力於農畝哉竊意家出一人者當於八家中止以一
家出一人其餘則以備正卒之更番也如盡數夫家
皆出一人則但可言於本鄉耳蓋田即豳風二之日
其同之武功追胥則同鄉防盜寇之私事也若其他
公家賦役則已有六軍之正副而又以起羨卒是秦
法也豈先王之政哉軍賦之外又有工役亦屬力役
之征別引王制及均人之言見第三卷王畿郊野圖下

王畿六鄉六遂圖



王畿方千里六鄉六遂當為十二分以一面五百里分十二分則每分當有四十一里強若加都鄙則鄉遂只在三百里內十二分之止當有十六里強

大國三鄉三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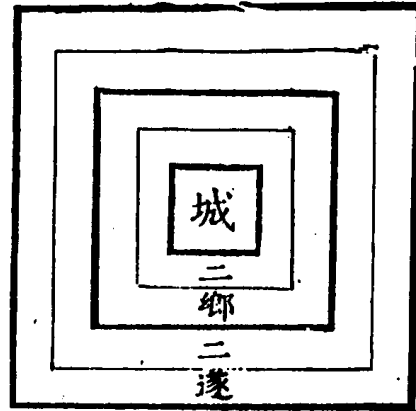


大國方百里三鄉三遂當為六分以一面五十里分六分則每分當有八里強若加都鄙則鄉遂只在三十里內六分之止當有五里耳

禮樂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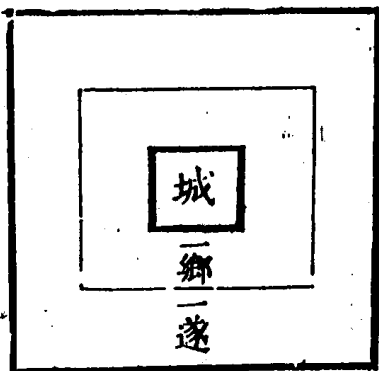
五

次國二鄉二遂圖



次國方七十里
二鄉二遂當為
四分以一面三
十五里分為四
分則每分當有
九里若加都鄙
則鄉遂只在
二十里內四分
之止當有五里
耳

小國一鄉一遂圖



小國地方五十
里一鄉一遂當
為二分以一面
二十五里分為
二分每分當有
十二里半若加
都鄙則鄉遂只
在九里內二分
之則為四里半
耳

禮樂卷之三

六

禮樂卷之三

七

司馬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主六軍大國三軍
國二軍小國一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百人
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五人為伍

鄭玄註曰軍師旅卒兩伍皆家所出一人也天子之
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詩大雅常武曰整我
六師以脩我戎大雅棫樸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
周為六軍之見于經也

又鄭玄因臨穎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而釋之曰
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總謂六軍
蓋師多則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

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以此獨設
難也○此言軍師可以通稱之意故朱子曰六師六
軍也

盱江李氏曰此則六鄉為六軍遂之軍法如六鄉則
六遂亦為六軍註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
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卒至於大
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
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耳故止言六
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今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當作萬人為軍說見前小

司徒卒伍法下鄉遂出軍有正副之說詳見下文○又按周禮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自比長下士以上其官三千五十六凡六鄉之官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六一遂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鄣五百里二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官六百五十六凡六遂之官三千九百三十六總二萬二千二百七十二人一軍五師二十五族百二十五卒五百兩二千五百伍自伍長下士以上其官三千一百五十五凡十二軍之官三萬七千八百六十雖事有通融職有兼攝而官屬亦甚衆矣若盡

禮彙卷之三

八

其他官數又可算乎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雖尚文政多由舊宜亦不甚相遠也五家即設一下士為長將焉用之雖以王畿之富祿必不能供矣即此一端已可見周禮之謬妄而謂為周公致太平之書豈不誤哉

書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

孔穎達疏曰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一人一鄉為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為出自三鄉也

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為遂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郊內三遂之民分在郊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

今按魯有三郊三遂則諸侯信有鄉遂矣但鄉遂之所以分特以約道里之遠近耳故近國為鄉近疆為遂則輸納之時得以均勞佚也若以分田定賦則外寬中窄勢必不齊故出軍之法宜通乎一國之田賦而豈可以鄉遂分哉禮家於鄉遂之外又分都鄙而

禮彙卷之三

九

制賦因亦異焉則煩瑣甚矣辨見第二卷王畿郊野圖及後引公劉閼宮詩下

詩大雅公劉篇曰其軍三單

鄭玄箋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孔穎達疏曰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其法與周同也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為軍若

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萬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五千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以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萬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

禮記卷之三

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爲三軍矣

今按公劉殷時諸侯已有三軍可見成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自虞夏以來未有改也特禮家以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軍數不足遂以諸公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一百里爲周制而又附會夏殷無羨卒之說是三代之制大相懸絕矣此豈聖王繼治同道之意哉蓋公劉詩意本謂天子六軍則有副卒而大國但有三軍之軍蓋因成周有天下而追論王迹始基時耳豈謂諸侯之國亦

有副卒之軍邪○又按尚書大傳云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其數具見第二卷諸侯郊野圖下矣夫鄭玄論小司徒井牧之法主於一井三家之說詹道傳論孟子班祿之制則主三分去一之說而孔穎達此疏則又專主二而當一之說夫百里之國以孔氏所用九萬夫之半蓋通國論三軍之正也故數尚有餘而副亦不足若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則不足又不待言矣而況於書傳所限鄉遂之法乎其說真

禮記卷之三

有不可通者故委之於夏殷之制殊不知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固周制也禮家本以城郭溝塗三分去一爲定法雖詹道傳亦所不廢也孔氏本宗鄭玄者何以獨遺此乎又其疏禮坊記則謂畿內出軍鄉爲正遂爲副諸侯亦有鄉遂謂之鄉則每鄉當有萬二千五百人矣謂之遂則每遂亦當有萬二千五百人矣謂之三鄉三遂則合之當有七萬五千人矣是一正一副之數也而春秋傳疏又謂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則與此疏所謂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

采地不以爲軍者又何其自相抵牾邪大抵禮家之說駁雜失真孔氏本無定見故其言多出耳且如天子六軍將以待四方之變故宜有副諸侯三軍已足守國而謂其亦有副可乎鄉遂家出一人賦亦重矣而都鄙又有計地之兵兵則太衆而民何以堪邪故求其軍三軍之本旨而諸說皆不足信矣餘見下條

詩魯頌閟宮篇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

鄭玄箋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禮樂卷之三

十三

孔穎達疏曰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

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俱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

孔穎達坊記疏又曰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則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凡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遂之出軍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註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與遂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爲

禮樂卷之三

十三

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註小司徒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其王畿之外謂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鄭書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其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又成元年春秋左傳疏曰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卿六卿不

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邑采地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

今按孔氏後疏謂鄉遂出兵同法鄉為正遂為副則三鄉三遂各三萬七千五百人矣前疏但言三鄉不及三遂者舉正以見副如天子六鄉六遂正副本十二軍而止言六軍云爾二疏雖言有詳畧本一義也但其意以鄉遂家出一人為出軍之常三鄉則為正軍三萬七千五百人故舉成數而言公徒三萬耳若公車千乘則別為一法不與公徒三萬合數故以甸

禮疑卷之三

十四

出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釋之而曰諸侯邦國計地出軍之制計地者計井也蓋又指都鄙而言矣則鄉出一軍者三鄉之賦也甸出一車者都鄙之賦也鄉遂家出一人自為正副都鄙則計地出軍以足千乘其賦非常優之者謂六家出一人輕於鄉遂也此其為數比六軍又加一倍皆強解耳殊不知司馬法又言通十為成成百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一乘總三十人也一乘總三十人則千乘當為三萬人與魯頌正合此可見萬人為一軍矣但百里之國為井者萬當以十井起乘而不當以百井起

可以百井起乘此萬井之所以止得百乘而禮家遂增國為三百一十六里之方賈氏因以司馬此法為畿地之制歟如此則與家出一人之禮不合故陳祥道亦謂周家無十家出一人之役而反以輕賦為非先王之政矣自萬人為軍之制不明而說者紛紛不一惑亦甚焉同一國也同一民也鄉遂都鄙豈可分為二制哉其詳已辯於前王畿郊野圖及後井邑丘甸圖下矣然陳祥道於鄉遂出軍之法與孔疏不同豈亦有疑其說乎今載於後而別論之

禮疑卷之三

十五

過三軍三軍五百乘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為一車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天子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參兩以相聯紂之法也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千乘之賦豈特三軍而已哉

今按鄉遂之軍孔穎達以為家出一人則鄉遂各萬二千五百家是也而此外都鄙之軍謂之計地所出則甸出一車七十五人是也陳祥道以其說之不通則以百里之國其賦千乘為率由一車七十五人論之則千乘得七萬五千人以家出一人論之則合三鄉三遂亦為七萬五千人太國三軍止該三萬七千五百人而數加一倍者合三鄉三遂則為六軍矣是三鄉為正三遂為副也但以五百乘為三鄉所出五百乘為闔境所出其言闔境即以為三遂矣此與孔疏鄉遂闔境之說所指不同若其所謂鄉遂皆家出

禮集卷之三

六

一人則一而已三鄉三遂積至七萬五千人而以分配千乘則每乘七十五人五百乘為三萬七千五百人合於三鄉之數而每乘七十五人者則謂之車人參兩以相聯糾此即臨陣對敵之法也蓋不主邦國計地出軍之說大畧得之矣然三鄉之外尚有三七千五百人則固三遂之數也茲亦三鄉之副乎哉曰千乘之賦豈特三軍猶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止當千乘之數而萬乘之賦則亦不止於六軍也軍而有副又萬二千五百人之中數多二千五百終與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之本文不相湊合烏足以解後人

之惑哉又其論畿內郊甸稍縣都之制且從鄭玄鄉遂公邑采地之分而於此則似以鄉遂通言諸侯闔境者豈以邦國制野之法異於畿內歟此皆不可曉也諸家論兵與古人合者惟管子耳今附於後管子小匡篇曰桓公欲脩政以干時於天下管子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齊國以為三軍萬人為一軍三軍教士三萬人

今按齊桓軍制與魯頌相合必古法也三軍為三萬人則天子六軍當為六萬人矣周禮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內多二千五百人豈非妄加之數乎

禮集卷之三

十七

論語孔子曰道千乘之國

馬融曰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包咸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

邢昺疏曰馬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謂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也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計之每十井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

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適千乘也孟子云公侯之制皆方百里包氏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

三山李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三百六十一里有畸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司馬法之言不足信也包氏註論語以為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通計萬井則魯地方百里當

禮記卷之三

大

有千乘矣合從包氏說

安城劉氏曰王制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列爵分土之說推之與王制合是魯當有百里之土田明矣而古者以田賦出兵據司馬法及小司徒之說推之則成方十里為田百井出車一乘同方百里為田萬井止出車百乘十同為十萬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萬井開方為方三百十六里餘六十步有畸然其里數增多不合於侯封百里之制故李氏以為當從包氏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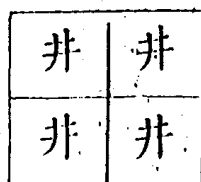
今按馬氏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之說則

以百井出一車也然百里之封為方十里者百僅能出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則不得不增為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之方以附於周禮諸侯封疆方四百里之說宜為三山李氏安城劉氏所不取焉唯包氏之註與孟子合可以見大國之賦十井出一車而百井出一車者則天子畿內之賦也詳見下條

禮記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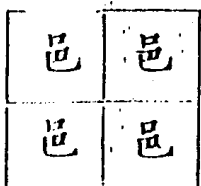
九

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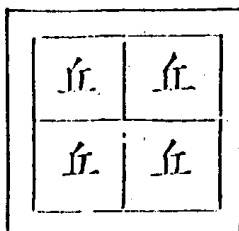
四井方二里則為邑

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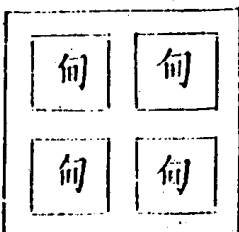
四邑方四里則為丘

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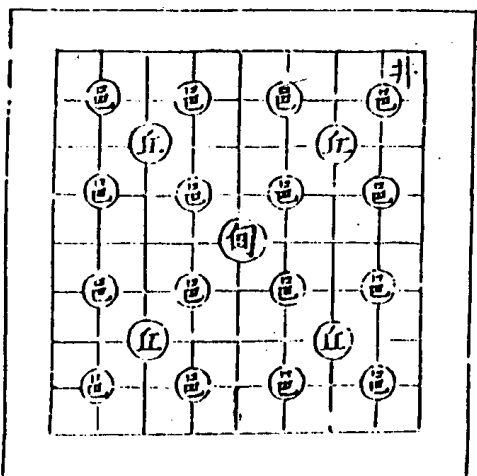
四丘方八里則為甸兩旁各加治過者一里共方十里則為甸

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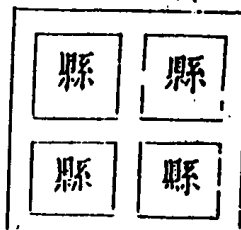
四甸方十六里加甸旁積四里方二十里則為縣

井邑丘甸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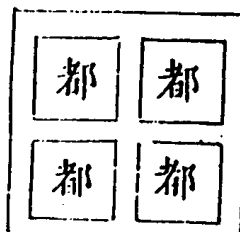


中開一甸共六十四井旁加一里共三十六井通共百井與後一成圖同若除治地則方八里而為甸若併治地則方十里而為成此八里十里所以為甸成之別也甸旁一里雖止言治地而治溝者亦在內矣

都圖



四縣方十二里加同甸旁積八里共四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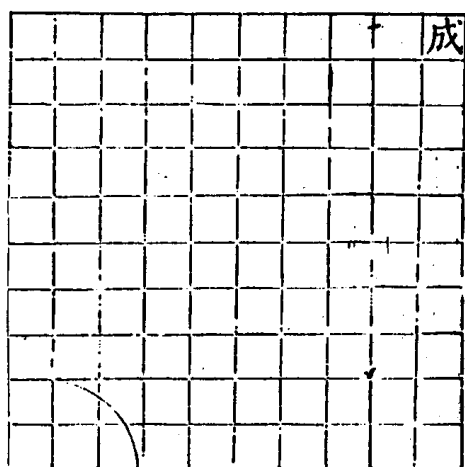
四都方十六里加同甸旁積八里共四十圖

按禮家言邑甸縣都多矣而義各不同此言四井之邑四丘之甸四甸之縣四縣之都也邑則又有國邑之邑小邑之邑甸則又有甸服之甸都甸之甸縣則又有縣內之縣邦縣之縣都則又有國都之都邦都之都皆各言一地其他言州言里者亦多類此不可殫合為一也

禮記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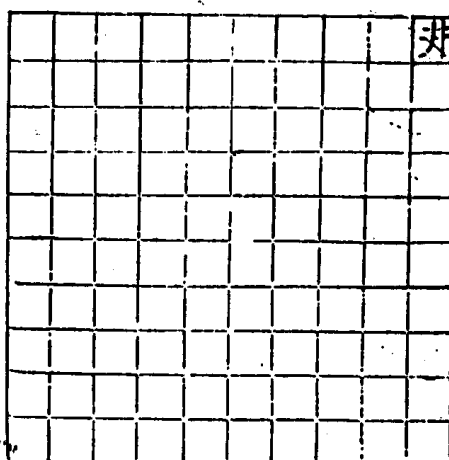
三

邦國同一之圖



成十為終終千井終十為同同方百里通計萬井是為百成之地據包咸說畿外大國當出車千乘據司馬法畿內采地當出車百乘畿內畿外方百里之地鄭註皆謂之邦國

一成之圖



此與前井田溝洫圖同井十為通畿外大國出車一乘本論語包咸註通十為成成百井天子出車一乘本司馬畿內法

禮記卷之三

三

天子畿之內圖

[illegible]

同十爲封
十萬井封十
爲畿畿方千
里畿百萬井
天子出車萬
乘

禮疑卷之三

二十

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今貢賦凡稅歛之事

鄭玄註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溝塗之界其制似井字故取名焉曰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邑丘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

四里四丘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
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
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澠四甸爲縣方二十
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鄉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
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
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
夫治澠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
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
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
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

禮疑卷之三

生

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徭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賈公彥疏曰此謂造都鄙者鄉遂公邑之中皆爲溝洫之法此則爲井田之法異於鄉遂及公邑不言公

邑者公邑亦與遂同也重立國者都鄙是畿內之國也饒沃之地九夫爲一井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三百畝通率二而當一者是三家受六夫之地故云二而當一是一之謂井牧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一成之內方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者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八八六十四故云六十四井井有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

禮記卷之三

古

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爲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稅四丘爲甸據實出稅而言故不言成也獨言治洫者溝亦在內矣四甸爲縣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爲成而言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故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自此已上並據通治洫而言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同積萬井九萬夫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百行故萬井一井有九夫故有九萬夫其四千

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此據從甸方八里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里據六十四里之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六十四截行別有六十四井六十四行計得四千九十六井井有九夫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二千三百一十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此據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是不出稅而治洫之夫也從四成積爲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八十截一行八十井

禮記卷之三

五

八八六十四爲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在井有九夫二千三百四井爲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不出稅使之治洫也云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者此據四成爲縣縣方二十里二十里更加五里即爲大夫家邑也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十里是六卿之采地四都爲方百里一同即爲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但據百里開方之既爲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井有九夫則爲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洫也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

是井田之法備於一同按諸男之地四之一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云其制三等者謂家邑小都大都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地稅入於王者百里國謂大都也四都謂方五十里者四小都成一大都一都之地稅入王其餘三都留自入云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地稅入於王者五十里之國謂小都一縣田稅入於王餘三縣留自入云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者二十五里之國謂家邑四甸之中以一甸之稅入於王其餘三甸留自入言此欲見四丘爲甸是家邑據稅於王者而言四甸爲

禮記卷之三

至六

縣是小都亦據一縣稅入於王者而言四縣爲都是大都亦據一都稅入於王者而言故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之稅四之一也賦謂軍賦采地之外皆有公邑公邑之內口率賦錢入於王家采地無口率之賦唯有軍賦革車匹馬士徒而已故鄭引司馬之法證之司馬法言敵百爲夫謂一夫之地方百里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謂九夫爲井似井字云井十爲通者據一成之內一里一截縱橫各十截爲行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井十爲一通通爲匹馬者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爲九十

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唯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爲匹馬云士一人徒二人三十家出三人士謂甲士徒謂徒卒云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一成之內有十通言三百家者亦如前通率法一成之內地有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唯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然司馬法又云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禮記卷之三

至七

人彼謂畿外法故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云十成爲終者謂同方百里之內十里一截爲縱橫各十截爲十行行別十成言十成爲終據同一畔終頭而言云終千井者十成成百井故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云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者萬井也云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者所計皆如上一成爲法其餘可知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地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

軍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軍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

今按小司徒此禮本不可通註疏雖詳義皆牽強爲意此法本爲制軍而設其間有誤字闕文如四縣爲都之後本脫四都爲同一句而四井四邑四甸四縣四字皆當作五惟四丘四都當仍爲四耳如此則甸外何必旁加一里哉夫井出一人則五井爲邑邑出五人而爲伍五邑爲丘丘出二十五人而爲兩四丘爲甸甸出百人而爲卒五甸爲縣縣出五百人而爲族五縣爲都都出二千五百人而爲師四都爲同同

禮疑卷之三

天

出萬人而爲軍故井出一人則同爲萬人井出二人則同爲二萬人井出三人則同爲三萬人此魯頌公徒三萬所以爲大國之賦也鄭玄以爲采地制井田重立國賈公彥以爲畿內之國何所據哉蓋畿外諸侯一國之地當有鄉遂而此則通言都鄙又小司徒之所經也故遂隨文附義莫覺其非夫一成方十里百井均也井地既均賦役宜一以方十里之成爲田百井除去中間六十四井出稅以其緣邊三十六井治洫方百里之同爲田萬井除去中間六千四百井出稅且治洫以其緣邊三千六百井治澮一甸内外

禮疑卷之三

天

遂分兩制此何義哉蓋其爲說本與班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洫丘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之法同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之宗而班固則以三千六百井爲除去之數鄭玄則以三千六百井爲治澮之夫其法又自不侔也夫禮本無旁加一里之文而強附益之矣翼能通也故四甸爲縣本方十六里既加甸旁四里爲二十里又於其外加五里以爲二十五里之國四縣爲都本方三十二里既加甸旁八里爲四十里又於其外加十里以爲五十里之國四都本方六十四里既加甸旁十六里爲八十里又於其外加二十里以爲百里之國又以其所食者皆四之一此皆強解經文四字之義故於百里之國則四都之中食其一焉五十里之國則四縣之中食其一焉二十五里之國則四甸之中食其一焉井田之法雖備於一同而天子所食則自四甸四縣以至於四都之一故曰止於都以見經文不言同意也然於四甸則須加至二十五里四縣則須加至五十里四都則須加至百里然後成國則又曷若直正經文之誤字乎而都外不言同則又所重在天子之食不在采地之封而食采地四

分之一又非分田制祿各有定分之意又以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爲畿內三等之國皆無據之臆說也已詳辯於第二卷引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及大司徒諸男之地食者四之一下矣其解井牧既曰二牧而當一井則宜通二爲一數歸實田矣而又據司馬法之言謂十終爲同同三萬家是以一井九家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所存六家又以二當一之法折爲三家故一同本九萬家而曰三萬家也夫宮室塗巷除去三分之一與班固除三千六百井之法又自不同姑從別論但自四井積至四都皆論已井之

禮疑卷之三

圭

實田也故註以一成之地六十四井出稅三十六井治洫又據此以定三等采地之里數而末復引司馬法一同三萬家之說則前所言者又似牧而未井矣何其自相戾邪夫一同三萬家亦不知司馬法本指何在若果主於通二爲一則但可言於隰臯未井之前而計井成甸計甸出車之際又惡可不據井之實數乎且一井九夫除公田一夫實止八家而一井起三家則三分九家之一也將通公田而計之邪其數必有所不能行矣世儒論此類多不同如孔穎達疏公劉制軍則但主通二爲一而不及三分去一之法

詹道傳釋孟子制祿則但主三分去一而盡廢通二爲一之文皆由不知畫野當論實田故多不合而一同三萬家之說則尤不通耳然司馬法之言雖多繁雜而古法庶有存者今論列於下云○司馬法此條所謂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云者賈公彥以爲畿內采地法也又司馬法有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

禮疑卷之三

圭

是謂匹馬丘牛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賈公彥以爲畿外邦國法也夫畿內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凡三十人則士多而徒少畿外一乘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凡七十人則士少而徒多因此爲內外之別今以一同爲單百乘言之則成出一車之所積也又積而至於百同則萬乘矣此其所以爲畿內之制歟但禮家以都鄙異於鄉遂故目爲公卿大夫之采地耳若畿外大國地方百里其賦千乘則一通當出一車十通爲萬乘出十車故一同爲車千乘也

然則一同百乘豈可以語畿外國哉司馬法所言雖
內外異制其爲成出一車一也然於天子則畿方千
里其數可通諸侯則地方百里其數不足故班固有
同十爲封封方三百一十六里之說此與孟子儉於
百里之制相背故包咸曰十井爲乘何休亦曰十井
共出兵車一乘皆自通出一車爲義然後合於孟子
之言而司馬法甸出一乘之制又豈所以語畿外國
哉蓋凡兵賦有平時制軍之法有臨陣禦敵之法司
馬法前所言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平時制軍
之法也後所言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者臨

禮樂卷之三

聖

陣對敵之法也平時制軍本有常數故就一軍而制
其卒伍則皆用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
爲旅五旅爲師四師爲軍之法此一定而不可易者
也至於應敵則臨時量其衆寡隨所部分如武王革
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是一乘以十人爲兵也楚子
乘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一乘以百五十人爲兵
也此豈可以常數拘哉然其臨時分數亦必用卒伍
之法而廣之曰卒曰兩未嘗改常名焉故七十五人
者非常數也若一乘而以七十五人爲常則千乘當
爲七十五萬人不合三軍之數而諸儒之說不得不

附會矣然一乘出三十人則疑其猶爲古制焉夫車
中一人爲御其二則左持弓右持矛者止三人耳車
中之制以十人爲一甲三十人爲三甲則十人之內
選一人之有材藝者共三人焉皆以主車謂之甲士
若其臨時部署以制戎車則車中與爲御爲右者三
人皆命卿大夫有將畧及武藝者爲之若左傳載晉
里克帥師梁山靡御號爲右之類將兵與常御不
同故御不居中而以將爲前所謂甲士則夷於羣卒
之中矣若常額三十人之中而有士十人如司馬法
所云則士烏用如此之多哉故三十人者止以共守

禮樂卷之三

聖

一車而就其中署甲士三人耳皆卒也一車之常賦
也畿內畿外之制未有異焉其不同者則畿內萬乘
畿外千乘萬乘之賦起於成千乘之賦起於通通爲
十井成爲百井畿內則成出三十人通出三人畿外
則成出三十人井出三人相去十倍耳所以然者蓋
王畿地廣十倍公侯之國故一成十通或以十年一
更番而同歸於五井起五人爲伍敵自是而積焉千
乘爲三萬人萬乘爲三十萬人則與公徒三萬之言
相合由此推之天子六軍亦不過六萬人耳而何以
加五倍哉此所謂副卒也蓋以三十萬人分爲六軍

則每軍五萬人居重馭輕之勢自不當與諸侯同例也又以五萬人五分之以待王畿守衛之居中四方征討之更調則每軍之分適得萬人合於萬人爲軍之數然總而言之比於諸侯雖多五倍而十井僅出三人亦輕於諸侯十分之一矣古者天子之於諸侯燕賜厚而納貢薄凡征討之事恒出六師畿內之役十倍諸侯則薄賦其民以厚根本先王重內輕外之政豈有私乎大國制軍三萬賦十倍於畿內亦豈不欲寬民哉謂非是不足以守國耳此皆井田之所出也雖司馬法亦未別鄉遂焉但禮家泥於六鄉六遂

禮樂卷之三

五

各出六軍之說則合十五萬人已倍於六軍之數矣而此外復有丘甸之制遂謂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地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闔境出軍之法此與孔穎達闕官疏所謂侯國從王伯之命出軍敵猶不服用兵不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意同然以鄉遂論之自五家爲里積至五州之鄉萬二千五百家而制一軍則爲家出一人以丘甸論之自八家爲井積至四丘之甸五百一十二家而起一乘則爲六家強而出

一人故朱子曰周制都鄙以四起數至六家始出一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用之最輕此又似謂鄉遂之兵無所調發也孔賈鄉遂出賦不已之說其果然與夫一家而出一人與六家而出一人相去五倍鄉遂苟無調發則亦宜與丘甸同耳而其賦如此鄉遂豈不重於丘甸邪朱子雖欲強爲之解亦難以文其政之不均矣蓋亦直斷其爲臆說乎且先王之用兵也諸侯會以聽禁未嘗遠出兵車故書曰六事之人恭行天罰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孟子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若方叔

禮樂卷之三

五

征荆而以車三千則總計六軍所部之車數此皆天子畿內自出六軍也惟所至之鄉境則各從其方之便而有應援之兵其他則無所煩焉何則畿內之兵衆本有餘也而謂徵兵諸侯不已必盡其境內此豈先王懷萬邦之政哉陳祥道曰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徵兵於諸侯不止則諸侯闔境出焉然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左傳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又曰諸侯敵王所

愾則出軍之法顧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此謂倉卒之變方伯連帥可以因近地之兵而專成者耳以此矯賈氏虛內之失是或一道也若山堂章氏論天子命將而曰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是專用諸侯之兵供重役而畿內無所調發也而可乎夫諸侯之兵不足以當畿內之衆責之重役夫豈能勝至於軍興餉餽雖難遠輸囊橐累糧之外亦必輕賫隨宜處備豈可盡煩諸侯哉故先王之寬商賈於此亦賴其貿遷若周禮賈師所謂凡國之賣買各帥其屬嗣掌其月師役會同亦如

禮集卷之三

手

之者而所調發之軍亦使分供百役故所至之地秋毫無犯而歸市者可以不止芸者可以不變也豈若後世之毒天下而不知恤者哉○又按天子之兵出於畿內本皆農也當其未爲兵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武事其所素習者也每歲則計其丘甸所應出之兵至冬番上統於司馬當時必有部分之制而今不可詳矣要之先選其忠勇尤精武藝者以衛王宮則不復他用蓋古者禁兵不出以重宮衛故也其次則以守京城其次則以聽四方之征調其次則以應卿大夫士車馬僕從之役其次則以供送迎賓客擔

擎來往之事此皆可以更番上下者也其供百役者一時奔走未遑則姑聽其終事若番上之兵豈可使之偷惰哉故宮衛之徒宮正領之城守之衆祈父領之各有專官掌其政令教之時肄以精其能雖軍政寓於四時之田而閒暇之日則恒所訓練也兵非常習安可言練如此則武藝益精不患於弛而天子萬乘三十萬入之中調用自足且兵精而亦不費於多矣奚必取賦不止而盡徵天下之兵乎○又按大國三軍井賦三人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井賦四人重於大國四分之一者必以次國小國外事之役不及

禮集卷之三

手

大國之多其法自有以均通勞逸而亦不至於偏重歟別有說在前郊野圖下○又司馬法謂兵車一乘馬牛戈楯備具是計地令民自出也此非民所能爲孔穎達疏坊記一段深得先王之意今附於下云孔穎達坊記疏曰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云毀折入齋于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買馬死則旬之內更司兵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

及其受兵輸亦如是是國家所給也

今按天子畿方千里歲入本充凡車甲兵戈牛馬之類皆能自備如周禮所載則有中車以授車有馬質以授馬有牛人以共牛有司兵以授兵有司甲司戈楯司弓矢以各授其器不待取具於民間也假使民間爲之則器物不齊烏能賴其用哉不惟不能賴其用而煩擾殆有甚焉故禮問國君之富則數馬以對詩言秉心塞淵騅牝三千又言思無疆思馬思臧皆諸侯自養馬之證齊景公千乘大國也一車四馬故有千駟之富則天子萬乘當有四萬匹此常數耳鄭

禮疑卷之三

兵

玄因見校人天子十二閑其數止於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六閑其數止於千二百九十六匹而鄉師均人皆掌牛馬之政縣師遂人遂師遂大夫皆及六畜之稽牛馬亦與焉遂以爲校人之馬皆君所制非爲民賦而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爲民出軍賦無與於國馬之數陳祥道因之亦謂周制凡軍之馬出於民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反以齊景公千駟過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謂其僭侈踰禮於是官民通牧之說行而小民受養馬之害矣夫周禮末世之見也豈足盡信哉先王之制一乘賦三十

人止供力役故孟子但言有力役之征而未嘗及出車備器之說惟以一車四馬乃三十人之所共守說者因以爲丘甸所出耳其實車馬甲兵各從官給雖有革車輕車衝車輜車副車之異名亦隨公家所部署耳別無副焉此外又有所謂牛車者則民間私用之車而不與於兵車之賦也此其所以事不煩而民不擾歟且器物既成不皆屢換雖有損折舊實猶多數歲較中隨宜脩補其費亦易給也比於民間歲備豈不力省而功倍哉故孔氏此疏可謂深得先王之意矣然於春秋成元年作丘甲疏則又曰長轂車馬

禮疑卷之三

兵

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所共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若一甸出車一乘則一乘甲兵甸之所賦觀此則前疏所謂國家所給者乃謂鄉遂以其家出一人役重不能堪也而七十五人之制鄉遂所無蓋指丘甸而言矣鄉遂則役重而賦輕丘甸則役輕而賦重以此通融政亦繁瑣孰若均爲一法乎故竊謂周制田皆八家同井而兵皆一乘三十人固無鄉遂都鄙之別也前已備論之矣○又按古者兵賦出於井田國無養兵之困而兵器製於官府民無備物之

勞此法之甚善者也至於歲冬番上為兵非有四方
征調則一年常在京師其有巡邏擔擎之事不過役
於四郊五百里之內無戍邊漕運之勞至於後世則
戍邊漕運皆取於軍甚至工役亦取用焉軍亦有所
不堪矣凡此皆由不知古者制軍之法故耳或曰工
役古有別征漕運原非古法則信然矣謂戍邊之事
古亦無之程子何以有古者戍役防秋之說而朱子
引之以釋采薇之詩邪曰程子之說蓋亦後世之見
也今觀采薇之詩其辭意似為勞將士而作但以其
有我戍未定之一言而遂謂之遣戍役之詩殊不知

禮樂卷之三

四

古者諸侯之國各自為守如韓侯之國近於追貊則
使之續祖考而榦不庭因百蠻而受北國與夫晉使
重耳居蒲以備狄趙使李牧居鴈門以備胡固不待
天子發兵為之守也若獫狁孔熾而出六軍以征之
待其事平而始復如周公征東三年不歸者亦以戍
名則出於不得已耳不可以為常戍之證也苟謂番
兵出戍兩暮而還為定制則逆人情冗國費甚矣此
豈先王之政哉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康侯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千

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
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
甲是一甸共百人為兵矣

今按杜預註謂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欽也此則丘出
甸賦加四倍而為三百人矣夫甸出一車凡七十五
人之說本非諸侯軍制蓋甸有四丘即一成之地也
成為百井自井出一人至成當出百人而為卒大國
一同之地為成者百則得萬人而為軍卒者蓋即古
百夫長總領之甲名也井出一人則一卒百人為一

禮樂卷之三

五

甲井出二人則二卒二百人為二甲井出三人則三
卒三百人為三甲由是而積至萬人則大國三軍之
數也今魯丘出一甲則四丘為四甲而有四百人矣
夫四丘共出三百人為三甲此舊法也而今丘各出
百人焉故謂之作丘甲耳杜預之說本魯國之常惜
乎其不知此也其詳已辯於前而成公益兵之罪亦
自見矣

班固曰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
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
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

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
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
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
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
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
除山川沈丘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
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
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
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
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禮記卷之三

卷三

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
之主

今按班固此條純用司馬法一乘七十五人之說畧
不及於鄉遂制軍之法其所去三千六百井亦不合
於三分法一之數此與註疏之說不同者也其餘則
固禮家之意夫以七十五人起一乘則萬乘當爲七
十五萬人兵亦烏用如此之衆哉前已屢辯其非矣
但曰因井田而制軍賦則有合於先王之意耳蓋制
地分田容民畜衆則均丘甸之征而卒伍之部家
有土著用異市驅故歲以冬更丁皆壯役所謂寓兵

於農者如此若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法乃通在
鄉同績武功者言以爲更番之備耳非專指番上卒
伍之兵也卒伍之兵已有部分宜專肄習不然則訓
練不精何以應敵古者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蓋都試
也豈特講武於一時哉而况徭役車徒官有常用倉
卒變生不時調發豈宜取辦於田畝邪唐太宗日引
諸衛將卒數百人教射於顯德殿庭宋初有日習武
技之法後又有夏三月止習短兵春秋大教弓射之
詔其知此矣胡康侯云侵伐事畢則車復於甸甲散
於丘卒還於邑是謂從田畝調兵而非國家所素備

禮記卷之三

卷三

也夫兵農雖同原迭用而其業不得不分若臨時就
農取兵則緩急難齊何及於事哉此迂儒之談耳其
說蓋本唐之府兵然亦不知府之所籍皆以材力入
選而常加訓練之兵其器具雖民自備而亦輸之庫
不待臨時取辦也故因井田制賦之法而併及之○
又按朱子曰萬乘之國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
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
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又
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所謂采地者蓋本諸班固
然班固以百里出車百乘而朱子則以百里出車千

乘有不同焉何則諸侯一同百里當出千乘而天子一同之地則出百乘此天子諸侯出車輕重之差也前已論之矣夫天子之公卿十取萬乘之一豈宜以百乘言哉既曰千乘之家又豈宜以地方百里言哉故千乘之家方千里內取萬乘之什一也百乘之家方百里內取千乘之什一也以地方百里言千乘之家則王畿之內爲方百里者百是爲百而取一矣以地方百里言百乘之家則不得不增千乘之國爲三百一十六里之方矣此其爲說各有不通者也至以家乘爲采地所出則又不可夫公卿大夫士所食之

禮疑卷之三

聖

采即爲助法之公田有分地者也車乘則通國之所賦就其中十分而取一焉耳豈有專地哉故以采地即爲出車之處則非矣餘見下文

孟子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朱子曰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

今按臣取於君之乘皆賦其人千乘爲人三萬百乘爲人三千計丁出役以供輿夫出入賓客將迎之用者也十而取一但可言於當國大臣之一人耳以其官盛務繁用度宜廣必以什一庶不困窮若其餘諸卿則事務漸少數宜有差天子之卿不必皆千乘也

大國之卿不必皆百乘也否則天子有三公九卿如皆千乘焉則萬乘之中去九千乘矣大國有三卿如皆百乘焉則千乘之中去三百乘矣公室之車餘幾哉故畜馬乘伐冰之家皆諸侯之大夫也則但有畜馬伐冰之夫以供其出入之用而已固不與百乘之家同等也觀孔子稱陳文子之富止於有馬十乘亦可以見不皆百乘之證矣且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則非強家又安能行弑君之事哉故十分取一之乘專爲當國者而言故如此其多也多與之乘聽其制用而不

禮疑卷之三

聖

稽其所餘則當國者不患於貧而亦如用已財無妄費矣此民賦之所以有常而國用之所以不因歟若有調發則公私同征其乘非私家所得專也○又按鄭玄釋賦以爲出車徒給繇役繇役即車徒之繇役也豈若今之別有一項均繇差役哉今之弓兵舖兵獄卒驛卒祇候馬丁之類皆均繇之所編也軍旅之外別應均繇一年猶漢所謂正卒給中都官唐所謂防閑庶僕白直執衣也古者豈能無是役哉故千乘之家百乘之家與夫十乘之家畜馬乘之家其所役門幹僕隸之等差皆取足於軍旅而軍旅之中自禁

衛之兵不出率以一年罷遣外其餘諸役皆可按季更番至於後世士大夫之從人猶名軍將而宋建隆以後常以軍供百役如京諸司庫務役兵與夫馬遞鋪兵祇應以至迎送官員擔擎來往皆取諸兵士則意其猶古法也夫迎送官員擔擎來往之事則周禮罪隸註所謂小役若牽傍者是也此四時常有之事宜皆役之罪隸罪隸不足而濟之以無事之兵亦庶幾焉但黃河執役并修葺倉營城池此宜專役於冬月者也不出於歲用民力三日之內而併取於軍則一切之政而與古異矣嗟夫兵農既分而稅混於兩

禮疑卷之三

七

尚安望其能有條理哉詳見第四卷宋田制及卒役條下又考司厲之職掌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之奴是為奴婢即漢之隸臣妾也司隸掌隸法有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皆奴婢之任役使者也古者卑隸之役必亦以奴婢為之故有罪隸之法但當時化行俗美犯者不多恐不足以充用則亦必以出於車乘者為常役耳○又按成周賦稅雖出於民而輸於官然必有長吏督率之者故敘鄉職以附於後

鄉職

周禮里宰每里下士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序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今按里宰即古之邑宰也孔子云千室之邑可使為宰則因其聚廬所治必廣非必二十五家之里也蓋古者天子畿內提封萬井當有八百萬家合千室而置一邑為宰者已有八千設官太衆矣而況未必限於千室始置一宰乎竊意古者邑之置宰雖有力者主之大抵由民所推故俸祿皆民自給不預於天子設官之數家臣亦然觀原思為宰而孔子與粟九百

禮疑卷之三

七

蓋自分其祿以食家臣也推此義則邑宰必非若卿大夫士之有公田矣不然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當時豈無邑宰與其有司衆職而設官如是其簡邪故知周禮官數之多皆盡鄉職而又濫焉非古意矣衆職謂分任邑中比閭族黨之事者如漢三老嗇夫游徼之類是也故賢者以之申明教化老者以之督勸農桑壯者以之催徵追捕皆邑中之所自署亦非若漢三老之有秩而官給祿也法從鄉立豈不易簡哉且同井八家田皆均授凡有輸納止於五百里之間家家可以直達人人可以親齋或配貼通融或分

番更代戶無貧富之可言事無安危之可擇惟虞夏法莫敢推奸故徵令一行而事畢集矣豈若宋以里正爲衙前而展轉避役者哉知古鄉職之法則可以知末世之弊矣

孟武伯問求也何如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

禮樂卷之三

聖人

曰二子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今按千室之邑有邑宰百乘之家有家臣皆謂之宰

如仲弓爲季氏宰原思爲孔子宰家臣也其餘則皆邑宰費雖季氏邑然其采地之公田在是遂爲季氏所據耳實亦邑宰也宰雖有邑長家臣之不同而其職一也觀孔子告仲弓先有司之一言則宰固當有有司分任其事矣此數條足以見古人爲宰之道大抵以學道愛人爲主而舉賢才以分任有司之事則民心附而數可稽上今行而事易集否則雖欲言治皆苟而已

禮記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

鄭玄曰術當爲遂古者仕焉而已歸教於閭里朝夕

禮樂卷之三

聖人

坐於門門側之室謂之塾

今按此皆鄉學之教及年十五擇其俊秀者升於國學而爲士餘則歸農矣公羊傳所謂里巷中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旦開門坐塾上亦學記之意也蓋欲使民勸莫切於舉善而教不能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豈俗吏所能爲哉

讀禮疑圖卷之三

諸禮疑圖卷之四

禮圖本原

會稽季本編

古者聖人爲治必以養民爲本當法制未備之時如烹小鮮未宜撓擾則因天地自然之利而順農時禁數畧時斧斤以樽節愛養之使民飲食材木足以充用庶無憾焉及養既有資法制可備則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使有常生之業不但休養生息期於小康而已此至誠悠久之道也三代之治功至周大成然壞於春秋戰國泯滅殆盡至併其籍而不存重以周禮

禮疑卷之四

十

維衰世之事附迂儒之言富國強兵之說行而先王之法亂益甚矣惟孟子猶能言其大畧則讀禮疑圖之所本也故備述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朱子曰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併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

今按織麻曰布析絲曰縷帶縠曰粟脫縠曰米布縷出於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

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在秋故秋征之力役出於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而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雇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三者之外別無征焉而取之又各以其時亦可以見民之不擾矣詳見前卷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畧不入沔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

禮疑卷之四

上

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數密也罟網也沔窠下之地水所聚也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又曰庠序

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復之意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今按王道主於得民心始之以順民之情生死有所賴焉此仁心之所發端也終之以制民之產教養無所遺焉此仁政之所推極也仁政不可以急行而亦不可以不行故其施爲之序如此說已見前禮圖本

禮疑卷之四

三

原總論下又按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故或言八口之家或言數口之家庠序是鄉學之教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者也此又仁政教養之序而王道之所以成也餘詳見第一卷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朱子曰九一者井田之制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

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

今按文王之時有罪未嘗不刑但養民有政以遂其恒心而刑又不及無辜之妻子則非罔民也先斯四

禮疑卷之四

四

者非別有一事以先之蓋加意於窮民之無告者欲使親戚相調鄰里相恤耳若家賜而人與之則勢有所不能遍也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則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朱子曰西伯即文王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

樹謂耕桑畜謂雞彘又曰田中不得有木故於墻下
樹桑以供蠶事

今按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是王者皞皞之氣象若家
賜而人益之則為霸者驩虞之政矣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
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
願藏於其市矣關市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
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
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
氓矣

禮樂卷之四

五

今按王政必以用賢為急虞書稱安民而首及知人
大學論理財而推本用人凡以急親賢為務也故孟
子論王道以尊賢使能先焉此賢君之所以必本恭
儉而分田制祿所以不可偏廢也歟商藏市言居貨
旅出途言行貨詳見第二卷助即上百畝之夫所助
耕者詳見第一卷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
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
為已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
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
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
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
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
父母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
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禮樂卷之四

六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使異
閭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
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
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
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
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鄰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
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
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今按恭則以禮接下故有制祿以養君子之法儉則取民有制故有分田以養野人之法公田私田上下各有定分此井田之所以爲善也田既均平民皆得養然後遂仰事俯育之願於是禮義易興而老老幼幼各親其親各長其長矣庠序之教亦是達其孝弟之本心而已導妻子以養老亦豈外於孝弟哉惟凡民中俊秀者則年登十五不使歸農升於國學以手養之而講修已治人之道與鄉學之自善其身者異矣故庠序者鄉學也所以善民俗者也古之治道不過如此餘詳見第一卷

禮樂卷之四

七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則卿也當聞其畧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

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禮樂卷之四

八

里之地是通於天下卿大夫士所受之地所食之祿是通於天子諸侯之國中皆言班祿之制也班祿之制即前章井田中制祿以養君子者區處停當條理分明非此則無以見古人田祿之差然孟子猶自謂所聞之畧則不知當時所謂詳者又何如也詳者既已去籍不傳而周禮封國設官取民制用之說果何據邪蓋有以知其必爲衰世瀆亂不經之書矣餘詳見第二卷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

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也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今按國家賦稅皆出於民故天子千里諸侯百里皆據井田實地而言雖都邑苑囿猶當不在其內少則不足於用多則太過於封皆不可也儉者止而不過之意如此則班固所謂諸侯一封國方三百一十六里者非矣魯地方五百里皆吞併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必在所損則周禮所謂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者

禮記卷之四

九

亦非矣世儒不信孟子之言而其說遂紛紛焉然則舍孟子其將何所折衷哉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今按貉北貉夷狄之國桀夏桀暴虐之君什一之稅天下中正也少取則國用闕多取則民財傷因田之

多寡以為什一之稅因稅之多寡以制取用之節此上下相安之政也若能量入為出則三年之耕必餘一年之食以備歲凶何必輕之於什一之道而不為久遠之圖哉故為政者節用愛人勿至因出制入而已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按禦暴謂譏察非常為暴謂征稅出入蓋關譏而不征文王之政也今則征賈之貨矣言此以見關之有征是衰世之事

孟子曰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

禮記卷之四

十

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今按有司者治之謂治以市官之法如分地奠居審權謹量禁靡除詐成價止訟稽奸去盜之類此廛法也文王之政廛而不征則征商古所未有特始於賤丈夫蓋亦衰世之事餘見第二卷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損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范氏曰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今按孟子當戰國征歛無藝之時未嘗遷就世俗之說只主於行文王之政與有若告哀公蓋微意同可見孔門之學惟有王道一端耳若末世之見必以國用不足而橫征雜賦有增無減矣○又按古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其詳無所考見惟田祿之有制關市之無征則因孟子之言而可以見其大畧有志於用世者宜於此求焉

禮圖參考

禮樂卷之四

十一

先王之法壞於春秋戰國至秦而蕩廢盡矣漢初去古未遠興復何難而因循秦舊不為遠圖民無恒產百度皆非是以未及百年法已盡弊但其始年政依寬大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故文景繼之亦成富庶然而經制不立後嗣何規至於國置民窮日不暇給人皆矜矜稱貸不遑豈為民父母之心哉木世英若雖有損益抑又不及漢矣故述漢初兵農所由稍加論敘以其近古猶能存什一於千百焉耳自漢以後大畧可見矣蓋於讀禮疑圖亦有足相發明者故名其篇曰參考而分為田制軍制二類云

田制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曰經訓常言封君以下皆以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常稅為一年之費也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太倉以積官儲者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禮樂卷之四

十二

今按漢仍秦舊貧民耕墾富家之田十分之中以五輸田主但於田主所得五分之中率十五而稅一至平帝元始時總計天下定墾田不過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以周步百為畝之法約之得周田一千九百八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六萬四千頃此漢之極盛也不及周家王畿內外田四分之一畿內之地抑又少矣況當高祖初年度田未廣諸侯分封又皆自食其地天子止有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而十五郡之中又往往有列侯公主之邑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

費而十五郡租稅之入又於田主所得什五之內止取十五分之一其征其薄矣故轉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者僅有數十萬石併京師內史而計之亦必不能過百萬石矣夫周之田稅未嘗資於畿外也即畿內千里之地百萬井之田當有公田一萬萬畝以上農夫治田百畝歲收粟一百八十石為米九十石者而計之當有米九千萬石視漢幾多百倍而漢之所入將何以能充哉所恃者恭儉而已夫為民立君欲使天下之歸於平也必竭心思以計久遠垂典則以貽子孫故立什一中正之法使用者不至匱乏而供

禮樂卷之四

五

者不必加增然後相安於無事而得以長治也豈但為苟且節約之政以谿道取驩虞於目前而已哉漢高以創業之君起周京之地當時遺老豈無一人知先王之意者哉果能誠心為民勤勞不倦而群臣之中復以王道相勸則必先登民數首正經界因民授田因田制賦而量入為出使有贏餘何患乎財用之不足也顧佐命功臣類皆俗吏賢者莫如張良亦一黃老之學耳故當天下既定遂以休息為期民之貧富不復經綸而終漢之世無善治矣且因出制入豈經國之道哉惟以人方厭亂國事不煩而蒞眾以寬

約法省禁故十五稅一而足耳至武帝志存經畧喜於有為則府藏皆虛國用遂屈而管鹽鐵置平準等緡錢增口賦稅舟車權酒酤賣酎金贖死罪盡龍天下之利而不惜民財之窮豈非因出制入之家法有以啓之邪後世田賦大失古意皆自漢始故備論於此以見創業者當以民事為急使後世有法守焉可也

高祖今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八月初為筭賦

如淳曰漢儀註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

禮樂卷之四

十四

百二十為一筭為治庫兵并車馬應劭曰漢律人出一筭唯賈與奴婢倍筭

今按漢初用莢錢索隱曰莢錢重三銖當今之一錢二分五釐杜佑曰重銖半則其數減半佑必有所受矣然其直亦未有考也今姑以銖半者大約計之一筭多亦不過當銀一錢二分之直與王莽時朱提銀所直之錢不同蓋錢重則民不堪矣惟其直輕故一百二十之筭遂為歲賦之常而民不以為苦也至十一年詔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取以為獻今諸侯王通侯每歲以十月朝獻各以口率人歲六十

三錢以給獻費蓋餘五十七錢仍留郡國自用而所獻算錢與田租皆治粟內史所領之經費也但車馬兵甲之需古者取於粟米布縷之餘而漢則別爲一賦買人倍之大畧與九賦同已說見第二卷太宰職下矣兼併之家多畜奴婢而無限故亦倍算以抑之也然漢於布縷未見有征焉豈其以布縷爲園市之所出而別以供天子之私奉養歟母將隆言於哀帝曰大司農錢乘輿不以供養供養勞賜一出少府大司農即高帝時治粟內史掌穀貨以供軍國之用者也少府掌天子之私藏者故文帝時賜九十以上者

禮樂卷之四

五

帛及絮武帝時賜三老帛九十以上與鰥寡孤獨者帛及絮此皆勞賜之物少府掌之而大司農不與焉但漢時重用錢嘗以錢代租而內史所領惟有錢穀二事故於布縷常畧言之耳宣帝時貢禹欲罷鑄錢而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議者謂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議寢不行至章帝時張林以穀貴錢賤欲盡封錢而一以布帛爲租於是布帛始迭爲用而漢初之以錢爲重也因可見矣然則口算之賦亦因布縷移於別用而變其名耳然當時又有戶賦如貨殖傳所謂秦漢之間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

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者意必郡國未定口算時之賦邪既定口算百二十而戶算猶如故或更益之故曰今獻未有程也減五十七錢以留郡國而戶賦之紛紛者盡可省矣茲非高帝之惠政歟○又按漢司農掌經費少府掌私奉養其職不相闕故鹽鐵山海之藏本屬少府武帝以經費不足以屬司農上林鐘官本掌鑄錢以上林財物衆乃今水衡主之亦天子之私藏也故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應劭註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出水衡錢言宣帝

禮樂卷之四

六

即位爲異政也夫天子而有私財示人不廣雖周禮有內府外府各專所用蓋亦衰世自便之事非先王之法也宣帝之出水衡錢以供司農之用蓋知此意矣其後光武併禁錢掌之大司農以絕一己之私當時豈無宮掖之私費哉夫宮掖之費亦經費也雖有私與自可周於奉養之餘量度宮中應用一歲幾何量數奉入苟加節約亦自有餘何待私藏而後可取足邪至唐以正庫爲左藏而私藏則爲大盈庫猶西漢之舊也其後併左藏而歸大盈主以中官則天下之財盡爲人君私藏而有司不得程其多少矣此其

所以進奉羨餘日增不足與若宋亦有內藏諸庫如封樁者然皆蓄積以待非常軍興賞賚則用之災傷賑濟則用之財用乏則出以助之非以自奉也故仁宗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然則所謂內藏者其即魯人長府之類歟雖藏於內而實司國計者之所宜總會也否則利權分於多門職守牽於衆主費出無經而咎愆不任國事何由而得濟乎

景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
今按三十稅一以官計之稅爲甚輕以民計之則富民之田爲貧民所耕所入之稅各得其半則貧民之

禮樂卷之四

七

租已去什之五矣如耕三十畝之田當得租六十石耕者止得三十石以其半與田主是什而去五爲耕者言也若富民有田者得三十石是不耕而坐收租者也官家優惠乃三十分而取其一又豪強者占田逾多而稅益少豈不資強豪哉三十稅一比之十五稅一者益輕雖不可以爲中正之法然非恭行節儉何以能賦薄而用充哉此亦可見量入爲出之效矣
○自此以下田租皆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計數
董仲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

五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併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然後可善治也

師古曰名田占田也

今按奴婢者有罪沒入官役作之名男曰奴女曰婢漢初高帝令民得自賣於是豪家遂多鬻奴婢以供役而得以擅殺不但奴婢凡佃客耕豪家之田亦服屬之矣夫人得賣買則丁多隱蔽而民數不可以周稽田得賣買則戶多兼併而民生不得以均養此皆廢井田之所必至也後世皆以井田爲難行者拘於

禮樂卷之四

六

周禮遂溝洫澮井邑丘甸之形謂其截然正方整如棋局故也殊不知孟子當井田既廢之餘而力勸滕君行之不過正經界之一言耳經界之中但足九百畝之田即爲一井而田間水道則可聽其自治矣何必一一與之渠置路哉當洪水初抑之時天下皆無可居之地而大禹畫野分州則田定賦雖充土最下之區亦攸同於十三載之內固無不可爲之事也當時但以未見貢之不善故不必變耳否則田亦何難於井哉井田之法非始於黃帝蓋法之最善者莫如井田使果先有此制則堯舜當必因之禹又豈肯

變而爲貢哉。蘇老泉謂井田始於唐虞，蓋亦不察乎此矣。然則井田無難待人而舉，其入亡則其政息所難者在人耳。以高帝之才，畧猶不能復他，又何望焉仲舒限田之法，井田之遺意也。而去奴婢之一言，又限田之先務也。蓋民數者，國之本，民數不周，則事皆失實。雖欲均田，亦苟而已。故有實德以聚人而處之，有方則民數無不得矣。有實德以制產而行之，有漸則田數無不平矣。後世所以雖嘗舉議及此而訖無成功，其咎在德之未實耳。而豈法之果不可行哉。王莽篡位下，令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

禮樂卷之四

九

陵劫候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今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過八，而田滿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者至死。制度不定，吏緣爲奸。天下警蹙，陷刑者衆。莽知民愁，下詔王田及私屬皆得賣，勿拘以法。

今按王莽之令，亦董仲舒限田之意也。德不足以服人而欲以政刑一天下，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而況制度又不定乎。自莽以後，言均田者多矣，皆此類耳。何惟乎人心之不信從哉。○王莽本在文帝後以限田類從董仲舒耳。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張倉定律，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春滿二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免爲庶人。

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取新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

如淳曰：城旦者，論決輸邊，晝旦防寇，虜夜募築長城，春者婦人不預外徭，但春作米。

師古曰：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爲隸，臣隸臣一歲免爲庶人，隸妾亦然。

禮樂卷之四

三

今按漢改秦正卒一歲屯戍之法，有罪謫乃戍邊一歲，此城旦亦戍邊也。云二歲者，蓋文帝自肉刑重罪減從完者而言，謫戍之重者也。隸臣妾即官奴婢也。司寇罪之降爲防寇者，即周禮司隸所掌隸法有博盜執人之事，蓋官所遣之辱役也。作如司寇，謂比於司寇之工作，如罪隸所謂守王宮與野外之屬禁則今巡警之役也。蓋又輕於防寇矣。城旦春二歲，鬼薪白粲一歲，通爲三歲，又加隸臣妾一歲，此四歲刑也。漢初亦以城旦春爲四歲刑，至惠帝初年以城旦春者分爲鬼薪白粲降三歲刑，而文帝又定此律復爲

四歲刑也。隸臣妾二歲，又加司寇一歲，此三歲刑也。作如司寇，謂正司寇二歲刑也。此皆刑徒輸官作者也。自古有之，如傳說為胥靡箕子為奴是也。周禮有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使今之小事。凡國若家牛助則牽，傍註謂役給其小役牛助轉徙也。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即今擔轡牽挽之役。夫在古亦任除治煩汙之辱事役之小者也。若大役別有歲用三日之庸，非隸所供。故云小役耳。漢承秦亂，犯法者多罪謫之徒，動以萬計。故惠紀發諸侯王列侯徒隸至二萬人，昭紀發三輔太常免刑之徒，宣紀發三輔中

禮樂卷之四

主

都官弛刑之徒，雖不言其數，而以徒發多可知。已漢初庸法未有常錢止役囚徒，似亦充用。然凡有興作，往往兼發軍民夫軍者聽調之卒，取於一歲力役之征者也。民者歸休之人，取於一月踐更之外者也。得無謫徒多所隱占，倉卒無以應實用邪？抑亦以工役非常而徒隸有所不足邪？觀惠帝時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文帝時大興卒塞金堤，武帝時河決瓠子，注鉅野，興人徒塞之。其後穿渭渠、河渠、洛渠，與塞瓠子決河，皆發卒數萬人，夫力役聽調之卒，本皆自備衣糧者也。宜未與直焉。民則不知何以處之。

至元帝時，治河卒非受平價者，為著外繇。六月孟康曰：外繇，邊戍也。師古曰：以治河卒有勞，雖執役日近，皆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蘇林曰：平價以錢取人作卒，雇其時庸之平價也。如淳曰：律說平價一月得錢二千。如此見當時卒多雇募，而官無見錢，故未給直。姑增外繇為六月之久，而著之於籍，以酬其勞耳。此見漢庸之無常法也。然漕運則常用卒，故宣帝時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運山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非如唐之以民丁送租，而量其水陸之直，斛計庸錢者矣。此漢養兵之費，尚未甚廣，而何元帝時

禮樂卷之四

主

遂無以給治河之卒乎？漢之庸法無可考。姑述徒隸一節而附論其下云。

魏武初定鄴都，今收田租，戶絹二疋，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

今按漢初但以田出租，口賦出錢，未嘗以布帛為調也。惟章帝時始以布帛為租，亦不過因錢賤為通融之術耳。然其名為租，則以當時租亦嘗用錢代故也。自此錢帛迭用，故齊竟陵王子良曰：錢帛相半為制永久，而布帛本征，混於園市私奉養之租，已失先王調布帛之意矣。三魏始以田出粟，戶出絹二疋，綿二

斤而有布帛之調必因漢不以布帛入於粟米之經費而又混於錢中故特分一調而於算賦則不復言蓋欲正粟米布帛二征之名以附於古義耳然觀魏武之調戶調也其調尚輕後魏孝文變戶調爲口調其調始重矣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實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夷不課田者

禮樂卷之四

三

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陰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舊人以爲衣食客佃客官品以爲差降

今按此晉武帝太康之法也云丁男之戶至遠者或一丈是言戶調絹布之法云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至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是限庶民田之法男子女子以戶長言其外丁男丁女以戶丁言皆年十六至六

十之正丁也次丁男女皆年十五以下至十三之次丁也戶丁次丁皆與戶長同一戶者也義米見後北齊均田條下云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品十頃是限京官田之法皆占田以爲永業非職田也外官之限未有考焉云各以品之高下陰其親屬至以爲差降是後世優免之例衣食客即僮客也佃客即佃戶也東晉以後又有典計皆京官所附陰之人也是時官奴婢皆放復籍其良人遭難附於士大夫者謂之僮客武帝時雖有限田之令不三十年而王戎田園水碓周徧天下在群臣已不能守況能及於遠乎宜乎江

禮樂卷之四

三

左別有更制也歟降及孝武田亦難定而王公以下止是計口稅租唯蠲在身之役則隱占之多因亦可見不得不爲一切之政矣○又按隋志載東晉工役之法見下條

東晉寓居江左以來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以下佃客每品減五戶典計多者不過三人少者止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衣食客亦自三人至一人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綿三兩絲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

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丁男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其田畝稅米二升其度量三斗則當今一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

今按此隋志所載東晉江左之制也蓋變太康之舊矣丁男計成丁之男而言也丁男租米至於五石而其量又以三斗當一斗調則稱尺亦增不知庸法歲役二十日其外又十八人而出一運丁其重何以能堪也會計當時贏縮之數不可得而詳但以晉極盛時戶口論之僅得漢六分之一而當時用度又廣雖

禮疑卷之四

十五

欲輕賦安可得哉既不能輕徭薄賦以結人心欲限以一切之法裁抑衣食典計佃客之數人誰信之此永嘉喪亂人多饑乏所以更相鬻賣而卒不能禁也歟○晉制本無足取特以後魏均田之法本此故備述之

魏初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歛倍於公賦孝文太和間給事中李安世上言州縣之民年儉流移棄賣田地漂居異鄉強家豪族肆其侵陵爭訟遷延連犯不判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

九年十月詔均給天下之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贏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終身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女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皆從還受之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力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

禮疑卷之四

十五

受○又民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又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牛以此為降大率十疋為公調二疋為調外費三疋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

今按蔭附謂衣食典計佃客也均田所以招徠蔭附將使衣食客之類皆為齊民民間又安有奴婢哉奴婢是沒官者人皆賤之不欲與齒既放從良則亦與齊民無異故別授以田使自為戶然必因牛而授之限止四牛謂一戶之數止此不欲過也其牛有官給

者有非官給者非官給者聽其賣買故隨有無還受奴婢八口當一夫一婦之調其所以取賦輕者優之使樂於復業也自魏晉以來崇世族而賤寒門嘗為奴婢者永不得齒焉故優之使與良人相似也露田不栽樹者蓋亦無主及戶絕之田也其有主者則栽樹而為世業之田所謂得賣其盈正指此耳所受之田即露田也露田不若桑田之成業故率加一倍其最下者則再加一倍率倍者兼一易再易而言皆同於周禮一易之地也再倍者專指三易而言惟此比於周禮再易之地也如此則桑田當為不易之地矣

禮疑義考

卷之四

一夫一婦乃成家初受田男夫止給二十畝謂原無世業田者及課謂及十五受田之年也桑田使之用力栽種以其私家所成故與為世業不在還受之列但有餘者許賣取於足其二十畝之分而已所謂有餘乃是未均田時所原有之業即前有主田也均今既行則安得買過所分哉若露倍之田則口分田也皆以無主戶絕而沒為公田者給之不得私賣買也孝文此法雖本晉太康而田里區分頗有條貫分給公田無奪奪富人之擾聽賣私業有損歸畝限之期不特視晉為善而後之行租庸調者鮮或過焉但愛

有未洽而信不孚事有異宜而法難一計口而調及於耕牛此非可久之道也但經累朝戰爭殘殺之餘土曠人稀利輕命重故若可行耳後三年韓麒麟言京師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民三分居二工商之族僕隸王食耕者日少田有荒蕪則亦無實效矣○後魏庸法無可考孝文季年於司州民十二夫內調一吏以供公私力役則漢更卒供力役一年之意恐非後世租庸調之庸也至西魏文帝作府兵而曰身租庸調一切蠲之則當時固已有庸矣

禮疑義考

卷之四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執事官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田二十畝為桑田其田入還受之分止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六斗奴婢準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今按北齊此制大抵與魏太和制同云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則兵亦在力征內也執事官謂京官之有職事者墾田亦名永業不言其數意必承晉武官以

貴賤占田之制未有改歟受露田者視魏加半其必
魏計正田之數而北齊則併言其所倍耳然亦可見
三易之田不再倍矣一夫一婦爲一牀墾租者田內
所出也義租者非田內所出蓋計戶口而稅也蓋謂
尚書省之臺宋孝王開東風俗傳曰齊雖有當年權
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未了者露田雖不
聽賣買賣亦無重責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似以
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宜以富豪牛地先給貧
人觀此則齊今其亦不久而廢者歟○又按北齊之
庸仍文宣九等戶之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則

禮記卷之四

三九

凡工役差役皆在其中矣然自魏以來運納租稅之
遠近亦以三等爲差則別有租輸三等九品之制而
不與私役法焉後世三等九則之法蓋本於此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
以上宅五畝口九以上宅四畝五以下宅二畝有室
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口
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疾者皆賦之有室者歲納
正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
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
若艱凶札則不徵司均掌之政凡人口十八以至

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
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若凶札無力征

今按後周倣周禮以行六官之政其司役所掌力役
工賦兵賦皆在其內庶幾近古但工賦歲至三旬兵
賦家起一人則過於信周禮而役太重矣

隋文帝自諸王以下至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
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
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
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
純麻土以布絹純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兩單

禮記卷之四

三

丁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令軍人以二十
一成丁每歲爲二十日役

今按隋初採周制置都督以酬功勞故在勲戚之列
晉制官以貴賤占田則一品以至九品皆有永業矣
惟國王諸侯未有永業故至此始併都督而給之其
受田多寡之數則莫考其詳以唐永業田親王百頃
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以至五品六十畝者觀之其
所損益亦畧可知矣絕兼絲也絲經泉緯曰絕四丈
曰疋二丈曰端自晉以下分田定賦之法數則或多
或少賦則或戶或丁蓋喪亂之後地曠人稀則田數

多輯寧之時地闢人衆則田數少草昧之初民勞事簡則賦以戶用繁之日民侈弊生則賦以丁皆因勢而爲重輕也此歷晉魏齊周隋唐相仍爲制其間損益雖有不同然大約主於因出制入之一言而已

唐高祖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桑榆棗及所宜之木身死則承戶者受之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受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

禮疑卷之四

三

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先貧及有課役者凡鄉田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比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絕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

六斗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水旱蟲蝗爲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劉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法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閒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爲虛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併似指以爲井田之比失之遠矣今按丁男田一頃內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

禮疑卷之四

三

狹鄉丁男授田止得四十畝減寬鄉之半一易者倍授指口分田而言三易之田雖寬鄉亦不再倍言授田一槩限於一倍而已此與北齊制同蓋已變後魏三易之田別有再倍之法矣至於工商之田狹鄉遂不給此皆以其田數不足故耳近地輸粟嶺南輸米見粟與米異也課謂租調役謂庸唐制本魏均田法租出米粟調出布帛庸出力役舊有此名但以人丁爲本因之以均租庸而立爲一代之法則自唐始然給田則多寡不齊量地則廣狹異制遷徙聽其出鄉賣買從其易業即其規限視魏孝文又繁瑣矣况

三者並征又皆戰國苟簡之法乎當時所以稱善者特以法度方立戶口方明以丁授田以田定戶人雖轉徙無所容奸耳玄宗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盜起兵興財用益屈遠近異規內外殊制而租庸調壞天下紛紛遂相兼併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歛以夏秋則不待楊炎而兩稅之勢已先成矣○調在漢時未立此名至魏武令收絹綿亦未定以為調也至晉武始立戶調之式而後絹綿之征遂名為調矣然後魏孝文調布帛以十疋為公調二疋

禮樂卷之四

三

為調外費三疋為內外百官俸自後多以帛充俸至宋給俸猶以帛綾則布帛之用不止為軍需也而蘇轍論租庸調則曰人入布帛以為兵之調又曰調者兵之所當費而宋志論布帛亦云承前代之制調絹綉布絲綿以供軍需豈以後世兵每資之故遂專主以為名邪○唐之庸也人率以歲二十日為常閭則又加二日其直則日絹三尺比古歲不過三日幾加六倍矣夫庸錢者本以備河渠梁道之修宮殿城池之建者也然太宗貞觀中則發卒以修乾元殿高宗顯慶中則發卒以鑿阿山梁玄宗開元中則抽衛士

以備三宮城浚池其他如德宗建中三年楊炎請於豐州置屯發關輔人開陵陽渠者不一而足楊炎在兩稅之後無惟其然太宗高宗玄宗時租庸調法尚未廢也何以工役之直不盡取於庸而或發卒或發人邪要之當時江淮粟至京師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率兩斛計庸錢千蓋古所未有之費而庸錢所用者庶不得不別出一途耳然亦可見其不能量入為出而倚於因出制入矣

禮樂卷之四

三

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分行括實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杜佑理道要訣曰宇文融檢責客戶除每州計會歸本貫外更令所在編附其寬鄉有剩田者約三四十州其浮戶任其親戚鄉里相就每十戶以上共作一坊每戶給五畝充宅并造一兩間屋宇開巷陌立閭伍種桑棗築園蔬使親隣不失丁別給五十畝以上為私田任其自營種率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為公田共令營種每丁一月役工三日十丁一年得

三百六十日營公田不啻得足計平收一年不減百石便納隨近州縣倉更無租稅既是營田且免征行按堵有餘必不流散

沙隨程氏曰唐令授田里長預造簿縣令總集應退應授之人對共給授律文脫戶者有禁脫口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但使後世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其為治豈易量哉中間法度廢弛凡史臣所記時弊皆州縣不舉行法度耳時天下有戶八百萬而浮客乃至八十萬此融之論所以立也

禮疑卷之四

手

使融檢括剩田以授客戶責成守令而不收額外之賦戶口既增租調自廣雖有不善其振業小民審脩舊法所得多矣故杜佑稱融之功當是時姚崇宋璟張九齡輩皆在豈雷同默然者邪故唐人後亦思之然陸贄稱租庸調法曰不檢閱而眾寡可知是故一丁之授田決不可令輸兩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闢走弄於其間也史臣謂州縣希融旨意空張其數務多其獲與贄之說背馳贄又言融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夫隱戶而不出剩田而不取則流亡浮客者何以振業之手揚炎改兩稅法固宜因融之善以

扶舊法去其不善務為簡易而不知出此此陸贄之論所以諄復而發也

今按宇文融欲修租庸調之法者也觀理道要訣所記猶有成周之遺意焉其曰一月役工三日營公田則歲當役三十六日通計一歲三百六十日而役三十六日亦十分役一耳而十丁共田一頃豈為過役哉當時民苦征戍之多撓壞租調之法故融以是救之欲使免征行而不流散也其意善矣而史臣或反譏之無亦未稽其實邪大抵州縣有司所以虛應故事不實舉行者皆由教化不明心術不正也故道德

禮疑卷之四

手

一而後風俗可同必有開雕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否則同歸於徒法不能自行而已融之失惟在不知以學術先正人心而欲倚法以一天下安能免有司偽增之弊哉後世之欲行善政者率類此耳程氏云一丁之田輸兩丁之賦者即蘇轍所謂為農者陰出游民之所入也○緡絲也以貫錢千文為一貫

德宗時楊炎為相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肅

宗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所司增賦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政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爲官爲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取應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皆統於度支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禮疑卷之四

三十一

今按兩稅之法合租庸調而分爲兩也夏輸即庸調秋輸即租也當租庸調之始制也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績布麻各從物力不强所無及兩稅之行則或以錢當稅或以布帛當錢雖得通融之術終非課役之常將使男有餘粟而減價女有餘布而折輸非所以利民也租庸調以人丁爲本其數可稽今舊法既亡人丁無據觀陸贄疏稱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則大異高祖太宗時矣故一以人之主客家之貧富爲差則奸人安得不開闢走弄於其間乎特以乘租庸調法弊之初少有裁正故人猶以爲便耳雖云

稅外不率一錢其後如間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而足然則天下豈有治法邪蓋不能量入爲出以立經用之節而徒欲因出制入以定會計之常則後人將謂國用不足可以加征而不知民貧則君不能獨富卒歸於亡而已故兩稅即租庸調租庸調即漢之租賦也制雖不同而計其所出不過田與丁而已粟米之稅則或以畝或以夫布帛之輸則或以口或以戶乃因一時輕重之勢固後世因出制入之常不足論也當其行時或便或不便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耳以其皆失先王之意豈可以爲久安長治之

禮疑卷之四

三十一

道哉久安長治之道愛民而已矣愛民則必能節用而民富藏焉當其危急之時則下必好義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財不患於不足矣浚民膏血怨對日深雖嚴刑峻罰徒滋離散耳亦何益乎

德宗罷諸道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使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

胡三省曰唐制諸州田賦爲三一上供輸之京師以供上用也二送使輸送於節度觀察使府三留州留

爲州家用度其後天下悉列爲藩鎮支郡則仍謂之
留州會府則謂之留使

今按所治州即會府也屬州即支郡也古者天子國
都則有一圻之賦諸侯封境則有一同之賦而諸侯
之賢者受命爲方伯惟以聯合與國而經界其地方
耳唐節度使即古之方伯也當楊炎初行兩稅歲徵
錢二千五百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五百九
十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供京師者即上
供也供外者即留州也當時亦未有留使之名也自
置節度使而後有留使之賦矣節度使得專諸州利

禮疑卷之四

手元

權則貢賦無常非浚民以進羨餘必沮兵以肆叛逆
其害豈止於爲聚斂之臣而已哉度支自魏至隋皆
爲戶部尚書之職至唐改爲戶部而所領有度支兩
中掌國用租賦多少之數每歲計其所出而支其所
用

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
而收其稅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
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
輸其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
出變而輸之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其餘補不足則移

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人有常物而一時所輸
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
視收成早晚而寬爲之限所以紓民力諸州歲奉戶帳
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兩物折科非土
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受民租調有增羨者輒得罪租
多者或至棄市二稅須於三限前半月畢輸開封府等
七十州夏稅以五月十五日起納七月二十日畢河北
河東諸州氣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納八月五日畢潁
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兩浙福建廣南荆湖川陝
五月一日起納七月十五日畢秋稅自九月一日起納

禮疑卷之四

單

十二月十五日畢後又並加一月或值閏月其田蠶亦
有早晚不同有司臨時奏裁秋稅多輸邊郡常限外更
加一月江南兩浙荆湖廣南福建土多秔稻須霜降成
實自十月一日始收租掌納官吏以限外欠數差定其
罰

今按唐之兩稅限無定期常先期而苛歛賦無定額
每增額而繁征至於五代弊斯極矣宋興雖有五賦
之名實仍兩稅之舊蓋兩稅爲綱而五賦爲目也其
初移折通於衆情而嚴增加之罰地量於三限而
紓急迫之程蓋有以監唐末之弊矣當太祖太宗時

君則惟守恭儉簡易民則不爲巧僞淫奢是以上下給足府庫溢餘兩稅亦未爲不善也至真宗用侈財傷仁宗兵興費廣乃始以財爲患而熙寧興利之臣遂益加多之額皆由不知量入爲出以恭儉率人故耳蘇轍有言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人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俟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擢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

禮疑卷之四

四

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夫此四者古之所謂庶官世祿及王子弟之分封者也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不必若周禮之盛則官備而非其人者皆冗員也仕者之子孫教之而不才不以入官者雖世其祿必以其先世功德爲差而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亦不濫及也創業之君如文武二王之子弟皆分封以國若嗣王之子孫鮮有封者惟鄭伯友有定難之功乃始封之其在春秋可考也其餘無功德者則但授以畿內之采邑亦如世

祿之法當以五世爲節不得而過也蘇轍之言蓋知此意矣然周之衰也政漸陵夷事無限制王子弟之分封益衆卿大夫之增置日多世家之子孫皆不絕其祿民屬於私地不充養而周室於是乎不支矣夫以王畿千里之廣公田百萬頃之饒歲入充盈何用不濟尚有餘蓄以備凶荒況當時井田之賦自備衣糧國中無養軍之費鄉遂之租止輸都邑甸內無遠漕之勞諸侯之國各守邊陲京軍無徭戍之役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未見有出六師征討之事徒以冗食者多遂至荒替蓋在幽王之亂虜我饑饉民

禮疑卷之四

四

已流亡至其末世又可知矣況於役煩費重而經制不及成周者乎昔梁惠王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而又重以河內河東之歲凶正所謂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之時也其國促民稀豈能比強於宋哉然而孟子告之別無富國強兵之術惟欲以愛民爲本因天地自然之利開休養生息之端擇勞而勞因利而利不違其所欲不强其所難俟其恩信既孚催驅不怨然後爲制常生之業使無俯仰之憂則民知尊君親上可使制挺以撻大國之堅甲利兵矣此古之賢君所以爲恭儉而非求急效以罔民也漢

之文景能使民臻於富庶亦由此道但無志於王道之成故治止小康耳然當爲治之初亦宜以文景爲法欲法文景其道無他節用愛民量入爲出而已矣○又按宋仍唐兩稅之制則庸與租調混而爲一矣經用之外養兵之費尤多故太祖憫民之勞衆役多以廂軍給之所謂漕輓營繕力役之任悉用士伍者也故牽輓漕船則發卒堤築河渠則發卒起造園陵則發卒修葺倉管城池則發卒差直京諸司庫務役兵與夫馬遞舖兵之役則亦以卒而丁夫罕有發者正以有用之食養無用之兵爲可惜也雖太祖於建

禮樂卷之四

四三

隆中嘗發浚儀民修皇城殿乾德中嘗發近甸丁夫修京城又發畿甸民以治澶滑河堤開寶中嘗發平涼潘原民治渭州城隍蓋亦因利而利擇勞而勞而又有備錢以充廩食之給如諸州輦送官物至京必計其舟車役人之直以付主綱也蓋太祖未嘗輕於役民浚河通漕日加廩給且立爲定式先是多以道路居民爲遞夫而太宗乃詔郡國悉行禁止其不忍於役民如此故李燾云自五代後凡國之役皆調於民民以勞弊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天下完固承平百年至其後世廂軍

不足而召募日增召募不足而丁夫屢起民不勝其急役矣祖宗之美意安在哉夫古者之征惟有粟米布縷力役三者而已力役之中則有軍工二役軍役不但以之居守調征而凡百官之興園僕從境內之牽挽擔擎皆取給焉工役不但以之營廬繕廩而凡漕治甸服之河渠修築要區之城堡皆取給焉此其事各有區分而用亦不出於畿外也唐租庸調實本此意但調外又有府兵則力役不兼軍賦蓋其征其用合天下而一之與古異焉至宋之養兵率多召募則所用皆兩稅之錢而軍賦不在兩稅外矣雖不明

禮樂卷之四

四四

立庸利然稅其財與役其力一也特古者役民取於歲用三日之直而今則混於兩稅之中兩稅不以人丁爲本而因田以課民賦則游閒蔭附之人每得倖免而所不能免者惟有田之農民耳蘇轍嘗言兩稅之後爲農者嘗陰出游民之所入而天子常任養兵興役之大患蓋謂此耳重以冗食日多空言無補卒歸於因出制入而已矣○自漢以下又有卒役職役不在工役之內附見于後

卒役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漢興循而未改

今按更卒給郡縣一月而更正卒。給中都官一歲而更而百官有司之僕從皆在其中矣。僕從取給雖中猶有古軍賦出馬乘之遺意焉。詳見後軍制。又漢事條下○又按漢有弛刑之徒。所謂隸臣妾者皆以分給諸官府之役。如宣帝發三輔中都官徒云三輔則給郡縣官者也。云中都則給中都官者也。周禮司隸掌隸法。有搏盜執人之辱役。其即此類歟。詳見前田制論漢庸法下。

北齊官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勲品各給事力三十人至一人為等。刺史守令以下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

禮疑卷之四

聖

八疋幹身做之力則郡縣白直充

今按幹即南齊僮幹疑必門僕之類身做之謂身自役者亦依絹數也。白直僕從也。觀司馬光乞罷將官狀內有云量留羸弱下軍以充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又云頃歲以來自轉運使知州以下白直及迎送少人。日朶月減出入導從大為蕭條之語。則可見矣。此役在成周時皆取於車乘故謂之千乘之家。百乘之家。漢則別為一役而給郡縣者為更卒。給中都者為正卒矣。至齊始有僮幹之名而史不詳其制或有以書僮辦幹為吏者蓋亦因所任而異名耳。北齊則

謂之幹力。但外官有準絹十八疋之輸蓋別為一科矣。而京官事力不言所出。豈亦給傭錢為雇直邪。唐太宗貞觀十二年以天下上戶七十人為胥士。准防閣例而取其課三年一更。

高宗永徽元年職事官有防閣庶僕一品防閣至五品六品庶僕至九品。公主有邑士至縣主外官以府州縣上中下至主簿縣尉各有差折。衛府官則有仗身亦以上中下及官品為差。皆十五日而代。

武后光宅元年京文武職官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歲納錢千

禮疑卷之四

聖

五百謂之子課錢二品以下至九品又有白直執衣以官品為差。皆中男為之。防閣庶僕皆滿歲而代。外官五品以上亦有執衣。都護府亦有仗身亦以上中下鎮及官品為差。皆取於防人衛士十五日而代。宿衛官仗身視品有差。取於番上衛士役而不課。藩府佐史典軍有事力數如白直。諸司諸使有守當及廳子以兵及勲官為之。白直執衣以下分三番。周歲而代。供役不踰境後皆納課。仗身錢六百四十。防閣庶僕白直錢二千五百。執衣錢一千。其後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子之數。玄宗開元十年諸州縣無防人者籍十八以上中男及

殘疾以守城門及倉庫門謂之門夫番上不至者閒月督課為錢百七十忙月二百至是以門夫資課給州縣官

今按胥士掌公廨錢之吏也不久而廢云準防閣例見收課本唐舊制也故楊億言唐制內外官俸錢支外給防閣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收其課資於家杜鎬言唐月俸之外又有白直執刀防閣掌固之類悉許私用役使潛有所輸凡此皆衙門給使令之役若今之門子直廳是也此外又有引導驅辟之役鄭漁仲蓋嘗言之見後宋職

禮疑卷之四

四十二

役條下別為一科其來久矣惟都護府之仗身諸司諸使之守當廳子獨役於軍庶幾古法焉然後世軍數不足安得不於庸外加役於民哉○又按掌固自漢初置本主故事唐則主守當倉庫及廳事舖役職與古異番為上下謂之番官轉入府史從府史轉入今史選轉皆試判此出六典尚書省註則掌固蓋以民充而非試判則亦不得為吏也故杜鎬言於白直執刀之列見其皆非吏也

宋隨身元隨僚人之制凡任宰相執政有隨身太尉至刺史有元隨餘止僚人中書樞密宣徽三司及正刺史

以上皆有衣糧餘止給餐錢凡祿粟隨身元隨僚人糧斗折錢三十文衣紬絹每疋一貫布每疋三百五十文綿每兩四十文

今按隨身元隨僚人之役在唐先已有之新史食貨志左右衛上將軍以下皆有雜給曰隨身隨身則有糧米通鑑五代晉天福二年范延光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衙孫銳六典兵部所掌凡諸軍鎮大使副使以上皆有僚人別奏以為之使依軍鎮官品大小有差皆令自召以充而僚下又有別奏則今總兵官奏帶人員之類也當其初置止在軍衙故謂之衙

禮疑卷之四

四十八

前將吏至宋則併內外大小官而皆有之然以錢粟為祿則亦唐隨身有糧米之遺制也蓋此三役者若今辦事官吏之類而不在僕隸之中矣僕隸之差則京諸司庫務自有役兵與夫馬遞舖兵祇候之類皆取於軍於民無役焉餘見第六卷宋軍制廂軍供百役下

職役

漢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牛酒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舊夫游徼三老掌教化舊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今按縣以百里為率則古之侯國也漢今雖名邑宰與千室之邑宰大小不同矣三老與舊夫游徼皆鄉職而三老有秩至後漢游徼亦有秩則皆為庶人在官之職也三老與令長得相教孝文武宣成哀之間各有賜孝弟力田爵級事蓋因其人而加重之則當時之設三老任亦不輕矣今之老人蓋三老之遺意而不知自重則不過應一奔走之役而已何足以與

禮樂卷之四

四九

於漢之三老哉亭長主亭之吏謂停留客旅宿食之館又傳送文書鄉所治處也史記正義曰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之里長民有爭訟吏留平辨得成其政舊夫收賦稅若今糧長然舊省也謂省百姓而均其賦役者○又按漢之鄉職但主化民禁盜非若後世之應戶役也漢戶役即是更賦亦為富者稅錢而貧者役力然三老任尊鄉有常法未見有深弊焉詳見第五卷軍制漢更卒條下

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
三十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

錄伯於公賦孝文太和十一年紀事中李冲言三正理人所由來遠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三長三載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皇稱善見公卿議遂立三長公私便之

今按晉初鄉法亦置舊夫史佐視漢雖稍變更然民猶有統攝自東晉中原喪亂流寓江左人多蔭附避役停私所以哀帝隆和中大閱戶口今西北士民倚居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為斷謂之土斷其後流移倚寓者亦常有之然魏晉以來最崇世族公家以此定

禮樂卷之四

五

選舉私門以此訂婚姻華族則役常輕寒門則役常重是以僑居者必依流品之家以為避免之計而周官於貴者賢者與新民之遷徙者皆有復其征役之法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必先以土斷僑居釐正譜籍然貴者之澤既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豈有世族可以永不應徭僑民可以久不著役之理乎而有所蔭附亦未盡閱實也魏初雖因民貧富為三等九品之制然所役大抵皆無所蔭附之民也復免之家無制土斷之今不嚴而欲人之無蔭附也難矣魏孝文本以蔭附者多行均田之法

各有口分永業可出租調矣而京師之民尚多不田
游食之口三分居二故復有三長之議蓋專為墾附
者而發也徐幹有言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
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先王周知
萬民衆寡之數則勤惰者可聞也故周禮司寇獻民
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其重如此是以制六鄉
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
相保愛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
知也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版圖夫家脫於聯伍
避役逋逃者有之奸心競生偽端並作嚴行峻令不

禮樂卷之四

卷一

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
田里以今貢賦以制祿食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
立度其惟審人數乎孝文之立三長蓋知此意矣然
不能脩德愛民處之曲盡是以心不樂從終安實偽
隋唐以來大抵如此徒法亦何為哉宗主猶言戶長
周顯德五年詔諸道州府令團併鄉村大率以百戶為
一團每團選三大戶為耆長凡民家之有姦盜者三天
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每三載即一如
是

今按此即後魏三長之意但魏主於閭戶口周主於

察姦盜耳○周顯德本在唐後以三長類從於魏也
唐今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
每里設正一人若山林險阻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
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
者為坊別置正一人管坊門管鑰督察奸非並免其課
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
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
村正諸里正縣司選勲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驅幹者
充其次為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
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

禮樂卷之四

卷一

今按唐之里正即漢亭長之制也坊正村正其即漢
游徼歟漢於鄉置三老嗇夫游徼晉魏之名雖不同
其職一也自漢以來其任最重至隋反有專理詞訟
公行貨賄之弊未見人之避鄉職也唐初猶以六品
以下白丁清平驅幹者充里正則亦取門閥足以服
人者為之亦以隆其任也故當其時望尊而人服權
重而事行鄉中戶役亦每得平但以鄉官判事頗涉
愛憎里閭親戚始有以為不便或廢或置而在上者
亦稍裁抑之矣由是真承難事恒至破家每有科差

輒管下等但遇點充便至亡逸觀唐宗時御史韓琬以此爲政令漸弊豈非鄉職之累古所未有哉蓋古之里長爲宰者之有司而孔子以爲當先者也苟有小過則姑赦之如不足用則舉賢才以任之而已唐以六品以下清平驅幹之白丁充之庶幾意焉然而卒輕其任使之困於重差尚安望其共治成功邪宣宗以後雖據人貧富署部輪差終亦無補於救弊耳自鄉職輕而職役爲戶役矣

天下戶量其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

禮記卷之四

聖

今按此籍專爲查審戶役而設也蓋在後魏獻文帝時因人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畧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故傳恩益曰九品差調爲日已久第以宗主督之難稽隱弊於是孝文始立三長三長者古之鄉職也當時均田令行無所賴於九品然受田衆寡不齊爲戶大小隨異兼以游食之口尚多不田租輸遠近無所據依則九品法豈能無廢哉故北齊復爲三臬即三等也以至於唐未有改焉前朝法令方嚴鄉職得專聽斷故九品調民莫敢違誤而鄉亭正

長未見其有累也其後鄉權存輕事多督責公家調遣艱苦難勝於是九品之法當先以第一等戶爲里正而古鄉官之職夷於衆役矣○又按唐初防閭等役官收其課三年一更其亦據九等籍而編定者歟宋因前代之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者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院虞候揀括人等各以鄉戶等第差充今按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即今庫子并解戶也里正戶長鄉書手即今鄉中里書主催稅者也者

禮記卷之四

聖

長弓手壯丁即今鄉中團保主捕盜者也承符即今州縣承差之役人力唐亦謂之手力六典戶部所掌內外百官家口應合遞送者皆給人力車牛註云自一品手力三十人至九品五人與車牛俱有差又唐食貨志肅宗乾元元年京官給手力課至德宗建中三年李泌爲相復置手力資課又左右衛將軍加雜給曰手力有資錢蓋即今長夫水手也宋則分爲二役耳散從官猶言散手蓋亦迎送之人故役志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力手諸役人常苦迎送則散從蓋與弓手手力均爲迎送官員之役當時民俗必以官

稱故相仍謂之散從官耳或以鄭漁仲嘗據沈約宋志解伍伯之官為伍當也伯道也使之當道陌中以驅馳而曰今州縣官有雜職掌行鞭撻每官出則導引呵避行路殆其職也遂以散從官為伍伯則與役志所言者不合未敢以為是也曹司押錄即今州縣當該之吏典孔目官唐謂之孔目吏胡三省曰今之都吏也在宋皆役於鄉民以其為庶人在官故相沿亦以官稱庶候揀拍蓋雜職衙門人役其即今應捕巡邏之類歟成周時食庶人在官之祿者主典府庫則為治藏之府吏典則為掌書之史孔目則為治敘

禮樂卷之四

五

之胥承差則為徵令之徒其給驅使奔走之役者則為車乘所賦之軍凡此皆為京職言也若甸邑宰官雖亦不無此役然各有分民自相配給不列於庶人在官者之祿秩焉至於鄉中催稅捕盜則比閭族黨之職民間所自署而輦運官物則農民所自輸於五百里內者也彼列甸農家力均地近輪輸朋貼歲有常規奚所累乎今皆與古異矣蓋各役雖有輕重率皆科配役錢故合此數端取於戶役而古鄉職及困重差矣馬端臨所謂唐以後鄉亭之職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筭比較至於破家蕩產不能

自保則差役之名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非古人置比閭族黨之本意也其有感於役法之弊如此夫鄉亭者要政也上之人既賤其職而畧無體悉之恩下之人復賤其身而惟圖苟免之計則合鄉人皆習為欺詐矣課農無主化俗無司孰與稽物力而清弊源哉故役法之不善始於唐而甚於宋宋之役議徒託空言苟求其本則不待呂氏鄉約而風俗美賦稅平矣

太宋太平興國三年程能上言諸州戶供官役素無等第望品定為九等著於籍以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

禮樂卷之四

五

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所升降詔今躬裁定之

今按官役即職役也九等籍本唐制至仁宗即位為五等籍據九等內上五等之可選差者而言其實九等不廢也

淳化五年今天下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勿得冒名給役

今按里正戶長本主督租稅里正常應衙前之役最為重難故以第一等戶為之而食官汙吏非禮徵求極意凌蔑期會追呼筭比較則雖不為衙前而里正之役亦已難應故以第二等戶為戶長所以代里

正也冒名謂包攬之徒借其名應役以爲長名衙前者則當時尚未許人募役也

仁宗景祐中詔川陝開廣吳越諸路衙前仍舊制餘路募有版籍者爲衙前

今按宋制役之重者自里長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

皇祐中又禁役鄉戶爲長名衙前使募人爲之

今按衙前役之最重者也蓋主典官庫則庫司供應雜費不貲輦運官物則奸吏邀求賠償不足故吳充

禮疑卷之四

五七

以爲鄉役之中衙前最重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貲產定爲分數以應須求至有家資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已沒而鄰保猶逮者殆謂此也然衙前常以里正爲之里正之役率二年一番而又差爲衙前執與催辦公務故罷里正衙前而通計縣籍在第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爲鄉戶衙前舊時第一等戶本爲里正今第一等戶爲鄉戶衙前則即向之里正戶也但不使應里正之役而以第二等戶爲戶長者代之取其實里正轉而爲鄉戶衙前矣司馬光有言里正止管催稅人所願爲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壞家產

者然則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廢里正而存衙前是廢其所樂而存其所苦也然而後世里正已爲賤役亦豈人之所樂哉故以第二等戶代里正則其重難亦可知矣惟以衙前方之則猶爲不甚苦耳鄉戶衙前多是山野愚戇之人不能辦事或因水火損破官物或因上下侵欺乞取以致欠折備償不足乃有破產者豈可使之長當此役哉長名者長當此役者也惟衙門慣熟之人情愿投名承攬州縣吏胥知其習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乘空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亦無破產之患故仁宗每聽募人時尚

禮疑卷之四

五八

未有雇役之錢要之所謂募人者乃本被差衙前之鄉戶自酬雇直耳然浮人應募侵漁必多鄉戶輸差民將盡困此熙寧雇役之法所以起歟
宋神宗熙寧三年行募役法先是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逾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考合衆論以使民出錢雇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也奏諭諸路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無費承符散從等舊重煩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

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命判司農寺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爲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爲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闕他縣倣此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爲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於是頒其法於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

禮疑卷之四

李

貧富不等從所便爲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今按制置條例司本制置三司條例司也三司之職合鹽鐵度支戶部之事而置使其名始於唐昭宗天祐三年宋公五代之制亦置三司使總國計應四方之入而制置條例司則熙寧二年王安石參知政事

時所創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而安石領之者也募法未行之前衙前固爲重役而里正弓手承符等役其費亦煩故神宗初即位時韓絳言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而條例司言承符散從等舊若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使無困蘇轍亦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力手諸役人常苦迎送然散從承符弓手力手者長戶長壯丁司馬光以爲未聞有破產者則其役未若衙前之重耳至於州縣胥吏舊無賦祿惟聽其受財爲生則亦役使白丁限年而止今則例有募直通謂之制祿

禮疑卷之四

李

也然重役則用募法輕役仍用丁差已具於曾布之奏矣大抵安石此議專以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一言爲主殊不知先王制祿蓋出於助法之公田未嘗別賦民財也至其所祿在官之庶人則惟府史胥徒耳而民間職役則公祿之所不及其卒徒取之於車賦之中亦未嘗別有役賦也山堂章氏曰庶人有田則有租今之秋苗是也有家則有調今之稅絹是也有身則有庸今之役錢是也其後併租庸調爲兩稅而役錢蓋在其間今兩稅之外復隨稅起科役錢是尚得爲先王之法哉

募人代役法既試於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搖扇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群訴必可免彼既聚眾僥倖當仍役之監察御史劉摯奏曰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故舊法上户之役數且重下户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户樂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户以為幸而下户苦之優富苦貧非法之善況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闕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户謂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姦偽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不

禮樂卷之四

本二

唯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多至於弓手者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騷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户其舊嘗為長名者聽仍其舊却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户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直則詳究條目徐行而觀之

今按劉摯論募役法之未善大畧得之而亦未盡故曾布猶得而辯焉衙前之法舊閑其難而以稅務官收官賣之錢酬獎此亦非常道也坊郭十等入戶舊

雖免輸今司農司議自六等以下勿輸亦既比鄉戶為逸也今摯欲使五等以上皆勿輸則以坊郭附於郡縣緩急賴以辦事故耳此則但可稍減從輕而不可盡免也

司馬光言上等户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户及單丁女户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也若錢少則不足以雇人若錢多則須重歛於民雇人不足則公家關事重歛於民則眾心愁怨自古以來徭役皆出於民今日變之未見其利且受雇者皆浮浪之人使之主守官

禮樂卷之四

本三

物則必侵盜使之幹集公事則必為奸事發則挺身逃亡無有田宅宗黨之累若雇人不足則依例輸差徒有免役之名而役猶不免無故普增數倍之數民安有困感者哉

今按司馬光時知永興軍而上此奏其曰自古徭役皆出於民則足以知雇役之法為難行矣

曾布條奏曰畿內上等户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

死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臣所未喻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按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主典倉庫場務綱運而承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輸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為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此臣所未喻也

今按曾布之辯為法亦周然而諸路希旨欲留羨餘至減省役額損抑雇錢而民輸數一如其舊實則

禮部奏之南

李

倍募直太輕役人多不願就衙前重役仍舊募人三等以上人戶不願受雇則劉莊次所謂三等以上人戶既無願者郡縣必陽循雇名陰用差法而耆壯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之甲頭矣是時本立保甲之法以保甲代耆壯未為不可而往日所募耆壯之錢何不均減百姓原額邪至於甲頭則固輪差戶長之役也特易戶長之名為甲頭耳是使民出錢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故馬端臨曰熙寧之徵免役錢也非專為供鄉戶募人充役之用而已官府之需吏胥之廩皆出於此及其父也則官吏

可以破用而役人未嘗支給是假免役之名以取之而復他作名色以役之也為法之弊一至此哉竊謂冒破輪錢勢所必至此雇役之所以卒歸於輪差也歟詳見下條

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為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若催科外別令追呼者以違制論從之熙寧七年詔問罷耆戶長壯丁之法何人建議因曰已令出錢免役又排甲使為保丁責之催科失信於民又保正本令習兵何可更供二役安石曰保丁戶長皆百姓為之今罷差戶長

禮部奏之四

李

使為保丁數年或十年方併一稅其在役不過三十餘家於人情無所苦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八年哲宗即位詔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如元充保正戶長保丁願不妨本保應募者聽

今按保正代耆長等役既罷復行而今又罷也論已見上條

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曰自行免役法來富者差得自寬而貧者困窮日甚又監司守令之不仁於

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以希恩賞此農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為莫若直降今勅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餘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入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雇若將帶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脩舉其見雇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

監察御史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

禮疑卷之四

五

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為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其於百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陪悉用熙寧新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為也

今按此二條者論宋之役法頗切時宜但亦有未盡耳蓋役人當官常供百用公使無藝私費不貲此其用財豈可以常額拘哉上之人既無以清乞取者之弊源又不能隱應差者之情實而但限其常數抑減庸錢則役人亦終於破家而已何役之可議哉夫雇役之法即漢之更賦也更卒人役一月不役者輸錢

二千入官以為雇直而漢何以不至如後世之太弊乎蓋當其時富者稅錢貧者役力欲使貧民得雇直以資生猶有恤民之意焉而三老主教化得與今丞尉相教則治道猶明而民風猶美故官不失方而民知畏法此更賦之所以可行也至宋則議論多而政治闕官吏縱而民偽滋不探其本而欲盡求治法之善難矣由是言之則破家之害不在於雇役之法而在於行法之人也苟得其人雇役可也不得其人則雖復差役之舊亦同歸於弊而已夫役法之更本去重差之害人豈盡以為不便哉善治者但當因勢之

禮疑卷之四

五

順去弊之尤不可徇人言執已見而必以不雇役為是也及司馬光相而免役之法盡罷安石聞之愕然失聲以為此法終不可廢及光卒而免役法復焉則前日之急於罷者亦失於熟思審處矣知變通宜民者豈徒如是之紛擾哉漢更賦詳見後軍制漢更三品下

高宗建炎四年初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常歎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大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其次有保

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
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
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今按此高宗中興以後差役法也高宗爲康王時以
靖康元年十月奉使至磁相二州皆屬河北路故云
帝在河朔此所謂保乃因國初耆長之役而小變之
非保甲法也品官限田優免則可革假名詭寄之弊
矣熙寧時以保正代耆長等役元豐八年哲宗既罷
之而紹聖間又復皆不行支給雇錢此高宗所以定
爲此法也已充役者謂之批朱未充役者謂之白脚

禮樂卷之四

李七

孝宗隆興二年以言者謂近來州縣違法保內事無巨
細一一責辦至於承受文引催納稅役抱佃寬剩修葺
舖驛置買軍器科賣食鹽追擾陪備無所不至一經執
役家業隨破於是詔諸充保正副依條只令管煙火盜
賊外並不得泛有科擾差使

寧宗慶元五年右諫議大夫張奎言乞行下州縣保正
止許幹當本都賊盜聞煙火公事不許非泛科配戶
長止許專一拘催都內土著租稅不許抑勒代納官物
違者官吏重責又臣僚言戶長催納苗稅內有逃絕之
家戶籍如故見存之凡恃頑拖欠爲戶長者迫於期限

不免與之填納雖或經官陳訴而乃視爲私債不與追
理勢單力寡必至破蕩此戶長之所以重困也乞行州
縣如有恃頑拖欠之徒即與嚴行追斷仍勒遷代輸之
錢庶使充役者不至重困破家並從之

今按保正副所職在於煙火盜賊橋梁道驛公或使
之督賦租備修造供役使皆非所役而執役者每患
參役有錢知縣到罷有地里錢時節恭賀有節料錢
官員過都醋庫月息皆於是而取之抑有弓兵月巡
之擾透漏禁拘之責捕盜出限之罰催科填代之費
承判追呼之勞至於州縣官吏收買公私食用及土

禮樂卷之四

李六

產所有皆其所甚懼也若夫戶長催夏稅則先期借
絹催秋稅則先期借米丹溪落江之田逃亡死絕之
戶又今填納凡此之弊皆所當知此亦當時臣僚之
言可以見保正戶長之執役而必至於破家也故特
揭之使爲民牧者有警焉

孝宗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首創義役舉出田穀助役
戶輪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風義爲易鄉名自是所在推
行浸廣而當時浮議胥動多有伺其隙而敗其謀者十
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者
乃行差役上然之且美其言爲法意圓備

朱子曰義役有未善者四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役善矣其間有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出田將來却不免役無由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出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多不公而况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時未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

禮樂卷之四

李元

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也

水心葉氏曰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繁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贖錢給費逆次第至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則有司失義甚矣為保正長者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讐官人以牧養百姓為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賊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實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會最督促而已何用費至破家蕩產乎且此

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為此言者矣

今按義役者民間因差役之繁而倡為此法也其初雖起於鄉閭之善士而踵接為義首者未必皆善士也必以才力把握而差役利權盡為所制至有冒破刻削傭錢不支而當役者之困猶夫前也議者謂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安其業信矣哉

軍制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

禮樂卷之四

主

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又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今按此條食貨志載董仲舒之言乃漢初所承之舊法也更卒以給郡縣中僕隸使令本郡縣之差役也役故云給郡縣也然可以出錢雇役不必皆可任之正卒也正卒則必年二十三可任而非疲癯者給中都官既曰正卒則因三輔材官騎士番上而戍京城者以其分守諸司為中都官戍卒而因為百官僕從故云給中都官也一歲力役謂番下為材官騎士

一年也與郡國同即山堂章氏謂關中三輔之卒屬於中尉無事則散於三輔如州郡法者也故番上則入衛番下則講肄皆此材官騎士也材官騎士屬於中尉未上番者力宜有餘其入直京師則合各郡所上之兵成其衆不必盡發一郡未番之卒也假令盡發則番下者當待次年之番豈不竭人之力哉故更番兩年但爲上番者當復番下下番者當復番上而言耳非謂留郡之材官騎士與入直之數等也屯戍者戍邊也亦是正卒乃可任役一年屯戍至於一年之久此役之最重者也賢良鹽鐵論曰古者天子封

禮疑卷之四

主

畿千里繇役五百里無踰時之役今秦民於四年之中除一年給郡縣一月外既又戍中都官者一年又聽調供力役者一年而又加以戍邊一年故曰三十倍於古然秦虐用其民南戍五嶺北築長城戍卒連年不歸而死者多矣至高后五年始令一歲而更則秦之屯戍尚不止一年也雖更一歲重亦難堪使非後遂改易定爲三日戍邊之令而以有罪謫者乃始戍邊一歲幾何而不爲亡秦之續哉詳見下二條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卒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

庶以就田里

如淳曰律言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者爲疲癯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師古曰傳著也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

王應麟曰正謂二十三歲後應爲衛士材官者

今按此本高紀二年蕭何發關中未傳者悉詣軍註關中即漢三輔地未傳謂老弱也諸軍從高帝與項羽戰滎陽也高帝時爲漢王正卒之制尚未定註所言蓋漢更定之制也與上條互相發上條言給中都官主三輔而通論庶民四年之役此條言衛士主郡

禮疑卷之四

主

國而專論正卒二年之役也三輔番上之兵屬於中尉以守京城之內爲中都官戍郡國番上之兵屬於衛尉以守宮城之內爲衛士三輔地近發人必多而便於護家則使之居外以守京城郡國地遠發人必少而專於護國則使之居內以守宮城其部分之不同各有意也然均有一年之勞上直一年既畢則又番下爲材官騎士以聽力役之調即所謂一歲力役也則三輔與郡國之兵一耶既以二十三爲正卒至五十六乃得免就田里則王應麟所謂凡在官三十四年者也非老免豈得就田里哉然漢前紀載元帝

罷甘泉建章宮衛今就農衛士就農勿令番也謂之就則亦依於田里使得兼脩本業也後志載光武遣衛士必勸以農桑則其時既罷郡兵都試而衛士歸無都尉可屬則罷遣之時自當勸以農桑矣若正卒亦有退就田里以待番上之時則爲材官騎士郡國者一年之後當應踐過二更非若宇文周府兵之身租庸調皆免故亦得就田里耳其隸於都尉以從事秋講肄則固未嘗廢也豈謂正卒遽得離伍符而爲農哉蓋漢之選兵高不滿六尺二寸者爲疲癯則正卒皆以滿六尺二寸入選者也漢官儀曰高祖今天

禮類卷之四

主

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山堂章氏曰漢兵散於郡國各有異習而不可以一律齊巴蜀三河潁川則多材官隴西天水安定則多騎士關東上郡北地則多輕車博昌潯陽會稽諸郡則多樓船各隨其土之所宜而習熟一旦有事以羽檄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者方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郡太守都尉令長咸預各以方之所習而課殿最焉據漢儀及章氏之說雖爲郡國發而三輔之制

可以槩見矣何則郡國典武者爲都尉左右京輔亦有都尉兵卒屬於中尉每歲都試蓋即古者農隙講武之意使其藝益精如此則爲常練之兵而後以之番上應敵無所不宜矣雖三輔以護京城而調發則亦與郡國同其所選者固皆材力武猛之人而不與選者則使歸田里以供軍士之衣糧如後魏以十二夫調一吏供力役唐以六家賦一兵備糧具故所選之材官騎士得以專應三十四年之役雖有時番下就田可以兼脩本業然亦豈使遽離伍符哉蓋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

禮類卷之四

主

雖貧者不免爲兵故凡爲兵者皆家人子起民間而非若井田之人人習兵於素也但丁合有田無田之家而共供一役則兵皆土著之人而集異市驅之衆入則身依田里出則衆助衣糧有井田之遺意焉而兵農尚未分也是漢之制兵庶幾近古耶○又按漢之選卒有車騎材官樓船而此自衛士番下爲材官騎士者不及樓船何邪豈關中非水泉之地而樓船之入有不便邪然樓船之卒非無材官騎士上也特樓船乃其常技所占居多耳觀武帝募知越事者爲越騎校尉而越人以騎入京師則樓船亦可以爲材官

騎士矣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

如淳曰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更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一

禮記卷之四

十五

歲屯戍此漢初因秦法而行後遂更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

今按此出昭紀元鳳四年勿收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註師古曰逋未出更賦者也是當時已賦更錢故令未入者勿收也。蓋本更繇而言通乎京輔郡國之制也。更卒則一月而更邊戍則三日而更皆可以出錢雇役。故謂之更。正卒無常人常人謂不入材官騎士之選如疲癯之類是也。既爲正卒皆當親身更番。故曰迭爲。非若更卒之不必親役而可出更錢也。故王莽傳言漢代常有更賦疲癯戍出正謂此也更

卒與正卒不同。正卒皆材官騎士也。選於郡國者則爲衛士。選於京輔者則爲給中都官。而番下復爲材官騎士。每歲秋後常從都尉講肄以待番上調發。故補兵志曰更卒非正卒也。更卒以給郡縣則郡縣中僕隸使令之役而差役戶役悉在其中。如淳言更卒一月而更。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此蓋富者稅錢貧者役力之意。欲使貧者得雇直以資生而官爲收傭。但其說未備耳。山堂羣氏謂每歲當給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爲錢二千入於官以雇傭者。補兵志亦謂此爲入錢於官是爲更賦。

禮記卷之四

十六

又謂更卒一月官收其傭其輕重未詳。又謂漢錢重不得定爲二千則緣元紀註而言也。元帝河平元年卒治河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則月二千者內地雇人之常直也。漢初行莢錢其重三銖或曰重銖半本甚輕也。至元帝時用五銖錢已重十分之四。此補兵志之所以有疑耳。但如淳引律說乃本漢初莢錢而言非指五銖也。過更行者必亦正卒然後可以任戍。其不行者不必皆可任者也。但使出三日之錢三百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歲爲錢三萬六千。蓋遠役之直自宜

重耳此與唐戍卒費練數百匹自隨以爲戍計者同可以見其皆自備衣糧也行者當自戍三日并受雇之錢通計役一年而還此即晁錯所謂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也馬端臨謂遠戍以兩月爲行程當役者十月則非矣夫更役歲事之不能無者也而過更戍邊於事尤急然觀昭紀所云則錢猶有通置官府亦先爲那借以俟補支邪民出更錢官收雇直宜有多取羨餘陰爲冒破之弊與宋熙寧法無異然在漢則無議焉意者踐更月錢二千爲雇直足以售其傭又官制傭錢得以權役之輕重而民不必至於破

禮疑卷之四

主

家邪抑以三老主教化得與今丞尉相教民既知畏法而爲官者亦以寬大卹民不敢肆行邪五月之五當作一蓋字之誤也或以爲當作三則非矣後從尉者縣尉掌捕盜更卒下番之後境內或有不時之警則與鄰保聽尉共追胥也故補兵志曰其番上尉主之更一月而休十一月則十一月之後復當番上觀董仲舒言月爲更卒已復爲正則番上者當爲正卒矣正卒在三輔則爲衛士在郡國則爲給中都官俱役一年更卒雖止役一月亦列爲一年正卒番下則爲材官騎士應力役者一年此外則又屯戍一年凡

四年而一周正卒上下之番材官騎士身自爲之而衣糧皆民戶同供其供軍之家數則多寡未詳焉材官騎士番滿兩年餘二年者亦不免踐更過更之賦但當番則爲正卒都試則從講肄其所以異於常人者如此而已漢初諸役皆仍秦舊四年之中既有一月踐更之賦又有兩歲供軍之資而重之以屯戍一年有三萬六千錢之費此董仲舒所謂三十倍於古者也一丁之力何以辦焉所幸高帝奮興漸從末減如踐更則限焚錢之直過更則定三日之期而精選材官人不甚衆亦省供軍之費至於田租則十五稅

禮疑卷之四

主

一得免於什二之加增口賦則丁壯筭錢得免於戶賦之無藝視秦日以輕矣故富者出錢更無他擾貧者役力亦得取傭而民皆得以相安於無事也此文景繼以恭儉所以遂成富庶之俗也歟○又按漢之制兵班史無志所可考者不過郡國之兵番上爲衛士守官城三輔之兵番上爲正卒守京城之兩端如前所云而已然論者尚多混淆如前書天文志載昭帝元鳳五年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則郡國亦調守京城之卒矣補兵志謂南北二軍衛士皆調縣郡國材官騎士則守京城者亦衛士而不必調於三輔

矣意其皆後來變亂之事而雜言於初制耳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又如戍中都之卒即中尉之兵也而或謂中尉有材官騎士中都有戍卒是以一役分爲二役也衛士與給中都官本二役也而或謂給於中都官則爲衛士是以二役併爲一役也又謂衛士衣食於縣官此亦無據蓋漢初郡國之所番上皆民間自備衣糧如唐府兵兵甲糧裝皆自備也故官無所費若謂衣食縣官則已是昭宣以後事矣恐武帝選六郡良家子爲期門羽林亦止從郡國選充侍從未必即募衛士也詳見後八校尉條下○又按晁錯

禮疑卷之四

七

當文帝時言募民徙塞下而曰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則更戍之兵固有無益於用者矣此後世募兵之議所由起歟

之四

讀禮疑圖卷之五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會稽季本編

山齋易氏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宮門屯衛兵則以南軍名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遂謂之北所以別也又曰北軍徵循京師屬中尉別有壘垣軍門必有漢節而後入南軍列於宮垣北軍亦不得入

山堂章氏曰南軍有郎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城

禮疑卷之五

一

今按南軍猶今之親軍北軍猶今之京軍也或曰親軍環衛於前故曰南京軍護從於後故曰北

惠帝七年帝崩太子即位呂太后臨朝稱制八年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爲梁王居南軍太后誠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遺詔呂產爲相國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章有氣力居長安宿衛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陰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

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絳侯周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勃乃與丞相陳平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監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猶豫未決九月

禮樂卷之五

二

平陽侯曹窋見產會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寄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無尚有南軍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軍門今當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謀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子卒千餘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遂擊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戰因節信馳斬長樂

得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

今按兩漢書皆無兵志惟遷固於高后紀序南北軍之說北軍居外中尉掌之南軍居內衛尉掌之軍分內外各有司存而太尉尊官位在丞相之下專掌武事蓋本兵之重任也南北二軍宜皆統焉然非有漢節則軍壘亦非太尉所得而入既以紀通持節矯入北軍則南軍亦可以入矣然曰尚有南軍則南軍時為呂產之所制猶恐不能勝耳故先以計使曹窋告

禮樂卷之五

三

衛尉毋入產殿內蓋衛尉者必平勃先所更置以陰携產黨者也而劉章又本親臣父居宿衛則使監軍門而予之以北軍千餘之卒因入未央宮掖門誅產此皆假紀通之節而制權者也未央宮天子所居也宿衛之臣可以入焉長樂宮則太后所居也別有長樂衛尉各掌其宮而不常置時則呂更始為之雖章以宿衛之臣亦不易入故必因謁者之節而後能通此可以見漢南北軍制之嚴矣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

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敢承也如此則體統尊嚴樞機周密而兵權散主安有偏屬一人之患哉觀周勃以太尉掌武又與丞相協謀而南北軍皆不得入然猶能監護諸將也苟有天子之命則亦倚太尉以行焉漢制庶幾近古矣詳見後分敘南北軍條下○謁者亦郎衛之官屬郎中令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漢皆用孝廉年五十威容嚴恪能賓者爲之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事

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

禮樂卷之五

四

師古曰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

今按南軍即自郡國番上爲衛士一歲者

郎中令秦官掌公殿掖門其屬有諸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多至千人武帝更名光祿勳期門羽林皆屬焉武帝始微行詔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以六郡良家子選給常執兵迭從比郎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又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平帝又更期門爲虎賁主宿衛

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今按六郡本南軍衛士所當番上之郡國也但於其中選良家子能騎射者爲長從耳期門父死子代羽林死事者子孫皆家世爲之故朱子曰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今用軍卒

徐氏官考曰周之兵制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耕蓋庶人在官者也漢期門千人而秩比郎亦虎賁之遺意歟今按虎士八百人非兵也食祿之士也漢賁游子弟宿衛官門之內即此制

禮樂卷之五

五

漢舊儀曰殿外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山齋易氏曰古者環衛有二等官正則領貴游子弟官伯則領官徒從事漢有衛郎衛兵亦此制歟論者以衛兵既屬衛尉而郎中令均是宿衛皆爲南軍此殆不然郎衛兵衛固均爲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掌又皆官門內外之事郎中令更爲光祿勳殿外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其職實相關特有內外之別耳此正周官所謂官正官伯之職歟兵衛之屬衛尉者固可考知若光祿勳之屬官郎將是皆親近天子之官別爲一府非可屬之南軍所謂守門

戶充車騎者若今之環衛出為天子導從儀衛而已非可以軍名也

今按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官府次舍之衆寡國有故則令宿辨內外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令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掌其政令行其秩序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故作宮衆則今之夫宮正則曰均稍食可見其皆食祿之貴游故以德行為主欲其臚近皆正士也宮伯則曰作徒役可見其為領軍之兵衛故以政令為主欲其微候皆同心也此兵衛之所

禮疑卷之五

六

以為南軍而郎衛不得以軍名也郎衛雖不得以軍名而亦執戟以衛王宮如周書虎賁之類蓋亦侍衛之要職焉故東萊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慮然則古者郎衛之職殆不止於守殿門充車騎而已○又按後志虎賁羽林俱掌宿衛侍從故謂之長從

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微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屬官有中壘等今丞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執金吾微於外相為表裏以擒奸討猾師古曰微巡繞也

今按北軍自三輔番上以掌京城門內兵者一曰巡徼京師一曰戍中都官又曰給中都官皆此兵也但其部分之法則不可得詳耳中尉屬官有中壘則北軍別有壘垣軍門自周勃為太尉亦必得漢節而後入蓋壘門者重兵所屯之處其地甚嚴漢初已設則不待武帝分置中壘校尉而始有壘門矣補兵志曰南軍則衛士是也北軍在未央宮北為軍壘置中壘守之有事屯兵其中事已輒罷武帝時有諸校則常

禮疑卷之五

七

屯矣蓋漢初未有中壘校尉所謂中壘者乃屬於中尉之今丞也中壘之設宜常屯重兵補兵志何所據而以爲事已輒罷邪

武帝增置八校尉

帝用兵四夷發中尉之卒遠擊南粵恐內無重兵或致生變於是創置七校尉募知胡事者為胡騎知越事者為越騎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校尉凡八校尉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又外掌西域

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

屯騎校尉掌騎士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屯兵

越騎校尉掌越騎

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

師古曰長水者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屯於宣曲者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

師古曰胡騎之屯池陽者

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

禮疑卷之五

八

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

虎賁校尉掌輕車

師古曰自中壘至虎賁凡八校尉城門不在此數中外又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城門初無兵自戾太子事後置以城門校尉一人領之

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門各有候

今按城門亦北軍城內之兵今另設一校尉專以領之百官表列於八校尉之前今考武帝肇南粵在元

鼎五年戾太子反在征和二年則城門校尉之置當

在八校尉之後不在八校尉數內然亦北軍之所分

也陳氏博議以十二城門兵爲南軍則非矣得無以

後志載光武中興之制城門之中正南平城門北宮

門屬衛尉通列於城門校尉而因得與南軍相關邪

然王商以特進孔光以太傅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則其任亦甚重矣

山齋易氏曰漢初中壘本中尉之屬有令丞至武帝

始陞爲校尉止於七校加以中壘則並七爲八矣或

曰武帝之八校北軍也大抵軍之在北者皆名北軍

禮疑卷之五

九

故八校亦可以北軍名之特非中尉之北軍耳官表

不言八校屬中尉疑中壘自此專統北軍與中尉異

司若謂中尉自是不領兵而北軍始不屬中尉則武

帝改中尉爲執金吾果何職歟嘗考之執金吾自掌

中尉之北軍八校自掌八校之北軍以其各有司存

故史氏特以校尉列於城門之後惟中壘校尉自別

掌北軍壘門內特與金吾相關屬若所掌西域則無

與乎金吾也蓋執金吾秩中二千石而八校尉皆秩二千石其位亦重矣此則校尉之不屬執金吾也李德裕謂武帝內增七校中尉實司其任蓋亦後世諸

儒之論耳

山堂章氏曰武帝既增校尉恐中壘之權太重又於光祿勳之下旋理會增添於是增羽林期門以益南軍大槩令二軍之勢均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執金吾徼於宮外爲表裏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者此也

又曰南北軍之制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祖之法可謂規模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周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

禮樂卷之五

十

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蘊矣今按八校尉之置所以分中尉之權也八校尉之軍

皆皆三輔番上爲中尉之所專統特以中壘令丞設軍壘別置精兵以備警急耳今中壘陞爲校尉專掌壘門屯兵不屬中尉蓋八校尉之所掌者取選募之精兵分屯城內但其所領事有時在外如長水也陽之類故其分屯不常專在一所而實則猶存城內北軍之名也惟中壘猶與中尉相關而中尉之所掌已分執金吾之職尚不廢徼巡京師與戍中都官之舊耳其實兵權已屬中壘不相統制矣此武帝慮患防奸之術也但章氏謂武帝既增校尉恐中壘之權太重又於光祿勳之下增置羽林期門則明指中壘兼

禮樂卷之五

十一

統七校尉如光武之以北軍中候監五營校尉也殊不知中壘與七校本皆秩二千石不相統屬自足相制烏得云中壘之權太重邪且期門之置在八校尉前二十六年羽林之置在八校尉後八年本爲長從而設豈以中壘權重之故哉又謂增羽林期門以益南軍則羽林期門本屬光祿勳宮殿門內之官而執兵迭從者不可以軍名也亦以衛尉所掌南軍與宮內事有相關故遂誤以爲南軍耳又三輔黃圖謂中壘屯騎虎賁屯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八營宿衛王宮亦非矣蓋此八營皆北軍也豈以光武時併爲五

營校尉皆掌宿衛兵而遂謂八校尉亦同其制歟大抵章氏之說本於補兵志多雜後來改更之制不若易氏考究之精詳也○又按武帝八校部署太多事無統紀夫本兵之權宜在司馬漢之太尉古大司馬之任而列於三公者也兵政苟不盡以相屬則樞機要務孰與綱維邪自元狩間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寵及親嬖而兵不在焉非復古者夏官之舊矣然此豈自武帝始哉高帝躬親征伐武事不以屬人自是有事則置無事則省太尉之設亦不常也文帝初自代來未敢以兵權授漢老臣但以其腹心分領故

禮樂卷之五

三

薄昭為車騎將軍宋昌為衛將軍而虛太尉不置者二十六年則太尉亦不過偶因四方兵事而設耳幸而國勢方張猶能駕馭異日乾綱少解兵柄下移則人持私見異同莫得其協和將各專成進退每牽於衆主欲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難矣哉然則光武併為五營而監於中候蓋有以知其勢不可行矣山堂章氏又曰漢初南北軍亦是更番調發一歲一更初無定兵自置八校則募兵始此置期門羽林則長從始又曰漢兵出民凡其往來繇戍者道中衣糧悉自

備從軍旅費或自貸子錢家兵猶未衣食於縣官而其所賦於民者殆不過庫兵車馬之資而已調兵遠征則食其所至郡國之粟此其所以無列屯坐食之費也

又曰西漢之世財用沛然以京師無重兵卑高帝征黥布發關中兵及惠帝末年發車騎材官諸榮陽皆調兵民間因事設屯事已即罷非繫京師所養之兵又曰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西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後百官志考之總計南軍為九千四十六人北軍為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地

禮樂卷之五

三

兵數無可考以官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況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增置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今按章氏據後志計漢兵之在南北軍者不滿二萬人而著其財用沛然之美蓋書生姑息之見也此但可語光武中興罷兵之制耳豈安不忘危之常道哉漢初之制殆不如是周制天子六軍當有六萬人而

副卒五倍合爲三十萬人漢高去古未遠必嘗聞此矣其置南北軍雖無以稽其正副之實亦豈宜不備六軍之制哉故南軍自郡國番上爲衛士北軍自三輔番上給中都官會合全數總成六軍寧不謂之重兵乎杜佑之說蓋本此意宋韓絳亦曰漢唐重兵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皆不爲無見焉然後志不滿一萬之數正中興時制也豈宜據以爲舊法哉但舊法於古六軍正副之數則容有不及耶何則井田既廢失業者多欲使千里之畿盡同萬乘之賦則民數未明經綸不及遂以分番天下姑具六軍雖遠

禮記卷之五

古

兵欲其習勞外帥欲其殺勢未免於後世功利之見而因民定數使之不困供輸此亦高帝隨時制賦之宜也然六軍之躡必不可少蓋不如是不足以守衛京城控制四國故慎選精兵更番入直貴精而不貴多焉主於能守其國而已故有事調發則徵郡國兵而禁兵不出意其京師無副卒耳當時兵出於民凡所調發雖繇戍之遠道中亦自備衣糧所戍之地皆以過更錢爲久計從軍或自負子錢雖庫兵車馬亦今人自出不限於先王官給之制是養兵之費不出於官猶有寓兵於農之遺意焉惟遠征食郡國之粟

此則衰世因糧於敵之餘習而亦以節畿內之財也以此制兵國宜常裕而況其軍未必有副卒乎故當天下既平相安無事繼以文景恭儉財用自宜沛然豈以京師宜重之地而可太減從輕乎雖其數不若後志所言之少然亦僅能自守而不足以充調發是以武帝好大喜功狹小祖宗制度首開募兵之端不吝養兵之費而高帝之法始一小變矣然所募者不過習知胡越事之人與能擊匈奴之勇敢壯而南北軍之番上者固仍舊也又選募貴精兵無冗濫初亦未至有大費也及兵衆既開漸多增置飲食蓋若流

禮記卷之五

主

矣迄于昭宣募兵益廣動踰萬人於是列屯坐食官困養兵而高帝制兵之意遂大失焉光武中興人方厭亂乃懲前朝黷兵之禍欲要一時節力之名先省京師居重之兵復罷郡國都試之法則衛士所存之番皆非素練者矣當寧謐之初亦無不可如後世何彼徒知西漢時國富民安可以無兵守固謂雖去兵可也而京師單弱尋至募增明帝以後募兵益困東漢之衰蓋由光武啓之矣光武亦書生耳豈足以當高帝之材畧哉後儒特以西漢兵無可考而光武能復漢儀遂據後志以定高祖制兵之額而反譏杜佑

重兵悉在京師之言此豈識時務明遠猷者邪故曰章氏之論書生姑息之見也○又按朱子有曰自六國至秦漢以下未有長征兵今以漢募兵事觀之則長征兵不待唐府衛法壞而始有矣然長征與長從不同自其扈從而言則曰長從自其調征而言則曰長征豈漢昭宣以後募兵雖廣而事已即罷故朱子云然邪詳見後引唐李林甫募長征兵條下山堂章氏又曰古者禁衛兵不出漢初猶得古意京師兵不以出征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呂嘉則失之矣

禮錄卷之五

六

今按禁兵者宿衛之兵也以其守王宮而重之其不出宜矣若畿兵則古者邦畿千里出車萬乘分番城守餘卒尚多故四方征調每發六軍畿兵無有全然不出之理則武帝之發中尉卒擊呂嘉未為非古也但漢世京師六軍無副不足以備征調故高帝之制南北軍不出而有事常調郡國之兵則武帝不能守成法矣然高紀十一年嘗發中尉卒軍霸上則距長安東三十里耳固亦守護京城之事非調征也呂嘉南粵相也○又按漢兵散在郡國則為王侯郡守之兵宜嚴為之禁非有銅虎符為驗不可發兵是以兵

散天下而權歸一人此漢防微杜漸制兵之大畧也古者以牙璋起旅漢初則以羽檄召兵于郡國後用銅虎符此亦章氏之說也史記孝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銅虎符者發兵之要驗也然在戰國時魏公子無忌猶取魏虎符以奪晉鄙軍漢氏已為天子豈得久無虎符而至文帝時始置邪觀齊王襄欲發兵誅諸呂其中尉曰欲發兵非有虎符驗也則惠帝時已有虎符矣謂文帝時始置史誤傳耳然則用羽檄召兵蓋高帝時事也觀高紀八年以羽檄徵天下兵未至而封趙將四人各千戶則銅虎符之制

禮錄卷之五

七

尚當在其後耳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以召兵其有急則加鳥羽示速也應劭曰銅虎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光武京師南北軍如故於北軍則併胡騎虎賁二校為五營以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之於南軍則光祿勳省車戶騎三將及羽林令衛尉省旅賁及衛士一丞今按後志北軍中候一人掌監五營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各校尉一人掌宿衛俱屬北軍中候武帝

原置中壘胡騎虎賁并前五營共八校尉今以胡騎併入長水虎賁并入射聲而中壘舊領北軍營壘之事今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而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衛尉掌宮門衛士宮中微循旅賁衛士皆衛尉之屬也又有執金吾掌宮外戒司水火非常之事此皆中興制也執金吾本中尉舊領中壘者今中壘爲中候則與執金吾分爲二職矣光祿勳與衛尉本二職也又有城門校尉掌洛陽十二城門屯兵而其正南平城門北宮門乃屬衛尉則衛尉以南軍而制京城內也中候本掌北軍營壘而宿衛兵皆屬焉

禮錄卷之五

六

則中候以北軍而制宮門內也其內外相維慮甚密焉意其更番之法則必郡國爲南軍三輔爲北軍一如其舊說者乃因光武兵制南北相通遂謂皆從郡國番上若遺三輔然者竊謂光武中興變更制度雖多沿名失實而高帝之法或亦不能盡廢焉

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隸兵如故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假軍吏悉還民伍惟更踐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

山齋易氏曰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

之任若三輔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甚邇則兵事非所掌故都尉與兵卒不屬左右京輔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

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每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

師古曰假軍吏軍中權置吏也自函谷關以西皆名關中

今按關中即三輔地光武罷郡國關中都尉而太守不復都試惟京師番上之兵如故觀禮儀志言罷饗衛士必勸以農桑則衛士之番上者固未廢也然所

禮錄卷之五

十九

以罷外兵者恐無用之人冗食蓋貴精而不貴多之意也故其詔曰國有衆軍並皆精勇其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假軍吏悉還民伍則高帝一歲爲材官騎士之制盡廢而專恃京師之兵矣古者天子萬乘分爲六軍以待天下之變未嘗不恃京師之兵也然天下諸侯各有兵衛變生倉卒皆足防微非有不得已之重役不勞天子命將出師而六軍副卒更調有餘亦豈資兵於京師之外哉今南北二軍雖猶重內比古六軍僅能自衛而郡國罷兵緩急無備既無以戒不虞而威不軌乃專倚京師異日疲於奔命

安能保其不乏乎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去兵非制國之常道也况緣邊亭堠不易盡除乎故易氏謂光武罷都尉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輒復臨時補置是以增屯設戍營塢漸多果至京師之兵不勝徵發而長從募士日益衆矣故其季年馬援擊五溪蠻募十二郡士及弛刑四萬餘人而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不得不困於養兵矣故光武之罷郡國兵及都試書生之見也東漢之衰實自此始然則兵可以精選而豈易遽去哉前論杜佑謂

禮疑卷之五

辛

漢重兵悉在京師已發其意矣章氏又別有通論兩漢南北軍本末二條併附於後云

山堂章氏曰漢以南北軍相制然二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更番爲之初未始有定在之兵自武帝用兵增置八校募知胡人事者爲胡騎知越人事者爲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召募之兵復恐中尉之權太重而於光祿勳增置羽林期門爲宿衛與衛尉同掌宮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師兵猶未遠出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南粵而京師之兵始從遠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也如後有警則

發雖金城去京城遠絕而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從此而遣矣自是而後益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寢弛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郡國都尉并省而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番上也此後所以有列屯養兵之費歟

又曰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以備軍旅以將軍將之事已則罷京師止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爲之則長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

禮疑卷之五

壬

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多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及常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伍必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胡越騎從事是南北軍出矣紛紛無復定制皆自武帝啓之光武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矣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哀匈奴之寇

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管衛選衰兵亦單弱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盜起一方檄被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輒北於是羌寇輒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此其興兇豫之兵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黃巾既殄而蕭牆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今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欲誅宦者北軍不助遂又夷滅何

禮樂卷之五

主

武袁紹懲其事欲籍外兵以除之實召邊將閹宦雖除而董卓之勢已成義兵四起群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爲之

今按章氏謂南北二軍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京城亦從郡國番上又謂武帝增置八校皆屬中尉又謂羽林期明爲南軍之兵皆本補兵志與漢舊制不合辯已見前矣買復猶言買閒漢世復除之條最多買爵至千夫則復入粟受爵至五大夫則復民產子則復罷癯則復功臣後則復流民則復養民馬則復宗室有屬籍及關內侯則復或賜外繇或著外繇或除

更繇有復其繇役者有復其稅租者有終其身者有復其家者有復一歲者有復二歲三歲者有復十二歲者有復終身者有復後世者然多衰世之事也故元紀曰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正謂此也七科謫吏有罪一也亡命二也贅壻三也賈人四也故有市籍五也父母有市籍六也大父母有市籍七也本張晏註伍符軍士五互相保之符信也本李奇註召邊將謂董卓時以并州牧將兵也事見靈帝元和六年漢初用都尉兵征伐後用京師兵又其後用州牧兵此漢兵之三變亦章氏之言也章氏謂

禮樂卷之五

主

漢之兵制至光武盡壞是則然矣但最失古義者惟在士人不得與宿直執戟之列而郎官三署盡爲諸黃門之廬三公權輕而宦官勢重此其所以流禍之遠也不然則兵制雖或少疎政權猶未失馭患亦何自而生哉故林氏謂禁嚴之地大臣皆不預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之心志惑亂人主之視聽無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者正以其不任三公而大司馬不得預兵政故也雖然自西漢不以太尉爲專官而本兵無統久矣況光武又多置黃門乎及靈帝崩而何進欲召董卓誅宦官太后不聽曰中官領統禁省漢家

故事奈何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爲郎中父矣自士人不爲郎中預宿衛而五營兵士畏服中官矣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後魏孝文帝定都洛陽選天下勇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其後詔軍士自代來者皆爲羽林虎賁司州之民十二夫調一吏爲四年更卒歲開番假以供公私力役

今按魏孝文帝季年自代遷洛陽治司州亦以外兵爲衛士畿兵供公私力役公役蓋備京師之徵徭私役則給百官之僕從大抵皆仍漢舊也但宿衛則選

禮疑卷之五

十五

勇士十五萬人又有代來軍士而力役則十二夫所調一吏之中更卒四年之內歲皆分番而上似乎宮衛人多京衛人少輕重之勢大有不同至其養兵之費則京衛皆自備衣糧而宮衛選留者當自縣官給食不可以爲盡同於漢焉自漢以來兵皆無志無以考其詳魏承漢後畧如東京南北軍故事觀其置領軍將軍以領中壘則光武五校之制也州郡典兵各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以移豈非政權偏屬之過哉晉武平吳悉罷州郡兵則矯枉過直矣故陶

璜山濤皆言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其後刺史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凡有征調多發奴兵兵既無制而晉亦隨亡自宋以下皆仍晉舊當其時內外多虞兵力不足或倩民丁或募武士而江東白丁輕進易退卒以敗師由是盡戶發丁王公子弟亦皆從役重以將由上御士無專統其兵制不足言矣惟西魏文帝時初立府兵之法輕重不偏內外相制而又兵出民間不資官養於後世獨稱善焉

周太祖宇文泰輔西魏文帝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

禮疑卷之五

十五

六軍籍民之材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刺史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糈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六員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

今按府兵皆選民之材力者籍之則羸弱不入府籍者不得爲兵但以供軍耳六家供之其法本於司馬法載成周甸出一乘之說一甸六十四井爲家者五百一十二每乘七十五人則六家零七分強而出一人或謂宇文周制府衛七家共出一兵則緣六家七

分強而舉成數言也朱子則謂都鄙以四起數六家始出一人蓋世儒所傳聞如此宇文周實倣此耳鄴侯家傳曰周初置府兵皆於六戶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選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調郡守農隙教戰閱兵仗衣馱牛驢及糗糧旨蓄六家共備撫養訓導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衆隋受周禪滅陳而天下一統府兵之力也唐朝因之平定天下亦府兵也則府兵非自唐始皆仍周舊耳時尚未改州郡爲府以其爲兵所藏而有府名耳郎將即唐折衝都尉之職也鄴侯李泌也

禮樂卷之五

三

北齊兵制別爲內外領之二曹外步兵曹內騎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

今按下條言隋承周齊府兵則北齊此制亦府兵也但其說不詳耳

隋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而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外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畧也

今按通鑑隋煬帝大業二年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衛蓋十二衛之外有左右備身府左右監府門共爲十六也唐之府兵皆因隋舊則十六衛者本隋所置也然武德初止十二衛七年增爲十四衛至太宗始備十六衛而終唐之世凡言兼將者皆止十二衛何邪按隋百官志云左右翊衛所領名驃騎左右驍衛所領名豹騎左右武衛所領名熊渠左右屯衛所領名羽林左右禦衛所領名射聲左右候衛所領名伏飛而總號衛士則驃騎豹騎熊渠羽林射聲伏飛六者乃十二衛所部宿衛之士以爲六軍也唐改翊

禮樂卷之五

三

衛爲左右衛屯衛爲威衛禦衛爲領軍衛候衛爲金吾衛其驍衛武衛皆仍隋舊故百官志曰左右衛掌宮禁宿衛凡五府二衛折衝府驃騎番上者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驍衛衛掌同左右衛凡翊府之翊衛外府豹騎番上者分配之凡分兵守諸門在皇城四面宮城內外則與方右衛分知助舖武衛掌同左右衛凡翊府之翊衛外府熊渠番上者分配之威衛掌同左右衛凡翊府之翊衛外府之羽林番上者分配之凡分兵主守則知皇城東面助舖領軍衛掌同左右衛凡翊府之翊衛外府射聲之番上者分配之凡分兵

主守則知皇城西面助舖及京城苑城諸門金吾衛掌宮中京城巡警烽堠道路水草之宜凡翊府之翊衛外府伙飛番上者皆屬焉師田則執左右營之禁南衙宿衛官將軍以下及千牛番上者皆配以職每左右二衛置上將軍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李泌以爲即周開府之任也五府三衛謂親衛勳衛翊衛以華胄子孫爲之謂之資蔭皆官也而屬子左右衛分爲五府親衛之府一曰親府勳衛之府二曰勳一府勳二府翊衛之府二曰翊一府翊二府每府中郎將左右郎將各一人五府中郎將掌領親衛

禮疑卷之五

五

勳衛之屬宿衛者總其府事左右郎將貳焉番上者以名簿上于大將軍而配以職若翊府之翊衛則諸衛之所分配此皆以其番上者而言也外府即折衝以儲軍伍者也而外府番上宿衛之兵如前所云驃騎豹騎熊渠羽林射聲伙飛者乃其所統也若左右備身府即唐左右千牛衛也左右監門府即唐左右監門衛也其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之置與十二衛同但千牛掌侍衛及供御兵仗其備身主仗之人皆以門蔭子弟年少姿容美麗者補之爲貴胄起家之良選監門掌諸禁衛門籍之法其兵則皆驍威領軍六

衛之所分守而外府番上之兵皆非所領故不得與於十二衛也或以爲十六衛總府衛之番上者恐親衛府與六府三衛各有所分配而千年監門不存折衝番上之內耳然有千牛而侍衛肅有監門而禁衛嚴則亦官無內外之要職焉周官有八次八舍之法此十六衛所緣以起者雖杜牧原十六衛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番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以儲兵臣或有不幸寇兵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悍消削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兵散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騎甲兵

禮疑卷之五

五

失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耕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雅亦不能使爲亂耳及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于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節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畧雖有蚩尤爲帥雅亦不能爲叛也自貞觀至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遽塞此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術聖術也觀此則十六衛所蓄之戎臣有事皆可以爲將而所領之兵則固出於十二衛所隸之折衝府也當其調發則朝廷以符契下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以屬于提兵之將事

畢而散于野則又統于折衝而隸于十二衛矣故方
鎮表曰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
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
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如此則兵權散主而亂無
由生豈非杜牧所謂聖筭聖術乎唐之府兵本因隋
制故備論十二衛以發其端云餘詳見後南北衙引
林駟說下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
左三軍太宗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
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群盜將兵

禮疑卷之五

三十

二十萬武德初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統之折關
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
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道涇州道宜州道
皆置府時以天下未定舉關中之兵以臨四方三年更
道爲軍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
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
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

今按此唐高祖時關中府兵之制未及天下也改十
二道爲軍會要以爲十二衛將軍取威名素著者爲
之分關內諸衛隸焉云勸課農桑者見兵農猶未分

也葉適謂府衛既成農遂不復爲兵兵亦不復爲農
兵農之分終不復合此蘇老泉之遺論也彼蓋徒知
後世人無計口受田之法而爲兵者多是無田之家
故云然耳殊不知諸府初行本因周隋舊制六家而
出一兵故兵有土著據依之實人無市驅渙散之虞
散歸雖隸伍符亦得不離本業此杜牧所謂兵散諸
府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者也蓋與漢初調
兵制同猶存古者寓兵於農之意焉驃騎車騎即統
府兵之將也若征調領兵之將則有建成領左三軍
太宗領右三軍元吉領中軍

禮疑卷之五

三十一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
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
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
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
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
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
人左右果毅都尉別將各一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
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糈
各有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二十爲兵六
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爲越騎言其勁勇能超越也其餘

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其屬教戰其禁於外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予其直市之每足與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常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

禮樂卷之五

三

今按唐之諸衛環衛京師以隸外府之兵而十道諸府則分列州鎮謂之折衝章氏所謂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是也折衝府雖各在外治兵而官實內任故百官志係於諸衛之後不列於外官之中欲使聯屬於內焉蓋其職與漢都尉同但不似都尉之爲外任官耶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蓋所選材力之士而以折衝府統之使得專肄如漢之材官騎士統於都尉而課都試也季冬率屬教戰正指都試非謂練卒歲止一次而已如此則兵皆常練無不可用之人矣故二十爲兵六

十而免中間四十年既隸戎籍所業在兵時或散罷就田可以不廢生理故志謂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于野得寓兵於農之大意焉折衝府數會要與陸贄杜牧之說多寡不同意者各據一時所見或所傳聞異辭耳今姑以唐志爲正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其隸諸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餘則以隸東宮六率李泌以爲東宮六率領六至三蓋十二衛者天子之宿衛也東宮有左右率府擬左右衛左右司禦率府擬左右領軍衛左右清道率府擬左右金吾衛

禮樂卷之五

三

則太子之宿衛也以此分配則盡六百三十四府而分隸於十二衛與東宮六率矣太子六衛理不可虛以兵分衛則可以府分隸則不可故章氏曰太子管軍非古制也然太子所隸之兵亦必止於其所當番上之府耳其餘固皆隸於十二衛也章氏以爲唐置十六衛外統關內天下諸府番上宿衛者是不知監門千牛四衛不與於領番上之兵也考之六典十二衛與六率分隸之兵共隸三百一十九府而左右衛止共領五十府領軍衛六十府其餘或五十府四十九府六率不過五府三府此與唐志李泌所傳之數

雖有不同而大畧不甚相遠矣然府各有名著爲定額似以二千里上下之府歲立常番而十道之中如劍南嶺南所極之地不止二千里外者亦當在番上之列矣雖番分十二月之內始一月上勢必有所不及此不過寓控制遠方之術而已於政未爲盡便也又十道總立六百三十四府而關內一道獨得二百六十一府其餘九道僅總得三百七十三府要之近地府密遠地府疎詳內畧外亦恐地遠則勢有所難行歟然而地近則役煩亦可想見矣天下之府凡六百三十四李泌以爲通計六十八萬人而以約

禮儀卷之五

三

番上十二衛及東宮六率如前六典所分三百一十九府約得三十一萬九千人則宿衛之兵當天下府兵之半分爲數番每月更上以後日張說募兵之數約之則京師常有十二萬人足備天子六軍正副之數而番下者亦足以爲州府居守之資此居重馭輕亦制兵之善術也至其有事調發雖當遠府而所隸之衛皆得與聞焉否則何取於以府隸衛哉故典要云折衝府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於兵部以俟征發天下衛士六十餘萬六十餘萬云者其即李泌六十八萬之數歟以六十餘萬之衆而通謂之衛士可

見其皆隸于十二衛矣然兵部者本兵之任也故徵發之數給番之差總制焉又以見十二衛之有所統矣其應番之府而兵先調發則必有代之給番者且二千里內外有衆六十餘萬更番之人不患於寡餘兵隸在折衝緩急自能相應故雖遠在邊隅兵威亦足遙制觀李泌曰府兵分隸京師諸衛有寇則以符契發付邊將無寇分番宿衛蓋言邊地在京西而當二千里內外者所發之兵固亦應番宿衛之士然亦可見府兵初行但有征調而無戍戍矣因調兵而成戍戍之例因戍而淹更番之期府兵之困蓋由於

禮儀卷之五

五

此其法安得而不壞哉詳見下二條○符契銅魚符木契也六典曰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契其左右之異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兩京留守若諸州軍折衝府諸處捉兵鎮守之所及宮總監皆給銅魚符木契所以重鎮守慎出納事也幸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受處分者爲木契若王公以下兩京留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并行軍所及領兵五百人馬五百疋以上征討亦給木契

玄宗開元十年張說爲相先是緣邊戍卒常六十餘萬

說以時無強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乃從之今按唐初邊鎮雖無過更亦有折衝之府待番宿衛之兵布列近邊就田爲守故府兵在州事關刺史實邊鎮之所倚重也但其兵上隸京師諸衛有寇則以符契發付邊將邊將不得而專焉然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未嘗有久戍之役而戍之役久則自高宗時劉仁軌圖吐蕃而師老厭戰始此說出於鄴侯家傳非無徵也則必謂舊制戍邊三歲一代者亦後來

禮疑卷之五

手六

所增非唐初之制矣張說時本無強寇而戍兵常至六十餘萬徒資將帥自衛營私而已此外役之所以難堪而府兵之所以日耗歟說知其情而奏罷二十餘萬宜矣但不能修復府兵之法以嚴天子有道之守邊將安得而不握重兵哉○又按唐天下十道共府六百三十四爲兵六十八萬人內番上十二衛及東宮六率者大約正副十二萬人則存府之兵尚有五十六萬餘人當時府兵貧弱逃亡畧盡諸衛士又多不補宿衛不能給舊額數必不充然而緣邊戍卒乃有六十餘萬且張說所經疆場止是朔方一面其

戍卒烏得如許之多哉此可見高宗以後邊將調發府兵就留久戍而益府增兵因亦不少此百姓之所以困府兵之所以亡而宿衛之士不得不募矣衛士既募府兵不番而近鎮之兵遂爲邊將所據居重馭輕之權失而尾大不掉之勢成國威安得而復振哉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寢以貧弱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募得精兵十三萬分隸

禮疑卷之五

手七

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十一年今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曰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每衛萬人

范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制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爲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寢壞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未嘗無弊不過舉其偏以補其不及而已若并其法廢

之而以私意爲一切苟且之制此後世所以多亂也
今按此載張說募兵事見通鑑及兵志先言募精兵
十三萬分隸諸衛次言選十二萬爲長從宿衛則不
隸諸衛而爲長從歲皆二番次又以長從宿衛名曠
騎仍隸十二衛而分爲六番蓋一事而三更其制至
後始定名曠騎耳故鄴侯家傳載此事云張說募士
材力者十三萬人玄宗以曠騎名張說傳亦云請一
切募勇強士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
所謂曠騎者也則爲一事可知曠騎初本長從宿衛
曰長從則不復以府兵番上既又分隸十二衛則不

禮疑卷之五

三六

與於折衝府而折衝之任益輕矣募兵之術凡有數
端如晁錯言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廩食亦募也
李泌言鑄鐵器糴麥種以募戍卒耕荒田亦募也常
清言出內帑錢市於京師募兵亦募也賜爵復家非
時宜所急而予直則費又不貲不知張說當時用何
術以募邪夫一兵之資本有戎器馱馬鎗募糴糧之
備舊皆六家所供今募直亦豈宜少此數哉然猶恐
人不樂從故優其科條復繇給賜必從厚焉此非出
內帑錢何以充之其視民間出一府兵者費常加重
故曰府兵廢而唐有養兵之困况所募之士不問所

從來而但取材力則兵不土著鄉井無歸徇利忘身
不自愛惜一不得志安保其不渙然離乎是不若府
兵之有實地也當府兵之初行也每府番上太宗必
引於殿庭親自教射加以賞賜及分隸十二衛皆選
勳德信臣爲將軍故撫綏訓練備至其蓄養有恩如
此兵安得而不盛乎其後邊將占役日久宿衛更番
不時終身爲兵雜繇不免府兵之壞良以此耳章氏
謂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又在二千里
外者亦不免爲府兵之所以壞此知其一耳未爲探
本也以古者畿內制兵論之每井歲以一番道路不

禮疑卷之五

三九

過五百里之內而府兵之番則皆月上總而言之大
約五百里之府每歲僅有二月之役若二千里之府
則役止一月而已况番兵郡國秦漢以來率以爲常
在後世民亦不以遠爲病也如太宗時亦此府兵何
嘗有病於遠哉但番上一月即更似乎紛擾然亦恐
如漢戍邊三日之可以貼更錢也故其壞也特在更
番不時撫馭失道耳瓊山丘氏曰府兵無事則番上
宿衛有事則調發出征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
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繇役科征
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

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此數言者蓋得府兵所以壞之意矣○曠騎弓騎也又名射騎胡三省曰引滿曰曠

天寶八載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叅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曠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故時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必曰侍官云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

禮疑卷之五

甲

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時李林甫為相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鑄募糗糧並廢矣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選士大夫亦恥為之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而祿山之反禁兵皆不能受甲矣

今按百官志折衝都尉帥役則總戒其資糧點習而府之兵則起於六家而供一役州刺史所得領焉諸

州為支郡各隸於道每道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使即採訪使之類謂之監司非係邊防未有旌節也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而稱節鎮焉此高宗永徽中以都督帶使持節時事而節度使猶為都督之帶銜耳至肅宗至德初方以節度使為專官而一道之事無不領矣杜佑曰初節度與採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勅採訪使但舉大綱郡務並委郡守至德之後改為觀察皆併領都團練使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馬端臨曰唐之州縣不過一使臨之節度多兼觀察又

禮疑卷之五

甲

各道雖有度支營田招討經畧等使亦多以節度兼之蓋使名雖多而主其事者每道一人而已觀此則節度使本即都督而其權所以為重也又六典云諸州折衝府提兵鎮守之所皆有銅魚諸州有兵馬受處分者皆有木契故書契之下都督與郡府相叅驗皆合然後發兵如調山東卒戍邊皆待符契也其後府兵法廢兵遂領於鎮將故憲宗元和末年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建言河朔藩鎮所以能拒朝命者由諸道州縣各置鎮將領軍收刺史縣令之權也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雖有奸雄必不能以一州獨友

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遂詔刺史領諸道支郡兵馬觀此則唐初刺史雖隸於都督而府兵實刺史所領矣蓋府兵之法皆仍後周其置府兵本以郡守農隙教試閱兵仗衣糧六家供備則兵實郡守所督而以屬於府也故唐之發兵教習不精者罪及刺史有由然焉夫兵廢官輕則士大夫恥為矣此上皆言府兵以下則言曠騎也時府兵法已廢而猶云然者見府兵已不與宿衛而其府猶存虛額也人皆逃亡無兵可調故停魚書此為邊將而言也魚書停而邊將之

禮疑卷之五

四二

發兵不待請命矣舊時府人目番上者為侍官指武后時言蓋當時番上府兵常為朝要子弟所私人以為有權故稱侍官蓋禮重之詞也其後府職日賤皆不肯為則以為辱矣故人亦稱侍官以詬病之胡三省曰詬病猶恥辱也戍邊者本調山東府兵因為邊將所苦則人不樂為然州縣亦必發之故劉仁軌兵疏曰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貧雖老弱亦不得逃焉是應為府兵者皆州縣之所抑勒也安得而不盡亡匿哉然而精兵聚於西北者通鑑開元二十五年李林甫為相請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

度使量軍鎮開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此即所謂長征健兒也邊將之兵既得自選及停折衝府上下魚書而兵遂盡為邊將所擅矣又僖宗乾符五年河東節度使竇瀚發土團千人戍代土團不發求優賞論給錢三百布一端則當時諸鎮已有所謂土團者亦必待於給賞而發此唐養兵之費所以為廣歟餘詳見下條○又按張說募曠騎止以宿衛也謂之長從兵李林甫募健兒則以戍邊也謂之長征兵長從者以扈從言也長征者以調征言也有長

禮疑卷之五

四三

從而府無番上之兵矣有長征而邊有常養之兵矣故朱子曰自六國至秦漢以下皆未有長征兵都是調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方有長征兵蓋謂此也○祿山反見後方鎮條下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

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師老厭戰於是始有义
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
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
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
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
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
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
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從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
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
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向使府

禮樂卷之五

四

兵之法常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
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
議之

今按符契參驗詳見上條折衝都尉與漢郡都尉皆
典兵之官漢之都試郡縣之官盡會而唐則折衝都
尉教職不及刺史者蓋都尉本郡佐而折衝府與州
異司或難齊一故不並言耳然而將帥按閱教習不
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則刺史亦應與都試
之事者矣便道罷之者胡三省曰罷兵使各隨便道
歸農不必還至京師而後罷也山東戍卒多齎繒帛

自隨者即李泌所謂山東之人西戍者皆人齎練數
百疋自隨為三年之計者也此特言邊戍衣糧自備
耳若出征則官給之觀劉仁軌言往在海西百姓爭
欲從軍或請自備衣糧謂之義征可見征伐之際衣
糧當從官給矣代戍則自齎繒帛出征則自備衣糧
雖皆征調事各不同至後則戍邊者亦給食焉詳見
下條益為六軍者時禁中已有左右羽林軍左右龍
武軍左右神策軍謂之神策六軍或以十二衛合左
右為六軍非也李林甫奏諸軍皆募之兵謂之長征
健兒云諸軍者謂諸軍鎮也蓋謂戍邊發耳俟河中

禮樂卷之五

四

平者時李懷光友河中方致討也觀李泌此說可以
見唐初本無調兵遠戍之事特起於劉仁軌自後遂
定為三年更戍之例矣戍卒顧戀田園恐累宗族不
敢外叛內侮此見府兵之善也但天寶時已募彍騎
不用府兵而府兵僅存貧弱為邊將所番調耳府
兵屬於邊將其後又得自召募而京師兵弱矣邊將
雖兵強而召募者多市井鬻販之人亦不足恃也已
故鄴侯家傳曰唐舊志戍邊者三年一代後以其勞
於道路乃募更住三年者賜物二十段開元中遂令
諸軍皆募謂之健兒李林甫又請諸軍召募長征健

兒以息山東兵士於是師不土著無家族之顧殺帥自擅之兆生矣正謂此也此與下條本一時之言但詳畧不同耳故備載之以互相發○又按古者天子無遣兵戍邊之法蓋諸侯之附近者民自爲兵且田且守如宋之以鄉兵爲團也豈惟後世哉在成周時韓侯之國介於追貊而能控制百蠻此正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之事也唐初邊境不屯重兵亦緣太宗用兵神武威震蠻方畧示計謀則擒頡利虜高昌破吐谷渾降薛延陀四夷皆懾服矣先聲所至何待戎兵故府兵就田亦足自備蓋庶幾守在四夷之意焉然

禮疑卷之五

四六

其德豈真足以服百蠻者哉不數十年府兵盡爲邊鎮之戍而京師無復宿衛之番外重內輕勢成倒置非惟不能制外夷之侵陵而先已啓邊將之背叛矣李泌雖惓惓欲復府兵而徒法亦何以能自行哉三年上復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能用臣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

果能如之何爲不用對曰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絳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疋計十八萬疋可得六萬餘牛又命諸冶鑄鐵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麥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寢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時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卿言府兵亦

禮疑卷之五

四七

集如何對曰戍卒皆屯田致富則安於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今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將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關中已實則戍卒皆土著不假征戍矣因遂以爲府兵移舊府名即而置之分隸京師諸軍諸衛有寇則以符契發付邊將無寇分番宿衛府兵成矣上曰此乃神謀也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胡三省曰色班爛謂之纈今按唐之戍邊自劉仁軌始本以符契調發府兵遂

爲三年一更之制然府兵初成猶能以繒帛自隨爲衣糧又備至後役困難堪亡匿累盡而所調山東戍卒雖仍府兵之額已皆烏合之人蓋自是貧弱者多始有月糧之給焉故李泌言山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其所由來者漸矣泌之意欲留戍卒屯田俟其食足因復府兵時遭饑歉恐不可留故云未暇議府兵也此爲邊鎮而發蓋將圖吐蕃耳邊鎮復府兵而曰有寇則以符契發付邊將可以見邊將之不得專矣府兵本隸諸衛時已有六軍故併諸軍言又云無寇分番宿衛則緣邊之府亦在

禮樂卷之五

早

番兵入衛之列者數夫戍邊之番不息而養兵之費日多民貧國困廩藏皆虛惟有屯田一事庶足供軍策之善者也惜乎德宗政多姑息心又猜防溢蓋有以量其不可盡言者矣卒至宦官典兵於內方鎮專兵於外何足以議成功哉

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以道曰平盧道曰范陽道曰河東道曰關內道曰河西道曰北庭道曰安西道曰隴右道曰劍南道曰江南道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城鎮守捉皆

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唐宗景雲二年以賀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西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當時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有功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屬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取捨由於

禮樂卷之五

四九

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天子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

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

山堂章氏曰唐初以軍鎮城中提兵置都督於邊以制夷狄也以府兵番上於京師置十二衛以制外兵也至於府兵壞而為射騎射騎又壞內兵既弱則邊兵為患祿山反以邊兵致變則吐蕃回紇乘間入矣又曰邊兵弱則夷狄為患畿兵弱則邊兵為患推唐弊源只緣開邊太廣則都督兵不得不多都督兵多則畿兵弱不應不為患矣

今按唐地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

禮樂卷之五

五

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蓋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附者即其部落置州縣凡州府八百五十六以羈縻之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多不上戶部然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此其開邊之廣也務廣地而不廣德所恃者畿兵耳畿兵既不足以制之則邊兵且自為亂何足倚以制夷狄哉節度初置猶未名官至于景雲乃始事設其後諸道因同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故容齋洪氏曰唐制節

度使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今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郡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鄆陽馬氏亦曰天寶分西北十道節度使以其兵防邊耶未有世襲之節度也自安史亂而後河北三鎮有世襲節度使矣然未有東南世襲之節度也自黃巢亂而後東南徧海內皆為世襲節度矣觀此則節度使之官定於景雲而盛於至德也天寶元年所分十節度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曰朔方曰河東曰范陽

禮樂卷之五

五

曰平盧曰隴右曰劍南曰嶺南而劍南嶺南不在西北然止為防邊而設耳至肅宗至德之後以祿山作亂中原用兵增置漸多遂至分為四十餘道刺史皆治軍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急則易以觀察之號而天下紛紛矣故葉適謂祿山起於倉猝未至無可經營無故增立節度徧滿四方天下分裂唐自壞耳併記於此以見節度使建置之由安史者祿山與子慶緒及其將史思明也餘見前天寶八載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條下安祿山反見通鑑天寶十四載九節度謂朔方郭子

儀准西魯吳興平李魚滑漢許叔冀北庭李嗣業鄭
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也
是時監軍者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觀軍容使
之名始此事在通鑑肅宗乾元元年本年平盧軍亂
立裨將侯希逸為軍使詔以為節度副使而節度使
由軍士廢立自此始河朔三鎮魏博治魏州魏都鎮
冀治鎮州常山郡盧龍治幽州范陽郡德宗建中二
年則魏博留後田悅鎮冀留後李惟岳盧龍留後李
正己先及其後三鎮皆僭號稱王久征不服至復其
官爵而始定穆宗長慶元年則盧龍兵馬使朱克融

禮疑卷之五

五

殺其節度張弘靖鎮冀兵馬使王庭湊殺其節度田
弘正明年則魏博兵馬使史憲誠逼其節度田布自
殺而皆自為留後朝廷尋皆赦之而以為節度使此
所謂姑息也朱全忠李克用初以討黃巢僖宗中和
二年以全忠為宣武節度使鎮汴州為梁地三年以
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鎮太原為晉地至昭宗乾寧
元年封克用為晉王天復元年封全忠為梁王李克
用以晉兵犯京師在僖宗光啓元年時尚未為晉王
也全忠自未封梁王之前並無以兵犯京師之事至
天復三年誅宦官梁兵始至京師而此以梁兵言於

晉兵之前者蓋錯綜以成文耳李茂貞鳳翔節度鎮
岐韓建鎮國節度鎮華又有王行瑜為靜難節度鎮
邠皆於昭宗景福二年及乾寧元年舉兵犯京師殺
大臣如杜讓能之類罪已詔見光化元年其後所存
大國止有吳浙荆湖閩廣岐蜀燕晉而其餘皆為梁
所併矣

唐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
衙禁軍也

林氏駟曰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
此唐之十六衛也宿衛所任之人始以大臣兼領自

禮疑卷之五

五

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
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亡之其勢
遂橫自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矣夫所謂禁軍者太
宗舉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還歸而願留宿衛
者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元從禁軍其後諸軍
名此衛者豈太宗初制哉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
南北軍之制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
衛已有金吾將軍掌金吾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觀
白集所謂國家設十六衛者錯漢之有南北軍其知
之矣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員外之置初非禁衛

正兵也今以禁衛爲北衙衛兵爲南衙以備漢制豈不過歟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推言其故皆外臣不與禁軍專歸宦者爲患至是也

今按漢南北軍之制北軍者執金吾所掌京城巡徼之兵南軍者衛尉所掌宮城宿衛之兵而光祿勳在南軍之內則掌郎衛之官者也武帝雖增置期門羽林然亦光祿勳之屬也至光武以五營校尉屬中壘本北軍也而得入宿衛城門校尉亦北軍也而衛尉乃以屬焉則雖有南北軍之分而亦互相制衡至其所謂光祿勳執金吾與衛尉之舊職則固未嘗盡廢

禮樂卷之五

五

也今唐之十六衛左右監門則漢宮掖門之職而屬於衛尉者也左右千牛衛則漢期門羽林之職而屬於光祿勳者也此四衛者雖亦與於宿衛而諸府番上之兵非有所領故言衛者常止以十二焉自隋以後雖猶存光祿寺衛尉寺之名而光祿之所掌者移於饌羞酒醴之微衛尉之所掌者止於儀仗兵器之末其職皆非漢舊矣十二衛中有金吾則猶漢執金吾之職也衛雖分爲十二各有司存而郎衛兵衛南軍北軍固已混於其中矣諸衛既爲南衙則漢之南北軍皆南衙也特別立禁軍名北衙則亦自分南北

耳說者遂以南衙爲漢南軍北衙爲漢北軍殊不知諸衛之爲南衙以其屯於宮南禁軍之爲北衙以其爲北門長上而在禁苑耳與漢南北軍之制異矣林氏敘白樂天之說已明而何後人猶仍其誤哉長安志曰禁苑在宮城之北

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素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

禮樂卷之五

五

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高宗龍翔二年始取府兵越射步騎置左右羽林軍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萬騎分左右營玄宗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弟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末年禁兵浸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調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時郭子儀領朔方全軍東討置元帥府收其子弟有衆三萬分番於行在宿衛又擇善騎射者置衛前

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中貴監之以備出入翊從其後射生軍又號實應軍

今按高祖初下京城即以元從義兵之願留宿衛者給以渭北白渠之田置營以處而使驍衛將軍主之太宗以元從軍爲龍武分爲左右置將數員分掌又於元從揀善射者百人分兩番於北門番上從獵謂之百騎後漸衆改爲千騎於北門別置營壘猶統龍武軍其後轉多改爲萬騎而名羽林軍分左右置將軍員如龍武羽林盛而龍武衰焉初元從軍老及闕

禮樂卷之三

五十六

必取其家子弟鄉親代之及置羽林萬騎但取材藝矣此本鄴侯家傳是神武羽林本皆元從軍也但羽林於元從中取善射有材力者耳今唐志乃謂高宗取府兵越射步騎置左右羽林則似羽林選於府兵之中而不皆元從也觀鄴侯羽林萬騎但取材藝之言則不皆元從亦可知矣龍武羽林雖各置將軍然高祖時元從主於驍衛太宗時領於諸衛本皆與於宿衛之人未嘗漫然無所屬也至張說一切請募驍騎而諸軍諸衛各以募充不相統攝兵皆召募市販遂多故禁軍漸耗而護從乏人至神武增置并羽林

龍武各分左右二廂禁內始備六軍之制於是遂爲北衙六軍矣此由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備禁軍也實應軍以英武軍不在六軍之數肅宗赴靈武即位見通鑑王德元載

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友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魚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義皆鎮

禮樂卷之三

五十七

陝其後伯玉罷以郭英義兼神策節度英義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

今按鄴侯家傳謂郭子儀收復京師元帥府兵多鎮於陝而魚朝恩皆得監之則朝恩所監者不止神策軍而亦不自監九節度師始也特觀軍容之名始於監九節度耳其後代宗時程元振亦以宦官監元帥府軍遂爲故事矣夫宦官所以不可委任事權者以其睚近天子而易爲奸慝也而難於去也況使監兵豈不害政之大哉肅宗時朱克融王庭湊之作亂也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

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遺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夙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史憲誠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併朱克融王庭湊以

禮樂卷之五

五八

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此非宦官監軍之所由致乎宦官之橫益甚而諸道之益深雖宦官亦不能自保矣可不戒哉○裴度河東節度烏重胤橫海節度李光顏忠武節度皆奉命討賊者幽鎮朱克融也亂自朱克融始故以幽鎮言節授三鎮再失河朔詳見前方鎮條下

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寔盛分爲左右廂

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領之又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遊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又以興平武功天興隸之

王子充曰舊史官制羽林龍武神武謂之北衙六軍會要貞元十四年始詔神策左右軍置統軍品秩同六軍則神策不在六軍之數明矣

今按永泰代宗年號貞元德宗年號貞元十四年在永泰元年後三十二年苑中禁苑也王應麟曰苑地廣故唐世多於苑中用兵

朝恩罪誅以劉希暹代爲神策軍使希暹復得罪以朝

禮樂卷之五

五九

恩舊校王鶴駕代將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志貞爲使請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歿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各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戰伏不去帝遂出奔及志貞流貶神策軍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

今按李希烈本淮西將殺節度李忠臣而自爲留後

至建中三年反時田悅與李正己子李納李惟岳將王武俊而朱泚第朱滔亦尋與武俊等皆在河北作亂故曰河北盜且起神策都虞候李晟等方奉命討悅未克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督神策軍助討不利云神策之士多鬪死當在此時又如建中四年神策將劉德為淮西兵所敗之類涇卒者涇原節度使姚令言之兵也以李希烈寇襲城發涇原兵救之因賞薄遂作亂于京師而德宗遂幸奉天今言亦友是年十二月白志貞貶為遠州司馬飛狐今大同府廣昌入懷仁縣界可由代州出河東至奉天之道時晟討

禮樂卷之五

本

朱滔等退保定州故從飛狐道出也歲為行營節度屯中渭橋事在本年十一月

貞元二年特置監勾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大將以下又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軍使神策龍武皆加將軍以待諸道大將軍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軍名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

今按上元中神策軍置節度使而以中官為觀軍容使監之其後盡統於觀軍容使及李晟入援置行營於渭橋而復以為節度京師神策軍則置大將軍以

下而後罷置節度使特置監勾當即監軍也神策初本不在六軍之數至是則盛矣射生軍即英武軍今以其累有清難功故復賜名神威軍併得列於十軍焉

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京師之人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貞元十二年以左右神策軍將軍為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時邊軍未饒多不贍而以卒屯防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遙隸神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

禮樂卷之五

本

五萬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神威軍合為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

今按神武軍雖省而未廢神威軍則已廢矣其軍俱合名天威軍及又廢天威軍則神武軍猶存也併神策為八軍矣故昭宗時既廢神策軍而猶有舊六軍之名也事在下條

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離為十軍今攷自為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

神策大將軍為左右神策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為京西招討使悉發神策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為斬神策中尉西門君遂李周潼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關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蹊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行瑜弟同州節度使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暄請天子幸邠州都頭李筠以其軍衛帝出幸莎城石門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置殿後四軍嗣覃

禮禁卷之五

李三

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關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宅不令典兵又奏罷殿後四軍於是天子之親軍盡矣都頭李筠石門功第一建復奏斬之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稍復置之以六千人為定

今按僖宗幸蜀以黃巢入長安而走興元也事在廣明元年田令孜西門君遂李周潼駱全瓘劉景暄皆宦官也殺西門君遂李周潼事在景福二年殺韋昭度李蹊及李克用討王行瑜與天子幸汾及莎城石門並在乾寧二年王子充曰莎城在格夏門外屬京

兆府萬年縣石門鎮在京兆府藍田縣西南四十里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

禮禁卷之五

李三

今按昭宗以乾寧三年幸華州至光化元年始還長安而劉季述等幽帝在光化三年云是歲者蓋承復置神策之年而言耳劉季述等誅而昭宗復位在天復元年朱全忠誅宦官在天復三年蓋崔胤所召已見前方鎮條下劉季述王仲先韓全誨張弘彥皆宦官也諸司有司之事也兩軍左右神策之軍也崔胤雖兼判之而亦有名無實矣

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為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胤令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今按全忠歸鎮留屯事在誅宦官之後崔胤為全忠

所設在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弒昭宗在本年八月

唐志曰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源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

禮樂卷之五

本

安險尊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以滅亡可不哀哉

今按唐志歐陽文忠公之論也迹其本末治亂昭然有天下者可以監矣

山堂章氏曰唐自世業府兵之制壞而猶有軍府屯田營田以捍要衝以助兵食太宗開元末天下屯田

入穀幾二百萬斛憲宗元和中韓重華屯田于振武

歲收粟二十萬石文宗太和末畢誠營田邠寧歲收三十萬斛皆省度支錢以數百萬計至於五代易置天子皆以兵於是聞有屯田者惟見石晉括民穀周氏鬻營田而隸營田之民於州縣遣使均天下之田稅而已然則兵民之分始於府兵之壞而極於屯田之俱廢天下安得不以養兵而困哉

今按屯田因兵屯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管業以居其人故以營名屯田以兵營田以民雖各異制而亦相通屯田之議雖起於晁錯趙充

禮樂卷之五

本

國然戰國時燕趙皆以一國自當匈奴庸非其民皆營田以爲守乎此李泌所以惓惓爲德宗言屯田也故屯田雖止爲一方屯戍而言然實寓兵於農之遺意焉至五代盡廢屯田而養兵之費一取於民何以能給乎其得國不久而遽失也宜哉此誠足國安邊之要務故附論於此焉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帝以軍儲不足謀於諸臣莫知爲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灾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損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

未能捐省輸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少休矣
竟不能行

胡三省曰折納謂抑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紐配謂
紐數而科配之也

今按亂世諸臣論兵類皆功利之見惟此數言得養
兵之本故特錄之

讀禮疑圖卷之五

禮疑卷之五

本末

讀禮疑圖卷之六

會稽季本

五代軍制無足稱惟侍衛親軍之號起於唐末武宗之
兵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
軍都指揮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
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
時始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
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太
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
之私兵也天子自為之將而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
長耳自漢以來其權益重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兵
不過京師之兵而已及方鎮名存實亡六軍諸衛又益
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
司矣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
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而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
司矣

今按此本歐陽文忠公說宣武梁莊宗全忠在唐僖
宗時為宣武節度也節度使軍各有都指揮使副都
指揮使都虞候而都指揮使亦本方鎮軍校之名不
過一都頭耳故曰卒伍之長梁起宣武軍乃以其鎮

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後唐侍衛親軍緣此而改時尚未有殿前親軍蓋至周而始置也六軍諸衛之兼判本唐末之制至漢軍衛俱廢矣惟存侍衛親軍之號而唐莊宗同光中有左廂馬步都虞候董璋則當時馬步軍皆分左右廂矣又周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周太祖尚未歿也以殿前都指揮李重進遙領武信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遙領武定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何徽遙領昭武節度使事見通鑑則世宗未立之前已有殿前之名而馬軍步軍亦分二帥則亦明與殿前並為三衙總

禮樂卷之六

二

故胡三省以為宋朝三衙之職昉於此而石林葉氏乃謂殿前軍起於周世宗使宋太祖為殿前都虞候時是誠未之考也而及譏歐公不知所始之言為未詳是豈知歐公本慎言史之闕文哉至於三衙宋興猶並稱侍衛親軍及殿前兩司則總其舊名而言耳殿前侍衛各有二軍軍各二廂宋三衙四廂之制蓋本於此詳見後條

周世宗即位既敗北漢兵於高平謀肅軍政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

所以失國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奈何滲民之膏厚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閱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連練之力也

禮樂卷之六

三

今按高平之戰在顯德元年上軍謂親軍即宋上四軍也殿前取唐肅宗殿前射生之義諸班即班直也騎步諸軍即侍衛司馬步軍也宋太祖揀選之法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蓋本於此周世宗選武藝精者為殿前諸班又置都點檢位在都指揮上宋太祖由此受禪而步騎諸軍則令將帥自選居其次焉可見世宗已重殿前之司矣或謂至宋而馬步二軍始居殿前之下則恐未然世宗此制已有收藩鎮兵權之意宋太祖之制兵其大要蓋有所受云詳見後條

宋沿五代之制有侍衛親軍及殿前兩司蓋侍衛親軍起於後唐殿前始於周世宗顯德元年以太祖為殿前

都虞候詔募壯士送京師命太祖擇武藝精高者為殿前諸班而置都點檢位在都指揮上太祖由此受禪建隆二年慕容延釗罷自是都點檢不除侍衛司馬軍步軍遂分為二并殿前號三衙各置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三員都指揮以節度使充而副使都虞候無定員以刺史以上充備則通治關則互攝兼統置四廂軍三司天下之兵柄皆在其權雖重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洪邁論三衙軍制劄子曰三衙軍職之大者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次各有都虞候次有捧日天

禮樂卷之六

四

武四廂都指揮使龍武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秩秩有序若登第然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副都指揮使邊境有事命將討捕則旋立總管鈐轄都監之名各將其所部以出事已則復初二百年間累聖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詰禁自南渡以後觸事革創於是二帥之資淺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稱而都虞候以下不復設置乃以天子宿衛虎士而與在外諸軍同其名號以統置統領為之長又使遙帶外路總管鈐轄皆非舊典所當法祖宗之舊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為諸廂改統制以下為都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

職預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軍皆驚之舉

石林葉氏曰殿前司與侍衛司馬軍步軍為三衙其實兩司而侍衛司都指揮使外又置馬步軍都指揮使耳殿前司亦參馬步軍而總於都指揮使故殿前司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與馬軍步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兩司三衙合十二員分天下兵而領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

今按侍衛親軍起於唐謂明宗也殿前起於周世宗

禮樂卷之六

五

顯德元年謂於此始見其名耳蓋世宗之父太祖殂於本年之正月時世宗尚未立也而已有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之官則亦不知何時始起也故歐陽公以為不見更置之始蓋不可必其為世宗所置也殿前侍衛本止二司各有馬步二軍但殿前一司則以馬步二軍總領而侍衛親軍則分馬軍步軍為二不復以總司專領故侍衛之馬步各為一司而與殿前司列為三司謂之三衙此自顯德元年已然矣宋蓋仍其舊也故官志止列殿前司與侍衛馬軍侍衛步軍為三職各有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三員共九員

然兵志則侍衛司另列三員并殿前與馬步二軍共十二員即葉氏說之所本也如此則若四衛矣蓋侍衛總司都虞候以上其員常闕而即馬步軍都指揮使等各領其務故與殿前號為三司耳志固自言之矣雖為三衛然馬軍步軍二司則實侍衛親軍之所分也故殿前侍衛後亦常並稱兩司不改其舊焉慕容延釗為殿前都點檢在建隆元年太祖初即位時四廂詳見下條樞密院自唐代宗始置使以宦官為之但為屋數楹令貯文書而已其後漸行文書因而專橫至五代時以士人參之遂同執政漸多門矣宋

興始設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佐邦治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稱二府然後樞密院之設始專有職掌不為贅疣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宰相之事元豐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事命官統之互相維持又范祖禹曰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統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所以無兵變此宋初設樞密之本意也兵柄既歸樞密則兵部所職雖皆掌行本兵之事而非樞密主之則亦不敢專

制卷○又按洪邁劄子孝宗乾道中所進而不果行者也三帥指三衛之都指揮也當高宗時別置御營司始以都統制名官而領之蓋建炎元年也其後外州駐劄又有御營諸司都統制之名又以御營使併入神武軍以舊統制統領改充殿前司統制統領官其後外州駐劄為行營者又有御前諸司都統制之名而三衛舊帥為其所統故有此奏詳見後御營改為神武下都統制宋初亦有之然舊制出師征討諸將不相統一則拔一人為都統制以總之未為官稱也但以武臣職高有識畧者為馬步軍副都總管遇

出師征討則加以都總制軍馬之名猶今節制軍馬之類非有司分也其下有統制統領皆軍中偏裨將也南渡後始有此名宋初禁兵但以路分都監等領之路分都監即兵馬都監有路分者也偏裨將則先申樞密院定察從主帥陞差主帥即都統制常以都總管為之以統各路馬步軍者也宋初以都指揮使充副總管以觀察使充有止一州者有數州為一路者有帶二三路者或文臣知州則勾管軍馬事舊相文臣亦為都總管是為帥府其後用文臣一員帶安撫使為都總管武臣一員為副總管遇朝廷起兵則

副總管為帥副鈴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鈴轄宋初以朝官及諸司使以上充或一州或一路或二三路其後專選才武及曾任主兵官者充此下又有兵馬都監有路分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今以肅清所部其後副都監以武臣充其州都監則以大小使臣充掌本城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之事兼在城巡檢其資淺者為監押或雜用文臣又州縣各有巡檢沿邊又有溪洞或蕃漢都巡檢又有捉賊并戰棹等巡檢皆掌訓練巡邏譏察捉捕之事建炎以後往來接連合應援處則置都巡檢

禮樂卷之六

八

以總之各隨所在聽州縣守令節制夫都統制統制統領鈴轄都監皆在外掌兵者之帶銜也今以三衙遙隸豈舊典哉蓋三衙四廂內之統握禁旅者也總督鈴轄都監監押外之統握諸將兵者也都統則主將行軍節制兵馬之名也職各有所主矣其番戍就糧之軍隸於總管見後兩朝志屯戍制下而都督之軍又隸於三衙如高宗為趙鼎言祖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隸三衙者是也御前諸司見後李壽長編敘禁軍下

殿前司有捧日天武左右四廂馬軍司有龍衛左右廂

之軍司有神衛左右廂各有都指揮使每軍各有都指揮使都虞候每指揮有都副指揮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捧日四廂管舊城左廂及殿前司馬軍天武四廂管舊城右廂及殿前司馬軍龍衛四廂管新城左廂及馬軍司馬軍神衛四廂管新城右廂及步軍司馬軍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廂各三軍左右廂起於唐本用李靖兵法諸軍各分左右廂統之自府兵法壞京師變為彊騎謂之禁兵諸道變為長征謂之鎮兵昭宗之末禁旅盡矣朱梁以方鎮建國遂以鎮兵之制用之京師京師兵有四廂而諸軍兩廂其廂使掌城郭煙火之事

禮樂卷之六

九

而軍旅漸有廂軍之名自周世宗於方鎮寄招禁軍別立管部由是州縣始有禁軍太祖作階級法專治禁軍而天下鎮兵通謂之廂軍

今按捧日領左廂天武領右廂屬殿前龍衛領左廂神衛領右廂屬侍衛四廂隨時而易美名故其號常有不同者每軍止左右二廂合兩軍而為四廂今捧日天武龍衛神衛各言曰廂者蓋捧日天武四廂龍衛神衛四廂各以一都指揮使總之名為四廂都指揮使而每軍皆稱之曰四廂云廂使即四廂都指揮使也舊城蓋即宮城新城蓋即京城煙火即後漢志

所謂非常水火也蓋殿前侍衛二司皆掌宿衛之兵而殿前則總宮門內外禁衛之事猶漢之衛尉也侍衛則總京城內外營屯之事猶漢之執金吾也其職雖分而宿衛則實相關焉寄招禁軍謂禁軍寄於州郡而別立營部如兵志所載河北驍健壽延清塞之類猶宋之就糧軍也其後隨處借招就糧者濫矣朱子論宋有寄招之令而曰棄子弟素習之技取浮浪無能之人蓋指此耳階級法太祖所立其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蓋欲都指揮使以下至押官長行等級相承以絕禁旅之上陵

禮部卷之六

十

也此上二條備宋三衙四廂之制當屬禁兵條下以其沿於五代故列周世宗後云後凡以類從者倣此宋環衛官左右金吾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領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皆有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並為環衛官無定員皆命宗室為之亦為武臣之贈典大將軍以下又為武官責降散官雖有官階別無所領兵禁兵分隸殿前及侍衛兩司所稱十二衛將軍皆空官無實中興多不除隆興中始復十六衛號環衛官

今按十六衛即唐之舊名也唐本以十二衛領在外

折衝諸府至府兵法壞而禁中別置左右羽林等六軍以為親軍兵皆召募而十六衛有名無實矣今宋殿前侍衛兩司即唐禁內六軍之制而擇曰天武龍衛神衛之名則又因諸軍亡散而收神策為殿後四軍之遺也十六衛雖仍唐舊其職惟環衛而已於兵無所領焉然多宗室及勳戚之家充則猶有古者用諸公族守王宮之意焉其兩司禁軍捧日天武則領殿前司馬軍即漢衛尉所領之南軍也龍衛神衛領侍衛司馬軍即漢執金吾所領之北軍也故章氏謂太祖盛時皇城之內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

禮部卷之六

十一

之兵蓋亦以殿前侍衛分配也但官志於殿前司及侍衛馬軍侍衛步軍俱稱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選補賞罰皆總其政令及侍衛護從無所別焉亦猶唐初十六衛之兼南北軍矣其不同者特各掌所屬之名籍耳故宋之制兵雖沿五代而亦本於唐舊也中興謂高宗隆興孝宗年號

太祖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為上軍老弱怯懦者為剩員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禁軍殿前侍衛司分領之廂軍亦內屬侍衛司

止齋陳氏曰剽員之置不但以仁羸卒亦以省冗費也熙寧十年十月詔諸路州軍逐州就糧禁軍廂軍通計十分立一分爲額剽員立額自此始自宣和之難養兵益衆而戰功之賞例加官資於是退兵重爲天下費而州縣之力困於養退兵矣

今按上軍者上四軍也兵志曰捧日天武龍衛神衛爲上軍剽員者禁軍之老懦者也周世宗命太祖揀選軍士羸者止今斥退及太祖受禪以禁軍久居宿衛舊勞揀落則動衆心故以剽員處老懦亦使逐管收管以給官府宮觀園苑寺廟倉廩之役此即百役

禮疑卷之六

十三

中看守掃除之末事也故志於神衛水軍剽員有帶甲看倉草場看船之名如此則羸兵不爲虛食而公役又省傭錢且禁軍之任披甲者廩給優厚廂軍次之而剽員例減禁軍俸糧之半故曰省冗費也當太祖時因有舊勞而姑存之羸兵亦必不多至眞宗治平四年見戎卒有苦寒廢支體者皆憫其勞而悉隸剽員以資廩給自是率以爲例其後累諭揀閱內外疲老去其尤劣而尚有家者使歸農畝餘則以隸諸州剽員雖太祖亦以此法揀閱然宿衛人之有勞與外國之無倚者不盡退也亦庶幾有仁者之心焉則

剽員豈有定額哉剽員之有定額蓋自冗兵始也召募既衆而揀閱不精又諸州廂軍皆得與剽員之列於是剽員多矣至熙寧定剽員之額亦不得已而爲一切之政也夫剽員所給之役亦公役也苟無剽員則未免役及禁軍之下者矣觀司馬光論罷將官劄子有曰前宰相西京留守韓絳謁嵩山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剽員七八人而已可見下禁軍之充白直似有條禁雖得暫一借役然亦不敢出城經宿耳若剽員則固可應白直之役者也故剽員不必盡廢而增兵則不可太多正

禮疑卷之六

十三

兵日增則剽員日衆州縣之不能給蓋在兵多而不在于剽員也禁軍廂軍分屬詳見前四廟條下○州軍者宋制大曰府次曰州小曰軍又其下曰監府軍府州軍有知州軍事之職皆掌理郡政者也但軍在兵州主民耳宣和之亂請徽宗時金人入寇之害在宣和七年餘詳見後條

八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備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今如樣招募後又以水挺爲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軍頭司覆驗引對分隸諸軍自是

皆精銳禁衛之籍無關矣○京師諸庫務皆有役
其執技者即不設等杖

歐陽公曰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
者招之以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
以爲廂兵

今按等杖以高下爲等而俸錢因以爲差歐公之言
蓋太祖舊制也如真宗時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
尺五寸爲五等之類稍怯弱者尚任小役故亦選入
廂軍即司馬光所謂減充小分也志載諸司庫務人
員兵士有犯罪名並依廂軍條例以諸司役兵本廂

禮樂卷之六

十四

軍也其後選多不精故熙寧元年有諸揀不任禁軍
者降充廂軍不任廂軍者免爲民之詔此爲州兵招
揀不如法者言也若久爲禁軍廂軍者則當時固爲
立剩員之額矣京諸庫務皆有役兵即京官之僕隸
也熙寧二年樞密院言京師役兵不足歲取於諸路
其曰京師役兵蓋諸路廂兵隸於宣徽者也詳見下
條此可見軍供百役之制矣又募兵必以等杖爲則
此成法也而宣和之朝廂軍已有短小不及等杖者
當時猶以爲虛費廩食况禁軍乎至高宗乾道四年
樞密院言殿前司步軍司內有官人子弟多願投充

效用其間不及等杖二三寸却有膂力強壯之人詔
令逐司遇有闕額除及等杖外若低一二寸令射八
斗力者低三寸令射九斗力者審驗強壯即行指試
則勁卒蓋有出於等杖之外者故以膂力爲主如漢
唐之選材力而等杖則參驗可也若拘於等杖豈足
以盡人材哉但恐所選不皆精壯之人則亦同歸於
無實用而已

止齋陳氏曰藝祖時天下無禁兵也所謂禁兵者皆
二司之卒分屯而更屯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
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

禮樂卷之六

十五

爲禁軍是爲就糧於是列郡稍置禁兵矣熙寧按天
下廂兵之籍五十萬人亦不足戰於是教閱之法起
其後以廂軍團併爲額教閱之兵升同禁軍排在就
糧禁軍之下由是禁軍始遍天下矣

今按宋太祖之制兵在內惟禁軍在外惟廂軍皆所
養於官者也廂軍止供諸役餘屯本城而遠戍大征
則皆發禁軍禁軍出居外州者特以屯駐駐泊就糧
而已自真宗以契丹之寇仁宗以元昊之反皆剽保
毅爲便捷軍以隸侍衛步軍司此所謂因事宜而升
爲禁軍者也自此以後則列郡之增置禁軍如嘉祐

中東南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揮之類日以多矣夫保穀者鄉兵也而升保捷則易以禁軍之號矣保穀本強勇之兵其視禁軍之怯弱而冒刺者不知幾倍就以補禁旅之闕亦何害乎但此端一開人希厚資必有如唐末諸將詭辭以請遙諫神策軍者矣末流何所底極哉故簡閱舊軍汰去冗食而以之補就糧之闕員則可以之增禁軍之常額則不可額增則養不能贍矣刺即黥也見後梁祖令諸軍贍面下○又按宋太祖養兵有制後人以其貴精不貴多故遂謂其蓄兵爲少如曾鞏言太祖修教習之令黜老懦之

禮樂卷之六

十六

兵舉中國裁十六萬人平五強國此猶以初定天下時所選精兵而言也若神宗則曰祖宗養兵二十三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承平百餘年蓋因於此是謂太祖制兵立法如此而後世享其利矣則竊有疑焉夫京師蓄兵十萬餘當有抽發屯駐泊就糧之卒所存於都下者無幾矣又開寶末年州凡二百七十有三以諸道十萬餘人均配每州不滿四百人自分供百役之餘烏足以充本城之守哉且廂兵比於禁軍

稍弱雖合集諸道恐亦不足以當畿內也此蓋夸張祖宗以寡制衆之美辭耳惟宋庠有曰祖宗收方鎮之權常欲畿甸蓄禁兵四十萬陳師道亦曰開封無山川之險爲四戰之地太祖以兵爲衛甸內常用四十萬人庶幾足以分配然數又太多矣考之嘉祐中樞密院奏中外兵馬之數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此則覈實之數而凡屯駐泊就糧者皆取於十九萬三千之中當時未以爲不足也夫中外之數總三十七萬八千者舉成數可以爲四十萬禁軍十九萬三千者舉成數可以爲

禮樂卷之六

十七

二十萬但神宗不當併諸道於二十餘萬之中而宋庠陳師道不當以四十萬特言禁兵也蓋皆傳聞臆辭耳若張方平謂在三司計會建隆以來兵數太祖蓄兵不及十五萬太宗不過四十萬人則十五萬者必建隆初年之數而四十萬者則固承開寶末年之數矣要亦無背於宋陳二公之說也以唐言之天下府兵通計六十八萬番上京師宿衛者大約當有十二萬人而征戍卒不與焉今宋併征戍言於禁軍而止十九萬三千人其軍亦不爲冗矣蓋太祖不欲以民財養無用之兵之本意也然則禁兵之增後人爲

之豈太祖之初制哉五強國謂蜀孟昶南漢劉鋹北漢劉鈞南唐李煜周主宗訓也

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內總於侍衛司一軍之額有分隸數州者或一州之管有兼屯數軍者在京諸司之額五隸宣徽院以分給畜牧繕修之役而諸州則各以其事屬焉建隆初選諸州募兵之壯勇者部送京師以備禁衛餘留本城雖無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

今按此兵志載太祖時廂兵初制也一軍之額分隸數州如騎射之軍則青兗鄆曹等州皆置也一州之管兼屯數軍如潁州則有威邊壯武等軍也見兵志

禮樂卷之六

太

在京之額五謂力征之事漕輓也工作也繕河也養馬也役卒也此外又有別項雜役朱子所謂離爲六七謂之兵而不知兵者也宣徽院有兩使總領內諸司常以樞密使兼領故韓川以爲武官其屬案掌諸司工匠兵卒之名籍而漕運之事亦皆工部所掌之工役也故通隸焉諸州各以事屬亦謂以役事之相關者屬宣徽也熙寧間樞密院言京師役兵不足歲取於諸路正此類耳詳見後熙寧條下廂軍本隸樞密院至元豐間改隸兵部其後議以籍副上樞密以重本兵廂軍本不以等樣選少壯者刺充

與禁軍之強勇者不同禁軍俸厚而廂軍俸薄故富弼募京東伉健爲廂兵技類禁軍則曰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用可見廂軍廩給不及禁軍之厚矣其犯階級罪亦有差蓋太祖之置廂軍止以周處夫失職之徒而不貴其當先之勇故但使之身供百役罕所教閱雖有更戍亦令於本城諸軍屯駐而已未有他郡之戍也諸州本城兵之戍他郡蓋自咸平中成川陝始當時遂名駐泊郊賞亦同帶甲例其後漸升正軍則更戍他郡以爲常矣故兵志以爲雖無戍更兩朝志作雖或戍更則就後來戍他郡時而言矣

禮樂卷之六

十九

止齋陳氏曰自建隆二年以諸郡本兵共百役或更戍他郡不但以逸民戶也所以勞苦其身遠離其妻子使習於南北風土之異而不得坐食於本營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得常坐養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兵於是嚴差出破占之令而壯城作院各置指揮由是在軍禁旅無就糧者禁軍在城防托而廂軍亦升爲禁軍不復戍役矣養兵之費徧天下虜人犯關無能發一矢者以不守藝祖舊章也

今按更戍他鄉非太祖建隆之制蓋自咸平中成川

陝始前已論之矣止齋亦自謂見得咸平猶更成如此可見前此無可考也勞苦其身云者蓋本兵志所謂太祖懲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得專其兵兵不至於驕惰亦未以廂兵言也又康定間禁兵北戍及川陝荆湘嶺嶠間多不習水土欲益募土兵為就糧而元祐間孫覺亦言宜循祖宗之法使屯駐三邊及川廣諸道州軍往來道路足以服習勞苦南北蕃戍足以均其勞逸則可以見禁兵本有更戍南北之制矣但北抵關河南踰嶺嶠往來更戍亦太遠蓋

禮樂卷之六

二十

太祖之意本欲抑藩鎮之權故悉以禁軍週迴天下使識道路險夷服習遠方勤苦是亦居重馭輕節制羣雄之一術也雖不免於遠戍之勞非先王公天下之制比之漢唐調外兵而番邊戍者則兵柄庶幾不易倒持耳三司即三衙也列郡各置禁軍見後咸平三年廂軍升禁軍條下禁軍濫升則冗卒衆而差占多故嚴其令也壯城作院皆外州廂軍之號河北陝西有壯城主城壘之事熙寧五年增置指揮丹儀太原有作院主匠役之事熙寧元年增置指揮在軍禁旅無就糧者蓋在外就糧亦備屯戍既有壯城作院

則遂就工作諸處又有東西八作等司多為將領所役矣升同禁軍而有工作可依則不復戍役如兵志所言久戍之弊或十年或二十年不更皆已老瘁而諸州所留類皆少壯及工匠三司以坐甲為名占留逾制有終身未嘗一日戍者是也虜人犯關謂金人陷京師也在欽宗靖康元年

自唐中葉設營兵於諸鎮每防秋征行大則將帥自往小則列校董之禁衛雖設而皆非精練藩鎮強者得以專土判換河北兵最強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之處頗雜耕種倍昭間征討不息師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

禮樂卷之六

二十一

之乃令諸軍悉黥面為字以識軍號迄今遵其制五代以來境蹙兵少然習用為常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校勢位差損周顯德後克淮甸有東南之漕京師倉廩稍實得以聚兵為強幹之術

今按梁祖令諸軍黥面為字見開平元年黥面黥面也刺字而以墨涅之亦謂之涅宋因而不改禁軍廂軍為正軍皆刺面鄉兵蕃兵皆刺手背充正軍者亦刺面司馬光言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是其制也但鄉兵之刺必非太祖時所起其後若蕃兵防漢兵之盜殺而刺其左耳則又別是

一義矣蓋募士多非土著而長征之兵又爲終身之役懼其逃亡亦不得已而爲此苟且之政耳夫黥三苗五虐之刑也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以自別於平人故致堂胡氏譏其不仁宜矣但不黥則士卒之逃無所別識當亦別有處也如梁祖時黥而復逃逃而爲亂黥亦何益哉

太祖太宗以雄畧英武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兵于京師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于官帑庾充物得以贍給而備時使其邊防外藩鎮須兵屯守者自京而遣故有駐泊屯駐之名其京師諸州便運路者則有

就糧兵焉許挈家屬以往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駐代還今按收藩鎮兵在建隆二年戍兵隸總管曰駐泊隸州曰屯駐皆自京師遣戍也就糧者京師禁軍也諸州近運路則糧易致故使就之以其便近故得挈家以往雖就糧亦從戍卒更番屯泊也觀挈家以往之言則必在京畿近地未離京軍而在遠州者亦少故嘉祐中韓琦言祖宗時就糧之兵不甚多邊陲有事則以京兵益之此見就糧多亦後來增置矣以上言收藩鎮兵於京師以爲禁兵者本州兵謂廂兵廂兵止戍本州故以屯駐言代還謂與本城士卒相更也

蓋踐更之期近者三月遠者三年觀志言久戍不更而工匠有終身未嘗一日戍者可見工匠皆當更戍也自本州兵至下一節皆言收藩鎮兵以留本城者舊制除軍衛外諸州兵上從節鎮及本軍之號自唐宋稍增其美名國朝初平僞國合併所得兵別爲軍額其願歸農者解其籍或給以土田其後或新經料簡或團併有餘則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指揮之數而無常焉今按舊制謂唐初置節鎮時之制也新經料簡謂祥符九年揀選也團併有餘謂熙寧二年併省也每軍舊有指揮後復增置說見後

凡召募兵者所在設旗給賞長吏都監專視之部送關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使坐隸諸軍其自下軍而升上軍自上軍而入諸班者皆臨軒親閱今按給賞即兩朝志所謂賜以緡錢衣履而隸諸籍也軍頭司見後兩朝國史志下云上軍者謂捧日天武龍衛神衛上四軍也五百文以上料錢見錢爲中軍不滿五百文料錢見錢并捧日天武第五第七軍龍衛神衛第十軍驍猛雄勇驍雄雄威爲下軍皆指禁軍而言見宋史兵志

每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

代遞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疲老者
凡大祭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還
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而代還者則給裝錢
川廣遞舖卒或給時服錢履凡出外率有口糧

今按遣戍之軍皆禁軍而此則待其上軍之禮也所
遣上軍見下條大祭祀謂郊天也宋時常有郊賞
勞如此可謂極厚矣太祖既作階級法以峻其刑而
又厚賞勞以崇其禮此駕馭之術也歲以為常猶恐
不繼而後世況又增置禁軍乎○自唐中葉至此凡

禮疑卷之六

五

五條言宋兵制大槩已明但節目尚未周悉故復備
李燾長編及兩朝國史志之說於下以互相參考云
李燾長編曰凡禁軍之最親近者執戟殿宿衛官
省扈從乘輿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
頭司皇城司驍驍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戍而出
戍邊或諸州戍戍者謂之屯駐非戍諸州而隸於總
管司者謂之駐泊非屯駐駐泊而以糴賤留便廩給
謂之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廂兵
教閱者為教閱廂兵蕃夷內附糾合其人而用之曰
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熙寧元豐之間

兵制備矣

今按諸班直已有職事在殿前者皆上軍之所升也
則班直不在上軍之數矣而所遣戍之上軍為軍頭
司所引對者則龍衛以下之上軍而非班直所領捧
日天武之上軍也軍頭司有備軍皇城司有入內院
子驍驍有騎御馬直皆禁軍之分隸者也亦不在更
戍之列役兵供在京諸司之役者也蓋開封府界之
廂兵也以其為役而募故別名役兵如此則熙寧間
樞密院言京師役兵不足而歲取於諸路者非矣教
閱廂兵自仁宗始有此名太祖雖委諸州長吏都監

禮疑卷之六

五

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然於廂兵未嘗有教
也由此而徑升禁軍則增置漸多矣○御前忠佐司
宋初但曰軍頭引見司太宗端拱中改軍頭司為御
前忠佐軍頭司引見司為御前忠佐引見司軍頭司
掌崇班供奉及諸州駐泊提捕之事引見司掌軍頭
名籍搜閱引見之事驍驍院掌國馬別其駑良以待
軍國之用皇城司即唐北衙羽林禁軍之職掌宮城
出入之禁令惟宿直諸班禁衛畧無統攝而批書印
紙則屬殿前司蓋皇城有親從軍數千人乃命武臣
同入內兩都知主之而殿前不預朱子曰皇城司有

親兵數千人以內侍都知二員管之宋朝只此一項
令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參之又以制殿前都指揮之
兵也此蓋宿衛之尤親者故併及之以見太祖制兵
之深意至神宗以宦者李憲徽宗以宦官童貫各專
征伐則失之遠矣

兩朝國史志曰太祖太宗平一海內懲累朝藩鎮跋
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其分營於外
者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便廩食於外故聽其
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自京師諸鎮之兵
亦皆戍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于時

禮樂卷之六

二十六

天下山澤之利悉入縣官以資廩賜將帥之臣入奉
朝請以備指縱獷悍之民收隸尺籍以給守衛兵無
常帥帥無常帥內外相維上下相制等級相軋雖有
暴戾恣睢無所措於其間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
無犬吠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

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蕃兵分隸
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廩給訓練
屯戍揀選遷補之政皆樞密院掌之

禁兵者天子衛兵也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
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

以征討自景德後兵不復試

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祖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
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本城本城
雖或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

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為
防守之兵也國朝以來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
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毅塞戶強人弓手河東
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義軍
川陝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西
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

禮樂卷之六

二十七

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
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
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隄麟府
其大首領為都軍主百帳已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
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

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蓋籍天下良民以討有罪
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天下獷悍之兵以衛良民
今召募是也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
諸軍悉黥面為字以識軍號是為長征之兵初募時
先度人林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為黥面賜以緡錢

衣履而隸諸軍自國初以來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
在所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
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下失職獷悍
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爲廂軍制以
隊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繩墨平居食俸廩養妻
子備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戰鬪弱者給漕輓
則向之天下失職獷悍之徒今爲良民之衛矣

廩給之制總內外廂禁諸軍且百萬言國費最鉅者
宜無出此雖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賦有事復
裹糧而爲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

禮樂卷之六

三

悉以養兵然有警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
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藩鎮得專租稅天子禁衛之兵
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國朝收天下甲卒數十萬悉萃
京師京師八方所湊水陸四達歲漕江淮粟六百萬
石而縑帛貨錢齒革百物之委不可勝紀是以軍儲
饒羨初太倉纔支二三歲承平既久常餘數年之食
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世之議者不遠乃謂
竭民賦租以養不戰之卒糜國帑廩以優坐食之校
是豈知祖宗所以擾役強悍銷弭爭亂之深意哉
屯戍之制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亦

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瘝老至於諸州禁廂
兵亦皆戍更隸州者曰屯駐隸總管者曰駐泊
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
直班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自非材勇絕羣不
以應召募餘皆自下選補云

今按兩朝國史元豐五年王珪撰記仁宗英宗兩朝
事也自太祖平一海內至制兵得其道也爲第一節
云列營京畿以備藩衛者言京城內外皆有軍營即
王存所謂新城裏外連營相望也尺籍本漢馮唐傳
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等級相軋謂階級法也

禮樂卷之六

三

自制兵之額有四至樞密院掌之爲第二節四兵條
目詳見于下禁兵廂兵皆官所養之兵但禁兵俸厚
而廂兵俸薄鄉兵蕃兵皆非官所養之兵但守則有
口糧調則有雇直在內則隸殿前侍衛司在外則隸
總管司召募廩給屯戍揀選之政詳見于下其選補
係軍校遇大禮以次轉員之法非義所急姑未暇舉
訓練之法文獻通考亦不以之並列今先摘附焉兵
志云禁軍月俸五百以上皆日習武技三百以下或
給役或習技其後別募廂兵以閱習武技號教閱廂
軍此非太祖制也太祖於禁軍無給役之理其給役

者皆廂軍也而廂軍亦罕教閱焉故兵志所言皆仁宗制也然日習則藝精亦練兵之良法也但不使晝晚無休息可也哲宗元祐初年蘇轍以為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為虐特以其朝夕無遺力耳若日止一習何虐之有其後右丞王存言四時教閱使人為勝兵此先帝之意也若止冬間一教閱則其法遂廢豈非以軍士常常練哉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止可為在田之農民言而非以語已隸伍符之兵後賢多執舊說以為閱兵之常法蓋書生之論焉○自禁兵者至兵不復試為第三節殿前侍衛二

禮疑卷之六

三十

司軍皆入宿衛其龍衛神衛屬侍衛者則以之番戍及征討殿前軍不出焉殿前自捧日天武二軍外又有驍雄驍騎等馬軍神勇宣武等步軍侍衛自龍衛神衛外又有驍捷雲騎等馬軍雄武奉節等步軍每軍皆有都指揮使指揮使等員開寶之籍禁軍止十九萬三千至咸平間廂兵鄉兵皆升禁軍禁軍遂遍天下而指揮增置亦多矣餘詳見前三衙四廂下○自廂兵者至類多給役而已為第四節太祖以番戍調征之事皆發禁兵而於廂兵但使之給畜牧繕修之役而已故又謂之役兵雖有戍更亦止於本州屯

駐故於教閱亦罕也至咸平以後廂軍多升禁軍增置指揮亦廣而熙寧之世廂兵別加教閱二字將責之以禁兵之用而號廂禁軍亦曰禁廂軍又曰下禁軍矣殊不知太祖本欲以禁兵收藩鎮權不欲以廂兵精武藝也及西北用兵不能受甲而祖宗之制遂蕩然變焉亦非以禁兵失於釐正之故哉餘詳見前廂軍條下及後總論○自鄉兵者至有溪峒壯丁為第五節鄉兵者土兵也又謂之民兵以其民間義起之兵則又謂之義兵在唐蓋已有之所謂土團者是已周廣順中點秦州稅戶充保毅軍開寶二年發渭

禮疑卷之六

三十一

州平涼潘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皆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屬代太祖蓋嘗留意於此矣太宗朝以河北忠順公界河分番巡徼隸緣邊戰棹巡檢司自十月悉上人日給米二升至二月輪半營農蓋防邊而給口糧置馬而免戶役隸之以緣邊巡寨之司限之以畢役營農之日此宋初處鄉兵之法也夫就家為守而無遠征行役有資而無久因此惟從鄉兵之便而已誰不樂於為用哉自咸平以至天禧率召鄉兵日加教閱司馬光以為止今州縣教閱守護鄉土猶於人情不至大擾是謂

閱猶爲有擾也而況發以戍邊又刺爲正兵乎然太祖所以不廢鄉兵者正以廂兵不足爲用故欲籍以爲助耳用則募之畢則放之使之不離本鄉不失農業比於遠兵功且倍矣然亦須令所在官如巡檢者倣古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法就近點集訓練不先拘集於州縣也臨時募隸將官統領庶幾兵有實用焉若隸鄉兵之籍因置指揮之官而後又有隸之將官如鄜延五路蕃漢之弓箭手者則不勝其束縛矣又按當時諸臣有奏議鄉兵者及林駟之論皆足以發明而朱子之劄則又見不善處鄉兵之害也今

禮樂卷之六

三

併附之慶曆二年御史中丞費昌朝上疏言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屬蓋土兵遺制也自古禦寇却胡非此不可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則可減屯戍而省供饋爲不易之利四年樞密副使富弼上河北守禦策曰土兵居邊知其山川道路熟於彼中人情復諳虜兵次第亦籍其營護骨肉且又服習州縣命令所禦必堅戰必勝也若遷內地則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虜兵不諳骨肉不在州縣命令不習又爲南兵怯弱所累則禦必不堅戰必不勝也北虜惟懼邊兵以南兵替入內地虜

人大喜故來則決勝也嘉祐二年李師中提點廣西刑獄建言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土丁募敢勇家丁四五則籍一人利器械農隙訓之禁一切他役上番則給糧免稅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上疏言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輯番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植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故元昊服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衆所服者

禮樂卷之六

三

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舖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又林駟曰國初京師之兵強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京師不足以民兵足之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東兵不及土兵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鬪故能動有成功此數條者可以見處鄉兵之道矣

然荆軍之置但可專隸本路不可援以別差故朱子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劄子有曰荆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棄疾荆置所費財力以巨萬計選募既精器械亦備一路賴之以安自棄疾去鎮之後便有指揮撥隸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荆鄂副都統自此之後只許緩急聽奉司節制而聖事權並在襄陽當日初置此軍乃為彈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帥司本路別無軍馬惟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審事權專一種種利便今乃遙隸襄陽軍政必誤乞撥飛虎軍

禮疑卷之六

三十四

仍隸湖南安撫由此觀之教習鄉兵既成武藝而上司專制不得自由或有調發則令備糧押隊不恤其艱則教鄉兵者不惟不得用而且以為累矣孰肯留意於武備哉餘詳見後李昭亮議分領河北義勇下○自蕃兵者至其官職俸給有差為第六節蕃兵古亦用之如武王時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西南夷之服屬者則今所謂保塞之熟戶也至唐亦設三使以統党項而中國皆得其用此宋太祖置蕃兵之本意也諸路帥臣得以節制蕃部故其轉遷皆由總管司奏改治平以後分隊伍給旗幟繕堡壘備器械一

律以鄉兵之法焉自是族帳益多而官亦增置雖其職不問高卑列在漢官之下而中國亦疲於俸給矣况熙寧以後又有蕃皆各置指揮或三或五如河州蕃兵弓箭手者乎然蕃部之情視中國強弱為向背若中國勢強則附為利即不暇殺伐而自堅附否則反為中國患繼以兵威臨之亦不足以堅其從也蓋必先以恩信固結其心至於臨時調用則旋以金帛募其身猛彼豈有不服哉苟有強梗不服者則以殺伐加之此恩威相濟之道故郭逵言於神宗曰蕃兵必得人以統領之若專迫以嚴刑彼必散走山谷正

禮疑卷之六

三十五

兵反受其弊當設六術以用之曰遠斥堠曰擇地利曰從其所長曰捨其所短曰利誘其心曰戰助其力此用蕃兵法也然則太祖之預養蕃官其意蓋有在焉○自召募之制至今為良民之衛矣為第七節唐府兵之法六家而供一兵則兵皆民間所自出也入有土著月有更番後世言制兵者皆以此為善焉其後法壞卒猶有不受甲者故太祖易之以召募當其時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則亦必非無籍者也而所選者皆依等樣又閱武技正欲其有實用耳特以養為長征之兵猶仍梁祖刺面之制然而緡錢

水廩之供靡不充其所欲是以兵皆安伍用輒有功此其爲慮亦甚密矣然自慶曆間刺陝西保毅爲保捷軍之初司馬光已言間閭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地則皆不願就募矣其後捉人補額數不能充於是存立招軍賞格足數者得以轉官稽緩者處之軍法則有司奉行益甚嚴切迄於咸寧邊報日急而所司強刺平民爲兵或甘言誑誘或詐名賈舟但負販者羣至輒載之去或購航船全船疾趨所隸或令軍婦冶容誘於路盡淫刺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後敢入市

禮樂卷之六

三六

民有被執而赴水火者有自斷指臂以求免者有與軍人抗而殺傷者其弊非一日矣既刺而輒逃亡如蔣希所言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不下四百人者蓋常有之此見人情之不願應募爲軍也舊制選卒部送至京則使給賜隸軍所在於初發之時已先設旗給賞則不待衣廩之供而遇之已甚厚矣大抵賞賜不足以其欲則人心何賴焉故宣和間臣僚因諸軍捉人刺涅以補闕額而言曰必欲招填禁旅當明示法度賚以金帛捐財百萬則十萬人應募矣然官之降錢亦每優厚而所司不體上意強執平民則應募

者豈復有國初之強壯哉故募兵者須求立法之初意可也又按欽宗即位詔守令募州縣鄉村土豪爲隊長各自募其親戚鄉里以行仍募文武官習武藝者爲統領行日所發州軍授以器甲人給糧半月地里遠者所至州縣接續批支又京畿輔郡兵馬制置司言諸路召募勇敢效用每名先給錢三千赴本司試驗給據訖支散銀絹給賞若監司知通令佐等官能召到勇敢高強及二百人以上者與轉一官稍有稽緩並依軍法從之此雖後來所行亦足以明召募之制故附見焉募兵以等杖爲則詳見前以木挺委

禮樂卷之六

三七

諸州長吏都監召募條下籍土人爲正軍取子弟隸營伍募饑民補本城以犯人配罪隸並雜見于後○自廩給之制至鋪弭爭亂之深意哉爲第八節除將領不論外禁軍月俸因材勇上中下而差廂軍次之剩員減禁軍之半鄉兵蕃兵屯戍者日給糧二升其募爲禁軍者同禁軍上言上軍遣戍賞資既極優矣而屯兵則州軍官賜錢宴犒將校謂之旬設舊止待屯泊禁軍其後及於本城故仁宗景祐間三司使程琳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召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

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華汾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用必邊入中粟價常踊貴而未嘗足誠願罷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即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

禮樂卷之六

三八

急即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觀恩賞違令者重寘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觀琳言此為募駐泊營兵發也其費則誠太廣矣若養兵之常則太祖固謂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為百代之利故嘉祐間宰相韓琦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之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昔者發百姓戍邊者無虛歲父子兄弟嘗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詩乎調兵於民其弊如此後世既取強健無賴者養以為兵兵行雖民間稅歛良厚

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習練戰陳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道也兩朝志之所言其殆本於此歟蓋寓兵於農累糧以為兵募人為兵資官以為養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計其所食其實一也但募人恒多烏合則不若土著之農為善耳然精選周防如太祖委諸州軍選募部送之法無不可用也故苟得其道賦兵於農可也養兵於官亦可也不然則兵雖農出亦不免於府兵之弊其不至於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如石壕吏者幾希矣○自屯戍之制至隸總管曰駐泊為第九節駐泊屯駐

禮樂卷之六

三九

皆自禁軍而遣然禁軍之中惟上軍為重故其賜犒特厚軍頭司所掌者駐泊則駐泊重於屯駐而應駐泊者大抵皆上軍也故軍頭司引對焉就糧而代戍者亦禁軍也則與中下軍皆在屯駐之列而不必軍頭司引對矣然太祖時就糧亦有駐泊者豈預於駐泊者即得為上軍乎廂軍而屯者常在本州亦謂之屯駐禁軍廂軍皆有指揮其在屯所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各隨所部而統之兵志載熙寧三年詔所謂上番軍或就糧軍為戍當遣者並隸總管司即其制也有所調發更戍則樞密院遣使給降兵符凡戍更

有程或三年或二年大抵踐更之期遠者三年近者三月竊意近者三月蓋本城屯駐之期不必出三月也餘見前止齋陳氏論禁軍不復戍役下兵志於此亦載銅符木契之制符鑄虎豹而契爲魚形與唐太意略同今不復具○自揀選之制至餘皆自下選補云爲第十節禁軍自上四軍外諸軍隨其材力以爲中下二等班直則殿前都頭押衙之類也揀選之政所係不小舊制歲一揀選其後漸廢耳揀選之法不行則所募之軍往往怯懦幼小不及等樣虛費廩食不堪驅使又多爲臣僚所占役至於有警則能受甲

禮樂卷之六

四十一

者無人焉禁軍安得不增置哉然臣僚每謂揀選退兵爲不便者以其散則無所於歸也熙寧間神宗欲揀在京禁軍四十五以上稍不中程者盡減請給兼其妻子徙至淮南以就糧食司馬光曰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在緣邊衣食懸官爲日已久年四十五未爲老者微有至切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從之淮南元祐間遣配也口國家養長征之士不欲備邊陲人皆南非用武之地而乃屯禁軍坐食衣食亦無用之兵宜諸無用之地又邊陲常無事即已無時或小有警急主

兵之官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使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吠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更多本欲省大費而費更廣非計之得也臣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揀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令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大費自省此國家安危之所繫也至崇寧間徽宗欲罷河東教閱禁兵洪中孚曰游惰之卒不復安於南畝一旦罷遣強者聚而爲盜弱者轉徙重爲朝廷憂不若使

禮樂卷之六

四十二

填諸營闕無關聽於額外收管不一二年盡矣夫揀選羸兵固難盡斥然中孚之說亦近因循惟司馬光之言處置得宜施爲有漸庶可以爲揀選法耳山堂章氏曰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衆兵於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藩鎮之兵強素則郡縣之兵弱故天下孤危得其中者惟吾宋也又曰太祖邊兵少而專征最爲得體今按周以天下與諸侯共隨大小以分封此聖人之公心也其後藩鎮兵強豈其立法之有不中哉蓋自

弱耳若秦則懲周弊而置郡縣以天下統於一人此小人之私心也豈可與周制並論強弱哉宋之制兵雖不盡合於古亦近代之良法焉古者番上京師之兵宿衛王宮者於此取焉徼巡京師者於此取焉應充僕隸者於此取焉擔擎往來者於此取焉此皆出於車賦者也營築則歲有三日之傭此用之於農隙者也匠作則肆有百工之養此招之於商旅者也糧運則稅戶各輸其國天子無遠漕也兵屯則諸侯各守其邊天子無遠戍也惟征討不庭則天子自命將而出師焉其餘則天子諸侯各有分土故其事役因

禮樂卷之六

聖

亦區分後世又地一民莫非天子所有其所當自給者不但國中之役而已雖遠漕遠戍皆其所自任焉烏得不悉爲經畫哉然人有強弱自古及今一也以力役之大者處人之強力役之小者處人之弱雖古之選兵亦不外此故以伉健者爲禁軍短弱者爲廂軍太祖之法亦得其大槩矣但禁軍則有官衛京師之守邊鎮州郡之屯廂軍則有漕輓工作繕河養馬僕隸擔擎之事及本城屯駐之差分合異宜更番雜用無復古之條理則亦末世之所不能盡合耳若夫征討之兵皆由內遣尚存古者命將出師之遺意焉

世稱軍制之善者皆曰府兵以其出於農而不待官養也太祖安有不知哉蓋府兵之壞也戶之貧窘而供軍者常闕乏而不充兵之羸弱而應役者率逃亡而無用有不勝其弊者矣不若歛百姓之財以募一軍之力則軍有實資官有實用庶可以免民間之紛擾焉况精兵在內以之更戍以之調征則足以懾諸鎮之心而在外又皆弱兵止可供役藩鎮之禍何由生哉至於州兵之弱老成更事者豈不籌之何則諸州有鄉兵可以防內虞諸邊有蕃兵可以制外患太祖蓋嘗留意於此矣當時所養禁廂二兵亦不甚衆

禮樂卷之六

四

其費未若後來之廣所蓄必亦有餘也一旦有警命將徂征則出所蓄餘財召募鄉蕃義卒而又有駐泊屯駐就糧之兵在外亦總管所得領也互相犄角何敵不當逮其事已即各罷歸則費不冗財兵可時募固不待多養無用之人於平日也其慮豈不審哉至於世之衰也羸兵之冒濫者多而積習惟仍其舊部將之占差者衆而更番每失其時又役難堪他縣不免而禁軍於是乎失額矣禁軍失額而鎮兵之增置多矣雖府兵之壞亦由於此故元祐中蘇軾言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

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歛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脩舉所以軍人例皆歛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饑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政和中臣僚言諸軍逃亡之弊有六一曰上下率歛二曰舉放管債三曰聚集賭博四曰差役不均五曰防送過遠六曰單身無火聚此衰世之通弊也夫豈太祖募兵之過哉故宋之制兵於近代法亦爲良焉餘論養兵詳見前廩給之制條下

太宗淳化四年十二月宣應差發就糧禁軍欲往軍前

禮疑卷之六

四十四

屯駐駐泊巡檢守把處及歸營指揮收管如及二三十人便須奏差使臣管押

今按此就糧軍之更戍在太宗時已然蓋舊制也樞

密院行下文書曰宣

真宗咸平二年二月宣諸州本城軍士差在川陝駐泊遇郊賞如係屯駐駐泊及巡檢下即與同帶甲例逐人三貫歸營却同不帶甲例

今按此廂兵戍他郡之始也帶甲謂禁軍觀此則廂兵本止執役不帶甲矣

本年詔定州等處本城廂子無敵忠銳定塞並升充禁

軍馬軍雲翼指揮依逐州軍就糧

今按廂軍升禁軍始此本城即諸州之本城也屬子無敵忠銳定塞皆廂軍之號雲翼則禁軍之號也舊制就糧軍自京師而遣數亦不多今則在外增添無復舊額矣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詔曰江南廣東西路流配人等皆以自抵憲章久從配隸念其遠地每用軫懷屬喬嶽之增封洽溥天之大慶不拘常例特示寬恩於是遣使抽勾江南廣南東西路諸州雜犯配軍揀選移配淮南州軍牢城及本城有少壯堪披帶者即部送赴關當議近

禮疑卷之六

四十五

上軍分安排如不願移及赴關者亦聽若地里遠處就彼依此揀選

今按牢城者有罪人所配隸之處拘於牢城以給役也故建炎制廂兵下言牢城諸州以待有罪配隸人是諸州皆有牢城兵也但上州中州皆有步騎廂軍以備屯駐若下州及軍監則止有牢城兵焉召募法所謂或以有罪配隸給役即此是已真宗此詔蓋因封泰山而赦天下也當時犯人有發江南兩廣配隸牢城者故量移至淮南耳

九年詔河北河東陝西諸州軍揀料本城兵五百人以

上升爲一指揮於本處置營教閱武藝升爲禁軍

今按廂軍之教閱始此而教閱廂軍之名則見於仁宗之世至熙寧即廂軍之壯而教之謂之廂禁軍又以爲下禁軍留之在城免其雜役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之上江南曰雄武淮南曰壯武荆湖曰靜江兩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皆廂禁軍也

仁宗康定初趙元昊反西邊用兵詔募神捷兵易名萬勝爲營二十所募多懷選不足以備戰守是時禁兵多成陝西並邊土兵雖不及等然驍勇善戰京師所遣戍者雖稱魁頭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鋒陷陣非其所長又

禮樂卷之六

四十六

北戍及川陝荆湘嶺嶠間多不習水土故議者欲益土兵爲就糧於是增置陝西蕃落保捷定功河北雲翼有馬勇陝西河北振武京東武衛陝西京西壯勇延州青澗登州澄海弩手京師近郡亦增募龍驤廣勇廣捷虎翼步關步武復升河北招收無敵廳子陝西制勝并州克戎射騎麟州飛騎府州威遠秦州建威慶州有馬安塞保州威遠安肅軍忠銳嵐府州建安登州平海皆爲禁兵增內外馬步軍凡數百營又京東西河北河東江淮荆湖兩浙福建路各募宣毅大州二營小州一營凡二百八十人皆嵐軍別置床子弩砲手時吏以多寡

爲賞罰諸軍子弟悉聽隸籍禁軍闕額多選本城填補

今按蕃落至平海與神捷宣毅等名皆禁軍之號也自增置陝西蕃落至步武皆募土兵就糧於外爲本城也雖本城已隸於禁軍矣自復升河北招收起至登州平海皆以已就糧兵升入於內爲禁軍也故云內外馬步軍管於京者爲內軍管於州者爲外軍取諸軍子弟隸籍禁軍即召募法所謂或取管伍子弟也至高宗建炎初選刺三衙軍中子弟或從諸郡選刺軍中子弟解發皆此制也其法見於真宗之論景德三年帝謂王欽若曰馬步諸軍累經簡閱今雖承

禮樂卷之六

四十七

平武備不可廢或謂選近甸強壯朕念取農民以實軍伍良策也惟軍伍之家悉有子弟多願繼世投軍但慮父兄各隸一軍則湏分別以此故不應募今可曉諭許隸本軍欽若曰此輩嘗從父兄征行兵甲部伍熟於聞見又免廢農伍而奪耕夫真長久之策也故紹熙二年朱子與趙帥書曰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填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藝自然不敢退惰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爲

長久之計今令州郡泛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賣鬻之奸而空耗水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為非計則亦以招收諸軍子弟為便也然司馬公於治平間論刺陝西義勇則曰子弟若有壯丁又不免刺為義勇是使陝西之民有世世之害何哉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民心之不說而欲使之忘命以嬰網羅既羈縻其身以至老死而又及其子孫豈非世世之害哉故招諸軍子弟之素習技者亦長策也然非先有以說其心

禮疑卷之六

四九

亦同歸於潰散耳

慶曆中招收廣南巡海水軍忠敢澄海雖曰廂軍皆與旗鼓訓練備戰守之役

今按巡海者水軍之號也忠敢者澄海之號也皆廂軍既曰訓練則即教閱矣

皇祐中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三十餘萬安撫使富弼募以為兵拔其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雖廩以廂兵而得禁軍之用且無驕橫難制之患詔以其騎兵為教閱騎射威邊步兵為教閱壯武威勇分置青萊淄徐沂密淮陽七州軍征役同禁軍嘉祐四年復詔西路

於鄆濮徐兗濟單州置步兵指揮六如東路法於是東南州軍多置教閱廂軍皆以威勇忠果壯武為號訓練如禁軍免其他役五年江淮荆南皆增置教閱忠節州一營大州五百人小州三百人

今按此即召募之制所謂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也夫募兵奚擇於饑民但舊法必以等杖為則而試其材勇乃得收招徠選尤壯者而教閱之雖救荒亦必用舊法矣安撫使經畧安撫司之鎮臣也以直秘閣以上充掌一路軍民之事詳見前引洪邁論三衙劄子條下射騎威邊壯武威勇忠果皆廂軍之號忠節

禮疑卷之六

四九

禁軍之號也

嘉祐四年詔荆南江寧府揚廬洪潭福州募就糧軍號威果凡二十五指揮各營於本州又益遣禁軍駐泊長吏兼本路兵馬鈐轄武臣為都監專主訓練

今按此亦寄禁軍於廂兵而教閱之也威果禁軍之號

英宗治平初遣使分募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民為本城如河北以備繕完城壘之役蓋景祐中本城四十三萬八千逮治平三年乃五十萬矣

今按本城五十萬謂廂軍即止齋陳氏所謂熙寧按

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也太祖時廂軍罕所教閱自眞宗始教閱之其後仁宗教閱之法漸密至神宗熙寧元年詔京東武衛四十二指揮休番者選差兵官三人依河北教閱新法訓練仍差使臣押教又詔京東路募河北流民招致教閱廂軍二十指揮以忠果爲額元豐五年詔諸路教閱廂軍於下禁軍內招八指揮名額排連並同禁軍然教閱不自此始也陳氏乃謂熙寧教閱之法起者蓋其時始定諸路教閱廂軍名額而教閱廂軍別爲一額隸之將下因遂排於食糧禁軍之下矣自此兩浙有崇節福建有保節

禮樂卷之六

五

增置甚多迄於元豐則雄節之類盡升禁軍而兵制於是大變矣陳氏說見前太祖以木挺給諸州選兵條下○自眞宗詔定州等處本城升禁軍至此皆增募廂軍爲禁軍之事

眞宗咸平四年詔陝西沿邊州軍兵士先選中者並升爲禁軍名保捷五年點沿邊兵壯充保毅凡得六萬八千人給資與正兵同戍邊郡

仁宗慶曆初詔悉刺充保捷軍爲指揮分戍

今按鄉兵升禁軍自眞宗始以契丹入寇也至趙元昊反仁宗亦刺保毅爲保捷後遂率以爲常矣夫保

募弓箭手本太祖時所立鄉兵蓋將蓄以爲備太宗亦嘗用之不過使之巡徼近地隸於沿邊巡檢而已未嘗闕其廩食妨其農功也詳見前諸州選兵條引陳氏論下咸平初嘗置秦州極邊千人分番戍上番人月給米六斗仲冬賜指揮至都頭綾袍是時尚爲保毅鄉兵也止令守護鄉土而人給月米官賜衣袍更番有節慰諭有加則猶未失祖宗處鄉兵之本意也然專設指揮以領之則已有所拘束矣而況刺爲保捷軍乎保捷者禁軍之號也詳見下條司馬光疏

禮樂卷之六

五

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勇爲義勇但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棟籍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爲城守之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即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受敵則河北常伏銳兵矣朝廷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眞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而或謂民兵止可城守難備

戰陳非通論也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今所在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陳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陳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可戰哉河北河東皆邊州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行國無疑詔如所議

今按強勇雖改為義勇猶是鄉兵之號

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為兵數雖多而贍至薄唐制府兵最為近之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有物

禮樂卷之六

五

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練閱與唐府兵何異陝西嘗刺弓手為保捷河北河東陝西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諫官司馬光累奏謂陝西嘗籍鄉弓手始諭以不去鄉里既而涅為保捷正兵遣戍邊州其後不可用遂汰為民徒使一路騷然而於國無補且祖宗平一海內曷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反諸將覆師相繼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未慮得勝兵數十萬閱教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蓋州縣承朝廷之意

止求數多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精明金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有節莫不以為真可以戰殊不知彼猶聚戲若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歛農民粟帛以贍正軍又籍其身以為兵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為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況陝西未刺之民乎帝不聽乃令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於是三路鄉兵惟義勇為最盛然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畧不可用

禮樂卷之六

五

今按唐李抱直籍選鄉兵之法但以農隙角射歲終都試不常拘集以廢農功也刺為正軍以長戍邊州則非人情所欲矣此司馬光所以深為不便也光又疏言陝西一路弓手刺充保捷正軍騷然愁苦其河東河北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欲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點差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員教頭寧無歛掠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擾且今日既籍之後州縣義勇皆有常額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

死而子孫若有壯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於民有世世之害也此足以發前疏之所未備而先是都總管程戡上言陝西保穀近歲止給役州縣無復責以武技自黥刺爲保捷而家猶不免於保穀之籍或折賣田產而得產者以分數助役又廢農功意亦與光疏同合而觀之則刺兵之情狀可知矣當時諸州籍兵總六千五百十八人爲指揮者三十一是二百一十人而設一指揮也此特陝西一路耳盡天下而計之豈勝其多哉○自詔陝西州軍兵士至此皆論鄉兵增募之

禮疑卷之六

五十四

事餘論處鄉兵法詳見前引兩朝國史志鄉兵條下仁宗慶曆二年知青澗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涅右手虎口爲忠勇字隸折馬山族言者因請募熟戶給以禁軍廩給使戍邊悉罷正兵下四路安撫司議環慶路范仲淹言熟戶戀田土護老弱牛羊遇賊力戰可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爲正兵大率蕃情黠詐畏強凌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以爲正兵必至驕蹇又今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俸錢止七百悉無衣廩若長行遽得禁兵俸給則蕃官必生微望况歲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而錢入熟戶蕃部資市羊馬青鹽轉入河西亦

非策也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猛爲便議遂格

今按蕃兵但可臨時以募其用而不可養以長其驕宋初設置蕃兵轉員給俸豈無故哉蓋欲籍其率所部團結塞下以爲藩籬之衛耳夫漢蕃言語不通雜爲一軍猶恐難制故唐李靖以蕃漢兵各爲一法况專倚之爲正兵乎范仲淹之議可謂明且當矣於是种世衡之議遂格而蕃兵之不爲禁軍者亦幸而已自此分隊伍給旗幟繕堡壘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法治平以後蕃部族帳益多而撫馭團結之制益密至於熙寧王安石以爲李靖非素拊循蕃部故其

禮疑卷之六

五十五

教兵蕃漢各爲一隊今熙河蕃兵既爲我用則當稍以漢法治之使久而與漢兵爲一必先錄用其豪傑漸以化之此用夏變夷之道也如此宜得其死力矣然非中國勢強足以威服則雖厚以金帛賜之甲兵豈能保其心之不外向哉當時選取陝西蕃兵涅刺手背漆置將領受俸增錢而瀘南羅始党生刺充義軍團結指揮部衆甚多迄于元符猶能設官總領靖康之難北蕃多入於虜無復能經理矣○此條論蕃兵增募之事餘論處蕃兵法詳見前兩朝國史志蕃兵條下

慶曆初西戎阻命始募民兵以補軍籍諸州相兵以充禁旅既增保捷又置宣毅內外置禁軍四十餘萬通三朝兵八九十萬鄉軍廂軍不與焉而後兵大備矣今按三朝謂仁宗英宗神宗也養兵至於如此之多此併省之所由議也

神宗熙寧中詔私役禁軍雖經郊赦復永不與親民差遣
林氏駟曰廂軍以役禁軍不役今之禁軍迎送出入番休寓直與廂軍無異夫兵者不可役役者不能兵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備勢不可也熙寧私役禁軍

禮樂卷之六

五十六

之制蓋亦舉而行之乎

今按禁軍以役占者多故致闕額而諸州遂得招填溢額矣此軍政之大弊也兵濫而併省其源蓋在於此

三年十二月樞密使文彥博等上在京開封府界及京東等路禁軍數帝亦參以治平中兵數而討論焉遂詔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既皆撥併唯河北人數尚多乃詔禁軍以七萬人為額初河北兵籍比諸路為多其緣邊者且仰給三司至是而撥併畸零立為定額焉

今按此併省禁軍也先是禁軍增置既多而指揮亦

不限軍數至是皆以五百人為額惟河北以七百人為額則禁軍既不得多增而指揮亦因以併省矣三司即三司使非三衙也

四年樞密院言京師役兵不足歲取於諸路而江淮兵每饑饉道斃相屬畧計歲所用外軍七千人調發增給不貲請募東西八作司壯役指揮諸司雜犯罪人情輕者並配隸以次補雜役代諸路役兵從之又言諸路廂軍名額頗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間因事募人團立新額或因工作權酤水陸運送通道山險橋梁郵傳馬牧堤防堰埭若此者事在而名未可廢

禮樂卷之六

五十七

及剝員直牢城皆得有犯配隸之人壯城專治城隍不給他役別為一軍而教閱廂軍亦自為額請以諸路不教閱廂軍併為一額餘從省廢其移併如禁軍法奏可遂下諸路轉運司以州大小高下為序始自某州為第一指揮差次至某州凡為若干指揮每指揮毋過五百人

今按此併省廂軍也京師本有開封府界募充廂軍及剝員罪隸數能自足宜未有廂軍番上京師者而曰歲取於諸路者要亦壯城作院占役賣閑者多耳壯役指揮即工役之為指揮所領者蓋已募為廂兵

之人也諸司雜犯罪人即牢城之兵也騎射牢城等號皆廂軍之額也權酷即權貨等務橋道即會通等橋皆額有役卒者即此數端可以見廂軍之供百役矣剩員直亦廂兵之號也當時必以罪人隸焉若牢城則本罪人之所隸也罪人應役乃分之宜不必與之隸直牢城之所隸蓋此類耳若配限已滿而以衣糧養之則謂之募而當隸於剩員故剩員直亦有罪人也如此則剩員亦濫矣牢城見前祥符二年揀選牢城兵下騎射等額有馬步二軍備戍更者自此之外皆工役也每軍一額各以一指揮領之則太冗矣

禮疑卷之六

五十六

故教閱廂軍既已併為一額而不教閱廂軍亦自併為一額而每指揮限以五百人則官無容於濫設而軍亦不至於虛增矣轉運使本經度一路財賦以足上供者以其得察吏蠹民瘼及事舉刺官吏之事故使差次諸州

熙寧併省之法凡軍各有管管各有額皇祐間馬軍以四百步軍以五百人為一管承平既久額存而兵闕馬一營或止數十騎步一營或不滿一二百人而將校猥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遞遷如額不少損帝患之二年始議併廢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併為二百七十

廢

禮疑卷之六

五十九

其後凡撥併者馬步軍營五百四十五併為三百五十五而京師府界諸路及廂軍皆會總崎零各足其常額凡併營先為繕新其居室給遷徙費軍校員溢則以補他軍闕或隨所併入各指揮依職次高下同領帝謂輔臣曰乃者銷併軍營計減軍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僦從廩給外計一歲所省為錢四千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紬絹二十萬疋布三萬端馬橐二百萬庶事若此邦財其可勝用哉初議併營大臣皆以兵驕已久遽併之必召亂蘇軾文彥博皆以為不可王安石贊決之帝用其言卒併營焉自豐寧以至元豐歲有併

今按此總論併省也諸州馬步軍指揮下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謂之軍校都頭之下又有十將○禁軍之增自眞宗禦契丹始然帝自謂邊防闕兵朝廷須為制置蓋不得已也候邊境又寧即可銷租蓋在咸平時已有併省之議果至景德二年以契丹通好邊鄙無事釋河北諸州強壯悉歸會合鎮定兩都部署為一則當時併省法已漸行矣至仁宗時趙元昊反又復增兵慶曆八年元昊卒而西兵始罷蓋自太祖以來開寶兵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

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兵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五十五萬八千天禧兵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曆兵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以漸而加至於慶曆其視太祖不止二倍而禁兵則踰三倍矣此蘇軾應詔之策所以爲兵制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雖皇祐二年因樞密龐籍之言而汰減陝西河北諸路羸兵以省邊儲嘉祐七年又因宰相韓琦之言而併省河北陝西河東三路冗兵以爲定額不過稍有所裁制耳然英宗初年韓琦復籍陝西義勇一刺

禮樂卷之六

六

至有十五萬六千餘人是以治平之籍至有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軍六十六萬二千比於慶曆之籍又增三分之一矣熙寧之議併省其以此歟蓋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減治平者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人廂軍併爲一額天下凡八百四十指揮爲兵者二十二萬七千六百而府界不與大約亦減治平廂軍之半矣及元豐定兵制而禁軍則又增至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廂兵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及諸司或因募兵之額不與焉其數未可計也則於熙寧之籍

已畧增矣然所選者不皆精兵也故募兵浸減而三衙多虛況徽宗之世紀律漸弛逃亡相繼迄于靖康禁衛弱矣南渡以後殿前侍衛屢告招填募者無二三逃者已六七自紹興至於乾道兵籍雖有三十二萬三千三百一人亦皆徒取數充不堪受甲況其後世又益弱乎當王安石併省時議者謂銷兵爲生變夫併省非盡銷兵也安在其生變哉但兵不貴多而貴於精省而不精此則無以禦變耳而况崇寧大觀之間竟無訓練之術靖康之難宜其不能支也故宋之禍不在於兵之省而在於兵之羸也

禮樂卷之六

六

林勲本政書曰禁軍平時衣食縣官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往往嬉遊驕惰而不可用又遭黥涅類不得與齊民齒終身執兵無休免之期故雖厚賞招募而應者益寡所在兵額闕而不補十常二三樞密院時時迫切州縣督以嚴科俾招填闕額則有司苟免充數疲瘁咸在而又害及平民動遭劫執皆以抑勒爲情願上下相蒙苟逃憲網故每當有府檄至則道路爲之輟行商旅爲之罷市比屋嗷嗷無所控告又遭黥涅者既非本心故雖就羈制尋即潰散朝以溢額奏陳夕以逃亡申舉者有矣逃亡既衆則所在嘯聚惟

事攻剽習以爲常而國家常慮生事亦每爲之屈法招撫許其首復自新依舊軍分安排雖有竄亡訖無刑罰其間州縣往往招納亡卒使之詭冒身號偽認名字亦謂之投換故凡在軍之人朝甲暮乙倏此忽彼靡有定居由是卒伍之間動爲自營之計凡有差出征戍稍涉重難率皆亡命避逃緩則冒名急則爲寇有罪則頒赦祖宗軍政廢弛殆盡矣

今按軍額闕而不補如政和元年廣西兩將闕額一萬三百餘人之類有司苟免充數謂不拘罪隸饑寒庸丐之人皆招刺也故強捉平人且毆百姓叫

禮疑卷之六

卷三

呼齧指未免行旅市人避藏恐懼如宣和五年三月臣僚所言者皆抑勒害人之事也嘯聚攻剽如崇寧四年尚書省言所在逃軍聚集至以千數小則驚動鄉邑大則公行劫盜之類是時許以首身或今投換終未能止至宣和二年童貫言凡逃卒冬祀大赦已有百日首身免罪之文欲乞逃軍未滿赦限一百日者許令首身免罪依舊軍分職次收管此所謂屈法也詭冒身號偽認名字者謂之冒名蓋主兵官欲避譴責招收別部逃軍頂本部逃亡者之名而冒支廩給也投換則本主兵官占人供書札作匠雜技手業

之役因與統轄官員有隙欲換從別部也大觀三年樞密院臣僚言如主兵官舊曾占使書札作匠雜技手業之徒或與統轄官員素有嫌忌意欲舍此而就彼者即投換也又云或所部逃亡數多欲避譴責輒將逃軍承逃亡之名便與請給即冒名也又宣和五年臣僚言今諸軍逃亡者不以實聞諸處冒名請給至於揀閱差役則巧爲占破甚不獲已則雇募遁逃以充民數旋即遞去無復實用亦此意也蓋當其時蔡京童貫表裏爲奸上下相蒙莫之能革而宋之兵制盡壞於徽宗之世矣宣和以後兵皆強捉而刺亦

禮疑卷之六

卷三

隨逃靖康之不足以禦變也宜哉熙寧初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帝從其議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伍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正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巡警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

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
事非干已又非勅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
坐若於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
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
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
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於畿
甸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時
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
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日於要便鄉村都試
騎步射優等者奏聞閱試官使其次免役有差時雖使

禮樂卷之六

古

之習武技而未番上也五年詔主戶保丁願上番者
檢司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
番巡警每五十人輪大保長二都副保正一統領之都
副保正月各給錢七千大保長三千當番者毋得輒離
本所捕逐劇盜雖下番人亦聽追集給其錢解事訖遣
還毋過上番人數乃折除其上番日量留廂界給使餘
兵悉罷應番保丁武技及等並記於籍六年又詔行於
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唯毋上番餘路止相保任毋
習武藝內荆湖川廣並邊者可肄武事今監司度之後
唯全部土丁邕欽洞丁廣東槍手改爲保甲者則肄焉

初保甲隸司農八年改隸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幹當
公事官十分按諸州其政今則聽於樞密院

今按三年行保甲法於畿甸因趙子幾之言也五年
今保丁分番隸巡檢司因曾布之言也番上巡檢司
亦使之習武藝也官使者天子親閱試而命以官職
也

王安石初爲保甲之法令民自置弓箭及每小保用民
力築射塼又自辦錢糧起舖屋三兩區每保置鼓遇賊
聲擊民多訴不便者

元豐四年改五路義勇皆爲保甲自此以後行於諸路

禮樂卷之六

古

義勇寔銷皆聯爲保甲云

今按慶曆間刺河北河東陝西鄉兵爲義勇自後諸
路皆有義勇義勇已有指揮使則馮京所謂即其鄉
里豪傑也今復作保甲則指揮使即爲大保長矣
是時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
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
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
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爲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
教團教成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
往給賞錢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番次藝成者爲序率

六歲一過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乃三十一歲以上以
人勇悍介遼夏間講勸宜不可後詔賜緡錢十五萬
時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
八人

今按保甲教閱賞犒之費止歲所總會如此比之募
兵雖若減少然募兵但在官之所出也若民私費則
弓條較難架棚椅卓之備辦保正保長巡檢指揮之
誅求有不可勝計者此民之所以多訴不便也下文
條敘司馬光王巖叟之奏可謂盡其厭苦之情狀矣
○義勇聯為保甲者改名義勇保甲當時保甲之外

禮樂卷之六

李六

又有民兵如元豐間鄭延亨箭手於近縣置田兩處
立戶四丁以上一丁為保甲一丁為弓箭手二丁至
三丁即今充弓箭手之類其團隊部分自依法雖
不名保甲而亦繫民兵之籍如保甲法焉○又按義
勇皆涅手背安石以為義勇良民當以禮契涅手背
其所樂則保甲不刺可知矣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曰
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開民甚少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
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

人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
授以弓矢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今
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
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闕預每丁教閱一丁
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為名聚之教場
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
廢也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
弄權坐索供給多賁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
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刻骨無以供億
愁苦困弊靡所控訴流移四方極屬盈路又朝廷時遣

禮樂卷之六

李七

使者通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動以萬計此
皆鞭撻平民鉅兩丈尺而歛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
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
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
必如此之多若使戍邊境征戎狄則彼戎狄之民以騎
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
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
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
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必無疑也豈不誤
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

三河縣尉但主市井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而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猖熾已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爲害可勝言哉臣愚以爲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增弓手一人略依緣邊弓箭手法許墜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出賊地分但令捕賊給賞各隨

禮樂卷之六

李六

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勇力武藝者應募必多武藝勝者即今充替如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既爲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爲盜亦不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且即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候有投名者即今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着老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五月以光爲門下侍郎

今按八百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說據司馬法兩司馬者二十五人爲兩兩有司馬則因周禮

而言也指使猶言直指使者即上文所置提舉也提點刑獄即監司也並見前將兵條下遣使者遍行按閱亦是提舉第云遍行則不止河北河東陝西三路而已巡檢下兵士謂土兵觀此可見土兵平時本隸巡檢也諸縣弓手即差役所編與耆老壯丁同捕盜賊者此則縣尉所掌與土兵之弓箭手不同詳見第三卷職役宋制下沿邊弓箭手起於河東陝西人給閒田二頃蠲其徭賦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置巡檢以統之有警可參正兵爲前鋒而河北亦有弓箭社是時資政殿學士韓維待讀呂公著乞罷團教詔府界

禮樂卷之六

李九

三路保甲自來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依舊每歲農隙赴縣教閱一月後光再上奏極其懇切中書侍郎蔡確執奏不行十一月監察御史王巖叟言保甲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甚苦然其患終在夫朝廷知教民以爲兵別爲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民以生怨教法之難不足以爲苦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足以爲苦而鞭撻之酷有甚焉鞭撻不足以爲苦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故有逐養子出贅壻再嫁其母兄弟析居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灸其肌膚以自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

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募之
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
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
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
顧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
激之至於此極爾激之至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
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慮以保大體而圖安靜也不
若一歲之中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
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教官一以隸州縣而
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冬教於城下一邑分兩番當

禮疑卷之六

七

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
庶使百姓得以優游治生無終年逃避之苦無侵漁苛
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
不易而有功哉並從之

全罷保甲法續資治通鑑綱目載於元豐八年七
月令觀兵志則七月所詔罷者團教也然尚期以來
年正月故十一月王巖叟復有此奏蓋罷團教之後
保甲亦隨罷矣蓋其事在元祐元年也

元祐元年正月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罷團教其
教閱器械悉上送官仍立禁約閏二月侍御史劉摯言

保甲罷團教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
於轉習今之保甲衣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
布麻粗糲之習矣群衆而笑喧奮臂而矜勇固已變其
向者椎魯勞苦之習矣臣愚以為宜有法以飲制之若
保甲之技藝強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
人取其情願刺為本州禁軍自餘中下藝等亦召願充
公人者依近例制募以為弓手手力者戶長之役石司
諫蘇轍言河北之民喜為剽劫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
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
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疏既無所歸勢必為盜

禮疑卷之六

七

臣請乞錢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材幹
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
者為禁軍隨其材以定軍分三月寄招河北路保甲充
填在京禁軍關額龍衛神衛以年二十以下中軍以下
以年二十五以上者雖短小一指並招刺焉

今按保甲既罷而就其中招藝成之人為禁軍因劉
摯蘇轍之言也安石初為保甲本欲漸變募兵蓋禁
軍關額調發不充廣募就糧多無實用故立保甲以
聯民將以代正兵之征戍也但新法初行未曾練習
尚未即廢募兵耳故安石嘗為神宗言保甲自正長

而上能捕賊者獎之以賞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又言既有保甲代役即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即爲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此安石施爲之漸也故元議止以土兵團保覺盜賊而已其後教閱更番果申武備至徽欽時守禦運糧諸役皆以保甲爲之日多事矣然保甲雖經罷復而禁廂二軍之募皆仍舊也是以宣和間雖捉及村社誘及行旅赦及賊盜以填正軍而未有即刺保甲者則安石欲

禮樂卷之六

五

變募兵之初志其亦未即盡行邪但既有募兵而又爲保甲則費益多而民益困矣及保甲罷而欲以之招填禁軍則本太祖收籍失職曠悍之遺意云○又按元豐五年十月詔諸路教閱廂軍於下禁軍內增入指揮名額排連並同禁軍觀此則神宗雖已併省禁軍而又行民兵代募之法其實增置廂軍尚未已也容齋洪氏曰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排連

紹聖二年復保甲法

今按成周之民八家同井至於什伍相聯則有比閭

族黨之法當是時人以尊君親上爲教歲以務農講武爲常其番上者則爲車賦之兵其留田者則爲鄉里之衛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是以防護謹而盜賊銷恩愛孚而風俗美雖未有保甲之名而實所以相保也後世教化陵夷無復善俗則爲鄉團以聚鄰防寇猶庶幾有古意云使安石止如熙寧元議團保察盜之餘無他擾焉則社內自有鄉規武藝必能私習何至更番團教使百姓苦於官差哉今既歛民之財而入官以爲募兵之用又役民之力以爲保甲則一家而當二役矣一丁教閱一丁供送則兩丁而役一丁

禮樂卷之六

五

矣保甲之外他役或不得免如廊延弓箭手之類則又不止一丁當二役兩丁役一丁而泥棚除草之勞治器賂官之費未暇論焉夫唐之府兵六家而供一役又止領以折衝則民不勞而事不擾保甲不足以語此矣保甲之怨至於執官此司馬光王巖叟所以極言其害歟然則征戍繁多禁廂闕弱募兵太廣虛費資糧祖宗舊法既大壞矣亦不足變乎曰物窮則變已日乃革也通變宜民民以不倦夫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所以通天下之變也然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

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石之欲變法雖以得君可行所謂愚而好自用者也烏在其能宜民哉故當其時且因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以從民欲毋有更張此休養生息之道司馬光輩諸賢之見不可以爲非治體也聖人論治國而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未遽及於爲政正欲以得民心爲本耳然非止於此而已由救偏補弊而立法創制以計久行遠乃爲并養不窮也先王之良法豈遂真不可復哉故時其不當變也變法之害固大時其當變也不變法之害亦深司馬光不免拘

禮樂卷之六

七古

迂儒之見而尚未達聖人之權道不爲能格君心言不爲能通衆志徒滋議論姑濟驢虞身沒未幾而保甲遂復矣至於靖康之後則保甲日衰而民兵繼用非募收虛費則抽取強充卒亦無善術焉由今觀之苟非通變宜民之學不爲計久行遠之圖則罷亦敗不罷亦敗直五十步百步之間耳皆何足以語王道之成哉○又按朱子曰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盜賊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今但有團結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

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籍此尺寸之權妄以閭集教閱爲名聚衆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欲行約束加罪庶幾豪強知畏如此則保甲聽民自爲亦當有害使有三老主教化必不至此古人爲治所以必先設里宰之職歟

宋史兵志曰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闕額則收其廩給以爲民兵教閱之費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寧大觀以來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亡收配隸猶恐不足政和之後又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疾者徒費廩給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

禮樂卷之六

七古

既壞紀律遂亡童貫握兵勢傾內外凡遇陣敗恥於人言第申逃竄河北將兵十無二三往往多往招關額以其封樁爲上供之用陝右諸路兵亦無幾種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人故靖康之變雖畫一之詔哀痛激切而事已無及矣

今接受逃亡如大觀三年招誘逃亡廂禁軍有投換改刺之令收配隸如政和二年廣西兩將兵闕額許以本路及鄰路有犯徒杖以下者免決刺補之類童貫本宦官以政和七年領樞密院事宣和元年將秦晉兵深入河隴備夏命大將劉法取朔方爲夏人所

殺童貫隱其敗以捷聞舊制孰羌不授漢官貫故引拔之有至節度使者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隸他籍軍政盡壞住招者以費不充而兵難募也關額不補而又住招則何以爲備禦邪至紹興二十七年三衙招效用兵令住招率以爲常而楊存中以爲若不招填兵數日損淳熙間招填南康禁軍軍額五百人而朱子乞住招三百人者蓋自宣和中住招河西陝右兵始也种師道入援在靖康元年正月金人圍京師時畫一之詔謂本年二月詔自今並遵祖宗舊制也十一月又下哀痛詔

禮樂卷之六

十六

徵兵于四方雖悔何及哉

將兵者熙寧之更制也先是太祖懲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得專其兵兵不至於驕惰淳化至道以來持循益謹雖無復難制之患而更戍交錯旁午道路議者以爲徒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緩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有事而後遣焉庶不爲無用矣熙寧元豐之間分置將官由河北始總天下爲九十二將凡諸路將各置副一人東南兵三千以下唯置

平將凡將副皆選內殿崇班以上曾歷戰陳者充凡詔監司奏舉及各以所將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各有差又置訓練官次諸將佐春秋都試此將兵之法也元豐八年司馬光言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誰能去兵州縣無虞則國家安矣州縣不守則國家危矣臣切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邇者諸州兵官不精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

禮樂卷之六

十七

河北等路諸軍若干人爲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其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視教閱臣愚以爲職事脩舉在於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爲況今之將官即向之爲總管者也豈爲總管等則不能舉職爲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綱紀乃立今爲州縣長吏及總管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

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衛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得直差須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寇仇哉臣願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多差使其有不能精勤致士卒懈弛者委提舉刑獄常切按察聞奏如此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其棄職等罪而誅之彼亦甘心矣元祐元年光又言近歲災傷盜賊頗多州郡全無武備長吏侍衛軍寡禁旅盡屬將官多與州郡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寇來問焉發政

律集卷之六

五

陷州縣豈不為朝廷憂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管常分番出戍自置將以來惟是全將起發然後與將官偕行其餘常在本營飲食嬉遊養成驕惰歲月滋久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一二十人而諸州又自有總管鈴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賴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鈴轄都監等如未置將以前使州郡平居武備有餘然後緩急可責以守死諫議大夫孫覺亦以為言於是稍省諸路鈴轄及都監員仍以將官兼州都監職事卒不罷將副至紹聖間仍依舊法並隸將司

州縣一無關預兵愈驕無復可用矣

朱子曰太祖置都監監押以牽藩鎮支郡之兵又有路分鈴轄總領等員神宗又增置諸將離亂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知其無所用姑存其名自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且剝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亦自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器械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哉

今按熙寧將官之置所以改更戍之法亦王安石之

律集卷之六

五

議也不能擇人以脩舉職事而惟欲增官以分制事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司馬光之言可謂明且盡矣至於宣和浙江盜起攻陷州邑東南將兵望風逃潰童貫奏言東南三將類皆孱弱全不知戰虛費糧廩驕惰自恣平時主領占差營私大半皆工藝遂致寇盜橫行流毒一方重費經畫則將官之置果何益哉○又按諸路將官所統謂屯駐駐泊就糧教閱之兵皆在外之禁軍也其蕃漢如廊延五路弓箭手則亦隸焉然又有不係將禁軍屬其指揮者蓋全將則與將官偕行謂之係將其半將以下不及全將之數者

謂之不係將即司馬光所謂其餘常在本營飲食遊
戲者也淳化至道太宗號紹聖哲宗年號也提舉
官熙寧初置元祐初司馬光奏罷併其職于提點刑
獄司掌察所部之獄訟及刺舉官吏之事東南三將
謂江南東路兩浙東西路時童貫以江浙宣撫使討
方臘故云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置御營司以中書侍郎黃潛善兼
御營使同知樞密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自國初以來
殿前侍衛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靖康末衛士
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

禮樂卷之六

十一

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
惟中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
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
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令因其所部為五軍以王淵
為使司都統制韓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
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潛善伯彥別置親兵各千
人優其廩給議者非之

李心傳朝野雜記曰祖宗以來內外諸軍惟廂禁二
色而已禁軍皆隸三衙而更戍於外廂軍者所在有
之以守臣節制若禁軍在邊上則文臣為經畧使者

統之武臣但為總管熙寧間置將其法甚備崇觀後
朝廷取其闕額之數以上供故闕而不補者幾半軍
興以來所存無幾高宗在元帥府始招潰卒收群盜
以為五軍後又得王淵楊惟中等兵以立御營五軍
今按城破即靖康元年閏十一月金人圍汴京而陷
也東京即汴京開封府也是月高宗尚為康王奉使
磁州還次相州命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使盡起河北
兵入衛乃開大元帥府於相州初募兵近萬人王旅
寡弱始招潰卒收群盜以補之時張俊苗傅楊沂中
皆從信德路守臣梁揚祖入援遂隸帥府高陽關路

禮樂卷之六

十一

總管楊惟中真定路總管王淵皆以所部河北兵從
及次年五月康王即位于南京南京者應天府即歸
德軍也廊延總管劉光世西道宣撫司統制官韓世
忠皆以兵來會故御營司即以為將領行朝即南京
也御營之外又置親兵蓋所謂御前軍也議者非之
謂親兵當隸殿前司今三衙之外別置親兵則兵柄
不一矣自熙寧置將外兵始隸將官然禁旅猶屬於
三衙也及為御營以諸將統禁旅專主行幸而所部
皆諸路來會之兵雖承三衙禁旅之舊而三衙多遙
帶別衙官皆虛設矣觀前所載洪邁三衙劄子意可

見焉楊沂中即楊存中也

紹興四年詔改御前五軍為神武軍御營五軍為神武副軍其將佐並隸樞密院既而用左僕射趙鼎言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以楊沂中主管殿前公事又以都督府兵分隸之於是殿司之兵柄始一

今按御營即三衛禁旅之兵而御前則別置親兵也今俱改為神武軍則併而為一矣但有中軍副軍之分耳當紹興二年楊沂中進為神武中軍統制時御前已名神武不知此何以為四年始詔改邪御前舊止三軍意必紹興初年已增五軍分列行營故張俊

禮樂志卷之六

全

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楊沂中稱中軍而神武中軍隸殿前司又當在後或以為楊沂中為殿巖始增五軍則其事不相直矣意必御營之司初本不關樞密至與殿前俱故神武隸樞密院則四年事也而詔以改御前五軍為神武總言於此耳沂中雖為神武中軍統制而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則又在五年也蓋沂中以五年十二月庚子主管殿前公事而趙鼎又於次日辛丑奏應都督府軍馬並撥隸三衛上曰祖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隸三衛者今釐正之甚善他日差出即降指揮聽其將

節制則可以見神武隸殿前之在後矣都督府兵即元帥舊府內兵也初已撥三衛為御營司今則改隸於殿前司耳御前隸於殿前而三衛之制始復矣不言侍衛司者侍衛二司俱在東京而扈從者惟殿前司也故遂以總三衛耳

紹興十一年行營諸軍改稱某州御前駐劄諸軍皆不隸三衛由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矣

今按此即諸將部曲駐劄於外者御前軍在禁軍之外趙鼎嘗非之矣

建炎後諸大將兵浸盛因時制變屯無常所及楊沂中

禮樂志卷之六

全

將中軍總宿衛江東劉光世淮東韓世忠湖北岳飛湖南王瓌四軍共十九萬一千六百亦未嘗有屯乾道之末分屯列戍增損靡常至於水軍之制則有加於前南渡以後江淮皆為邊境故也建炎初李綱請於汳河江淮置帥府凡十有九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五千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船江淮諸州隆興以後至於寶祐景定間江淮沿流堡隘相望守禦益繁民勞益甚迨咸淳末廣東籍蛋丁閩海拘舶船民船公私俱弊矣

今按建炎之後諸將更戍無常志稱南渡屯駐大軍

即舊將兵之類而其駐劄之所則異於前正謂此耳
劉光世韓世忠岳飛王瓌四軍所謂四屯駐大兵蓋
屯駐大軍皆諸將之部曲部曲既虛復何以處當
綱之初議置帥府也即奏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
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帥於西北若得數十萬
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
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此詔之
下民必難堪然此但可以備宿衛耳至於分屯不復
能賴之矣故水軍之置至於籍蛋丁拘船舶民船尚
安得而不擾哉隆興孝宗年號寶祐景定理宗年號

禮樂卷之六

十一

咸淳度宗年號

宋史兵志曰三代遠矣秦漢而下得寓兵於農之遺
意者惟唐府衛為近之府衛變而召募因循姑息至
於藩鎮盛而唐以亡更歷五代亂亡相踵未有不由
於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
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
朝請獵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
於其間凡其制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
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
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

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
奮然更制於是聯比其民以為保甲部分諸路以禁
將兵雖不能盡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時之氣時其
所任者王安石也元祐紹聖遵守成憲崇寧大觀間
增額日廣而乏精銳故無益於靖康之變時其所任
者童貫也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群盜以開元帥府其
初兵不滿萬用張韓劉岳為將而軍聲以振及秦檜
主和議士氣遂沮孝宗有志興復而未能光寧以後
募兵雖衆上宇日蹙況上無馭將之術將有中制之
嫌然公邊諸壘尚能戮力效志相與維持至百五十

禮樂卷之六

十五

年而後亡雖其祖宗深仁厚澤有以固結人心而制
兵之有道綜理之周密於此亦可見矣

今按宋初所重惟在禁軍至真宗時則有廂禁軍神
宗時以廂禁軍不足用則為保甲之法高宗時保甲
又廢而置帥府水軍則所用皆土兵矣故自禁軍變
而為廂禁軍自廂禁軍變而為保甲自保甲變而為
帥府水軍此又宋軍之三變也

讀禮疑圖卷之六終

讀禮疑圖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辨論周禮
賦役諸法祖何休林孝存之說以爲戰國策士之
所述前三卷以其疑周禮者爲圖辨之後三卷依
據孟子立斷因及後代徭役軍屯之法論其得失
大旨主於輕徭薄賦其意未始不善其說亦辨而
可聽然古今時勢各殊制度亦異有不得盡以後
世情形推論前代者至其牽合魯頌公車千乘公
徒三萬則欲收小司徒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甸
爲縣四縣爲都之文謂四當作五又增四都爲同
一語則更輾轉竄亂矣蓋本傳姚江之學故高明
之過未流至於如斯也